

## 东西汉演义

### 说明

《西汉演义》，明代钟山居士甄伟演义。本书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年间金陵周氏大业堂刊本。而最有名的版本为明末《剑啸阁批评东西汉通俗演义》，该本除收甄伟《西汉演义》外，还收有谢诏《东汉演义》，《西汉》故事虽有演义成份，但基本内容与历史记载相合，且每一回字数较多，故事完整。《东汉》故事则多取自民间传说，谢诏编时又加许多想象，故与史实相差甚远，而每一回字数仅数百，故事叙述过于简略。后珊城清远道人，深感《西汉》、《东汉》虚实之差，遂本史鉴之法重编了《东汉演义》。清远道人之重编本，较符合历史，但不足之处是缺乏演义的想象力和文学性，文字大量截取自正史。自清远道人重编后，嘉庆同文堂本、同治善成堂本《东西汉演义》，均是将甄伟《西汉演义》与清远道人重编《东汉演义》合刊在一起。

西汉演义评 明·钟山居士甄伟

### 第一回 胜秦师异人被虏

且说七国中，赵国原与秦同姓，祖飞廉，有子季胜，后生造父。当周穆王，有八骏马：一曰绝地，二曰翻羽，三曰奔霄，四曰超景，五曰逾辉，六曰超光，七曰腾雾，八曰挂翼。穆王常乘八骏之车，命造父为御，游行天下，车辙马迹，无处不到。飞至昆仑，会西王母，宴于瑶池，饮之以玉液金浆，食之以龙胞凤脯，穆王乐而忘归。有徐偃王在周作乱，金母谓穆王曰：“汝可速回！恐邦国为人所得。”于是造父御王之车，驰驱回国，借兵于楚，伐徐定周，因此有功，赐赵王于邯郸，遂为赵氏。

造父以后生夙，夙生衰，衰生宣子盾。盾生朔，为权臣屠岸贾所灭，止存遗腹子武，乃赵氏孤儿。后长成，领兵报仇，将屠岸贾诛灭，依旧建都于邯郸，传位一十一世，称王者五。

其时正当赵惠王五年季春，秦昭王命大将王齕、王翦、皇孙异人，领兵十万伐赵。三军启行，渐近赵地，安下营寨。先令人巡哨，回报曰：“离此五十里，地名漳河，有守臣李继叔守城，四门关闭，城上各立旗帜，城下俱有预备。”王翦曰：“赵既有备，且未可轻动。倘我兵初到，一时妄动，恐中其计。再令人去探的实，然后攻打不迟。”

且说漳河守臣李继叔，已知秦兵近城，未敢出敌，令三军紧守各门，急差人飞报赵王曰：“秦遣王齕、王翦、皇孙异人领兵十万，侵犯赵境，已在漳河扎营。”赵王急升殿，会众官商议曰：“秦强赵弱，彼众我寡，兼以王翦善于用兵，今侵犯我境，势不可敌。不知卿等有何退兵之策？”上大夫藺相如曰：“秦兵远来，人倦马疲，深入重地，不谙向导，此兵法所忌。可差人密领奇

兵三万，从蒲吾僻地，兼程前进，堰旗息鼓，两路埋伏，然后遣大将神兵拒敌。如我兵一到，必定空壁来迎，却令兵暗入秦壁，虏其辎重，挠分其势，使彼首尾不能救应。此所谓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秦兵必走矣。”赵王从其议。随差公孙乾、医和二将，领奇兵二万，由蒲吾小路先行埋伏；随后遣廉颇统兵五万，同谋士王匡，裨将尹纶，来到漳河，传令与李继叔，领兵出城接应。大军近城安下营寨。

次日廉颇出马，与王翦对敌。颇曰：“汝秦王独霸一国，与赵无仇，累次侵扰，乃自取败亡耳！”翦曰：“赵国偏邦，正当归命大国，汝鼠辈不自揣量，乃敢抗天兵乎？”廉颇大怒，举枪直取王翦，王翦挥刀来迎。二马相交，战不三十合，廉颇诈败，翦勒兵不迫。王龁在远处望见廉颇败走，随即挥动人马，鼓噪长驱追赶。王翦急止之曰：“颇非真败也，恐有埋伏。”王龁不听，催哨三军追赶。行不十里之地，早有后攒人来报：“赵国军从两路夹攻，劫破寨营，抢掳辎重，已将皇孙捉去。”王龁、王翦听罢大惊，急调回人马，救援大寨，廉颇已知秦兵中计，乘王龁人马回动，把号旗一展，五万精兵，卷地而来，如波翻山倒，势如破竹，秦兵大败。王龁、王翦急回，正遇公孙乾、医和主力军，两路攻来，不能抵当，颇兵在后追袭甚急。王龁、王翦死战得脱，退五十里下寨，随令副将刘平、毛修，领兵山后夹路埋伏，以防追袭；却领其余败残军马，拔寨起程，昼夜奔回本国，待罪朝外。

昭王已知兵败，又闻皇孙被虏，十分忧忿。即召王龁、王翦责之曰：“汝二人既失军马，皇孙又被虏去，有何面目来见耶？”喝令武士：“将王龁王翦斩讫来报！”安国君出班奏曰：“王翦乃秦之名将，屡建大功。今若斩首，失此股肱，于国不利，且于皇孙又无益也。”秦王见安国君解劝，怒气少息，遂将王龁废为庶人，王翦降为散骑，仍令待罪领军，以图后效。昭王因与群臣计议，且暂罢兵，要救皇孙回国。群臣曰：“皇孙被虏，恐难遽回。不若修书一道，差一能言之士，陈说两国罢兵之利，欲将皇孙为质。待灭诸国之后，唇亡齿寒，赵国孤立，不久称臣于秦，皇孙自有回国之日矣。请大王徐徐图之。”昭王大喜，随遣辩士牛西领书赴赵讲和不题。

且说廉颇大获全胜，独恐王翦有计，不敢追袭，收军回营。即令医和同李继叔添兵紧守漳河，以防秦兵。次日，领兵押解异人回国，来见赵王。赵王大喜，重赏廉颇，犒劳三军毕。唤异人叱曰：“汝祖大肆无道，累次举兵犯境，今被擒，有何理说？”命武士推出斩之。蔺相如急止之曰：“不可！目今秦国富强，若斩却此子，遂成大隙，日后加兵，赵国恐无宁岁。莫若拘质于此，则秦不敢加兵于我，而赵国无事矣。”赵王曰：“然。”

数日后，忽有人来报，秦遣使臣牛西下书。赵王曰：“召进来。”牛西捧

书上献，书曰：

秦王稷再拜，奉书赵王殿下：窃谓赵与秦原一姓，各分疆宇，始相支别。未剖宏猷，各争寸土。持两同气，有伤仁爱。昨异人监军，不知禁忌，被擒为俘，命悬旦夕；兹愿罢兵，以全素好，早赐释归。生死骨肉，惟王亮览。不宣。

赵王读毕，宣西近前曰：“汝秦王既知与赵一姓，缘何屡次侵扰？异人受擒，未忍诛戮。今既奉书讲和，姑罢战争，各守疆土，候完好日，再放回异人未迟。”使臣曰：“秦赵虽原一姓，国势自有强弱，较分之间，争夺日起。不独秦国力然，大王至此，亦自不能忍其不侵袭也。即今讲和罢兵，二国甚利。大王诚能抚恤异人，恩以结之，他日归国，感恩图报，秦赵两相结好，诚千载骨肉也；大王如囚禁异人，不得生还，大王虽有连城之壁，亦难解不世之仇矣。大王其思之。”赵王听罢，便问西曰：“汝在秦何官？”西曰：“臣在秦亦备员未僚，不过任给使之责耳。”王曰：“如子可谓不辱君命矣！”款待甚厚，修书回秦。

赵王遂命公孙乾曰：“汝监异人于私第，虽不可纵失，亦不可拘禁太严，恐伤性命。凡饮食之费，官领供给。汝宜谨慎！”公孙承命，领异人归宅。一路并马，行过街市。人从中立着一人，看了异人容仪，不觉夫声大叹曰：“奇货可居也！”不知此人是准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不韦风鉴识异人

却说见异人者何人？乃是阳翟大贾，姓吕，名不韦，贾于邯郸。其人天资颖悟，识见精明。幼年曾从鬼谷子，授以相法，善能相人。见了异人，便连声赞道：“奇货可居也！”当时异人同公孙乾归宅。

却说不韦见了异人，回到私家，见父问曰：“耕田之利几倍？”父曰：“十倍。”“珠王之赢几倍？”父曰：“百倍。”“立主定国之赢几倍？”父曰：“则无数矣。”不韦曰：“商贾劳心，耕田劳力，其利有算。今秦皇孙异人相貌丰雅，此人后必大贵。见今拘质于此，不得还国，愿以千金赂赵侍臣，讨救还国，以图富贵。此无穷之利也。”父曰：“此事为之不易。如成，则可以为王侯；如下成，破家之道也！汝宜斟酌为之。”不韦曰：“儿之相法，百发百中。料异人后来必贵，儿命亦当发达。此举甚利，父不必忧矣。”

于是不韦遍访公孙乾亲识。城东有一人姓季，名默，与乾姻好，素通关节。不韦备礼往见，以贩贾于此，无所倚托，欲以玉帛之礼，求见公孙一面，以为光宠，再无他图也。默遂允诺。次日见乾，备道不韦行藏，旧与默交厚，欲转托一见，以光蓬荜；不敢骤见，借某以为先容，不知肯容纳否？公孙乾依允。当日默引不韦投见。不韦备黄金十锭，白璧一双进献，乾喜纳，遂留饮竟日。

，相与接谈。不韦语言便利，应答如流，乾以为相见之晚也。自此，不韦与乾往未情洽，不韦每有好食，或时物，便以送乾。乾以此坦然不疑，遂为契友。

一日值端午节，公孙乾后园设酒，邀请不韦、季默叙饮，遂请异人出，与不韦相见。不韦佯问：“此何人也？”乾曰：“此秦皇孙异人也，等闲不与他人接见，公乃契交，请出同坐。”不韦再三谦让曰：“皇孙乃秦贵人也，岂敢连席？”乾曰：“俱是一样，不必过谦。”不韦遂与异人连席，乾与默对坐。饮至半酣，情甚欢洽。彼此俱无嫌疑。其日甚乐。至晚，不韦辞归。

次日不韦具彩币求见异人，兼以谢酒为由，来到公孙乾宅内。正值公孙乾进朝未出，不韦就与异人相见，献以彩币。异人曰：“我秦国弃人也，子何相待之深耶？”不韦因见无人，遂密告曰：“吾此来欲太子之门，而不惜千金，以见公孙乾，其意盖深有在也。”异人笑曰：“君不大君之门，而乃大吾门也？”不韦曰：“子不知也，吾门待子门而大。虽欲太子之门，实欲大吾门也。”异人知其心迹，遂引坐深语。不韦曰：“秦王老矣，安国君已为太子，王业大定，国势日强。安国君虽爱幸华阳夫人而无子，若能立嫡嗣者，独华阳夫人耳。况子兄弟二十余人，子为中子，又拘质在赵，日远日疏，情间益久，苦秦王薨，必立安国君为王，诸子旦暮在前者，定争力太子矣。富贵他人得之，吾子徒老死赵国，何能归秦？”异人被不韦说到伤心之处，遂涕泣语曰：“子之说，真金玉之论，肺腑之言也！为今之计奈何？”不韦曰：“子贫困如此，无以奉献于亲及结好宾客。不韦虽贫，请破家为千金，与子西游，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，陈说颠末，道子忠爱。料安国君、华阳夫人必喜其说，立子为嫡。得归秦国，将来必为太子。此计如何？”异人乃顿首谢曰：“吾父母邦国，久未归省，终日郁郁，生不如死。子能捐金为我图之，他日还国，再见天日，但有得地之时，富贵与子共之。子可速行，早赐佳音。我在此，屈指悬望也。”

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异人，以为日用交结宾客之需。复以千金卖奇物玩好，并金珠宝贝及随身行李，准备起行。

数日完备，遂赴公孙乾宅内告辞曰：“不韦一向在此贸易，货物将尽，欲出兴贩一两月方归，暂辞门下。”乾遂置酒相别，恋恋下舍，嘱不韦曰：“子远涉风霜，自宜保重。即去早归，不可久恋花柳，致我怀念也。”不韦曰：“谨领尊命。”随辞出门，准备行李起程。未知说秦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安国君剖符立嗣

不韦带领心腹从者一二人，离赵前赴咸阳。此地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国，有八水三川，五关四塞，风景富丽，人物俊雅。当时六国，以秦中为天下第一。见今昭王在位，兵强国富，十分繁盛。

不韦到咸阳进城，寻一僻净店房安歇。随同从人上街市，密访华阳夫人亲属。有人说夫人无亲，止有姐姐皇姨，就在太子府对门住居，临街有闲房百余间，专住往来客商，以此人称为皇姨店。不韦就假以寻房为由，私托阍人传达皇姨丈，具黄金十两，色币一端，以为进见之礼。皇姨丈相见甚喜，便问不韦：“何处乡邑。”不韦曰：“某阳翟人也，姓吕名不韦，贾于赵地。与皇孙异人对居，时相往来，心迹相托。皇孙常仰望皇姨与华阳夫人乃同胞至亲，敬专不韦前来投见，敢求转达，拔救还国。外有黄金五十两，奉皇姨为茶果之资。万乞转达周济。”

姨丈听罢，急令侍婢请皇姨出来相见。不韦见皇姨，行礼毕，将情诉说一遍，就将黄金献上。皇姨大喜曰：“礼物虽出于皇孙，其实有劳于足下。且问皇孙在赵，起居何如？足下想知其详。”不韦曰：“某与皇孙公馆对居，终日相会，交情甚厚，凡事尽心吐露。且皇孙贤明仁孝，仪容非常，结诸侯宾客，天下仰其风采。常曰：‘我以国君夫人为天，日夜思想，不得归省。愿子将我书礼，投献于国君夫人上寿，就如见我国君夫人之面一般’。仰望皇姨转达，今皇孙在赵，度日如年，某不远千里而来，望皇姨救援。倘皇孙得地之日，决不忘大德矣。”皇姨曰：“汝且在我店中安歇，明日引汝见夫人，再从长计议。”不韦乘便，又告皇姨曰：“吾闻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弛。今华阳夫人事太子，虽爱而无子。不以此时早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，举以为嫡，恐太子他日立为王，定将嫡子立为太子，自相标榜。夫人之门，必生蓬蒿，那时人老花残，虽欲进言，而太子终不听也。况今皇孙异人贤明仁孝，仰慕夫人日切，夫人能当宠爱优沃之时，正言听计从之日，肯荐举一言，立异人为嫡，使异人无国而为有国，夫人无子而为有子，世享秦禄，而皇姨亦得常保富贵。此所谓一言以为万世之利也。”皇姨曰：“足下之言甚善，我就将此言转达夫人，救拔异人还国。”

次日，皇姨早起，引不韦入宫见华阳夫人。皇姨先入内见夫人，各叙礼毕。皇姨曰：“今有皇孙异人，一向在赵为质，昼夜思想夫人。今差心腹吕不韦具书礼来，与国君夫人上寿，今见在宫门外伺候，未敢速进。”夫人曰：“既是皇孙差来的人，有书礼，着他进来。”不韦闻命，即整衣鞠躬进宫。礼毕，将书物呈上。夫人开看礼物，乃是明珠四颗，玉钗二只，甚喜。来书且不开封，待国君出猎回时开看。夫人曰：“汝且回店，候国君归来，令人请你相见。”不韦辞回不题。

却说皇姨与夫人闲坐间，将不韦前言，从头细说一遍。夫人闻言，悲切感动，不觉泪下，谓皇姨曰：“不韦之言，极是有理，使我日夜戚忧也。但诸皇孙俱有生母，且喜异人无母，今又如此贤明仁孝，正当册立为嫡，待国君回时

，当从长计议，想无违阻。”

正话间，宫人报曰：“国君回宫。”夫人急整衣迎接。同皇姨进礼毕，就将异人哀情，并书礼献上。国君看礼物毕，拆其书曰：

不肖男异人沐浴顿首百拜，君父安国君，母华阳夫人千秋殿下：男以监军伐赵，师败被虏，敌国为仇，自分必死。幸赖使臣牛西驰书仗义，雄辩剖分，不辱君命，赵国畏服，拘男为质，用阻大兵。赵遂以为得计，而男岂能存活耶？日夜思归，彷徨万状。仰念父母，徒形梦寐耳！跬步不忘，一饭三叹。即今心托吕鸿，珠玉上献。悠悠此心，如临膝下。诸凡委曲，吕能悉陈。万乞俯念孤孽，早赐救援，如得生还，昊天罔极。冒干慈威，无任激切惓惓之至。

国君与夫人看罢书，涕泪如雨。夫人就乘国君想念情切，因而进言曰：“异人于诸子中甚贤，凡往来使客，多称誉之。况妾幸充后宫，极蒙眷爱，不幸宠深而无子，孑然一身，形影相吊，虽极目前之欢，恐难永终其好。今闻异人之贤，欲立以为嫡，翕合皇图，实在此举。不识国君许之乎？”夫人于是俯伏在地，顰眉蹙眼，硬咽不起。国君以手扶之曰：“夫人且省烦恼，容吾图之。但恐异人拘质在赵，必不易返，须当奏知父王，共与谋士计议，方有长策。”夫人曰：“今有捎书人吕不韦在皇姨店中，闻他足智多谋，必有救异人之策。若召来一问，便有奇计。”国君曰：“果此人有策，何不请来面议？”随即令人去请。

不一时，不韦跟从人进宫来见安国君。行礼毕，就将破家救异人的一节，从头告说一遍。安国君闻言，大喜曰：“诚如是言，想异人还国必矣。足下之功当铭之金石。他日奏过父王，富贵不轻也。”于是不韦又叮咛以立嫡为请。国君遂命匠刻玉符一道定盟，以异人为嫡，即与夫人收执。又与金五百两与不韦，作皇孙归国之费，仍请以下韦为传写手字合同为照。不韦曰：“殿下既能托臣以心膂。臣敢不肝脑涂地，以期皇孙回国。如有的信，更望殿下命一大将，率领精兵，沿途接应，以防追袭。”国君曰：“不知足下期在何日还国？庶好准备。”不韦曰：“此事恐难遥度，须缓缓图之。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如有的信，先差人预告殿下，不劳多嘱也。”

不韦就拜辞回店，整办行李，辞了皇姨，同从人归赵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智异人窃通朱氏

却说不韦离秦返赵，一路正值暮秋天气。怎见得？

南陌游人依旧，东篱黄菊飘金。马前西风正急，梧桐叶底鸣禽。正是旗亭唤酒对谁斟？野花虽艳色，无意绕溪寻。

不数日，行抵邯郸。入了城，先到家，见父吕翁，备将前见秦安国君并立

嫡一节，告知父亲，吕翁大喜。

不韦归寝，见爱妾朱姬，神思倦怠，态度困懒，便问曰：“我离家才两月余，汝在家或有私情耶？”姬曰：“妾自家君从小抚养成人，幽居闺阁，无事不敢转出中堂，何有私情耶？妾在月前蒙惠，已有娠矣，连日殊觉倦怠，非有他也。”不韦闻言甚喜，低头自思曰：“吾家当大昌矣。”遂与姬就寝，因以言挑之曰：“汝欲为富家妇耶？欲为王家妇也？”姬曰：“君何为出此言耶？”不韦曰：“见今秦王孙异人在赵为质，我看他仪容有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后必大贵，我为他破千金，至秦国说他母亲华阳夫人及他父亲安国君，已刻玉符定盟，立为嫡子矣。异日救还秦国，久后定立为王。我欲明日置酒请来相会，令汝筵前拜见。汝侍酒后，倘异人有留恋之情，汝亦半推半就，与彼私通，我却佯怒，汝即同波哀告，就许为佳偶。倘他日生子，汝当为太皇后，我亦共富贵，世为秦族矣。汝从小举动不凡，亦当大贵，但成事之后，决不可忘今日也。”姬曰：“妾与君数年恩爱，情如胶漆，岂忍速舍耶？”不韦曰：“我欲与汝共图富贵，非汝背其德也。古人云：‘成大事者，不矜细行。’虽汝暂屈一时，实为万世之计，胡乐而不为也？”姬曰：“出君之口，本君之心，妾虽依命，实君之愿也。”不韦大喜，遂计议已定。

次日，不韦准备金樽玉罍二副，犀带一条，来见公孙乾。令门人报知。乾急出，遂与不韦相见，叙久阔之怀，情甚欢洽。不韦曰：“某一向在外生理，偶得金樽玉罍二副，犀带一条，奉公少引芹敬。”乾曰：“君远历风霜，经营劳心，得此奇物，归即见惠，辞之下恭，欲受增愧，深感深感。”不韦曰：“微物表敬，何足挂齿。”乾遂收纳。分付整酒席，留不韦叙饮，仍着异人相见，就令陪席。不韦偶见乾进内更衣。乘便将投托皇姨，及见国君与华阳夫人，刻玉符，立为嫡子一节，低言告知。皇孙听罢，大喜曰：“如公之恩，当铭刻肺腑，不敢忘也。”话未毕，乾至。又饮数杯，不韦曰：“不胜酒力矣！乞告辞归。某久欲奉屈车驾，增光蓬荜，但俗事羁绊，未得举行。要在明日奉请，就烦皇孙同往，未识台意以为何如？”乾曰：“贤契远来，正欲一拜，明日当同皇孙趋往。”不韦即回家，分付家僮打扫前后洁净，置酒席不题。

次日，公孙乾与皇孙并马同来不韦家赴席，不韦出迎，各叙礼毕。水陆具陈，笙簧齐奏，正是：宾主交欢情更畅，风光晓弄乐偏多。

比饮酒将阑，不韦复邀请至小园后翠云轩中消饮。其余从人，留阻在外，命家僮管待。不韦却令女婢，唤爱妾朱姬出来侑酒。公孙乾与皇孙见朱姬恍如月殿嫦娥，瑶池仙子，懒临席上，羞对樽前，真西子不能过也。酒酣近晚，高掌银灯，公孙乾大醉，家僮扶去小轩就寝，不韦亦佯醉假寐。异人独与朱姬对饮，左顾右盼，情各眷恋，况异人客居日久，遂与朱姬就席欢洽。不韦忽

醒，佯怒曰：“吾爱妾如花，虽千金不易也，汝受我厚恩，反调戏耶？”朱姬跪而言曰：“大人破家为皇孙以图富贵，今若为贱妾，而反致大人之怒，既背大人，又失皇孙，两难之地，不苦死耳！”就拔壁上剑欲自刎。不韦急抱住低言曰：“汝且住，容吾一言。汝今既为皇孙所染，况又皇孙深爱而不舍，两情相入，似难再阻，不若将汝与皇孙为室，他日得地之时，不可忘也。”异人、朱姬含羞向前，顿首谢曰：“若得大人垂念至此，虽粉骨身碎，不敢忘盛德也。”

少顷公孙乾酒醒起来，不韦遂将前事隐下，只说：“皇孙久留客邸，情况无聊，愿将爱妾朱姬与皇孙为配，庶可以遣岁月矣。不知公意以为如何？”乾曰：“子诚可谓大丈夫矣！仗义疏财，世所罕有。”乾即请为媒，就将异人所束碧玉带，留为定礼，容择日过门。是日酒阑，已三鼓矣，二人拜辞回宅。不韦谓朱姬曰：“大事定矣！早晚完亲。汝不可负今日之盟也。”

却说异人自别朱姬后，春心荡漾，客馆无聊，再三向乾哀告，早与不韦讲亲，惟恐日久有变。乾即差人催促不韦，择是年九月念五日，送朱姬赴公孙乾宅，与异人成亲。光阴瞬息，不觉已十个月，是时乃秦昭王五十五年，岁次甲辰六月旦日，朱氏怀娠大期，诞生一子，生得隆准巨目，方额长眉，背上有麟，出世有齿，容貌奇异。皇孙甚喜，取名为政，随差人报知不韦。不韦暗喜曰：“大事成矣！”即同从人至乾处，与皇孙各道恭喜罢，乾与不韦握手至后厅，分宾主坐定，留饮至晚方散，自此常常往来会饮不题。

却又值夏尽秋初天气，不韦与父商议曰：“异人久未还国，大事如何得成？今日父亲可差老姬往公孙乾处，请朱姬与政来家，暂住几日，儿自有计。”吕翁从其言，即差老姬往公孙乾家，去请朱氏并子政到家看望。异人告过公孙乾，就令朱氏与子政，同车到不韦家。不韦即令父吕翁收拾家财细软之物，同几个心腹从人，带领家小并朱氏干政，星夜先往咸阳，报知秦王去讫。但不知不韦在此如何脱身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 不韦窃异人还国

却说吕翁一夜打点家财仆从，同朱氏子母一簇车马，乘五更未晓，从邯郸北门逃走，星夜奔秦不题。

且说不韦次日打听公孙乾连日教场操演军马不闲。一日，正值乾公事稍暇，不韦正往乾家相望。乾曰：“正欲令人奉请，不意下降，甚慰鄙怀。”遂邀不韦至后园少坐。异人出，一同相见。闲话间，乾曰：“日长无以消遣，欲与贤契对一局棋何如？”韦曰：“棋有胜负，不可空着。如输三局者，罚一席。正是‘三百枯棋消永日，十千美酒赏芳晨。’不亦乐乎？”乾遂令左右设棋枰，与不韦对着，不韦连输三局。不韦曰：“某输一席。”异人偶坐观棋，不韦



曰：“陛下亦知棋乎？”异人曰：“秦人多善弈者，某自幼颇知其意。盖着棋之法，贵多算胜，小算不胜，况无算乎？更要布置安详，取舍得宜，心随手应，意在机先，此着棋之法，古人心诀之少也。”不韦听罢，大喜曰：“殿下深通棋意，难以对着。”乾曰：“贤契亦与皇孙各睹一局，便见高下。”不韦依言，异人饶他四子，一连输三局。不韦曰：“我正欲请二公子城外小园赏荷花，不意连输二席，明早屈车驾枉顾，为竟日之乐。”乾依允。

不韦辞归，即分付心腹家童，准备前后走路。又令一心腹人，先将跟随人安置一处。酒饭则教预先寻极好浓艳酒二十瓶，差人去丽春馆，叫一起女乐，为王臣侑觞之具。先于后门小耳房藏下四匹能快走的好马。都准备停当。次日，公孙乾、异人出城十里外，到花园下马，与不韦接见。远远的望见一派清音，满园佳景。前人有诗，单道园林景致，诗曰：

盛时作宦暂闲游，更喜郊园景物幽；  
山色连云迷晓径，松声绕涧杂清流。  
层台渐近朱栏迥，高阁悬空翠蔼浮，  
喷鼻花香初破蕊，风微帘幕下重楼。

乾甚喜，尽情痛饮，又兼女乐侑觞，雅歌投壶，近晚大醉，卧于对月楼下，不知天晓。跟随从人，亦被家童灌得大醉，各去清凉树下歇息。异人已知其意，佯为醉容。不韦将女乐打发进城，分付一行从人饱饭毕，遂同异人到后门外上马，星夜望咸阳小路逃走，一夜已行二百里外。

却说这里公孙乾直睡到二更时分方醒，只见烛灭香消，酒阑人散，遍寻不韦、异人，不见踪迹，十分惊惶。即欲起人马追赶，城门已闭，虽有从人，俱沉醉未醒，且又天色甚黑，乾捶胸自悔，坐卧不得安息。等到天明，进城归家，更换朝服，及到朝门外，赵王已升殿毕。乾引从人到不韦家捉拿家小，但见重门锁闭，径无一人。有传说不韦家小在四五日前已远行矣。乾无计奈何，只得到上大夫藺相如家求计。门人报入，相如出与乾相见，乾将不韦设智盗异人逃走一节，从头细说一遍。相如曰：“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以其有异人为质耳。今被盗去，构怨兴兵，在此时矣。为之奈何？”乾又俯伏涕泣求计。相如曰：“事不宜迟，当作速奏知主上，快调人马追赶，尽夜兼程前进。况异人行尚不远，状可追袭。使少怠缓，大事去矣！”即同公孙乾进朝，传与使臣，转启赵王。赵王急出殿，便宣二人议事。乾见赵王，忙以头叩地不起，喉咽不能出言。赵王曰：“汝有何事乃如此狼狈耶？”乾曰：“昔蒙王命，监押异人，一向小心防管，不敢少纵。不意阳翟大贾吕不韦，与异人私通，买通守门者，将异人窃逃回秦，今行一日矣。奏请大王，即调兵追赶。未敢擅便，自来请死。”赵王大惊曰：“汝走脱异人，秦必兴兵结怨矣，汝为大将，有负委任

，致我事败，本当诛戮，且与我作速领兵追赶。如异人捉回，免汝重罪；不然罪难逃矣！”相如奏曰：“乾虽追赶，恐人马众多，不能兼程前进。不若遣人星夜先到漳河，传与李继叔牢把盘诘，先行捉住，庶为便益。王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当日遣人报与李继叔，用心防守。随差公孙乾领兵五千追赶。

却说不韦自离邯郸，尽夜趲行，况人强马壮，归心似箭，早到漳河隘口，将从人衣服，与异人更换，杂在家僮内，径过漳河。况李继叔素与不韦往来，常不人事馈送，更不盘问，径过关口。未半日，有赵王差人随到，传说走了异人■节，李继叔跌足叹曰：“不韦今早方离此地，未及半日，可疾追赶！”随同医和■精锐兵三百，金弓短箭，星夜往前追赶。

且说不韦异人离了漳河将近两日，来到黄河东岸，忽看后面尘头起处，早有追兵到来，异人曰：“前有黄河之阻，后有追兵甚追，吾必受擒矣！”不韦曰：“殿下休忧。我看东岸边，有一支军马来，必是国君救兵。”言未已，只见一将拍马向前，欠身言曰：“吾乃秦将章邯，奉国君命来接应殿下，介胄在身，不能行礼。”遂乃放过异人一行人从，拦住来兵。

李继叔、医和齐出，径奔章邯，邯举枪来迎，交战不十余合，章邯手起处，刺医和于马下。李继叔见折了医和，无心恋战，拨回马便走。邯正欲追杀，忽见尘头起处，早有兵到，乃是赵将公孙乾也。乾曰：“汝等快将异人放出，仍回赵请罪，以全大信，庶不负两国之好。若听不韦盗去，大兵到此，岂能干休？”章邯笑曰：“昔日牛西致书，不过权为讲和，以存皇孙，买非真和也。汝赵人何痴之甚耶！”乾大怒，抡刀直取章邯，邯举枪交还。战不三回合，公孙乾人马远来，未经歇息，力终不加，更兼章邯的枪法甚熟，人马精锐，不能抵当，只得拍马落荒而走。章邯驱兵大杀一阵，回保皇孙，拔寨起行。

不数日，来到咸阳。不韦曰：“华阳夫人乃楚人也，皇孙当着楚服，以见夫人。”异人依其言，换楚服入宫，拜见国君并夫人，各各伤感。夫人复谓安国君曰：“妾乃楚人也，皇孙着楚眼而来见，真吾子也！更其名子楚。”国君曰：“善！”于是子楚复跪而进言曰：“儿被虏为质，幸赖不韦以千金积好左右，又将爱妾与儿为妻，破家竭力，救拔还国，此再生之恩古今绝少。伏望重加官爵，以酬其功。”国君唤不韦进内而谢曰：“吾儿在赵，足下不避斧钺，救拔归秦，希世之功，诚为再造。尊公并家眷到时，已赐田千亩，安置新宅居住矣。明日奏过父王，封官报德。”不韦曰：“微功蒙赐，已荷重恩，岂敢更期望外耶？”就拜辞归宅。子楚同朱氏子政，就在华阳夫人宫中居住不题。

次日，安国君早朝奏曰：“臣子异人，伐赵被虏，久拘于彼，以为质子，我王一向未忍加兵，盖投鼠忌器耳。今阳翟大贾吕不韦，破家废千金，不辞万苦，买赂赵侍臣，今得救拔还国，于秦有光，此不世之功也。奏知我王当加

封官。”昭王大喜！即宣不韦朝见，封为太子少傅，兼东宫承局之职。不韦叩头谢恩。自此在秦发迹。又暗嘱皇姨再恳夫人早立子楚为嫡，恐怕有变。皇姨于是入内，见夫人曰：“子楚归秦，皆夫人拔救之力，同玉符合事，盟约已定，须当早立为嫡，以为万世之基。”夫人曰：“此事正欲与国君计议，连日国事不暇，未敢启口。”当乘国君在宫无事，夫人乃进言曰：“国君昔曾许子楚与妾为子，今虽居住宫中，尚未明言于外，恐诸子后日争立，初议有更。”国君曰：“此说正合吾意。”即择日以子楚力华阳夫人之子，宠渥日隆，子楚之业大定矣。此是不韦：化家为国机如海，立种生苗意更深。毕竟将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吕政立暗绝秦嗣

秦昭王五十六年，季春三月，昭王薨。群臣议立太子安国君为王，以华阳夫人为皇后，子楚为太子，朱氏为夫人。命玉翦、章邯统兵伐赵。李继叔失守，城陷，遂得漳河。秦加兵于周王，周兵亦败绩。自此秦日益强大，伐魏，取韩，听到无敌。秦王立一年，薨。群臣立太子子楚为王，封华阳后为华阳太后，生母夏后为夏太后，朱氏为王后，子政为太子，以吕不韦为丞相，封为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阳十万户，佩剑上殿，召命不名，威权日重，群臣莫敢仰视。秦王楚即位三年，薨。太子政立为王，以朱氏为王太后，尊不韦为相国，号称仲父。秦王年少，国政皆不韦统理，出入宫禁，略无忌惮，时时与太后私通。宫门之中，畏不韦之威，莫敢声言。不韦奢侈日极，养家童万人，招致四方食客，常数千人，金玉如山，甲第连云，珍玩奇宝，不可胜数。凡戚属故旧，皆列贵极，金紫满前，任其封赏。又延览天下名士，凡有闻见，著为集论，有八《览》、六《论》、十二《纪》，二十余万言，以为备天地万物，古今之事，号曰《吕氏春秋》。行于咸阳市门外，悬千金于其上，招延诸侯、游士、宾客，有能增损一字者，予千金。悬告十余日，无人敢增损之，不韦以为不刊之典，遂将此书颁行天下不题。

且说秦王虽年少，承父祖之余烈，当国家之强盛，东周不祀，六国益衰不韦专内，王翦治外，灭楚伐赵，破燕取魏，天下纵横，藩篱固结。人知秦之强不知秦已灭矣。

却说不韦见秦王盖世，太后荒淫不止，恐祸及己，乃私求大阴人缪毒以为舍人。太后闻，欲私得之，不韦乃进缪毒，诈以为宦者，拔其须眉，奉侍太后遂与私通，心极爱之，封为长信侯。又恐事败，诈卜避时，迁居岐雍大郑宫，凡宫中大小事，皆毒裁决。秦王九年五月五日，太后与毒饮酒，大醉，命御衣夫人季氏进酒，偶酒倾于地，毒怒而叱之曰：“老婢乃敢无礼耶！”季氏曰：“我居宫禁十余年来，侍秦先王，多有辛苦，尔何骂我耶？”毒大怒，令人

笞背逐出。季氏怀恨，即奔告太史赵高，说毒实非宦者，而与后私通，见生二子，藏匿在宫，待王上春秋后，二子争图天下。高闻知大惊！不敢隐讳，见秦王，将季氏之言，一一奏知。秦王大怒！就捉缪毒下狱追究，具得情实。至九月，夷毒三族，杀太后所生二子，迁太后于雍地，拘相国吕不韦于幽室。诸大臣宾客极力上言，而死者二十七人，俱断其四肢，积之关下。

有齐人茅焦，不避斧钺，愿欲议谏。王大怒，按剑而坐，口沫流出，设油镬于殿傍，令人召焦进见，欲烹之，焦徐徐而行，旁若无人。行至王前，再拜谒起，称曰：“臣焦向闻天有二十八宿，今死者二十七人，臣来之，固欲满其数矣，臣非畏死者也。凡生者不讳死，存者不讳亡；讳死者不可以得生，讳亡者不可以得存。死生存亡，圣王所欲急闻也。陛下如欲闻其说，臣当极力上言之；如不欲闻其说，臣即投诸鼎镬，愿死王前，不畏也。”王曰：“汝有何说？吾即听之。”焦曰：陛下有狂悖之行，不自知耶？车裂假父，囊扑二弟，迁母于雍，残戮谏士，桀纣之行，不至于是矣！今天下闻之，尽瓦解而去，无一人向秦者，王独立无与，臣窃为陛下危之。臣言已尽，决知必死。”即解衣径赴油镬，王急下殿，手自接之曰：“先生请就衣，愿今受事。”即爵以上卿。

数日后，王命驾虚左方，往迎太后归于咸阳，复为母子如初。释不韦于幽室，以文信侯使就国河南。一岁余，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，请文信侯宴会无虚■。王恐其为乱，召群臣谕之曰：“不韦虽有救先王之功，今隆以重爵，可谓厚■。况又无汗马血伤之勋，反位居文武百僚之上，恐不足以劝天下也。意欲■之蜀地，使老死远方，亦不忍加诛之意耳。”群臣莫敢再谏。王乃出手书与不韦曰：

君何功于秦？秦封君河南，食禄十万户？君何亲于秦？号仲父？其与家属，徙处蜀地，以全不忍加诛之意。勿违朕命，速令起行！

韦见其手书，乃哭泣曰：“吾今年老，何能远行？”自度难免诛戮，遂饮鸩而死。王闻知，乃厚葬于河南洛阳北邙道西也。

秦王自灭不韦之后，侈心益盛。一日，召群臣议曰：“我今并吞六国，一统疆宇，古今全盛，天下一人，当更国号，以新天下耳目。今自谓德兼三皇，功过五帝，故立尊号曰皇帝；又自以我为始，可称一世，相继于后为二世，绵延不已，传至万世，故尊始皇帝。”又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销天下之兵，书一统之法，迁徙天下豪杰于咸阳，铸金人十二，以示国富。起章台于上林，通复道于上阪，大兴工作，创立宫室，尽将所得诸侯美女、珍玩、钟鼓充人。

二十七年，始皇召群臣议曰：“古于圣王巡狩天下，以观民风，朕欲效之出巡，与汝百官计议，汝以为何如？”群臣奏曰：“古先有道之君，巡行天下

，以观民间疾苦，谓坐明堂而听政也。若深居九重，天下利病，何从知之？陛下此行，正合古意。”始皇随命驾，先巡陇西北山。偶过鸡头山，登高遥望，见东南有云气非烟非雾，隐隐中有五色祥光。命近臣宋无忌问之曰：“此何兆也？”无忌奏曰：“云气之出，各有不同：有祥云，有浮云，有瑞云，有雾云，有庆云，皆谓之云。臣观此云，非云也，乃大贵之气，龙成五色，其应不小也。”始皇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无忌曰：“此云非陛下不能镇也，当游巡东南以宝物镇之，可以消此应兆也。”始皇曰：“卿言正合吾意。”遂传命旋车驾，复转回东巡，登邹峰山立石颂功德，封东岳太山，遂以所佩太阿宝剑，瘞于山下。遂渡淮浮江，至南郡而还。驾回咸阳群臣迎接入宫。始皇自回咸阳之后，一向无事，时常追思东南云气，不知有何应兆，心下不乐。有近臣奏请：“连日天气融和，御园中百花争放，陛下何不命驾一游，以悦圣心？”始皇即命驾，带领近侍妃嫔，前至御花园看景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七回 始皇命徐福求仙

却说始皇驾幸东御花园，入的园来，赏玩佳景，正是：

花过宫袍云锦重，柳披春仗露梢枝。

风微殿阁飘芬郁，万紫千红蔼翠薇。

侍臣导引，看毕园景，登显庆殿暂憩，不觉困倦，伏几而卧。忍闻一声响亮，骇动天地！见红日坠于面前，从东一小儿，身着青衣，面如钢铁，目有重瞳，向前欲抱太阳，未曾抱起，从南又一红衣小儿，大叫：“青衣小儿，未可抱去！我奉上帝敕命，特来抱太阳。”两个不服，各努力争打。青衣小儿，连摔红衣小儿七十二交，红衣小儿不服，跳将起来，用力打讫一拳，青衣小儿仆地便倒，气绝而死。红衣小儿将太阳抱起向南去。始皇叫小儿：“且住！我问你是谁家小儿？通个名姓！”小儿曰：“我是尧舜之裔，生于丰沛，先入咸阳，蜀封兴义。沙丘汝归，长安我立，帝简命在，四百之祀。”言罢，向南而去，只见云雾迷天，红光满地，小儿不知所往。帝飒然觉来，细思此梦，凶多吉少，我嬴秦天下，恐怕终为他人所得。遂命驾回宫，终日常常不乐，因与近臣计议，要求长生不死之药，万世为君。

有燕人宋无忌奏曰：“东海中有三神山，山中十洲三岛，蓬莱方丈，八节如春，四时清明，不知寒暑，不识甲子。中有长生不死之药，服之可以寿算无穷也。”始皇曰：“卿曾见此仙境否？”无忌曰：“臣有一方士徐福，曾到东海，见蓬莱方丈，遇神仙乘鸾驾鹤，亦与凡人不同，见在臣家暂居。”帝闻说，就召徐福入见，求长生不死之药。徐福曰：“求药不难，入海得真药为难；若必欲得此药，须入海，方可得也。”帝曰：“如求得此真药，与卿共食，羽化登仙，不亦美乎？”福曰：“必欲臣去，须用大船十只。诸色匠作，俱

要预备。要童男童女，各用五百名，■金珠宝贝，饮食器用之类，俱不可缺。打点整齐，臣便起行。”帝即传令，打造■只，各色完备，着徐福过海采药。

徐福撑驾船只入海访仙，一去杳无音信。帝见徐福去久不回，心急，又着儒卢生入海寻访。卢生行至海边，见惊涛万倾，银汉波翻，烟雾茫茫，不知听往，嗟叹良久而回。自思劳民动众，费了许多钱粮，恐难空回，始皇必加谴责，却数从人，去秦岳山中，遍访真迹。行至东华绝顶，见一人蓬头垢面，卧于石上起。卢生寻思此高处，人不可居，此人居之，定是异人，虚心向前施礼。其人起曰：“公是何人？来此何干？”生曰：“某奉始皇命，来此访仙，求长生不死之药。”其人笑曰：“天数已定，大限难逃，世上安有长生不死之药？始皇可谓误！”卢生见其人言语不凡，再三哀告恳切，务要指示迷途。其人用手推石成洞，久取书一册，上有书名，乃《天策秘诀》，遂付卢生，嘱之曰：“此书当与始皇详看，上有死生存亡之数。”卢生再要细问来历，其人复卧于石上，合眼不语。

卢生得书，回见始皇言说：“东海茫茫，不知边岸；寻访徐福，杳无踪迹。臣至东华绝顶，见异人授书一册，不敢隐讳，即将原本进上。”帝将书展开观看，上有书名《天策秘诀》，其中有历代转运之图，上书蝌蚪文字，言语多隐讳不可晓。帝命李斯详译字义，中有一言说：“亡秦者，胡也。”帝大惊曰：“此《天策》之言，必谓亡秦之天下者，必北胡也。”遂令蒙恬起人夫八十万，沿边高筑长城，以防北胡。

始皇既命蒙恬北筑长城，又传令东填大海，西建阿房，南修五岭，创立宫殿。兴工动众，连络不绝，改变制度，大肆更张。又恐人非议其过，乃听李斯之计，尽烧历代诗书，并百家之书，如有偶语者弃市，坑侯生、卢生等四百六十余人，诸生不得居中国。长子扶苏谏曰：“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陛下以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也！”始皇大怒，使北监蒙恬军于郡。

始皇倦倦，只思东南旺气，恐人作乱，又命驾东方出巡，那山东地方，连年不收，百姓嗷嗷，不得安生。始皇车驾一出，日费数十万金，百姓皆逃窜，天下大失所望不题。

却说韩国城西三十里，浅山脚下，有一酒店，有几个乡老在内饮酒。将至半酣，各人谈无论地，说古道今，正是：“畅饮村醪行欲倒，务中闲乐四时春。”内有一老，姓赵名三公，言说五百年前，天下太平，人人快乐。众老便问：“如何是太平？”公曰：“熙熙风景，皓皓年光，黎民鼓平，遍处笙簧。三日一风，风不鸣条，不摧折林木；五日一雨，雨不破块，不打伤禾稼。盗贼不生，夜户不扃；行人肩路，道不拾遗。边庭无征战之劳，朝野无奸邪之患，野外无蝗虫旱涝之灾，百姓无疲倦艰辛之苦，五谷丰登，天下安乐。此便叫做太

平时节。”众老又问：“此时如何？”公曰：“此时法度严谨，不敢说。”众老便道：“我等僻处乡村，又无外客你便说何妨？”赵三公只是摇头不说。酒店傍边闪出一个人来，那人高冠博带布袍草履，面如美玉，目若朗星，便道：“你不说，听我说。”众人拱听，那人便说“此时秦始皇无道，男不耕种，女罢机织，父子分散，夫妇离别，南修五岭，北长城，东填大海，西建阿房，焚书坑儒，大肆狂悖，民不聊生，天下失望。”那人罢，又要高声道几句言语，只见那赵三公便起身就走，众老拖住道：“你如何便走？”三公曰：“你众人不怕死耶！今始皇法度，偶语者弃市，我等被人捉去，都是死数。”众老听罢，一齐都走了。那人呵呵大笑曰：“愚人不识我机，但此不世之恨，何处发付也？”未知其人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张良使力士击车

却说此人乃韩国人，姓张名良，字子房，五世相韩。因始皇灭了韩国，一向怀恨在心，只要与本主报仇，用千金结交天下壮士，欲杀始皇。因来到村中，遇见这几个乡老，不觉说出这几句言语来，众人都走了。从店后有一壮士出来，张良见那人，身高一丈，相貌堂堂，向良长揖便曰：“贤公适言始皇无道，想要为天下除此暴秦，如有用我之处，自当与公出力。”良曰：“此处不可说话，便请壮士到某家求教。”壮士同良到家，分宾主坐定。良便问壮士姓名，其人曰：“某姓黎，住居海边，人称某为沧海公。颇有膂力，使一百斤铁枪，单管天下不平事。适见公器宇不凡，语言出众，必是奇特之士，故敢剖露肝胆。愿闻姓名，有何指教？”良曰：“某韩国人，姓张名良，五世相韩。今韩被始皇所灭，愿破千金求士，未得其人。今遇壮士，大遂吾愿，况今始皇无道，天下切齿，公若奋力，诛灭此无道，与六国报仇，天下仰德，青史标名，万世不朽也。”壮士曰：“谨遵公教，决不食言。”良遂留壮士在家，打听始皇东巡，何处经过。

后数日，良出探问，得知始皇从阳武县过来。良却令壮士在高阜处悬望，见始皇车驾，将行之三里远，正行到博浪沙地方。壮士只见黄罗伞盖之下，想是始皇，即大步奔走向前，用力举鎚，将车驾打得粉碎，原来始皇恐人暗算，常有副车在前，壮士不知，误中副车，早有护驾御林军将壮士捉住，始皇追问：“谁人主使？”壮士切齿瞑目，大骂曰：“吾为天下诛汝无道，岂有人使之耶？”子房见事不成，暗暗叫苦，即于人丛中走脱，始皇又令赵高勘问，壮士不肯招出何人主使，乃撞柱而死。始皇却令天下大索主使之人，十日不获。子房遂逃难于下邳友人项伯家隐藏。项伯乃楚将项燕之后也，与良交甚厚，遂留居住不疑。

良因偶出城外圯桥边闲立，忽见一老人，身着黄衣过桥下，偶将履溺于泥

中，不能出，遂呼良曰：“孺子可将吾履取出！”良见老人仙风道骨，与寻常人不同，急向泥中取履，跪而进之，极其恭谨，老人行不数步，又将履溺于泥中，又令张良去取，良略无异色，又取跪进之。如此者三次。老人曰：“此子可教。”遂指桥边大树曰：“汝于后五日，早往此处等我，我与汝一物，不可违也！”至五日，子房早起到树边，见老人坐于树下，老人曰：“孺子与长者约，何来太迟耶？汝且退，后五日当早来！”子房至后五日，五更时复来，又见老人先坐于树下相等，怒言曰：“孺子何懒惰如此？且退，后五日当早来！”子房至第五日，先夜不寝，即来树下等候，不时老人忽然就到，子房一见，俯伏拜迎。月明之下，见那老人时，比前更精彩，道袍竹杖，皮冠草履，飘然而来，真神仙也。子房跪而言曰：“愿领教。”老人曰：“汝年富力强，勤心就学，他日贵显，当为帝王之师。幸今相遇，千载难逢，授汝秘书三卷，奇谋神算，虽孙、吴不能及也，功成身退，虽连、蠡不能过。汝留为韩报仇，扶立真主，名垂万世，与日月争光，不可负也！”子房向老人前跪而恳告曰：“愿求大名。”老人曰：“你记着，后十三年，大谷城东葬一国君空地内得黄石一片，即我也。”言讫飘然而去。子房藏书，回到伯家，开卷看时，名曰《素书》。暗读默记，自觉心胸开豁，识见精明，与前迥然不同也。

不说张良在项伯家隐藏。却说始皇东巡来到徐州，风景不同，民俗自别，桑麻绣野，禾黍铺田。百姓来献嘉禾，一茎三穗。始皇大喜，赏了百姓，复往东南到沛县，又见旺气，想此地必有异人，分付细加访问，倘或有人，即当杀之，以绝后患。李斯曰：“云气出没偶然耳，何劳陛下忧心！如若差人访察，恐骚动百姓，反生他患。”始皇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遂命驾起行，来到会稽城中。见十字街人丛中，走出一少年壮士来，要刺杀始皇。不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回 赵高矫诏立胡亥

却说那少年要刺始皇，有一老者急止之曰：“不可！大丈夫当立万世之功，岂可效刺客之流耶？”少年遂止。其人为谁？老者姓项名梁，少者姓项名籍，字羽，楚将项燕之后，下相人也。籍初学书，书不成；学剑，剑不会。梁大怒曰：“尔欲何为耶？”籍曰：“书，记姓名；剑，不过敌一而已。”梁曰：“汝今欲何学？”籍曰：

“吾但欲学万人敌也。”梁甚奇之。今日遇见始皇，意欲刺杀，项梁急止之。因此游行于吴楚之间，潜有图天下之志。

却说始皇三十六年，有陨石见于郡，上刻六字：“始皇死而地分。”使御史逐一缉访不出，遂命尽诛石傍居人，并燔其石。御史复命讫，李斯乘便谏曰：“陛下游巡日久，变诈百出，祥瑞微验，恐难准信。不若回銮归国，修整边



备，安抚邦国，高拱无为，自能无事。何必劳车驾远出生事端，致陛下终日不宁也？”始皇从李斯之言，回转车驾。回到兖州，夜作一梦，与东海龙神交战，但见龙神威力骏发，势不能敌，急欲逃走，茫茫苍海，竟无路可出。正在危急之中，忽见一龙，自天而降，遂吞而食之，醒来神思恍惚，四肢困倦，自觉此身若有所失。行至沙丘，病愈沉重，密嘱李斯曰：“朕昔年东填大海，触犯龙神，自梦来有病，恐不能起。若我崩之后，当往上郡宣太子扶苏立为君，庶不失秦天下。”即日与李斯玉宝、遗诏、玉玺等宝，李斯哭泣拜领。又曰：“卿事我多年，凡一应大小事务，皆托于卿，卿宜尽心王事，勿违朕命！且太子扶苏，仁爱诚敬，足可承继。借我一时见错，误贬远方。卿等务要用心，不可失也！朕之遗言，不可轻泄于人。”言毕遂崩。在位三十七年，寿五十岁。是时知始皇崩者，止公子胡亥、赵高、李斯、宦者五六人，秘不发丧，棺载于温凉车中，随所至进饮食，奏事亦如平时，事后以鲍鱼混其味，无有知之者。

却说始皇虽有遗诏立扶苏为君，尚未发使。赵高急来说李斯曰：“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，无权则爵宠去而身危。我欲君侯改诏立公子胡亥，未知君意以为何如？”斯曰：“此亡国之言，非人臣所当出也！”高曰：“君侯自谓长子之信任蒙恬，与君侯孰优？”斯曰：“不如也。”高曰：“扶苏明而能断，刚而有力，平日与君不相得，若立为君，决以蒙恬为丞相，夺君侯之印而与之，君侯决罢归乡里，废为庶人，徐徐侵害，死无葬地矣。君侯何不自悟耶？”斯沉吟良久曰：“子之言亦自有理，但不忍负遗嘱也。”高曰：“与其遵遗嘱而身危，孰若负遗嘱而权久？二者之间，随君侯取之。”斯起谢曰：“谨如子教。”遂即来说胡亥曰：“今日之权，其存亡在公子与丞相及高耳。如若奉诏立长子为君，必权归于人，招之不来，挥之不去，退处僻地，不过一常人耳。乍当宠沃，一旦失位，心独安耶？我与丞相意欲改诏立公子为君，共享富贵，不知公子之意以为何如？”亥曰：“废兄而立弟，乱伦也；违父命而独擅，不孝也；取人之有而害之，不仁也。三者逆理乱常，天下不服，恐不可为也。”高曰：“信小节而失大事，守微义而泥远图，君子谓其不达也。时不可以错过，权不可以假人，公子急当自思，勿致后悔。”亥曰：“任汝为之。”高大喜，遂与李斯改诏，赐扶苏死，立胡亥为太子。乃遣阎乐赍诏。

阎乐亦不知始皇驾崩，遂于车前承命启行。不一日到上郡，入城传命接诏，扶苏、蒙恬急出迎诏开读，诏曰：

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，始皇帝诏曰：三代以孝治天下而敦大本，父以此立伦，子以此尽职，违此则悖理逆常，非道也。长子扶苏，不能仰承体命，辟地立功，乃敢上书诽谤，大肆狂逆，父子之情，似若可矜，而祖宗之法，则不可

赦。已诏立胡亥为太子，废尔为庶人，赐药酒短刀自决。其将军蒙恬，稽兵在外，不能匡正规谏，本欲加诛，以筑城之工未完，姑留督理。故兹诏示，尽宜知悉。

扶苏读罢诏，涕泣曰：“君教臣死，不敢不死，父教子亡，不敢不亡。今君父赐死，愿饮酒以全其躯。”方欲饮，蒙恬急止之曰：“皇上使臣统领兵三十万众，驻节边陲，托殿下久住监督，此天下之重任也。既授以重任，而又赐死，中间有诈。不若面见奏过，若果不虚，死未晚也。”扶苏曰：“君父命既出，理不可违，使命前来，岂有不实，如若奏请，愈增不孝。”遂饮酒而死。蒙恬覆太子尸，痛哭不止。三军莫不垂泪。

阎乐见扶苏死，回咸阳复命。李斯、赵高启知胡亥，胡亥伤悼不已，遂传秦始皇车驾启行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芒碭山刘季斩蛇

却说李斯、赵高、胡亥扶始皇灵车，从井陉九原，直道至咸阳，始发丧。胡亥袭帝位，是为二世皇帝。九月，葬始皇于骊山下，以宫女无子者，皆令其殉葬墓中，自此大权俱李斯、赵高执掌。又为严刑酷法，残虐百姓，大臣公子有罪者，辄行诛戮，四海怨望，干戈遍起。二世又思蒙恬在外，兄弟子侄在内，恐复作乱，欲召而尽杀之。子婴谏曰：“蒙氏，秦之大臣谋士也，一旦弃绝，而用此无节行之人，是使群巨不自相信，而斗士之意离也。”二世不听子婴之谏，定要尽杀蒙氏九族。蒙恬闻知，叹曰：“吾积功信于秦三世矣，今将兵三十余万，其势足以背叛，而宁守义不妄为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，不敢忘先王之恩也！”遂饮鸩而死。二世闻蒙恬死，将蒙氏兄弟子侄，尽迁徙于蜀郡，平日李斯、赵高所忌惮者，惟扶苏、蒙恬耳，今皆诛灭，此外一无所畏惮，遂劝二世专行杀伐，凡一应大事，俱按不奏闻。以此盗贼蜂起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吴楚之间，无一处无兵马。陈胜、吴广起兵于蕲，武臣起兵于赵，刘邦起兵于沛，项梁起兵于吴。四海纵横，天下变乱。二世惟荒淫酒色，恣行快乐，终日有奏事者，伺候不得投见，以此各处奏章，略无所闻。

却说刘邦字季，沛县人也。母媪尝休息于大泽堤塘之上，梦与神交会。忽时雷电晦冥，邦父太公往视之，则见蛟龙见于其上，母遂有娠，后生邦。邦为人隆准龙颜，美须鬣，左股上有七十二黑子。爱人喜施，豁达大度，不事生产。及年壮考试，补吏为泗上亭长，好酒喜色，人多狎侮。独单父人吕文见邦状貌，甚奇之，常曰：“刘季虽贪酒好色，人多轻之，但时未遇耳。若一发迹，其贵不可言。”因归家谋诸吕媪，愿将女吕颜与邦为妻。吕媪怒曰：“往日曾许沛令，今何复许此下贱耶？”文曰：“此非汝儿女子所知也！”遂邀邦入座上，留饮酒。说话间，吕公起身举酒，劝邦曰：“君状貌有大贵，君当自爱

，吾有息女，愿嫁君为箕帚之妇，君勿违。”邦曰：“吾有三事未立：第一，幼而失学；二，力弱无勇；三，贫不能自贍。有此三事，岂敢屈公之女耶？”吕公曰：“吾意已决，愿君勿阻。”邦遂出座，向公同吕媪拜谢。

酒深辞出，吕公送邦行百步远，忽见一人望邦长揖曰：“连日访季，欲想与一见也。”吕公相其人，身材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声若巨雷，暗想此人一盛世诸侯也，随于路傍酒馆，复邀邦与其人入饮，便问壮士姓名，其人答曰：“某姓樊名哙，沛人也，以屠狗为事。因访刘季，幸遇贤丈，又辱赐酒，敢问姓氏。”公曰：“某姓吕名文，单父人也，客居沛，闻君名久矣，幸得相见。欲有一言，请问君有内助否？”哙曰：“某少贫贱，无父母，尚未有配。”公曰：“吾长女名颜，已配刘季；次女名须，欲事君，君以为何如？”哙谦退不敢当。邦曰：“今日之会，真奇会也！一日之间，公以二女而许吾辈。公能相人，想知他日吾二人足可以保妻子也，君何辞焉？”遂相罗拜，尽醉而散不题。

次日，沛县遣邦送徒夫赴骊山，中途多逃失者。晓至丰西泽中，邦曰：“公等拘解赴役，劳无期限，逃之者既得生，见在者恐独苦，不若纵汝各任所住，庶免死役所也。”众皆拜伏曰：“秦法甚严，我辈虽得生，恐负累君罪不轻也。”邦曰：“公等皆去，吾亦从此逝矣！”中间有十余壮士，愿相从，不忍舍去。是日，邦被酒大醉，夜从小路潜走，令一人导引，行至前途，还报曰：“前有一大蛇，长十余丈，当径不可进，不如从别路前往，免被伤害也。”邦曰：“壮士行路，何所畏惧？”遂撩衣仗剑，大步急趋向前，觑得切近，用力挥蛇，分为两段，开行数里。众壮士大惊曰：“刘季平日最怯，今奋力勇敢如此，非偶然也。”遂同隐于芒砀山泽间，沛中子弟多归附者。后有人到断蛇处，有一老妪每夜伏蛇哀哭，声甚悲切，人问妪曰：“蛇死除害，尔可哭耶？”妪曰：“吾子乃白帝子也，化为蛇当道，今被赤帝子斩之，是以哀哭无所归也。”人皆不信，疑以为怪，急欲杖击之，老妪忽然不见。人以此告邦，邦闻之，心独喜自负。

却说刘邦自斩蛇之后，四方归附者数百人，威声稍振。有沛县吏萧何、曹参，见秦益暴虐，赋役烦重，欲议扶沛令，聚众背秦，乃令樊哙召邦，同其商议。邦同哙领数百人赴沛县来，声势赫奕，沛令惊悔，乃召萧曹曰：“尔假以扶我为名，却结引外兵，是招虎为翼，反生内患，侵夺之祸，汝辈起之也。”屡次要斩，众人劝免，是夜，萧、曹纠合心腹数十人，越城投邦举义，因进言曰：“沛令庸才，不足与议大事。公今声势浩大，若乘此得沛城，暂屯人马，渐次招抚逃亡在外之人，倡为义举，四方响应，天下可图也。”邦曰：“贤公若肯俯从大义，必须赚开沛城，袭杀沛令，立贤主以从人望，然后大事可成也。二公计将安出？”萧何曰：“城中父老，正在惊惶之际，若今夜作书，晓

谕百姓，陈其利害，束箭射于城中，使其内变，不一二日，城可下也。”邦从其言，即作书，射入城中。书曰：

天下苦秦苛法久矣！民不聊生，豪杰并起。今我倡义聚众，从公议，择沛主，往应诸侯，以共成大事。如若开城早降，免致屠戮，如若罔顺天命，城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后悔何及也！

诸父老议曰：“见今刘季勒兵围城，萧、曹俱已归附，恐城破之日，吾父子难保也。”遂帅子弟入公署，杀沛令，大开城门，迎邦入城。萧、曹同众共议立邦为沛令，邦曰：“不可，方今天下扰乱，诸侯并起，苟立主不善，百姓弗宁，我德薄才疏，恐不能为沛县主也，请择贤者立之！”诸父老曰：“闻刘季有奇才，他日当有大贵。且卜筮刘季最吉，当立季为沛主。如若不从，吾辈即解散矣。”邦不能辞，遂立为沛公，萧、曹、樊哙，帅诸父老，拜伏起居。建立旗帜，皆尚赤色，盖谓赤帝子之讖故也。不旬日，得沛县子弟三千人，与陈胜合兵伐秦不题。

是时项梁与兄子项籍，一向潜住会稽，有会稽守殷通，知梁有奇谋，召与计议曰：“今二世无道，陈涉起兵，天下纷纷，各相响应，我欲背秦从义，召子共与谋之。”梁佯为应诺，归与籍议曰：“大丈夫当自立，奈何郁郁久屈于人下乎？况且殷通又无大志，终难成王业，不若吾与彼计议，汝可暗藏利剑，同入衙内，拔剑斩之，占此大郡，招兵聚众，以成大事，不亦美乎？”籍曰：“此正合吾志也。”次日便同项梁来杀殷通。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一回 会稽城项梁起义

次日，项梁与籍见殷通，共谋背秦起义。籍大怒曰：“尔与吾不同！吾家楚将项燕，曾被秦害，誓不共戴天日之仇。汝食秦禄，为会稽郡守，乃兴此叛逆，不忠甚矣！吾杀汝以为人臣不忠之戒。”遂拔剑揪住殷通，剑过头落，提头大呼曰：“殷通背秦，不足以为郡守，今已杀之。愿将印绶与项公执掌，立为郡主，尔等如有不服者，以此头为令。”门卒吏胥，俱各惊惶，尽皆慑伏。时有二牙将季布、钟离昧上堂责之曰：“入其邦，杀其主，夺而自立，非义也。”籍曰：“在殷通为叛臣，在项公为义主，借秦地而报楚仇，天下之大智也。将军若肯相从，共伐暴秦，以复六国之后，名垂竹帛，不朽之功也，何必区区以通为念耶？”二将下堂拜伏曰：“愿从将军指挥。”项梁遂以二将为都骑。旬日，郡县望风归降，得精兵万人，各置部署，赏罚严明，用舍允当，人莫不悦服。

一日，季布、钟离昧复进言曰：“协力足以成谋，得将足以立功，今力虽协，而左右尚未得其助，恐孤立不足以建功也。今会稽涂山中有二将，乃桓楚、于英，统八千精兵，啸聚山林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公如得此二将，可以为

助。”梁遂遣籍往招二将。籍同季布等前至涂山，先令一能言小校传说楚将项梁，遣裨将项籍来见将军，人无衣甲，随从不过数人，要陈说大义，以共成王业。桓楚、于英闻说，就请籍同季布相见。籍曰：“方今二世无道，英雄并起，天下莫不欲诛此酷暴，以解生民涂炭。二将军负此武勇，正当为天下除害，奈何潜迹山林，埋名丘壑，使天下诸侯闻之者，皆笑将军为怯也？籍今从项公聚精兵数万，共议伐秦，欲为六国报仇，除此残暴。仰将军之名久矣，待来陈说大义，敬请下山，同力以伐秦，如成王业之后，富贵共之。”桓楚曰：“秦虽无道，而势力甚强，非有盖世之雄，不足以为敌也。公今欲举大义，恐力未瞻耳。愿比试其强，果能力敌万人，吾二人即从之；不然，所谓画虎不成，反类犬者也。”籍曰：“随将军比试，吾力足以当之。”桓楚曰：“山下禹王庙前有鼎，不知几千斤，公能推倒扶起，扶起又能推倒，三推三起，公方可谓无敌矣。”籍曰：“愿往观之。”随同二将并季布众多小校，来到禹王庙前。看那鼎时，高七尺，围圆五尺，约有五千余斤。籍看了一遍，命一强健小卒，尽力一推，分毫不动。籍乃拽衣向前，用力一推其鼎遂倒，籍又应手扶起。一连三推三起，若有不知其为重者。二将大喜曰：“公力足可以敌天下矣！”籍笑曰：“如此试力，不足为奇。”复又拽衣近鼎边，用手插入鼎足下。尽力举个平身，绕殿连走三次，面不改容，气不喘息，仍轻轻安于原处，看二将曰：“汝以为何如？”二将向籍前抱住曰：“公真天神也！吾辈愿随鞭蹬。”众多小校拜伏在地，大呼曰：“公真非凡人，虽古之贲育，亦何以敌其勇哉？”二将遂请项籍一行人进寨，置酒延款。俱各收拾行装停当，次日统领人马同籍下山。

正行之次，忽有一族人惊惶驰走。籍策马近前，便问：“尔居民为何惊走？”众人马头前告曰：“涂山大泽中，有一黑龙忽化为马，每日至南阜村咆哮，蹂踏禾黍，民不能禁。闻将军大兵至，愿为民除害。”籍同桓楚等数十人，步行到大泽边，只见那马见人来到，咆哮近前，两足腾起，其势有啮人之状。籍大呼叱咤，捺衣近前，就势将马鬃揪住，直身上马，绕泽边驰骤十余遍，马汗出势弱，遂搭辔徐行一二里，无复跳跃。众居民罗拜于前，愿求大名，籍曰：“某楚将项燕之后，姓项名籍字羽，举义兵伐秦，因招军至此。”中有老人，长揖向前言曰：“某等闻将军之名久矣，幸过荒村，敢望暂将人马屯住，请将军到小庄拜茶，不敢久稽也。”项籍遂同桓楚一行人，入得庄来，施礼毕，老人殷勤进酒，籍问曰：“贤公高姓何名？未曾相识，乃蒙爱如此！”老人曰：“某姓虞，排行第一，人呼某为虞一公。敢问将军青春几何？”籍曰：“某年二十四岁。”虞公曰：“将军有室家否？”籍曰：“尚未择配。”公曰：“某年老无子，止生一女，生有聪慧，幽闲贞静，不轻笑语，虽

内戚未尝轻见其面，自幼读书，明大义。其母生时，梦五凤鸣于室，后长成，知其必贵也。村中虽有豪家子弟，皆愚陋不足为配。适才见将军，力能扛鼎，勇敌万人，倡举义兵，志在天下，乃盖世之英雄也。愿以弱息为配。”籍即起再拜称谢。公随呼虞姬出见，兰姿蕙质，真国色也。籍遂解所佩之宝剑为定，又恐人马骚扰，于是传令起行。

来到会稽城内，领二将参见，项梁看那二将时，雄雄将士，纠纠武夫，所领八千子弟，尽是精锐人马。又将所降马，牵过堂下。那马高六尺，长一丈，真龙驹也，梁遂命名曰乌骓，籍又以虞姬许配一节，一一告说一遍。梁大喜曰：“予自起兵来，招亡纳叛，人心顺附，若如此，天下不难图也。”数日，梁遣人娶虞姬归会稽，与籍成亲，就带堂弟虞子期随军听用。

不旬日间，梁续招集四方逃亡之士十余万人，与籍并众将商议伐秦，择日启行。会稽父老遮道告曰：“君去谁与为守？”梁曰：“当日取会稽之时，不过借以屯军马，图大事耳。今大军驻扎日久，恐骚扰地方，欲令过江伐秦，与汝除残去暴，他日成大事，会稽免租税十年。尔照旧各安心生理，自有贤守来，与汝为主也。”众父老拜伏在地，不忍舍去。梁挥动人马起行，由大路过江抵淮，三军不能进。哨马报曰：“前有一军阻路。”项梁遣籍哨探，只见旗开处，一人出马，威武雄健，风神峻烈。籍曰：“尔何人？拦阻大兵！”其人曰：“某姓英名布，六安人也，尝闻兵出有名，是谓正兵。尔出无名之师，潜过淮西，助纣为恶，是以阻子。”籍曰：“某姓项名籍，楚将项燕之后。见秦二世无道，会稽起兵，降八千子弟，聚兵十万，要与楚报仇，除此残暴，以安天下，何为无名耶？”两家言未毕，只见桓楚闻是英布，勒马到阵前，大呼曰：“英将军何不下马，我已归降楚矣！愿如前约。”见是桓楚，遂下马伏地。籍曰：“二公想亦旧识。”桓楚曰：“英将军武勇，天下无敌。昔曾修骊山，亡命过江投某，某留住他，资助盘费，各相约，但得贤主，同心匡辅，以共图富贵。前日闻在此聚义起兵，未得的信，不意今日相会。”布曰：“难将军兴举义兵，愿与为应。”籍大喜，随引布来见梁，梁喜曰：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今得英将军，如获万里长城也。”遂后合兵一处起行。不知伐秦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范增献策立楚后

却说项梁收了英布，威势益盛。一日升帐，与众将计议：“今人马将佐，日渐强大，足可代秦，但中间少一谋士。近闻淮阳居巢，有一老人姓范名增，年七十，足智多谋，虽古孙吴不能过也。欲一能言之士，往说归楚；如此人来，大事可就。”有季布起告曰：“某亦知增久矣，愿往说之。”梁大喜，就具币帛遣季布启行。

不一日到居巢，先投客店安歇。次日，整衣冠来见范增。先于邻近，访问增主居，邻人曰：“增住居虽在城，不喜市廛，离城三里，有旗鼓山，增常居山中养静，等闲不与人相见。”季布闻说，寻思此人不得见面，如何说话？遂于从人中，拣一便利者，同扮做远客，因说：“来居巢生理，消折资本，归家不得，闻先生之名，愿求一见，请问资身之策。”增平日好为奇谋，闻家童传报，远客求见，又久在巢生理，遂许相见。季布同从人进山庄，见增童颜鹤发，葛巾布袍，腹隐甲兵，胸藏妙算，飘然淮楚之逸民也。布行礼毕，增问：“公何处人氏？作何生理？”布遂将项梁所具币帛，令从人持立，跪而告曰：“某非远客，亦未曾在巢生理也，奉楚将项梁之命，具礼拜请先生，恐不得见，遂假以远客为名，庶无嫌疑也。目今二世残暴，英雄并起，各杀郡守，以应诸侯，盖为百姓除害，以安天下。凡怀一材一艺者，尚欲效用，况先生抱经济之才，负孙、吴之策，年已七十，栖身蓬蒿，与草木为休戚，有吕望之年，无吕望之遇，空老牖下，诚为可惜。今项将军，乃楚项燕之后，仗义行仁，文武兼备，会稽起义而四方响应；过江西证，而群凶慑服。闻先生之名，特来恭请，望及时应召，垂名金石，与吕望齐驱，作天下之奇士也。速赐裁决，无烦再思。”增听布一篇说话，意欲想算天时，运筹可否，只奈何季布将币帛捧跪不起。增曰：“某闻二世酷暴，民不聊生，恨无路兴兵，以除此无道。今子奉项将军之命，远来礼请，机会可为，正合吾意。但子初会，且请暂回，明日相见，即来领命。”季布跪伏在地，恳求不已，乃曰：“幸见先生，如获珠玉，若待明日，又主别议，愿先生勿却！”增只得将币礼拜领，延请季布上坐款饮。季布至晚，遂宿于增家。增却沉思楚运，默算兴隆，遂跌足道：“楚非真命，终无远图；但大丈夫一言既许，万金不易，岂可悔耶？”当夜就寝。次日，收拾行装，带一二从人，同季布一行人来见项梁。季布预先报知，梁整衣出迎，延之上坐，乃曰：“某闻先生之名已久，日夜悬心，恨军务烦剧，未得求见。昨遣季布礼请下山，幸先生不弃，屈赐垂顾，大慰平生之愿，万望先生尽心吐露，以匡不及。”增起拜曰：“将军世为楚辅，倡此义举，天下归心，万民属望，威武所及，谁不钦服。增今区区老叟，料无长才，乃蒙以礼徵辟，敢不竭尽心力，务成王业，以报今日知遇之恩耶？”就令籍与相见。梁终日与增谈论，每至夜分，运筹决策，实中肯綮。梁甚喜，自谓相见之晚也。

一日，梁因差人探听陈胜消息，差人去旬日，回报陈胜被章邯大破之，行至汝阴，遂为庄贾所杀，各诸侯皆解散，章邯见屯兵南阳。梁大惊曰：“吾欲纠合诸侯，助胜伐秦，不意败绩已死，我兵似不可轻动。”遂同范增计议，增曰：“陈胜贪利小人，不足成大事。且今之败，实由不立楚后而自立为王，急

欲富贵而无远大之图，所以取败也。且如将军义兵一起，而四方之士莫不闻风而来者，非有他也，盖以将军世世为楚将，必能立楚王后而诛无道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先立楚后，以从人望，天下莫不曰：“项将军非自为也，实欲立楚后，而报六国之仇，为天下之义举也。人心悦服，诸侯响应，秦虽强，一举而可破矣。”梁曰：“此谋甚善。”于是遂以增为军师，乃差人遍访楚后。

却说楚被秦灭之后，子孙星散，国脉已绝，遍求博访，杳无踪迹。差去的人回说，楚地并无楚后。梁大怒，因痛责去人，于是复差钟离昧务严加寻访。昧与从人商议曰：“楚后又不在城市中，或落乡村僻静去处，埋名隐藏，恐人知觉。昧遂同从人下乡寻访，并无消息，心下十分忧闷。一日，行到南淮浦地方，见一群牧羊小童，赶一小童扑打。那小童容貌与众不同，生得丰准大耳，眉清目秀被群儿赶打甚急，略无愠色。昧向前呼小童曰：“汝为何被众儿赶打？”童曰：“各小童皆是人家亲生之子，独我乃王社长从小雇觅牧羊。因我才说众童虽是亲生之子，皆百姓人家，我虽雇觅之人，却仍王侯之族。众牧童见我说起根基，他众人不信，以此赶打。”昧曰：“汝既是王侯之族，定有个姓名。”小童曰：“我自小在外迷失乡贯。”昧就向前再行追问，小童见昧问得紧，便要走，昧却笑着低语说：“小童！我见你容貌比众不同，后必大贵，你若实说，我便与你做主。”小童曰：“我今年一十三岁，来此已八年矣！尝闻我老母说我是楚怀王嫡派子孙，因兵荒逃走，在外潜住，以此知我是王侯之族。”昧听罢，急下马，招呼众人将小童扶马，径到王社长家草堂上，快请老母出来相见。王社长惊恐，不知何谓，遂拜伏在地曰：“某山僻农夫，不知国法，有何触犯，乞大人赦罪。”昧曰：“汝快将小童母亲请出来相见，有话说明。”王社长随即将老母衣服更换了，出到草堂上相见。昧却问小童住居籍贯来历，老母初不肯说，昧再三恳求，老母将贴身旧汗衫取出，递于昧。昧看前襟上有字，不甚分晓，随向日色边细照，有子数行写着：“楚怀王嫡孙米心，楚太子夫人卫氏。”宗派相传，俱有根据，上有国宝铃记。钟离昧看罢，大喜。遂拜伏行礼毕，唤王社长吩咐：“与小殿下更换衣服，同送到淮西，见项将军定有赏赐。”王社长闻说，亦拜伏在地，将衣服与殿下更换了，随同钟离昧一行人赴淮西来，见项梁，将前事一一告说一遍，梁甚喜，就择日领大小将佐立米心为楚王，母夫人卫氏为王太后，封项梁为武信君，项籍为大司马副将军，范增为军师，季布、钟离昧为都骑，英布为偏将军，桓楚、于英为散骑，以下大小将官俱有封赏，仍令王社长回乡，赏金五十两，彩帛一束。

却说楚兵自此日加强盛，各处诸侯，望风而来。有楚将宋义，在江夏聚兵，闻项梁立楚之后，遂领兵五万，会合伐秦，先来与梁相见。梁引朝见怀王，封为卿子冠军，统率人马与项籍征进，义曰：“淮西虽楚地，不足为都。现



今陈婴驻兵盱胎，可合同将兵会婴一让，立为根本，西向伐秦，攻则可破，归则可守，此万全之策也。”籍曰：“善。”遂与武信君奏知怀王，整率大军，前后三路启行，赴盱胎来。头枝人马将近淮河，只见尘土起处，早有三军来到，范增与武信君勒马看时，旌旗动处红光见，剑戟挥时紫气生。增大惊曰：“此一支人马，与众不同，中间必有真命之王。”言未毕，一人跃马而出，尧眉舜目，隆准龙颜，真四百年开基创业之主也。增见，把头低了，暗思：“我错投了主也！”毕竟此人相见，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 章邯劫寨破项梁

却说此一枝人马，为首的姓刘名邦，字季，沛县人也，芒砀山斩蛇，丰西泽起义，聚兵十万，闻项梁兵到，同夏侯婴、樊哙一千众将领兵来迎，纠合一处，协力伐秦。与项梁、范增相见，甚喜。随后兵马俱到，一同过淮河到盱胎，会合陈婴，聚兵一处，怀王建都盱胎，各文武百官朝见讫。

武信君驻扎大军于泗水河，有淮阴人韩信，仗剑来见项梁。梁见信容貌不悦，欲不用，增曰：“此人外貌清癯，中有蕴藉，既来投见，即当留用，如若弃置，恐塞贤路。”梁依增言，封信为持戟郎官，就留帐下听用。初时韩信钓鱼淮下，终日不得一饭。漂母见信有饥色，以饭与之，信谢曰：“吾后日得地，当重报母。”母怒曰：“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？”一日往市卖鱼，江淮有恶少年辱之曰：“汝常佩剑上街，能刺我耶？如不能刺，当出我胯下！”于是信俯首出胯下，一市人皆笑之，以为怯。独许负者，善相人，一见信曰：“吾子有王侯之贵，当为天下元戎，富贵不轻也。”信笑曰：“一日不能一饭，尚望贵乎？”不意闻项梁兵起，遂来投见，梁只与持戟郎官，信闷闷不悦，维于行伍中伺候不题。

却说楚兵声势振天，随到归附。传人西秦，赵高恐惧，召章邯计议：“方今天下兵马纵横，吴楚尤甚。项梁立楚后，以收人心，与陈婴、刘邦合兵一处，屯聚盱胎，十分作乱。汝为大将，坐视不行剿杀，以致猖獗，恐兵临秦地，震动京辅，悔将何及？”邯曰：“连日节次传报，正欲具奏出师，不意丞相召邯会议，且兵贵神速，不可迁延，即日启行。”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、李由便带领大小将官，统领三十万精兵，出函谷关东向伐魏，以次伐楚。

魏见秦兵势众，不敢出战，便遣二使求救于齐、楚二国。齐王田儋亲领兵救魏；楚以新得襄阳旧将项明兵三万，就令明先领兵临魏境，遥为之势。邯遣司马欣御齐，遣董翳御楚，却自领大兵在后救应。司马欣与齐王田儋对敌，欣令后军分二路为左右翼，却领轻骑一千与儋交战。儋见欣兵少，尽力戮杀，欣诈败，儋驱兵来赶，忽听金鼓齐鸣，秦兵两路从后突出，箭如飞蝗，儋知中计，急回兵，已中箭落马，被欣就势斩于马下，齐兵大败。董翳兵到南魏，正遇

项明，翳兵远来未及歇息，人马疲乏，明兵一出，翳不能敌，退三十里，驻扎未定，明又领兵追杀，翳大败奔走。正在危急之际，章邯后兵已到，遣李由急出救援，项明追翳昼夜未定，李由生力军初到，不三合，斩明于马下，大杀楚兵。秦兵三路人马，通合一处，魏兵闻知救兵已败，孤城难守，魏王咎遂同魏豹弃城，出西门奔楚。章邯兵入城安抚百姓毕，随启行，前至东阿驻扎，差人探听不题。

却说项明败残人马，回见楚王，奏曰：“秦将章邯，兵势浩大，齐魏兵俱败今屯住东阿，指日东向入寇，乞陛下早遣人剿捕。”王召武信君会议，梁曰：“臣亲领一枝兵，先斩章邯，次起兵伐秦。”王准奏。于是项梁同项籍、范增一千众将领兵二十万，赴东阿来，离城三十里下寨。梁遣项籍出马刺探，籍到阵前，大叫章邯出马。邯领兵出阵，与项籍答话，籍曰：“尔秦二世无道，赵高大肆恶逆，汝辈结党害民，不过鱼游釜中，尚不知死，乃敢东向入寇耶？”邯曰：“某上国天兵，所向无敌，汝乃湖南草莽，妄立楚后，岂足为天人之应哉！”籍大怒，举枪直取章邯，邯举枪相迎。战不三十合，章邯败走，籍遂驱兵来赶。不十里之地，有秦健将李由，李由乃李斯子也，放过章邯，拦住去路，籍大喝一声，暗哑叱咤，李由马倒退二十步之远。籍举枪正欲刺由后心，司马欣、董翳接住，各挺兵器来迎，籍撇了李由，力敌二将，不二十合，二将不能抵敌，拍马望后便走。羽正欲追杀秦军，武信君恐羽深入重地，复差英布、桓楚、于英领兵五千接应，大杀一阵。章邯退五十里远下寨，与秦将商议曰：“楚兵势猛不可力敌，我今渐次退后，当用缓兵之计，使彼将骄兵惰，不相提防，然后一战而楚可破矣。若以力战，项籍勇不可敌，徒自取败耳。”众将曰：“将军所见甚当。”遂按兵不出。

却说项籍领兵回见项梁，备说章邯败兵，已退五十里下寨，明日密统领三路人马，分头截杀，决获全胜。梁曰：“章邯旧有虚名，年老力乏，料彼无能为也。”梁遂宴会诸将，高歌饮酒，尽欢而散。次日，籍仍领兵分三路出战，籍自引兵敌中路，英布敌西路，刘邦敌东路，鼓噪呐喊大进，向章邯营杀来。邯各队人马，见三路大军势众，住扎不定，拔寨通起。楚兵挥动三军，分头追赶，遂将秦兵折为三处，章邯走走陶，司马欣、董翳走濮阳，李由走雍丘。

却说项羽人马，正赶至雍丘，追上李由，由与羽交战，不三合，刺由于马下，秦军大败。刘邦追司马欣等至濮阳，一昼夜行三百里，萧何急止之曰：“穷寇莫追！防有伏兵，以逸待劳，反中其计，不如且屯兵于濮阳，以观其变。”邦遂依言屯住人马不题。

且说英布追章邯兵至定陶，邯进定陶屯住人马，固守不与布战。英布于城下安营，终日搦战，邯兵只是不出，布无计可施。人报武信君大兵到来，英布

出迎，项梁大军安营毕。梁曰：“邯兵势穷力竭，逃入孤城，正好极力攻打，如何坐守迁延？恐师老兵疲，救兵或至，将如之何？”布曰：“邯兵虽败，人马尚多，四门坚闭，恐难遽破，意欲相时而动，庶为便益。”梁叱之曰：“为将无谋，俄延时日，伐兵既到，立等破城，何待相时而后动耶？”遂将布喝退。随即分付四边每队军士，各设云梯上城攻打，喊声振举，惊动天地，不期城上火炮火箭齐发，云梯尽着，又兼矢石如雨，站立不住，只得退下城来。梁又安排数百辆冲车，鼓噪呐喊而进，邯急令铁索贯穿铁锤，绕城飞打，冲车皆折。千方百计，城不罢破，梁十分暴躁。有执乾郎韩信密至帐下告禀：“大军人马久住城下，恐敌军窥见我军懈怠，夜黑开城，攻劫营寨，一时无备，反遭毒手，攻城之策小，提防之策大，请将军思之。”梁大怒曰：“吾自起兵会稽，所向无敌，量此孤城，何足为难！章邯闻吾之名，心胆皆碎，何敢出城劫吾营寨耶？尔何等之人，乃敢妄为筹策，以阻军心？”遂将韩信叉出。有宋义闻信言，急说曰：“战胜而将骄卒惰者必败！今士卒懈怠久矣。秦见虽围困在城，连日养精蓄锐，又兼章邯秦之名将，善能甲兵，果如信言，甚干利害，信言亦良策也。”梁益不听。是夜章邯果分付将士饱饭毕，人各衔枚，开放城门，统领三军，暗分二路，来到楚寨，楚兵正睡熟，章邯密传将令，一声炮响，金鼓大振，杀人楚营。夜晚兵来，如天覆地陷，山崩海沸一般。此时项梁已带酒不能起，左右扶出辕门，未曾上马，一将杀入中军来，乃秦偏将孙胜也，梁措手不及，被胜一刀斩于门旗下。项梁被诛，各队人马惊惶乱窜，自相践踏。宋义、英布禁止不住，只得弃营逃走。杀到天明，秦兵大获全胜，径趋外黄，入陈留屯住人马，声势复振。

刘邦知梁败绩，领兵来定陶救援，已无及矣。遂同义等收回败残军马，急投雍丘来报，说武信君被邯所杀。项羽闻知，大叫一声，气倒在地下，不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项羽杀宋义救赵

却说项羽闻武信君被章邯所杀，哭倒在地，诸将再三解劝。羽曰：“某自幼无父，蒙叔父抚养成人，教习兵法，视我如子。今一旦功业未竟，中道而殁，此心如碎，安能已于情乎？”言毕又哭。范增曰：“为国捐躯，臣子之大节尽矣。项将军虽命数如此，而楚之大业已就，天下望风归附者五十万众，将军果能承继其志，恢宏疆宇，灭秦定楚，追封武信君为王，血食百世，将军之大孝毕矣！何必效儿女子区区于悲泣之间，何足以收服人心耶？”羽起谢曰：“谨如先生所教。遂起兵急趋定陶，会宋义、刘邦，合兵一处，与武信君挂孝，率诸将抚棺行祭，遂收梁尸，以武信君服色，葬于定陶。于是起军径奔陈留而来，未及楚兵到时，章邯军已渡河击赵矣。赵王歙、陈馥、张耳等出战

，俱被章邯杀败，遂夜奔钜鹿，坚壁不出，随差人赴楚求救不题。却说项羽与宋义、范增计议曰：“今章邯渡河，声势复振，武信君新葬，怀王独守盱胎，恐非长策。不若回军，迁都彭城再作区处。”众以既定，传令三军回到盱胎。诸将朝见怀王毕，怀王闻项梁死，十分哀痛。项籍复奏曰：“武信君新亡，我军锐气已挫矣。见今章邯屯兵钜鹿，破赵后必入寇西楚，不如先调兵征剿，我王迁都彭城，以为犄角之势，不可缓也。”言未毕，有人来报赵遣使求救，王召入，即问章邯虚实，使曰：“秦兵三十万，围钜鹿将一月矣！赵军食尽，人马死者过半，指日城破，生灵受害。愿大王怜而救之。”怀王闻知大惊，即以宋义为大将军，项羽为副将军，范增为军师，领二十万人马，往钜鹿救赵。

兵至安阳，宋义按兵不动，欲遣子宋襄相齐，乃曰：“邯兵困赵日久，今心志懈弛，人无斗志。我兵迟缓数日，坐观其敝，待邯兵懈怠，我却以兵攻之，邯必擒矣。”义遂迁延四十六日不进。羽曰：“秦军围赵甚急，城内死者七八。若能乘彼攻围日久，鼓噪大进攻击其外，赵兵杀出以应于内，内外夹攻，秦军必走，而邯可擒也。”义曰：“不然！搏牛之虫，不可以破虬虱，志在于大，不在于小也。若章邯胜，则秦军疲乏，我却承其敝而攻之，必破矣；若章邯不胜，则我引兵鼓行而西，亦必可破矣，此兵不劳而观胜负也。若夫披坚执锐，我不如公，坐运筹策，公不如我。”遂传令军中曰：“纵使三军之猛如虎，其狠如羊，其贪如狼，苟有违令不从者，必斩。”又阴遣其子宋襄为齐国相，宋义亲送至无盐而回，复饮酒高会。时至天寒，大雨，士卒在雨中冻馁不可当，羽暗行军中，则各营有怨言，羽乃厉色正言曰：“诸将奋勇戮力，急欲攻秦，今却久留不肯引兵渡河，况今年岁饥民贫，士卒不得饱饭，又无积粮，却乃饮酒高会，必待秦兵破而后击之。夫秦兵强大，赵兵怯弱，以弱敌强，何得秦敝？且武信君新丧，楚王坐不安席，今尽将境内之兵总属将军，非专为救赵，实欲假此破秦，以雪前日之恨。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，今不恤士卒而终日私宴，非社稷之臣也！”义终不听。羽深恨之。次日，宋义早升帐，羽仗剑入帐，大呼曰：“宋义与齐谋反，令子宋襄与齐结连外应，故留兵不进，意欲吞取西楚。吾今奉楚王密旨斩义，以晓谕三军。”宋义听罢，便欲从帐后逃走，羽大步赶上，将义拉住，一剑挥为两段。众将俯伏帐下，皆曰：“首立楚后者，将军家也。今将军诛此叛逆，正合人心。”众将俱立羽为假上将军，职专征伐，急使人追赶宋襄，将至齐境，遂杀之。又使桓楚报命与楚王，数宋义叛楚之罪。王遣钟离昧持节封羽为上将军，自此军威大振，名闻诸侯。

于是遣英布为先锋，将军二万，渡河。邯闻布至，急差司马欣、董翳渡河南岸，立营以抵来兵。将领兵渡河，营寨方才立定，英布前军早到，二将出马

与布交战，布并不答话，举斧径奔二将，二将来迎。正战之间，只见秦军不战自乱，从后一将杀至，乃上将军项羽也。二将大惊，撇了英布，径投河南营寨，时已被楚军占庄，只得弃营望河北逃走。项羽大获全胜，所得军器辎重，不知其数，收军进营。待后军陆续俱到，遂领军北渡河，按剑高坐，候后军渡毕，乃尽将船只沉入河南，釜甑打碎，庐舍烧毁，止持三日行粮，晓谕三军，务要竭力死战，无复退志。三军踊跃大呼曰：“愿从将军决一死战！”鼓噪连夜攻章邯。不知胜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五回 楚项羽九败章邯

二世二年十一月，项羽大兵进攻章邯。范增、钟离昧相议曰：“项将军急欲进攻，破釜沉舟，粮食俱在后，倘三日未下而军无粮，将如之何？此时当差心腹牙将，星夜催载粮食近河。如三日胜邯，不必运过河；如三日不能胜，须过河预备军需，庶不失机。”昧曰：“先生所虑甚远。”随即差人催载军需不题。

却说司马欣等被项羽、英布冲杀一阵，回见章邯，备说英布武勇不能敌，项羽人马已北渡河矣，即当作急提备。言未毕，有人来报楚兵过河，破釜沉舟，要与秦兵决一死战，声势甚大。邯闻说，急召秦将王离、涉间、苏角、孟防、韩章、李迈、章平、周熊、王官等至帐下，分付曰：“项羽勇冠三军，不可轻敌。汝各队人马分为九路，连寨结营，待我与彼对敌，每队以次接应，待楚兵深入重地，九路人马合兵截杀，必获全胜。”众将得令，各调人马准备。只见楚兵已到，项羽一马当先，章邯出马对敌。羽见邯出，咬牙切齿大骂曰：“逆贼杀吾季父，此仇不共戴天！”遂跃马挺枪，直取章邯，邯举枪相迎，二马交战，杀五十合，邯败走。未及五里远，早有王离人马接应，章邯退后，王离出马与羽交战，不二十回合，羽卖了个破绽，让王离一枪刺来，羽却躲过，就势将王离活捉过马来，众军将王离绑缚归阵。邯见王离被擒，拨转马便走，羽大叫：“逆贼那里去？”催动人马追赶，羽骑的是乌骓马，日行千里，众军跟之不上，俱落在后，羽一骑马飞奔章邯。章邯见羽无兵，复回马交战，项羽一根枪，恨不得即时刺死章邯，章邯只是架隔遮拦，如何当敌？正在危急之时，早有秦将涉间兵到，接住厮杀。羽更不答语，直取涉间。战不十合，项羽按住火尖枪，顺手取出鞭来，望间一鞭打去，涉间急躲时，早中左肩，翻鞍落马。秦阵上章邯见涉间落马，即领牙将宋文等死战来救，只见项羽大军又到，英布、桓楚各领兵冲杀过来，章邯折军大半，大败而走。

项羽见天色将晚，恐有伏兵，不去追袭，鸣金收军，安下营寨，当有军师范增进言曰：“将军深入重地，天色阴晦，须防贼兵劫寨。”羽曰：“军师之言是也。”范增即传令于小山口，另安营寨，屯住大军，却于大寨堆积柴草

，虚立旗号，以等待敌兵。却唤桓楚、于英、丁公、雍齿四将上帐分付曰：“汝四人领兵埋伏，但看大寨火起，章邯必定中计，汝等领兵四面剿杀，阻住去路，不可走脱。”四人领命去讫。又唤英布分付曰：“汝可领兵三千，于正西大路埋伏，阻当秦军接应，不可误也。”各各分布已定，请项羽于小寨内专等敌军。

却说章邯领败残军马，投苏角寨来，与司马欣、董翳合兵一处，离楚营三十里下寨。角曰：“今楚兵得胜，人马疲倦，不作准备，某引轻骑人马，从东路杀奔楚寨之后，劫彼营垒，将军却从西路杀来，两路夹攻，使彼首尾不能救应，此兵法所谓‘攻其不守’，虽不能至大获全胜，亦可以挫其锐气也。”邯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苏角遂领本部一万生力人马，暗暗往楚寨进发。不久，来到楚营，见旗帜不整，辕门紧闭，只说中计，大刀阔斧杀下营来，见是空营，即欲回时，楚寨中一声炮震，四下火起，喊声大振，角急杀出寨来，投西便走，只见左有桓楚、于英，右有丁公、雍齿，一齐拦住去路，不能得出，便望西山东小路而走。只听鼓角齐鸣，喊声大举，一将大叫曰：“无谋匹夫，认得楚将项羽么？”苏角惊慌，莫知所措，被羽一枪刺于马下。

却说章邯听得东路鼓声大振，喊杀连天，又不知苏角胜负，只得领人马缓缓哨探。未及两个更次，只见楚兵大兵已冲杀来。此时天色将明，秦兵各队拔寨前走，章邯断后。早有英布人马先到，与邯决战，二马相交，兵器并举，战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羽军到，见布战邯不下，领人马冲过来，邯兵败走。正欲追赶，刺斜里一军杀来，乃是秦将孟防接应，与楚兵交战。桓楚挺枪直取孟防，孟防来迎，只一合刺防于马下。章邯见折了孟防，拍马投西便走。桓楚自思捉住章邯，胜他将百倍，就拍马追赶。邯马连日困乏，又兼未得草料，前走甚急，后赶又近，马过山冈地，将马绊倒，邯撞于马下。桓楚急向前，用枪便戳，山脚边早转出一枝兵来救应，乃是秦将韩章，一马抵住桓楚，众军士救起章邯。桓楚方欲与章交战，早有于英人马杀到，接住与韩章厮杀。未及十合，项羽大兵又到，韩章不能抵敌，拨回马就走。羽挥动后军，一并追赶。却有秦将李遇原领本部精兵一万。扎住在此未动，章邯同众遂投李遇营暂歇，楚军陆续也都到了，见秦兵当头扎营，未敢前进，传令且屯住人马造饭。

日已平西，范增与项羽曰：“今晚秦兵恐楚劫寨，定于高阳坡下有埋伏人马，却设空营待我去劫，伏兵一起，决中其计。”羽曰：“先生有何妙策？”曰：“将军统一枝人马径奔秦营，鸣锣击鼓，遥为之势，却差两枝精兵，去截住伏兵来路，秦兵决出交战，候两路兵得胜，却三路合兵一处追杀，将计就计，使彼措手不及，邯可擒矣。”羽随即差英布领一万军暗出南路，桓楚领一万军暗出北路，自领三万出中路，各分派已定。

却说章邯与李遇商议：“楚兵连日得胜，今晚定来劫寨。尔可领兵五千南坡下埋伏，韩章领兵五千北坡下埋伏，我同司马欣等众将大营后埋伏。候楚兵到来，三路并攻，必擒项羽。”众将依令调兵去讫。

项羽到晚一更时候，南北两路人马衔枚暗出，项羽却自领精兵三万，密从中路，行至五里远便不动，却大举金鼓火箭火炮，一齐发言。章邯正欲从寨后杀出，只见南北二路秦兵败回本寨边，楚兵杀来，章邯不敢出战，急拔寨便走。项羽知楚兵二路得胜，急催动人马追杀，十分混乱，行二十里，已到赵城。城里听得城外鼓噪震天，知是楚兵已杀到城下，陈馀、张耳等急上城探望，天色渐明，见秦兵大败，遂开城门，领一枝人马杀出来接应。章邯顾不得中军，领数骑落荒逃走。英布望见，带领本部人马追赶，追到东门，正遇秦将章平急来救应，放过章邯。与布交马，战三十回合，章平无心恋战，急回保着章邯，奔曲阳小路来，正遇周熊、王官二枝人马接着。英布见有救应，遂同桓楚合兵一处，回见项羽。

有赵王歙同张耳、陈馀城外置酒拜伏，迎接楚兵进城。羽曰：“且未可进城，乘章邯残败之后，直捣秦境，剿杀残孽，灭杀秦之族，正在此举。若人马进城，迁延时日，养成贼势，终是费力。”遂留季布、钟离昧在赵城外，统兵三十万驻扎，斩王离、涉间以示威武，却领精兵三十万，追赶章邯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六回 秦赵高权倾中外

却说项羽统兵追袭章邯，所到郡县，箪食壶浆，迎候楚军，各路诸侯，膝行而见，羽势益震，以此日行五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邯兵遂远遁。范增谏曰：“章邯远遁，诸侯顺附，天人响应之时，正将军化家为国之日也，何必亲冒矢石，追此穷寇？况三日之间已经九战，破秦军三十万，古今用兵，将军为首称也。以增愚见，不若且屯兵漳南，养此精锐，吾料赵高乃妒忌小人，二世昏暗，不知征战之苦，章邯居外，兵不应手，心志恍惚，持疑不定，兼之以将军之神武，破邯灭秦指日可见矣。”羽曰：“谨如先生之教。”遂屯兵漳南不题。

且说章邯收拾败残人马十万，过漳河，屯住于函谷关。早有人传入西秦，说章邯折兵三十万，天下诸侯，各据一国。不久楚项羽侵夺秦地，此时关口上十分紧急。近侍宦官宫妾闻了这信，各各惊惶，寝食不安，秦公子族人都在朝门外，又不得进内启奏。赵高只是把持住内外，稍有不顺意者，便寻事害了性命，以此群臣不敢侧目而视。忽一日，高献一只鹿与二世，却指说是马，二世笑曰：“丞相误矣，此鹿也，非马也。”二世问左右近臣，或有不言者，或有阿顺其意言马者，或有直言是鹿者，高却就中阴害其言鹿之人。群臣愈加畏

惧，绝口不言国政，大权总是高执掌。李斯常郁郁不乐，高窥见李斯有不乐之意，遂乘便来见斯曰：“关东群盗蜂起，章邯新败，国家岌岌乎不宁矣！况阿房宫工程浩大，亦当暂止，我是宦竖，不当进言，此正君侯之事，何不进谏？”斯曰：“上在深宫之中，无由得见。”高曰：“君侯其奏，我与通之。”于是高侍二世正在宫中燕乐之际，女嫔满前，却使人告李斯曰：“此时可奏事矣！”李斯一连请谒三次，二世大怒曰：“我在此燕乐，李斯何敢侮慢如此耶？”高曰：“沙丘主谋，李斯预力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斯不得裂土为王，时常怨望。前时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，与楚贼相通，至今未明。李斯居外，权重于陛下，与楚人往来，斯实有意焉。陛下当察之！”李斯闻高有阴谋之意，却上书言高之罪，二世曰：“赵君为人，清廉强力，不通人情，上能适朕之意，朕实意赵君之贤，而君乃疑之者，何也？且朕若无赵君，将谁为任哉？如君止我罢阿房工役，阿房宫乃先帝所为，君不能禁止盗贼，却欲我违先帝之志，以成不孝之名，是上不能报先帝，次不能以忠于我，何以居相位耶？”遂下廷议鞠问，以为私通楚盗，谋危社稷，论五刑当腰斩，夷三族。于是缚李斯于咸阳市，斯顾其中子曰：“吾欲与尔复牵黄犬，俱出上蔡东门外，逐狡兔为乐，岂可得乎？”父子遂放声大哭，腰斩，夷三族。赵高自害李斯后，权势愈重。

章邯屯军函谷关，士卒无粮，马无草料，各路诸侯皆与楚会合，同力攻秦，势危力极，甚难支持。邯差人节次传报，赵高通不投进。众宫妾风闻这个消息，终日焦愁，独二世恣意快乐。通不理论外事。一日，二世出猎回宫，众宫妾迎入内，二世就寝宫安歇。未睡着，只听众宫妾低言与内使说：“今日外边消息如何？”内中一近侍说：“今日闻外边人说，章邯领兵，连败九次，折兵三十万，楚兵不日过关，我等却如何是好！”二世听罢，就寝床上起来，急叫才说话的宫嫔内使：“快来！我问他说甚的。”众人俱到二世前泣奏曰：“今天下诸侯，十分变乱，章邯新折兵三十万，秦地不久为楚兵所夺，臣等死无葬地矣！”二世大惊曰：“汝等如何得知？”众曰：“内外无一人不知，惟陛下被赵高蒙蔽，不得知也！伏望陛下早早发兵遣将征进，免致生灵涂炭也。”二世当时召赵高，大骂曰：“汝为丞相，事无大小，皆汝执掌，今兵败于楚，天下变乱，国家正在危急之秋，汝如何不奏我知，尚终日在我前欺诳？罪当诛戮！”赵高免冠叩首曰：“臣虽备员丞相，只管理得内事，侍奉陛下，坐享太平。若征讨贼寇，却在大将军章邯、王离等掌管，臣一人岂能兼管？如今门差人追问章邯等慢军之罪，再遣大将征进，自然无事。外边声势不过是人传说，况章邯又无奏报，陛下何必听宫宦之言，却怒怪微臣耶？”二世听高遮饰之言，遂依旧安心不理政事。



高归家，寻思二世责怪之意，定是章邯因前来奏事，不与举行，想密有人通与内宦，以此二世知道，今乃如此怪责，连日正嗔恨章邯，却有人来报说，章邯差长史司马欣来奏事，高曰：“且在朝门外伺候。”一连三日不着见面。欣急躁，用金帛买求门吏，转通家僮，打听音信。忽一日，家僮来说，丞相十分恼怪章邯将军，要追问慢军之罪，汝今来奏事，正入网中，不如不见为妙。欣听说，急离朝门外，到下处同从人吃饭毕，各备鞍马装束，星夜出咸阳，望函谷关逃走。

却说赵高稽留司马欣三日，要寻个圈套，拘留三家老小，追问重罪，不想欣已知此信，径自逃走。高却令门官召欣入见，门官到外边跟寻；并无下落，转问欣下处，人说欣昨日已同从人起身去了，今已两日矣。门官急来回复赵高，说司马欣已去二日。高大怒，即令牙将四人，各备快马，务要捉欣回来。牙将得令，追赶两日不见踪迹，寻问前途人，俱说已去三百里外，如何追得及？牙将闻说，只得回见赵高，备说司马欣已先去二日，如何追得上？高十分忿怒，痛责牙将。随进内奏知二世，说章邯等久专阃外，略无寸功，丧师启衅，招来外寇，关中震动，恐贻患地方。缘情论罪，法当赐死。今再选大将，代彼征伐，庶为便益。二世准奏。高就令侄，赵常为使，召回章邯等问罪不题。

却说司马欣连夜逃回来，见章邯，告说：“赵高专权，内外蒙蔽，因二世责怪欺诳之罪，高遂致疑，要谋害将军，故稽留某在外，寻事问罪。某因知此消息，径回与公同作商议。”邯闻说大惊曰：“内有权奸，外又有劲敌，两难之地，如何区处？”遂请董翳等众将从长计议。翳曰：“赵高心计最难测度，一言之间，李斯夷族。今若嗔怒，吾辈定遭毒手。”傍有谋士人等从咸阳来，亦说：“赵高定计，已将三家老小拘禁在狱，目下有人来取将军，为李斯标榜矣。如据兵抗命，尚可存活，苟随之入关定丧全躯。请将军思之。”言未毕，早有使命赵常到营，众将迎接诏书，到营开读，诏曰：

征讨之命，皆出于天子，阃外之寄，实主于元戎。建树功勋，威震海内，必克乃济，庶副委托。尔章邯等统兵征伐，丧师辱命；差官奏事，未有旨降，乃敢辄回；上下之分，殊为背叛。今差骑将赵常往拘，系颈来见，顺命不违，尚有酌处，如复违抗，罪不容诛，惟诏奉行！

邯等读罢诏，与众将不跪都起，将使命揪住，乃大呼曰：“我等披坚执锐，亲冒矢石，万死一生，受了多少辛苦，前与楚人九战，一连十数日，昼夜不眠，每日不得一餐，今屡次差人奏事，赵高不容报进，却反问我等重罪！与其随使命而赴死，不若斩使命而雪恨。”遂拔剑来斩赵常。未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却说章邯要斩使命，众将曰：“不可！若斩使命，实为矫抗，不若且将赵常拘留在此，却备细奏闻，看二世喜怒何如。”邯遂按剑不斩，却拘留赵常在营。未及具奏，有陈稀等众将劝邯曰：“赵高已拘公等老小，蛊惑之言，已入君心，纵有大功，谁则知之？夷族之祸，恐终难免。不若斩使，以决其志。”邯尚犹豫不能决。

后数日，陈馀差人自赵来下书，邯拆书，曰：

白起为秦将，两并鄢郢，北抗马服，攻城略地，不可胜计，而卒赐死，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榆中地数千里，竟斩阳周。何者？功多秦不能封，因以法诛之。今将军为秦将三世矣，所亡失已十万数，而诸侯并起，赵高素谀日久，今事急，亦恐二世诛之，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，使人更代以脱其祸。君居外，多年隙，有功亦诛，无功亦诛。且天下之亡秦，无愚智皆知之；今将军内不能除佞以清君侧，外不能约诸侯而制强邻，孤立而欲长存，岂不危哉？将军何不还兵，与诸侯为从，南面称孤，孰与身伏斧钺，质妻子为戮乎？陈馀百拜谨书。

邯看罢书，与众将说：“馀之言，亦自有理。但不知投何处去为上？”陈稀曰：“别国新立，志多狐疑，未可归附，惟楚将军，功烈震当时，气节盖天下，又兼兵强将猛，威势大振，虽大国诸侯，亦肘膝而见，吾知他日灭秦者，必楚也。公当谄楚，不失封王之贵。”邯曰：“吾昔杀项梁，与楚有世仇，楚将军岂能容我？”稀曰：“我与将军见楚，陈说便利，料楚定从其议。”邯曰：“子往说之，吾专候来命。”

陈稀遂匹马到楚营。传报有秦使见元帅，羽曰：“着进来！”稀入营，见羽行礼毕，羽曰：“困久不行纳命，欲使汝为说客耶？”稀曰：“两军相持，势力俱困，费用不贲，百姓疲敝，非惟不利于秦，抑且不利于楚。”羽曰：“尔欲何为？”稀曰：“章将军劳苦三年，身经百战，持兵日久，功难报秦，奈何赵高日相陵替④，今者抗命拘使，情愿归附将军，共成王业。今其士卒，如赤子之望父母也。不识尊意以为如何？”羽大怒，拍案大呼曰：“邯杀吾季父，千载之恨，百世之仇，正欲砍首以为溺器，方可泄吾之恨，岂容其归附于吾左右耶？”陈稀冷笑不止。羽益怒曰：“汝冷笑，欲试吾宝剑耶？”稀曰：“吾笑将军所为者小，所失者大也。且大丈夫为国忘家，用贤略仇。彼邯之行兵，乃各为其主耳，此人臣之忠，而智者所必取也。将军何拘滞于心，而示人以不广耶？”范增曰：“且令陈稀暂在帐外管待，某有一言以告将军。”羽呼稀曰：“汝权且暂出帐外酒饭，容吾思之。”稀遂出帐，羽令人管待不题。增乃进言曰：“公威势甚大，而持兵日久，不得入关者，以其有章邯为之藩篱也。今邯为二世赵高疑忌，欲遣使赐死，逼迫甚急，以致邯进无所往，退无所

归，两难之际，不得已而仰附于将军。诚使将军不念旧仇，抚之以恩，结之以义，连属其心，而俯纳之，彼必感恩图报，虽蹈汤赴火，而卒为将军用也。且秦之所恃者，邯也；苟邯去，则藩篱撤，而国无所倚重矣。盖国无主将，是谓无国。将军乘其虚，而鼓兵以进，破秦如建瓴之易耳。今苟舍此，拒而不纳，使邯据兵以投他国，结连为援，以图大事，是秦未亡，而又增一秦矣。古人云‘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’将军宜舍私仇，速赐刚断，忘小仇而成大谋，天下之豪杰也。”羽闻增言，遂悟曰：“军师之言，诚确论也。”即召陈稀上帐曰：“吾熟思子之言，始恨章邯有杀季父仇，本不容降，但以国家用人，不怀旧恨；季父之仇，一人之私也，国家用人，天下之公也，岂可区区以报仇为念，而忘用人之大公乎？如邯果有实心向我，姑免旧忿，准彼来降。就传吾言，可速斩秦使，统领本部人马，赴漳南来见。如能建立功勋，他日灭秦之后，富贵当与共之。”

陈稀领命拜辞，回复章邯。邯曰：“据子之言，即当斩使投降，但恐范增多谋，或诱我归楚，因而致害，反中其计矣。子可再往，以探虚实。”陈稀仍又赴楚寨见羽曰：“章邯即欲来降，但恐将军犹念旧仇，反自投陷阱矣。”羽曰：“大丈夫一言，重如泰山。欲杀章邯，岂无别计？苟诱而杀之，使人有欲来降者，皆以章邯为藉口矣，不亦自塞贤路耶？”羽遂折箭为誓，付与稀。稀遂以折箭来见章邯，备说项将军如此义气。邯大喜，就升帐取出赵常来，当即斩首示众。纷会诸将，同领十万兵，一声炮响，呐喊摇旗，径赴漳南来。三十里安营，章邯领众多秦将，赴楚寨来，拱手辕门外，听候参见。

范增却令楚兵提列旌旗，严整队伍，两边站立许多将官，俱是鲜明衣甲，十分威仪。羽居中坐定，先发擂三冬，开了辕门，分付着新降章邯等人入见。邯进见行礼毕，流涕告羽曰：“邯因赵高谗言二世，不发救兵，反下诏赐死，拘禁老小，逼迫不过，无处容身，仰归将军，如婴儿之望父母。但因昔日定陶行兵之际，奋不顾私，有伤尊公，罪当万死。今蒙有宽，恩同天地，敢不竭力报效，以图建立微功，上报将军不杀之恩，下雪佞臣谗戮之恨。幸惟收录，以任驱使。”羽因安抚之曰：“尔等既归命于我，我今必当重用，正宜忠心报国，勿兴异念。灭秦之后，富贵共之。”邯等众将，叩头谢恩，就着本部人马，伺候征进。

有函谷关守关将校等，知章邯降楚，飞马报入咸阳，说章邯杀使命，带领十万军降楚，见今项羽统兵会合诸侯，攻函谷关，十万紧急。赵高见杀了他侄儿，只得奏知二世，说章邯素有反心，今果然叛秦降楚。二世大怒，遂将各家老小，夷于咸阳市。

却有人传报与章邯等，说将三家老小，尽夷于咸阳市。邯等闻知，各放声

大哭。就来禀告项羽，乘秦无人守关，可统兵杀过漳河，径趋新安、滹池，秦可破矣。羽请增计议，增曰：“兵久在外，劳费甚多，怀王移都彭城，未立定业，且秦国兵强民富，未可轻敌。不若且回见怀王，先立定根本，休养兵马，多积粮草，然后命将两路征进，使秦首尾不能相顾，方为上策。苦今徒攻其外，而彭城夫守，劳苦无功，反损威名，非用兵之善者也。”羽遂依增言，传令大军起行，径回彭城来。不知见怀王怎的伐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 收酈生智借张良

却说项羽收兵，回彭城来见怀王，王曰：“将军统兵远出，累建大功，破秦之后，勋业当与金石不磨也。”羽又引众诸侯，并降将士章邯等拜见毕。怀王大喜，分付大排筵席，犒赏众军，封羽为鲁公，封刘邦为沛公，各休养士卒，伺候征进。

沛公选将训兵，招来四方英俊贤士，不数月，有萧何、樊哙、曹参、周勃、王陵、夏侯婴、柴武、靳歙、卢绾、丁复、周昌、傅宽、薛欧、陈沛、张仓、任敖招集将佐五十余员，统兵一十万。鲁公帐下，有范增、英布、季布、钟离昧、桓楚、于英、丁公、雍齿、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、魏豹、张耳、陈馀、共敖、臧荼、龙且等，将佐百十余员，统兵五十万。沛公专行仁义，不尚杀伐，广揽英雄，抚安百姓，怀王甚爱之，每与群臣曰：“沛公刘邦，仁厚长者，使此人得专征伐，决能安辑地方，抚爱黎庶，足可以为天下主也。”鲁公威权日重，天下诸侯，莫敢仰视，性暴气刚，人不敢近，怀王甚惮之而不发一言，每来奏事，怀王出座立与之语。

一日，细作自咸阳来，传说二世大肆暴虐，百姓重足而立；赵高专权害人，日甚一日。鲁公闻知，奏启怀王曰：“臣今久练兵马，正好征进，以杀此无道，岂可容其大乱，以害黔黎？”怀王曰：“吾正欲遣汝二公，分路伐秦。汝今此奏，正合吾意。”随召沛公、鲁公近前，谕之曰：“秦二世无道极矣，天人共愤，理当征讨。但兵分二路，未免各有彼此，须当与群臣计议，庶绝后争。汝且暂出，候吾斟酌得宜，然后差遣。”王召群臣问，曰：“伐秦有东西二路，亦无远近难易之分，但须从公写东西二阃，随二人各取其一，该东者东去，该西者西去，自无争竞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写二阃，随二人各取一阃，沛公该行西路，鲁公该行东路。领命毕，二人各整点人马停当，来辞怀王，择日启行。怀王曰：“卿等因秦无道，苦虐百姓，乃立我为王，以眼人望。今我质弱才劣，不足以副天下。卿等各领本部兵马，两路征进，以先到咸阳者为王，后到咸阳者为臣，不可负吾之约。卿等安天下之后，安置我于闲散之地，以为养老之所，乃吾之愿也。”鲁沛二公，同众将俯伏于地曰：“臣等尽心王事，务要恢宏帝业，建都长安，以复周家之旧，臣之志也。”怀王曰：“专

望将军捷音，以慰我心。”二公拜辞怀王出朝，各领兵马，行至定陶，会合在一处，结拜为兄弟，沛公为兄，鲁公为弟。置酒会饮，尽醉而散。次日分路启行。是时，乃二世三年春二月也。

沛公兵行至北昌邑，四门紧闭，城上各竖旗帜，大军不得前进。樊哙就要出马攻城，沛公因谕之曰：“孤城小邑，百姓艰苦，大军一动，玉石瓦解，我今行师，正欲安民，才至地方，即行强暴，非王者之师也。”三军闻沛公之言，传入城中，鼓动内外父老等，来告邑令曰：“我等苦秦苛法，如蹈水火，今遇沛公，大军到来，地方安堵，如时雨之降。若复抗拒，是逆天也。倘一时奋怒，城破之后，我等皆为齑粉矣。公当开城纳降，庶为顺应。”邑令即从父老之言，大开邑城门，设香花迎接大兵入城。沛公传下将令，省发三军，如有妄取民间一物者，即斩首示众，以此百姓愈加感戴，风声所及，传播远近，随到郡邑，秋毫不犯，各处望风归附，不可胜数。

一日，行至高阳邑，有邑令王德，出城远迎。沛公见其人，语言精爽，器宇出众，因入城延坐，请问：“贤侯既有降款之意，何不从刘邦一同伐秦，早晚得以共议国事？”王德拱手启告曰：“从将军帐下，某之志也。但某去，高阳无人管理，百姓无所，此心不忍耳！此处有一贤士，姓酈名食其，家贫落魄，好饮酒，醉后高歌，不拘小节，人呼为狂士，年有六十八岁，外貌若不足取，胸中藏万斛珠玑，腹内罗一天星斗，知兴衰之运，识治乱之机，真贤士也。因秦残虐，焚书坑儒，遂假以酒狂自纵，常曰：‘吾虽昏醉终日，若遇明主，吾必醒矣’。明公何不请酈生为别驾？早晚咨谋大事，实有补益。”沛公闻之，大喜，遂烦王德去请酈生。

酈生宿酒未醒，披衣出见。王德称颂沛公之德。因曰：“某已荐先生为别驾矣。先生有此抱负，未遇真主，吾观沛公，定成王业，何不往而从之？”酈生曰：“某闻沛公雅大度，而见贤士多慢侮，恐不以礼接，则狂道从人反取辱矣！”德曰：“先生素有机变，何不抗礼往见，以观其志？”生曰：“侯之言是也。”遂同邑令来见。

沛公方偃床，使二女子洗足，酈生入内，长揖不拜而言曰：“足下欲助秦以攻诸侯乎？欲率诸侯破秦乎？”沛公见酈生老耄，且言语遽峻，乃骂曰：“竖儒！天下苦秦苛法久矣，吾奉怀王命，乃由西路伐秦，以诛此无道，何为助秦耶？”生曰：“足下既欲伐秦，以诛无道，是欲举义兵以服天下也，岂可偃见长者而待人以无礼耶？若如此，则贤士去，而无与其谋，何足以驱逐天下也？”于是沛公辍洗摄衣，即延酈生以上坐，谢之曰：“适来不知先生遽到，有失迎候，休怪休怪！”于是酈生先说六国纵横，后言秦皇无道，口如悬河，滔滔不绝。沛公大喜，又问伐秦之计，酈生曰：“以纠合之众，收散乱之兵

，不满十万，今欲径入强秦，此所谓驱羊群入虎口者也。夫陈留天下之冲，四通八达之地。城中所积粮甚多。见今太守陈同守把，某往说之；若进得陈留以为根本，招集军马，然后乘机以破关中，此为上策。”

沛公即遣酈生入陈留。陈留令素与酈生善，闻酈生至，遂接入后堂，设酒闲叙。生曰：“良禽相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佐。方秦失政，诸侯并起，某假酒为狂，遍求真主，未得其人。昨见沛公隆准龙颜，豁达大度，行仁义之师，布宽厚之政，西行伐秦，郡邑望风归附。贤侯守此孤城，又当冲要之地，倘他兵忽至，以强凌弱，城破民逃，徒延颈受死，失此机会，甚为可惜。贤侯三思之！”陈同低首沉思曰：“先生之言，极是有理。但食秦之禄，不忍叛秦。”酈生曰：“二世残暴，天下切齿。武王伐纣，四海归心，闻诛独夫者纣也，未闻弑君也。二世今之独夫也，何为之叛秦耶？”陈同闻生之言，即起谢更衣，同出城来迎接沛公。沛公同萧何、曹参百十人进城，陈同出城，设宴款待。屯住一月，招徕各处人马，增添五万余众。

沛公深喜，以为得酈生之助也，因召生谢曰：“自会先生以来，下陈留，招士卒，积粮储，此不朽之功也。”遂封为广野君，令常在左右，以匡不及。生曰：“某蒙足下之爱，情好虽日密，未足以建立奇功，为破秦之明辅也。适此地有一人，乃经济之才，天下之士，汤之伊尹，周之吕望也。若得此人，匡辅足下，何愁秦之不破也？”沛公便起问曰：“此人是准？”生曰：“乃韩国人，姓张名良，字子房，五世相韩。会受异人之术，每欲为韩报仇，奈韩国初立未久，尚未举动耳。若此人归附足下，锦上添花，美中之美也。”沛公曰：“此人既相韩，如何肯来？”生曰：“某有一计，诱张良来见，却以美言挑之，务要归附。”沛公曰：“计将安在？”生曰：“足下可修书差人，只说即今起兵伐秦，为诸侯报仇，但缺粮草为军需，欲问韩王借粮五万石。他若无粮，必令子房来见，其计可成矣。”

沛公就令酈生为使，持书不日来到韩国，入城见韩王，将沛公书呈上。书曰：

楚征西大将军沛公刘邦奉书韩王殿下：伏以始皇无道，并合六国。二世残暴，罪恶贯盈，百姓嗷嗷，恨入骨髓。今统大军，布告天下，仗义除残，以雪世愤。但军行百里，日费万金，所急者惟军需耳。邻近郡邑，十室九空，无处假借。敬遣使酈生，其借粮五万石，破秦之后，加倍偿还。幸念讨罪之师，早赐发下，以济急用。临楮恳切，万惟垂照。

王览书，与群臣计议：“韩目为始皇所灭，今方初立，自费尚缺，岂能济人也？”群臣曰：“沛公奉怀王命伐秦，实天下之公也，借粮五万石，虽不能足其数，亦可与其半耳。若通无所与，恐伤大义。幸王思之！”王正在忧疑间

，张良出班进言曰：“且管待来使，容臣往见沛公，自有方略。”群臣大喜。未知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九回 望夷宫二世被害

却说张良因韩国无粮，往见沛公，韩王曰：“尔去须善为说词，庶不失两家和气。”酈生暗思：“此子中了计也！”即拜辞韩王，遂同子房来见沛公。良未入辕门，寻思酈生借粮，实是假意，只欲我从沛公伐秦。我今来，正看沛公是何如人。

却说酈生已与沛公作成圈套，专等子房到辕门外，先使樊哙来迎，子房见了樊哙，便暗想此是一开国功臣也。及到寨门口，只见沛公引着萧何、曹参、靳歙、卢绾、滕公、王陵等立在寨门侧首。看那沛公隆准龙颜，正是治国安邦真命主；看那萧何等，却是开疆展土众元勋。张良不觉自忖道：“有一代之君，便有一代之臣。我今欲来下说词，不想看了这起人，非偶然也。正是吾师黄石公吩咐着我辅佐真命，垂名万代；今遇沛公，不可舍也。”遂入帐来见沛公，纳头起拜毕，乃进言曰：“明公兴兵伐秦，闻郡邑望风而降，所得粮米甚多，又何听狂士之言，假以借粮为由，欲张良为从士耶？”沛公闻言甚骇愕不能答。萧何在侧即应之曰：“吾主借粮者，实借良也。先生来见者，实来说也，来说而不说者，先生见吾主足所以有为，较之力士击车者百倍矣。韩仇可报，奇功可立，借吾主以成其志，所当从之伐秦，而不劳说词也。”子房闻萧何之言，即下帐拜伏曰：“良之心事，足下知之矣！愿从麾下不敢辞。俱须告过韩王，庶好随行。”沛公大喜。

次日传令大军启行，经过均州，来到韩国。韩王君臣出城迎接，沛公吩咐三军，不必进城，止同酈生、张良、萧何、樊哙，领百十骑人马，拜见韩王。因说借粮一事。韩王曰：“国小初立，未有积蓄，无以应命。昨差张良谢罪，未知足下以为何如？”沛公曰：“殿下无粮，不敢强借。今子房多谋，素有大志。欲借随征进，朝夕得以请教，候伐秦之后，仍还殿下，决不敢久羁也。”韩王曰：“张良实不可暂离，但将军为天下诛此无道，愿借张良，以助将军。破秦事成之后，幸吩咐早来，勿失约也！”时沛公即拜谢。子房亦拜辞韩王，随同沛公，一路伐秦，共棹而食，共床而寝。讲说六韬三略，细与开陈，随问随答，沛公了然无一字不通，就如曾讲究过一般。子房叹曰：“我自得受黄石公之教，无人讲论，茫然无知；及今告沛公，无一字滞碍，虽我数年熟读，亦不过如此明白，诚聪明天授，不假人力，真英明仁智之主也！”子房自暗喜不题。

却说有人传说项羽东路伐秦，所过地方，百里火飞，满川流血，杀人惟恐不胜，残暴与秦无异，大失民望，百姓窜乱。兵马众多，又无以应付，一日不

过行一二十里。范增屡次谏劝，羽不听，只任性专行杀伐，略无仁爱之意，增亦奈何他不得。以此越显沛公宽仁厚德，民心属望。行至武关，有一军拦路，为首有一将出马大叫：“快请沛公出来相见！”只见沛公阵上早有傅宽、傅弼，与来将对敌。战二十合，被来将活挟傅宽，战败傅弼，又高叫：“我求见沛公，亦无他意。见今聚兵三千，要取关中，情愿合兵一处，一同征进。”子房闻说，就上马来阵上，问来将姓名，其人不言，只要求见沛公，只见樊哙大怒，摇戟出马，呼来将曰：“汝是无名匹夫，我主公岂可与你相见，汝若敌得过我，得请主公相见。”其人更不答话，与哙战到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沛公在门旗内，见他求见之切，又且武艺出众，遂匹马挺身，来到阵上，便问：“壮士要见刘邦，有何指教？”只见那人见了沛公，有如此容仪，便滚鞍下马，拜伏在地：“某在此等候日久，仰思真主，今始见面。适来与诸将对敌，不过面试武勇，欲我主留用耳，非敢抗拒大兵也。”公曰：“壮士高姓大名？”其人曰：“某姓灌名婴，洛川人。年少在西川商贾，同伴有五六人，过紫关，忽遇着草寇百余人，吾一人仗剑出敌，遂将草寇杀死，余党尽走，道路宁静，居民至今传说。因见秦二世无道，倡举大义，聚精兵三千，知主公行仁义之兵，所过望风归附，因此投降我主，愿为前部先锋。”沛公大喜，遂留帐下，与诸将相见。就着领本部人马攻武关。

却说把关守将朱卮，知沛公兵到，不敢出战，分付严加把守，多竖旗帜。却具表星夜赴咸阳，见赵高说楚两路攻秦，十分紧急。赵高惊惶，不敢奏二世，意要遣将调兵抵当，又无人可去。一日十数起奏报，高无法支持，又恐二世见诛，遂托病不朝见。诸公子大臣，俱无所建白，二世全不知，在宫中恣意行乐。一日，夜梦出郊外，忽然大林中，走出一只白虎，啮其左驂马杀之。醒来急召占梦者，卜曰：“径水为祟，宜当远避。”二世乃斋居望夷宫，祭泾，沉四白马。以此终日忧闷，因问左右：“近日各处盗贼兵马如何？”左右各垂泪不敢言，二世愈疑，便问：“有甚话说？”左右奏曰：“近日楚兵，已寇武关，各路诸侯，分兵攻秦，指日破关，陛下无佇足之地矣！”二世大惊，急差人召高，高以病不能出，乃遣人深责之曰：“汝为丞相，兵临城下，尚尔卧病不起！前日蒙蔽妄奏，屈杀李斯；今日危急之际，有何理说？”

高无言回奏，在私宅百样无措手处，遂心生一计，急阴召女婿咸阳县令阎乐，并弟赵成，邀至宅后，与心腹家将十数人，乃共谋曰：“上下听谏，国事已坏尽矣！兵到武关，十分危笃，却欲归罪我一人；累及宗族，汝等皆是死属。与其被他残害，不若尔等假设言有贼在宫作乱，却调兵卒围绕，尔等就中将二世诛灭，更立公子子婴，为人仁厚恭俭，百姓皆悦服，此计庶免家祸。”阎乐、赵成等应声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当日成为内应，诈言有大贼在宫内，可令阎



乐引兵卒追扑。内外喧动，阎乐就起人马千余人，至望夷宫门口，遂将守卫人绑缚，责之曰：“大贼入内，汝等如何不能关防？”守卫皆曰：“周围俱有兵卒守把，何得有贼入宫？”乐遂将守卫者斩首，挥动吏卒杀入。有近侍宦言见兵到惊惶，或走或格杀，死者百十人。成与乐径奔二世帟幄前，二世急呼左右，左右皆惶惧不能抵斗，惟有一宦者扶二世急欲向后走，乃曰：“汝何不早告我知，何使彼乃至此耶？”宦者曰：“臣急走不敢言，故得全臣命；若有一言，决死，安得扶陛下到此？”言未毕，赵成、阎乐各持兵刃，已到二世前，逼住不得动，因数其罪曰：“足下矫恣横暴，诛斩太子，神人共怒，诸侯皆叛，乃自取乖戾，以致今日耳！非某等敢侵陵也。”二世曰：“丞相今在何处，可得见乎？”阎乐曰：“不可见。”二世曰：“愿以吾言，转致丞相，或得一郡为王，可许之乎？”乐曰：“不许。”又曰：“愿为万户侯，可乎？”乐曰：“不许。”曰：“愿与妻子为黔首，列于诸公子中，可许之乎？”乐曰：“不许。”二世哀求不已，阎乐曰：“臣受命于丞相，为天下以诛足下，足下虽多言，臣不敢转致于丞相。”遂挥动兵卒，逼追不能脱。二世乃自杀。

赵成、阎乐归报赵高曰：“二世已自杀矣！请丞相更立何人？”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之曰：“二世不从吾谏，恣纵暴虐，诸侯叛逆，乃其自取，吾已杀之。况秦本王国，始皇称为帝，今六国皆复自立矣，秦地甚偏小，徒有空名耳！仍立为王，与六国并，庶免争夺。今有二世嫡侄子婴可立为王，汝众议以为何如？”诸大臣公子曰：“丞相所议甚便。”赵高遂将二世尸葬于宜春苑，乃同诸大臣公子，请子婴斋戒五日，受以玉玺，高等亲往致辞上请，子婴曰：“诺。”遂同大臣公子至斋所，更衣独寝。赵高安置停当，乃回私第去讫。子婴因唤二子密言曰：“今赵高丞相，杀二世者，恐群臣诛之，佯以义立我，使我斋戒告庙，而受玉玺。你可同韩覃、李毕领兵伏斋宫之外，我自称疾不行，赵高必自来请我，来则你引伏兵杀之，可雪诸父之仇也。”二公子与韩覃等曰：“此谋极善。”于是二子引兵埋伏已了，子婴称疾不行。

却说赵高闻子婴有病不行，只得自请，来到斋宫探病，不见子婴，只见韩覃等引兵从外杀入。高急呼：“阎乐等安在？”早有子婴二子，并诸甲士已杀出，李毕手起一枪，将高刺倒，子婴出来，令斩首号令，众人将高碎尸万段，夷三族于市。

却说子婴夷了赵高三族，自立为三世皇帝，登大位。百官拜舞毕，三世谓百官曰：“朕今初即宝位，楚军犯境，卿等用何计？何以杀退楚兵？”百官奏曰：“可速命将拒住峽关，然后可以兴兵。不然，咸阳难保矣！”于是三世以韩荣、耿沛引兵五万，来助守将朱蒯守关。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刘沛公还军灞上

是时沛公引兵抵关下，只见韩荣等守拒要害。沛公不得前进，要以兵击之，张良进曰：“秦兵尚强，未可轻击。臣闻秦将多屠贾之子，易以利动，愿请白璧，使人先行通贿，即遣人益张旗帜于关下山上为疑兵，使陆贾、酈食其往说秦将，陷以重利，待其不备而袭之，必然大获胜也。”公从其说，使人日日遍山插旗帜为疑兵，又使食其、陆贾往说守关将士。

酈生等上关，见了韩荣、朱蒯等，施礼讷，因以言说之曰：“今秦无道，苦虐百姓，天下合兵共伐之，非独沛公一人也。若将军肯惜天下百万生灵之苦，开关纳降沛公，沛公保奏楚义帝，必以千金赏、万户侯，酬将军之功也。”荣曰：“吾食秦禄久矣，背之不义，先生且退下关，待吾等三思而后行。”食其去讷，众将自相商议，或有欲降者，或有不欲降者，两皆犹豫，坦然并无准备。次日，食其等又上关来见韩荣曰：“将军等三思之后何如？”荣曰：“众人不从，奈何？”食其曰：“将军虽不归降，沛公亦深感厚德，愿以千金，与将军为酬德之资。沛公暂退兵，待众诸侯到时再作区画。”荣曰：“我与沛公为敌国，岂有受金之理？”食其曰：“公今不受此礼，是与沛公绝情。他日天下诸侯到关，兼力攻打，料此关终是难保，公等那时如何见面？不若今日且受此礼，以为后日之情，公等思之！”荣曰：“且权收此礼，仍望沛公与众诸侯讲和罢兵，免致生灵涂炭。此则先生之盛德也。”食其曰：“某即与诸侯转道此意，吾料沛公长者，必能见从也。”

食其辞荣，回见沛公，备道前情。张良曰：“可乘此机会，正好用计。陆续差薛欧与陈沛带领十数人，却从山后小路潜过关去，遍山放起火来；我却令樊哙引兵在关前攻打，使他两处不能救应，决弃关而走，吾兵可过矣！”沛公曰：“甚善。”于是令薛欧、陈沛带领十数人，各挑柴担，中间暗藏火炮，从小路潜过关去，已三日矣，却令樊哙等将大张旗帜，鼓噪前进，兼力攻打。不想韩荣自受金之后，终日饮酒，毫无准备，一见兵到来，急欲出马，早有人来报，关后火起，已有人入关；又见炮声不绝，韩荣恐惶，未及对敌。樊哙等赶上关来，大杀秦兵，韩荣等星夜逃走，追至蓝田，遂屯住人马。

却说韩荣收集败兵，整顿队伍，来与沛公决战，公令夏侯婴与战，复驱大队人马，一涌杀出，荣大败，走入咸阳。是时乙未年冬十月，五垦聚于东井。沛公领兵追至灞上。三世正坐着，韩荣败走回，入奏前事，三世闻知大惊，谓群臣曰：“此事如何？”有上大夫毕革出班奏曰：“事已危极矣！陛下可急救一城生灵，暂屈迎候轺道，庶免自身夷族之祸。”于是秦王子婴大哭，依言以素车马系颈，以组封皇帝符玺，出宫至轺道傍，接着沛公。沛公大喜，与秦王施礼讷。王曰：“婴在位无德，闻将军车驾西征，情愿拜降，以安万民。”言讷，将玉玺符组与沛公，沛公受了，言曰：“尔等既降，吾奏义帝，不害汝之

命。”言讫，乃以属吏待义帝诏，迁于何地，秦三世王听毕去讫。诸将曰：“秦王苦虐万民，罪不容诛，沛公何故纵之？”公曰：“始怀王遣我，固以我能宽容，而使我西略至此也；且人已降服，杀之不祥也。”于是弗听。入城安民，犒赏三军。

却说沛公打破晓关，子婴投降，公遂引兵西入咸阳，秋毫不伤，百姓市肆不移，诸将皆先争取金帛财物，并库藏聚积，各自分用，独萧何入内，一无所取，止收秦丞相府图籍，闲暇与沛公检看，以此沛公得知天下厄塞，户口多少，强弱之处。

是时沛公与诸将入宫，见宫殿壮丽，规模宏大，有三十六宫，二十四院，兰台椒房，重楼玉宇，十分大喜。遂缓步移入后宫正寝殿中设坐，诸将分班而立。沛公见秦宫室帷帐，狗马重宝，嫔妃美姬有千数，意欲居之，谓众将曰：“秦之富贵，亦至此乎！我就居此，以安人心，庶使诸侯无相争夺。”樊哙谏曰：“沛公欲有天下耶？将为富家翁耶？凡此奢丽之物，皆秦之所以亡也！沛公何用焉？愿急还军灞上，无留宫中。”沛公不听。张良复谏曰：“夫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酣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秦惟无道，主公乃得至此。夫为天下除残去暴，宜缩素为资；今始入秦，天下未定，即欲居此以为乐，诸侯入咸阳，决不相容，是复以此取争也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愿公听哙之言，无恋此也！”沛公乃封府库，锁宫门，传令以兵带屯灞上，以待诸侯。

于是萧何近言曰：“今发苦秦苛法久矣，主公可约而改之，以宽恤百姓，则秦民皆悦服主公之德，天下可得而治安也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次日，令人召诸县父老豪杰至灞上，谕之曰：“今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诽谤者诛族，偶语者弃市，使汝久不安，非民父母为也。吾奉怀王约，‘先入关者王之。’我今先入关，当王关中，与汝父老等约法三章：杀人者死；伤人及盗抵罪；余罪量情轻重处之。悉除去秦苛法。尔诸吏民，皆安堵如故。凡吾所以来此者，为尔父老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尔等无相恐惧。且吾所以还军灞上，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。”言讫，遂命各回县。又传令大小三军，不许骚扰居民，如违令者，即斩首示众。父老等以手加额曰：“不图今日复见天日矣！”皆欢声满路而去。公又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。秦民大喜，乃争持羊酒食献与沛公，享劳三军。沛公又让而不受，谓众民曰：“仓粟颇多，未至乏用，不欲费民财也。”众民益喜，惟恐沛公不为秦王也，不题。

却说项羽既定河北，率诸侯之兵，欲西入关，乃谓诸侯曰：“今河北大定，不如入咸阳，早定关中。”众曰：“诺。”遂拔寨起行，来取咸阳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一回 范增观象识兴衰

是日晚，项羽大军来至新城，屯住人马。羽私出军中巡听，行到秦降卒营寨，只听得众军卒自相谓曰：“我等被章邯逆贼哄诱错降项羽，此人专为暴虐，赏罚不明。今闻沛公宽仁大量，不喜杀伐，又先入关，定为天下之主，恨我等不能见也！”言罢各自定铺歇息，鲁公听罢，即回中军，召英布等谓曰：“今秦降卒二十万，皆欲谋反，我才自出军中巡哨，听得正在那里私相谋议，不如先除，以免后患。你可引三十万众楚军，尽将秦卒诛之。止可留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人。”范增谏劝不听。于是英布引兵三十万，就夜至城南秦降卒营中，将二十万人不留一个，尽皆杀之，所存者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将而已。可怜二十万生命，尽被羽坑之！是时章邯等三人大惊来见项羽求免。羽曰：“非为将军也。昨私行，偶闻汝帐下众军卒欲谋反，吾故坑之，以除后患。”三将始安。次日，引兵又行。

却说樊噲闻项羽兵来，乃入军中说沛公曰：“秦富十倍天下，地势强胜。今闻项羽号秦降将章邯为雍王，今在关外，其意必欲违约而图关中，若不早为定计，兵不日至矣！”沛公曰：“他若兵来。吾必不得此地矣，奈何？”噲曰：“可急使兵守函谷关，无纳诸侯军，复证关中兵自益以拒之，可也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使薛欧、陈沛，领兵守关拒羽。

是时羽兵至关下，使人探听，回报沛公令人把住关口，前哨不得进，范增曰：“刘邦先令距关，定欲王关中，如怀王约也。公三年苦战，百计劳心，一旦为他人所得，岂能忽然不动于中乎？”羽曰：“料刘邦兵不满十万，强不如章邯，岂敢距关以敌我耶？”增曰：“亦当急令人攻耳！仍遣人致书与彼达知，庶遵怀王之约，不失前日已弟之好，免诸侯议论。”羽即令英布须十万人马，鼓噪攻打，薛欧、陈沛只是紧守，不敢出战，羽又遣人写书与沛公，用箭射上关来。薛欧等得书，就差人报知沛公，说羽攻打甚急，沛公召张良、萧何等众将，拆书观看，书曰：

鲁公项籍致书于刘沛公帐下：前日与公共受怀王之约，结为兄弟，兴兵破秦，诛此无道。今公得先入关，虽谋献方略之速，然非吾之立怀王以服天下，降章邯以制诸侯，公何能以至此耶？乘人之功，而夺为已有，大丈夫所不为也。乃今拒关不欲我入，然此关岂能久拒而不破乎？见今兵雄将勇，破关如拉朽耳。关破之后，公何面目以相见乎？幸早开关，仍存大义，不失兄弟之情，然破秦之功，先入之约，谅自有处也，公无惑焉！籍再拜。

沛公看罢书，问曰：“此事如何？”良曰：“项羽兵势强大，此关岂能久距？倘攻破之后，波众我寡，彼强我弱，终为所虏也。不若做个情分，去开关着他进来，臣等自有善解之术。”公即差人执符节分付薛、陈二将开关，着楚

兵进关，二将上城大呼曰：“着楚军答话。”只见前面一马到关下，二将曰：“沛公命某守关者，非距楚也，距他盗也，适见鲁公书，即令某等开关，请鲁公人马进关。”英布听说，即差人报入中军，催趲前后大队人马，陆续进关，至鸿雁川下寨。

鲁公安定大营，先差细作十数起，各处打听，沛公到关如何行事，好作预备。细作去半日，至晚归寨，将沛公行事，从头细说一遍。鲁公暗思：“刘季到关中，观其所为，决然是要遵怀王之约，我却着他空指望一场，关中还是我得。”

不题鲁公私自忖度。且说范增也差人打听沛公行事，心中甚是不乐。到晚，人静时候，邀项伯徐行缓步，来到鸿雁川迤西高阜处所，只见万籁无声，一天星斗。范增与伯低言曰：“贤公亦知天文否？”伯曰：“某自幼有一友人，乃韩国人，他尝说为将之道，须知天文，察地理，辨风云，观气色，方可行兵，以此某常习读此书，颇知大略，愿先生指教。”增遂与伯定睛观看，先定璿玑，次按经纬，有五星躔度，有十二周天，有二十八宿之方向，有九州分野，有三百六十五度，分至启闭，晦朔互望，何为北辰，何为南极，何为左辅，何为右弼，何为鲁公之景运，何为刘邦之瑞证，周环看了一遍。只见鸿雁川寨中杀气弥空，将星甚壮，但隐伏之间，运气不远；及观灞上，帝星明朗，五彩龙成，如水之始达，如日之初升，绵绵迭现，耿耿悠长，东井聚金壁之光，灞陵显真命之象，云笼旺气，星照木宫，增看罢，与伯曰：“公以为刘项如何？”伯曰：“帝星结彩，以应灞陵，旺气朦胧，拟在刘季；如我楚营，不过成武玄镇，杀气刚风，主能制伏群雄耳。”增叹曰：“昔者徐州天子气，今朝灞上帝星明。公之所见，亦得其仿佛矣！”伯曰：“公以为何如？”增曰：“征祥虽寓于天象，盛衰实决于人事。申包胥曰：‘天定固能胜人，人定亦能胜天，’吾今委身事楚，竭尽忠谋，死而后已，岂有二心？纵使天机有在，安肯少变其心哉？”伯曰：“先生可谓忠矣。”增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惟公与我知耳，不可使播于外也。”

次日鲁公升帐，聚集大小将官，正议事间，辕门外小校报说：“有沛公左司马曹无伤，差人持书报机密事。”羽曰：“召进来！”其人持书上见，羽拆书观看，书曰：

臣左司马曹无伤顿首百拜，上启鲁公麾下：窃谓天下苦秦残暴，百姓不能安于一日，幸赖明公神武，干戈西指，嬴氏束手，制伏诸侯，四海仰德，明公之功，金石不磨也，若如沛公碌碌，不过因人成事耳！假借威力，侥幸入关，正当扫庐候令，仰听指挥，庶不没人之善，而佐成王业可也。今乃遣兵据守，恐难支持，姑从眸命，智赚入关，意要整甲挥戈，与公为敌，布告中外，必

欲如约以王关中。臣虽沛公部下，而实楚臣也，于心不甘，特书上启，非有素恨，实为天下之公论也。仰惟明公察焉！

鲁公看罢书，大怒，召范增等计议。增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，贪财好色。乡人最贱恶之。今入关中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与民约法三章，安抚百姓，要买人心，其志不在小也，吾夜观天象，见云成五彩，天子气也。明公急早差人攻击，不可待养成根本，恐难动也。”鲁公即点兵攻打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 项伯夜走救张良

却说鲁公正欲点兵，范增止之曰：“此时且未可就行。兵法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沛公兵有十余万，将有樊哙等五十余员，况先到关中，深得民心，手下谋士甚多，俱有准备，我兵初到，未可遽动，某有一计，今晚三更时候，整率人马，分兵两路，杀奔灞上，擒刘季杀了，以绝后患。”羽曰：“善。”随即分付诸将，照各营点扎兵马伺候不题。

却说项伯知道这个消息，暗思：“友人张良，见在灞上，若今晚倘打破营寨，玉石俱焚，张良性命难保。若欲差人密报，恐两家俱有伏路军校，又恐去人不得，反惹起事来，等待近晚，我亲走一遭，方得停当。”

不说项伯在此思想，张良同沛公议事毕，回到帐后，偶看天上气色，虽将近晚，忽见东南隅上生起一缕杀气，十分利害，中间却有一段庆云藏在内；复又到中军来。沛公曰：“先生如何尚未歇息？”良曰：“方才见天上气色甚不好，今晚必有楚兵来劫寨，其势不小，须急作准备。”沛公曰：“刘邦兵微将寡，楚兵势重，如何敌得过？愿先生妙策解救。”良曰：“虽杀气太重，而内有庆云守宫保护，似有救处，明公放心，自有方略。”

再说项伯等到黄昏时分，牵一匹能行快马，出到辕门外，方才要行，只见丁公拦住便问：“老大王要往那里去？”伯曰：“急欲打听军情事去。”丁公见是自家人，又是鲁公至亲，更不细问，项伯离营，加上两鞭，急走如飞。将近灞上，有二十里远，随有巡哨副将夏侯婴拦住去路，就问：“汝匹马夜行，又无从人，急往灞上来有何事干？”伯曰：“我要见张子房，有急事相告。”夏侯婴就同项伯到子房营寨，先差把守门旗寨校传报与守门官，守门官传报与中军左哨，然后夜巡官击拆三声，中军左哨小角门开半扇，有一健将出来，高声问道：“气有甚军情？”只见周围排列旗帜，各营严整，队伍十分齐备。项伯看罢，寻思道：“沛公不同小可，前范增看他后日必大贵，今观营寨，便见虚实。”当时夏侯婴近前传说：“某巡视左哨二十里远，遇一男子不识姓名，自称是子房故友，匹马只身，亦无军器，未敢擅进，专候台旨。”那健将复又进内传报。

张良正与沛公议事，来人忽报有子房故友在外，急欲求见，良大喜：“此必庆云之兆也！”张良急出，与其人相见，乃项伯也。良遂邀于帐后。项伯将鲁公劫寨之事，告知子房，就要起身。良曰：“沛公借我随军，今闻急而不顾，不义也，不可不告知。请公少坐。”良转入中军，见沛公具说前事，公曰：“此事如何？”良向公耳边低说如此如此，良出见伯曰：“请兄见沛公一面，以诉衷曲。”伯曰：“我之来此，专为子房也，何必复见沛公？”良曰：“沛公长者，不可不一见也。”再三固请，项伯遂同子房入见，沛公整衣出迎，延之上坐，备说鲁公嗔怪之意。沛公随置酒管待，告诉衷情，彼此各无嫌疑。沛公曰：“闻公有贤嗣未婚配，如不弃，愿将吾女与公子结为婚姻，以报今日之德，仍望回营，将刘邦所告真情，乞赐转达，决无抗拒之意；倘鲁公回心，某得再造，皆公之赐也。”伯谢曰：“两家据敌，智勇相角，与公结好，恐人疑议，某不敢奉命也。”良曰：“不然。刘项曾拜兄弟，受约同为伐秦，今得入咸阳，大事已定矣，结为婚姻，正是相当，又何辞焉？”张良遂将项伯衣襟与沛公衣襟结在一处，用剑各分一半，与二家收执，项伯只得依允，与沛公行礼。又饮酒数杯，伯辞谢曰：“明日不可不早来鸿门见鲁公，以解此怒。所告之事，某与公转达，料鲁公必不见罪也。”张良遣夏侯婴领二十骑军卒送伯回营。

却说二更时分，范增请鲁公：“此时好动人马。”鲁公即升帐查点诸将佐，内中少项伯。增曰：“项将军如何不见？”丁公曰：“项老大王黄昏时候一骑马出营向东走，被我拦住，问大王何往，大王说打探军情事，走得甚紧。”增曰：“明公不必动兵，项将军定是走漏消息，他那里决有准备，若去反中其计矣。”羽曰：“我叔父为人忠诚，又是至亲，岂有向外之理？先生不必多疑。”增曰：“项老将军虽不向外，但机事须要严密，若稍有漏泄，便难举动。古人云：‘机不密，则害成。’今晚不必动兵，再作区处。”言未毕，人报项老大王到来，项伯入营来，羽问曰：“叔父何往？”伯曰：“吾有一故友，韩国人，姓张名良，与我极厚，恐今晚动兵，此人难保，我密与他一言，着他回避。因问刘季入关事体，他说刘季并无毫厘别意，遣将拒关，不过防秦盗耳，非敢拒楚也，宝物子女，俱封锁不敢动，子婴亦不敢发落，专候鲁公。某想来若不是刘季先入关，我等如何兵不血刃，容易便得入关，此亦他有功处。人有大功，而听小人之言，反要加害，若今动兵，似于理不可。他明日要来谢罪，公可从容相待，庶不夫大义。”羽曰：“就叔父所言，刘季似无大罪，若今动兵，反使诸侯耻笑。”增曰：“某之劝公杀刘季者，以刘季自入关来，约法三章，要买人心，其志实要谋取天下；若今不早除之，恐生后患。老将军被张良说词瞒过，未可准信。幸明公思之！”伯曰：“先生杀刘季自有妙策，又

何必夜半劫寨，为此袭取之道哉？”羽曰：“叔父之言是也，先生当再定计。”增曰：“某有三计，可杀沛公，请明公决之。”不知此计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 贺亡秦鸿门设宴

却说范增进言于鲁公曰：“刘邦乃心腹之患，今日乘此机会，不即诛灭，他日养成胚胎，明公悔之晚矣。某有三计：第一，请刘邦赴鸿门会，未入席时，明公即责入关三罪，如彼不能答，拔剑斩之，此为上计；如公不欲自行，可令帐下埋伏百余人，沛公入席后，某举所佩玉玦以为号，即唤出伏兵杀之，此为中计；如二计不成，着一人斟酒，劝沛公大醉，酒后必失礼，因而杀之，此为下计。若依此三计，杀沛公必矣！”羽曰：“三计皆可。”于是羽传令各大小众将，俱要准备，着一伶俐小校，下书请沛公赴会。

小校持书来灞上见沛公，其书曰：

鲁公项籍书奉沛公麾下：初与公受怀王约，共伐暴秦，以安黎庶；幸今天兵西下，子婴授首，关中收附，嬴氏族灭，神人咸悦，凯歌允奏。百工之绩，三军之劳，宜陈宴乐以庆亡秦。公为元勋，礼请端席，惟乞早临，以倡群僚。不宣。

沛公看罢书，与张良、酈生、萧何等计议：“此会非嘉会，乃范增画策，生死所系，不可轻往，恐人陷阱，性命决难保也，诸君以为何如？”萧何曰：“鲁公兵马势重，难以抗衡，不若修一封回书，差一能言之士，将关中所有，纳归项氏，别求一郡，修整兵戎再作区处。”酈生曰：“某愿下书，就往说之。”良曰：“二公言非长策。昔伍子胥保平王赴临潼会十八国诸侯，莫不景仰，蔺相如使秦完璧归赵，天下贤之。良虽不才，愿保明公赴会，使范增无以用其智，鲁公无以用其勇，管教无事而回，他日仍为天下之主。料鲁公不敢加害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全仗先生妙策。”随打发小校回复鲁公，明日早赴会。

却说范增告鲁公曰：“刘季明日赴宴，明公当记前日所云三计，不可失也！”鲁公又分付将校，排列齐备，命丁公、雍齿守把寨门，不许人擅入。次日，沛公领轻骑百人，心腹将佐五人，子房、樊哙、靳歙、纪信、滕公，径赴鸿门会来，一路心怀恐惧，不时便叫张良近前曰：“刘邦此行十分忧疑，恐有不虞，先生何以处之？”良曰：“明公放心，我自有方略，但昨所云应答之言，须照此回复，自然无事矣。”正后间，忽有一技军马到来，干戈灿灿，甲士雄壮，为首一将，乃英布也，大呼曰：“奉鲁公命来接沛公。”下马行礼毕，先行，沛公随后。到辕门，有陈平出迎，立于道侧。沛公方欲进，只见营中威武森严，金鼓大作，沛公遂立住不敢行，叫张良曰：“鲁公营内，恰如战场一般，全无些宴会和乐之意，似不可入。”良曰：“公既到此，进则有理，退



则甚屈；如一回步，必中其计矣！公可少立，待良入见鲁公，然后进营不迟。”

良徐徐缓步入营，有丁公等把住辕门不放，良曰：“禀复鲁公，有沛公借士张良来见，”丁公入营见鲁公曰：“辕门外有沛公借士张良来见。”公曰：“如何为借士？”范增曰：“此韩国人，五世相韩，为人极有见识。今随沛公为谋士，此来心下说词。公当先杀此人，去沛公一肩臂矣。”项伯闻此言，急止之曰：“不可，鲁公今始入关，正要收天下之心，使多士如云，方成王业，如何无故杀此贤士？况张良与伯厚甚，如公爱之，某当荐举麾下，此人足有裨益也。”公分付丁公，召张良进见。良入营，见鲁公全装甲冑，仗剑而坐，良曰：“某尝闻明王之治天下也，耀德不扬兵，善御世者，在德不在险，故大贾深藏而不露，巨富蓄财而下侈，势强示弱而不暴，兵多逆驻而下见，此老成长虑，识见高卓者之所为也。适见明公宴设鸿门，约会诸侯，亦一时之美举也。某意到此，必笙歌节奏，宾主交欢，喜百姓之莫安，庆暴秦之珍灭，宴荣竟日，尽醉而散，不意甲士环列，戈剑森严，金鼓大作，一团杀气，致令人心不安，各思回避。况明公九战章邯，制伏天下，谁人不知？何人不惧，不待恃强而自强，不待言勇而自勇，又何必大张声势而后见其威武哉？见今诸侯在外，见明公全无宾主之礼，所以惧而不敢进也，某不避斧钺入营进见，幸明公察焉。”鲁公闻张良所言有理，遂令用士退后，离营一里远，金鼓少息，去甲冑并宝剑，更换官服，请众诸侯进营。丁公等人分付各小校，传令不许多带从人，止许带文臣或武将，止一名伺候，答应沛公带张良进见。

沛公不敢行往日兄弟之礼，却趋立陛下鞠躬再拜，称名上见，曰：“刘邦谨候明公麾下。”鲁公正色而言曰：“足下有三罪，可知之乎？”沛公曰：“邦乃沛县亭长，偶为众人所惑，举兵伐秦，得投麾下，凡有进止，惟公指挥，岂敢肆行无忌，干冒威严耶？”鲁公曰：“足下招纳降王子婴，遂尔释放，惟知独擅，而不知王命，罪之一也；要买人心，改秦法律，罪之二也；拒关遣将，阻诸侯之兵，罪之三也。有此三罪，何为不知？”沛公答曰：“容刘邦一言，申明心曲。夫降王子婴，倾心投首，若遽尔杀之，是独擅也；暂令属吏以候明公发落，非敢释放也。秦之法暴酷，百姓如在镬中，悬望垂救，不速为更改，则法存一日，民受一日之害也，邦急为更改，正欲扬公之德，使百姓莫不曰：‘前驱开到者，尚能抚爱百姓，而为王师者，又不知如何抚爱百姓也’。又遣兵拒关者，非阻将军也，恐秦余党复作，不可不防也，今日不意复见明公于此，邦之幸也，明公如念素好，俯赐怜悯，乃人君之度也，岂敢佯为不知耶？”鲁公是个性刚的人，喜人奉承，听了沛公这话，全无一毫杀他的心，遂以手扶起沛公，便道：“非籍责怪足下，只因尔帐下司马曹无伤之言，故

加足下有三罪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”沛公又再拜称谢，遂相让入座。鲁公坐了主席，众诸侯以次皆列坐，范增、张良、项伯亦得与坐，大吹大打，作起军中乐来劝酒。

范增见第一计不成，又见鲁公无杀沛公之意，那埋伏的人亦不敢动，遂以所佩玉玦，连举三次。鲁公卫沛公谦逊柔和，因思刘季为人，如何便能成得大事，范增只劝我杀他，今日请来赴会，无故便行杀他，反使诸侯笑我无能，以此不从范增之计。增见鲁公不看玉玦，心内急躁，便使陈平斟酒，以目达意，陈平即举酒向沛公前劝酒，那陈平细看沛公，隆准龙颜，有天日之表，因寻思：“沛公非常人也，他日定有大贵，若顺增意，是逆天矣。”于是斟酒向鲁公处多，向沛公处少。沛公已会其意，遂不致于失礼，此是陈平识沛公为真命，所以有意救援。

范增见三计不成，自叹曰：“若今日不杀沛公，他日必成大患！”因避席急出，要寻个杀沛公的人。正无措划，却见一壮士在帐后弹剑歌曰：

我有一宝剑，出自昆仑西。照人如照面，切铁如切泥。

两边霜凛凛，匣内风凄凄。寄与诸公子，何日得见兮？

范增听罢大喜，这个人便可杀刘邦：此人姓项名庄，乃鲁公族人。范增使附耳与庄言曰：“君王为人呈性刚，中无决断，今日鸿门会，专为杀刘邦而设，却再三举玉玦，全不理论，若今日放了刘邦，后日再无此机会矣！汝可入筵前，以舞剑为乐，因而杀刘邦，汝之功不小也。”庄遂撩衣大步到筵前，曰：“军中之乐不足观，某愿舞剑，与诸公侑酒。”遂拔剑起舞，其意常在沛公，张良见庄舞剑，有杀沛公之意，急以目视项伯，项伯会张良之意，亦出席拔剑曰：“舞剑须对舞，电锋交措，可以夺目，庶足娱诸公之乐。”羽曰：“诺。”项伯仗剑，与庄对舞，常以身羽翼沛公。增深怅之，张良见事急，且项伯虽身翼沛公，而力尚未加，遂出席到军门外。丁公、雍齿拦住：“子房先生何往？”良曰：“欲出取玉玺。”陈平在后已解其意，便高叫道：“鲁公性急，快放子房出去！”丁公等只得放出。子房到外，见樊哙曰：“今项庄舞剑，意常在沛公，事甚急矣！将军当如申哙救庄公，奋不顾私，勇不惜命。今日鸿门困主，将军若不舍命救援，倘主公被害，千载之下，有愧申哙矣！”哙曰：“先生放心，愿学申哙救主，如有退避，非丈夫也。”哈大步便行，良曰：“你且后来，待我先入营。”丁公等复拦住问曰：“取的玉玺安在？”子房用手回指，撑着衣袖，遂瞒过二人，来到筵上，见项庄项伯，犹自舞剑。

樊哙至寨门外，大呼曰：“鸿门设宴，随从人均无毫厘酒饭，我见鲁公讨些酒饭吃。”遂带剑拥盾径入。丁公等意欲拦挡，怎当樊哙力大，将把门军士都撞倒，直进到中军，披帷而入，用剑将帐帷挑起，直到鲁公面前，仗剑而立

，头发上指，目眦尽裂。鲁公便问：“壮士何人？”子房起身曰：“此沛公驂乘樊哙也。”又问：“来此何干？”哙曰：“闻大王作亡秦庆贺之宴，无分大小，皆赐酒食；惟哙从早至午，尚未得餐，肚中饥渴，实是难忍，告求大王一餐。”羽命左右赐酒一卮，哙一饮而尽；又赐生彘一肩，哙以所仗剑切而啖之。羽曰：“壮哉！汝复能饮乎？”哙曰：“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辞？”鲁公曰：“汝欲为谁死耶？”哙曰：“秦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刑人如恐不胜，天下皆叛之。今怀王与诸侯约曰：‘先破秦入咸阳者，王之。’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秋毫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将军；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爵之赏，乃听细人之言，欲诛有功之人，此又亡秦之续耳，窃为将军不取也。见今二士舞剑，意在沛公，臣不避诛戮，干冒盛筵，一则为饥渴而来，二则为沛公申此屈抑，臣所以死且不避也。”羽转嗔作喜曰：“沛公有如此驂乘，真是壮士！”遂令项庄不必舞剑，须臾，沛公见羽大醉，只说入厕，即出辕门，丁公：雍齿拦注，张良急出曰：“传鲁公令：分诸侯不胜酒力，着放出。”随后陈平亦出，急呼：“着放出沛公。”丁公只得放出，樊哙保定出营，有靳歙、纪信、夏侯婴同从人接着沛公，急趋霸上。范增因计不成，又见鲁公大醉，甚恼恨，退去后帐纳闷。以此沛公得脱此难。

不说沛公脱离，却有一人在帐后弹鼓作歌曰：“饥熊下山，揭石见蚁，吞之入喉，不妨咳嗽而出。危乎哉！危乎哉！”

子房听之，看其人黄白面皮，神清气爽，执戟而立，只是冷笑，良问曰：“壮士如何冷笑？”其人曰：“范老枉费心，张良能识主；今日脱鸿门，他年镇寰宇。”遂不再言而去。良叹曰：“真贤士也！”不知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 项羽杀婴屠咸阳

却说张良见作歌之人，语言出众，堪荐举归附沛公，正欲请问姓名，只见人报鲁公酒醒，要寻沛公，张良急急转到帐前曰：“沛公力不胜酒，已告过大王，蒙分付着回霸上去，留张良在此谢酒，”羽大怒曰：“刘邦不辞而去，汝尚巧说！”范增听得羽发怒，急来见鲁公曰：“刘邦言虽柔和，实含奸诈，前献三计，明公统不见信，今观不辞而去，实是欺侮！放沛公回霸上，皆是张良之计，公不可听遮饰之词。”羽闻增言，愈加暴怒，分付左右将张良斩讫报来，只见张良大叫曰：“冤哉冤哉！大王勿怒，臣乃沛公帐下一借士，臣本韩国人，沛公原非主也，臣何故与他遮饰？大王威镇天下，谁人不惧？若杀沛公，反掌之易耳，何必以设筵为由？筵前杀人，甚非长策，使天下诸侯闻之，皆以大王不敢与沛公为敌，却赚来鸿门杀之，纵得天下，不能名正言顺，百世耻笑也。愿大王赦臣回霸上，将传国玉玺，并各样珍宝，取来献与大王，那时即

位天下之主，名分自正，天下归服；若今日杀臣，使沛公闻之，决逃走他国，将王玺或献与他人，或弃毁不存，大王失此重宝，岂不所见之误耶？”鲁公闻张良之言，急着放了，便曰：“子房之言是也！不然，使天下之人笑我之怯，况我干戈已定，四海归心，量刘邦草芥耳，岂足与我为敌？若听范老之言，几坏我事！”遂令张良回灞上：“快将玉玺珍宝献来，若复抗违，决统百万雄兵，将灞上踏碎，汝难以保命矣！”张良曰：“谨遵大王之命。”便拜辞回灞上，来见沛公。沛公再三称谢：“若非先生，刘邦之命休矣！”即将曹无伤拿出，斩首示众。

沛公因问张良：“鲁公有何话说？”良曰：“彼因明公回灞上，竟欲杀我，被我一篇言语说过，要我明日献玉玺珍宝，不可失信，须当与他。”沛公曰：“玉玺乃传国之主，恐不可与人。”良曰：“不然，得天下者在德不在宝：若明公吝而不与，必惹刀兵，终为他所得矣。不若做个人情，明早我持去献与他，他见了决喜，凡事皆不计较，我却得以从容图大事，此所谓舍小以取大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善。”

次日，张良持玉玺并珍宝赴鸿门来见，鲁公令人传入，遂拜见，将玉玺并珍宝献上曰：“沛公昨日蒙赐酒，今日尚病未起，恐失信，使小臣献上，乞赐收录。”鲁公见王玺并各样珍宝，陈列几上，光润无暇，真天下之奇宝也，心中甚喜。内有一宝，乃照星玉斗，遂命范增曰：“此宝甚佳，与先生珍玩。”增接玉斗在手，掷于地上，以剑击碎，曰：“天下事去矣！我辈皆为沛公虏也，此物奚用焉？”鲁公怒曰：“为臣之道，不敢齿君之辂焉，古人云：‘君赐食，必先尝；君赐生，必畜之。’况玉宝乎？我方赐尔，尔即击碎，是何道理？”增曰：“齐威王耻魏惠王宝照车之珠，言：‘不过照百乘；我有四贤臣，可以照千里。’是古人重贤不重宝也。臣今所重者，沛公之首，乃天下之宝，奈明公不听老臣之言，遂失此机会，今却受此无用之物。此有激于中，所以击碎，非虚君之赐也。”鲁公曰：“沛公怯弱，终不能成大事。”增曰：“昔者邓侯不杀楚文王，而楚卒灭邓；楚子不杀晋文公，而晋卒灭楚子。今明公不杀刘邦，此人必与公争天下矣！今若放之生，如放龙归海，纵虎入山，欲再拘挛，不亦难乎？”良曰：“不然！大王威武，天下莫敌，力能扛鼎，势能拔山，九战章邯，力降子弟，各国诸侯，肘膝而见，较之邓侯楚子，天壤悬绝。况沛公入关，凡事不敢自专，等候大王，可见无远大之志。今君比文公晋侯。抑又过矣！”鲁公曰：“料沛公无能为也！张良，尔且随我议事，沛公处用你不着。”增曰：“大王前日要杀张良，被他掩饬过；今又留在左右，恐非心腹。明公察之。”羽笑曰：“先生过虑！张良不过一儒士耳，在我侧有何欺诳？”增曰：“明害者可防，暗损者难测，明公更思之。”羽曰：“匣有宝剑

，谁当我哉？”遂不听范增之谏。张良只是冷笑。

却说鲁公召众将计议曰：“关内已破，玉玺已得，但降王子婴尚未来见，诸侯如何宾服，可差人写书与刘邦，讨子婴来诛之，则大事定矣。”遂修书一封，差人赴灞上讨子婴。

沛公见书曰：

我与尔共伐暴秦，扫黔黎，拯民涂炭。吾今入关已十余日矣，三世子婴，久不来见，此必尔占晷不发，意或他图。我统大兵，与尔比武，以为何如？

沛公观罢书，召诸将议曰：“项羽今已违约，竟王关中，书取子婴，诈为降楚，塞诸侯之口，复怀王之命。意欲不与，又恐动兵；意欲与之，甚失初意。”诸将曰：“羽势不可敌，当以子婴与之。倘其诛戮，愈见明公宽德，天下自有公论。”沛公召子婴出，谕之曰：“尔前日归降，念一国王爵，顺天投首，不忍加诛，即时释放。不意鲁公违约，欲王关中，今日持书来取。尔当备宝货妇女投献，彼贪而好杀。若得金宝，彼必喜悦而全汝之命。尔宜一往，不可自误！”子婴大哭曰：“既降沛公，已得生矣，今复投见鲁公，性命决然难保。”诸耆老公子曰：“沛公长者，宽仁容众，决不可失也！”俯伏在地，沛公曰：“鲁公威武甲天下，不可抗违，若或迟延，定遭毒手。”众公子耆老曰：“不可降！不可降！不如弃咸阳而走，尚可以延残命耳！”子婴曰：“我若逃去，百姓决遭残虐。我为君不过数日，又无恩泽及民，使民被害，吾不忍也！”众人闻子婴之言，莫不下泣。

子婴仍来轺道傍请见。只见层层甲士，灿灿于戈，万缕征尘，一天杀气。鲁公一马当先，看那子婴时，素练系颈，缟衣拖身，二绳系背，口衔款表，鲁公接过表来观看，表曰：

始皇之孙扶苏之子三世子婴上言：伏以秦祚中绝，嬴图失所，七庙亡祀享之礼，四海蹈涂炭之灾，大丧人心，遂至瓦解。玉符西指，六国从风，黄钺下临，群儿束手。威令行不速之命，神武昭不杀之恩。臣婴等非敢望宗庙以承宗，惟求守坟墓而延日，百日荷再生之福，一门沾重见之光，早赐生全，愿投肝胆，周封不断，姬锡有根。汤王存夏后之宗，遂成六百之统；武王树殷胄之后，乃开八百之基。大王继殷周而王关中，存嬴氏而宏楚胤，臣婴等下情，无任战栗恐迫之至。

鲁公看罢表文曰：“尔祖虏六国之子孙，害天下之百姓，遗患于汝，汝有何说？”于婴曰：“废关东六国者，乃先祖始皇之所为，非臣之罪也。玉必欲杀臣，臣亦不敢怨。但咸阳遭二世残暴，百姓未得安生一日，今日大王入关，百姓已再见天日矣，愿杀臣以雪天下之恨，惟望存百姓以服天下之心。臣虽死犹生，大王德威兼虚矣。”婴言未尽，鲁公急喝英布下手，只见英布一剑

，数败楚兵。

将子婴杀了，霎时间愁云生大，黑雾漫漫，四下悲哀不绝。

却说秦民见杀了子婴，又见天日昏暗，一齐呐喊，振动天地，尽道沛公有德，万代至君；鲁君不仁，灭门绝户。那鲁公听得这话，大怒，便传令着大小将校，尽将咸阳百姓杀死，范增急下马来谏，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项羽违约僭王号

鲁公见秦父老宗室，齐声发怨，欲尽杀之，只见范增急下马至鲁公前大呼曰：“不可！不可！昔刘邦入关，秋毫无犯，约法三章，深得民心。今大王恩信未施，先杀子婴，却又杀咸阳百姓，恐人心一失，天下不可图也！”鲁公曰：“我今率天下诸侯，共伐暴秦，子婴乃秦王也，如何不杀？只百姓齐声毁辱我，即是叛逆，若少存留，定为后患。”增曰：“昔鲁公杀一无罪宫女，遂致九年旱涝；景公怒杀宫妃，台倾三里。只因无罪杀人，化为飞蝗，残食五谷。故古人云，‘一夫衔慨，六月飞霜；匹妇含冤，三年不雨。’今愁云黑雾，因是无罪杀了子婴，以致上天垂象。可怜百姓无辜，若行屠戮，有伤和气。”范增正苦谏之间，只闻咸阳百姓喊声不止，鲁公愈加忿怒！不听增谏，随令英布催趲人马，大肆屠戮。一时杀秦公子宗族八百余人，文武百姓四千六百余人，积尸满市，流血满渠。咸阳百姓，闭门关户，路上通无人行。鲁公尚怒气不息，又要将咸阳一城百姓，尽数杀灭。范增见了，放声大哭，复又向前拦住，以头抵马首而谏曰：“昔汤王时，天下大旱，汤以己为牺牲，祷于桑林之野，以六事自责，三日，遂大雨。汤舍身尚为百姓，况秦民无罪，今日屠戮，上干天和，大王独不惧之乎？”鲁公见增苦谏，然后传下将令，着三军收兵，遂径入秦宫，周迴看了一遍，只见楼台掩映，殿宇巍峨，乃叹曰：“秦有如此富贵，不能守，可惜可惜！”增曰：“只因残虐百姓，不听苦谏，乃至此耳！”羽默然不答，遂出宫至本营。

天色已晚，羽命掌灯，请范增议事，增至帐下，羽曰：“今既入关，已得玉玺，又杀了子婴，秦已灭矣。天下不可一日无主，吾欲继此而王于关中，先生之意，以为何如？”增曰：“诸将佐从明公游者，不过望封侯荫子，攀龙附凤，以享富贵耳，今听公此举，正合众人之意。但须请命怀王，讨一道诏旨，然后即王位，方名正言顺，免天下议论。”羽曰：“善。”遂令项伯赴怀王处请命。

一日，伯到彭城，致命怀王，怀王曰：“吾前已有命，但先入咸阳者为王，又何必请命？”伯又再拜致命曰：“鲁公功高望重，沛公力弱勢孤，不若大王命鲁公为王，足以镇抚百姓。”怀王曰：“不然。信者，人君大宝也，前约已定，若复更张，是失信于天下。尔速回，但如约耳！”伯辞怀王，回见项羽

，项羽曰：“怀王诏命如何？”伯曰：“怀王惟以先约为王，不肯发诏。我又再三恳告，但曰如约耳。”羽大怒曰：“怀王用乃吾家所立，又无征讨之功，何以得专主约也？况平定天下之绩，皆诸将为我用力耳。今乃仰求于人，非大丈夫之所为也！”遂令择日上号。范增曰：“尊号须要合古，又要称上意，若要停当，必问张良。他多读书，最知历代尊号，如若合上意，便是忠于大王，若是欠当，就是欺昧不肯实说，大王当杀之，以正国法。”鲁公随即召张良。

张良从灞上来，方欲见鲁公，闻召即至。鲁公曰：“我欲王关中，但未有尊号，闻汝多读书，五世相韩，必知帝号，务要斟酌停当，要服天下诸侯。”良自思：“此必是范增见识，将这个担子放着在我身上，若我正名上尊号，定致鲁公猜疑，却用谗言害我，我只从头说起，随他自拣。”张良便曰：“尊号各有不同，容臣细说，在大王拣用。自古圣帝明王，有天下必有国号，如三皇之后有五帝，是那五帝？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也。少昊名摯，字青阳，姬姓也，以金德王天下，建都于曲阜，凤凰来仪，遂以鸟名官，在位百年而后崩。颛顼，黄帝之孙，昌惠之子，亦姬姓也，以水承金，在北方，主冬。颛顼治天下，十二岁而冠，二十登帝位，以水纪官，在位七十八年，年九十八岁。帝喾，亦姬姓也，其母不觉生而神异，以木承水，建都于亳州，在位七十八年，一百五岁而崩，帝尧姓伊祁氏，其母庆都，怀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，命名曰放勋，眉有八彩，丰下锐上，十五岁佑帝摯，受封于唐，年二十登帝位，以火承木，建都于平阳，景星耀天，甘露下降，凤凰止于庭，芝草生于郊，厨中有生肉脯，其薄如翼，鼓动则风生，使食物寒而不臭，在位五十年，舜摄位二十八年，寿一百一十八岁而崩，帝舜姓姚氏，其先出自颛顼，母见长虹，意感而生舜于姚墟，因姓姚氏，字都君，家于翼州，以土承火，年六十一岁即帝位，九十五岁使大禹摄政，寿一百岁而崩。此五帝也，盖帝者，天号也，德配天地，不事干戈，不行杀伐，揖逊有天下，大王可称之乎？”羽寻思：“我杀了子婴，以征诛天下，有愧五帝，似此不可以称号。”乃曰：“帝号恐未稳，汝可说王号如何？”良曰：“五帝之后，有三王，夏、商、周是也。夏禹王姓姒，名文命，字高密，长于西羌，尧命为司空，继父鲧治水，以金承土，都安邑，寿百岁；相继十九王，共四百三十二年。殷乃帝喾之后，姓姬，名履，字天乙，是谓成汤，身長九尺，肩四肘，有圣德，放桀于南巢，即天子之位，以水承金，年百岁而崩；相继三十一王，享国六百二十九年。文王因商纣无道，修德政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；武王继立，观兵于孟津之上，四年始伐纣，为天子，以木承水，年九十二岁而崩；相继三十六王，享国八百六十六年。此三王也，克勤克俭，敦仁尚义，厚德好生，不私一身，而专为

百姓，如治水之劳，祷雨之勤，谏纣致囚，皆是三王盛德，大王可称之乎？”羽曰：“王号可称，但不知王之下，又是何号？汝可再与我一说。”良曰：“王之下有五霸，齐桓公，宋襄公，秦穆公，晋文公，楚庄公，此五霸为天下除残去暴，各霸一国，假仁尚义，威武强大，人皆恐惧，大王可称之乎？”羽曰：“王号虽宜于古而下合于今，霸业虽合于今而未尽乎古。若合古今而兼有之，不若称楚霸王。我生于楚，自淮以北为西楚，尔群臣草诏，当以我西楚霸王，颁行天下。”范增急出止之曰：“王号可称，霸号不可称。古人云：‘大霸不过五，小霸不过三。’大王不可听张良之言，误称霸王。”羽曰：“五霸享年最久，我之所行，正合五霸。今称霸王，乃吾自立，张良不过分列三等，岂敢误我？先生不可见错！”范增低首不语，遂退帐后。羽重赏张良，择日拜郊，布告中外，遂称为西楚霸王，王楚地九郡，以彭城为都，阳尊怀王为义帝，迁于江南彬州，实不用其命。

又说秦府库被沛公兵初入，各争取财货，已空虚矣，至是霸王费用不敷，欲要赏劳功臣将士，无处支給，因问范增曰：“众将士随我征进，一向劳苦，今欲发府库钱粮，以酬其功，但库藏空虚，何以支給？”增曰：“此最容易：沛公先入咸阳，财货所在，他尽知其详，召沛公、张良来问他，必知下落。”霸王差人灞上，召沛公。只见张良闻知，急使人说与沛公可早来，如霸王问钱粮事，但云张良尽知。沛公依言遂来，见霸王毕，霸王曰：“尔先到咸阳，秦府库钱粮，如何不见下落？”沛公曰：“秦府库粮，臣初到未得细查，闻张良曾说他知道下落。”霸王即召问张良：“尔知其详，如何不说？”良曰：“大王不问及，臣不敢说，秦之宝货钱粮，自孝昭累积到始皇，他家财富，天下无有其比，今日如何空虚，只因修骊山时将宝物财货，费了一半，其余盖收入始皇墓中，后来胡亥又将府库钱粮浪费，以此空虚。”霸王沉思一会，便问范增曰：“既宝货在始皇墓中，何不差人掘开取出，以劳军士？”增曰：“始皇墓中，不过陈设平日玩好之物，如何有财物？”良笑曰：“军师不知也！闻始皇墓方圆八九里，高五十尺，以珠玉为星斗，以水银作江河，以金银围绕其椁，以百宝设于柩前为珍玩，以宫女数百人为殉葬，六国奇宝，如珊瑚玛瑙，翡翠琉璃，尽在始皇坟墓中，每夜半，常有光彩发现，如何无财物？”霸王听说欷歔，便要差人掘墓，增曰：“始皇虽无道，乃帝王坟墓，无故不可轻动，若掘开取物，其迹似劫墓矣！大王初即位，决不可为也。”霸王曰：“始皇无道，并吞六国，费天下之财，竭天下之力，残虐百姓，甚于桀纣，焚书坑儒，恶贯天地。我今既杀子婴，诛灭其族，此恨未解，正欲掘墓鞭尸，然后快于心也，岂独爱秦之宝货哉？”次日，遂领人马十万，来掘始皇坟墓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六回 霸王封天下诸侯

却说霸王领兵至骊山，只见：苍松笼殿宇，古柏映楼台。明堂容万马，山势拥千蛟。石栏盘白玉，神路贯天衢。左右列狮驼虎豹象，东西列文武铁衣郎。戟门壮丽，为千百年之规模；陵寝巍峨，有亿万载之形势。

霸王下马到墓前，亲监军卒掘冢。那三军呐一声喊，人人奋力，个个争先，斧声振地，尘土遮天，鸟兽潜迹，狐狸丧胆。一连三日，大冢已开，不见正穴，百般搜寻，莫知墓所。霸王焦躁，急传令有知穴者重加赏赐，只见一人高叫：“大王欲知穴道，惟小臣可以开得。”霸王看其人，乃英布也。霸王便问曰：“尔如何知始皇陵寝穴道？”布曰：“臣昔时曾修骊山大工，督管夫役修墓，所以尽知穴道。”霸王大喜，使命英布率领众军卒，自正北向正南，平掘有十丈长，入地有五丈深，遂有空隙处，又掘五六尺深，只见有石牌楼竖着，里边都是石城石门，再无土地，两扇石门紧闭，英布便令军士扒上城头，有两条石龙，一升一降，中间有石管心，用铁锤打碎，里面一声响，管心落地，石门遂开。入到石城，中有大路，皆白石砌就，两边俱有栏杆，行有二里远，方是墓门，惟开里边，有大殿、享殿、寝殿，三宫六院，盖造十分齐整，寝殿中便是始皇灵柩，面前陈设宝货，周围堆积金银六十万，各样宝物一百二十件，尽数起出。欲要击碎始皇石柩，英布谏曰：“不可，此石槨也，内藏石柩，中有铁箭铁炮石子，若走动消息，里边箭炮石子打出，决伤军士，不若仍用土填满，庶几无事。”霸王从其言，将金银主货载回赏军。又见阿房宫楼阁华丽，光耀云霄，联络不绝，霸王叹曰：“此秦之所以亡也，费尽天下财力，方成骊山、阿房二宫。我为王，留此古迹无用。”遂命军士将阿房宫烧毁，相连宫院，尽皆延烧，三个月烟焰不绝。霸王烧尽阿房宫，遍咸阳城中，无一家不惊惶，无一人下怨恨。

众诸侯屯军日久，各有思归之念，因与范增计议曰：“我等长在此屯注，霸王又无封爵之赏，各地方倘有变乱，何处以之？”增曰：“我正欲奏知王上，不意诸公乃有此议。”随同诸人来见霸王，进言曰：“天下诸侯各将士，随陛下伐秦，俱有勤劳，今屯住日”，费用甚多，乞奏陛下，照功封赏，使各归故土，深为便益。”霸王曰：“诸侯久住于此，正欲加封，卿等所奏，实合朕意。”因又与增密议：“昔怀王约先入关者王之，今沛公先入关，当王关中，就如照功加封，沛公亦当首先封王，必建都咸阳，但恐据关阻险，深为后患，以此待疑未决，先生有高见，早力区画，然后好以次加封。”增曰：“巴蜀乃秦之罪地，山川险阻，地方艰苦，封沛公为汉王，亦不失为关中之地；却将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封为三秦王，阻住汉中之路，使他南无所进，东无所归，老死汉中，虽为加封，实是左迁也。”羽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于是传令着军

政司，核查诸侯并各将土功绩，依次封赏。乃封沛公汉王，都南郑，管四十一县。其余各有封赏，章邯为雍王，都废丘，管上秦三十八县；司马欣为塞王，都栎阳，管下秦一十八县；董翳为翟王，都高奴，管中秦三十县；申阳为何南王，都洛阳，管河南二十县；司马中为殷王，都朝歌，管河南三十二县；英布为九江王，都六台，管四十五县；共敖为临江王；吴芮为衡山王；田安为济北王；魏豹为西魏王；张耳为常山王；臧荼为燕王；赵歇为代王；田横为上齐王；田郁为中齐王；郑昌为韩王；陈胜为梁王；田荣为前齐王；田庆为前赵王；陈馥为北赵王；田市为交东王；项正为春胜君；项元为安胜君；范增为丞相，称亚父；项伯为尚书令；钟离昧为左司马；丁公为左将军；龙且为大司马；季布为左司马；雍齿为左将军；刘存为后将军；陈平为都尉；韩生为左谏议；武涉为右谏议；桓楚为大将军；子英为引战大将军；子琪为大将军；韩信为执戟郎。各封爵已毕，排设筵宴管待，遂颁诏传布中外不题。

却说沛公众将，见封沛公为汉王，皆失色，莫不曰：“巴蜀秦之罪地，我主公先入咸阳，却反左迁于汉中，此必范增之计也。不若会聚众将，纠集人马，与霸王对敌，务如怀王之约，庶免老死褒中。不然，决不能生还乡里也！”樊哙高叫曰：“众将说得是，我便为先锋，同我杀霸王去。”汉王亦大怒曰：“王我于关中，建都咸阳，此乃怀王之约！今却迁我于罪地，重山峻岭，岂可以一朝居乎？”丞相萧何等谏曰：“虽王汉中之恶，不犹愈于死乎？能拙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人之上者，汤武是也。臣愿陛下王汉中，养其民以致贤人，收用已蜀，还定三秦，天下可图也。”张良亦谏曰：“蜀虽秦之罪地，内有重山之固，外有峻岩之险，进可连并天下，退可距险而守。楚虽有百万之众，岂能寇我那？此正兴汉之地，养武之国也。大王正当欢欣领命，指日即行可也。若少有不满意，彼必寻事致害，反中其计。范增终日只要害大王，大王尚不知机，反欲与楚作对。况楚兵强势重，岂能与之抗乎？”汉王起谢曰：“若非先生之言，几自误矣！”酈食其曰：“居汉中有三利，若居关中有三害。何谓三利？盖蜀地道路险，且人不知虚实，其利一也；操练军卒，惯于登跌，其利二也；人心思归，各相努力，其利三也。何谓三害，盖丰沛虽为故乡，韩魏临境，易知邦内之事，其害一也；苟欲起兵卒以攻楚，范增必知深浅，易得防备攻击，反生不测之患，其害二也；人心或动，莫不喜大而欺小，好强而怯弱，见楚家兴旺，因而奔归，大王谁与为守？此三害也。大王当忍辱，卧薪尝胆，王业可图，天下可得也。”汉王大喜，遂议启行不题。

范增忽思刘邦乃火命人，凡旗帜尚赤，今居汉中，乃西方，为金地，金得火，必成大器，急来见霸王曰：“刘邦封他为汉王，甚有不满意，诸将皆出山东人，又各争忿不平，以为陛下背约。若不就此除之，决有后患。”霸王曰

：“封诏已出，业已定矣，又何更张？”增曰：“明日众诸将来见陛下，只问他：‘我封汝为汉王，尔去褒中，去也不去？’他若言去，是自尊矣；若言不去，是欲王关中矣，陛下即令斩之，以除此患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次日，汉王等来见霸王，行礼毕，只见霸王问曰：“汉王，我封尔褒中，汝去也不去？即便说来！”汉王曰：“食君之禄，命悬于君手，怎敢说去也不去？臣譬如陛下马也，鞭之则行，揽辔则止耳。”霸王笑曰：“卿可说善喻矣！”遂无杀汉王之意，及退回汉营，子房急求见曰：“大王知今日之危乎？”汉王曰：“不知。”子房曰：“陛下洪福甚大！方才霸王问大王夫也不去，若不是大王善于答应，决有杀身之祸。”汉王闻说愕然，便问良曰：“似此久住，恐生不测，为之奈何？”良曰：“待臣会项伯、陈平，再作商量。大王可分付预修行装，待霸王命下，即便起身，庶免谋害。”于是张良会项伯、陈平备说范增谋害之意，汉王今急欲起身，未有脱身之计，想二公必有妙算搭救，若他日汉王得地，决不敢忘今日也，陈平沉思半晌，向张良附耳云如此如此，良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不知陈平用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 陈平定计救汉王

霸王封诸侯日久，未得差人致命义帝，又闻车驾尚在彭城，不肯幸彬州建都。霸王因召群臣计议此事，何处以之？陈平出班奏曰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。今陛下既颁诏为天子，改号封天下诸侯，却又致命怀王，是有二天子矣。外边百姓皆云：‘以臣封臣，古今罕有。’若果有此言，不足以服天下。臣有愚见，此时急差亚父领二骁将，立等义帝起身，远处僻地，就如废置一般，亦不必致命，庶可以塞百姓之言，免天下议论。”羽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随命范增：“领桓楚、于英，赴彭城催逼义帝往彬州建都，仍将彭城修饰齐整，朕欲往一观，不忘故土之意也。”范增不敢违命，只得启行，因来辞见曰：“臣虽领命赴彭城，恐左右蒙蔽圣聪，臣有三事上谏，乞陛下留神：第一不可离咸阳，盖咸阳自古建都之地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；二当重用韩信，盖韩信有元戎之才，但时未遇耳，若陛下举而用之，兵随将行，将逐兵行，纵横天下，所到无敌，如不欲用，即杀之，免使归他人，为后患也；三不可使汉王归汉中，且稽留在咸阳，待臣还再作区处。此三事至紧要，不可忽也。”霸王曰：“卿去早来，所言三事，朕记在心。”范增遂同桓楚、于英赴彭城去讫。

且说次日陈平上表曰：

国家以理财为先，圣人以俭用为本，财不理则出入无度，费用无经，财力尽而死必去矣；不俭则奢侈日靡，仓库日虚，民不聊生，而国必亡矣。陛下初登大宝，以民为天，若不节用，何以为治？现今诸侯集聚咸阳，每一路诸侯带领本部兵马，不下三四万，总约大数，何止百万？所用不可胜数，仓库空虚

，钱粮将尽。如一路诸侯，支酒食二十五担，羊一十五只，猪二十口，大牛五头，麦二百斤，柴四十担，兵吏人等以十万为率，每名日支米二升，杂豆一升，料豆二升，草二束；通算每日总支酒三面担，羊二百只，猪四百口，大牛百头，面四千斤，柴八百担，米二万石，料豆二万石，杂豆一万石，草二万束。以百万算来，费用不资，臣实寒心。若不急令还国恐百姓力难支持矣！伏乞圣裁臣等下情，不胜恳切之至。霸王看罢表文，即时传令，着新封诸王，限五日内俱还国，惟汉王且留咸阳，另有别议，张良闻知大惊曰：“汉王休矣！若范增回关中，必有谋杀之意，如何得走汉中。”急来见汉王。王曰：“今日霸王分付诸王皆令还国，惟刘邦另有别议，此必谋害之意，为之奈何？”良曰：“大王老小，皆在丰沛，明日可上表，只说给假搬取家小，臣有救大王之计。”

汉王随令酈生作表，次日投进，表曰：

圣王以孝治天下，而天下莫不归于孝，使父子和睦，仁爱浹洽，不变时雍，遂成至治。臣邦丰沛小民，从风西向，仰托鸿猷，受封王爵，天下之至荣，千载之遭际也。臣身虽荣，父母妻子，远在故土，未得阖门共居，以享天乐，意欲差人搬取，又不得亲扫坟墓，荣归乡里，以彰陛下恩及歿存之德；伏乞留兵马驻扎咸阳，只身领数骑赴丰沛，给假限三月，搬取家小，共沐王化。下情未敢擅便，伏惟圣裁，不胜惶恐之至。

霸王看罢表曰：“卿欲回丰沛，搬取父母，亦是人子孝亲之意，但恐非其本心，或因朕昨日留卿且在咸阳，故有此奏也。”汉王曰：“臣父年老，无人奉侍，怀思日久，见陛下新即位，不敢冒干，今见清侯还国，皆得归省父母，独臣留此，又不知何日得见臣父。”汉王说到痛切处，哭泣不止。张良出班奏曰：“汉王不可放他搬取家小，只可独遣还国，陛下仍着人取大公并家小为质，庶汉王无别心。”霸王曰：“我意要留汉王且在咸阳，未可放回，正恐他有异志。”陈平出曰：“陛下既封刘邦为王，已布告天下，今复留此，恐不足以取信于中外，不若从张良之谏，以太公为质，乃令汉王还赴褒中，既全大信，又得管束汉王之心。”霸王曰：“既议停当，准着汉王还国，不许给假回丰沛。”汉王拜伏在地不起。霸王曰：“卿且赴褒中去，待朕建都彭城，将卿老小供给养赡，从容着人来取，亦不失奉养之意。”汉王就拜谢曰：“感陛下大恩，生死不能忘也。今即辞陛下赴褒中去。”只见钟离昧上谏曰：“前范亚父临别时，曾说不可放汉王入褒中去，今陛下如何忘了？”霸王曰：“留他老小住彭城，已管束之矣，又何稽留汉王？况封诏已传播内外，如何信亚父之言，使朕失信于天下也？”遂不听钟离昧之谏。有韩信叹口：“使汉王入褒中，不带家小同行，正中其计矣！他日以思归之心，奋鹰扬之勇，吾辈皆为所虏

也！惜亚父之言成画饼耳！”

却说汉王回营，即令分付大小将士，作急起行。于是众将整率人马，簇拥汉王离咸阳。只见关中百姓，闻知得汉王启行，扶老携幼，塞满道路，何止有数万人哭倒在地，为首有数十老人曰：“我等指望大王为关中之主，不想今大王往汉中去，又不知何日东归，得再见天颜！”攀辕拊辙，恋恋不忍去。汉王抚之曰：“尔等各安生理，无生异心，他日入关，又得相见。”百姓又要远送，萧何急止之曰：“霸王法度甚严，汝等不可只顾远送，恐知觉，汝等反其受害。作速回去！”百姓尚哭不止，张良令樊哙快挥人马，奔峡山驿大路而行。九十里，至安平县；四十里，至扶风县；四十五里，至凤翔郡；三十里，至迷魂寨；三十里，至宝鸡县；五十里，至大散关；六十里，至清风阁；六十里，至凤州，入栈道。汉王人马俱山东人，不识险路，看见连云栈如此险峻，各人大叫曰：“我等过此险路，若有人在此把住，要害我等，再不想得生还矣！与其束手而死，不如与楚决一死战，大丈夫之所为也！”那樊哙便道：“说得是！”大喊一声，率领众将，又要杀上咸阳。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张子房烧绝栈道

却说樊哙等见栈道十分险恶，人人有思归之意，各呐一声喊，便要杀回关中来；汉王亦怒曰：“我奉怀王约，先入关者为王，谁想背了前约，听范增好计，左迁我来到这等险峻去处！又着章邯等三人，阻塞东归之路，纵使腾云也出不去。不如从众人之意，此时三秦尚未据守，正好杀上咸阳，与他拼个死活，倒是良策。”萧何、张良、酈生下马跪伏在地曰：“不可信众人一时暴性，决误了大事。褒中虽险，乃大王兴王之地。况西南静僻，随大王招军养士，霸王决不得知。待人马强壮，兵势严整，那时还定三秦，天下不难图也。若今听众人之言，倒转东向，霸王率三秦而西来，势如压卵，欲求再用为汉中王，不亦难乎？”汉王从其言，即令樊哙催趲人马，向褒中来，前到金牛岭，汉王曰：“如何为金牛岭？”酈生曰：“昔蜀道无路往来，秦惠王要兼并六国，闻蜀中有五个力士，俱有神力，秦乃用生铁铸五个铁牛，置于秦地，诈言铁牛每日粪金五斗，秦国以此富强。蜀主闻知，遂以为为实，乃令五丁力士开山凿路，通入秦国，盗窃铁牛。五丁既开了山路，来到秦地，不想铁牛俱是假设。遂伐蜀。”

汉王正行之际，只见子房下马近前奏曰：“臣良送陛下到此，欲辞回韩国。”汉王大惊曰：“先生一向与邦相从，深得教益，一时不相舍，今欲辞归，使刘邦何所依附？”良曰：“臣辞陛下往东行，虽看故主，实与陛下去干三件大事。”王曰：“那三件事？”良曰：“一者说霸王迁都彭城，留关中与陛下为建都之地；二者说诸侯反楚归汉，且令霸王无西征之意；三者与陛下寻一

个兴刘灭楚定天下之大元帅。干了这三件事，臣在咸阳与陛下相会。愿陛下百事忍耐，不要急躁。汉中不过暂居，多则三年，少则一二年，管教陛下东归。”汉王曰：“果如先生之言，刘邦虽受苦万千，亦不敢埋怨，但先生所举元帅，有何凭信？”良曰：“臣有角书一纸，内有臣手字，并与陛下平日密言之事，陛下须留用，不可失也。”汉王执良之手涕泣曰：“先生不可失信！如见大公，为我恳恳拜上，善加调摄，抚养老小，一日得东归，尚有迎养之日，非是敢抛弃父母，只因霸王背约强暴，不得已赴褒中以图苟免耳。”良曰：“谨遵王命。”又与萧何相别，拉在无入去处，暗与定计道：“这股这般，如寻得破楚元帅来，丞相可用意举荐。”何曰：“先生放心，凭你角书，已知其为大将，焉敢蔽贤误国耶？”张良辞了汉王及众将，带领五个从人，复回旧路，往关中来不题。

且说汉王大军正行之间，只听得后军一齐叫苦不迭。汉王回头看时，只见烈焰连天，浓烟遍野，随处火焚三百里，相缘燎彻万家村。汉王亦大叫曰：“此必是张良孺子放的人，烧绝栈道，使我不得东归矣：却不知又是何主意？”诸将士齐声怨骂张良，各各放声大哭曰：“我等生为关内人，死作褒中鬼，何日修起栈道？”众人正嚷闹间，又只见萧何向前附王耳曰：“大王不可怨骂张良。臣昨日与张良相别时，曾说烧绝栈道，有四件利益：一者使霸王闻知烧绝栈道，料我主再无东归之意，他亦无西顾之忧矣；二者使三秦高枕，不为严备；三言使随来人安心在汉中，奉事大工，再无思归之意；四者使诸侯无相攻击，而盗我之兵也。有此四益，大王何故怨骂张良？”汉王闻说，大喜曰：“若非丞相之言，几几误怪子房矣！”遂令三军前进。

一日，汉王到褒中，择日即王位，安抚百姓，施仁布德，治民以宽，汉民莫不悦服，此年五谷丰熟，家家快乐，处处笙歌，汉王甚喜。于是封萧何为相国，曹参、樊哙、周勃、灌婴等以下，各有封赏。招贤纳士，积聚粮草，汉中不数月，道不拾遗，夜户不扃，行人让路，家给人足，国中大治。

且说张良烧了栈道，来到凤岭，暂歇半日，过凤州，出益门，将到宝鸡，只见一支人马，拦往来路，高叫曰：“子房公休走，亚父着我在此专等，谁想果从这里来！”张良大惊，正要下马询问来历，那马上将军便道：“子房公不要忙，我有话说。”不知说出甚话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 张良复为韩报仇

却说拦住张良者，乃项伯所使也。伯恐栈道难行，预先差心腹人，暗于关津隘口，迎接张良，不意果在此处接着。其人备道项伯奉迎之意，良曰：“项公如此远虑，可谓极厚友道矣。”随叫入城见了项伯，深谢差人远接，遂更换衣服，近晚出城，打听霸王消息。因访问各路诸侯还国如何？又问韩王曾来见

霸王否？有人传说韩王姬成来见霸王，因是来迟，又见张子房随汉王入褒中，听信谗言，将韩王杀了，昨日灵柩发回本国去了。张良听罢，只是暗暗叫苦，慌忙回到项伯家，一夜不睡，泪如雨下。等到天明来辞项伯，要回本国。项伯曰：“一向因国事不闲，未得请教，今专人接先生来家，正欲朝夕问候，如何方到，就欲相别？”良曰：“昨因更衣出外，访问韩国本主，不意因为张良从汉王入褒中，被霸王杀了。良闻此信，恨不能死，急欲回国葬本主，就安置家小停当，一月内就来相见。”伯口：“虽是如此，某何忍遽别？”良曰：“明公若留良一日，是增良一日之罪矣！”项伯见良去意甚急，不敢苦留，遂资发盘费，当日辞别就行。伯曰：“我一月内差人远迎先工，不可失信！”良曰：“当差心腹数人接我，不可使人知道，尤见明公始终交情也。”伯曰：“谨领尊命。”

张良同原带数人，星夜奔回韩国来，见了韩国诸公子，遂致祭于韩王，放声大哭，以头触地曰：“良实不忠，致使项羽误害我主，不世之仇，良当为我主报之，虽肝脑涂地，亦不惜也。”言罢又哭。诸公子劝解，遂回本家省问家小，停当数日后启行。

来到中途，果见项伯差人远接，临晚进城，径投项伯家来，相见礼毕，遂在书房中安歇。伯见良来，甚喜，因问：“先生今往何处去？”良曰：“故主已死，残躯多疾，欲效老子玄默之术，学庄周放荡之游，羨箕山之巢许，爱首阳之夷齐，罢名利，喜观云水，避是非，乐处山林；倘遇蹈隐高人，得闻妙语，使性学复明，身心无病，是我之实心，乃良之至愿也。至如佩王鸣鸾，乘轩衣冕，宰正百官，仪刑四海，折冲樽俎之上，却敌谈笑之间，今日赐官獬豸，他年图画麒麟，不足以动良之念也。”项伯闻张良之言，知他无仕进之心，遂留闲住数月，以尽故旧之情。

子房往了十数日，一日，项伯入朝未回，子房信步闲行，来到后花园内，只见墙高数仞，门阔三寻。花等池边，蔷薇丛里，见一座小楼，槐荫遮枕席，松影荫阶除，子房看楼匾，题曰：“万卷书楼。”尝闻古语云：“欲穷千古事，朝暮伴书楼。”子房登楼闲玩，只见左壁一带书架上，尽是石刻竹简；右壁一带书架上，尽是各处进来文策，揭开观看，有六国诸侯谏议奏章，盖因项伯是尚书令，以此进来各处文策，先与项伯看过，方敢封进，正本俱留在内，副本项伯留看。子房从头揭过，其中或有一偏之见，或有不通之说，或有私相标榜，或有因而嫉害，或有迎合上意，子房看了，皆不喜，临后揭开一策，语言超众，立意深远。子房看了一遍，嗟叹不已，又惊又喜！惊者恐项王任用此人，喜者喜其得见此奇特之士，若使归刘作破楚大元帅，韩仇可报，汉业可兴，项羽从此休矣。展开表曰：

臣闻治天下之道，贵审天下之势，贵识天下之机。势者明强弱，察虚实，知利害，详得失，然后天下可得而理也；不然则虽强胜一时，不过恃其勇力，终必败己，未足以与其势也。机者辨兴亡，定治乱，穷几微，明隐伏，然后天下可得而图也；不然，则草莽倥忽，苟简得国，终难久安，未足以会其机也。今陛下虽霸关中，人心未服，根本未立，民畏其强而已，惧其威而已，格其面而已；然强可弱也，威可抑也，面非心也，三者乃陛下之所恃，使一旦馁而下振焉，天下不可一朝居也！欲望长治，岂可得乎？此臣之所以寒心，而为陛下忧也。且刘邦昔居山东时，贪财好色，今入关中，发政施仁，财物无妄取，妇女无所幸，约法三章，收束人心，奉民悦服，恨不得为关中主也。陛下入关，不闻善政，而惟见杀戮，听让邪之言，蹈亡秦之弊，杀子婴，掘骊山，烧阿房，大失民望，盖不知势之可立，机之可察，而弊端恶孽，隐伏于天下而未动耳！刘邦一倡，诸侯从风，不期强而自强，不期胜而胜，陛下之所恃者，皆为刘邦得之矣，就如近日烧绝栈道，使陛下不疑其东归，三秦不为严备，然后收用巴蜀之民，复取关中之地，此正审天下之势，识天下之机，刘邦免得我心之所同然耳，而陛下茫然莫之知也。左右将士，惟知用武，而承顺风旨，陛下惟在独胜，而以为天下无敌，然不知败亡之机，已萌于不测之中，此臣不顾众人之俏己，而敢为陛下言之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益兵严备，巡哨边关，收回章邯等三人别用，另选智勇之士，阻塞关隘，更取刘邦家属，拘于辇毂之下，昭布仁义，整饬兵马，训练行伍，内求贤相，外访元戎，制服诸侯，通行周政，如此则刘邦不敢东向，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。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，谨言。

子房又看一遍，大惊曰：“此人是碯溪子牙、莘野伊尹，真大将之才，天下之奇士也！我若得此人，着数句言语，管教他弃楚归汉，但此人不知在否？”随将文策仍放旧处，移步下楼，复到书房中闲坐。

只见项伯朝罢归来，谓曰：“贤弟客情不惯？”子房曰：“疏散之人，忘心世故，安得客情不惯。”项伯遂置酒相款。酒至半酣，于房曰：“闻兄有花园，可一游乎？”项伯曰：“今日正欲与贤弟游玩。”遂令家童导引，行至花园内，子房曰：“此园景物鲜好，足娱心目。”来到小楼边，项伯遂邀上楼。子房来到楼上，诈看文字，佯问曰：“此许多文策，何人所作？”项伯曰：“六国奏策，未得举行，因放在此。”子房又揭到一策，因问曰：“此是何人所作？”项伯曰：“鲁麟周凤，未遇其时！此人乃淮阴人，家贫乞食，人多贱之，范增屡次举荐，霸王不用，止与执戟郎之职。前进此文策，霸王扯碎其文，欲要问罪，被我劝免。”子房再不揭看，寻思此正是鸿门会上之人，心中暗喜，遂下楼来。

子房在项伯家，又住数日，因思韩仇何日得报？汉王何日东归，霸王强暴



，百姓受害，在此饱食终日，是何道理？忽心生一计，次日辞别项伯，要寻僻静去处。修真养性。项伯苦留曰：“贤弟来此，未及一月，如何便要相别？”良曰：“此是繁华之地，非某养性之所，明公若是见爱，放我归韩，寻个深山穷谷，埋名隐姓，求师访友，练真悟道，得力长生之客，于心足矣，尝闻云林夫人云：‘玉醴金浆，交梨火枣，当与山中许道士，不与人间许长史。’似这等言语，若不弃其尘世之荣华，焉能得物外之仙木乎？”项伯知良不可以富贵动心，乃与相别。子房便辞了项伯，出离咸阳。不知何处去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回 霸王拒谏烹韩生

且说张良辞项伯出咸阳，离城不远，换了衣服，扮做一道士，复入城中，向小街僻巷，风魔狂荡，言语不循道理，腰串铜钱，袖藏梨果，道袍拿在手里，打动渔鼓筒板，口中唱着道情，或古庙寺观，营房店肆，或抛钱散果，引得街市上儿童，三五成群，都来看疯道士唱歌。初时儿童尚不相熟，跟走了一二日，彼此通不计较。张良看那其中有一小儿生得聪明，引到一古庙无人处所，与了些铜钱果饼，教他念着说道：“今有一人，隔壁摇铃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，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”教了几遍，那小儿牢记在心。张良又分付：“然有人问你，只说我睡梦中有人教我来，你但到个去处，教小儿唱，你日后寿命延长，百病不生；若还说是人教你的，便有大祸。”那小儿便道：“师父教我，我只依师父说。”张良大喜，又与铜钱数十文。离了咸阳，出到城外，更换道衣，如客人打扮，寻个僻静店房安歇，打听城里消息。

只说霸王因思左迁诸侯，恐有人在外议论，常使的当近侍，诈作远客，探听事情。到街市上，听见了小儿谣言，便入内奏知霸王，霸王来信，临晚亦更换衣服，私行来到市上，果闻此语；因问小儿：“何人教你此语？”小儿云：“乃上天教我的。”霸王大惊，自思：“此必是上天欲我迁都，况咸阳烧得残缺，我正东迁，不料天意如此，非偶然也！”

霸王闻了童谣，次日早朝，谓群臣曰：“天降谣言，汝等不来奏知，何也？且如‘今有一人’，乃谓朕也；‘隔壁摇铃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’，言朕虽有声名，而未得传闻于人也；‘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’，言朕虽得天下，而不归故乡，就如着锦衣而夜行也。此谣正台联意，况秦宫室烧毁，一时实难修整，不如彭城，乃梁楚之地，自淮河以北九郡，统辖千里，此处正好建都，不失故土。即差人兴工修理，选拜吉日，车驾迁都。”有谏议大夫韩生上言曰：“此等谣言，皆是人造作之言，非上天之意也，决不可听信！且关中自古建都之地，阻山带河，四塞而当一面，东有黄河、函谷关、蒲津，西有大陇关、山兰县等处，南有终南、武关、峡关，北有陕河、渭、泾、潼关，百二山河

，三山八水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！昔周以此兴霸，秦以此霸业，陛下岂可听童谣之言，而失此兴王之地乎？”霸王曰：“汝虽说关中可都，但朕意不喜，即是天意有在也。朕今迁都有三事：一者征伐三年，未经还乡；二者关中山多地少，眼界不得空阔；三者大降谣言，亦非偶然，天意有在，朕心已决，尔等不必多言！纵使曲意建都于此，终是不利。”韩生曰：“陛下为四海之主，如日中天，谁不仰视，又何必拘拘于还乡以为荣耶？孟子曰：‘尺地莫非其有，一民莫非其臣，’岂独彭城而已哉！”霸王曰：“普天之下，皆为我有也，凡可居之地，随朕所适耳，又何多言耶？”生曰：“前范亚父亦曾云陛下不可离咸阳，亦必有见，陛下独有忘于心乎？”霸王曰：“吾纵横天下，所向无敌，识见岂范增所能知哉？吾意已决，不必烦聒！”韩生下阶，仰天长叹曰：“人言楚人沐猴而冠，今果然矣！”霸王在宝座忽听此言，问陈平曰：“此是何说？”陈平不敢隐讳，近前奏曰：“此讪上之言，其意以猴比王，说言你猴虽着冠帽，心非人也；又言猕猴心不耐久，戴人衣冠，心实急躁也，又谓猕猴着人衣冠，终非人性，戴不破，心弄破也。”霸王听罢，高声大骂：“老畜生！老匹夫！怎敢毁骂朕躬！”喝令左右执戟郎官：“将此老贼推赴咸阳市上，用油镬烹之！”监斩官乃是淮阴韩信也。

韩信押韩生赴市曹，子房打听得知，也跟在人丛中看。只见韩生至油镬前，高声说道：“尔咸阳百姓，我今日犯罪，非奸臣误国，犯了法度，只因霸王听奸人捏造谣言，意欲迁都彭城，怪我再三苦谏，今押在市烹，我想远无百日之内，刘邦必来复取三秦矣！诚沐猴而冠也！”韩信听了他说，谓韩生曰：“谏大夫省言语，恐霸王知道，必连累我等。”韩生曰：“皇天后土，昭鉴不远，为国受烹，实为屈死。”韩信曰：“公谏迁都，百姓皆以为屈死，吾独以为该死。”韩生曰：“我得何罪该死？”信曰：“公居谏议之职，如杀卿子冠军宋义，那时偏将杀主将，公何为不谏？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于新安，秦之父兄恨入骨髓，公何为不谏？斩子婴，掘秦墓，烧阿房，左迁诸侯，公何为不谏？今蔽锢日深，终莫能解，公然后来谏，不亦晚乎？此公之所以取杀也。范增比尔如何？尚不能谏，况我等不及亚父远矣，岂能谏乎？你今日之死，不可怨霸王，只可怨那造谣言之人，我指与你，那人从中立着饶栈绝道，假造谣言之人！决在这里！若捉出来，便知端的。”吓得那子房躲在人背后，再不敢作声。此非是韩信知道子房在此，不过设言以吓子房耳。遂将韩生烹了，满咸阳市上，无一人不嗟叹。天色已晚，韩信回家，子房在后认知下处，回店房去了。

次日，韩信早朝见霸王复命，烹了韩生。霸王又续差季布往彭城，催督修盖宫殿；百官见烹了韩生，再无人敢谏者。

子房已知韩信住处，回到店中。次日，将前在秦宫所得宝剑一口背上，挨

门进城，来到韩信门首。只见月色初上，正黄昏时候，门尚未开。良鞠躬施礼，来见门吏，要求见韩信。不知有何话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一回 说韩信张良卖剑

张良假作淮阴人打扮，来到韩信门首，见一老吏鞠躬施礼，求见韩将军，那老吏便问：“先生自何而来？”良曰：“某乃淮阴人，与韩将军同乡，特来相见。”老吏遂内报知韩信，韩信自思：“我在淮阴贫贱时，并无朋友，我到此已久，亦未见一故旧，今日如何有同乡相访？”正沉吟间，张良已立于阶下。韩信月明之下，见其人清标俊雅，有些面熟，不敢遽问，就迎接上厅，各施礼毕，序宾主而坐。便问：“贤公从何而来？有何贵干？高名贵姓？”良答曰：“某虽将军同乡，久出在外。先世曾遗下主剑三口，真希世之珍，不敢言价，但追求天下英雄豪杰，先观其人，次卖此剑。已将两口卖与两个人，止这口剑，未遇其主。闻将军与某同乡，为天下英杰，特来卖此宝剑，不是虚誉，实出本心。早间伺候半日，知将军公出未回，今薄暮特来相谒。此剑：暗临黑水蛟龙泣，潜倚空山鬼魅惊。埋藏千万年，价值数千金。若遇奇男子，铮然自有声。何须出囊钱？物各归主人。君若得此剑，威令满乾坤！”韩信见张良夸美这口剑，又识己为豪杰，心下甚喜，便起身近前曰：“韩信自归楚以来，无人识某为何如人，今见先生持宝剑而见谕，深蒙过奖，信何敢当？愿求宝剑一观。”良遂递与韩信，信接到手，拔剑观看，灯光之下，宝气冲霄，霜锋射斗：韩信平日最爱剑，今日见此宝剑，十分爱慕，因恨囊橐空虚，不敢问价，但云：“公有宝剑三口，那两口得价几何？”良曰：“适问曾说，先观其人，次后卖剑，不论价值多寡，如得其人，即将宝剑相赠，何须言价？久闻将军天下豪杰，以此特来相见，宝剑有主矣！”韩信起谢曰：“宝剑虽蒙见惠，但信为人恐未相称。”良曰：“若不相称，虽与万金，亦不敢以轻售也。”信大喜，分付家僮置酒相款，因问：“此宝剑可有名乎？”良曰：“俱各有名：一口是天子剑，一口是宰相剑，一口是元戎剑。天子剑乃是‘白虹紫电’，宰相剑乃是‘龙泉太阿’，元戎剑乃是‘干将莫邪’。夫‘白虹紫电’，乃是吴王剑名，悬于壁上，邪魅遁形，诸怪敛迹，真宝剑也！‘龙泉太阿’，乃是宿焕见牛斗宿中常有云气，自下而上，光芒掩昧，焕随于有光去处掘地，得二石匣，中藏宝剑二口，一名‘龙泉’，一名‘太阿’，而牛斗之间，无复光芒矣。‘干将莫邪’乃阖庐所造，雌雄二剑，虽出人力所为，实按天时，应星宿，合阴阳，观炉火，十数年方铸成此剑，磨礪有法，修造有度，非止一日，遂名‘干将莫邪’。然吾之宝剑，非特此耳，观人象德，各有所宜。如有天子八德，而后得佩此剑，给以翌圣化也。”信曰：“何谓天子八德？”良曰：“八德乃仁、孝、聪、明、敬、刚、俭、学也。”信曰：“宰相剑，亦有德也？”张

良曰：“宰相如无八德，亦难佩带此剑。”信曰：“何谓宰相八德？”良曰：“忠、正、明、辨、恕、容、宽、厚是也。”信曰：“天子宰相二剑，既闻命矣；然不知此剑为元戎剑，亦有德乎？”良曰：“元戎剑岂可无德？”信曰：“请言之。”良曰：“廉、果、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、明是也。”信曰：“先生宝剑真为天下奇绝。但不知那两口剑，卖与何人，亦可得闻乎？”良曰：“天子剑前卖与丰泽刘沛公矣。”信曰：“先生见沛公有何征验，将此剑卖与他？”良曰：“大德当阳，龙颜特异，神母夜号，芒碭云瑞，爰立赤帜，五星聚会，大度宽仁，出乎其类。此公有天子福德，前在芒碭山斩白蛇，已将此剑卖与他。”信曰：“宰相剑卖与谁？”良曰：“卖与沛县萧何。”信曰：“有何证验？”良曰：“翌运元勋，经纶汉室，不事干戈，全仗仁义，约法苏民，漕河广济，布衣同心，起自丰沛。此公有宰相大才，前在关中除秦苛法，约法三章，已卖与他。”信听罢笑曰：“先生已将宝剑卖与汉王、萧相国，可谓得人矣！今将此元戎剑，欲卖与小子，但信素无重名，又无为将八德，不亦负此剑乎？”良曰：“据将军所学所养，虽古孙吴穰苴，不能过也，但未遇识主耳。昔千里马未遇伯乐，杂于槽枥之间，遭入奴隶之手，与常马等也。及一遇伯乐，知其为千里麒麟。长嘶大鸣，追电绝尘，为天下之良马也。故古人有云：‘向北长鸣天外远，临风斜控日边还。’即今将军碌碌人后，未遇识主，不知其为元戎也！苟得遇识主，言听计用，枢动天地，变化风三，坐镇中原，出警入蹕享九袭之荣，极人臣之贵，则非今日之碌碌也。”韩信见张良说到此处，不觉长呼慨叹，触动念头，便道：“闻先生之言，如照肝胆，信在此日久，一筹未展，百计难言。前屡次上表，霸王不听，今欲迁都，大事去矣！信不久亦归故里，苟延岁月耳！”良曰：“将军差矣！良禽相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佐，以将军之抱负，岂可按迹衡门，为淮阴一钓叟耶？”信又长叹曰：“先生今晚来见，语言动人，议论出众，非独卖剑，决有深意也，我于月明之下，灯烛之前，细观举动，先生非韩国之张子房乎？”子房离席起谢曰：“久慕重名，不敢遽见，今晚拜候，实有深意，将军看破，岂容自隐？小子便是张良。”韩信大笑，握良手曰：“先生天下豪杰，人中之龙也！我欲弃此归汉，但不知先生有何见谕？”良曰：“汉王实是长者，暂屈褒中，终成大事，将军肯从愚见，我有一物与将军为贄。”

贵似连城和氏璧，奇如照殿夜明珠，休言吕望千条计，不及区区一纸书！”未知书上是何说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霸王江中弑义帝

却说张良以卖剑为由，说韩信归汉，遂于衣襟下取角书一封，递与韩信：“我昔日别汉王萧何时，曾与约下，如荐举元帅来，可凭此角书为记，如有

角书，须当重用。公可将此书收好，不可失落，有误大事。”信又问曰：“先生已将栈道烧绝，却从何路可入褒中？”良在书袋中取出地理图一本来，付与韩信曰：“此图乃山僻小路，从斜岔入陈仓口，转近孤云岭、雨脚山，绕到鸡头山，径下褒中，近二百里，将军他日破三秦，当从此出。此地汉人亦不知，将军当秘之，不可轻示于人也。”角书、地理图，韩信收拾在身，又问曰：“先生今往何处去？”良曰：“吾今看霸王迁都后，效苏秦游说六国，着他反楚，以分霸王之势，使无复西顾之意，则将军得任意下三秦，据咸阳，而图天下也。”信曰：“某亦早晚就行，但看事讯如何，到彼时自有处也。”韩信亦无家小，止有门吏二名在外扼门，家童二人优侍。张良遂与韩信同榻，过了一宿。次日，别韩信出离咸阳，往各国说诸侯去，韩信预备行装，写了家书，分付家僮，打发盘费，往淮阴看视家小不题。

却说范增在彭城，守催义帝幸郴州。帝曰：“君，出令者也；臣，奉君之令而宣化者也。昔项羽立我为君，以属天下之望，以此诸侯悦服，而得入关中，我已有约，但先入关者为王。今羽背约自立为王，封天下诸侯，意欲迁我于郴州，废置而不用，何异于首居其下，足居其上，冠履倒置，甚非臣体，尔为项羽亚父，当极言苦谏，以正其过可也，乃助彼为恶，是亡秦之续耳！尔心独不愧乎？”范增俯伏在地曰：“臣增屡次苦谏，项王不听，今又差季布守催，指日离咸阳，要来彭城建都。臣亦两难，不过惟君所使耳，”帝曰：“尔为项羽心腹之人，正当苦谏，岂可委于从命，而略无可否？此乃阿附小人，非大臣以道事君之体也！”增惶恐无地，只得具书奏知霸王。

霸王知义帝不欲离彭城，大怒曰：“怀王乃民间竖子，我家听立，尊以为王，千载之奇遇矣！却乃偏使刘邦西行，意欲相为结好，以恩为仇，反有谋害之意。今为义帝，且又妄自尊大，若不剪除，必为后患。”遂使九江王英布，衡山王吴芮，临江王共敖，潜于大江之中埋伏，却着范增、季布、桓楚、于英急催启行，待至大江，假以出迎，因而杀之，传布中外，只说义帝行到江中，遇风，船覆淹死，以隐前情，庶免天下议论。

霸王计较停当，传令分付四人，急在大江伺候，却修书上义帝曰：

西楚霸王臣项籍稽首顿首上言：伏以来命破秦，直抵咸阳，子婴受首，受正国法，仰尊陛下为义帝，实为天下主也。然彭城路当南北之冲，乃用武之地，甚非陛下所宜居也。今郴州乃湖南名都，左有洞庭，右有彭蠡，山水秀丽，帝王之都也；请陛下幸临，以观天下。今乃听细人言语，不从所请，致使君臣有相疑之私，辇设阻壅浆之望，遮道来迎，终日稽候，一日之费，何止万金？为民元首，于心何安？复差千户项臣上书恳启，惟速赐裁决下情，不胜激切之至。

义帝看罢羽书，与左右商议曰：“项羽屡次差人催并，急如星人，已无人臣之体。若复留连，恐生他变，不若车马启行。”义帝即传令文武大小官员，择日幸郴州来。只见彭城百姓，遮道伏地，望尘叩首，相联数百里，或献茶果，或上歌颂，家家设放香案，尽说：“义帝在此数年，镇市不扰，乡村安静，上下和睦，乃有德之主也！今日迁都，又不知何日再得相见，遂悬望之念！”义帝见百姓恋恋不舍，亦自垂涕。

某日，行至大江口，有白鱼阻舟，水浪不能前进，船家就将龙舟缆住，只见大风骤起，将桅折作两段，幸大舟傍岸无事，其夜，帝方寝，只见五色祥云，罩台龙舟，香风馥郁，有一派仙乐自天而降，先有二金重玉女入舟中，低言：“启请陛下，早幸龙宫，受百官朝贺。”帝曰：“我自赴郴州建都，此地非我居也。”金童曰：“龙宫奉上帝敕命，已设御座，专候车驾，文武百官，具朝服于上清门迎接，陛下不可推辞也。”帝曰：“龙宫恐非人世，朕何以居之？”金童曰：“上帝以陛下有君德，宜在高位，因赤帝子当权，福德洪大，陛下当让此位而居龙宫，以掌水府，会九天列圣，以次推举，非同小可。陛下请移玉步。”帝方欲出龙舟，遥见水光接天，洪涛巨浪，耳闻仙音，不敢登步。赧赧之间，顿然觉来，却是一梦，舟中更鼓三漏矣。急忙呼左右掌烛详梦，有近臣奏曰：“适见白鱼阻舟，桅被风折，据此梦警，皆非佳兆。陛下大明回舟，再作商议。”帝曰：“不然，车驾已行，大信昭布，如若反覆，则非大体。况大数默定，人不可为，纵有不测，又何惧哉？”不听近臣之言。

次日早发舟，望大江而来，行至中流，有英布、吴芮、共敖坐三只大船，鼓噪大进，顺风而下。三人立于船头大呼曰：“臣等奉项王命来迎陛下，陛下所有玉符金册，留下与臣等为执照。”义帝大骂曰：“尔等助纣为恶，不通王化，当此大江中流之际，据兵阻行，甚非人臣之礼！”英布等各持刀将船拢近龙舟，直身一跃，众士卒随即通过龙舟来，惊得舟中侍从急欲藏躲，被英布等手起刀落，杀死数十人，或有望大江自尽者，或有船仓中藏匿者，帝见此光景，指西北大骂：“项籍逆贼，他日决遭横死！”遂撩衣望大江一跃而坠，逐浪翻波，不知所向。舟中藏躲者，尽被英布等杀死。

英布等弑了义帝，方欲回舟，只见南岸上有接义帝的百姓人马，呐一声喊，尽道：“英布逆贼，汝信项羽指使，弑了义帝，夺了天下，决不得长久！我等布告天下，立个盟主，与义帝发丧，诛此无道，以雪天下之恨。”英布欲撑舟近岸敌当，风色不顺，急难凑拢，百姓一哄都走了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 韩信背楚走咸阳

英布杀了义帝，闻岸上百姓发喊，欲拢舟上岸，因风色不顺，不得傍岸

，那百姓一哄都走了。其中三个老人，为首一老人，年八十岁，人称为董公，为人多读书，知道理，一乡最尊他，乃作倡曰：“待英布的人马回去了，我等务要打捞义帝尸首，带至郴州，以礼葬埋，却纠聚几个壮士，从河南洛阳迎接汉王，做个盟主，与义帝报仇。”众人应声曰：“我等愿从尊命。”董公率领众人急奔下流，雇觅十数个会水的船家，下江跟寻，至是晚，月明之下，忽见水面上，隐隐若有所见，众船家伏水近前抱住，却是个人，众船家捞上岸来，掌起火把看时，颜色如生，并不改变。众人原不识义帝，又见赤身无一丝衣服，止二足中趾上套二玉环，乃龙形也。董老曰：“此必义帝也；若常人，岂有此玉物耶？”众人以净帛遮体，扛至前村，各焚香行礼。至次日，权处棺木殓了，径投郴州来，有本州官吏里老人等。抬至原修宫殿中间停放，众人计议，恐日久霸王知道，决寻事谋害，不若急急葬埋，庶为全美。州官等择日将义帝葬于郴州。至今人帝坟冢尚在，四时享祭不绝。

英布等弑了义帝，来到彭城会范增等众人，将前事密说与范增，增懊悔不已，与众将曰：“义帝乃吾与武信君所立，以服人望，岂想今日弑于江中，甚非人臣之礼，若再迁都彭城，决不足以图天下矣！我等当急回劝止，不可迁都，庶刘邦不敢东向，若离咸阳，不百日内，刘邦决出褒中，吾辈不能安一日矣！”季布曰：“前韩生亦曾有此言，被霸王烹之。”增曰：“我等众人各苦谏，决不可迁都。”

范增留季布修理彭城，却同众人赴咸阳来劝止霸王，只见咸阳十分狼狽，各文武官员，通预备行装，要三二日启行。范增同英布等进见，备将义帝遇害一一奏知霸王，霸王大喜曰：“除我心腹之患。”范增曰：“心腹之患，不在义帝，实在刘邦也，陛下苦今迁都，不久刘邦决出褒中矣！”霸王曰：“栈道烧绝，吾料刘邦插翅亦不能飞出也。”增曰：“陛下迁都，三秦懈怠，其人决有大志，必蓄养豪杰，与陛下争衡，出此栈道，反掌之易耳！望陛下不可迁都。”霸王曰：“朕号令已出，文武行装已备，岂有中止之理，亚父不必过虑，料刘邦无能为也。”英布曰：“事贵先图，机难遥度，臣恐陛下一离咸阳，人心怠缓，此地决难守也，近日各路诸侯，渐有叛夫者，陛下不可不虑也。”霸王怒曰：“朕自会稽起义以来，所向无敌，凡叛去者，皆不才之人，何足为用？迁都之事，朕意已决，再不必多言！如有抗拒者，以韩生为鉴。”范增等长吁口气，各下殿来，只得各备行装起行。

却说韩信自见张良后，此心倦倦不能忘，先将家僮打发回淮阴去，是夜过都尉陈平家拜访。素日信知陈平有意降汉，因来以言挑之曰：“霸王迁都，汉王决出褒中，咸阳非国家所有也。”陈平曰：“霸王近日杀义帝，迁彭城，烹韩生，自以为是，决不足以久安。汉王长者，他日终成大事。贤公在此碌碌

，不若背而去之，得以展大才也。”信曰：“我亦有此心久矣，恐沿路关津难过。”平曰：“此亦不难，我衙门有印信文书，与贤公一纸随身，所过关口，有此文书，径自长行，只说入褒中探听消息。”信拜谢曰：“若得此文书，诚千金之赐也：他日若得寸进，决不敢忘盛德。”平曰：“贤公保重，若他日成事之后，不久亦欲投汉，仍望贤公提拔。”信拜辞陈平，得了批文，预备行李，拴束停当，分付门吏：“我城外访友，明日方得归来，汝可用心看守。”匹马径出咸阳来。行至关口之时，自范增回关中，见汉王已入褒中，心中忧惶，即差人分付，各关津隘口把守得十分严密，韩信来到安平关口，只见把关军士拦住，便问：“将军往何处去？”韩信随将批文与众人验看，仍到关上见守关总管，各施礼毕，问韩信：“足下何处去？”信曰：“霸王差往三秦，会同整饬兵马，关防汉兵，着星夜传报。”即辞众人出关，急策马西行不题。

却说把门二吏，连等了两日，不见韩信回来，急报知亚父，备说：“韩信一月前有一人，夜晚来相会，说了一夜话，就在信家宿歇，其后将家僮行李打发回籍，今却匹马假说访友，次日就回，下意今已又过了两日，前后共四日，不见归来。此必是逃走，不敢不报。”范增闻了这话，便跌脚道：“此人我终日悬念在心，前曾叮嘱与项王说：若用此人，须当重用；若不甲此人，须杀了方除后患，不意今日却走了，决投褒中去，吾心上又生一大病矣！若不迫来，使我晓夜不得安然。”随入内奏知霸王：王怒曰：“此儒夫安敢背我归汉！”增曰：“韩信极有识见，臣屡次荐举，陛下只是不用，今被他走了，决归褒中去，他日为陛下一大患也！”王曰：“彼无文凭，关上必然拦阻，如何得脱？”急差钟离昧：“领二百轻骑，快与我捉来，碎尸万段，以警其众！”钟离昧依命追赶，来到安平关，责怪关上官兵：“如何轻放韩信过去，有失关防？”把关总管享道：“韩信有随身印信批文，为约会三秦紧急公事，某等安敢阻当？今已过关三日矣！将入汉境，明公恐不能追及，不若飞报三秦，遣兵追赶，况饒道烧绝，决难经过，庶可赶上。”钟离昧曰：“尔众人所见亦通。”当时作飞檄，即传报三秦，着兵追赶。钟离昧回咸阳，将前事奏知霸王。王曰：“即逃去已远，料韩信懦夫，成何大事？亦不足挂念！”当传令着文武大小官员，随车驾赴彭城建都，却留吕臣、机公守咸阳。

且说韩信离安平关，一路直抵散关，照前验批过关，来到三岔路口，自思此处正是紧要去处，将张良地理图取出，观看入褒中去路。看毕，方欲策马，只见从东一骑马飞走前来，手执大牌，分付路口兵：“尔等如遇匹马过来，当追看批文中姓名，如不是韩信，方许放过去。”众军士便道：“方才过去一人，匹马独行，不曾追问来历，何不赶上问他一声？”那执牌军官急赶上韩信，便问：“将军甚姓名？有何公干？”信曰：“我姓李，前往褒中探亲。



”那人曰：“有批文否？”信曰：“有批文在此。”那人务要取看，韩信取公文打开，正欲递与观看，却于背上将主剑拔出，望其人一剑杀死。那关中走出五个人来，就向韩信奔来，韩信匹马近前，举主剑将五个军士尽行杀死，策马急向西行。未知何日得到褒中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四回 韩信问路杀樵夫

韩信杀了报事官并军士五人，寻思：“倘地方知道，杀死官军，决然跟从此路而来，被他捉往，却不误了大事？”急转过山口，从僻小夹路向西南而行。两边都是山，中间止有一小路，又涧水潺缓，波流有声，断岸干尺，十分险峻，韩信到此，不得驰骤，只得勒着马，一步步缓行，又不知何处往陈仓渡口去？正在犹豫之间，只见山坡边，转过一个樵夫来，韩信便道：“樵夫，那条路往陈仓路上去？”那樵夫放下柴担，用手指着那山路道：“此去绕过这山岗，却是小松林；过了这林子，下边便是乱石滩，有一石桥，过了桥，却是峨嵋岭，上了岭，甚难走，须下马牵着，行过此，方是太白岭，岭下有人家，吃了饭过孤云山、雨脚山，渡了黑水，过了寒溪，便是南郑。将军不可夜行，恐有大虫。”樵夫说了山径，信将地理图一对，分毫不差，拜谢樵夫，策马而行。樵夫便挑柴担，正欲下山坡去，韩信暗思：“章邯知我杀军士，决从这条路赶来，到得这岔路口，倘遇这樵夫，说与他这条小路，却从这里赶来，我马又疲乏，决然被他捉住。不若杀了樵夫，若军马赶来，只从栈路上赶，决不知有此路也。”信勒回马来，便叫住樵夫。樵夫只道再问路径，回头来正待相问，被信揪住头发，一剑杀了，拖到山凹之下，用土掩埋了。韩信遂乃纳头下马祝之曰：“非韩信短行，实出不得已也！他日如得地之时，决来与君厚葬，以报其德。”随洒泪上马西行。

韩信杀了樵夫，径过山岗，出了小松林，渡乱石滩，一日，下了太白岭来，近山有个酒馆，下马入到酒馆来，呼酒保摆山肴村醒，方饮数杯，不觉想起樵夫来：“我因恐楚兵追及，不得已杀之，非薄情也。”遂作歌一首，借笔砚在白壁粉墙上题歌曰：

陟彼山路难，崎岖不可测。藤萝结层峦，狐兔藏幽黑。怪哉此山险，峻杈有万亿：去天手可攀，回转苦筋力。迷黯竟何往？无由问乡识，忽见采樵人，问君将安适？勒马立山前，乃云西川国。樵人指要路，按图无差忒，足知为忠亮，孔云宜报德。追兵恐忽至，受擒反自贼，斩汝绝踪迹，实非我薄刻。留汝特山樵，存我为帝翊。我当万夫望，群殆良不惑，无罪遭霜锋，我心为君恻。君德终图报，君后我更植，苍苍秋月明，疑照君颜色。

韩信题歌毕。只见后边走出一壮士，看着韩信道：“你背楚归汉，杀了樵夫，却来我家题诗，我若拿住你，却待重赏。”韩信便起身道：“壮士来你既

住居汉土，为褒中百姓，如何倒说这话？”那壮士大笑，拜伏在地道：“我祖父乃周臣，姓辛名雷，世居扶风，传至父辛金，因始皇残暴，遂移家于太白岭，以卖酒为生。某名辛奇，不事家产，专好采猎，娴熟武艺，一向未遇明主，遂栖迹于此。昨夜梦飞虎自东北高山而来，卧在草蓬之上，觉来知今日必有贵客经过，因不曾出采猎，等了半日，却见贤公策马下山，光临草店，我在壁里窥见，知公为非常人也，因出拜见。适来言语冒渎，望乞恕罪。”韩信扶起答礼，便问壮士：“据你一表堂堂，又素怀忠烈，见今汉王宽仁大度，招纳天下豪杰，何不倾心投之，以图封侯建节，不失家谱也？”壮士曰：“某怀此心久矣，待公投见汉王，决然贵显，那时统兵破楚，可暗从此地而来，路僻且近，使三秦不知汉兵从何而下也。”信大喜，握壮士手曰：“此言不可轻泄于人，待我伐楚之时，子可随我建功，以为乡寻，不可失也。”壮士遂留信在家住宿。当日母妻俱出草堂拜见。韩信见壮士如此忠诚，亦将自己心事，一一告知，遂相结拜为兄弟。

次日，韩信拜辞，便要起身，壮士曰：“前边是孤三、雨脚山，路径甚险，极有大虫，恐尊兄孤身难行，小弟预备器械，送尊兄过了寒溪，便是南郑地方，小弟才好回来。”韩信拜谢：“不劳远送。”壮士再三不肯，遂吩咐母妻看守店房，酒保照旧管待过往客人，说道：“我送尊兄过了寒溪便回。”当时收拾行李，拿了一条长枪，带了弓箭腰刀，随同韩信直望孤云而来。一路与信说些兵法，论些武艺，一二日来到寒溪，远远的望见南郑，壮士用手指道：“尊兄可从此处往南郑去，不远矣。”信下马同壮士入到靠溪一个酒店里，相对坐下，呼酒保摆下菜蔬，斟酒与壮士饮。信曰：“贤弟回家，早晚打听我出褒中，可急来相见。”壮士曰：“小弟到家，专望麾盖，如有消息，星夜前来迎接。”信大喜。两个又饮了几杯，壮士曰：“意要送尊兄到褒中，但不曾与老母说知，恐在家悬望，只此拜辞尊兄。”信不忍分手，各各洒泪相别，壮士仍回太白岭去，韩信便望南郑来。不知投见汉王，如何举用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回 韩信褒中见滕公

韩信辞壮士，策马入到南郑，风俗自是不同：老者安闲，少者负劳，行人让畔，道不拾遗，家家快乐，处处笙歌，田野开辟，桑麻盛茂，韩信甚喜。入得城来，六街三市，衣冠文物，风景殊别，天生方圆有二百里，一望平川之地，更无一尺山路。却寻个店房安歇下，将行李收拾停当，分付店家仔细看守。那店家道：“官人放心！我这店中不比别处，若路上失了物件，亦无人敢拾去，况店中行李，岂有差失？”

韩信出得店来，徐步看那汉中：南有剑门之险，东有栈道之阻，前控六路

，后据大江，为荆襄之襟喉，实秦陇之要害。民安物阜，土厚风轻。国人尝云：春有碧桃红杏，夏有连藕葵榴，东篱菊绽如金，南岭梅开似雪，美酒嘉鱼，香橙晚稻。有石顶关，有瀑布泉，有盘云坞，有天汉楼，有硅石堂，有四照亭，有峨嵋山、青城山、锦屏山、巫山，有赤甲、白盐诸景，不能尽看。又信步来到一衙门前，有匾云：“招贤馆”，两边具有榜文，上写一十三件事宜，晓谕军民人等知悉，如：一件熟晓兵法，深知韬略，可为元戎者；二件骁勇过人，斩将搴旗，可为先锋者；三件武艺出众，才堪驱使，可为散骑者；四件谙晓天文，善占风候，可为赞画者；五件素知地理，深通险易，可为乡导者；六件心术公平，为人正直，可掌纪录者；七件机变精明，动能料事，可与议军情者；八件语言便利，足能动人，可为说客者；九件精通算法，毫厘不差，可为掌书记者；十件多读诗书，以备顾问，可为博士者；十一件素明医学，神灵功巧，可为国手者；十二件善能驰骤，探听机密，可为细作者；十三件掌管钱粮，出入有经，足可以给军馈者。凡人于十三件中，晓一件吉，即入招贤馆报名，听候看验，果称其实，奏请重用，立贤无方，不拘贵贱，尽心王事，务期报效，懋著功绩，不次超擢，封侯拜相，悉在此举，敬兹告示。

韩信看罢榜文，便问居民：“掌管招贤者何人？”居民曰：“管招贤者，乃滕公夏侯婴也。汉王封其人为汝阴侯，为人好贤下士，不拘小节。”信大喜，暗想：“我苦相府见萧何，以张良角书投献，是凭张良荐举，不见我胸中抱负。我且将角书隐下，先见滕公，次见萧何，备将我平日所学，暴露于外，使他人知我，不用奏知汉王，然后却献出角书来，方见我非碌碌因人成事者也。古人曾说难进易退，若进容易，终不得大用，必须始初甚难，次后人不敢轻看。”遂写了籍贯姓名，来见滕公。滕公看韩信一表非俗，暗思：“此人亦曾闻其名，原是楚臣，如何不辞千里而来，必有缘故。”便问曰：“贤士从何而来？亦曾出仕否？”信曰：“某楚臣也，项王不能用，因弃暗投明，从咸阳而来。”滕公曰：“栈道烧绝，山路甚险，贤士如何便得到此？”信曰：“志图报效，不惜路远，攀藤附葛，缘山而来，所期有在，遂忘劳苦。”滕公曰：“壮哉志也！贤士曾看榜文，果通何科？愿求一言，以观其蕴。”信曰：“十三科皆知，但此外一科，未曾开出。”滕公曰：“那一科未曾开出？”信曰：“一件才兼文武，学贯天人，出将入相，坐镇中原。莫安华夏，百战百胜，取天下犹如巨掌，堪为破楚元帅，此内少一科也。如欲下问，信当以此为明公言之，乃所优为耳。若其为十三件，不过一节之能，未足以尽信之所知也。”滕公听罢大惊，急下阶以手攀韩信上厅，纳头便拜曰：“素闻贤士之名，未曾识面，今幸千里而来，非独一人之幸，实天下社稷之幸也。愿闻良策，毋吝珠玉。”信曰：“世之为将者，徒知兵法，而不能善用，虽精熟孙吴，日讲韬

略，亦不足取也。必是知兵而善用，然后为良将也。昔宋国有蓄龟药，严冬大寒，手不冻裂，其家世世在河边以漂洗绵絮为业，虽三冬冷月，而手不冻裂，以此生意甚盛，却不传外人，遇有二客经过，愿出银一百两，买求此方。其家商量，终日漂洗，不过暂得温饱，如何积得许多银养家？不若将方传与二客。后二客得方，至吴国，适当越王与兵攻吴，天气严寒，吴兵畏寒不能举，二客遂献策，却将龟手之药，涂于军士手足之上。吴兵不惧寒冷，一战胜越，遂成大功。吴王大喜，重赏二客，均一龟手之药也。宋人用之，止于漂絮；二客用之，足以破敌。即如为将之道，不但须读兵书，须要善用兵法也。”公曰：“贤士以如此大才，在楚不得大用者，何也？”信曰：“昔百里奚在虞不能用而虞亡，在秦能用而秦霸；贤者未尝无益于国，惟在国君用与不用耳！信在楚屡次上言，楚终不能用，后范增再三荐举，项王坚执不用；我知项王决不能用也，遂弃楚归汉，以图报效。”滕公曰：“贤士在楚不用，固不足以显其才；若今汉王用之，贤士有何方略乎？”信曰：“若汉王用我，统倾国之师，倡有名之举，东向伐楚，先取三秦，次收六国，使项王去其羽翼，范增困手束策，不数月而复咸阳如反掌耳！但恐明公不能举，汉王不能用也。”滕公曰：“贤士口出大言，恐无实学！项王暗哑叱咤，万人皆废，三年之间，纵横天下，自古武勇未有如项王者也，贤士言如此容易，不亦失于夸张乎？”信曰：“不然！某冒险而来，跋涉千里，倘无实见，徒费口舌，以大言而欺人，是狂妄而取咎也！由汉人观之，以项王为不可；在某观之，曾婴孩之不若也，何言武勇之贯于古今乎？”滕公曰：“贤士言能如此，亦曾读韬略乎？”信曰：“为将之才，熟读诗书，深知成败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无一事不知，亦无一物不晓，岂但读韬略乎？”滕公即于馆内架上取六韬三略数册，使信背诵。韩信从头至尾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；又取阴阳医卜使信背诵，韩信无一字不记；又将各般兵器作何使用，韩信备将兵器之根源，作用之法，一一陈说，无一般不知，从早至午，与信议论有千百言，更无差错。滕公曰：“贤士真天下之奇士，古今所罕有也！”即留管待，又从容相款，胸中不知有多少好学问，愈问愈不穷也。滕公大喜曰：“我明日早朝，奏知汉王，决重用贤士。”信曰：“明公且未可奏知汉王，乞引见萧相国，二公会约，相同共力推荐，庶汉王知重韩信，得以大用也。”滕公曰：“贤士所见甚明，今晚就与相国会约，请贤士相见，料相国必不敢轻也。”信辞滕公回店不题。

却道滕公至近晚，径赴萧何府相会，备道：“韩信弃楚来褒中，议论出众，学问渊源，真天下奇士也。”何曰：“韩信某亦尝闻其名，此人素贫贱，钓于淮下，寄食漂母，遇恶少叱辱，甘受胯下，一市人皆笑之。后仗剑投楚，楚授以执戟郎官，亦未重用，惟范增屡次荐举，项王不用。想是因楚不用，遂弃

彼就此。但恐汉王亦知其人，不重用也。”滕公曰：“此人可惜未遇，若果重用，决可以建立奇绩，料不负所举也。”何曰：“明日可着来相见。”滕公遂辞何归宅。不知如何相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六回 萧相国深奇韩信

却说次日滕公差人于店中请韩信，往见萧何。何所住居丞相府，门禁严肃，堂阶深远，先有伺候官报入府，然后一门吏出来，问了姓名，达知丞相。只见一椽吏出来，请贤士进府相见。韩信入到堂下，即见萧何出檐下，拉信入于堂，里不设坐，相与立谈。何曰：“滕公深称大学，幸今相见。”信曰：“信在楚闻汉王圣明，丞相贤达，求士如渴，卑礼折节，不辞千里而来。到此数日，始见滕公，昨与相见，尚未倾倒；今见丞相后，即欲仍归故里，宁甘心泉石，不屈志人下也。”何曰：“贤士未见囊锥脱颖，何乃见貌变色耶？”信曰：“不遇错节，未尝歃血，岂可囊锥脱颖，以自荐耶？”何曰：“愿闻贤士高谈，何当拱听。”信曰：“昔齐王好鼓瑟，晋有一贤士善鼓，王再三延访。一日，贤士至齐国，王坐于堂下，欲贤士鼓瑟。贤士不悦曰：‘王如不悦瑟，臣岂敢登王之堂，而见王于咫尺乎？王如好瑟而乐闻之，当焚香赐坐，听臣鼓瑟，臣必尽心为王鼓。今王坐，臣立，如待仆隶，臣问自贱，而为王乐乎？’鼓瑟者，尚羞立于王之侧，况丞相当吐哺握发之时，为国求贤之日，欲闻治国之要，而反倨傲以接贤士，此信所必欲去，而不愿留于其国也！”萧何闻信语，即延之上坐而拜之曰：“何无知，有失待客之礼，幸望恕罪恕罪。”信曰：“丞相求士，实为国家，某相见，意欲倾心，以图补报，非一人之私也。”萧何乃拱手问信曰：“愿贤士论天下之形势，决天下之安危，明天下之治乱，审天下之强弱，然后天下可图也。”信曰：“关中百二山河，天府之国，自古帝王为建都之地。项王舍此不居，而乃迁都于彭城，此失天下之形势也！汉王虽左迁于褒中，然养成蓄锐，为虎豹在山之势，使智者无以用其谋也，不亦为得乎？项王所向无敌，天下诸侯畏其强而已，然背叛之心，藏于不测，外若为安，内有隐祸，反不若汉之远处偏方，而得以收拾人心，养贤及民，诸侯不得侵扰之也。项王弑义帝于江中，大肆不道，而荆襄湖南之民，欲纠合讨罪，不日大乱作矣！彼尚茫然不知，而自以为强，此匹夫之勇耳，何足以望天下之人心乎？汉王约法三章，除秦苛法，虽左迁南郑，而天下属望，若举兵面东，百姓莫不引领来归。天下未有一人不愿汉王为秦王。章邯等三人，秦民恨入骨髓，而项王乃封为三秦王，以阻扼汉兵，实为资敌国以利也。我苟东向，百姓皆为我战矣，三秦可传檄定也。此天下之形势，安、危、治、乱、强、弱，不待智者推论而可知也。丞相又何忧焉？”何曰：“据贤士所言，楚可伐乎？”信曰：“当此之时，项王东迁，诸侯离叛，百姓嗷嗷，急欲思主，三秦不

为严备，汉兵正当可举之日也。失此机会而不东征，使齐、魏、赵、燕，或有智者一言，举兵而西，先取咸阳，次取三秦，阻其要害，汉兵虽老死，不得出褒中矣！”萧何见韩信说到此处，乃近前附耳曰：“前日栈道已烧绝，汉兵急难举行，奈何奈何！”信笑曰：“丞相何乃欺人若是耶？前日烧绝栈道，必是智者与丞相计议，定当另有别路可通汉兵，然后烧绝耳。此不过使楚无西向之意，汉王绝东归之心，此计可以瞒项王耳，若智者看破，不可欺也！”萧何闻韩信此言，实切心肺，不觉笑容满面，离席下拜曰：“萧何自入褒中来，未同人论至此，今日贤士之言，如醉方醒，使我胸中痛快，不能舍也！”连叫左右备马，与贤士回私宅少坐，先差人预备酒席。

萧何同信到宅，分宾主而坐，设酒相款。因论为将之道：“夫将者，三军之司命，国家之安危所恃，其道可得而闻乎？”信曰：“将有五才十过。所谓五才：智、仁、信、勇、忠也。智则不可欺，仁则能爱人，信则不失期，勇则不可犯，忠则不二心也。为将而有此五才者，然后可以为将矣。所谓十过者，有勇而轻死者，有急而心速者，有贪而好利者，有仁而不忍杀者，有智而不心快者，有信而妄信者，有廉洁而不爱惜人者，有谋而心缓者，有则别而自用者，有懦而喜任人者。将有此十过，则不足以为将矣。故善将兵者，具五才，失十过，攻无不破，战无不胜，谋无不成，可以无敌于天下矣。”何曰：“今之为将者何如？”信曰：“今之为将者，或有勇而无谋，或有谋而无勇，或恃己之能而不能容众，或外温恭而内慢易，或矜贵位而恶卑贱，或性骄虞而耻下问，或扬己之长掩人之善，或藏己之过彰人之非，此皆为将之弊，而今皆蹈之，所以不善为将矣。”何曰：“若贤士为将则何如？”信曰：“若信为将，非敢自为夸张，实出古兵法，但人不能知耳！用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守之以静，发之以动，兵之未出也如山岳，兵之既出也如江河，变化如天地，号令如雷霆，赏罚如四时；运筹鬼神，亡而能存，死而能生，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，危而能安，祸而能福，机变不测，决胜于千里；自天之上，由地之下，无所不知；自内而外，自外而内，无有或违；十高之鼓，百万之多，无有不辨；或昼而夜，或夜而昼，无有不兼；范围曲成，各极其妙；然犹洞达古今，精明易学定安险之理，决胜负之机，神运用之权，藏不穷之智，奇正相错，阴阳始终，然后仁以容之，礼以立之，勇以敖之，信以成之；如此则成汤之伊尹，武丁之傅说，渭水之子牙，燕山之乐毅，皆我之师也。此乃信为将之道，养之素日，不敢不实告也。”何见信议论如长江大河，一泻万里，心甚奇之。因思汉王有福，感此豪杰来投，破楚元帅，舍韩信再无有过此人者也，称赞不已，遂留信私宅安歇，分付家僮二人朝夕伺候答应。韩信从此在萧何家往居，却将张良角书藏在身边，不肯取出，只欲凭自己学问，在萧何、滕公处施展，其心只要

待临时举用之际，方将角书献出。

萧何自得韩信，喜而不寐，又思：“张良曾有角书合同，心须寻一个破楚大元帅，连角书一同荐来。今放着这个韩信，正是破楚元帅，却错过不荐，想是张良未曾得遇。我明日早朝，同滕公极力荐举。”更不知汉王用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七回 韩信为治粟都尉

次日，萧何会滕公赴早朝毕，两人出班奏曰：“臣等于招贤馆得一贤士，韬略精通，识见高远，堪为破楚元帅。乞大王重用。”汉王曰：“贤士何处人？曾出仕否？愿说姓名，朕当录用。”萧何等奏曰：“此人原淮阴人，姓韩名信。曾为楚执戟郎官，屡上疏于霸王，不用，因弃楚归汉，不远千里而来。昨叩其所蕴，虽伊尹子牙，孙吴穰苴，亦不能过也。”汉王笑曰：“此人我在沛县时，曾闻他受辱胯下，乞食漂母，一乡人轻贱之。丞相若举此人为将，三军不服，诸侯讪笑，项羽闻之，决以我为瞽目人也！”萧何曰：“古之大将，多出自寒微，岂可以门户而论人耶？伊尹莘野匹夫，太公渭水钓叟，宁戚为抱车竖子，管仲④为槛车匹夫，后来施用作为，皆成大事。韩信虽出微贱，而胸中所学，为天下奇士，若舍而不用，使彼投于他国，是弃连城之璧，碎和氏之宝也。愿王听微臣之谏，急用韩信，项羽可灭，咸阳可复。如负所举，治臣等之罪。”汉王曰：“既卿等举荐，可召韩信来相见。”萧何传命，着禁门大使召新来韩信入内朝见。

韩信寻思：“汉王召我如此轻易，决不重用。我且进内，看汉王如何待我。”韩信入内，朝见汉王。王问曰：“汝千里而来，未见才能，似难大用。即今仓廩缺官管理，升汝为连廩官，试看尽职如何。”韩信即谢恩，略无愠色。萧何滕公，甚是不安。

韩信退到仓所，查点斗级人等，验看仓廩，估计粮数，取算子一把，照米堆多寡，开除一算，毫厘不差。在仓斗级老人，见信查算明白，拜伏在地曰：“自来管仓大人，未有如贤公精明神算也。”信笑曰：“量此待一仆隶之事耳，何足以尽我哉？”萧何密差人打听，见信如此算法，遂请来相见曰：“某欲举公为元戎，汉王恐贤士不能胜此重任，特以小官试看尽职如何，适闻贤公到，估计米堆，一算无遗，不知何法，便能知此大数？”韩信曰：“算有小九之数，有大九之数，若能精通算法，虽四海九州，亦不出此算法，况仓廩米数乎？昔伏羲画卦，虽六十四数，引伸触类，千变万化，天地间数目，皆不出此矣！”萧何嗟叹不已。韩信又曰：“仓廩米粮，日久且朽，当出陈易新，以济民用，公私两便，此亦宰相之事也。丞相此时正当举行。”萧何闻说，谢曰：“贤士此言甚合时宜，明日奏过汉王，决遵教施行。”韩信辞何到仓，即合

斗级随仓四名，宿歇看守，仍着地方沿墙周迴关防，小心风火，判押批封，各得周悉。萧何访知，心下甚喜。

一连数日，汉王不朝。何因具小启，付竖宦传入内，汉王传命：“连日思欲东向，未有良策，因未出朝见，明日当相见也。”次日，萧何率百官早朝毕，汉王退至便殿，召萧何等入内议事。王曰：“朕在此久住，思欲东向，未有良策，奈何？”萧何曰：“东向非难，必得一破楚元帅，方可举行。”王曰：“朕所思者，正谓此耳。”萧何曰：“王不必多思，只重用韩信，大事定矣！”王曰：“韩信贫时，资身尚无长策，欲当此大任，而与项羽相敌耶？”何却将信算法，并易新之说，启奏汉王。王曰：“此一节之能耳！”何曰：“观此一节，足知其余，韩信真将才也！不可错过！”汉王曰：“既如此，且将韩信加升治粟都尉。”

近臣传命出，韩信欢然领受。随将旧管文书，查看一遍。何为新收之数，何为旧管之数，何为开除之数，何为实在之数，各有簿籍，较量斛斗，出入有经，收放有法。平昔都尉到任者，各项在仓人等有进见之礼，都尉若受此礼、遂为众人所挟，放粮之际，任他们除关纳之，民多生怨心，韩信到任后，即出告示，先将积年在仓作弊之人，尽行查革，即选殷实正身之人，毫厘不与私通，收放之时，均平公道，纳粮之际，再不使钱，支粮之人，斛斗满足。半月之间，百姓称快，情愿争相交纳，再无稽迟留连之弊。众人曰：“今日得此贤明大人在上，我等急急纳粮，省多少盘费。”一月之间，仓廩充实，门禁肃清。众百姓聚几个为首的，都到丞相府，连名保韩信曰：“我等往日费钱，又受许多辱骂，纳粮的稽迟半年，不得上纳，支粮的等候日久，不得关支。今得这个韩大人来，我等省了许多烦恼。今闻丞相又要升他转别处去，望丞相且留他在仓，掌管二三年，我等受无穷之赐。”何笑曰：“韩大人他是个大材，今却小用了他，况治粟之官，岂足以尽其能哉？”众人又苦苦哀告，何曰：“汝等且回去，容吾商议，再作区处。”众人出府。萧何暗思：“韩信非等闲人，可大可小，无往不可，我须极力保举。”

次日萧何入内见汉王，早朝礼毕，汉王宣何上殿曰：“朕近日梦中多凶险，又思父母家眷在彭城，何月得相见？郁郁于此，非久居之地也！”何奏曰：“昔齐景公放猎回，语晏子曰：‘寡人每梦不祥，于心不快。’晏子曰：‘梦之不祥请言之’。景公曰：‘我上山见虎，入泽见蛇，何也？’晏子曰：‘山为虎所居，泽为蛇所藏，何为不祥。今国有三不祥，未审我王知否？’景公曰：‘吾不知也。’晏子曰：‘国有贤士而不知，一不祥也；知之而不能重用，二不祥也；用之而不擢之以重任，三不祥也。’今王梦中凶险，是有贤士而不能重用之故也。臣恐项王从范增计，举兵而西，王将何人以御之？此



臣日夜之忧也！”王曰：“国中有贤，朕岂有不重用之理？是我到褒中许多时，何尝有贤而不用耶？”何曰：“见今有一大贤而王不用，是遗目前而乃远有所思，不亦误乎。”王曰：“大贤安在？丞相当言之，朕即擢用也。”何曰：“臣欲荐举，又恐我王嫌门户之寒微，鄙出身之卑贱，徒举而不用，反失贤士之心，则四方虽有豪杰，不欲为王用也。”王曰：“卿不必多言，即将贤士姓名报知。”何近王前叩首曰：“举国贤士，惟淮阴韩信也。”王曰：“前卿二次举荐，已加封为治粟都尉矣，岂谓不能用耶？”何曰：“治粟都尉不足以尽韩信之才能，必拜封大元帅之职，然后可以留韩信也。不然，信必去矣！”王曰：“爵不可以滥加，权不可以轻与。韩信一月之间二次封赏，若今未见尺寸之功，遂加元戎之职，使从我丰沛将士皆怨我赏罚欠当，而退有后言也。”何曰：“自古圣帝明王之用人也，随材致用，因人授职。臣料韩信乃栋梁大材，王今小之，此臣所以屡次为王言也！若丰沛将士，虽多劳苦，皆非信之俦，王岂可以此较彼，胸失轻重也？”王曰：“姑从丞相之言，且着韩信少缓数月，待张良或有举来贤士，堪为元戎者，朕当重用，不负昔日角书之约；若张良未有保举，那时却用韩信亦不为迟也。”

萧何不得已，回府又请韩信相叙。因问如何可以下秦？如何可以出栈道？如何可以收六国？信避席正言曰：“吾以丞相素知兵法，即此言观之，盖不知也！兵家相机而动，随时通变，不可先传，不可遥度，如水流制形，因战而知胜，鬼神不可测其妙，父子不可达其指，临事之际，自有妙算。丞相岂可下问，而欲闻其说乎？”何大喜，愈加敬重。

信辞回公馆，一连数日，不见动静，信寻思：“若今不激着萧何，恐汉王不知重，众人亦不钦服，纵将角书投献，亦不足以制服百官。”遂生一计，吩咐门吏：“预备快马，我明日五更须远行。”门吏依命，须备快走马匹。韩信即将原来行李拴束停当，依前匹马出东门长行。左右知信已去，径来丞相府报事。萧何方回朝，闻人说韩信出东门长行，大惊曰：“若信去，我辈老死褒中矣！”不知韩信投何处去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八回 萧何月下追韩信

却说萧何闻知韩信去了，急到公馆问时，左右众人曰：“昨晚吩咐备马，说是欲远行，我等不敢不从。不意一夜装束行李停当，壁上留诗一首，今早五更时启行，从东门而出，不知何往。我等曾蒙丞相吩咐，但韩大人或出外，或有甚言语，教我等一一报知。今夜远行，不敢不报。”萧何看壁上诗，乃是短歌一篇，歌曰：

日未明兮，小星竞光；运未逆兮，才能隐藏。驴蹄蹇滞兮，身寄殊乡；龙泉埋没兮，若钝无钢！芝生函谷兮，谁为与探？兰长深林兮，孰识其香？安得

美人兮，愿从与游；同心断金兮，为鸾为凰！

何见歌，跌脚曰：“屡次荐举，汉王不用，直被他走了！若不追回，使我终日不安寝食矣？”随呼从者五六人，各备驿马，不脱朝服，不奏知汉王，带领从人，急急赶到东门上，问守门官兵：“尔曾见一将军骑银鬃马背剑走出门去否？”门官忙答曰：“今早五更方开门，见此人径过东门去了，今将五十里远矣。”何听罢，急策马追赶。来到一村，询问乡民曰：“尔曾见一将军过去否？”乡民曰：“今早有一人骑银鬃马背剑，自西而来，今去五六十里矣。”

何出朝，尚未用饭就追赶来，近时腹中饥馁，下马到一村落用饭毕，即上马追赶。渐渐天晚，一轮明月初出，萧何乘着月色，来到寒溪河边。此时正当七月初间，夜静江寒，深山路险，秋水新涨，马不能渡，远远的见一人匹马沿溪寻渡，何大喜曰：“此必信也！”遂合从人赶上，萧何高声叫曰：“韩将军何绝人之甚耶？相处数月，一旦不辞而去，于心独能忍乎？”遂着从人扯住马辔。各相违拗之际，从后边又一匹马急赶而来，乃滕公夏侯婴也。萧何甚喜，问曰：“公何亦追耶？”婴曰：“某方朝回，有仓大使来报韩将军匹马出东门，吾料贤士因汉王未曾大用，欲投他国去，某遂急赶而来。适遇丞相亦来追赶，足见丞相荐贤为国之忠，不辞山险，不恤劳苦，夜深至此，真宰相也！”韩信见萧何、夏侯婴如此殷殷恳切，极尽忠爱，遂叹曰：“二公可谓真纯臣也。世之为相者，或嫉贤妒能，独擅威权，大开私门，举在错直，好谀喜佞，偏执己见，谁肯犯颜苦谏，极力举贤，忠心为国，屈己下士也。如二公世亦罕有，足知汉业当兴，生此贤相。如信匪才，敢不倾心从命，愿为门下贤士也。”萧何、夏侯婴当月明之下，握信手告曰：“古人云：‘士遇知己者死。’吾二人深知贤士为伊吕之俦，管乐之匹，足可以伐秦破楚，必矣！但汉王以贤士平日门户寒微，而未深知其贤也。贤士且少耐一时，吾二人愿以身家竭力保举，如汉王仍前不重用，吾必弃官回乡，不欲久困于褒中矣。”韩信闻此言，遂拜谢，挽辔而回，暂且在萧何府住居不题。

却说汉王早朝，周勃等径奏曰：“关东诸将，因讴歌思归，亡去者有十数人。丞相萧何亦不辞而去，今两日矣！”汉王大惊且怒曰：“萧何从吾丰沛起义，一时未尝相离。诸将去者，或纠聚而来，或中途相从，今日之去，亦不深怪。萧何与我分虽君臣，实同父子，何乃亦舍我而去耶？”汉王起坐不安，饮食俱废，方到宫中，又出便殿，心内急躁，如失左右手。正思议间，只见禁门大使来报曰：“萧丞相、滕公回矣！”汉王一见，且喜且怒，大骂曰：“竖子从我数年，未尝一日相舍，近日诸将多有亡去，尔如何亦去耶？”何曰：“臣等受王知遇之恩，为一国丞相之职，王何负于臣，臣乃亡去耶？臣今去两日者，连夜追赶亡去之人，欲为我王东归之计，以图恢复关中，坐取天下也。”王

曰：“追亡去者何人也？”何曰：“追亡去者，韩信也。”汉王又笑骂曰：“诸将亡者皆不追，却言追韩信者何也？”萧何曰：“诸将易得，至如韩信，国士无双。王如常王汉中，不欲东归，随韩信去与不去，不足以为轻重，王不必用也。如欲与项王争衡，东向而图天下，非韩信不足与议也！今王若不用韩信，臣免冠服，纳与我王，愿归田里，免使他日为项羽所虏也。”夏侯婴亦奏曰：“萧何所言，实为国家，非为信，忠心报主，王当知重也。”王曰：“卿等只闻他议论，见他有一节之能，便以为可用。朕思为将之道，所系甚重，国家之安危，三军之存亡，仰赖于一人。若一时轻信，用他为将，却将三十万兵马付他统理，七十员将官听他约束，倘依丞相言，三秦可下，项羽可破，深得今日荐举之功，如或能言而不能行，资谈有余，临事不足，非独我等受虏，三十万生命死于无辜，丞相一时悔之何及。朕之所以不敢轻用韩信者，此也。朕闻韩信亲死不能治葬，无谋也；寄居亭长，乞食漂母，无能也；受辱胯下，乡人贱之，无勇也；事楚三年，官止执戟，无用也。古人云：‘有诸中必形诸外’。若有征验，方可取信，如闻空言，恐难凭据。相国当熟思之！”何曰：“据王之言，似力确论，以臣所见，恐或未然。孔子遭困陈蔡，非无能也；匡人围之，非无勇也；卒老于行，非无用也。今日韩信之受辱乞食，乃君子不得时也；官止执戟，乃未遇其主也。臣与信言，洞见肺腑，真有用之良材，天下之奇士，决非徒资口谈也！臣待罪辅佐，职在求贤，今见贤不能举，举贤不重用，臣所以昼夜不安，冒死为王言也。”王曰：“今日色将哺矣，卿且回，明日早朝，与卿等会议。”

萧何、滕公退朝，复来与信相见：“汉王明日会议，拜公为将。”信曰：“汉王恐尚犹豫，恐二公空费心耳！”何曰：“汉王若不用公，我等决弃官而去，不敢欺也，”须臾，睦公馆辞回宅。韩信因思萧何如此为国求贤，汉王屡次不听用，因为我家贫贱，以至不肯重用。方欲就寝，只见人报说：“丞相出见贤士。”信整衣出迎，入坐，信曰：“公此时尚未寝乎？”何曰：“国事系心，岂能安枕，因思贤士在楚，范增极能知人，当时必能荐举，贤士必有良策，一向未闻论及。”信曰：“在楚范增极为知己，屡次荐举，霸王不听。后闻烧绝栈道，某曾有表上谏。”信遂将表文，念讫一遍。萧何听罢，惊讶曰：“若使项王依公此奏，我等终身不得出褒中矣！西楚天下，如磐石固矣。”信曰：“项王不用其言，此时某尚无背楚之意，后范增被陈平左使赴彭城，临行之时，奏三事：第一件，不可放汉王入褒中；第二件不可离咸阳；第三件，当重用韩信，如不用当杀之。某知项王决不能用，恐终被范增谋害，是以背楚归汉，无他意也！公夜深，复兴此问，必是静中想起，恐某为范增心腹，又见昨日匹马逃回，恐打听褒中虚实，传报范增，所以乃有此问。公昼夜为

国，竭尽心力，既有疑心，某今有一物与公拆看，管教汉王剖析群疑，免劳相国极言苦谏。”萧何便问：“有何妙物？乞赐一观，以决衷曲。”那韩信取出此物来，未知萧何看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九回 会角书筑坛拜将

却说韩信遂于书囊中取出张良角书来，递与萧何拆看。灯光之下，何见角书，知是张良原会约合同，惊骇不已，遂拜伏于地曰：“贤公许久在此，如何不肯发出？使我终日苦谏，费尽心力！汉王若见此书，真得连城拱璧，再无疑矣。”信曰：“某少贫贱。恐初来投汉，未见寸长，丞相决不见信，所以将子房角书暂隐未发。待公极力举荐，小子少露愚衷，今已心志相投，然后却将角书奉览，公之心始释然矣。”萧何又拜曰：“贤公真天下豪杰，所见自与寻常不同，某愈当知重，不可舍也！”相辞各就寝。

次日萧何笑容满面，将角书进朝，会滕公说知此事，滕公亦欢喜不尽，同见汉王，将张良角书捧上。汉王接书观看，大惊曰：“韩信既有角书，缘何一向不肯发出？”萧何备将韩信前情奏知，汉王喜曰：“卿屡次荐举，未能取信，不意张子房亦有角书荐举，天下豪杰，所见略同，可见韩信实有大才，朕所见昏暗，久远卿忠爱之意，朕今日始知过矣！可将韩信即令拜为将，以副荐举之意。”何曰：“臣荐贤为国，非一己之私也。今据张良角书，王始知臣真有所见，非滥举也。但今拜信为将，恐信终不留也。”王曰：“拜将恐轻韩信，乃拜为大将，重加封爵，韩信可以留矣。”何曰：“若拜为大将，信则可留。但又不知如何行拜将之礼？”王曰：“召来而加封拜可也。”何曰：“王素慢无礼，今拜大将，如呼小儿。在王以封拜为重，若以臣观之，韩信乃复去矣。”王曰：“必如何而后可？”何曰：“王如拜信为大将，必择日斋戒，设坛祭告天地，如黄帝之拜风后，武王之拜吕望，然后言拜将之礼。”王曰：“准如卿之议。”何谢恩回宅，见韩信，具言汉王行筑坛拜将之礼，信拜谢。旬日内，何画成筑坛拜将图本，上进汉王观看，图本曰：

坛高三丈，象三才；阔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气。坛之中，列二十五人，各穿黄衣，手执黄幡豹尾、铁钺等件，按中央戊己土，以为勾陈之象；坛东列二十五人，各穿青服，手执青旗，按东方甲乙木，以为青龙之状；坛西列二十五人，各穿白衣，手执白旗，按西方庚辛金，以为白虎之状；坛南列二十五人，各穿红服，手执红旗，按南方丙丁火，以为朱雀之状；坛北列二十五人，各穿黑服，手执黑旗，按北方壬癸水，以为玄武之状。坛有三层，各具祭器祝文。周围执杂色旗者，三百六十五人，按三百六十五度。杂旗之外，立七十三人，皆长大壮士，各执剑戟，按七十二侯。坛之前，从北而南，左右列文臣武将，中间筑黄土甬道，直至坛下。四边立四面镇静牌，每牌之下，用一员牙将

，立二十名甲士，知有喧哗失队伍，即时擒拿，以军法斩首。又用一员上将御车。出西门十里为坛所。

汉王看罢图本，大喜，随命灌婴督工管理，限一月内通要完备。灌婴领军士于城西起筑将坛，诸色人等，各依次预备不题。

当日萧何举荐韩信，一向未扬言于外，以此外人亦不知，及见起筑坛场，人人自以为必得大将，疑议不定。有樊哙曰：“我与汉王起兵丰沛，遂得关中，救驾鸿门，随军入汉，社稷之臣，共同甘苦者也。今日筑坛拜将，惟我则足以当之。”众人曰：“一向闻萧相国荐举大贤，但不知是何人。若以起初功臣论之，唯樊哙、周勃、滕公数人而已，料不出诸公之外也。”只见灌婴来奏汉王：“坛场修筑已毕，陛下可选择吉日拜将。”王曰：“宣萧何来计议！”何曰：“吉日已择定，各项人等，俱已派就，一二日请王宿宫斋戒，令百官晓谕百姓，肃清御路，伺候拜将，各衙门不判押，不动刑，不宰牲，不饮酒，不茹荤。”汉王同文武百官斋戒三日。

至期，汉王驾起，前至相国府，传命捧韩信上车，推转轮轂，径出西门。两边旗幡映日，金鼓震天，文臣峨冠博带，列左而行，武将顶盔贯甲，随右而进，征尘不起，香雾满街。初时诸将闻筑坛拜将，尽皆以为得大将。及见汉王驾至相国府，拜大将者，乃淮阴韩信也，三军皆惊。当有舞阳侯樊哙随汉王驾后行，与周勃等言曰：“我等万苦千辛随主上到此，今已三年矣，如何反被饿夫节制？大丈夫岂可甘受其屈，而不申言以表其心哉？”急下马逆汉王驾前，叩头大呼曰：“请王车驾暂且少停，臣有一言上告。韩信乃淮阴饿夫，乞食漂母，受辱胯下，在楚为执戟郎，弃楚而来，空钓唇舌，未有尺寸之功，王今驾捧轂，拜为大将，使项王闻之，决然耻笑，天下诸侯，以为我汉中无人，却用这饿夫为将，不待对敌交兵，人已知其虚实也，阻三军踊跃之心，长敌人果敢之气，三秦决不能下，强楚决不能破，观此非细事也！陛下当熟思之。”汉王听樊哙之言，在车上犹豫不言。萧何大踏步近前叱之曰：“不可不可！尔樊哙等，如遇冲锋破敌，则可用汝出力。若是运筹决策，百战百胜，鬼神不可测，波我不能知，非韩将军不足以当之。尔但听其指挥耳！岂敢轻发此言，以乱军心耶？我今谬居相国，然拜将之事已定矣，尔在王前恃其微功，出位妄言，不遵军法，陛下当即擒拿，随车驾后，待拜将毕，斩首以正国法。”夏侯婴亦奏曰：“陛下已出号令，众当遵守。樊哙却在驾前妄言，若使人人效尤，陛下何以东征？韩元帅何以行法？而何惜樊哙一人，以坏国家大事？”汉王闻言亦怒，遂将樊哙擒拿，随车驾后，听候决断不题。却说汉王同韩信并百官至坛所，汉王先到斋宫洗手毕，传旨文武百官，各执事人员，照原派礼仪各就位行礼，如有喧哗失仪者，定以军法从事。诸文武将士俱肃静，拱听行礼。只见三

声炮响，一路香风。引礼官导引韩信上第一层坛，有汝阴侯夏侯婴西向，韩信北向，太史官读祝文曰：

大汉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，褒中汉王遣汝阴侯夏侯婴，敢昭告于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之神曰：呜呼！天生众庶，俾牧司之；牧司不善，厥罪于谁？吕政暴虐，荼毒黔黎；位嗣项籍，子类不遗，弑君坑卒，大逆罔辞。臣邦不忍，特建义旗，拜信为将，救民立基。维神其翼，鉴兹在兹。尚飨！

太史读罢祝文，夏侯婴捧弓矢曰：“汉王有命，用锡弓矢，俾将征伐。”韩信跪而受之，授与左右牙将，左执弓，右执矢，韩信中立。引礼官复引韩信，上第二层坛，相国萧何西向，韩信北向，太史官读祝曰：

大汉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，汉王遣相国萧何敢昭告于日月星辰雷雨、历代圣帝明王之神曰：惟神知兴衰，识成败，达治乱，明去取，数虽有定，而归则在德，故虽秦暴虐，神绝其祀，项籍凶狠，天岂宴佑？生民涂炭，地土荒残，为人主者，欲解倒悬之厄，须仗希世之才。职专征伐，莫如韩信。仰赖神祇翊卫，启迪辅翼，吐纳风云，嘘拂变化，拯救下民，匡扶帝业。竭诚惟享，昭格于斯。尚飨！

太史官读罢祝文，萧何捧钺曰：“汉王有命，赐将军钺。自今以后，奉天征讨，诛此无道，为民除害，为天下造福，将军其勋之哉！”韩信跪受钺，复令左右执捧而行，礼官复引韩信上第二层坛，汉王北向而拜，捧龙章凤篆，歌中和之曲，奏八音之章，乐声嘹亮，动彻上下。乐毕，太史读祝文曰：

大汉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，褒州汉中王刘邦，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元曰：臣邦仰赖天地之德，百神之威，肃清海宇，镇抚万姓，为国求贤，礼敦三荐；故古人云：虽强兵苦无智将，安得坐收人心，风行八表也哉？是以拜韩信为大将，并专征伐之权，实为生民之计；荡天下之妖氛，扶乾坤之正气；效黄帝拜风后，颡项用武告，高辛拜祝融，大舜拜皋陶，殷汤拜伊尹、周武拜吕望。自古国乱浸夷，无不拜将兴师以伐不道。今项籍乃亡秦之续，横暴西楚，乘鸱张之势，踵崩壤之余，大肆凶恶，恣意狂悖，背约为王，弑君独霸，劫墓取财，开宫恋女，屠戮咸阳而百里火飞，焚烧阿房而万民恐怖，真为强横，实乃独夫！天厌神怒，死有余辜。臣邦欲建义旗，拜信为将，授弓矢以定四方，执铁钺而专杀伐；有鬼神不测之机，抱沧海难度之志，国士无双，人中豪杰，用以为将，允孚公议。自天申之，保佑命之。尚飨！

太史官读罢祝文，汉王行礼毕，乃拜信为破楚大将军。汉王西向而立，韩信北向而立。汉王亲捧虎符玉节，金印宝剑，授与韩信曰：“从此上至于天，下至于渊，尽从将军节制。若见其虚则捣，见其实则止；勿以三军为众而轻为势，勿以授命为高而必为死，勿以身贵而贱人，勿以独谋而违众，勿以强辩

而自饰，与士卒同甘苦，与三军同寒暖；如此，则士庶亲上死长，罔有不竭力者矣。将军其钦承之！”

韩信受命毕，汉王面南坐，韩信拜谢，跪而奏曰：“臣闻国不可从外而治，军不可从中而御，二心不可以事君，疑志不可以应敌。臣既受命，专铁钺之威，臣敢不尽竭骂骀，以报陛下知遇之恩哉？”汉王大喜，因复谓信曰：“丞相数言将军之能，不知将军将何策以教寡人？”信拜谢问王曰：“大王今东向争衡天下，岂非与项王为敌耶？”王曰：“然。”信又曰：“大王自料勇悍仁强，孰与项王？”汉王良久曰：“不如也！”信曰：“臣亦以为大王不如也。然臣尝事项王，请以为与大王言之：项王暗哑叱咤，千人皆废，然不能任属贤将，此特匹夫之勇耳；项王见人慈爱恭敬，言语呕呕，人有疾病，辄涕泣分食，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，印觑敝忍不能予，所谓妇人之仁也；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，不居关中，而都彭城，放轼义帝，所过无不残灭，名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。今大王诚能反其道，任天下之武勇，何所不诛？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？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，何所不散？且三秦王将秦子弟数岁，所杀亡不可胜计，又欺其众降诸侯，及项王坑秦卒二十万，惟有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得脱，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，而强楚以威乃王此三人于秦，秦民莫爱也。大王入关，秋毫无所害，除苛法，与秦民约法三章，秦民莫不欲王为秦王者。今大王举兵而东，三秦可传檄而定也。”汉王闻信语，喜曰：“恨得将军之晚也？”于是总其计，与信下坛回朝，不知韩信如何代楚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回 萧何议罪释樊哙

却说百官行贺毕，武士押樊哙于朝门外，听旨发落。汉王曰：“樊哙虽朕亲戚之臣，自恃功高，冲突仪仗，阻驾妄言，通无人臣之礼，昨已擒拿，即当处置，以警戒三军。”萧何近前附王耳曰：“樊哙法虽当诛，然哙有大功不可诛。况信初拜大将，即诛有功之人，于军不利。但恐樊哙心实不服，韩信军法，决难行矣。王当传旨明正樊哙之罪，容臣等会议，奏请圣断，庶国法不废，韩信之威令可以管束众将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下诏曰：

朕拜韩信为大将，据萧何之三荐，会张良之角书，稽其抱负，听其议论，知其为有用之真才也；命其职专阃外，东向伐楚，允协輿情，实合公议。当登堂行礼之际，前导肃清，已传严令，乃有樊哙独特功高，恣肆狂悖，抗为国法，略无忌惮，一人作倡，众志罔定，矫惑军心，有乖大体。下诏尔相国萧何等，从公会议，定当功难掩罪，法宜当诛，惩此一人，以彰纪律。故兹诏命尔等知悉。

萧何等捧诏出。

早有人报知樊哙，樊哙闻知大惊，自知差错，便请一班武臣周勃等商议

：“我一时见错，触犯禁令，致汉王下诏议罪，公等为我与相国一讲，看鸿门之功。亦当饶免。”周勃曰：“主上拜将，实为天下国家，非一人之私也。昨闻韩信议论，真大将之才也，将军故敢抗拒，似太无状。今诏下问罪，丞相决有主意，我等央免丞相，想亦无事，公宜放心。况主上念将军之功，岂有诛戮之理？”众人随到相国府，哀告萧何，备说：“樊哙乃立国功臣，鸿门救驾，虽一时犯禁，亦无大恶，丞相若不解救，恐失人心。”何曰：“主上困处褒中，终日思求大将，今得韩信，实为国家之大幸，诸公亦得东归矣。樊哙无知，乃出此狂言，以致主上动怒，现诏书下颁，恐难教授。但念樊将军往日大功，又是我等同时丰沛起义之臣，我不出力，何人解救？着樊将军放心，我自有公议。”众人拜谢出府。

萧何与酈生草拟答辞上奏曰：

大汉丞相萧何等议得樊哙所犯罪过，君命下颁，已有明禁，戎车重务，合不可犯，樊哙肆行鲁莽，唐突仪从，言多乱纪，矫惑军心，国法攸归；罪当刑戮。但念丰沛元勋，鸿门护从，姑拟宽宥，以昭褒绩。如再违犯， 钺难免。请自圣裁定夺。

汉王览所议，随传旨：“樊哙恃功狂悖，似难宽宥，下议有辞，姑从所议，仍令带罪征进，听军门节制，转行元帅府收录。”近臣传旨释放樊哙，转行元帅帐下伺候。

哙闻命，即谢恩毕，引见韩信，信曰：“建功臣子之职分，守义臣子之大节，尔虽有功，岂可自恃？幸王宽恩，赦汝重罪。愿自是之后，宜用心加勉，早建奇绩，垂名金石，与国咸休，岂不美哉！汝后宜尽心报国，某决无忌嫉也。”哙闻言拜谢，即进内谢恩。汉王呼哙近前谕之曰：“汝自从寡人丰沛起义，累建大功，朕心终不能忘，正当谦恭谨慎，比众尤当加勉，以永保君臣之好。况汝识见不如张良，知人不如萧何，他既屡次举荐韩信，想信必是奇才，那时汝无一言谏正，及寡人昨车驾已出，卿乃阻车狂言，甚失人臣之礼！若非萧何公议，或我一时动怒，将汝诛戮，枉费数年之勤劳，遂一旦而死，岂不大为可惜？既坏亲戚之情，又伤君臣之义，卿乃半途而废，便使我终身不安。卿何不知之甚耶？”汉王言至于此，不觉泪下。樊哙亦泣曰：“臣一时见错，悔之无及。臣此后尽心报国，以仰答陛下知遇之恩也。”汉王抚恤不已。哙辞王出外，来见萧何曰：“若非丞相解救之功，樊哙如何得免诛戮之刑！”何曰：“将军列土封王，指日可望，正宜尽心守职，何必区区较论彼此，甚非大臣之体也！”哙深谢萧何之言。

不说樊哙自此听韩信节制。却说信授破楚大元帅之职，未及操演三军，先一日上表谢恩。汉王看罢表文，大喜，谓信曰：“览卿所奏，足见为国忠心



，但不知东征之举，何时兴师？”信曰：“项羽迁都彭城，久未西顾，诸侯散处各国，俱无预备；当此之时，正好出师。伏愿陛下早赐命驾，臣演定人马，即日随驾启行。”汉王曰：“都依卿所奏。”封樊哙为先锋，曹参为军正，殷盖为监军，预备大驾亲征不题。

却说韩信出朝，来到教军场，先将人马大略看了一遍，见军伍欠严整，士卒欠齐备。将佐虽有百员，不知阵法，不谙进退，营盘虽有数座，未得向背，未见生旺。随即请酈食其到营所计议曰：“此等人马，此等营阵，不过防守城池，用于无事之时可也。若临阵施用，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，队伍如何排列？阵势如何调度？奇正如何相生？动静如何起伏？恐遇敌时，决难支对。今与先生商议，可领能缮书者四十人，将某平日所集队伍之数，调度之法，营阵方向，出入纪律，通在此书，连夜一条一段，写成二十本，每本用一知书将官，照此书中所行队伍阵法，一教演齐备，限半月内通要完整，我却先将一队人马，教他如何是入队，如何是出队，如何是行营，如何是安营，如何是对敌，如何是催敌，如何是埋伏，如何是攻击，随其变化，各有条理。却教各队一一照此操演，不须一月之间，人马大与今不同矣，那时东征，方可施用，庶足以取胜耳。”酈生拜服曰：“将军神机妙算，人不可及也！”于是酈生领原本，选人抄写。不知如何调用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一回 韩信执法斩殷盖

却说酈生领所集原本，命四十人星夜抄写，数日内完备。信复入朝，将前事奏知汉王，汉王大喜曰：“寡人兵微将寡，全仗将军调度。”于是信来到教场，将人马命诸将照此一一训练，其中有违令不率教者，先以军法斩一二人，悬头示众。满营军士，肃然知警，无有不听教者。操演二十余日，各队俱齐备，与前焕然不同矣。韩信然后教立中军，排列队伍，开载条件，明日请汉王车驾到教场省谕三军，观看营阵。

一日，汉王车驾同百官来到教军场，观看营阵队伍，与前通不同，甚喜。韩信具甲胄至王前持立不拜，乃曰：“臣甲胄在身，未敢行礼，只将手册一本捧上，请陛下圣览。”上面皆是晓谕将士之言，命统共行令者，高声朗诵曰：

西楚霸王项籍，上违天命，放弑义帝，暴虐下民，罪恶贯盈，神人共愤。朕先入关，约当为王，见此恶逆，理当征讨。现以韩信为破楚大将军，尔等大小诸将，各队军士，听其节制，随其指挥，代命行诛，不俟奏请。尔等用命者荣，不用命者死，惟专阍外，惟擅征伐。尔其知省，毋违朕命！

众大小将士，听罢戒谕，无不恐惧。然后韩信来到元帅大营，张挂军政条约，明白开载各款，令将士谨守，毋犯禁令：

其一：闻鼓不进，闻金不退，旗举不起，旗按不伏；此谓悖军，犯者斩之

其二：呼名不应，点视不到，违期不至，动乖帅律；此谓慢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三：夜传刁斗，怠而不报，更禄违度，声号不明；此谓懈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四：多出怨言，怒具主将，不听约束，梗教难治；此谓横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五：扬声笑语，蔑视禁约，驰突军门；此谓轻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六：所用兵器，弓弩弦绝，箭无羽镞，剑戟不利，旗纛凋弊；此谓欺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七：谣言诡语，造捏鬼神，假托梦寐，大肆邪说，蛊惑吏士；此谓妖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八：奸舌利齿，妄为是非，调掇吏士，令其不和；此谓谤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九：所到之地，凌虐其民，逼淫妇女；此谓奸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十：窃人财物，以为己利，夺人首级，以为己功；此谓盗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十一：军中聚众议事，私近帐下，探听军机；此谓探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十二：或闻所谋，及闻号令，漏泄于外，使敌人知之；此为背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十三：调用之际，结舌不应，低眉俯首，面有难色；此谓恨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十四：出越行伍，搀前越后，言语喧哗，不遵禁训；此谓乱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十五：托伤诈病，以避征伐，捏伤假死，因前逃避；此谓诈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十六：主掌钱粮，给赏之时，阿私所亲，使士卒结怨；此谓弊军，犯者斩之。

其十七：观寇不审，探贼不详，到不言到，多则言少，少则言多；此谓误军，犯者斩之。

以上禁令，订为一册，用帅印钤封进上，与汉王留览；再写一册，交与军正官曹参收掌。

汉王看罢营阵，又见韩信张挂禁约，乃叹曰：“前日操练人马，真儿戏耳！今日如此调度，如此发落，三军焉有不整？人心焉有不服？以此东征，寡人

自无忧矣！”遂命驾回。

次日韩信五更时，来到教军场，中军而坐，诸将升帐，司晨者报时毕，韩信唱名，点视诸将，内有监军殷盖不到，韩信亦不追问，随吩咐各队人马操演。已过午矣，殷盖方从营外而来，到得辕门下，便欲进营，只见守门者便道：“元帅已鼓操演兵半日矣。各营阵未有军令，谁敢轻自放入？若要进营，须传与小旗甲，旗甲传与守辕门牙将，牙将传至军政司，方得到元帅前；若元帅着进，方敢放进，我等有许大干系。”殷盖大呼曰：“何消如此琐琐。正是小人得志，便要施为！既是你众人如此说，快与我说一声，我要进营，看他号令行得行不得！”把门军士只得说与旗甲，以次传到麾盖下。韩信着巡哨军，持一火牌，上书一“进”字，传令而出。来到辕门下。其人高呼曰：“着违令迟者进来！”只见殷盖瞋目而入，徐徐而行，略无敬谨之意，来到帐下，长揖而立。信曰：“前有汉王圣谕，我亦有禁令，汝为监军，此时方到，是何道理？”便问司晨官：“此时何时？”司晨官上帐禀告曰：“此时午过将未矣。”信曰：“曾与尔等约在今日卯时交会到营，汝却过午方到，故违军令，当斩！”殷盖亦不以为事，乃曰：“下官虽闻将军之言。今日亲戚偶来相访，留坐饮酒，以此来迟，将军且免一次。”韩信喝令左右：“将监军拿下去跪于帐前！”信曰：“汝既为将，岂不闻受命之日，则忘其家；临军约束，则忘其亲；当抱鼓之急，则忘其身？汝既一身许国，岂有父子亲戚之念乎？”召军正司问曰：“殷盖违令来迟，在那一条？”曹参执禁令簿近前曰：“与军约约会，期而后至，得慢军之罪，当斩首示众。”信曰：“令左右将殷盖斩讫报来！”即将殷盖绑在辕门之下，那殷盖魂不附体，急以目看着樊哙，哙又不得出营，只是跌脚发躁。

辕门外早有人知道这个消息，放马报与汉王，汉王知道，便召萧何问曰：“韩信未曾出门，先杀我一员大将，恐军不利。”何奏曰：“号令不行，自上犯之。若为殷盖一人，而废此法令，三军何以约束？将士何以训练？韩信斩殷盖，正所以行法也。”汉王曰：“殷盖乃寡人至亲，且重责免此一次可也，如何便杀了？”何曰：“王法无亲，古人已有明训，陛下为天下国家，岂可以亲情为念乎？”汉王见说不动萧何，恐又迟了，急遣酈生曰：“汝可驰马到信营，捧我手字，姑免殷盖这一次。”酈生得旨，带领一从人，骑两匹马，飞骤而来，正见殷盖绑于辕门之下，立待要斩，酈生高叫：“且留人，有汉王旨在此。”便要撞人入门。却有管门官军拦住喝道：“元帅有军令，凡军中不可驰骤。”当把酈生揪住衣带，送至帐下，禀曰：“酈大夫两匹马，驰骤入营，某等不敢放入，揪往在此，听候发落。”信乃传令而出曰：“军中不许驰骤而入者，恐防奸人骤至。以劫我营阵。酈大夫素谙兵法，如何犯此军令？想持

王旨而来？”把门官军曰：“现有王旨在外。”信召军正问曰：“酈大夫得何罪？”参曰：“军法突骤军中，得轻军之罪，亦当斩首，以示三军。”信曰：“酈大夫既有王旨，免其本身之罪，先斩看马从人，并斩殷盖，将两颗头悬于辕门之外。”只见大小将佐，个个心惊肉颤，再无一人敢高声者。

且说酈生救不得殷盖，只得回见汉王，酈生俯伏叩头请罪曰：“臣捧王旨到信营寨，因驰骤进营，有犯军令，亦欲斩臣，幸赖有王旨在身，免罪，将臣带领从人，并殷盖俱斩首，悬于辕门之外。臣若无王旨，亦不得回见陛下也！”汉王怒曰：“有我明旨，尚尔如此，韩信何太无状耶？”萧何曰：“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此正阃外之权，为将之道也。”汉王曰：“斩殷盖何意？”何曰：“此正所谓杀权贵以威众心，使三军只知主将，而不知有敌国也。兵法云：‘内惧主将者必胜，外惧强敌者必危’。得韩信，何愁强楚不灭，六国之不服也？”酈生亦拜伏曰：“韩信军威甚严，真得将兵之法；虽杀臣之从人，臣心实敬服。后日破楚者，必信也。王当下手敕奖谕，使诸将愈加敬贵，三军不敢犯法，韩信军威益振矣。”汉王转嗔作喜曰：“卿见亦是。”遂令草手敕，差人奖谕韩信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二回 遣樊哙明修栈道

却说汉王草手敕毕，遣近臣周元臣奉手敕并羊酒赴信营奖谕。韩信闻王命至，设香案，同大小将官出营接敕，金鼓前导，迎至军中，拜罢，开读敕曰：

为将之道，职专阃外，非法不足以制三军，非明不足以服人心，故孙武杀吴姬而其法遂行者，非不知吴姬为王之所爱也，然法不私于爱，故其法乃行耳。尔大将韩信杀殷盖者，非不知盖为寡人之所亲也，然法不私于亲，故诛一人而千万人知警，其法实合孙武，深得为将之道，朕必嘉悦。故遣近臣周元臣，赍羊酒手敕以勉之，益励初心，以约束将士，早发东征，以慰所望，故敕。

韩信读罢手敕谢恩，管侍近臣回朝。次日，韩信早入朝谢恩，汉王乃以言抚慰之曰：“将军用法，正当如此。”信曰：“受陛下阃外之寄，数十万生命系臣一人，若训练无法，设令欠当，一人作梗，万夫违命，臣法决不能行，陛下付托之重，将何以承应之耶？昨蒙手敕下颁，将士知警，臣法可行，此恩此德，粉骨不足以报陛下也。”汉王甚喜。

韩信辞王出朝，来到教军场，点发三军已毕，召先锋樊哙到帐下曰：“将军授先锋之职，目今汉王车驾亲征，栈道被张良烧绝，三军如何可过？公可领一万人夫，重修残缺，再整险隘。绛侯周勃，棘蒲侯柴武，一同监修，限定以军法处之，将军勿辞劳苦，当星夜前去修整。”哙曰：“元帅军令，敢不急去修整？但栈道甚险，烧绝去处，连接三百余里，岂可一月便能修整？元帅如欲杀哙，哙就元帅处请死，决不敢领此命也。”信曰：“临事不可避难，避难者

不忠。将军素怀忠义，才干精敏，正当建此奇功，使三军氏驱而进，信亦得以便道东征也。”樊哙又欲坚辞，又恐犯了禁令，只得依限督工修理不题。

且说韩信操演士军，整率人马，麾左则左，麾右则右，麾前则前，麾后则后；合四阵而为一阵，起则为长蛇；分一阵而为四阵，止则为四门；进退之有法，启闭之有路，旗帜严整，金鼓响应，规矩准备，毫厘不爽。大小军士，见韩信调度人马，排列阵势，人人钦服，个个敬谨。于是请汉王曰：“臣领命操演人马，训练甲士，今已完备，请陛下车驾亲往观之。”汉王曰：“前营伍已看过，知将军筹策自不同矣。想今将军操演月余，定有规矩，又何必往观焉？”萧何曰：“必须主上亲往一观，庶见韩元帅调度兵马，俱有纪律，王亦安心东征，再无疑难矣。”王即命驾前往教军场阅试人马。韩信先行，仍复同大小将官迎汉王进营，在中军坐定。韩信率诸将朝见毕，又请汉王上将台观看人马。汉王上台四面一望，只见队伍严整，旗帜鲜明，前后左右，井井有法，坐立进退，绳然不乱。叹曰：“将军用兵，虽占孙吴，亦不能及。”便问：“即今足可东征否？”信曰：“因命樊哙修栈道未了。”王曰：“栈道工程甚大，将军限一月，恐或不能完备。”信曰：“容日请王车驾启行，王且少从容，不必下问。”王默会其意，因此不问期。随有左右请王下台进膳，王见膳到，只留数品自用，其余尽赐韩信。

不题韩信演武，且说樊哙率领一万人夫，来修栈道，要限一个月内工完。只见山路崎岖，接连云汉，又兼桥梁烧毁，树木丛杂，三军无可立之地，人夫甚难动手。樊哙自思：“此是韩信不能伐楚，却将这个干系放在我身上，他却迟延日期不肯举兵，多是此意。”遂同周勃、柴武登孤云山上一望，只见一带栈路，十分险峻，二人看罢栈道，彼此相顾曰：“如此险峻，虽十万壮夫，限一年也修不完。”哙曰：“他如今军令甚严，主上又甚宠爱。见今手敕奖谕他，我等若以为难，便是抗违军令，须是依着他修理。堪恨张子房烧之甚易，到如今樊将军修之甚难！”士卒在高崖处插木，巖峻处搭桥，遇隘处凿石，见陷处开路，筋疲力尽，气乏神疲，切怨张良，又惊畏韩信，但见营修不起，盖因壁峻崖高，士卒悲哀，尽被跌伤磕损。

樊哙正愁闷间，只见太中大夫陆贾领千数从人赍一木牌飞檄而来，上写道：“即日大兵东征，樊哙作速督催人夫，依期修完栈道，以便出师；如过限不完，定依军法从事不恕。”樊哙看罢，叫苦不迭，便说：“栈道工程浩大，如何修得？敢劳大夫与我方便一言。”随请陆贾到工所管待饮酒。陆贾见无人侧，附耳与樊哙曰：“元帅密有吩咐，这般这般。”哙听了这话，甚喜，到外边便扬言曰：“这等工程如何一月修完？便是一年也成不得！”千埋怨，万埋怨，便要差人具奏汉王，借倩人夫协济。大夫陆贾辞别要回去，临行又吩咐道

：“先锋不可违限，元帅军法甚严，须当遵守，莫误莫误！”陆贾去了。

樊哙当日具奏，差人星夜来南郑，奏汉王曰：“栈道工程甚大，人夫死者甚多，今奉元帅将命，限一月之间，飞报完工，如违原限，定以军法从事；但量臣起自丰沛，未致误事，今据栈道之工，岂可计日而完？事在迫急，性命难保，伏望陛下差人附近郡县，量拨人夫，或一二千名，僭工修完，以救燃眉，臣等不胜恐惧感戴之至，兹差牙将李隆赍表上奏以闻。”汉王览表毕，急差御史周苛：“持符验一道，火速往普安郡，起借人夫一千名，交与樊哙，僭修栈道，毋得迟误！”周苛领玉旨，驰马前去，穿山度涧，兼程前行。一日，到普安郡，催僭人夫一千名，付与委官管领，前去栈道，交与樊哙照数点查收用。樊哙见有人夫到来，皆大欢喜。即将民夫编成排甲，每五十名为一甲，立总甲一名，小甲五名，各管理修工；再派定地方，分定丈尺，各照所派动工去讫。周苛回朝复命。

樊哙就令人请绛侯周勃、棘蒲侯柴武，每人拨精壮力士人夫五十名，樊哙附耳低言细语，与周勃、柴武言道：“这般这般，如此如此，不可泄漏其事。”二将听令，急连星夜出寨，却将衣服换了，爬山度岭，越栈道而去。不知何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三回 韩信暗计智章平

不说二将听令而去。且说大散关守关者，乃副将章平，知汉王差樊哙修栈道，兴兵东征，又兼日前范亚父累次有檄，着章平用心守把散关，但有消息，不可轻动，顾先传报三秦，早作预备。今闻樊哙修栈道，又闻拜韩信为将，急差人申报雍王，备说汉王拜韩信为将，差樊哙修栈道，指日必兴兵出褒中。章邯闻报大喜，语左右曰：“韩信在楚，一筹不展，弃楚归汉，不过备数使令可也，汉王无知，却拜为大将。况韩信素无重望，一旦为将，人心决然不服，三军何以调遣？将士何以用命？就如栈道数百里烧绝，一时如何修完？此等行兵，不过延岁月，徒为口悦耳！”左右曰：“一向范亚父屡次有檄文来，着大王严加防备，正恐汉兵入寇。今章平来报，想是紧急，大王须当预备人马，再遣一大将，协同章平守把，庶不失事。”邯曰：“栈道工程甚大，人马急难登涉，待果入寇，再有传报，那时动兵不迟。此信不过遥度，恐非事实。”遂收下来文，打发差人，且曰：“待有的实，再来报知。”章邯坦然如旧，不作准备。差人回报章平，备说雍王不肯听信，待有的实，再去通报。章平以此亦不作预备。

只见关下守关军士，忽然报说：“见今有汉家修栈道人夫一百名，因受苦不过，逃来投降。”章平大喜曰：“我正要问他来历，快着他上关来！”不多时，守关军卒带领一起人夫上门来投降。章平曰：“尔等是何处人？为何逃来

，恐是诈来投降。空自讨死耳！”众人便哭道：“我等是普安郡民丁，汉王借来修栈道。终日又无供给，樊哙又是个急躁的人，被他日逐催逼做工。况栈道又险峻，限一个月要完，就是一二年却也不能完！汉王却拜韩信为将，众军士又不服，近日逃了许多，空自说兴兵，又不见动静，料不能成事！我众人虽是民夫，中间这两个为头的总甲，都是有好武艺，愿投将军麾下，干些功劳，带挈我众人吃顿饱饭，岂敢有别心？”章平便叫为头那两个人来，问曰：“汝二人叫甚名字？”两个向前禀复道：“我二人原是普安郡猎户出身，一名姚龙，一名靳武。本郡因汉王借民夫，无人押解，却着我二人作总甲，管领众人。不想到栈道，见工程浩大，又无口粮，终日痛打不过，又不敢回普安郡去，因此带众人逃来将军麾下，情愿守更看铺，讨些口粮，以延生命，待太平时回家。”说罢泪如雨下。章平又问：“汉王如何拜韩信为大将？”姚龙曰：“只因韩信谈论兵机，见他说得有理，后来萧何举荐，遂拜他为将，一营军士不服，樊哙十分怨恨，近日将佐走了许多，汉王亦自懊悔。”章平见他说的着实，与自己打听言语一般，遂留二人帐下听用。二人凡事谨慎小心，章平委托一两件事，便于得停当，又与上下人和睦，一关上人无一个不爱敬他，以此章平寸步不离左右，旬日之间，拜他为大旗牌官，凡关上大小事，通与他二人计议，二人一一应答不差，章平甚喜，却将这来历差人备细飞报与章邯，邯听说，通不作准备。

不意范增一日在彭城因观乾象，见西南旺气冲天而起，各处将星散乱，因思：“此必是刘邦汉中兵起。”又思：“韩信弃楚归汉，定然大用。近年霸王在彭城，不修仁政，专尚杀伐，诸侯背叛，六国纵横，齐国尤甚，若使汉王举兵而东，易如破竹。”次日将此事奏知霸王，王遂唤季良、季恒：“汝二人可领兵三千，前赴废丘，与章邯说知，用心守关，以防汉兵，仍巡查各关津要害之处，俱要严加防守。”二人领命，径来废丘。一日到废丘，且进城见雍王，备道前事。章邯叹曰：“主上过劳圣心，范亚父何消多虑？”遂将章平所具申文，与季良、季恒曰：“观此申文，便知汉王起兵来历。”二人看罢，亦叹曰：“观此用兵，汉王决不能胜也！亚父终日只是忧心，惟恐汉王重用韩信；我等想来，韩信乞食漂母，受辱胯下，资身无策，在楚无能，今拜为将，人心决不钦服，况栈道甚险，几时方能修完？可见汉王用人不当，调兵无法！亚父何须远虑？但我二人奉王命而来，大王亦当遵守。”章邯置酒管待二将，仍将调来人马，另立一寨屯住。即将原来檄文，飞报各处隘口把守。仍另行一角文书，与章平知会。

不说章邯等防守，且说韩信整点人马完备，请汉王择日启行。众将士各面面相觑道：“栈道尚不曾修完，元帅如何便要东征？却从那条路出师？”各人

不知来历，又不敢动问，密来奏汉王，王差人召萧何入内，王曰：“韩元帅今早请朕车驾东征。樊先锋修补栈道未完，却从那条路进兵？卿可往信处一问，以解朕疑。”萧何领王命，当夜就到信宅。此时韩信正在灯下查点各路起兵文书，尚未寝歇，只见有人击门，当有门吏问明，即传入内：“有萧丞相过访。”韩信急整衣冠出，分宾主而坐。萧何近前附耳曰：“今早元帅请王车驾东征，王疑大军不知从何路进发，差萧何前来请明，乞示方略。”信曰：“丞相昔日与子房相别，烧绝栈道，定知此路，丞相又何下问？”何曰：“当时虽知有路，未闻其详。又见将军差樊哙修整栈道，以此致疑。”信曰：“此乃明修栈道，使章邯不为准备，我却从陈仓小路进发，不五日就到散关，使平以我兵如从天而降也，此乃暗度陈仓耳。到关之日，便要破关，管教车驾不动弓矢，自能过关。丞相幸将此言，回奏知汉王，不必圣虑。”萧何闻信此言甚喜，急来奏知汉王。王此时亦未寝歇，听萧何所奏，十分喜悦。次日，传命大小文武将士，俱随驾东征。

却说韩信到教军场点阅人马。汉王原带来二十万，续后添十五万，韩信选本处并临近郡县人马，又得十万，共四十五万，通作四大队进发。却着牙将孙兴替樊哙带管栈道工程，止留人夫三千名修理，以便川人来往，其余尽数掣回。第一队人马，樊哙统领，带牙将八员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凡有声息，未可轻动，飞报后军，待有军令，然后出敌。第二队人马，夏侯婴统领，带牙将二十名，骁将十名，如先锋胜，则催人马攻击剿杀，如先锋不胜，急出人马救援，如十分紧急，报入中军，自有方略，不可退后。第三队，韩信自统领，带将佐四十员，分为四十小队，左右前后，听候调遣。第四队，却是汉王同大小文武百官总领，仍着傅宽、周昌监押，如有缓急，以便遣用。这四大队之中，仍有各项分派，随材使用，俱各不同。写成图本进汉王看毕，称羨不已。韩信调度人马已毕，请汉王车驾并文武百官到东门外高阜处，看韩元帅出师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四回 谕父老汉王布德

却说汉王同大小文武百官，到东门高阜处，看韩元帅出师。但见：

按九宫四象八卦，列五行十干十二支。队有阴阳，阵有前后；将有纪律，兵有行伍。旗虽尚赤，而引军开道者则按五方；制虽为王，而威仪号令则专九伐。人各有能，量才而用；人马废弃，随长而取；身材长大者拽弓拽弩，身材短小者持戟持矛，身力强壮者执旌执旗，身力少弱者鸣金击鼓，不能视远者专听号令，不能聪听者专望风火，身肥者为马军，身瘦者为步军，日能食斗粟者专为前驱，日行二百里者专探机密。灌婴领四牙将，逐队前行；张仓领二文士，随军后进；陆贾同二谋士，识地利之夷险；叔通领八裨将，参行兵之可否



；卢绾靳欢为主将之态度；解瓿陈沛乃中军之骁骑。三军如虎，多士如云，鼓动神威昭万象，荡开征旅给千兵。

汉王同百官看罢出师，众皆欢悦。韩信乃近前奏王曰：“臣兵先行二日，王却徐徐而来。臣过关，那时与陛下约会也。”信拜辞，挥动三军前进，王乃回车驾进城来看的人扶老携幼，不计其数，尽道自生长褒中，不曾见今日出师。王闻之益喜。

次日，王召萧何问曰：“朕前日曾传旨，着卿等行文书去各郡县，召父老来宣谕他，不知曾来否？”萧何曰：“连日无数百姓，见王将起兵东征，尽道大王今离褒中，伐楚破六国，建都咸阳，我等再不得回睹天颜，愿来进朝见王，现今正在外边伺候数日矣。臣见陛下未得暇，不敢奏闻。”王曰：“既百姓父老在外，俱着进来。”萧何传命出，着百姓进朝。有门禁官传旨出，着百姓进来。那百姓父老在外，纷纷攘攘，要进内朝见，听得宣召，一个个争先快睹，引领而见。有传班甲士呼曰：“百姓肃静，毋得喧哗！”王曰：“父老乡民也，甲士毋得惊恐。”汉王遂起身出殿檐下，看那百姓，不知其数。有几个为首年老的，近前奏王曰：“自从陛下到褒中，风调雨顺，万民乐业，道不拾遗，夜户不■，正是尧舜之世！不想陛下今日兴兵东征，又不知何时得睹天颜！”言罢，个个拜伏在地，泪如雨下。汉王见百姓如此爱戴，亦垂涕不忍相舍。父老又奏曰：“陛下今日车驾启行，不知何人在此镇守？”王曰：“朕看萧何相国在此安抚百姓。”众人以手加额曰：“若是萧相国在此镇守，臣等褒中万民之福也！”王曰：“汝百姓中有三乡老，可着近前，听朕训谕！”乡老者，乃古制也。古制：十里为一亭，一亭之中，择一亭长管之；十亭为一乡，一乡之中，择一乡老管之。共有三个乡老：一个掌管乡约，一个掌管耕种，一个掌管争讼，三老总统于县。今日三老上前听宣谕，汉王命一人高声宣读论文，其文曰：

朕惟古先明王之治天下也，以安民为务，而安民之道，以教治为先，是以上下承相，风俗淳厚，一国和平，臻于至治。朕自治国以来，夙夜倦倦，志图治理，建都南郑，思与百姓共臻于道，及天下而为一统。以此特加晓谕，使知为善去处，趋吉避凶，为永保身家之道。如居家者，有一家之长，居乡者，有一乡之长。为一家之长者，教训子弟，讲读诗书，明达道理，父慈于子，子孝于父，兄爱于弟，弟敬于兄，尊卑长幼，各循其序，毋相凌夺也！使一家之内仁让浹洽，亲睦相劝，便为一家之福。为一乡之长者，劝其一乡之内，士农工商，各居一业。士则修明义理，勤习课业；农则力于田畝，无欠赋税；工则专于艺术，毋作淫巧；商则用心生理，毋为游荡。大小相安，长幼和睦，毋争告讦，而陷于刑戮；毋赌博淫秩，以堕于凶德；毋游手好闲，以废其生意；毋窃

取人财，以陷于死亡。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婚姻死丧，邻保相资。如此则一乡之内，礼乐雍容，风俗淳美，富寿安秩，共享太平，而为一乡之福。故曰：作善降之百祥，作恶降之百殃，善恶之报，不差毫厘。朕今约法三章，见有定律。使宣汝等来，倦倦开谕者，正欲尔等守法奉公，咸归良善。其有不遵朕诲，仍陷于恶者，明有国法，暗有鬼神，罪亦难逭。尔等钦之守之，毋或勿忘！故谕。大汉元年乙未秋八月一日。

汉王宣谕父老，赐与酒饭，各着令回乡，因谓萧何曰：“留卿在褒中，抚恤百姓，劝课农桑，省刑薄税，举善罚恶，催趲粮储，以给军饷，卿之职也。”萧何曰：“谨遵王命。”汉王于是传令三军启行，陆续徐徐进发。如有过期后至者斩，逃匿者斩，父母妻子族人等隐容者悉斩，邻里乡党知而不举首者，罪亦如之。即日车驾启行，萧何率领所属百官送出褒中，各乡父老百姓，望尘遮道，攀辕卧辙，哭泣满道。汉王以袍袖掩面而泣，君臣百姓，恋恋不舍。萧何等送汉王过褒中辞回，带领百官父老，安抚地方，催趲粮饷。汉王车驾向东从容而行不题。

却说韩信领三大队人马出褒中，不往栈道去，却从陈仓小路而行。来到孤云、雨脚山下，从山后僻路进兵，前面已有樊哙开路，虽有夹江之水，从寒溪河流出，垒石可过；山傍虽有险路，鱼贯而进，行三五里，便有阔路；虽被树木长合，樊哙却命三军砍去，有路可通。韩信乃与众将曰：“某前日匹马夜间行到此寒溪河边，正值秋水泛涨不得过，却有萧丞相赶入到此，明月之下，复得相见。若使渡河长往，今已到淮阴矣！”众将曰：“此实天意有在，留元帅兴刘灭楚，使我等得出褒中。不然，栈道烧绝，我等亦不知此路，又无元帅如此大才，我等徒死褒中耳！”众将请立石以传示后世，韩信遂令立石山顶之上，上刻曰：“汉相国追韩信至此”八字。

韩信挥动三军前进，山路危险，回径盘折，众将下马步行，牵藤扳葛，登高步险。虽是辛苦，而思归之心踊跃而进，亦忘其劳也。正行之次，忽见前军来报曰：“军不能前进，乱山之内，溪涧之间，有条毒蛇长数丈，两眼射出光芒来，据山随处，戳住去路，乞元帅除之。”信曰：“毒蛇当路，须令箭手百人，各掩身山凹之内，箭头以药涂之，密密射去；仍令炮手，各执火炮，以防毒蛇性发，恐跳跃伤人，各放炮击之，则无事矣。”众人得令，方欲动手，只见中军帐下一人，到元帅面前高声叫曰：“一蛇当道，何须用许多人治之？便是沧海蛟龙，某亦敢去！”左右听说大骇。不知此人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五回 辛奇斩虎遇韩信

且说要斩蛇者是谁？乃是信武侯靳歙也。韩信大喜曰：“将军虽力能断蛇，但深山之中，恐川水下湿，久无人往来。”即令随营有好酒，满斟三巨觥

，赏靳歙。食毕，令数壮健步卒导引，来到山前，穿岩渡涧，闪在山缺之傍。靳歙远望，只见明月落于岩间，电光射于山下，腥风扑鼻，寒气侵入。军士便问：“明亮者何处？”乡导云：“此大蟒二目光透于外，人若近前，吐气如云，侵人必死。可请将军暂回，不当近他，恐有伤害。”靳歙大怒，起剑到涧边，大喝一声，只见那蛇从岩上一跃而出，身长数丈，便吐毒气侵入。靳歙闪在一边，让蛇跃出，横卧于大石之上，翘首吐气，要来伤人，那靳歙仗着威力，大踏步举剑用力一剑，把蛇挥为两断，蛇头坠于岩下，满林惊落叶，涧水血波流。众军士去前看时，蛇已死于石上，急来报至中军。韩信随到山前，看那蛇有数丈长，血流石上。左右将士，惊讶不已，遂问信曰：“此蛇何如此长大？想在山中有百年矣？不知古时亦在此长蛇否？”信曰：“上古昆仑山周围三万里，有蛇匝山一周，古蛇之长，大有如此。今数丈之蛇，亦未为大也。”又曰：“我前日匹马投汉，亦曾经此山而行，想托主上洪福，未遇毒蛇；倘遇必有伤害，岂有今日？”左右曰：“虽主上之福，亦无帅之福也！”信遂重赏靳歙。

韩信当时催动人马，将近到太白岭，预差卢绾近前吩咐曰：“我昔日过太白岭下，遇一壮士，姓辛名奇，其人最有义气，留我过一宿，拜为兄弟。其家以卖酒为生，汝可到彼访问的实，我却亲往一拜，以报昔年相遇之爱。”卢绾领命前去访问，不一时回报曰：“太白岭下原有数十家居民，近因七月山水泛涨，不能住居，移于山北高阜处避水，未审在否？”韩信嗟叹久之，遂到太白岭下，果见昔日居民，俱无一家，虽有草屋数间，坍塌倒坏，无人存住。又行一日，过石岗，近一乱石桥，到山崖之下，前军不行。巡哨将官来报：“山坡边有一壮士，逐一大虫，绕山而来，众军士围住，以此不行。”韩信闻知，即策马近前，看那壮士头戴虎皮磕脑，身穿黑豹皮裙，手执三股钢叉，逐壳到溪边。那虎见壮士赶来，又见三军围绕，双蹄爬在石上，却望壮士一扑，那壮士却闪在石傍，就势只一叉，正中大虫顶下，那大虫却又跳跃时，被壮士将叉挺往，不能动身。众军士一齐近前，乱枪戮死。韩信看那壮士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太白岭下故人辛奇也。韩信着数牙将大呼曰：“辛壮士！有韩元帅在此请见。”那壮士听得人呼，撇了虎，径过溪来，看那高阜处是韩信，急来拜伏在地。韩信急下马相邀，辛奇便道：“小弟闻元帅修栈道，只道人马从栈道出，连日正要拜迎，未得禀吉老母，以此迁延，不想元帅兴兵到此，大慰所望也。”韩信曰：“自别贤弟日久，因国事忙，未得具书奉问。今日到太白岭，差人访问贤弟，避水移居，又不知何处，正在思想间，不想得遇贤弟，十分大幸！”即差后军牵马来，一同辛奇上马，将大虫拖在军前。便问：“贤弟移居在何处？就同拜见老母。”奇曰：“元帅今非昔比，为天下元戎，岂可轻动

？”信曰：“故旧不遗，何拘势分？请问所寓。”奇曰：“只转过山嘴高崖处，便是寒居。蓬革之地，恐不足以屈麾盖。”韩信遂同十数亲随人，行不一二里，早到奇家。见靠崖有十数家人家，都是草房，奇家在路口，住有草屋十数间。请韩信入草厅坐下，请老母并奇妻出来相见，信具黄金百两奉老母，奇不敢受，韩信曰：“此皆汉王所赐，奉贤弟为养母之资，贤弟可随我建立功名，以图显亲扬名，岂不美哉！”奇拜谢收领。信曰：“此地非老母所宜居，我写随军印信批文，令搬移老母同家眷投南郑相国府，寻数间官房，月给米粮，方好过活。”奇大喜，又深谢厚恩。信曰：“汝母即我母也，贤弟远去，岂可使老母独居山僻，受此寂寥乎？”信吩咐军政司给批文送与老母收执。辛奇拜辞老母，洒泪而别，吩咐妻用心侍奉，随同韩信起行。信曰：“此去大散关二日可到，贤弟即为乡导，同前哨樊哙星夜攻打散关，如不能下，待我到自有方略。”又吩咐第二队夏侯婴：“待樊哙人马打散关，汝可另安一营，歇息军士，不必动，待过关时，汝作先锋趋废丘，与章邯对敌，樊哙却作二队为救援。”二将得令，杀奔散关去讫。

韩信使军士探听汉王人马，亦将次过寒溪，遂乃徐徐启行。到三岔路，却令人找寻斩樵夫之处。军士报说路傍山凹之下，覆土一堆，想埋樵夫处也。信令乡人破木为棺，更换衣衾，乃改葬樵夫于三岔松林内，用石砌成坟墓，立一石碣，上镌刻“大汉元年乙未秋八月七日，破楚大元帅淮阴韩信为义士樵夫立位。”传令有司办祭，韩信亲率诸将，祭于坟所，行三奠礼；周苛跪读祝文曰：

大汉元年岁次乙未八月十三日壬戌，破楚大元帅韩信谨以牲醴致祭于三岔山樵者之灵曰：嗟尔樵者，遭世蹇屯，资身无策，入山采樵，逢予问路，指示要津。楚兵或至，恐道往困，绝计斩汝，实伤我仁！覆土为记，虑防水滨，循途道汉，来志乃申。职专阃外，兵下三秦，道经岔口，改葬汝身。师行匆剧，未获报君，君其有知，鉴义真纯。尚飨！

祭罢，焚帛礼毕，乃传令吩咐乡人立庙，四时享祭，遗迹至今在焉。

不说韩信人马前进，却说大散关章平，自得姚龙、靳武，终日打探栈道，工程可曾完否？去人来回报：“修栈道如今不是樊哙，又改委牙将孙兴管理，人夫渐渐减少了，工程未见次第，东征消息亦未见动静。”姚龙曰：“汉王多是空说，决然来不成！”靳武曰：“褒中近年好收，汉王正在那里快乐，亦无甚远大之志。”章平曰：“观他拜韩信为将，可见不识人，如何成得大事？”正在关上闲说，只见巡哨小卒来报说：“汉兵遍地而来，离关五十里有先锋樊哙下了大营，见今领五万人马，杀到关前。”章平大惊曰：“汉兵从何而来？”姚龙、靳武曰：“恐传报人未的，岂有栈道未完，人马从何处过来？或

是樊哙受苦不过，逃来关上投降也不见得，再着人探听看如何，便好发兵。”言未了，又有人来报：“樊哙到关下，攻打甚急。”章平一边差人飞报章邯，说汉兵已过栈道，见今攻订散关甚急，乞传报三奏，早作预备，仍差大将前来教授，庶保无虞；一边与姚龙、靳武商议曰：“樊哙人马打关，我须出战，汝二人可守把四面关口，以防汉兵偷袭。”姚龙、靳武曰：“将军放心，每关一面，可派人马一千防守，昼夜巡视，料亦无事。”章平遂领三千人马，冲下关来，与樊哙对敌。看樊哙人马军器鲜明，队伍严整，有健将辛奇在后押阵。樊哙曰：“章邯等三人，诱秦卒二十万，被项羽坑之，却乃滥受王爵，苟安富贵，天兵到来，不急早开关受死，尚敢拦阻？”章平曰：“汝汉王受霸王封爵，不安分受职，却妄动余孽，徒速死耳！”樊哙大怒，举戟直取章平，平挺枪来迎，二将交战有二十回，章平抵敌不过，败走。辛奇催动后军一齐掩杀上，章平匹马逃走上关去了。樊哙、辛奇收兵回营，章平将关紧团。樊哙预备火炮火箭，并力攻打，关上只是坚闭不出。樊哙无计可破。

人报元帅到来，樊哙、辛奇离营远接韩信到关下，登高处看了一遍，已有暗号，知章平中了计，遂乃吩咐火炮手，架起风火大炮，一连放了十数个。关上惊慌，众军士畏怯，又不肯上关守把，章平发躁，亲自催遣众军士守关；姚龙、靳武暗吩咐带来人夫一百上城，各执器械四边预备。只见韩信策马近前大呼曰：“说与关上守关主将，上关来答话！”章平、姚龙、靳武都到关上，见韩信耀武扬威，举鞭言曰：“汝霸王暴虐天道，背约自立，放弑义帝，天下切齿。今汉王亲统大兵，汝当束手归降，乃敢抗拒天兵，闭关拦阻！汝若开关投降，免汝一死，敢说一言不降，教汝立见流血！”章平便道：“我乃雍王贵族，岂降汝胯下夫耶？”一言未罢，只见姚龙、靳武走上前来，将章平劈头揪住，即时绑缚了，着一百原来人夫，各举兵器防护。姚龙、靳武便叫关上众军士：“汉王有德，天下归心，汝等急来投降，免致诛戮，敢在道一个不字的，大兵见今围住关下。我等把住关口，汝等皆是死数。”众军士见章平被捉，又见关下汉兵大举，只得尽数拜伏在地曰：“吾等情愿归降。”姚龙、靳武大开关，绑缚章平下来。二将非是姚龙、靳武，乃汉将周勃、柴武，假作修栈道夫，暗入散关投降。原来韩信差陆贾以催工为由，却定计暗暗的吩咐樊哙，密使周勃、柴武更名，引心腹军士一百名，假作修栈夫，投降到关上；待韩信大军至，却立石于关前，以为暗号，次后听炮响，即擒捉章平，开关请韩信上关。此便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不十日之间，智下散关，此韩信东征第一功也！

韩信到关上，安抚五千降卒，打扫公厅伺候汉王车驾到来。却将章平拿到帐下，信曰：“汝乃章邯族姓，冒受楚官，把守险隘，抗拒天兵，本当斩首，量汝特癞狗，不足污吾刀耳！且押付军政司，随军听候发落。”早有人来报

，汉王车驾离散关不远。韩信率领大小将佐，离营二十里大路迎接。汉王传旨，着韩元帅大小将官上马随行，早到关上。汉王已知韩信下了散关，心喜不尽，到公厅坐定，韩信同将佐戎服朝见，礼毕，汉王曰：“散关乃三秦隘口，将军不动声色，随到而得，三秦闻知，已破胆矣。”信奏曰：“散关既得，三秦此时尚未见预备，陛下且暂任散关，臣星夜攻打废丘，擒捉章邯，三秦指日纳款，那时差人奉迎车驾也。陛下仍遣人催趲粮储，接济军饷，急修栈道，以便往来。”汉王闻奏大喜。韩信又取出章平来，割去一耳，放回废丘报知章邯，以激其怒。却辞了汉王，传令着夏侯婴作先锋，辛奇为副先锋，望废丘杀来，未知胜败如何？且看下分回解。

#### 第四十六回 韩信火攻破章邯

却说雍王章邯在废丘，闻散关一连两起飞报来，说汉兵势众，见今樊哙攻打甚急，早望遣兵协助。章邯闻报大惊曰：“我前日以栈道未完，汉兵恐难入寇，不意今已到散关，事在迫急，可传报与栎阳、高奴二处，早作预备。”随传令着吕马通、孙安点押人马，伺候迎敌。言未罢，有章平带伤来见章邯，哭拜不起。邯曰：“汝如何失了散关？汉兵如何出栈道？韩信如何用计？”章平便将周勃等投降，并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一一备细说了一遍。章邯摇头道：“范亚父再三说韩信但未遇时，若有人重用，深为后患，霸王不听，今果然矣！”又曰：“汝且退后，等我杀此胯夫，以雪其恨。”左右曰：“大王不可轻敌，韩信诡计甚多，须当斟酌。”邯叹曰：“吾用兵三十余年，经百十余战，量胯夫何足为惧？”当即催动人马起身。

夏侯婴先到废丘，见有敌军，未敢出战，高废丘五十里安营。韩信人马随即也到，约会夏侯婴，附耳曰：“章邯乃秦之名将，不可力敌，当以智取。公明日对敌，当如此如此而行。”夏侯婴等领令去了。

次日，章邯出马，与夏侯婴对敌。邯曰：“汉王受封褒中，能自保疆土足矣，又何从胯夫之见，乃敢背叛入寇以取死耶？”婴曰：“义帝初约，先入咸阳者为王。我汉王兵不血刃，义降子婴，天下响应，正当为关中之主。即被项羽强暴违约，自立为王，左迁诸侯，放弑义帝，大逆不道。今我主亲领大兵东征，汝当延颈受死，反乃妄言入寇耶？”邯大怒，挺枪直取夏侯婴，婴乃举刀交还。战十合，婴佯败，落荒而走，邯挥动人马赶来。婴却转过山脚，勒住马，在高岗上大叫：“章邯再与你决个胜负。”邯曰：“汝乃败将，尚敢言胜负耶？”婴曰：“汝特老革耳！筋力已衰，何足为我敌？”邯益怒，挺枪跃马，径奔夏侯婴，婴举刀复来交战，不十合，却望松林小路而走，至树边见隔林尘土起处，有韩信人马到来，拦住章邯。信便道：“我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”邯曰：“胯夫在此久等，欲寻死耶？”信怒，举戟直取章邯，章邯举枪交还，未

及数合，韩信败走，章邯挥动三军人马往前追赶。随后季良、季恒领本部三千兵亦追赶来，即会见章邯曰：“大王不可深入重地，恐是诱军之计，须当回军。”邯曰：“我正欲汉兵相连而来，尽数剿杀。公可催督人马，尽力攻击。”忽闻一军报说，韩信因大王追赶甚急，连人带马跌下涧去，夏侯婴众将在彼救援，尚未救起，大王可催趲三军，急早捉拿，可获全胜。邯着人高处了望，众人回报，远望山前谷中，众军士在彼用绳索搭救，不知是否？邯叹曰：“胯夫合当死于吾手！”遂挥转人马，渡涧穿林，望前杀来。进到山谷中，两旁都是树木，却不见一个军士，楚兵大势行动，又拥住谷中不得回转。天色又渐昏黑，章邯心上犹豫，急传令军马且暂住。那人马前后举动，急难收煞，早有一半入山谷来，才待住脚，只听山顶上，一声炮响，四下里树木都着，冲天火起。邯见火起，知是中计，急勒回马要出谷中，又被人马拥住，后边又是火起，无路可出。季良、季恒急来，便叫道：“前面有条山径小路，斜曲上去，可到凤岭。”邯即同二将，弃了马步行，从小路爬到岭上，气喘不迭，三人权在岭上休息，又听得山下呐喊，四边火势愈大。邯曰：“此处不可久住，恐汉兵追来，三人又无兵器，如何抵敌？不若乘着月色，捱过岭去，寻着楚营安定再作区处。”季良曰：“大王所见亦是，但不知从那条路下去？”季恒手指道：“那山凹边有灯光露出，想是人家。”邯曰：“我等捱下去，寻问他路径也好。”

三人一步步走下岭来，到那里是有一个大镇店，有三百人家，夜深尽都睡了，路口有个山神庙，三人入到庙里歇定。方才合眼，只听得远远有人马过来，季良便从缝里张看时，为头有数十面大旗，后面一队队人马过，听声音时，却是楚人说话。有一个道：“谷口里火起，又不敢进去，不知大王在何处？想是乱军中，定被伤害了！”季良叫醒章邯，便开庙门叫住众军士，掌起火把来，为首有一员大将，乃楚将吕马通也。众人齐叫道：“好了！我大王在庙里。”那吕马通下马，到庙前见了章邯，三人大喜。邯问曰：“汝等如何知我在此？”吕马通曰：“大王追赶汉兵太远，章平再三来说恐韩信多诈，或有诡计，说可引一枝人马救应。臣领本部一千人马，行至中途，忽见前面火起，又遇见回来的军士说，大王中计，已杀入山谷口里去，臣不敢前进，却从西南双岔口寻来，不见踪迹，正在区画处，不想大王却在此庙中，十分大幸！”随令军士做饭。邯三人在庙中用过饭，已天明矣。同吕马通各上马转回旧路，到废丘大路上，早有章平、孙安引人马接应。打听前军，被火烧死多半，止有一二千败残军逃回，亦多带伤。

章邯懊悔不及，吩咐将士：“且将关紧闭，我兵新败，未可出敌，少休息数日，然后出敌。一面会栎阳、高奴二处，调遣兵急来救应。”言未罢，人来

报韩信人马围了城，众军卒将大王用的兵器，举在城下，百般毁骂，甚是无礼。章邯闻说，大怒曰：“我为秦将，威镇六国，何人不惧？今位居王爵，镇守三秦，遇一胯夫，反乃闭门受其辱耶？”遂令左右：“快整点人马出城，我要与胯夫决一胜负！”季良众将谏曰：“不可！此乃韩信激大王之怒，意欲智赚出城，中其奸计。且从容待军士休息数日，出战不迟。”章邯怒气不息。又听城下一连炮声不绝，军人又来报，说韩信人马，或坐于地上，或卧于城下，裸身赤体，百般辱骂。章邯听说，同众将上城楼观看，果见汉军在城下辱骂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邯即与众将附耳曰：“韩信因见昨日得胜，遂自骄惰，此就如项梁之在定陶也。”季良曰：“人言韩信善能用兵，观今日营伍欠整，士卒怠惰，此兵法所忌，若大王以破楚之法，施于今日，甚为允当！”孙安曰：“恐韩信有诈，或故令军士怠惰，使大王无备也。”邯曰：“昨日我因贪战，偶中奸计，非信之能也。观今日营阵队伍，已见韩信之才，夫又何疑焉？”遂向众将吩咐：“今晚预备劫营，季良、季恒领兵三千，出南门冲汉右哨；我领一万兵，出西门劫汉中寨；章平因带伤，不能出敌，把守废丘。”各分派已定。

却说韩信料章邯必乘骄劫营，遂传下将令：着樊哙、柴武领兵三千，阻楚军北路，夏侯婴、周勃领兵三千，阻楚军南路；将大营人马，俱退后三十里下营；韩信守住后哨，却令辛奇、靳歙领精兵五千，埋伏于大营之左；卢绾、灌婴领兵五千，埋伏于大营之右。等章邯人马回动，二路人马杀出，必获全胜。分调已毕，天色已晚。

章邯人马等到二更将尽，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金鼓不鸣，各衔枚而出，杀奔汉营来。季良等出北门，吕马通等出南门，章邯等出西门，三路人马蜂拥而来，章邯杀到大营，见是空营，已知中计，急传令着三军快回，言未毕，只听火炮振天，两路汉兵杀出，箭如飞蝗，杀得楚兵七断八截，各自逃生。章邯幸得左右众将帮定逃走，正行之间，早有一箭射来，正中章邯右肩，几乎落马，左右扶住，死战得出。季良出北门，被樊哙、柴武三千人马，忽然突出，夜晚不及交战，楚兵大败，二将败走，樊哙等大杀楚兵，得将令不敢追袭。吕马通、孙安出南门，行至中途，那孙安马上与吕马通曰：“韩信今日令三军辱骂，其中有诈，但今我等劫营，恐难取胜，不如且将人马在此屯住，密差精细军校，急急两路打听，果是汉兵无备，我等前进，必然取胜，若中奸计，如之奈何？我且与公在此等候，若楚兵不胜，却绕出废丘大路，为楚兵救应，彼此俱得保全，以为长策。公意以为何如？”吕马通曰：“倘一时不如所料，雍王问我等抗违军令之罪，那时如何分辩？”孙安曰：“不然，为将之道，运筹决策，须要知彼知此。我料韩信用兵，岂可比定陶之兵耶？我意已决，决不可前进。”于是吕马通、孙安按兵不动，急差军校探听，去不多时，只见数军飞



马而来曰：“汉兵有备，楚兵中计，已大败矣！将军快调转人马，大路上救援。”吕马通、孙安闻说，即调转人马，往大路上杀来，正遇汉兵追赶章邯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却是吕马通、孙安领三千精兵，杀来救应，火把照如白日，放过章邯兵，挥动人马接住汉兵，且战且走。

韩信见有救应，传令汉兵且住，未可追袭。张仓策马近前曰：“章邯势穷力竭，正好擒拿，元帅如何勒兵不追？”信曰：“穷敌莫追，兵家最忌；又况夜晚，地利不便，倘楚兵或有埋伏，反难回转。不可不虑也！”韩信即鸣金收军，令诸将各调本部人马伺候攻城。未知废丘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七回 淹废丘三秦悉定

且说当夜章邯急奔入废丘，因肩上中箭，疼痛不止，令医士敷上药，用白绢缚了，卧病不起；传令三军各用心守把四门，又星夜差人各郡县调兵防护不题。

次日，韩信催动人马，把废丘四门围了，传令诸将，照队伍各安下营寨，预备攻城之具，昼夜攻打。这废丘乃周旧故城也，周围都是高山，山麓之下通白水大江，城池坚固，墙垣宏阔，攻打甚难。叔孙通、张仓等入中军与信计议曰：“废丘一时攻打不下，各郡县渐次调兵防守，倘董翳、司马欣再遣兵来协助，城愈难破矣，请元帅思之。”信曰：“吾在此筹度已定，诸君所见，甚有理，料一二日便见破打废丘之计，且未可与诸公明言也。”叔孙通等退帐。当晚韩信同曹参带数健卒，来到废丘城后高处，密指与曹参曰：“此城下水自西北方而来，环东南而去，其流甚急，汝可带领一千人，各具囊沙，壅住水口，使水不得顺流而下。其水决倒转冲入废丘，不一时废丘入鱼腹矣。”曹参得令，是夜领一千人陆续暗暗到废丘东南河口边，以囊沙壅住水口。况八月之时，秋水正泛涨，一壅住水口，那水不得顺流，直冲入废丘城来，四边墙垣，俱是山石垒就，遇水一冲便倒，四边水声如万马奔腾，势如山倒。韩信人马连夜传令，暗移住西北高阜处扎营。

章邯正打听韩信移营消息，忽四边水势汹涌而来，无法拦阻。邯大惊，急同季良、季恒、吕马通、孙安一千众将带领家小，从北门水浅处，各弃马冲杀出，径奔桃林大路逃难。韩信引大军追赶，见水势渐近，恐淹没人马，传令且扎住营；一面分付曹参放开河口，流通水道。半日之间，水势俱下，入城安抚百姓毕，奉迎汉王车驾入废丘。邻近郡县，望风归降，王大喜。

却说章邯夜走桃林，汉王入废丘安抚百姓，各郡县归附，雍地悉定。有中秦董翳、司马欣两家得雍王飞报，要起兵救授。不一二日，又有人报，韩信用水攻已破废丘，邯夜走桃林，各郡县已归汉王，早晚来攻打中秦，翟王董翳闻报，与谋士李芝计议曰：“韩信初破废丘，兵势大振，况栎阳人马不多，恐难

为敌，须会合塞王，二处同力御汉，再遣人去奏知项王，早发兵救援，庶保守中秦。”言未毕，有人来报：“汉兵卷地而来，所过郡县，望风归附，已到刘家镇，离栎阳止百里远，请大王急出迎敌。”

董翳遣大将耿昌、副将吴伦，领兵一万，出城五十里下寨，以防汉兵；自领兵一万，离城二十里下寨。见尘土起处，汉兵到来，耿昌、吴伦二将领兵出战。遥望汉阵上门旗开处，韩信跃马近前，高叫：“二将早早受降，免汝立见诛戮！”二将大怒，各举兵器，径奔韩信杀来。韩信背后，早有两员大将，各挺兵刃，纵马出阵，旗上大书一个是舞阳侯樊哙，一个是绛侯周勃。二将出马，与耿昌、吴伦对敌。二十来往回合，樊哙卖个破绽，让耿昌一刀砍将入来，被樊哙手起一戟，刺耿昌于马下。吴伦见刺了耿昌，无心恋战，放马逃回。韩信挥动三军，将楚兵大杀一阵，径趋栎阳城，正遇翟王董翳。

韩信出马当先答话，董翳曰：“雍王误中奸计，废丘失守，以此小人得志，遂尔猖獗。若我救兵应援，汝已受擒多日矣。”信喝曰：“汝不过邯一仆吏耳，邯已诛戮，汝何人，乃敢鼓唇舌耶？”翳大怒，纵马挺枪，直取韩信，韩信挥戟来迎。二将战未数合，樊哙、周勃二马急出，兵器夹攻，董翳抵敌不过，望后阵便走。早有汉将辛奇、灌婴领韩信密计，各领精兵三千，绕栎阳东路，在后杀来。董翳见两边人马围住，鼓声振地，匹马杀出，才近城下，后面喊声大振，又围绕上来，重重叠叠，都是汉兵，无计可脱。韩信传令军士大叫：“董翳快降，饶汝一死！”董翳下马搦枪，高声呼曰：“势穷力迫，情愿投降。”众军士进前将董翳拿了，四边人马，各依队伍。

韩信回到中军坐定，军士押董翳到帐下。韩信急出帐，以手扶翳上帐，命左右设坐，董翳拜伏在前曰：“亡国之俘，受擒麾下，得赐收录，已为再生，岂敢与元帅行宾主之礼耶？”信曰：“贤公乃秦名将，受封为王。今不弃归汉，三军免锋镝之伤，百姓领安康之福。得事明君，不失旧爵，同为汉臣，何分彼此？”翳见韩信如此厚德，遂入帐就席而坐。信曰：“贤公既为汉臣，有一言奉告：见今塞王司马欣，建都高奴，闻汉兵临境，定领兵出迎，劳师动众，非兵之善者也；意欲烦贤公修书一封，致之塞王，早来纳款，归降汉王，仍照旧封爵，以共扶王室，岂不美哉？”翳曰：“请元帅大军进城，安抚百姓，某即修书，差谋士李芝，前赴高奴，说塞王归汉。未知尊意以为如何？”信曰：“大兵正要进城。”随传下将令，着后队人马进城住扎，其余尽数进城。董翳策马到城下，方欲叫门，只见城上已竖起降旗，城门大开，两边百姓，俱设香案迎接汉兵。韩信吩咐三军，不许骚扰百姓，四门张挂告示，晓军民人等知悉。即令董翳修书，差李芝前赴高奴去说司马欣归汉。

一日到高奴，离城三十里外，司马欣早安下营寨，以防汉兵。李芝到城下

，即传报进城，塞王随即着李芝进见。李芝将翟王书呈上，塞王拆书，书曰：

翟王董翳再拜塞王麾下：秦惟无道，诸侯离散，楚兵西来，势不可敌，比时从雍王之命，率兵归降，实出不得已也。方今汉王宽仁大度，天下属心，初约入关，即当为王，后楚背盟，左迁南郑，天命靡常，惟归有德，起兵东征，所向无敌。韩信用兵，仿佛孙吴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智取散关，水涌废丘，席卷而来，势如破竹。某顺天意，昨已投降，蒙款以宾礼，不失王爵。恐王孤立，终难自保，唇齿之邦，互相寒暖，同用其济，思难为命，差幕宾李芝驰书上闻，惟王鉴纳。不宣。

塞王看罢书，大怒曰：“未曾与胯夫交兵，便束手归汉，岂大丈夫之所为耶？”遂将书扯碎，喝令左右将李芝叉出。芝叹曰：“大王兵不满数万，将佐不过数人，二秦已破，高奴孤立，项王远驻彭城，邻邦为敌国，大王智不及韩信，勇不及樊哙，一败之后，有家难入，有国难投，那时追想翟王之言，则亦晚矣！大王幸思之。”塞王拔剑益怒曰：“汝量我无智勇，我今出阵，务生擒樊哙，立诛胯夫，汝当受我一剑！”芝曰：“大王如与汉兵对敌，莫说擒樊哙，杀韩信，若是冲他一阵，得他一卒，那时大王就将臣杀之，以正欺诳之罪，臣不怨悔也。”塞王便呼左右将李芝监候，即传令点押军马，先差副将刘林、王守道领兵一万为先锋，次后司马欣领兵四万出高奴，投栎阳来不远下寨。

早有跟随李芝军士闻塞王扯碎来书，将李芝监候，星夜回栎阳，将前事备细说了一遍。董翳亦怒，径来中军，说与韩信，信叹曰：“量此无智匹夫，如砧上肉耳！吾当擒之。”言未毕，有探马来报，司马欣高栎阳五十里下寨。只见樊哙听得董翳说道司马欣务生擒樊哙。哙咬牙切齿，急到信前曰：“某情愿与司马欣决个胜负，务要拿来见元帅，以雪此恨。”信曰：“将军如要去，我有密计，必须如此如此，方可取胜。”樊哙得令，当晚来董翳营计议曰：“某想司马欣甚是无礼，将贤公书扯碎，又将李芝监候，若不定计捉来，以塞其口，反被他讪笑。”董翳曰：“将军有何见教？”哙曰：“若要捉司马欣，须要将公的亲人，缚绑了我，同心腹百人，今晚去欣寨投降，彼必收录。明早公可来营索讨，彼必出营答话，我等随后一齐上去，决然捉欣。彼一军无主自乱，而高奴亦可破矣。”翳曰：“吾有长子董式，极其骁勇，公可缚去，假作投降，彼方准信；若其余者，恐彼不信也。”哙大喜，即时点健卒一百名，同柴武杂在乱军卒中，变其寻常服色，径从栎阳僻路来。行五十里，早到欣寨。伏路小校审问来历，传报司马欣。欣曰：“着进来！”哙进营见欣毕，便说：“我等原是楚兵，随翟王镇守栎阳，不想翟王归降了韩信，我等终日思想故土，几时得到楚地，昨日差他长子出城，探听大王消息，我等众人灌得他大醉，捉来投献大王。”司马欣看是董式。大骂曰：“汝父与我同受霸王封爵，却

如何背叛归汉？且押去与李芝一处监候，等捉了董翳，一齐解赴彭城，今晚且收在营，明日发落。”众人拜了，出外伺候。

次日早，董翳领人马来，摇旗呐喊，请塞王答话。有先锋刘林、王守道，见是翟王，且不敢拦阻，传报与司马欣。欣全身冠带，一马当先，与董翳相见。翳大骂曰：“汝不知天时，不晓存亡，想项羽杀了子婴，坑了降卒，正是我等仇人。我今背楚归汉，深合天道，我有书晓知汝，汝却扯碎我书，监我谋士，昨夜又捉我长子！前日敢说生擒樊哙，立杀韩信，汝若敢与樊哙对敌一合，我即当下马受缚。”那司马欣听了这话，便大叫曰：“汝便着樊哙来，我与他对敌。”一言未毕，背后一人走上前一把揪住，拖于马下，便叫曰：“我便是舞阳侯樊哙也！”那一百军卒，同柴武各执兵器，高呼曰：“汝等众军卒，若早降汉，俱免其死。”众军卒齐声曰：“情愿降汉。”有先锋刘林、王守道，见不是势头，急率三军来救，有樊哙、柴武同董翳各执兵器来战二将。二将见捉了司马欣无心恋战，只要逃走，却被三将战住不肯放，无路回转，枪法早错乱不定，樊哙便刺下刘林，柴武便捉住王守道，三军倒戈卸甲，情愿归降。众军卒押司马欣等赴中军报功，一边放了董式。

韩信便唤军士，押过司马欣来，信曰：“楚王乃秦之仇人，汉王曾有大恩于秦，汝曾为秦将，当为秦而归汉，此乃顺天者昌也，昨翟王有书传达，乃敢口出狂言，略无忌惮，今被擒来，有何理说？”司马欣低头不语：董翳、樊哙众将劝曰：“塞王误受楚将，非不得已，今到麾下，愿元帅宽恕，仍望奏过汉王，照封王爵，料彼倾心事汉，决无二心也。”信着武士放起司马欣来。欣向韩信拜谢毕，与众将相见，韩信差人传报与汉王，说今栎阳、高奴二处悉定，请车驾安抚三秦，复进取关中；一面传将令，三军进高奴城，张挂榜文，晓谕百姓，放了李芝：有探马来报，汉王车驾高废丘，过栎阳，安民三日，前来高奴，与元帅约会，复取咸阳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八回 韩信用计取咸阳

却说汉王离栎阳至高奴，与韩信约会，王谢曰：“前日萧何推荐将军，寡人用之，果建大功。非将军妙谋神算，何以至此？”信曰：“此非信之能，乃王威武所及，三秦束手而降也。”王曰：“将军已破三秦矣，咸阳指日可得，但不知何日起兵？”信曰：“咸阳不难取，所患章邯虽逃于桃林，离废丘不远，倘乘汉兵过关中，复举兵而西，仍取废丘，据险以阻汉之粮，不亦深为后患乎？”王曰：“如之奈何？”信曰：“王同众将暂住于高奴，臣亲领一旅之师，前赴桃林，诛却章邯，则除后患矣。”王大喜。信次日领兵一万，带樊哙、周勃、柴武、辛奇四将，征伐桃林。

且说章邯箭疮方平复，正欲差人催楚救兵，复取废丘，闻人来报，韩信人

马离桃林不远。邯曰：“前日误中胯夫奸计，今不知止，又来追逼，尔众将齐心用力，务要与胯夫决个雌雄！”孙安曰：“以臣愚见，只可深沟高垒，待楚救兵来，此时不可与彼出战，恐复中奸计。”邯曰：“楚王已报去许久，不见救兵到来，倘围困日久，兵穷粮尽，愈难支矣！我兵利在速战，不可怠缓。”遂不听孙安之言，随即分付吕马通、季良、季恒、孙安，点兵五千，随章邯杀出桃林城来。只见韩信兵至桃林，门旗开处，韩信出马，高呼曰：“章邯早降，免汝一死！”邯怒曰：“胯夫敢与我决一死战耶？”韩信方欲迎敌，只见阵后早有樊哙、周勃二将各挺兵器来战章邯，章邯阵后吕马通四将齐出截战，两边鼓角齐鸣，喊声振天，战未数十回合，韩信见邯后军渐渐转动，吕马通等各抵敌不住，即挥动汉兵，急令辛奇、柴武二将径往阵后冲杀过去。邯兵势弱，正欲逃走，怎当这支生力军冲杀过去，章邯兵大败，欲奔桃林，已被辛奇、柴武据住后路，韩信又着樊哙、周勃追杀，邯兵两处不能救应，章邯见四边无路，都是汉兵围困，止吕马通等十数人相随，又兼箭疮迸裂，疼痛不止，恐被韩信捉住，有辱威名，遂拔剑自刎：季良、季恒亦死于乱军之中。

吕马通、孙安见章邯已死，急趋降旗下，情愿纳降，韩信鸣金收兵，着吕马通、孙安近前，以言抚之曰：“汝二人可谓知天命矣！使章邯早来归顺，岂有今日？”安曰：“章将军恃勇取败，若听某二人之谏，亦岂有今日耶？”信曰：“桃林城见有多少人马？将佐还有几人？”吕马通曰：“城中人马不上五百，再无将佐，其余皆是百姓。”韩信遂传令进城，信入城安抚百姓毕，次日三军就起身回到高奴，领降将吕马通、孙安朝见汉王。王乃封前职，随军听用，待有功之日，再加封赏，二将拜谢，其余降卒，各分入伍队。大小将佐点视停当，起兵直进咸阳大路来。

却说咸阳守将司马移、吕臣，一向在咸阳驻扎，累次申文飞报与项王，说汉王用韩信为将，下散关，破三秦，指日到咸阳，乞发救兵接应，不见救兵到来。正在惶惧之际，却闻探马来报，汉兵已过扶风，离咸阳不远，司马移与吕臣计议：“救兵未到，我等人马不多，况三秦尚不能为敌，量此咸阳岂能坚守？近日城中百姓，听见汉王到来，个个都有归附之心，如之奈何？”吕臣曰：“再星夜差人讨救兵，料范亚父定有区处。”司马移，吕臣一边照管人马，上城防护不题。

却说韩信兵近咸阳，先差人打听城中消息，数日差人来报：“咸阳司马移、吕臣计议，只等救兵到来，方才出城迎敌，见今将咸阳城紧闭，城上人马防护甚严。”信听说，寻思咸阳城甚坚固，一时攻打，如何得破？须用智取，庶不延缓时日，遂唤吕马通近帐下，信曰：“汝来归汉，未建大功，今差汝带领原降楚兵，就打原用旗号，并所得项王发下各路防守批文，汝带在身边，假作

救兵，赚开城门，我却遣兵一拥而入，咸阳垂手而得也，此便是将军降汉一功绩也！”吕马通曰：“元帅将令，敢不从命，但批文印信虽真，月日不同，为之奈何？”信曰：“我随军亦有洗磨写改之人。”就于文箱内检出三秦原行批文，命酈生带水文士李禹，此人极机巧，看了批文一遍，就到一僻静去处，去不多时，将批文呈上与韩信看，日月俱改写停当，各条字眼洗补不差分毫，俨然一新来批文也，信看罢大喜，递与吕马通收执，就点押原降楚兵，并原来旗号，又同孙安等共降兵五千，从泾渭迤北僻路，绕向东南而来，直抵灞陵，径奔咸阳大路。韩信却差樊哙、周勃、靳歙、柴武，领汉兵一万，随吕马通后哨，徐徐而进，待赚开咸阳，乘机一拥而入，城上竖起汉家旗帜。众将得令去讫。韩信请汉王且暂屯军马，打探咸阳消息，如汉兵已进城，待飞马报来，车驾方可前进。

且说吕马通一千众将，带领原降楚兵，密从泾渭僻路绕到咸阳迤东大路而来。到了城下，报入城里，司马移、吕臣闻楚有救兵至，急上城见楚兵旗号，便问楚兵有甚明文？可打上来验看，吕马通策马至城下，将原文书打上城，与司马移、吕臣看了，见是印信文书，随令军士开城，放进楚兵来。吕马通曰：“人马二起，陆续进发，还有后哨快到，”那时楚兵缓缓进城，将近日落，后哨人马已到城下，尘土冲天，军势甚大，司马移看见，便传令且着后哨人马，屯在城外，明日进城。只见头起人马进动，势不容已，后哨人马，乘势一拥便入。那传令军士便道：“后哨人马且住！”那后哨为首数将，将传令军士手起搦翻五七人，众军士呐一声喊，便杀起来，众将径奔城上，将司马移、吕臣拿住，一刀一个杀了，提头晓示众人：“吾乃汉将樊哙、周勃、靳歙、柴武也。奉韩元帅将令，赚开城门，已将司马移、吕臣杀了。汝等若是归附，免致诛戮。”众人齐声曰：“汉王先到咸阳，该作关中之主，不想霸王背约，迁汉王于褒中去，我等终日思想。汉王今日到来，情愿归降。”樊哙大喜，便令竖起汉家赤帜，差人飞马报知汉王，一边安下营寨。

一二日，汉王人马到来，咸阳百姓扶老携幼，出城三十里，箪食壶浆迎接汉王，跪伏在地曰：“自从陛下入褒中去，终日思想，不意今日复来咸阳，我等万民之福也！”汉王安抚毕，进城，两边百姓各家门首设香案迎接。汉王至咸阳旧殿，打扫洁净，升殿坐定，韩信领大小将佐朝见行礼毕，一边传旨张挂榜文，安抚百姓；一边摆设酒筵，赏劳文武将士。宴毕，计议东征，信曰：“咸阳虽破，而关东有魏豹、申阳二王未归附，倘项王率兵而来，会合二王，与汉兵为敌，恐三面受敌。则难与争锋矣。”汉王曰：“如之奈何？”信曰：“必得一奇谋之士，说楚且移兵伐齐，臣却南破平阳魏豹，东破洛阳申阳，关东既定，项王不难敌也。”王便问那个谋士去说二王？只见中大夫陆贾奏

曰：“昔日陛下西伐秦，臣于洛阳投见，遂入褒中。今三年未归，臣父母妻子俱在洛阳，存亡未保，臣欲归省父母，就用言说申阳归汉，然后至平阳说魏豹；料二王必有遇焉。”王甚喜，遂取金十斤，赏贾为路费。

当日贾辞汉王，先赴洛阳来。进城即到家中，父母妻子俱在，拜罢父母，与妻子相见，问候起居。父母曰：“多亏申王自从尔随汉王西征，终日差人供给米粮衣服，一家得受温饱，皆王之恩也。尔可朝见，谢王供给之恩。”贾闻说甚喜，遂整衣冠赴朝，前来见申阳，阳闻人报说陆贾回家，阳曰：“陆大夫随汉王西伐，今经三年，凡有谋议大事，无人相语。今幸回家，可着人请来。”言未毕，门官来报，陆贾在府前伺候，阳曰：“快请进！”贾入朝见申阳，申阳笑容满面，以手扶贾曰：“自从大夫从汉王西行，久未归，家中每差人看管，载日望大夫回来，以慰所思。”贾曰：“臣奉命从汉王西伐，不意汉王苦留臣随行，臣见汉王乃长者，既有苦留之意，臣不得已已在褒中往居许久。昨破三秦至咸阳，臣告辞来见大王，家下父母妻子，蒙大王供给厚恩，父母妻子得以存活，不然则饥饿冻馁死矣！感大王之恩，虽粉骨碎身，不能报也”申阳又问：“汉王为人何如？”贾曰：“汉王宽仁大度，抚爱将士，今拜韩信为将，未及两月以来，下散关，破三秦，智取咸阳，所到郡县，望风归附，真乃有道之君也！将来汉王决成大事。”申阳曰：“我亦闻汉王有德，久欲归附，但楚之强大，不敢轻犯，倘我归汉，霸王知道，决不干罢，此位恐难保也。”贾曰：“汉王近日兵势亦盛。又兼韩信用兵如神，若兵过洛阳，亦当远迓，免彼攻击也。”阳曰：“然。”陆贾初欲说阳归汉，因见阳相待甚厚，不忍下说词，又见父母妻子得所，遂安心留恋于洛阳，无复归汉矣。

汉王在咸阳等陆贾去二处说申阳，魏豹来降，久未见回音，正忧闷间，有人来报，司徒张子房出蓝田，将至新丰，预先差人报人咸阳来。汉王闻张良将至，甚喜。随差灌婴、曹参出郭迎迓。韩信闻知，亦差薛欧、陈沛二将远迎。汉王传旨置办酒席，与张良接风。王正在殿上等候，有人飞报入内：“张司徒已到朝门之外矣。”汉王下殿门，步行至承德门，远见张良疾趋而来，王笑而言曰：“先生久不相见，使我终日悬想！”以手携张良至殿上。张良拜伏在地曰：“自别陛下以来，虽未日侍左右，而此心无日不在王前也，臣别陛下时，曾告入关中之三件大事：说项王迁都彭城；使六国叛楚；寻一个兴刘灭楚元帅，至咸阳与陛下相会。臣今三事皆已于毕，敬来咸阳相见陛下。”王大喜，扶良曰：“三事皆蒙先生劳神！邦今得出褒中，相会于此者，先生之功也！他日当勒名金石，万代不磨矣！”良朝王毕，又与诸文武将佐相见，有韩信趋前谢曰：“蒙先生举荐之力，汉王不次擢用，大遂所愿，终身不敢忘盛德也。”良曰：“将军累建有功，威名大振，可谓不负所举矣。”只见殿上筵宴已

设下，汉王召众臣陪宴，亲与张良把盏，君臣济济一堂，笙簧齐奏，其日甚乐，各散。

次日，汉王与韩信、张良计议：“魏豹、申阳二处未归附，陆贾去久未见回，倘楚兵西来，何以应之？”良曰：“陆贾归洛阳，乃父母之邦。留恋故土，岂肯说申阳归汉，魏豹素有虚名，妄自尊大，陆贾必难下说辞也，二处须臣一行，必随机应变，鼓动其心，务使二王归汉，那时韩将军方好东征。”信曰：“连日正想得先生妙算，方得二王归附，若陆贾之行，不过托此以为回乡之计也。”王曰：“但先生方来相会，不忍又劳远行也。”良曰：“天下未定，岂容安居自得，饱食终日耶？臣今辞陛下就行，仍写书表与楚，着专意伐齐，使无西来之意。臣到平阳、洛阳二处，料二王不劳陛下张弓矢而下也。”良辞汉王来说申阳、魏豹。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九回 张良说魏豹归汉

张良一面修书表，遣人赍彭城，一面带领应该使用之人，密密投平阳、洛阳二处不题。

却说霸王一日设朝，咸阳累次差人求救，继后又闻咸阳已破，现今汉王建都关中，各郡县望风归附，地方五千余里，皆属汉王，不日东来，深为未便。霸王大怒曰：“量此胯夫，有何见识，取我三秦，袭我咸阳，使刘邦得以大肆猖獗也？就点三军，刻日起行西征，若不灭刘邦，诛韩信，誓不旋师也！”范增曰：“臣昔日曾屡荐韩信，此人若留用，须留任以大将之职，若不用，当杀之，以除后患，陛下不听臣言，使彼归汉，今却动陛下圣怒也。”霸王曰：“章邯老悖，原无才能，司马欣、董翳皆鼠辈，咸阳亦无大将把守，以致中韩信奸计。虽失此数处，皆不足为忧，若我大兵一临，管教刘邦、韩信为齑粉矣！”言未毕，朝门外有人来报：“韩国张良遣人赍齐国书并张良表文上见。”王曰：“召进来！”其人将张良密表并书呈上，王先拆表曰：

韩国司徒臣张良顿首上言西楚霸王皇帝陛下：臣良蒙陛下不杀之恩，遣归本国，得以营葬故主，优游岁月，入山采芝，临溪观水；访蓬莱之仙洞，求真丹于才外，仕途趑趄，无复前进，然虽远处林泉，而此心未尝一日忘陛下盛德也，近闻汉王欲召臣从事，臣力辞以疾，且无心于登涉久矣，岂独一召不往，纵百召亦无往从之理。又有齐梁二国。亦来召臣，臣亦坚志力辞，齐梁已知臣无心于名矣，不复来召。其后有檄书传至韩国，语言狂妄，意有图天下之心。臣蒙陛下圣恩，既知邻国作乱，安敢隐忍而不明言耶？臣料汉王见识，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无复有东来之意，若齐梁二国，传檄各国，志在不小，深为陛下大患，请即发兵属意齐梁，制服其心，使无复悠肆，则大事定矣。如或汉有他志，乃转兵而西，一鼓可擒也。臣鄙见如此，惟陛下察焉。臣良不胜战栗



恐惧之至。

霸王看罢表文，复又拆开齐梁檄书曰：

齐王田荣、梁王陈余书拜诸王麾下：当闻天位以有德而居，至德以大公而尽，无德不足以居天位也，非公不足尽至德也。项籍，刘邦受怀王之约，先入关者王之，天下所共闻也。及刘邦兵不血刃而取关中，必如怀王之约，则刘邦当为秦王矣。籍乃背约，而左迁诸侯，大肆不道，阴弑义帝，既为无德，又非大公，桀纣之流，亡秦之续，非独有国者当本行天讨，以诛此僭乱，凡庶民百姓当告诸天地，人人可得而诛也。今专人敬赍檄文，早赐发兵，会告诸侯，共诛项籍，明正其罪，以让有德，天下万民之幸也。檄书到日，早为施行。不宣。

霸王看罢檄文，以手拍书案大骂曰：“齐梁二国匹夫，敢如此无礼！我先灭齐梁，后伐韩信。”即发付差人回张良去讫，范增曰：“陛下息怒，此是张良恐楚兵西征，故将此书以激圣怒，使陛下无意西行，汉王得以从容行事也，虽然是计，但齐兵势大力强，不可不先伐，以除剥床之患，将计就计，当从张良之议，而汉之为患，实是心腹之疾，尤不可缓，当传旨二魏，严加防守，以阻汉兵。待陛下伐齐梁之后，即旋师西行，伐汉勿误也。”霸王曰：“然！”即发兵伐齐梁，遂不西征，果中张良之计矣。

却说张良离咸阳到平阳，入得城来，看平阳景致，山川秀丽，风土淳厚，古为晋阳，今属西魏，人物繁盛，地理险阻。到魏王大门外，令左右报入内，说韩国张良来见。左右人内报与西魏王，魏豹曰：“张良为何来见？”傍有大夫周叔曰：“张良乃说客也，虽苏秦、张仪皆所不及。此来必是为汉王作说客耳！大王当斟酌之。”豹曰：“如彼下说词，吾有宝剑，正欲诛此狂士。”叔曰：“张良名在六国，天下所知也，虽霸王亦不加诛，大王但当以礼相处，不可轻听其言可也。”魏豹吩咐左右，请张良入内相见。张良入内，与魏豹行礼毕，魏豹曰：“闻公在汉王麾下，今来有何见教？”良曰：“臣因汉王过韩国借臣伐秦，前已辞归韩国。昨闻东征入咸阳，差人累次召臣，臣已无心功名久矣，但念汉王乃长者，昔当受知遇之恩，今特往一见，即回归本国。适过西魏，闻大王乃有德之君，威名重于六国。于路无一人不称颂其德，臣平日仰慕大王，尚欲请见，今既亲到魏国，岂能不求一见以慰渴仰之怀耶？”豹闻良语甚喜，延之客席。饮酒间，豹问良曰：“方今六国纵横，楚汉交兵，以先生识见，何国当兴，何国当亡？必有废兴存亡之数，先生深晓世务，平日定有预见。”良曰：“若论天下之势，汉业当兴，楚终灭亡。观汉王昔神母夜号，已有征瑞，即今席卷三秦，智取咸阳，四方郡县响应，不两月得地方五千余里，天下归心，诸侯仰德，良虽韩国人，闻汉王到咸阳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以求一

见。昨各路诸侯，俱上表归附，如齐燕大国，亦皆纳贡，良夜观天象，知汉王将来为天下主也，据楚今日虽强大，诸侯不得已归之，若一旦挫动锐气，六国必相离叛，楚岂能久耶，燕齐二王深知天命，善达时务，所以属意于汉，以图富贵久远，真为有见，齐燕号称大国，尚且如此，况其余诸侯乎，良见人心如此顺应，所以知汉业当兴，不待推论而可知也。”豹闻张良之言，急起身执一杯酒奉良曰：“据先生之言，汉王决得天下。我亦尝思今日虽封为王，但孤立于此，恐难久远。适闻先生之言，感动我平日忧虑之怀，今亦欲属心于汉，不识先生肯荐引之乎？”良曰：“某深慕大王之贤，入其国，即来请见，倘王有心归汉，汉王极大度能客人，良如引进，汉王必患难相保，与大王共享富贵也，大王亦免平日忧虑之怀矣。”周叔在屏后听张良说魏豹，又见魏豹已被张良说倒，急从屏风后转身出来，近豹前曰：“大王不可听张良之言，恐霸王得知，必兴兵与王为敌，大王将何以应之乎？此远有所慕，而近有所遣也。”良大笑不止，叔曰：“公何笑？”良曰：“我笑大夫不知强弱，不晓时务，不能真知霸王为人，所以大笑也！”叔曰：“何为强弱？”良曰：“秦将章邯受封为雍王，镇守西秦，带甲二十余万，较之西魏孰为强弱？韩信一出，水淹废丘，章邯自杀，势如破竹，不必如霸王九战之劳也。以大夫之见，可谓不知强弱矣！”叔曰：“何谓不晓时势？”良曰：“天下有一定之时，有一定之势。方今时尚未定，势亦未定，霸王恃己强暴，未晓天命，虽图天下，而未得其时也；不都关中，而都彭城，虽霸诸侯，而失人心，未得其势也。汉王隆准龙颜，行动时有瑞云现于其上，芒砀斩蛇，神母夜号，天命有归，百代真命，入关之初，兵不血刃，知人任使，人心归附，得天下之时，审天下之势，惟汉为能也，大夫不欲大王归汉，所以不晓时势也。”叔曰：“如何不能知霸王为人？”良曰：“霸王记人小过，忘人大恩，如燕齐无过，封王未久，一旦举兵伐之，使二国再无宁日，观此知二魏亦难自保，不早为之计，大王孤立于此，倘霸王破齐燕而转兵于魏，大王能御之乎，大夫不知霸王为人，于此可见矣！”周叔被张良说得无言可答，魏豹叱之曰：“张先生之言，深合道理。急写降表，预备进贡，同子房入关中降汉，倘霸王闻知来伐，吾即与汉合兵一处，同力破楚，此不易之长策也。”良曰：“如大王之言，诚万世之计，他日富贵永远，幸无忘今日之鄙见。”魏王吩咐降表并进贡，俱收拾停当。次日，周叔同张良赴咸阳来。一日到咸阳，见汉王，张良备道魏王属意于汉，命大夫周叔赍表进贡，同臣来见王，王大喜。周叔呈上表文，表曰：

西魏王豹稽首顿首上言：派流支远，而终归巨海；群燕飞鸣，而必栖梁栋，魏处西隅，未沾王化，仰闻汉德，渐至日升。制服三秦，而章邯授首；仁昭百粤，而齐楚畏威；天下归心，诸侯顺附。豹等愿从王命，任为驱使，土地人

民，皆属统理，惟王鉴纳。臣豹不胜佩服感戴之至。

王览表甚喜。周叔又将进贡名马白璧，设于王前，王命收讫，仍管待周叔甚厚。叔见汉王君臣相待如宾客，饮食帷帐，皆如汉王，心中益喜，自思汉王真长者，张良之言不诬也。次日叔辞汉王返国，王以手书回答，付周叔，仍赏赐甚优。周叔回见魏王，备道汉王盛德，豹大喜，周叔将汉王手书呈上，豹拆书捧读，书曰：

汉王手书拜付西魏王足下：邦闻王之名久矣，乃周毕公之裔，世为贤王，德被魏上，误为楚属，人知其非，幸蒙不弃，与汉结好，协力赞襄，以成王业，凡有谋猷，相赖辅翼，疆宇宏开，咸归一统。懋著元功，魏基布展，带砺山河，共享富贵。如有艰险，誓相救援。王其鉴之。

豹读完手书，命左右收于书笥。自此魏豹背楚已归汉矣。

却说张良说了魏豹归汉，复辞魏王往说申阳，带领樊哙、灌婴并人马三千。临行时，附耳吩咐：“汝等照依如此如此，不可有误！”二将领命，先往洛阳去讫。

且说申阳自得陆贾回洛阳，终日与贾议论国事。一日，正相议间，忽有人报曰：“有汉张良在门外，”张良此来必为汉王作说客，说大王归汉，若是大王果有心向汉，当从其说；若专意西楚，即将张良捉下，赴项王处献功。范增深恶张良，而必喜大王实心向楚，早晚在项王前称赞大王，此所谓害一人而成大谋也。”申阳曰：“我既受楚封，岂有降汉之理？”贾曰：“大王若专意在楚，臣且回避，王可与张良相见，不待良开口，便着武士捉住，星夜差人押解彭城。”申阳曰：“此计甚妙！”便着门吏唤张良进见。张良寻思：“申阳商议许多时方召我入相见，定是陆贾定计害我。岂知我已有成算矣！”遂徐步入见申阳，只见申阳仗剑坐于殿上，大呼曰：“张良此来，必欲为汉作说客耳！昨楚王有诏旨各国，凡遇张良，即时擒捉，解赴彭城。今不意却来我国，正合诏意！”便呼武士将张良捉了，左右不容张良开口，就绑缚于殿上。张良任他擒拿，更无一言回答，暗自冷笑，申阳就令部将郭麋带领一百军卒，押张良前赴彭城来见霸王。不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五十回 调陆贾智赚申阳

且说申阳拿了张良，命部将郭麋押解去见霸王，陆贾复进言曰：“郭麋去见霸王，恐不能应答，臣须同行，就打听霸王伐齐梁二国消息，亦与范增通好，以安其心。”申阳预备礼物，并陆贾路费之资，打点停当，分付陆贾早去早回，贾拜辞申阳，从洛阳大路进发。

却说郭麋押张良行未五十里远，忽听一声锣响，大林中闪出一员大将，当头高呼曰：“来者是何处军卒，押解甚人过此，快留下金马，方放尔过去！郭

縻曰：“吾乃洛阳大将郭縻也，领洛阳王之命，押囚犯赴彭城见楚王去。汝有耳目，必知楚国之强，我申阳之勇，急早放过去，免尔一死！”其人马上大怒曰：“汝以楚王为强，申阳为勇，自我视之，如婴童耳！”举手中方天戟直取郭縻，郭縻战不数合，被其人一戟刺郭縻于马下。众军卒撇了张良，落荒便走，其人领人马追赶，行不过一二里，正遇陆贾带领数从人自洛阳大路而来，其人见了，认得是陆贾，便叫众军士快绑缚了，众军一齐上将陆贾拿了。此人不是别人，乃汉将樊哙是也。遂同到大林中，众人已将张良释放。

张良在树下坐定，令陆贾近前责之曰：“汝从汉王褒中三年，相待甚厚，今却劝申阳害我，是何背德如此那？”陆贾曰：“我之从汉王，其事与先生同也。先生不忘于韩，犹贾之不忘于魏也。贾无二心，先生岂有二志？先生始终为韩报仇，贾亦始终为魏以尽此心耳。先生何责于贾，而视为背德薄行者耶？”良曰：“汝虽巧说，岂不知汉王为长者，当劝申阳归汉可也，何乃专意事楚，反与汉为敌耶？”贾曰：“某亦两请以为事汉乎？”事楚乎？申王曰：吾受楚封，当专意事楚。某遂计擒先生，以献于楚王，是申王之为楚臣也。”樊哙大叫曰：“陆贾擒先生以献楚，见申阳之忠也。吾今擒陆贾以献汉，亦见我之忠也，又何辩说之有？”遂将陆贾绑缚前驱，径奔西行。

只见原押张良军健一百名，杀死者只十数名，其余俱逃回，报与申阳曰：“郭縻押解离洛阳未及五六十里远，被一伙强人拦挂，索金马之类，郭縻不与，遂与他交战，不上数合，被强人将郭縻刺死，张良抢去。我等逃回，又被强人追赶，未及二三里远，正遇陆大夫，亦被强人捉去，不知存亡。我等径自逃回。”申阳听了这话，大怒：“那里有此等强人？敢如此无礼？”就整点一千人马，出洛阳城往前追赶。到大林中探看，不见一人，问近村居民，尽说早间有些人马，各四散不知所往。申阳犹豫不决，左右曰：“大王只照大路赶，料去不远。”申阳急催人马，方欲大路上赶去，只见有三五个客人各背行李，正从大路来，申阳着人询问，众客人道：“我等从前路来，并不见有军马。”申阳等想：“此正是强人抢夺了陆贾盘费，从小路去了。”乃调转入马往小路追赶，路径盘旋，溪涧曲折，行不上三五里，天色已晚。申阳又惟恐强人害了陆贾性命，又见路径难行，心内正焦躁间，忽听坡边一声炮响，火把齐举，樊哙一马当先，手起一戟刺来，便按住手大喝曰：“我看陆贾之面，饶汝一死。”那申阳仓惶之际，急难措手，苦非张良分付樊哙，申阳已死戟下。申阳勒马便走，夜晚不防土坡边转出数人，将绊马索齐举，把申阳马绊倒，众军卒将申阳捉了，樊哙见夜深，急鸣金收军，扎住营寨，绑缚申阳来见张良。

张良秉烛坐帐上，见众军卒押申阳来，急下帐亲解其缚，扶于坐上，拜伏在地曰：“良奉汉王之命，请大王合兵伐楚，为天下除此强暴：不意大王不从

，欲捉张良解楚，此皆张良预先算定这条计策，先调陆贾，后赚大王，方才樊哙无状，欲害大王，多得陆大夫再三替大王哀告，因此不敢下手。良观汉王有德长者，与项王大不同，王当归附，富贵可保，国祚绵远。请大王熟思之！”陆贾从帐后急出劝曰：“大王当从张司徒之言，可属意于汉，以保富贵久远也，况今洛阳城已被灌婴赚入矣。今日樊将军欲袭害大王，臣再三哀告，得以保全，乃有今日。观汉王有如此豪杰，大王不可违也。”申阳曰：“事既到此，势不容已，即请张先生同到洛阳城，安置眷属停当，就同陆贾往见汉王。未知张良先生之意以为何如？”良曰：“就同大王进城亦何害。”随调转人马回洛阳城。

到得城下，只见城上皆汉赤帜，军士严整，四门紧闭，灌婴立于城头上，大呼曰：“某奉张军师将令，昨晚已进城安抚百姓，着军士把守府门，不许有人出入。”申阳看罢，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暗想：“张良真神人也！”张良近前，着开门，只见放开西门，张良、樊哙同申阳、陆贾众军士徐徐进城，两旁百姓，安堵如故，鸡犬不惊，申阳叹曰：“汉王善能用人，观此便知军法矣。”随张良、樊哙入内，灌婴曰：“二公未可入内，恐人心或有变，某扎营在此，请大王、军师、樊将军在营相会。”申阳复叹曰：“汉家有如此人物，岂不足以王天下乎？”遂折箭而誓曰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岂容再变？况张司徒、樊将军亦非寻常人，汉兵俱把守四门，灌将军扎营在此，洛阳已为汉有矣，又何多疑焉？”言未毕，有人来报，又有枝汉兵到来，以为接应之兵，为首二员大将周勃、柴武，统领精兵三千，见在城下扎营，欲来与军师相见。良曰：“请进来！”二将进城，见张良行礼毕，与申阳、陆贾众将俱相见。良便问：“二位将军缘何劳兵马远来？”二将曰：“军师离咸阳二日，韩元帅放心不下，复差某二人来接应，陆续有十数起探马，接应驰骤，终日有消息传报，某到潼关，已知军师计取洛阳。”一昼夜传报五六百里，此正谓飞报军情也，申阳闻说，惊讶不已，遂请众将入内，设筵宴款待众人。

次日，张良众将同申阳、陆贾赴咸阳来，一路探马飞报，往来下绝。来到咸阳，进了城，只见门禁严肃，军伍齐整。传报入内，汉王升殿，张良、樊哙、灌婴、周勃、柴武见毕，便将调陆贾，赚申阳，详细说了一遍。汉王大喜曰：“若非先生妙计，如何一举两得也？”随召申阳、陆贾进见。左右传出，申阳不多时，朝见汉王，以言抚之曰：“贤王雄镇一国，威名日著，久欲共成王业，不得已使子房计，请过咸阳一会，幸贤王不弃，不远数百里而来，甚慰鄙怀。”申阳曰：“大王盛德日隆，天下仰望，今见诸将威武，谋臣神算，知天命有归；臣等敢不委心效力，以图补报万一也！”陆贾惭色拜伏在地。汉王叹曰：“人各为其主，既到本国，安有复事他人理？今日来见，乃从洛阳王之命

耳，吾必不过责也！汝何负愧焉？”贾谢曰：“蒙陛下三年知遇之恩，终日不能忘于怀。但臣归家，父母有命，遂恋恋不能舍，以此失信，臣该万死也！今乃不即加诛，过蒙抚恤，愈彰陛下天地之量，覆育之恩也。”王遂设筵款待申阳，命韩信等诸将相陪，尽醉方散。申阳归公馆甚喜。次日，朝见汉王，王命回洛阳，照旧为洛阳王，陆贾仍留在韩信麾下听用。

却说韩信与众谋士计议：“今二魏已平，连日主公欲思东征，又念太公久在丰沛，不得迎养，但无人密计搬取，诸君有何良策？相与图之！”有大将王陵曰：“陵昔年聚党于南阳，结识二壮士，其人乃嫡亲兄弟，一名周吉，一名周利，极骁勇，人不可及，啸聚二千精兵，与陵为刎颈交，此二壮士最豪气，不愿出仕，惟图山林快乐。曾令军士开荒辟地，无事耕种以为常产，有事则集聚操练，以御强敌。但到处无不取胜，不扰乡村，不害百姓，以此数年之间，人强马壮，邻近郡县，多有来归附者。近闻人马增添有一二万，陵今情愿约二壮士，带领精兵至沛县搬取太公并家眷，就着二壮士防护，送至中途，元帅却差人马接应，管教一路无事，直抵咸阳。若今动军马去搬取时，霸王知觉，决差人邀截，难保无事，以陵之愚见如此，不知元帅以为何如？”信曰：“此论极妙，若将军能干此事，就是出关第一功也。”韩信随奏，王陵备细说搬取太公如此如此。汉王大喜曰：“将军能干此一事，庶免我日夜忧念也！”王陵遂拜辞汉王，带领一二从人，当日启行。未知如何取太公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五十一回 王陵迎太公入汉

却说王陵领以王家书，同从人打扮如商人模样，离咸阳赴徐州沛县来不题。

却说霸王正在彭城，遣兵伐齐梁，一连接三五道飞报，说西魏王魏豹，洛阳王申阳，俱领兵降汉，各路郡县聚人马归附，关东一路十分紧急。霸王闻飞报。便与范增计议曰：“韩信自离褒中以来，侵夺朕疆七千余里，深为后患；朕须亲领大兵，务擒韩信，诛灭二魏，亚父以为何如？”增曰：“见今齐梁未下，各诸侯离叛，陛下如西征，则彭城恐难守也！不如差人过沛县，将汉王家属拘系彭城，使各路严加关防，待齐梁既定，然后御汉兵未迟也。”霸王当差部将刘信，带领步卒一千，前往沛县，拘拿汉王一家老小，即从丰泽小路而还。

刘信领旨，前到沛县，传旨分付县令拘唤弓兵胥吏人等，即将汉王住宅围了，尽将太公等一百二十口家眷，尽数擒拿，点检明白，随将一应家财，着县令封锁，差人看守，待奏过霸王，再着区处。信领一千步军，押解太公等家眷赴彭城来，从丰泽小路进发。方行有三十里远，只听树林中一声炮响，走出三

员大将，领三千人马，拦住去路，高叫：“快留下太公等家眷，放尔过去！”刘信挺身而出曰：“我奉霸王之命，捉拿太公；汝是何人？敢中途拦住！”三人大怒，各举兵器杀来，刘信举刀交还，战不数十合，早被一将举枪刺刘信于马下，众军士撇了太公家眷，四散都走了。三人急到槛车前，取出太公众家眷，拜伏在地曰：“早是臣等急趋而来，若少迟半日，过了丰泽，决被楚兵拘赴彭城矣！幸得微臣星夜而来，救了大王，望乞恕罪。”太公曰：“多亏三位将军搭救老拙性命，请问三位将军大名？”那为首大将近前曰：“臣姓王名陵，沛县人也。这二位壮士，乃南阳人，一名周吉，一名周利，是嫡亲兄弟，臣奉汉王之命，约二位壮士前来搬取大王，不想从小路来，徂投沛县，天幸正遇大王，但此处不可暂住，就当起身。”众将即催起三军，防护太公，径往咸阳进发。

有刘信败残军兵星夜逃命，走回彭城，来见霸王，备将丰泽见遇盗贼，抢夺刘邦家小一百二十名，并杀死刘信，折损军兵一节事，细细奏告了一遍，霸王闻说大怒曰：“邻封之地，岂有如此贼盗耶？必是汉王差来搬取家小，想此去不远，急唤钟离昧、英布领三千人马，星夜与我赶上抢来！”二将得令，点就人马，急来追赶太公。

且说太公离了沛县，往咸阳进发，人马众多，不能急行，将至河南商城，只见尘土起处，有追兵到来，王陵曰：“我且防护太公先行，二位兄弟挡往追军。”周吉、周利曰：“请兄先行，待我与后军对敌。”周吉等将人马排开，专等后军到来，不多时，钟离昧、英布早到，高叫曰：“逆贼快留下汉王家小，饶汝性命！”同吉等出马当先曰：“我等奉汉王之命，搬取太公，与尔何干？缘何追赶？急早回去，免汝等一死！”英布大怒，举斧来战二将，二将各举枪刀交还，一往一来，战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钟离昧阵后便鸣金，英布拨马跑回后阵，二将亦收兵退后。英布便问：“公为何鸣金？”昧曰：“远望后面有军马到来，恐汉兵行埋伏，况二将亦皆骁勇，不若且回彭城，奏知霸王，再为区画。倘彼军再加添，反中奸计。”布曰：“既远来追赶，不见下落，如何便回？就有加添人马，又何惧哉！”复鼓噪二将出马。二将曰：“汝乃败将，如何又来出战？”布大怒曰：“我今与你战二百合方休。”二将就与布交战，杀气弥空，征云四起，正战中间，钟离昧却催后军荡起征尘，向前一冲，二将人马，早自纷纷退后。吉措手不及，被布一斧砍于马下。周利见兄被害，无心恋战，勒马便走，钟离昧命军士，一齐放箭，周利急走，后心早中一箭，翻身落马，英布手起一斧，遂将周利杀死。楚兵奋力向前，将周吉二千人马，杀得不留一个。英布收军，天色渐晚，就在山崖边扎营造饭。钟离昧曰：“多亏将军武勇，立诛二将，”布曰：“若非贤公后阵冲杀，二将尚能不败

。”昧曰：“前面尘土隐伏，恐夜晚劫寨，须当防之。”布曰：“公之高见，正合我意。”二人一夜未敢安寝。次日天明，整点人马，向前追赶。

王陵行到山坡之下，假将尘土飞扬，使英布、钟离昧相疑，不敢前追。以此太公得以逃走。随后有人打听，说二将被英布杀了，急与太公计议，连夜前进。又行了二日，将近洛阳，只见英布人马兼程而进，复又追上。王陵正在紧急之间，忽见一彪人马，从山后转出，旗上大书汉将周勃、柴武。放过太公家小，二马冲将来，更不答话，就与英布交战，金鼓振天，兵刃大举。王陵随后也杀来，三将战住英布。布因追赶汉兵，未得休息，又见三将骁勇，渐渐力乏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又有洛阳王申阳领大军从大路上杀来，两路来攻，将英布围在中心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钟离昧后军已到，见楚兵受困，遂将后军分为两路，冲杀汉兵，救出英布，且战且走。天色已晚，各鸣金收兵，安下营寨。昧曰：“汉兵渐次加添，申阳又来助战，我兵新败，恐难对敌，不若今晚乘月色，急将三军调回，沿路虚放号火，料彼恐我有计，决不敢追袭，庶我兵得以保全。”英布急分付三军，各衔枚回兵，一夜退尽。

次日汉兵来报，说楚兵一夜已退尽了：王陵曰：“英布势穷，不敢出战，想退回楚矣。”周勃曰：“元帅曾分付，穷寇莫追，且号火不止，其中有诡诈，幸喜将军已保全太公家眷到此，乃莫大之功也。主上昼夜思念，饮食俱废，我等作急保太公家眷，见了主上，免终日挂念也。”众将辞了申阳，径从大路望咸阳进发，一日到潼关，汉兵接连几起迎接，行至临洮，有汉王领文武大小将佐，奉迎太公，见了太公，抱头大哭。王曰：“儿男刘邦因项羽左迁褒中，离间三年，未得奉养，今幸完聚，不胜欣跃。”又与吕后、太子相见，亦各垂泪，众文武进膳，汉王举酒上献毕，奏军中之乐，随路香花迎接。将到咸阳，只见旌旗耀日，金鼓振天，太公升逍遥车，两边执龙凤日用扇，香风满道，笙簧节奏。太公喜曰：“谁想刘阿三乃至此乎！”心中甚喜，进得城来，家家户户，焚香迎接。众文武扶太公至殿上，太公曰：“此殿上不可坐，另有僻静别宫，我宜居之。”汉王曰：“前日已打扫玄德宫干净，请太公居之。”拨宦竖数十人服侍。吕后、太子及家眷，请后宫居住，自此汉王威镇关中不题。

且说英布、钟离昧回到彭城，备细将王陵盗取太公，结连山寇，奏知霸王。王忿怒曰：“王陵乃何如人？”增曰：“王陵沛人也，事母至孝。昔年聚兵南阳，极有勇力，后仗剑投汉，汉王用之。结连山寇，即南阳聚党也，南阳二寇，郡县莫能治，今被英布将军诛之，亦除一大害矣。见今王陵母随陵弟王泽居沛，务农奉养，若将陵母拘于彭城，得一言传与王陵，陵即归楚矣。”霸王即差人过沛县，将陵母解至王营，霸王以言抚之曰：“汝子王陵与朕彭城相近，不来降朕，却反投叛贼刘邦，闻汝大贤，当教汝子降朕，朕封为万户侯，子



孙世禄，汝当修书，叫汝子急来归楚。”陵母但低头不语，范增奏曰：“且将陵母拘禁，分付看守者用好饮食恩养，待王陵入寇之时，却再计较。”霸王即传旨，将陵母拘禁不题。

却说汉王在咸阳，集大小文武将佐曰：“即今兵势已振，各路诸侯宾服，正好东征伐楚。”韩信奏曰：“兵势虽振，东有殷王之阻，岁垦未利，须待明年，招集豪杰，训练甲士，然后可以伐楚。”王曰：“为今之计奈何？”信曰：“即今且领军征殷王司马卬，以除楚之羽翼，则明年易为力也。”王曰：“然！”于是韩信辞汉王，领兵径奔河内郡来。不知如何与司马卬对敌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回 樊哙擒伏司马卬

且说韩信人马，到了河内郡，离城五十里，安下营寨，有殷王预知韩信兵到来，离城三十里下营，各门设人马防守，殷王司马卬有大将孙寅，副将魏亨，谋士都万达，众人闻韩信人马到来，与卬会议，卬曰：“韩信兵势众大，又兼诡计甚多，卿等有何良策？”都万达曰：“以臣愚见，且着三军，严加防守，一边差人报知霸王，遣兵来救援，河内可保无事。若与对敌，恐难取胜。”孙寅曰：“韩信远来，利在速战，岂容坐待救军至而后攻贼耶，一面差人求救于楚，一面出城对敌，倘胜则韩信必走，如不胜则固守，未为晚也。”卬曰：“寅之言是也。”遂遣使修书，求救于楚。

孙寅等领一枝人马，出河内与韩信对敌，信曰：“汝殷王不知天时，不晓人事，各国诸侯望风归降，况汝偏邦小国，乃敢抗拒天兵耶？”寅曰：“汝汉王已得咸阳，苟延性命足矣，尚不知止，复差汝来送死也！”韩信背后樊哙大怒，一马冲出，与孙寅交战，二将兵器齐举，战五十合，不分胜败，魏亨见孙寅战樊哙不下，急举刀出马助战，韩信阵上走出两员大将薛欧、陈沛，各举兵器，截战魏亨，五员大将，战在一处，起一缕征尘，满天杀气，正在战斗中间，司马卬城上望见，急领一枝精兵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突出军前，一声炮响，冲杀汉兵。这边二将勒回马，退下阵来，韩信见司马卬冲来，急着周勃、柴武、卢缩、靳歙领大队人马抵住，信高处大呼曰：“如有一人退后者，即斩首示众！”以此众人扎住营盘不动。司马卬连冲三阵，见信兵不动，急拨转人马进城。韩信却催汉兵追杀，司马卬人马俱进城矣，此日彼此俱未折兵。韩信传令且回营休息人马，预备攻城。

有司马卬遣使臣一儒赴彭城求救，儒到彭城，霸王已起兵征齐梁未回，便到齐梁来见霸王，将表文呈上。表曰：

殷王臣司马卬顿首上言：刘邦失职，入寇关中，三秦败亡，咸阳被虏，郡县承风，二魏离叛，兵围河内，事在急危，盖河内乃关中之要害，西楚之襟喉

也；此地失守，河东震动，陛下疆土，汉得其半。言至于此，臣实寒心！伏乞早发救兵，急为经画，齐梁可缓，汉兵为要，庙堂之议，当为预定；燎眉之势，悬望救援，若或少行延缓，陛下贻宵旰之忧，臣等为亡国之虏矣！临表涕泣，不胜惶急之至。

霸王览表大惊曰：“不意刘邦兵到河内，一旦如此猖獗！”急召范增议曰：“朕今齐梁未下，不便遽离此地；欲差人往救，又恐不得其人。亚父以为如何？”增曰：“必得陛下亲征，方可以御汉兵。但齐梁未下，又不可速往，今且差大将项庄、季布二将，领兵三万，前赴河内防护。待齐梁既定，陛下就统大兵征进，调各路诸侯协防，此为上策。”霸王曰：“然。”遂遣项庄、季布救护不题。

却说韩信围河内日久，司马印只是坚壁不出。信密与请将计议曰：“司马印城高池深，一时难破，又不见人马出来对敌，倘救兵或至，里应外合，反中其计。尔等必须如此如此，方可取胜。”诸将听令，各调人马，分头行事，次日，韩信将四门人马，徐徐尽散，令各营预备行李，偃旗息鼓，若有退兵之状。

城上见如此模样，便报知司马印，说韩信人马，今日金鼓不响，渐次退后，不知何意。印急到城上观望，果见韩信兵退尽，便召谋士都万达等计议曰：“韩信兵退，必是打听救兵到来，或是霸王亲征，因此人马尽退，不然如何忽然一夜将人马密密便退后而去？”都万达曰：“韩信诡计甚多，虽是人马一时退去，恐是诈退，或诱我兵出城追赶。却埋伏兵马攻劫，不可不严加防护，又须差的当人出城探听，果是真实，方可追赶。”司马印即差精细数军卒，出城打听，行至十里外，村庄店中，遇见有几个担行灶的军人，因买饭吃，便问道：“尔等如何不攻城，却一时便起身？”那几个军人便道：“昨日有探事的来说，霸王从河北亲统大兵，径自攻打咸阳，汉王惶惧不敢出敌，一连有十数起飞马来取韩元帅，以此一夜将人马退尽，此时行了有六七十里之外。我们因是担着行灶重物，又连日有疾，不得快走，又恐怕韩元帅点名。”其中又有说道：“元帅忙着救咸阳，那里有暇点名。”

那打听的军卒，听了这话，又去各营问人，都是如此说，便回来一一将打听的话，传报与司马印曰：“此话是实，”便差孙寅、魏亨各领兵一万，接连追赶，又自己统一万五千，续后截杀，留五千人马守城，开了城门，将三起大兵进发。追了五十里，不见动静，又见两边树木丛杂，孙寅传令，且着后军暂住，天色已晚，不可尽力追赶，恐防埋伏。一言未了，只见大林中，一声炮响，闪出两员大将，乃周勃、柴武也，二将跃马前来战孙寅。寅挺枪直取二将，战未十数合，寅力怯，虚掩一枪，望后逃走；二将催动人马，尽力追赶，后

军移动，自相践踏，魏亨见前军败动，驻扎不定，往后便退。兵势众大，如山崩江沸一般，收煞不住。司马印大兵在后，反冲乱阵脚，印大惊，拨回马便走，不防山坡边转出一员大将来，与印交战，只一合，生擒于马下。擒印者，乃舞阳侯樊哙也，四边火把冲天而起，孙寅、魏亨见楚兵大败，夜晚各不相顾，又不知司马印在何处，汉兵渐次加添，重重叠叠，围绕上来，孙寅、魏亨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，韩信在高阜处传令，着三军大呼曰：“归降者免死！”孙寅、魏亨见势危急，遂各下马降归。数起飞马报来，司马印被樊哙擒了，都万达已开城投降，请元帅进城，安抚百姓，韩信催三军前进，一面传令，不可剿杀，遂长驱进城。樊哙绑缚司马印来见韩信，信下阶亲解其缚，延之上坐，印拜伏于地而言曰：“亡国之臣，蒙元帅不即加诛，足矣！何劳款曲如此耶？”信曰：“不然，汉王忠厚长者，专以仁义兴师，不行杀伐，如公倾心吐胆，肯降汉王，不失封王也。”司马印大喜，传檄于诸郡县，未归降者，悉招降之，于是韩信遂平定河内，使人飞报汉王去讫。

且说项庄、季布人马将近河内，知司马印被虏，韩信见今屯大兵于河内，二将大惊曰：“河内已失，吾二人前去，亦无益矣，不若回兵，奏过霸王，必须亲领大兵与刘邦会战，乃为良策。”季布曰：“公之言是也。”随调转人马，来见霸王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五十三回 惧楚罪陈平归汉

却说项庄、季布回见霸王，备言司马印被虏，河内已失，臣等行至中途，知此消息，遂即旋师而回，恐劳民动众，无益于事。霸王怒曰：“朕差汝救援河内，往来将月余矣，不遇敌而空回，以致河内有失，朕去一藩镇矣，皆汝等之罪也。”陈平在侧曰：“二将虽去，亦不能保河内。且韩信用兵，仿佛孙吴，二将岂足以为之敌哉？陛下不必深罪二将。臣与范亚父同二将亲领一枝人马，复取河内，阻韩信不得东来，陛下伐齐之后，却举兵而西，料汉王决败，而韩信可擒也，不然，关中之地，悉为汉有，不独一河内而已！”霸王益怒曰：“前殷王求救，汝亦在左右，独无一言及此，今河内已失，乃欲劳师远征，以为复取河内，不亦欺狂朕躬耶！”遂将项庄、季布叱退。是日即罢陈平官，令勿侍左右。平退居私第，郁郁不乐，因密令家童，即时收拾行李，暗打发家小回阳武，从小路独身仗剑，投洛阳来。

一日日将西，到黄河边，四顾无人，只见沙滩湾一只小舟，平叫曰：“过往客人远来，欲过河投宿。”小舟中走出两人来，眉目凶恶，年各二十四五岁，平思此二人，必黄河边水贼，若欲回避，反致谋害，不若上舟渡河，自有计较：二人上下观觑陈平一遍，心中甚喜，遂扶平登舟。将近中流，二贼欲舱中取刀杀平，平思彼之所以害我者，利我之财也，我苦惜身之所藏，必被赃害矣

，乃告贼曰：“某虽过客，亦知水性，愿羸身与二公驾舟，庶行乃速耳！”遂将一身衣服，所藏之物，尽行脱去，裸身立于舟上，示无怀挟，二贼私相笑语曰：“吾二人以彼身边必有所藏，欲利其有，观裸身而见，则无所藏可知也。”遂无杀平之心，乘顺风瞬息过河，陈平上岸，还得性命，急投店中来，已近夜矣，店中人见陈平裸身而来，大惊曰：“子必河中遇贼也。”平哀告曰：“某乃河南客商，楚地买卖，负货回家，晚行过河，领二家童，皆被杀死，因我苦苦求告，将衣服行李尽行盗去，剩此性命，来投贵店。幸念同乡，留宿一宵。借旧衣遮体，得命回家，决重报厚德。”店中人听陈平言语不俗，又见颜貌甚修美，一时各出衣服数件，与平穿着，就请同席饮酒，共宿一夜。

次日，陈平拜谢店主，偕同伴者，遂投洛阳大路，径往咸阳而来，先访故友魏无知，备道：“项王失政，独特强暴，不纳忠言。蔽塞贤路，某素知我王宽仁大度，好谋能断，任贤使能，各尽所长，乃真命之主也，愿背楚千里而来，倾心事之，敢借故人吹嘘之力，芦葦之言，少得录用，不敢忘所自也。”魏无知曰：“汉王虚心以求天下之贤，故四方之士，心悦诚服。愿欲立乎其朝。若先生抱经世之才，挟奇谋之术，置之帷幄，必能建策，我汉王见之，不待推荐，必留重用也。”陈平拜谢。一日，魏无知乘汉王无事，因告曰：“楚国陈平，深慕大王盛德，今弃楚仗剑归汉，与臣故旧，素知其能，王若留用，必有裨益。”王曰：“此非昔日鸿门相遇之陈平乎？”无知曰：“正是此人。”王曰：“寡人怀念此人日久，每欲一见不可得，今来投降，实合我心。”即召见曰：“昔年得君维持之力，幸出鸿门，于心终不忘。今喜为同朝之臣，甚慰我心。”相语竟日。汉王甚喜悦，便问：“居楚何官？”平曰：“在楚为都尉。”是日即拜平为都尉，使参乘典军。日侍左右。诸将纷纷相议曰：“一时亡命之徒，裸身而来，未知浅深，遂拜为都尉，又朝夕在王左右，恐有不测之变。”王闻之，益加优厚。

一日，周勃等言于王曰：“陈平虽美如冠玉，其中未必有也，居家尝盗其嫂，令为护军，多受诸将金。以臣等观陈平为人，乃反覆乱法之臣也。愿王察之，不可为奸宄所惑！”王闻说，即召魏无知，责之曰：“汝荐陈平可用，今观盗嫂受金，行检贪污，荐举非其人矣，汝亦有罪！”无知曰：“臣所言者，能也，王所闻者，行也。今有尾生孝己之行，而无益胜败之数，王何暇用之乎？”因召平，亦责之曰：“先生事魏不终，后又事楚而去，今又从吾游，有信行忠直者，固如是乎？”平曰：“臣譬一可用之物，随人用与不用耳。魏王不用臣，臣故去而归楚；楚不能用臣，臣复去而归大王，亦随人所爱而取用也，素闻大王能用人，故不辞千里而来见王，王亦实能用之，臣前日归汉之时，渡河遇贼，裸身而来，若不受金，实无资用。诚能计画有可采者，取用而成

绩，则大王所抑者小，而所获者大。苟大王听人言而不用臣计，则所得之金，俱在私翼，臣不敢隐，请封输于官，愿乞骸骨以归故里，大王之恩大矣！”王闻平言，乃深谢陈平，益加厚赐。复又迁拜护军中尉，使督护诸将，诸将乃不敢复为异言矣。汉王厚遇陈平不题。

却说韩信差人飞报汉王，已得河内，王甚喜。又见各路诸侯纳款归降，各国奇谋勇敢之士，亦皆顺附。忽又左右来报夏侯婴引常山王张耳投降，王曰：“张耳自幼与陈馀为刎颈交，即立为王，各不相协，昨闻陈馀杀张耳家属，追耳止存五骑，今来投降，亦孤鸟奔林，射者望的也，”即召相见。夏侯婴引张耳入见汉王，王曰：“久慕贤王盛名，今来相见，实慰渴怀。”张耳泣曰：“臣耳与陈馀自幼相交甚善，今为私仇，杀臣家属，终身之恨，不共戴天。恭闻陛下瑞征五星，天人协应，反楚之道，而易之以宽仁，真天下主，民之父母也！愿延颈归降，倘蒙录用，他日得沾尺土，报一家之仇，雪终身之恨，臣虽肝脑涂地，亦无所憾也。”汉王大喜，遂重用张耳，仍以常山王呼之。

汉王又见张耳归降，甲士云集，遂与群臣商议曰：“寡人自出褒中以来，各路诸侯顺应，兵马集聚四十余万，意欲举兵而东驻扎洛阳，与韩信人马会合同伐楚，汝等以为何如？”群臣曰：“大王兵威益振，所向无敌，正当奖率三军，以伐无道，臣亦得东归以见故土也。”张良曰：“大王兵威虽振，而岁星未利，恐东征亦难取胜。以臣愚见，当养威蓄锐，须待明年，乃其时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东归之心，无日不倦倦于怀，久栖于此，非我志也！”遂不听张良之言，吩咐大小文武将佐，择日起兵、就请太公、吕后同行，群臣闻汉王东征，各人心喜，数日三军整点齐备，来奏汉王曰：“马步军卒，已点四十余万，大小将佐二百余员，请王车驾启行。”于是汉王差人约会韩信，俱至洛阳取齐，大队军兵，径往河南大路进发。未知伐楚胜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五十四回 董三老遮道说汉

却说汉王大兵行至河南，有洛阳王申阳率领文武将佐，出郭迎接。汉王一路看洛阳形胜，左据成皋，右阻河池，前向嵩高，后介大河，东联■山，西接潼津，五岳中为中岳，古人谓河南为天地之中，风景华美，山川明秀，不能遍观尽识也，忽前驱来报：“有数十乡老，望尘遮道，欲来见王。”王曰：“召来相见。”其中有一乡老，年极高大，姓董，人称董公三老，昔日曾在大江中救义帝尸，扶葬于邳州，今闻汉王兵到洛阳，领众乡老来见，因进告曰：“臣等众乡老，候大王日久，欲有一言上谏。”王曰：“汝有何说？”董公向前曰：“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，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故曰名其为贼，敌乃可破，项羽无道，放弑其主，天下之贼也。仁不以勇，义不以力，大王宜率一军，为之素服，以告诸侯而伐之，则四海之内，莫不仰德，此三王之举也，王今

师出无名，不过徒争已寸之土耳，虽一战胜楚，天下终不服也。”汉王因抚之曰：“尔乡老之言，诚为有理，寡人即发手书，布告天下，然后合兵东征。”又召董公曰：“尔等亦欲仕进乎？”董公曰：“臣年八十有余，死期将幸，至见大王仁爱及于天下，约法三章，除秦苛政，巨姓莫不引须而来，欲大王为天下主也，臣等不辞远来，扣马而谏，以伸此大义，非为仕禄而来也。”汉王大喜，各赏白米一石，绢一匹，众乡老领受拜谢而去。于是汉王进洛阳城。即为义帝发丧，举哀三日，乃下手书布告天下，书曰：

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；今项羽弑之。大逆无道！寡人悉发关中兵，收三河土，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。

各处将手扫分头发行，此时韩信人马俱会合一处。不月余，诸路兵马闻手书到日，不期而合兵者五十六万众。

汉王齐集大小诸将，因与韩信议曰：“今诸侯会兵，俱会于洛阳，甲士五十六万。可以破楚乎？”韩信曰：“行兵之道，先按天时，次察地理，又看岁星之向背，方可行师，盖兵，凶器也；战，危事也。三军之死生，国家之休戚，实系于此，岂可轻举之乎？臣夜观乾象，又推算大王年命，俱尚未利。不若休养士马，训练甲兵，少待明年。臣保必破楚矣，若是今年举兵，臣决不敢奉命。”王曰：“前日举用将军之时，未及两月，将军即劝寡人东征；今关中已得大半，较之前日，兵势又自不同。将军反趑趄难进者，何也？”信曰：“大王虽得关中，未与项王会战，臣观项王势力，正在强盛之际。今与齐梁争横。燕赵作梗，喜各国分夺其势，延至明年，大王乃鼓兵而东，乘其敝而与之敌，臣知其必胜矣。”王曰：“时不可违，机不可失，今项王出征在外，正当离披之时，我乘其懈怠而取之，其必胜矣。将军听见不同，故乃退逊如此，且带领本部人马，镇守西秦，寡人亲统大军，东向伐楚；倘有不利，将军急来救援，亦将军之功也！”张良等近前复苦口极谏，汉王益不听。信曰：“霸王勇冠天下，所向无敌，汉将中恐无其对。大王当审时量势而进，切不可轻敌也！”酈生曰：“元帅与其预为谋画如此，不若随大王一同东征，决成大功。”信曰：“不然！秦地初附，汉兵尽数东行，倘或不利，人心未保，一闻传报，决复叛乱。信领本部人马，镇守三秦，不失根本，此万全之策也。”韩信就将大将印交付与汉王，领本部人马，拜辞径赴成阳驻扎。

汉王遂率领大军东行，所到郡县，莫不归附。将近陈留，张良奏曰：“臣故主被楚所灭，有韩王孙姬信，抚养诸公子家，乞大王传檄，立为王以守陈留，即王之藩镇也。”王曰：“然。”就命张良持节封韩王孙姬信为韩王，诸公子中有贤能如姬康者，封为陈留君，使辅韩王，张良持节拜辞，王曰：“先生到陈留，封韩王毕，可兼程赶来，寡人欲朝夕与先生商议伐楚。”良曰：“大

王凡事当斟酌可否，乃须于诸将中立一大将，以约束三军，臣到陈留，料一月余即赴彭城也。”张良赴陈留不题。

汉王过汴河，三军各相争渡，推一军士落水，众人喧哗高呼，略无忌惮，诸将莫能禁止。汉王召陆贾、酈生议曰：“军无纪律，以其无大将统之也，寡人于众诸民中，择其素有重望者，惟魏豹乃魏王嫡孙，时人称为“赛太公”，其人可为大将，寡人欲以元帅印付豹执掌，尔以为如何？”贾曰：“魏豹言过其实，恐非大将才。”酈生曰：“张良亦尝轻豹，豹与诸将亦不相得，恐难服众也。”陈平曰：“豹虽有才而非大器，终不足济大事。”王曰：“魏豹门第素重，五世将种，较之韩信乞食受辱，迥然不同，拜为大将，岂有不服众之理耶？”是日遂拜魏豹为大将，豹欣然领受，点阅三军，调遣诸将人马启行，赴彭城进发。

霸王征齐梁燕赵未回，彭城乃彭越镇守，汉王遣陆贾赍手书往说彭越降汉，书曰：

汉王手书付彭将军足下：项羽放弑义帝，大逆不道，已发书布告天下，兵皆缟素，为义帝发丧。诸侯闻有此举，莫不同声称快，将军负鹰扬之勇，夙有大志，而乃与逆贼为臣，实为将军耻也。将军肯从义举帅，与汉合兵，共伐大逆，成功之后，垂名竹帛，为万代元勋，子孙绵延，世享王爵，大丈夫之所为，自与寻常万万不同也！足下其察之。”

陆贾赍汉王书见彭越，越见书大喜曰：“越闻汉王乃长者。”即开城迎接汉王进城。

汉王安抚彭越毕，召魏豹调拔诸将，预备与楚交战。即入后宫，收其宝货美女，尽日置酒高会，虞子期急救虞姬投北边走，汉王亦不追赶，诸文武将佐心志益懈，不听豹约束。豹性躁无涵容，鞭鞅士卒，凌辱诸将士，人心多不服。

项王见虞子期护送虞姬众家眷到楚营，备说彭越降汉，汉王大兵屯住彭城，将后宫宝货美女尽被虏矣。项王闻说大怒曰：“刘邦乃敢夺我彭城，虏我后宫，誓不与邦并立！”乃命龙且、钟离昧领兵攻齐，亲领精兵三万人，昼夜兼行趋彭城。离城三十里下营，差人下战书与汉王。汉王折书观看，书曰：

西楚霸王书付刘邦曰：朕封尔为汉王，坐守西土，带甲十万，安享天禄，亦当知止；不自揣究，恣肆猖狂，侵扰关内，所降诸侯，皆猥才庸识，不足为捍御，乃尔解戈。朕今与尔会战，尔当延颈以试我剑，使尔片甲不归，鱼游釜中耳！速来出敌，勿自退悔！

汉王观书毕，召魏豹，豹曰：“王当批回，来日会战。”不知楚汉如何交兵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五回 楚霸王彭城大战

却说魏豹会集诸侯，并各将佐谋士商议，遂分兵五队敌楚，第一起殷王司马卬；第二起洛阳王申阳，第三起常山王张耳，第四起汉王同众将，第五起魏豹自统大兵押后阵。分拨已定，命司马欣、董翳、刘泽守彭城，以为应兵。

次日，魏豹装束停当，出城十里，布下阵势，以为教授，却调动五队人马前进。六军鼓噪，两阵锣鸣，只见那霸王前边，列两面龙凤日月旗，旗开处，霸王当先出马，大呼曰：“刘邦与我决战！”汉阵上司马卬出马，霸王曰：“朕不负尔，尔何背反？”卬曰：“大王放弑义帝，悖逆无道，以此归汉，非反也。”霸王大叱一声，卬马倒退数步，霸王就势一枪刺来，司马卬急欲举刀交还，乌骓走得急，霸王枪尖早到，卬措手不及，早已中枪，落于马下，催动楚兵，掩杀汉兵，霸王正追杀之际，申阳二队已到，就与霸王觑面相见，王曰：“汝亦为何背楚归汉？”阳曰：“汉王有德，天下归附，不独阳一人而已，陛下亦同归降，不失楚王之贵。”王怒，举枪便刺，申阳初尚退避，后霸王攻击愈紧，阳笑曰：“我劝尔归降，尔反刺我，何不自量如此！”遂挺枪交还。战二十回合，申阳力怯，正要退后，张耳人马已到，二将协力来战霸王。霸王枪法，神出鬼没，二将不能抵敌，那申阳正掩一枪，方欲退走，项王随手向后心正着一枪，早已落马，张耳无心恋战，急退下阵来，楚兵呐喊追杀，正遇汉王诸将，截住楚兵，霸王大呼：“汉王出阵答话！”汉王旌旗昧日，金鼓振天，乘逍遥白骢马，随从许多将佐。楚王一见，切齿大骂曰：“刘邦！想汝不过泗上一亭长，封汝为汉王，心尚不足，妄动兵马，侵朕疆界，汝敢与我决战三合，便束手归汉，如不能战，当受死马下！”汉王曰：“汝乃一村夫，恃汝强暴，何足与吾敌哉！”霸王乃拍马举枪，直取汉王，汉王尚走未出，舞阳侯樊哙，绛侯周勃，并柴武、靳歙、卢绾一千众将，各举兵器具一拥杀来。霸王抵着方天戟，迎着两刃刀，对着龙泉剑，战着火尖枪，征尘蔽日，杀气冲天，只见霸王精神倍加，力敌众将，后有项庄、桓楚、虞子期、季布，各领大兵，从后冲杀过来，汉兵大乱，四溃奔走，驻扎不定。正当穷迫之时，只见大路一彪军从后杀来，拦住楚兵，乃大元帅魏豹也。汉王见豹兵到来，心才少定。

却说魏豹出马，正遇项王，王曰：“汝为何反楚？”豹曰：“大王左迁诸侯，放弑义帝，天下背叛，臣不敢逆天，亦顺命归流。请大王急早退兵，乃为上策，倘或败亡，丧大王一世之威名矣！”霸王大怒，举枪直取魏豹，魏豹铁鎗交还，战二十回合，项王按下火尖枪，忙举铁鞭在手，看着魏豹交近，分头一鞭打来，魏豹眼明，侧身一躲，左臂上早着了一鞭，魏豹伏在马上，退回本阵，霸王同项庄等四将挥动大军，尽力四边追杀，杀得那汉兵尸横遍野，血流



成渠。是日损汉兵三十余万，睢水为之不流。

不一时又有刘泽领败残人马，自彭城退来，说司马欣、董翳已开城降楚，楚兵进城，将太公、吕后虏去矣，汉王大哭曰：“大兵既失，太公被虏，恨不听子房、韩信之言，乃有今日也！”言未毕，四望皆楚兵，金鼓大作，喊声大举，诸文武将士，亦不知所往。须臾楚兵围绕三匝，如铁桶一般，汉王回视随身士卒，止数百骑，渐近黄昏，叹曰：“吾必死于此矣，虽腾空亦不能出此重围也！”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自东南而来，黑雾弥空，黄尘四塞，周围楚兵皆掩面站立不住，惊惶迷乱，四散奔走，汉王见马头前隐隐有白光引路，遂策马前进，行二十里，风色渐息，霸王急整点三军，不见汉王，众军士曰：“大风起后，楚兵散失，汉王不知所往。”范增跌足曰：“刘邦定走脱矣！陛下当连夜差人追赶，若不就此时擒住，恐后难遇此机会也。”霸王即差丁公、雍齿领三千人马，务要星夜追来，二将得令，向东南大路追赶。

却说汉王匹马独行，自思若非这一阵大风，决被楚兵所虏矣。正思想间，忽从后面尘土起处，早有追兵到来，当先乃楚将丁公也。丁公追上汉王，王曰：“邦至此亦不能逃矣！但贤者不相厄而相爱也，公如怜我，则当使我远遁，他日得地，决不相忘也；如不念邦之孤弱而就缚之，使遭强暴之楚，为鼎中之肉，邦即束手听将军擒也。”丁公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臣不敢废命。王当策马南行，臣发数矢以为追捕之状，使三军不相疑也。”汉王转身即投东南而去。丁公即拔箭，咬去箭头，发数矢而回。正遇雍齿，齿曰：“足下曾见汉王否？”公曰：“追汉王将近，连射矢不中，被汉王走脱矣！”齿曰：“公既追近，岂可容彼脱去？料今相去未远，务要追及擒来！”齿兼程追赶。

巨说汉王行了一昼夜，人困马乏，力难支持，天又渐晚，后边又见追兵到来，王自思今番必不能逃矣！见路傍一枯井，汉王下马，即跳入井中躲避，雍齿追到，因天晚，径过枯井。汉王已知追兵已过，看枯井时，亦不甚深，遂拔剑掘土登路而上，找寻马在山下岗吃草，汉王急上马又行数里，肚中饥甚，远闻前村犬吠，树林中早露出灯光来，自思此必是村镇，策马近前，见是一大庄院，遂扣门。有一老人拄鸠杖而出，开门迎王入庄。老人见汉王红袍金甲，仪容不同，量必是王侯，即准备酒饭款待，向前动问：“将军何处公子？那路王侯？为甚到此？愿闻其详。”王曰：“吾乃褒中汉王，因与楚兵在彭城交战大败，迷失道路，天晚无处投宿，有扰贵庄。”那老人听罢，伏俯在地曰：“臣素闻大王仁德，天下莫不归仰，今喜光临敝庄，十分荣幸。”老人又吩咐重整酒席，款待甚是殷勤，王曰：“尊丈高姓？”老人曰：“敝村有六七十家，臣家姓戚，一户有五六门，颇有庄地，人就称此村为戚家庄，今居五世矣。”王

问老人有子否，老人曰：“无子，止有一女，年方十八岁，昔许负曾相此女有大贵，今幸大王到臣家，愿将小女奉待左右，未知大王尊意如何？”王曰：“避难至此，得款曲留宿，幸也，岂敢望令爱为配哉？”老人即命女出拜汉王，王看戚氏恣容闲雅，风度妖饶，心内甚喜，遂解玉带为定礼。老人收去，复拜谢汉王，又饮数杯，夜深，就与戚氏同寝，次日早起，戚公苦留汉王再住几日，王曰：“汉兵大败，四散无主，文武将士，亦不知所在，我怎忍留恋在此？待我到一大郡驻扎定，差人搬取令爱。”戚公闻说不敢再留，王遂整顿衣冠，投大路往南而行。行未十里，又见尘土起处，有一簇人马到来，汉王急藏入大林中，看那来的人马，未知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五十六回 汉王收兵入荥阳

话说来的人马乃滕公夏侯婴也，王见夏侯婴，便问：“卿如何得离彭城？”婴曰：“臣因司马欣、董翳降楚，太公、娘娘困住，臣舍死入内，与楚兵对敌，连战数次，力孤不能救，匹马出西门，又见楚兵将二位殿下驮在马上，正欲奔楚，被臣杀退楚兵，收败残人马，救二位殿下从南小路赶来，今行两日矣，不想幸遇大士。且喜二位殿下无恙。”汉王大哭曰：“太公，吕后不知性命如何？要此二子何用！”婴曰：“太子，天下本也。大王虽有天下。使无太子，无以属天下之心。”王然后召二子近前相见，语之曰：“将军万军中舍死救汝兄弟，汝当牢记在心。倘他日得地，不可忘大恩也。”二子转身拜谢。夏侯婴俯伏在地曰：“臣托大王洪福，上天庇佑，非臣之能也。”是日屯兵于汴河之东，君臣方才会食，忽小卒报来，沿河一带，尘土冲天而起，有一支人马到来。王曰：“此必救兵，非楚兵也。”言未毕，只见红旗闪的，剑戟辉映，旗上大书“兴刘灭楚大元帅韩信”，一面旗书“司徒张良”，乃是张良、陈平招集败残汉兵三万，打着韩信旗号一路跟寻而来，到此正遇汉王，二人甚喜：王曰：“二位先生，再三谏劝，今年不可兴兵。寡人不听。今果丧师失家，自负惶愧，又得先生领兵救应。深恨魏豹无谋匹夫，智疏才短，用兵无法，五十六万兵被楚杀死三十余万，悔无及矣！”良曰：“大王不必深悔。但此处不可以安营，倘楚兵追来，何以御敌？不若且急趋荥阳，暂屯人马，仍以韩信为帅，以雪睢水之恨。”王曰：“然！”遂催兵赴荥阳大路来，守荥阳者，韩日休也，闻汉兵至，即出城迎接，汉王同张良等进城，屯住人马，数日内，樊哙、周勃、王陵等一千众将，陆续统到。魏豹惶恐，径赴平阳去讫。

丁公、雍齿领兵回见霸王，奏说刘邦远遁，不能追及。范增曰：“邦虽败，韩信尚未遇敌，昨用兵者，魏豹也，其人言过其实，刘邦不知而误用之，所以致败也。若韩信用兵，陛下不可轻敌。”霸王笑曰：“韩信在楚，已见其才矣，亚父何言之过耶？若有大才，昨同刘邦到彭城，无睢水之败。观此又何远

虑？”增退后。左右来报：“司马欣、董翳拘太公、吕后来见。”霸王曰：“封尔两人于中秦要地，汝见章邯失守，不协力往助，却坐观胜负，才汉兵一到，遂乃归降。今见刘邦兵败。复又降楚，反复小人，要汝何用。”命左右斩讫报来。不一时，斩欣、翳二人于辕门外，悬头号令。乃唤太公，吕后到帐下，王怒曰：“汝子刘邦封为汉中王，不安分奉职，乃敢入寇关中，侵我封土，一人叛逆，九族当诛，汝等捉来，难免一死。”范增急出止之曰：“不可！刘邦新败，韩信尚在关中，倘夏兴兵，当以太公、吕后为质，使刘邦系念于此，终难以决胜负也。如若杀之，益结仇恨矣。”霸王以太公、吕后付虞子期收管，复领兵远定齐地。

齐王田横久为楚兵所困，今见霸王新破汉王，军威益振，遂开城归降，于是齐地复属于楚矣。霸王仍都彭城。彭越见汉兵败退，径投大梁，领本部人马与汉王合兵，共据梁地。楚遣龙且领兵伐梁未下。英布因前追太公、吕后丧师，回见霸王，遭其叱辱，回守九江，因此便与楚有隙，且不题。

却说汉王屯兵荥阳，招集人马，军势复大振，一日，与张良等计议曰：“今汉兵虽少振，但三军无大将约束，恐难调用。韩信因前夺彼帅印，一向杳无消息，知寡人新败，亦不遣一兵救援。此时复用，寡人负愧，亦不足以服其心也。先生有何妙策？使韩信见自投来，因就而用之，足以制服其心？”张良曰：“此亦不难，臣往说之，管教韩信，自来投见。但韩信可当一面，信之外，有九江英布，大梁彭越，若得此三人，楚必败矣！”王曰：“英布乃楚臣，何以使归我？”良曰：“布虽楚臣，近与楚有隙，每有二心。苟使一能言之士往说之，必归汉矣。”王曰：“谁可为九江使，往说英布？”随何曰：“臣请一往说之。”于是汉王大喜，即令随何领从人往九江而来。

何到九江，随投馆于府对门，整衣冠投见英布。布召谋士费赫计议，赫曰：“此必汉败睢水，无以与楚为敌，今差随何下说同，欲大王归降汉，大王且辞以疾，不可轻见，庶汉知重也。”布遂吩咐门吏传命出，随何自思：“此必谋士费赫阻英布不相见也。”未说英布，且说费赫，即转身到费赫门首，候费赫到家，通报请见，赫曰：“此是随何因不得见英王，却欲来此于我下说词！”遂下阶迎随何升堂，相见礼毕，赫曰：“大夫此来为何？”随何曰：“汉王因新败，兵屯荥阳，诸将各归乡里，某乃六安人氏，久思父母之邦，欲归来拜扫坟墓。今过九江，慕英王威名，特请一见，王疑我为汉使，辞疾不见，我欲径往六安，恐王之惑终不释也，今见大夫，幸与转达之，且英王坐镇九江，自当折节下士，敬老尊贤，为当代明王，使天下瞻仰，大夫亦不失辅弼之美名；若伏策而来，拒而不见，使四方之士，闻其倨傲如此，孰肯来与共事？故善佐主者，不可坐视而不言也。”说得费赫坐立不定，遂置酒相待，从容言曰

：“贤公且暂住一宿，明日与英王相见。”何曰：“某不胜酒力，即辞谢回下处。明日一见英王，即欲回家探父母也。”

次日费赫见英布，备说随何非汉说客，乃回乡探亲，经过九江，慕王威名，欲求进见。布曰：“人慕名而来见，拒之非礼也。”即差人请随何相见。随何暗思：“英布、费赫中吾计也！”同差人来见英布。布下阶以手扶随何升堂，相见毕，让随何则坐，费赫退后。英布曰：“先生事汉日久，必知汉王前日睢水之败，缘何不用韩信，见今荥阳屯兵，欲何为哉？”何曰：“前日汉王发手书布告于天下诸侯，为义帝发丧，兵皆缟素。天下诸侯闻书到，深恶霸王放弑义帝，皆愿助汉伐楚，汉王以此留韩情镇守三秦，以为根本。不想霸王密差人持书，遍告天下诸侯，放弑义帝者，九江王也，其罪尽归大王，以此诸侯深怪大王，而不助汉王；齐梁燕赵其欲起兵与大王争衡。尝谓叔逆之罪，古今大恶，楚且加恶名于大王，王尚恬然而不知，倘或诸侯会兵而来，天下皆以大王为极恶，虽家喻户晓而人不信也，大王何以立身于天地间哉？”布起身向北指而骂曰：“江中放弑义帝，实羽主之也，我不过随其使令耳！今将此恶名反加于我，我一人而何以当万世之讥诮那？”何急止之曰：“大王息怒，恐左右闻之，传入彭城，霸王必加罪谴。”布曰：“某常自思杀降王子婴，掘始皇冢，放弑义帝，此三事皆霸王所使，心每负愧，惟恐天下诸侯他日藉为口实。不意今项王归之于我，我即泻长江之水，罄南山之竹，而人不能知我心迹也，为之奈何！”何曰：“大王欲白心事，此亦无难，但同力助汉合兵代楚，明正其罪，清浊自分矣，若今坐守九江，倘汉王同诸侯合兵而来，共讨前罪，大王见今受楚之封，为楚之臣，虽百口不能辩也，以臣愚见，不若卷甲休兵，属意于汉，使天下诸侯，知楚负弑逆之罪，而不归咎于大王，则大王洗恶名而为讨贼之举矣，岂不为长策哉？况今汉王收诸侯，守荥阳，下蜀汉之粟，坚守而不动；楚人深入敌国，老弱转粮，进不得攻，退不得解，楚不如汉，其势亦已见矣，大王不与万全之汉，而自往救危亡之楚；臣窃为大王不取也。”布前席附耳曰：“我近日与楚有隙，亦欲洗此素恨，深知汉王为长者，实欲有心以从之也，先生少待数日，当计议同先生一往。”言未毕，左右报曰：“楚使赉项王诏书至矣！”布急接诏，诏曰：

君国举兵，臣惟协助，心膂之托也。九江王英布，坐守江淮，贪安自逸，楚兵攻齐，假病不起；睢水会战，坐观胜负；朕劳军旅，久未一言奉慰，失君臣之义，非同游之好。恃尔武勇，敢罹狂逆！往问三罪，尔当知惊！目令起兵伐汉，星夜前来，勿误！故兹诏谕。

英布看罢诏书，沉吟不语。随何直入曰：“九江王已归汉矣，何得发兵助楚耶？”楚使便问：“汝何人？”问曰：“某汉使随何，已约会与大王同力伐

楚，共诛暴逆。为义帝发丧，汝尚不自悟耶？”楚使见英布不语，又闻随何之言，知不谐矣，急欲下阶而走。随何曰：“大王观楚诏已有杀大王之意，以绝天下诸侯之口，使杀义帝之罪，尽归大王可知矣，大王何不杀楚之使，以示助汉攻楚之意耶？”布亦大怒，遂拔剑将楚使一剑斩之，遂扯碎诏书，即点兵同随何归汉，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五十七回 张良智韩信伐楚

且说随何这一篇话，说英布归汉，布即召费赫点押人马，带领家眷，一同赴荥阳大路来，英布同随何来见汉王时，汉王方踞床洗足，召英布入见。布深自懊悔，乃与随何曰：“我被汝骗来归汉，我乃一国王爵，相见之际，略无一毫礼节之意，使我进退两难，不如自杀，以见我之不智也！”随何急止之曰：“汉王宿酒未醒，少间当请见，自有殊礼，大王不可性急。”布乃与张良、陈平等相见，各有居止屋舍，帷幄器用，极其齐备，饮食供给，与汉王无异，布又大喜。少间，诸文武将士同英布入见汉王。汉王礼意谦恭，谈笑豁达，君臣相与，略无嫌疑，布思汉王长者，适间几自误也，自英布归汉后，汉王领兵三万，屯扎成皋。又遣使入大梁会彭越，使绝楚粮道。

却说楚使被英布杀了，有随从人逃回奏霸王，说英布扯碎诏书，杀了使者，领兵已归汉矣，霸王怒曰：“黥面贼，乃如此！”即分付诸将整理点人马，择日启行，誓诛此贼，就擒韩信以为叛逆之戒，范增谏曰：“此一时之小忿耳！请陛下息怒，且暂训练兵马，约会天下诸侯，迎敌韩信，剿除彭越，通楚粮道，此为上策，若退韩信之后，还入三秦，建都咸阳，诸侯拱手，英布等诸将不足虑也。”霸王遂止。

却说汉王召张良曰：“前日先生曾言往说韩信，着自来投见，今英布已降。彭越归附，止韩信未即来见，烦先生一行。”良曰：“臣明日就往，闻萧何在咸阳运粮，臣就同来见大王。”汉王大喜。

次日，张良辞汉王赴咸阳来，一日到咸阳，先来丞相府见萧何，萧何闻张良至，即整衣出迎，相见甚欢，各叙久阔之情，置酒相款，因问韩信在咸阳消息，何曰：“信自洛阳归来，郁郁终日不乐，前日备说汉王不纳忠谏，夺印用豹，不念破三秦，取成阳之功，后闻睢水之败，遂杜门谢客，某屡次上门，亦不相见，必欲汉王亲来，以重其望，似非人臣之礼。先生此来，恐亦难见也，当以何法使信起用？”良附耳与萧何道数句，何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于是萧何即出告示，咸阳四门张挂，晓谕军民人等，各挨门顺序，写一家男子几名，妇人几口，开载明白，星夜攒造户口文册，立等投献霸王，一面拣选善书者数百人，立等写册。闹动一城军民尽说汉王因睢水兵败，父母遭擒，要将关内所得郡县，尽数交还，因此差张良同楚使来咸阳相府，攒造各处户口文册。韩

信闻此消息，尚犹豫不定，差人城内打听，家家回说张良已来数日，见今拣选写字人，通在丞相府伺候，委的挨门抄写户口，实是降楚，信曰：“且再待一二日看如何，此或是张良见识，赚我起兵伐楚，故来此作声势。”左右曰：“此事恐是实事，见有告示张挂四门，岂有虚说？”言未毕，忽有人求报：“人有在门，言要抄写元帅户口。”信曰：“我是元帅，难同百姓。”差人便说：“造册不分官户，军民皆要抄写上册，只要开载何为官户，何为民户，内自明白。今须通要入册，请元帅作速开写，立等造册，楚使在府急躁，萧丞相甚是懊恼，”信曰：“且着来人去别户抄写，待明日再来，亦不误。”其人哀告。不肯离门，便说苦留下元帅这一条空行，又不知户口多少，似难攒造，只是今日费元帅一时举笔，省我等明日复来，韩信闻这话，便思：“汉王用我一场，费了许多力，方取了关中，今一旦复降于楚，我今不起兵者，只恐汉王不知重，要他着急，必是持节或是亲来取我，那时起身，诸将方心服；不想今要降楚，我须亲见萧何、张良，看他有何说。”随即唤左右备马伺候，往丞相府议事，摆列仪队，前呼后拥，旂旄甲士，左铁右钺，光耀耳目，两边军民人等，看见韩信威仪，尽道元帅正是不肯降楚，与丞相计谋，不要造册，我等复有生路矣。若是降楚，倘霸王到来，我等皆被坑死矣，韩信一路闯人言，方知汉王实是降楚，便先差人报知萧相国。

却说萧何闻韩信自来，遂与张良笑曰：“此人果中吾计矣！”急分付左右，催攒写字人两边俟候造册。只见韩信下马，萧何出迎，叙礼毕，何曰：“前拜元帅数次不遇。”信曰：“主上废置不用，退位闲居，羞见丞相。”何曰：“元帅屡谏不可东征，主上不听，因而不用元帅，而用己见，以致败绩，其过在主上，而不在元帅，元帅何羞之有？”信曰：“适闻汉王遣子房来，欲将信所得关中之地归降霸王，此意思何谓？”何曰：“睢水败绩，主上尚不着紧，但太公、吕后俱被虏去，以此愿将所得关中之地归降，以赎太公、吕后耳。诸将又要与楚对敌、不欲归降，谋士又要主张归降，以为便利，两处备议不定。子房之意，只要将原得郡县，仍还于楚，却归韩国，不失世家之贵，因此带领楚使，催造户口文册，报数归降。某亦主张不定，只得依王命攒造。”信曰：“丞相何见之偏耶，我自离褒中，仗主上盛德，已得关中七八矣：睢水之败，一时之误耳，太公、娘娘料楚留以为质，终有归汉之日，决不敢加害，纵项王暴横，范增必不肯攘太公，恐被天下非议，三秦留陈豨等把守。某愿统本部兵马，务要复睢水之仇，取太公还国。丞相决不可造册，恐惊疑人心，非细故也！”张良从屏风转出，见信施礼毕，便说：“适闻元帅之言，本为确论，但恐项王势重，范增有谋，复有睢水之困。那时反被人耻笑，太公、娘娘俱不得还，我等性命亦不能保，不若今日降楚之为愈也！”信曰：“先生何昔日以某

为可用，今乃相轻如此！韩某视楚如拉朽之易耳。”良曰：“元帅亦不可以为轻敌，我看范增用谋如神，龙且勇冠诸将，楚王信而用之，恐元帅不能御也。”信起身言曰：“我若不斩龙且，擒范增，誓必刎此首，以为先生溺器也。”良曰：“今不造册，恐主上怪责，将何以为言？”萧何曰：“某亦何以复命？”信曰：“二公不必执一，某即同二公赴荥阳见汉王，言明二公无事。”茶罢，信起身相属曰：“明日愿同二公星夜偕往，楚使亦当杀之，以彰其罪。”何曰：“不可！两国相争，不斩敌使，虽杀之无益也。”信曰：“然。”萧何即将攒造之人，尽数打发出丞相府，韩信告辞回宅，街市居民，尽道今日我等得生，多亏元帅回阻，丞相不降楚矣，信闻之甚喜。次日整点本部人马，同萧何、张良昼夜赴荥阳来。

却说韩信人马到荥阳，张良先入城见汉王，备说智赚韩信一节：“今已起兵前来伐楚，大王只依臣言，如此如此。”王大喜，随有左右来报：“萧何、韩信在外伺候来见。”二人入内，王曰：“不听将军之谏，致有睢水之败，今喜远来，甚慰我心。”又安抚萧何曰：“自褒中相别，多得丞相抚治百姓，筹运粮储，军不乏用，皆公之绩也！”何曰：“仰托大王洪福，地方镇静，又喜得关中之地，虽有睢水之败，终可复也。”韩信至前俯伏曰：“臣蒙大王命，镇守三秦，且喜盗贼屏息，各郡县安抚无事，一向臣多病，退居咸阳，未得发兵救援睢水之败。昨因子房到咸阳，欲将关中之地，仍还于楚，臣闻此不胜惊惶，臣仰赖大王威德，得复关中，未及数月，岂可因一败，而遽降于楚，使天下诸侯闻之，共相耻笑。”王曰：“大兵既失，太公被虏，又闻燕齐数大国，皆降于楚，楚势益胜；况将军一人之力，恐难为敌，以此致书项王，项王亦曾对汉使曰：‘韩信遇老革章邯，尚敢出头，若遇我兵，则逃避南山之下，眉目不敢舒也！’随使遣来，要所得关中户口。子房因往咸阳会萧何，星夜攒造册籍，以我之见，似决意降楚，料将军前日下三秦之时，未遇劲敌，若遇前日项王睢水大战，力敌汉将六十余员，将军胆落地矣！”韩信闻王言，面赤大叫曰：“大王长楚之威风，灭信之锐气，信今统本部人马，只一阵要破楚王，片甲不归，生擒献俘于陛下！”王起身曰：“将军既要破楚，有何妙策，愿闻金玉？”韩信近前道数句言语，便要破楚，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五十八回 用车战韩信胜楚

却说韩信向汉王曰：“臣在咸阳制战车数百辆，预备伐楚，昨已差人转运荥阳来。臣闻兵家尝曰：‘平坦之地，可用车战；山险之地，可用步战；攻击追袭，可用马战，’随地利而作用，各有不同。臣见荥阳城外三十里远，有地一段甚平坦，可用车战。臣所制战车，正当用于今日，管教楚兵大败，项王可立擒也。”王曰：“车何取用？请将军言其略。”信曰：“制车之法，取用常

车，接其衡扼，驾以一牛，布为方阵，四面皆然，车上置枪二枝，蔽以车面，后设水器，以防火攻。十卒前行，各置枪盾；十卒后行，各持弓弩，车阵之内，数十步相连，如贼至，令卒上车，每车载四人，皆持弓弩；六车或驾四牛，上以重屋，以施劲弩，贼至，击鼓为号以射之。楚兵不能犯，乃出骑兵以击之，方可大胜也，况一车能当十骑，十乘能败千人，用车所以便军劳，行则可以载粮，止则可以营卫，或冲厥阵，彼兵必溃，或塞险隘，虏则难逃，平坦之地，故宜用车战，可以制胜也。”汉王闻信言，大喜，即召匠人照依原样，造车三千辆，准备伐楚。

于是韩信出荥阳城外，安设营寨，召诸将密授奇计，各认地方，每日操练军士，教习车战，两月之内，作用皆如法，各处逃散军士，渐次归附，萧何辞汉王，告同咸阳，发老弱未传傅，悉诣荥阳，补其缺伍，汉兵复集五十余万，信入城见汉王曰：“军士已训练齐备，倘有楚使至者，就以战书付项王，以激其怒，使彼自来。”王曰：“昨有楚使，假传陵母之言，欲王陵归楚，王陵知母大贤，又无手字，因此不信。楚使尚未起身。何不以赂买属，使彼将战书捎去投下何如？”信就邀楚使至公馆，置酒相款，因屏去左右，信曰：“我本楚臣，心常在楚，有一问安表文，烦公密切投上楚王，我不久亦于仍归于楚也。”进赠黄金二十两为路费，其人曰：“我虽奉王命，召王陵，其实打听将军消息；若今得将军表文，霸王决喜，他日将军亦不失封爵之贵也。”临行信又分付：“切不可与他人见，但只可与楚王开拆，汝若负我，他日归楚，恐难相见也。”其人欢喜领命，暗藏身边拜谢。回见霸王，密将韩信之言奏知，用将所付表文献上，项王拆书观看，书曰：

汉大将军领东征大元帅事韩信，上书西楚霸王麾下：昔日韩信虽归楚，官授执戟；后共立怀王，百司执事，皆北面尊为义帝，信非楚臣亦明矣。不意大王独霸西秦，恣肆暴横，放弑义帝，天下切齿；信欲仗剑以诛大逆，而报君父之仇也，但力微势小，恐难为敌。乃投告汉王。明正其罪，昭告天下，共伐无道。信兵驻扎咸阳。汉王先入睢水，误入陷阱，兵遭屠戮。今信统率三军，衣皆缟素，试武荥阳，为义帝报仇。悬头两观之门，逼死马陵之道，信之愿也。王其裁之！

霸王看罢信书，勃然大怒曰：“胯夫乃敢戏毁朕躬如此！若不杀此胯夫，誓不回师！”即传旨尽起倾国之师，赴荥阳与韩信对敌。范增闻知，急来谏曰：“此韩信激陛下动怒，彼必伏兵四围，使楚兵入其笼中，而擒之也，陛下勿动圣怒，当徐徐图之可也。”霸王曰：“堪恨胯夫，啜诱楚使，假作降书，意欲使朕知道，如此欺侮，十分可恨！朕意已决，汝等不可执一拦阻！”范增见霸王去意已决，不敢再谏，遂起兵赴荥阳来不题。



却说韩信书已发付楚使，复回城外，调拨本部人马。忽见张良、陆贾带领樊哙众将，赍汉王手诏，并元帅印到营。韩信急接诏开读，诏曰：

尝闻将者，国之司命，将得其人，则国有攸赖；苟非其人，卒至败亡，而安危所系，非寻常也。卿韩信才兼文武，学贯天人，屡建奇功，真国家之柱石，当代之豪杰也。前遣镇守三秦，误用魏豹为帅，乃至丧师睢水。今已夺豹印，罢斥闲居，大将之位，久虚阃外，兹特命卿复掌元帅印，统帅将士伐楚。益竭忠贞，勿负委托！故兹诏谕。

韩信开读诏书毕，与张良等相见，将元帅印收拾讫，张良随辞信复汉王命，次日韩信入城谢恩，回营调遣诸侯，伺候楚兵到来。

却说霸王留范增守彭城，带领雄兵三十万，离荥阳五十里下寨。先使季布、钟离昧先来探听汉兵消息。早有人来报知韩信，信曰：“未可对敌！扎营按兵不动，先设车阵，四边布置停当，候霸王到来，方可出战。汝诸将照我前日分付，不可暂高地方，各听候节次应用，毋得错乱！”众将依令前去。

却说季布、钟离昧探听汉兵不见动静，只得回军来见霸王曰：“汉兵沿城俱列旗帜，各有营寨，不见一卒往来，不知问为？”霸王曰：“此韩信按兵不动，待我兵到，彼却举暗号，那时人马方与我对敌。尔等且照各营扎往，待等对敌之时。随机应变，各来救援。”诸将曰：“谨遵陛下之命。”霸王亲领一枝人马，带领桓楚、于英、项庄、虞子期四将，左右护从，前来与韩信对敌。韩信阵势已预先摆布停当，单等敌军到来。项王一马当先，韩信门旗开处，与项王相见。信曰：“自与大王咸阳相别，今又在此相见，臣甲冑在身，不能行礼。”霸王怒曰：“汝前日以言戏侮朕躬，今日相见，决个胜负！”举枪直取韩信，信不敢对敌，虚掩一枪，往东边而走，霸王曰：“胯夫既来出战，未经对敌，便须要逃走，务要追袭胯夫，立诛此叛贼，以雪前日之恨。”挥动后哨人马，催趲追赶，季布、钟离昧急策马向前言曰：“韩信不战而走，此必诱军之计，陛下当勒兵且回，察其虚实，观其动静，然后追赶，庶不堕彼奸计。”

霸王曰：“我自会稽起兵以来，累经数百余战，未尝退后。今日遇胯夫，却乃勒兵自退，使天下诸侯笑我之怯。”不听二将之言，急引人马追赶。霸王追得紧，韩信走得紧，霸王追得慢，韩信走得慢，赶到京索河，信过桥，举枪立于桥头，霸王忿怒，也过桥，诸楚将催人马尾于后。行未二里，桥已折断，水势大作，前面不见韩信，后军又见桥已折断，水势甚急，后军一半未得过河，霸王知是中计，急着前军暂住。一言未了，四面炮声不绝，战车围绕，将楚将困住，箭如飞蝗，众将军士站立不住。霸王传令，乘阵势才立，诸将作急催动人马，攻抢出阵，若立定则难动矣。诸将奋力向前攻打，霸王押后，催督人马，一拥前进，早有人来报，四面战车合拢，围绕如铁壁银山一般，攻打不动

，反被汉兵杀伤，死者不可胜数。诸将近前曰：“战车不比人马，尚可冲击，今将四面围绕如铁桶相似，人马不敢近前，如何攻打得出？”霸王听说，无可奈何。正在危急之际，有季布、钟离昧因见霸王追赶韩信，谏止不听，却领本部人马，从京索迤南小溪口僻路，绕到霸王前面，以防奸计，方才到京索河，果见战车围住楚兵，不能得出。有汉将祖德，领一枝人马阻南路，不容季布、钟离昧近汉阵。二将忿怒，举兵器直取祖德，祖德拍马舞刀交战，三匹马战在一处，斗二十回合，被季布一枪，刺死祖德于马下，追杀汉兵，直追至营阵边。见四围俱是战车，密排不得人，季布曰：“若不乘胜追杀入阵，楚兵如何得出来？”挥动楚兵，舍死近前，杀入阵来。里边楚兵，见外边有救兵至，助起军威来呐喊，往外攻杀，只见军门冲开一处，楚兵得空，便一拥往外杀出，接着季布、钟离昧人马，合兵一处，向南且战且走，早被车阵戮伤于英，射中恒楚，霸王一骑马冲出，方才得去。只见正南柴武、酈商，东南傅宽、傅弼，正东李毕、洛甲，西南靳歙、卢绾，正西周勃、周昌，西北薛欧、陈沛，正北纪信、王陵，东北辛奇、曹参，一十六将，围绕上来，霸王同众将协力抵敌，三军混战一处。汉将中一人落马，乃东北阵上大将辛奇也。辛奇正战之间，被霸王一枪刺中，遂死于马下。曹参无心恋战，退回本阵，霸王乘势同众将冲杀出来。韩信大兵自东北复又围绕上来，季布曰：“此处无路回兵，不若远从小溪口，奔回大营，少得宁息，再作区处。”霸王曰：“说得是！”急调转败残人马，跟着季布、钟离昧，从原来旧路奋力杀出。到得小溪口，天色渐晚，四边喊声不绝，奔到大寨时，楚兵尽被汉兵杀散，止留空营。霸王曰：“空营如何把守？倘汉兵复又围绕，恐难抵敌，不若晝夜回彭城，再起人马与汉决战。”言未毕，汉兵又到，霸王急同众将曰：“这胯夫已困楚兵数日，尚不知止，今却又来追赶，不若协力大杀一阵，以雪其恨。”众人并力复要迎敌，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九回 许负说魏豹反汉

却说霸王诸将复要迎敌汉兵，钟离昧止之曰：“不可！韩信变计百出，楚兵新败，已挫锐气，若复迎敌，先自畏怯，兵法云：‘畏敌者亡。’况汉兵势重，徒丧兵马，恐无益也。”须臾，忽见喊声大作，金鼓震天，汉兵遍地而来，楚兵如何抵敌？早先奔走。霸王犹自立马，横枪截杀汉兵，忽然一箭射来，正中霸王掩心镜，霸王吃了一惊，拨转马急向东便走，随从将士，不上数百骑。背后汉王追赶，连络二百余里，霸王一昼未曾停止，天又落雨，甚是狼狽，忽见大林中，早有一枝兵马到来，为首是一员大将，乃蒲将军也。奉范亚父将令，领兵三万，前来接驾，马上大呼曰：“臣甲冑在身，不能行礼，请陛下先行，臣当汉兵。”蒲将军勒马横刀，当住汉兵，正遇大将李毕、洛甲，各举

兵器来敌蒲将军，三匹马战一处。战二十回合，蒲将军奋怒一刀，斩李毕于马下，洛甲便逃走。蒲将军急拈弓取箭，一箭射死洛甲，乘势杀散众兵，后阵见楚救兵至，传报入中军，韩信曰：“穷寇勿追，兵家所忌。我一时见不到处，遂致损折二将，吾之过也？”传令且着汉兵暂住。

却说蒲将军见汉兵退后，不敢追赶，徐徐回转人马至夹河，赶上霸王，屯兵扎营毕，请霸王入中军坐定，蒲将军朝见奏曰：“范亚父因见陛下轻敌韩信，恐有不虞，随差臣领三万人马，从大路急来救应，幸遇陛下，臣仰仗威德，杀汉二将，汉兵已退。亚父临行，再三分付，韩信不比寻常，须当提备，臣以此不敢追赶。”霸王曰：“朕自数年经战，何止几百阵，未见今日败北如此！幸赖亚父遣汝救援，得免此难，不然，几败不可救矣！”季布曰：“请陛下回兵，此处恐汉追兵复至，我兵势弱力孤，粮饷不及，准与为敌也。”霸王起兵，急回彭城，陆续招巢败残人马，折兵二十万，召范增曰：“悔不听亚父之言，果有此败！今复如何？”增曰：“臣闻魏豹回平阳后，终日恐汉王记恨睢水之败，意欲纠合人马，复反汉归楚，陛下可差一舌辩之士，用数句言话，鼓动其心，必反汉矣，豹若反汉，韩信必统兵破魏。陛下可乘虚统大兵袭荥阳，邦无准备，决难支持，陛下可获全胜矣。”王曰：“此论甚妙。差何人说豹反汉？”有尚书令项伯近前奏曰：“臣与一相士许负相善，此人向在平阳，与魏豹最好，豹即有大小事，即着许负相看，魏豹无不听从。臣写一封书，差人与许负通知，令彼说豹，豹平日背向未定，若许负一言，豹即听从，此计如何？”增曰：“若得许负一言，魏豹决然反汉。”

项伯即时修书，差一的当小校，密藏书在身边，前往平阳，跟寻许负，许负在平阳甚有名，一问便知下处，小校到许负门首，询守门小童：“许公在家否？”童曰：“公在中堂闲坐。”小校曰：“有敌人来下书。”童传入，公曰：“着进来！”小校持书上见，许负拆书，见书中言语，欲许负用言智赚魏豹反汉归楚，许负沉思霸王势重，又兼项伯平日情分，须当依从。当日往魏豹府前伺候。门吏报知魏豹，豹曰：“吾久欲许公一相，以决其志，不招自来，正合我意。”即召入与许负相见，礼毕，豹曰：“连日正要请先生。近日气色如何？”负暗思：“正中吾计也！”负曰：“大王若未曾用酒，方才好看气色。”豹曰：“自早起独坐，未归寝宫，神思清爽，正好先生一见。”许负请魏豹向明坐定，细看半晌，其间白气侵于天仓，滞气杂于中正，日月欠明。水土失位，满面通无可取。许负寻思：“若是实说，上违霸王之命，下负项伯之情。”遂将实意隐而不说，却对豹曰：“据大王贵相，红黄满面，喜气重重，百日之内，大王马到成功，大业立就，迁移吉地，应当九五，不但王爵之尊而已。”豹听说甚喜，曰：“若如先生之言，某当重报。”许负又曰：“臣望大王之

后宫，旺气尤胜，”豹曰：“正欲先生后宫一看。”负曰：“愿往观之。”魏豹复邀许负到后宫，请薄后出中宫。许负一见，便拜伏在地曰：“娘娘贵不可言，他日当母仪天下，臣言不谬也。”豹暗喜：“我既大贵，而夫人安得不母仪天下者乎？”遂重赏许负去讫。

即召大夫周叔计议曰：“前日汉王用我为大将，不想兵败于睢水，被汉王面辱我一场，将帅印夺去，贬我闲往，今却复拜韩信为帅，一阵杀霸王雄兵二十余万，终日对诸将百般骂我，早晚前来害我，岂肯被他陷害？正好乘此时反汉归楚，大乱一场，急趋咸阳建都，与楚汉三分天下，尔以为何如？”叔曰：“不可！汉王宽仁大度，天下归心，又兼韩信用兵如神，虽霸王强勇，且不能及；况大王兵微将寡，势孤力弱，恐难与争锋。不若专意事汉，保守平阳，不失魏地，此亦人臣之极，大王又何他望耶？”豹曰：“天命有在，不拘强弱，许负之相，并无虚语，非尔所知也。”叔曰：“先言人事，次论天理。苟轻信相士妄谈之说，遽而兴兵，亡身丧家，在此一举。大王幸察之！”豹怒曰：“吾欲举兵，汝敢出此不利之言，必与汉有私，欲泄我机耶？”叔曰：“臣事大王日久，今日之言，乃忠言也，大王不听，他日当思臣言也！”豹遂叱退周叔，即整点人马十万，命植长为军师，柏直为大将，冯敬为骑将，项它为步将，把守平阳关，上表复降于楚。

汉王闻知魏豹反汉，笑曰：“匹夫虽反，无能力也！当即遣将调兵，诛此反贼为急，以绝后患。”酈食其曰：“大王人马破楚新回，尚未休息，今复举动，恐甲士疲劳，非恤军之道也，臣平日与豹有旧，愿往以正说之，如彼不从，大王以兵征之未晚也。”王曰：“如先生以言能使魏豹不反，乃万金之力，千城之功也。”酈生遂辞王，径赴平阳见豹，豹曰：“故人远来，欲为汉作说客耶？”酈生曰：“某来此非为汉谋，十年故旧之情，特来陈利害，如可从则从，如不可，任从大王为之，何必疑为说客也？”豹曰：“请先生言之。”酈生曰：“心不可两持，事不可反覆，两持者多疑而取败，反覆者轻举而取辱，大王以前日降汉为是，则今日事楚为非也，若以今日事楚为是，则前日之降汉为非也。颠倒是非，反覆不定，必致取败，况今事势，不知者以楚为强；而能审察天下之安危者，必知楚当亡，而汉当兴也。汉宽而楚暴，汉智而楚愚，不待辨而自明矣，今大王归汉，诚为得计，乃复归于危亡之楚，是何颠倒反覆之不定耶？以某之鄙见，不若罢兵息争，专属于汉，汉成大业，王可永保富贵也。”豹曰：“汉王谩骂无礼，吾实耻之，既已动念，复难相见也，大丈夫当自创立，岂可碌碌屈于人下乎，使苏、张复生，此说不易也。”

酈生知豹不可说，遂辞回见汉王，备言魏豹不欲归汉，汉王问：“魏之主将谁也？”食其对曰：“柏直。”王曰：“是人口尚乳臭，安能与吾韩信，骑

将谁也？”对曰：“冯敬，乃秦将冯无泽之子也。”王曰：“是人虽贤。亦不能当吾灌婴，步将谁也？”对曰：“项它。”王曰：“不能当吾曹参。吾无患矣。”于是韩信、灌婴、曹参，领十万精兵，由安邑临晋，趋西魏击豹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回 知汉兴陵母伏剑

却说韩信临行，见汉王曰：“臣伐魏，霸王闻之，决乘虚来攻荥阳，诸将之中，王陵可属大事，大王当令抵楚兵，其人智勇足备，庶保无事。”王曰：“陵母久拘于楚，恐心志未定，不可用也。”信曰：“陵母最贤，素有遗教，王陵志如金石，坚不可动，大王当急用之，而以陈平为佐，如有缓急，大王当听子房计议，料无忧也。”王甚喜。

韩信领兵至蒲阪，早见魏兵到来，隔河与豹相拒，彼此不得相战，韩信召诸将曰：“魏豹以兵守河，不设桥梁，舟缸一时难以打造，命灌婴督工，起造木罌，最为方便。”婴曰：“不知如何起造？请问其造法。”信曰：“木罌者，缚瓮缶以为筏，瓮缶容受二石，力可胜一人，其瓮间容五寸，下以绳钩联，编枪于其上，形要长而方，前置筏或板头稍，左右置棹，可以渡军械也。”灌婴遵依其法。命军中巧手军士，传令起造，不一二日造完，信遂命灌婴引军一万，陈舟缸百十余只，沿河虚列旗帜，若渡河之状，以为疑兵。却密令曹专引精兵二万从夏阳以木罌渡军，袭安邑，以抄其后，使豹不能接应，两下夹攻。豹可擒也。曹参得令，暗趋夏阳。灌婴列兵于岸，陈缸于河，多张旗帜。魏豹见了，果然疑其有伏兵，昼夜巡视，不防曹参引大兵，用木罌从夏阳渡河袭安邑，将魏豹家属虏去，抄后杀来。魏豹巡哨军士飞报，豹闻知大惊，方欲回兵，曹参袭杀于后，韩信追杀于前，两下夹攻，不能相应，柏直战未数合，见信人马攻杀甚急，不能抵敌，向西逃走。冯敬不能对敌，先自引兵退后。魏豹不能抵当。方欲归临晋逃走，早被曹参、灌婴人马两边围上来，魏豹不能脱，被二将生擒住，绑缚来见韩信，信曰：“主上命汝为元帅，统领大兵四十五万，睢水一阵，丧师三十余万，睢水为之不流；汝即逃回平阳，主上不即加诛，止夺帅印，罢汝闲居，不失王爵之贵，汝当感激，愈加策励，以图后功可也，却乃轻听术士之言，遵尔起民谋反，既被擒拿，本当诛戮，汝为一国王爵，恐主上宽恩，免汝一死，且着军士，囚车监押听候。”一面入平阳安抚百姓，权着周叔管理国事不题。

却说霸王打听韩信征魏豹，知荥阳空虚，急召范增曰：“魏豹已反，韩信果然须兵入西魏征豹，不出亚父高见，朕今乘虚取荥阳，擒刘邦，亚父以为如何？”增曰：“此时正好出师，但陛下相时而动，不可轻敌，恐韩信有遗计，不可不防也。”龙且曰：“亚父何怯之甚也？”增曰：“好谋而成，岂可不

深虑也？”于是霸王传旨，整点大军往荥阳，先差骁将李奉先领兵三千，探听消息。

汉王遂与张良、陈平计议提防楚兵，有小卒来报，霸王领着大队人马，杀奔荥阳来，先差骁将李奉先领兵探听。汉王闻说大惊曰：“楚兵势重，如何迎敌？”张良曰：“韩信前曾言楚兵若来，当以王陵为将，陈平辅之。楚可破也！何不召王陵计议？”王即召陵曰：“霸王亲统大兵前来，尔敢领兵与楚迎敌否？”陵曰：“霸王势重，难与力敌，以臣愚见，且偃旗息鼓，深沟高垒，未可出战，待彼志既懈，臣用一计，楚决可走也。”王曰：“计将安在？”陵附耳道数句言语，王大喜曰：“将军果有此胆略，吾无忧矣！”即命王陵为将，陈平为军师，分付三军，各偃旗息鼓，四门严闭，不击刁斗，不设一军，有楚将李奉先前来探听，见是如此，心中疑惑，不敢近城，差人回报霸王曰：“荥阳四门紧闭，不见一个军士，不知何意？”左右曰：“此必汉王闻陛下来到，或搬移邻近郡县，屯住人马，留此空城以待陛下，或是韩信征魏未回，内无强兵，以此不敢出战，虚作此声势以为疑兵，使陛下不敢遽然攻打也。”霸王曰：“人马初到，且安下大营，待明日探看动静，再作处置。”随即安下营寨，人马远来疲乏，各人卸甲休息。

却说王陵选精锐军五千，头裹赤帻，各带鲜明器械，准备鞍马紧束，人各衔枚；又选五百炮手，各带火炮随后。临时听用施行；四门多设柴草，待人马杀到楚营，闻炮响，急点起人来，以防楚兵攻城。又差夏侯婴随后领大兵三万接应。

却说王陵将及黄昏时候，先差精细小卒十数人，装作楚兵，潜在楚营边，探听楚兵消息，有无防备，好作区处，起更时，只见小卒来报：“楚军安营，俱休息定，并无提备。”王陵须兵五千，打赤帜，开了城，蜂拥而来，楚兵正睡熟，王陵暗传令放炮，只五百炮手，四边放起来，五千人马，杀入楚营，如十万甲兵，从天而降，楚兵又无准备，急遽惊起，眼尚朦胧，如何对敌？反自相践踏。王陵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霸王急起披挂上马，四面观望，见一大将挺枪往来，领兵冲杀。霸王大喝一声，举枪直取来将，来将举枪交还，二十回合，其人败走，领五千兵冲杀出营，已将五鼓矣。

霸王问军士：“此是何人？”有小卒曰：“此汉将王陵也。”霸王暗思：“此人枪法，与其他不同，今日不除，后必为患。”急拍马正欲追赶，季布、钟离昧、龙且俱列马头前止之曰：“不可，汉兵得胜，一路俱有准备，城上火起，城下人马如铁桶相似，此必韩信之遗计也。陛下且检点伤残人马，紧急将陵母取来，以剑伏身，监在营中，使人与王陵说知，王陵为人最孝，闻此决

来归降，王陵若降，荥阳可破也。”霸王曰：“然。”即差人星夜赴彭城，取陵母赴军前来不题。

却说王陵得胜，领得胜兵计点只伤折一百多人，大杀楚兵，并自相践踏，死者共三万余人，回见汉王，王曰：“将军一夜杀楚兵三万，以霸王之勇尚退三十里，将军之名，威振关中矣！”王陵曰：“知楚兵远来困乏，因此乘其无备，杀此一阵，霸王尚屯于此，不久仍来攻城，不可不急为计处也。”张良、陈平曰：“韩元帅征魏，闻有捷音，料将回兵，不若且严守荥阳，以待韩信兵到，再为区处。”王曰：“善，”遂令三军预备炮石灰罐，四门严守。

一连十数日，楚汉并不交战。只见城下忽有巡哨小卒来报，有楚使至，请王将军相见。王陵闻说，急上城，见楚使曰：“将军之老母，今取在楚营，欲见将军一面，若将军迟去，霸王决坏老母，使将军为不孝之子，万代骂名不朽也。”王陵听说，放声大哭，泪如雨下，急来告汉王曰：“臣母今年七十有余，臣生不能孝养一日，反遭此縲继之苦，今楚使欲臣往见一面，臣虽赴剑万死，亦当急趋往见也。臣身虽在楚，此心实在大王，决不为楚效力也。”张良曰：“将军误矣！前日将军杀楚兵数万，今只听楚使一言，即趋入虎穴，自蹈死亡，此匹夫之见也，又未审老母果在楚营否，岂可遽然往见？须另差一人，亲见老母，看有甚言语，讨数手字，果然欲将军往见，那时见之未晚也。岂可不察存亡而往见耶？”王陵听说，即哀告汉王。王即差谋士叔孙通，前到楚营，朝见霸王。王曰：“王陵居住沛县，不归降于我，随着刘邦为恶，今已将其母，拘系于此。若早归降，使子母相见完聚，若仍复抗违，即斩其母，使王陵为万代罪人也。”叔孙通曰：“愿请陵母一见。”霸王左右将陵母押过来，与叔孙通相见。只见陵母以剑伏身，蓬首而跪，叔孙通心甚不忍。陵母曰：“公乃何人也？”叔孙通曰：“某乃汉使叔孙通也。”母曰：“公来何为？”通曰：“老母之子王陵，闻母受苦，即欲降楚来见，惟恐不的，汉王故差某来，求老母手笔数字，方着王陵降楚，以事奉老母。”母曰：“是何言欤！汉王宽仁大度长者，吾子事之，得其主矣！岂可因妾而怀二心？望公情与王陵。善事汉王，早建奇功，为汉代名臣，妾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也。”言罢，遂伏剑自杀。叔孙通急欲救时，陵母头已落地。满营中莫不赞叹。

却说陵母伏剑而死，霸王闻知，大怒曰：“老媪何其太愚如此？当碎其尸以号令三军！”季布等拜伏奏曰：“不可！陵母虽亡，当存其尸，归葬沛县，使王陵身虽在汉，而此心终有思归之念。盖父母坟墓，乃木本水源也。他日或命一能言之士，陈说根本，王陵素有孝名，闻言动心，必降楚也。若今号令军前，愈伤其心，无复有降楚之意。”霸王从其言，即差人收拾陵母尸首，归葬沛县。随召叔孙通曰：“汝可回荥阳说与汉王并王陵，快早归降，倘打破城

，死无葬地也。”叔孙通近霸王前道一言，就使楚兵倒戈荥阳解围。不知说甚言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六十一回 韩信斩夏悦张全

话说叔孙通奏霸王曰：“臣虽居汉，每被汉王谩骂，受辱不过，情愿欲归事陛下。昨因说王陵降楚，以此托名为汉使，实欲归降陛下也。王陵为人最孝，臣入城陈说母尸未葬，陵归葬其母，就同归楚也。”霸王曰：“汉王兵有多少？将有几将？久困而不降者，何也？”通曰：“汉兵在城者尚有二十余万，汉将有六七十人，昨新开仓廩，粮食亦足。迁延不出战者，因闻韩信已攻破魏豹，意欲调转人马赴彭城，乘势劫夺太公、吕后还汉，并取代州，破燕齐，使陛下进无所往，退无所归，因此只待韩信大兵到来，欲里应外合，两下夹攻，以图必胜。陛下不可不预为提防也！”霸王曰：“汝入城，几时同王陵出降！”通曰：“但得便即逃出矣。陛下当急差人防守彭城。”遂辞霸王。入荥阳见汉王，备将陵母之言细说一遍。王陵听说，大叫一声，哭倒在地。诸将急救醒，陵曰：“吾与楚誓不共戴天日！”叔孙通将归葬一节，隐而不告，欲王陵死心事汉室也。张良、陈平曰：“叔孙通既以言约项王，项王必以韩信决赴彭城，不日即离荥阳矣。但恐在外等候王陵出降又生他变，当以荥阳狱中有死囚斩首，假传说汉使叔孙通因交通西楚，欲说王陵归降，今被识破，斩首示众。”汉王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即查狱中重囚，当即斩首悬于城上，传示城下。

早见人报知霸王，霸王曰：“计又不成，城久不下，倘韩信果然乘机袭取彭城，两难救应，朕进无所往，退无所归，诚如叔孙通之言也。”龙且曰：“既陛下要回兵，须徐徐缓行，不可大急，以防汉兵追袭。”一昼夜，楚兵退尽。城上巡哨军探知来报汉王曰：“楚兵已退尽矣！”王曰：“当遣兵追赶。”张良曰：“不可！退缓必有大将断后，若我兵追赶，反中其计，不若遥为之势可也。”遂遣大将周勃、周昌领一枝人马，离城五十里下寨。

一日，楚兵退回彭城，范增接见，备问荥阳消息，霸王将叔孙通欲降一节说知范增，增曰：“叔孙通乃汉之谋士，从刘邦日久，岂有归降之意？此必因陛下困荥阳甚急，韩信大兵未回，内实空虚，以此奸计使楚兵解围，故假斩叔孙通以惑军心。不意陛下果退兵，实中彼计也！”霸王始悟，大怒曰：“匹夫乃敢戏吾如此！今再起兵复取荥阳如何？”增曰：“若复去，倘韩信回，内外夹攻，又非长策。不若暂且休兵，打听韩信果远去，再取荥阳未晚也。”霸王从其言，暂屯兵，差人打听不题。

却说韩信擒魏豹，兵回荥阳见汉王，王曰：“将军已伐魏，今复何往？”信曰：“代州夏悦、张全不宾服，且此去取代州，顺路伐赵、破燕、下齐，兵势稍振，即破楚，以成一统之业。”王大喜。遂将魏豹并家眷押见汉王



，王见豹妻薄氏、管氏有国色，甚悦之，遂畜后宫；押豹近前，王曰：“尔领兵四十五万，睢水一阵，被汝折兵三十余万，赖上天护佑，得脱虎口。不然，吾君臣岂有今日？吾念汝一国王爵，姑免汝死，复命汝守平阳，汝当感我厚恩，益加策励可也，乃敢遽起异心，希图侥幸。今被擒来，有何理说？”豹曰：“愿乞一死。”有豹母年近八旬，哀告曰：“魏豹无知，误犯逆悖，本当诛戮，以正国法，但妾止生此子，为西魏后裔，望大王留一命以奉祀先王，乃大王盛德也。”汉王闻母言叹曰：“豹为男子，反不如老母之贤也！”遂看豹母之面，饶豹之罪，削其兵马，废为庶人，发荥阳安置。仍遣使传命与周叔，领平阳，暂管郡县。

韩信整点人马征代州，汉王仍以王陵为将。差人传命与相国萧何，奉侍太子守关中，昭布法令，约束军民，立宗庙社稷；事有不及奏决者，辄以便宜施行，侍积有条件，类总上闻。萧何领王命，夙夜孜孜，惟恐不及，总计关中户口，调转漕运，以给军饷，是以汉兵西征，未尝乏绝，萧何之功也。

不说汉王驻兵荥阳，且说韩信人马到代州，离城三十里下寨。夏悦、张全正义事间，有人来报韩信人马已到代州，离城三十里下寨，悦曰：“韩信以得胜之兵，乘锐而来，气骄意惰，吾兵以逸待劳，正当急出，使彼不能预备，决获全胜。”全曰：“此论甚妙。”

且说韩信安营毕，召诸将曰：“夏悦、张全素知用兵，料我远来，决乘其蔽而急攻之，使吾不作预备，易得取胜。尔等当以智取，不恤辛苦，庶夏悦可擒也。”诸将曰：“愿闻将令。”信曰：“曹参引一军如此诱战，灌婴、卢绾各引一军如此截杀，樊哙引一军如此埋伏。”诸将各依令而去。韩信后领精兵五百，绕平山小路抄到白石口驻扎。

却说夏悦领兵一万，径杀奔韩信大寨来，时已过午，排开阵势，搦韩信答话，汉阵上曹参出马，旗上大书“汉大将曹参”。夏悦见汉阵上旗帜欠整，队伍交错。大笑曰：“人言韩信善能用兵，观如此行师，何足惧哉！”便问：“胯夫如何不来受死？遣汝无名小将先来试刀耶？”参大怒，举刀直取夏悦，悦就举刀交还。战未十合，曹参诈败，悦驱兵大进，迤后追赶，参且战且走。约近二十里，正追杀之间，忽喊声大起，左有灌婴，右有卢绾，两路兵杀出，截断归路，曹参却引兵杀回，三路夹攻，夏悦兵大败。日将落山，见四面火炮人把齐起，况又平山小路无人防守，须百十骑，望平山而逃。才行一里远，背后三路兵杀来，正在奔走之间，前面喊声大振，一彪军拦住，为首大将乃舞阳侯樊哙也。悦见了大惊，无处逃命，见山傍微露天光，想有出路，急奔入山谷时，哙兵亦随悦追入谷口。两边俱是夹石，鱼贯而进。悦见难行，遂弃马步走，爬山越岭而逃。忽然山谷中一声炮响，乃是韩信伏兵于此，把夏悦即时

擒了，押回大寨，鼓已三更矣。

城中张全闻夏悦身入重地，不见回军到来，便点起火把，领兵五千杀出城来救应。有代州败残军逃回者，尽说夏将军被汉兵杀入山谷中，不知存亡，我等被三路人马杀得七断八截，只逃得数十回来，将军不必前去，恐伏兵一起，夜深如何防备？张全听说，急领兵入城，严加防守。

韩信回到大营，升帐坐定，两边掌起灯烛，陈列刀枪剑戟，十分威武。小校押夏悦过来，信曰：“汉王盛德播于海内，汝等如何久不宾服？远劳王师，立擒军前，汝须委心归附，勿再抗违！”悦曰：“吾意本欲图王，今既不成，有死而已，决不归降！”信怒曰：“夜深诛戮，难以号令三军，且牢囚监押，待明日捉了张全，一并斩首示众。”次日，韩信领兵至城下。张全只是严加防守，坚闭不出。信将夏悦提至城下，传示城上，急早归降，张全上城见夏悦绑缚囚于陷车，大哭而言曰：“不忍见公如此被虏，我心如碎！”悦大叫曰：“宁效死固守，不可以我一人，遽尔归降也！”韩信闻说大怒，即将夏悦向车内取出，斩首于城下。张全见夏悦斩首，大叫一声，自城上一跃而下，遂坠城而死。城中副将王存，谋士单忠计议曰：“内无强兵，外无救应，虽固守无益也。”遂开城归降。韩信引大兵入城，养抚百姓，就令王存守代州，差人向荥阳报捷。计点西魏代州二处新降人马，总汉兵三十万，前来取赵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回 背水阵韩信破赵

大汉丁酉二年冬十月，韩信取代州，安抚百姓毕。次日，会汉王，遂分领精兵十万，前来击赵。先屯兵于井陉口外，与张耳等计议曰：“赵有谋士广武君、李左车，多奇计，我兵未可轻进。须差人探听，看赵王作何方计。倘我深入重地，而赵乃阻吾粮道，我兵决受围困，而进退两难之地，为兵家所甚忌也。”张耳曰：“陈馥虽善兵，而无通变之才，每以李左车为多诈；料左车虽有奇计，不能用也。”信曰：“不然，成败利钝，不可逆睹，探听的实，方好进兵。”急差数心腹精细小校，假作商贾，入赵城探成安君李左车如何设谋，务得的实回报，各重赏钱钞酒食。小校装作商人，潜入赵城，就在成安君临近住居，先与门吏相通，终日饮酒，遂相熟识，往来情厚。以此成安君凡一切与赵王计议，大小事情，门吏询问亲随从人，得知详细，遂因便告知小校，尽知赵王来历，不敢遽回，先着一二小校回报，仍再加打听，个个与门吏所言一般，已得的实不题。

却说赵王一日与成安君陈馥正议事，闻韩信引兵前来，急整点赵兵二十万，屯于井陉，请李左车画计，李左车因说陈馥曰：“某闻韩信涉西河，虏魏王，擒夏悦，喋血关内，今又辅以张耳，乘胜远来，其锋不可当。尝闻千里馈粮

，士有饥色，樵苏不■，师不宿饱。今井陘之道，车不能方轨，骑不能成列，行数百里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。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，从间道绝其辎重，足下深沟高垒，坚营勿与战，被欲前不得前，欲退不得还，吾兵绝其后，使野无所掠，不十日而两将之头，可致于麾下。愿君急用臣计，必获全胜。否则必为二子所擒矣！”成安君曰：“此诡谋也。吾尝称为义兵，不用诡谋奇计，又闻兵法云：‘十则围之，倍则战之。’今韩信以疲散之卒，虽号称数十万，其实不过数千，况又千里远来，亦极疲劳。我兵操练日久，藏锋养锐，正当急击，勿夫可也。若避而不与之战，倘他日有遇劲敌，则何以御之？诸侯谓我怯弱，轻我伐我，非长策也！”遂不用左车之计。

且说韩信差来小校，知此消息，至晚急出井陘回报。韩信闻知大喜，遂赏劳小校讫，乃敢引兵入井陘狭道。来至井陘口三十里，正值夜半，传令进发，选轻骑二千人，各持一赤帜，从傍道小路，潜在草山，远望陈馀营寨，以观动静。因密诫曰：“今我大兵与赵兵对敌，我诈败，赵军见我败走，如空壁追赶，汝等疾入赵壁，尽拔赵帜，立汉赤帜，坚壁拒守，不必与战，而彼自乱也。”诸将听令去讫。于是韩信早起会张耳、曹参、樊噲诸将曰：“今日即破赵，且不必会食，暂令三军传食少饭，待须臾破赵后会食也。”诸将皆莫敢信，佯应曰：“诺。”信即使万人先行，出背水为阵。赵军望见信军背水，皆大笑。及平旦，信建大将旗鼓，鼓行出井陘口，赵遂开壁与信大战良久，信与张耳诸将佯弃旗鼓走水上，赵军果空壁出争取汉旗鼓，追赶信耳。信耳兵已入水上，却有曹参、樊噲、周勃、靳歙等诸将，率领三军，莫不死战，无不以一当十，赵军遂不敢近，急退回大寨。有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在草山遥望，赵军空壁追赶，持汉旗鼓，疾驰入赵壁，尽拔赵旗，立汉赤帜，赵军回大寨，见赵壁皆汉赤帜，知汉兵已破赵矣，遂大乱，四散溃奔。陈馀虽杀数人，亦不能禁止，于是汉诸将围绕夹攻，成安君死战不得出，被灌婴一刀斩于马下。大军杀入赵城，擒赵王歇，遂平赵地。是时诸将问信曰：“兵法右倍山陵，前左水泽，今将军令我等反背水阵以胜者，何也？”信曰：“此在兵法，诸君不察耳。兵法不曰‘陷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亡地而后存’乎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，此所谓驱市人而战，置之生地，遇敌皆走，宁得而用之乎？”诸将皆服信之高论。

是时信传令其能生得广武君者，购千金。于是众军闻信令，遍访李左车。一日，得获，绑缚解至麾下。信见缚左车至，大喜，重赏军士，急下帐亲释左车之缚，东向而坐，西向师事之。因问曰：“仆欲北攻燕，东伐齐，若何而有功？”李左车曰：“亡国之夫，不可以图存；败军之将，不可以语勇。”信曰：“百里奚居虞而虞亡，之秦而秦霸，非愚于虞，而智于秦也，但用与不用

，听与不听耳。向使成安君听子之计，仆亦遭擒矣；惟不听子之计，是信得以取赵也。”因再三恳求曰：“仆实委心请计，愿子勿辞。”左车曰：“臣闻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，故曰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。顾恐臣计，未必足用，愿效愚忠，为将军言之。且将军虏魏豹，擒夏悦，以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，一旦而失之，军败高邑，身死■上，一举而下井陘，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。将军名闻海内，威振天下，农夫莫不辍耕释耒，揄衣甘食，倾耳以待命者，将军之所长也。然众劳卒疲，其实难用，举疲敝之兵，顿之燕坚城之下，相持日久，力不能拔，势屈粮竭，弱燕不服，齐竟自强，又先刘项之权，未有所分，此将军之短也，故善用兵者，不以短击长，而以长击短也。今将军若以兵击燕，恐难取胜也。”信曰：“以先生之言，必何如而后可？”左车曰：“方今为将军计，莫如按兵休用，镇抚赵城，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至，以享士大夫，三军又得饱食，北向于燕，使彼终日恐怖，然后遣一舌辩之士，奉尺幅之书，陈其利害，彰将军之所长，燕一闻之，不敢不听从。燕既听从，使宣言者东告于齐，齐必从风而服，虽有智者不知其为齐计矣。如此则天下可图也。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，其此之谓乎？”信曰：“谨如先生之言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。”即作书差随何为使，前往说燕。韩信屯兵于赵城不动。随何持书，前到燕国。

却说燕王闻韩信破赵，斩成安君于■水，兵势大振，燕中百姓，一日十数惊，燕王亦甚恐怖，召谋士蒯通议计。蒯通曰：“韩信兵势虽大振，而屡经战阵，三军疲劳，定暂屯兵于赵城，且不举动，目下差人下书，欲大王归降。大王且未可遽然轻许，容臣到彼，看事势何如，可说则说，可降则降，臣自有斟酌也。”言未毕，果有左右来报，韩信差随何下书。燕王召随何相见。随何持书上，燕王拆书观看，书曰：

汉大将军韩信致书燕王麾下：信闻天命靡常，惟归有德。秦惟无道，灭绝坟典，残虐百姓；继以项氏，益肆暴酷，放弑义帝，恶贯于天，海内震号，神人共愤。汉王倡为义举，兵皆缟素，席卷三秦，立降二魏，虏豹斩悦，破赵诛馀，非兵之强也，德之召也。所向风靡，罔不顺服。独燕未附，宁知命之所归乎？方今兵屯赵城，遗书北指，若能倒戈纳款，悯恤民命，不失封王，分茅百世。赵鉴不远，王其思之！

燕王看书毕，因问随何曰：“汉王兵败睢水，寄足荥阳，王业未定，何言天命之可归乎？”何曰：“大王所见误矣！不观大败，不见真命之符；不量时宜，实为井底之智。然吾汉王虽败睢水，而大风解围，白光引路，使非上天默佑，何以脱此难乎？此见圣王有百灵之助也。而荥阳驻兵以当四面，使非睿智神武，何以制天下乎？此见圣王有文武之勇也。汉以韩信善能用兵，子房善能

用智，萧何运转粮饷，带甲百万，名将云从，大势已定，不待智者辩论而可知也。然西楚虽强，沐猴非人，独夫招怨，远不过一年，近不过数月，岂能久乎？大王不度时势，不审成败，而谓汉王王业未定，不亦误乎？况今赵已灭矣！唇亡齿寒，剥床以肤，大王独不惕兢之乎？”燕王闻随何之言，深加叹赏，遂召蒯彻附耳曰：“随何之言，深为有理。尔若见信，当斟酌可否，不必多费颊舌也。”蒯彻曰：“臣若到彼，观其动静，自有处决！料不辱君之命也。”燕王款待随何，即令蒯彻往赵国来。不知如何说信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六十三回 行反间范增遭贬

却说蒯彻辞燕王至赵，令人报知韩信。信闻蒯彻至，甚喜，曰：“蒯彻来，燕必下矣！”遂令门吏请人相见。蒯彻见韩信礼节从容，言论温雅，谋士在左，武将列右，营伍严整，甲士精壮，方欲开口，信曰：“大夫此来，欲信罢兵息争，以为说客，盖燕果纳款投降，信自按兵不动，免使生灵涂炭也。若凭大夫数言，使我罢兵息争，而燕犹为楚藩屏，则六国之中，燕为独强，视我为甚怯矣！我将举王于易水之前，试武于燕台之上，虽乐毅复生，荆轲不死，信何惧哉！”言毕即召左右：“请大夫驿中安歇，容吾伐燕破齐后，再与大夫相见也。”众人不容蒯彻说话，即邀入驿中，陈设帷帐，各样器用之物，一色齐备。

蒯彻本欲下说词，倒被软监于此，怏怏不乐。驿门紧闭，不令人往来，打水取米，皆自缺墙中传入。如此数日，忽一日门人来报，广武君李左车来相访，蒯彻正愁闷间，闻左车相访，急开门请入相见。蒯彻见左车大哭曰：“不意公一旦以赵属汉，陈馀斩首，赵王被擒，丧位失国，甚可哀也！”左车正色而言曰：“大夫差矣！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汉王为义帝发丧，天下之义主也，德爱及于百姓，威令行于诸侯，又兼韩信用兵如神，所向无敌，知天命者，即当倒戈而降，乃为明达。苟若囿于一偏之见，而专意于暴楚，乃是助纣为恶，而飞廉、费仲之所为也，不亦得罪于天下乎？我每与赵王陈说利害，不听吾言，遂致丧身失国，此逆天者亡也。且大夫为燕名士，须先观时势，细察兴亡。大夫自以为汉王与项王孰为真命？”彻曰：“汉王芒砀斩蛇，已符真瑞，天下知汉为真命无疑也。”又曰：“大夫以韩信、良、平与楚诸将孰优？”彻曰：“韩信、良、平为优，非楚诸将所能及也。”左车曰：“观大夫此言，则汉当兴，楚当亡可知矣。今何抑有道之汉，而从将亡之楚，知天命者果如是乎？”彻沉思半晌曰：“公言甚有理。我来赵本欲说韩将军罢兵息争，不意反被二公说我也。愿与公同见韩将军，以讲两国之好，吾亦从帐下，将图攀龙附凤也。”左车大喜，即同彻见韩信曰：“大夫蒙元帅不以为敌国之使，而厚礼相待，深感盛德。愿归告燕王，即开城纳降，彼亦附名麾下，为元帅驱使

也。”信大喜。即遣曹参、樊哙领兵一万，同蒯彻先赴燕安营毕，大兵随后即到。

却说燕王不见蒯彻回，正忧疑之间，忽有人来报曰：“蒯彻至矣！”彻入见燕王，备道汉王之贤，又兼韩信善能用兵，楚终灭亡，不若属意于汉，无为苍生苦也。燕王曰：“吾前日降汉之心已决，但欲大夫往观动静耳。今既真知其为可降，当请二将入城相见。”蒯彻遂请曹参、樊哙领人马进城。安营毕，即与燕王相见，燕王命设宴款待二将。传命预备轻骑数百名，次日，同二将来赵见韩信。信曰：“某正欲统大兵由燕下齐，以定北地，乃劳贤王远来！”燕王曰：“久慕将军威德，又况汉王宽仁长者，心欲降附久矣。今蒙传檄，即趋麾下，惟望转达汉王，早赐收录。”信大喜，即命燕王写降表，同汉使飞报荥阳。一面传令起兵伐齐不题。

却说范增、钟离昧奏霸王曰：“韩信虏魏豹，斩夏悦，破赵取燕，所向无敌，而汉王坐守荥阳，以收全功，陛下若不急为进兵，恐滋蔓愈盛，益难除矣！”王曰：“连日闻报，正欲起兵，卿等所奏，实合朕意。”即传旨起兵十万，赴荥阳来。

早有汉细作闻此消息，星夜报知汉王。王急召良、平诸谋士计议曰：“项王乘韩信大兵已出，复来攻荥阳，王陵思母患病未愈，英布新回九江，诸将多随韩信出征，城内空虚，为之奈何？”陈平曰：“项王骨鲠之臣，亚父、钟离昧、龙且、周殷，不过数人耳。大王诚能捐数万金，行反间以离间其君臣，使各疑其心，则谗言易入，画计虽善，项王亦不听也。且楚兵之趋荥阳，项王本无此心，皆范增、钟离昧之言耳。使无此数人，项王岂能用其勇哉？况项王为人，疑忌信谗，必自诛戮，汉因举兵而攻之，楚必破矣。”王与黄金四万斛，不问出入。陈平多纵反间，言昧等功多，不得裂土为王，欲与汉连和，同力灭楚以分其地。项王果疑昧等，遂不与议事。

及大兵至荥阳，按下营寨。次日，项王领人马，将荥阳四面围困。一连三日，城中不见动静。霸王曰：“三军急备火炮火箭，四门攻打。”城上灰瓶石子，如雨点下来，众军士不能近城。又一连五七日，彼此两家扭拗，霸王甚是焦躁。

却说城中张良等众谋士议曰：“霸王攻城甚急，正好遣使诈降。霸王决遣使来讲和，却用陈平之计，使君臣相疑，则计行矣。”汉王曰：“倘楚不准和，则如之何？”良曰：“项王性躁，而不耐气，刚而无忍，连日攻城不下，心正暴躁，汉使一到，决然依允。”汉王即遣随何为使，先着人上城答话，开了东门，放随何出城去。何到楚营见霸王，具说：“汉王原同陛下会约伐秦，结为兄弟，后封褒中，因见路险，思欲东归，本无图王之志。今幸得关中，此心

已足，愿割荥阳以西为汉界，荥阳以东为楚界，收回韩信之兵，各守封疆，以图休养士卒，共保富贵。惟陛下察之！”霸王闻随何之言，寻思：“吾虽建都彭城，地方狭小，近又诸侯反叛，汉已得七八矣，不若依他讲和，且得休养安静，日后再作区画。”遂召范增等计议。增曰：“不可！此因攻城急迫，暂来讲和，实非本心。陛下只可多设火炮，增添人马，星夜攻打，城破之后，玉石俱焚。虽有韩信重兵，终于独立难成大事，此为长策。岂可听随何一面之辞，而失此机会乎？”霸王闻增言，犹豫不决。召随何近前曰：“尔且回去，待朕再作商议。”随何曰：“陛下当自圣裁，左右之言，恐有私弊。且自下韩信大兵将到，又约会各路诸侯，不日俱来接应，内外夹攻，陛下屯兵日久，恐师老粮尽，那时欲退，反致诸侯耻笑，欲与讲和，汉王不肯依命，陛下悔之晚矣！臣虽在汉，旧实楚臣，今日之言，吐露心腹，陛下斧钺在前，岂敢欺诳？惟陛下思之，无被众人惑之也！”霸王闻何言大喜：“尔言亦有理，汝先行，朕即遣使讲和。”随何辞霸王进城，来见汉王，备说范增劝项王攻城，被臣一篇言语，说动项王，早晚有人来讲和，料陈平之计当用于今日也。王即召平问曰：“楚使早晚来讲和，汝用何计以间之？”平附耳曰：“如此如此。”王大喜曰：“此计若行，范增休矣！”于是陈平密令左右各照次安排圈套，伺候楚使。

却说霸王不听范增之言，即召虞子期曰：“汝可到汉王处说知，限三日内着汉王出城，亲与我相见讲话，汝就打听汉营虚实动静如何。”子期依命进城。闻汉王夜饮大醉未起，虞子期暂到馆驿安歇，先差一伶俐小卒，进汉营打听汉王起来未曾。从人依命入汉营，只见张良、陈平等出，即邀请到一暖阁，陈设肴馔细食美酒相款，便问：“亚父近日起居如何？差公来有何说？”其人曰：“我非亚父使也，乃楚使也。”良、平佯惊曰：“我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也。”即着小卒邀出，另到一小馆，备粗食村醪相待，张良、陈平遂转出不见。从人又打听汉王方起，即回见子期，备说详细，子期甚疑之，即整衣来见汉王。王方起未梳洗，又着随何邀子期到一密室款坐，汉王梳洗毕相见。子期入密室少坐，只见室中文卷满案，两边帷帐器皿甚齐备，左右人亦不敢擅入，随何相陪茶罢，起身曰：“待吾看汉王梳洗毕，请相见。”随何出久未回，子期转身，信步到文案边，见许多文书，内有一书，首尾不写名，但云：“项王彭城失守，提兵远来，人心不归，天下离叛，大兵不过二十万，势渐孤弱。大王切不可出降，当急唤韩信回荥阳，老臣与钟离昧等为内应，指日破楚必矣。黄金不敢拜领，破楚之后，愿裂土封于故国，子孙绵延百世，臣之愿也。名不敢具。”子期大惊，暗思：“此必增之书也。近有人言亚父与汉有私，我尚不信，今观此动静，倒是真情。”遂将私书藏于袖中。壁间已有人暗窥，报知良、

平。

须臾随何至，邀请子期与汉王相见，王曰：“吾与项王初受怀王约，先入关者归之，我先入关。当王于关中，今既得关中矣，初心已遂，不愿与项王终年苦战，以伤民命，情愿讲和。凡关之西为汉，关之东为楚，两家各分疆土，永罢征战。烦足下见项王，更三拜复此意。”子期曰：“我楚王已依尊命，只欲与大王相见一面，亲自讲和，亦无别意。”王曰：“既有此意，足下且回，容吾商议定，即出城与项王相见。”

虞子期辞汉王回楚寨，细说从人所见，次后入密室一节，又窥得私书，探听明白的实，不敢隐讳，乞陛下详察。霸王听子期之言，将书看罢，大怒曰：“老匹夫乃敢卖朕如此！当细加问，务得实情，决不轻贷。”范增闻知大哭，乃拜伏于地曰：“臣事陛下数年，肝胆倾倒，岂敢有私？此汉行反间之计，使我君臣不和，阴相伤害，陛下不可听也。”项王曰：“虞子期乃心腹之亲，已打听的实，岂有虚说之理？”增见项王持疑不决，知其终不足以成大事，增乃大哭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！君王好自为之！乞念增奉事陛下数年，屡有勤劳，愿将功抵罪，请得骸骨归乡，陛下天地之恩也。”霸王亦思范增建奇绩，事楚日久，不忍加诛，遂令人送增还乡，增叹曰：“我本尽心向楚，而王乃疑我有私，非我之屈，乃楚之不幸也。”一路郁郁不乐。行至彭城，遂发背疽不起，急差人往挂牛山，请增师杨真人着疾，差人具厚币见真人，真人曰：“范增辞我下山，亦曾嘱咐：尔平生好密谋奇计，当择主而事。今却扶假灭真，残害百姓，见机不早，只待如此狼狈，以致重病缠身，还望我垂救？此亦天理关报，非假人为也！我若救尔，是逆天也。”不纳币帛，将差人逐叱下山。差人回见范增，增闻说遂倒于地下，气绝而死。时大汉四年夏四月日，范增亡，年七十一岁，范增已死，送的人回报霸王，王甚伤悼，差人赴彭城，以礼厚葬。

汉王闻增死，大喜曰：“除吾心腹一大患矣！”重赏陈平。仍把守四门，却不题请和一节。

霸王暗思：“范亚父原无私意，此必是张良、陈平设反间，误害忠良，伤吾一股肱也！记增临死之言，可见其心矣！”急召钟离昧抚之曰：“卿当安心，勿生他意。”昧曰：“臣事陛下数年，虽无才能，而一点赤心，金石不易也。亚父忠以事国，岂有他志，昨日虞子期所得私书，乃假设之辞，陛下当详察之，勿为斯人所惑也！”霸王遂立项伯为军师，凡一应大小国务，皆伯管理。因劝霸王攻城。霸王催攒军士四门攻打甚急。不知荥阳如何解救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出荥阳纪信诳楚



却说霸王攻打荥阳甚急，汉王患之，召群臣计议曰：“霸王攻打荥阳甚急，韩信大兵未回，邻近诸侯，又非项王之对，尔等有何良策？”张良曰：“项王因范增死，心中急躁，如何肯罢休？况近日彭城军粮又到，似有久困之意。此城若久困，或有人献策，将荥河之水绝其上流，冲灌下来，城必破矣，如之奈何？”陈平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大王决可脱此重围，但恐无忠臣，肯为陛下赴难者。”周勃等诸将皆曰：“先生何以发此言耶？我等随大王日久，虽鼎镬在前，白刃临颈，亦何惧哉！”平笑曰：“非为此难也。盖有深意，非诸君所知也。”王曰：“计将安在乎？”附王耳曰：“如此如此。”王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就着张良施行，诸将皆退。

张良归驿舍，分付左右，置酒邀请诸将赴席。诸将闻良请，俱到驿舍。良出迎，礼毕，各分宾主坐定，良于中堂悬画一轴，上画着前面车内坐一人，后有甲兵数十骑追赶甚急，树林边藏一人。众将见了，不解其意，便问良曰：“先生悬此图何意？”良曰：“昔齐景公与晋战时，景公大败，众军尽皆遁走，止景公坐于车中，有田父御车，后追兵甚急，景公无可奈何。田父曰：‘事急矣！大王当藏于林中，将王衣服与臣更换，臣坐王车，王可脱难。’王曰：‘吾虽逃难，汝必遭擒，吾不忍也！’田父曰，‘食人之禄，当死人之事。留臣一人，不过大林增一叶耳；若存大王，实存百姓之主，使天下受福，岂小补哉！’景公依田父之言，遂将衣服更换，逃难而去。独田父坐于景公车中，二百兵追至，见车中田父，以为景公，遂擒获见晋献子。晋献子知非景公，欲杀之，田父曰：‘臣代景公而被杀，诚不足惜，但恐杀臣一人，而后来臣之代君者，惧其见杀而不肯效力也。’献子深义田父之言，乃叹曰：‘臣不避难而君得免死，臣之忠也！若杀之不祥，宜赦其罪，以成其节。’田父遂得免而还。此图乃田父代景公免难，而景公卒成霸业，青史留名，至今不朽。今汉王被困，无人效田父之所为，良因悬此画，为诸君一见也。”诸将闻张良之言，皆奋然起身曰：“父有难，子当之；君有难，臣当之。我等愿代王死，而出荥阳之难。”良曰：“诸君虽各有忠心，皆不似主上仪容，惟纪将军与主上相似，可以诳楚。”纪信曰：“此某之至愿也，虽冒汤赴火，亦不敢避。”张良、陈平大喜。

次日，张良引纪信见汉王，密奏纪信欲代大王诈降，汉王曰：“不可！刘邦大业未定，臣下未沾勺水之恩，今着纪将军代我赴难，我却乘便而逃，损人利己，仁者不为，吾不忍也！”信曰：“事已急矣！臣若退避，或城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臣那时虽死，亦无益于王矣。今若代王之难，王得出此重围，臣留美名如泰山，今日轻性命如鸿毛耳，王不可以臣为念也。”汉王尚犹豫不决，纪信遂拔剑而言曰：“王若不依臣言，臣即自刎而死，以示无留难也。”王

即下阶，抱纪信而哭曰：“将军之心，可谓忠诚贯日，千载不朽也。”因问曰：“将军有父母乎？”信曰：“有母。”王曰：“即邦之母也，吾事之。”又问曰：“将军有妻乎？”信曰：“有妻。”王曰：“即邦之妹也，吾养之。”又问曰：“将军有子女乎？”信曰：“止有一子，尚幼。”王曰：“即邦之子也，吾抚育之。三者皆邦所以为将军终身成全之也，将军无忧焉！”纪信叩头曰：“臣死得其所矣。”

张良、陈平等即写降书，差人出城报项王曰：“汉被围急矣，亦不敢割地以分关中，愿出降与霸王相见，惟望不即加诛为幸也。”左右闻差人之言，即报霸王曰：“汉王差使下降书。”项王拆书观看，书曰：

汉王刘邦顿首上书霸王皇帝陛下：臣邦蒙封守褒中，到被水土不服，思欲东归，以栖故址。不意人心苟从，志向狂荡，遂得关中之地。后值睢水之败，已丧胆矣，望望无归，依身荥阳，苟全性命，非有他图。韩信东征，皆彼自为，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，非邦之罪也。陛下今乃大兵临城，指日可破，威武之下，斧钱难免。从文武群臣之议，情愿面缚出降，惟免一死。王若念怀王之约，昔日之情，悉赦往愆，恩沾再造。惟陛下其怜之！不宣。

霸王看罢书，召汉使曰：“刘邦几时出城投降？”使曰：“今夜即出降。”霸王密传旨曰：“若刘邦出降，比面见之时，即伏刀斧手，将邦碎尸万段，以雪吾恨！”季布、钟离昧领兵伺候。

却说陈平、张良奏汉王曰：“王当服便服，乘快马。”文武将士，各装束停当，命枞公、周苛，领在城人马把守荥阳，命纪信即将汉王华衣更换，坐玉龙车。将近黄昏，先出女子二千人，自东门陆续出城。左右报霸王曰：“汉王出女子数千，行未尽也。”霸王笑曰：“刘邦酒色之徒，贪恋妇女如此之多，何足以成大事？范增虑之过也！”

楚军士见汉出放女子，各门皆来东门争看，夜晚之时，挨肩擦背，遂忘其军伍行阵，诸将亦各争看，不相提防也。汉王同文武将士领轻骑衔枚出西门，望成皋而去。东门女子步行又慢，及尽，将二鼓矣。只见赤帟排队而出，纪信端坐车中，黄钺左纛，前遮后拥，蜂拥而出，公然不行君臣之礼，亦不见有归降之意。项王怒曰：“刘邦定醉死车中矣！见朕不下车投见，尚端坐如木偶耶？”左右执火把望车中照看，见纪信端坐不言，左右曰：“汉王如何不言？”纪信曰：“某非汉王，乃汉臣纪信也。我汉王困久，今已出荥阳，会韩元帅、英布、彭越众诸侯，径趋彭城，拘项王家小，会兵广武，与楚愿决一战，以定胜负。早间下降书乃诈降也。今汉王已出二百里外矣！”左右急报霸王曰：“车中非汉王，乃汉臣纪信也。”备将纪信之言，奏知楚王。楚王大怒，既而复叹曰：“刘邦逃之甚易，纪信代之实难，此真忠臣也哉！朕虽文武将

士，收录何止数百人，未有如纪信之忠者。”急唤季布曰：“尔可说纪信降朕，朕实爱其忠也。”季布向前大呼曰：“纪信代刘邦突围，可谓忠臣，霸王怜爱，不忍诛戮，尔当感王大恩，下车投降，仍封以重爵，尔不可负王命也。”纪信大骂曰：“沐猴无知，徒尔妄想！丈夫事主，忠心不二，此头虽断，而浩气冲天，金石不磨也！生为汉臣，死为汉鬼，烈烈之志，岂汝言可感耶？”楚王闻信言，知其不可易也，遂命执火把者，各举火焚车，但见烈焰之中，众军士闻纪信骂不绝口，须臾焰既灭，车与人俱成灰烬矣！却说霸王焚了纪信，杀败汉兵，急差季布、龙且领精兵一万，追赶汉王。不知如何对敌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六十五回 汉周苛枞公死节

却说季布、龙且领人马追赶汉王，连赶三日，追赶不上，军士疲乏，暂屯兵于郑村。有前哨人来报：“汉王入成皋，有英布、彭越两路救兵将到，楚兵不敢前进。”季布曰：“汉王既有救兵，不可追赶，不若回荥阳，与霸王会兵，或保彭城，或攻成皋，随霸王定夺。”龙且曰：“将军所见，正合吾意。”即拨转人马回荥阳，来见霸王。具说汉王入成皋，有英布、彭越二处人马救应，因此不敢追赶。霸王曰：“彭城空虚，无人看守，如攻成皋，一时便难取胜，不若且取了荥阳回彭城，再整精兵破成皋，擒刘邦不迟。”遂分付三军，加力攻打荥阳四门，限五日内要攻破。项王催打东门，季布催打南门，龙且催打西门，钟离昧攻打北门，四门金鼓振大，火炮火箭云梯各项，一齐攻打。城内有周苛、枞公昼夜巡视，严督军士防守，灰瓶石子蛮牌周围遮架，攻打五日亦不能下。

却说魏豹因汉王饶死，罢闲在荥阳住居。见霸王攻打城不下，遂乘马带领从人，到城上与周苛、枞公曰：“汉王弃城而走，以荥阳为废地矣！二公坚守而不降，徒自受苦，似无益于国家。倘城一破，二公能与项王为敌乎？”枞公、周苛大怒曰：“汝乃反覆小人，狗彘不如，乃敢妄为议论，以惑军心！且汉王临行，以荥阳付吾二人，我二人足能坚守。今未经数日，即开门投降，苟图富贵，不恤大义，上负君恩，下负民望，有忠心以报国顾如是乎？我颈可断，此志不可移也！留汝终为后患。”即揪住豹发，一刀斩于城上，枭首以示三军曰：“魏豹欲内应，因而斩之。汝等当用心守城，勿怀二心！”众军士曰：“愿同二位将军死力守拒，决不敢退避。”项王闻知，愈加忿怒，命诸将殿督攻打。只见城内，筑起土城来，以示重垒严固，楚军见之，各有退志。

又过十日，城益不能下。霸王召项伯、钟离昧等计议曰：“荥阳久不能下，尔等有何法？”项伯曰：“攻城之法，惟患军士不肯用力耳。若一人舍死，举火烧毁城楼，众军士一拥而上，城必破矣！若迁延日久，汉王会请侯而来

，荥阳终非楚有也。”霸王曰：“今日务要攻破！”遂督率诸将，急催三军上云梯攻城，城上石子灰瓶打下来。众楚军方欲退后，霸王大怒，命诸将各持枪亦攀跻而上，初被打伤数十人，随后楚军一拥齐上城来，这些汉兵拦阻不住，周苛、枞公欲急刀举往下齐砍，早被龙且左执蛮牌，右手举枪，架住宝刀，一跃而前。众军士陆续随后，尽数上城，将枞公捉住。周苛下城，整点人马，与楚交战。季布、钟离昧将东门角楼放火起来，早塌下一角，城即时破矣。楚兵趁势一齐杀进城来，周苛如何抵当得住？奔西门而走，龙且一马随后追赶不题。

且说枞公被众军士捉住，来见霸王，霸王曰：“量汝一匹夫，有何武勇，力敢抗拒天兵？今被擒来，若肯委心归降，即封汝为荥阳太守，仍令管领荥阳郡事。汝心下如何？”枞公曰：“城破被擒，势穷力竭，有死而已，岂有归顺之理？请王早赐诛戮，以全臣节！”霸王见枞公忠义慷慨，甚怜之。又令季布从容说曰：“大丈夫建功立业，以成美名，乃为豪杰。岂可甘受其死，而寂寂无闻于世，宁不甚可惜耶？”枞公曰：“生顺死安，惟求此心无愧耳！吾今竭力守城，已尽此心。楚兵势盛，蹴尔城破，非我志衰气馁，乃力不能支也。汝今委曲下说辞，欲我归降，今日虽降，明日又叛矣！惟知有汉，不知有楚，忠心不二，万金不易也。”季布见说枞公不动，回见霸王曰：“枞公心如铁石，延颈不避其死，且云今日虽降，明日又叛，观此言则不欲归降可知矣，陛下何必重留意耶？”霸王曰：“彼既不降，命左右牵出斩之。”枞公临死之时，神色不变，众军士莫不叹惜。

龙且追赶周苛前到大林，只见周苛勒马横刀，单等楚兵到来。龙且迫至，大呼曰：“周苛！尔汉王已逃难不知所往，孤城已破，妻子被擒，尔何抗拒天兵，不早归降，何痴愚之甚耶？”苛曰：“为臣死忠，为子死孝，城破失守，此心已负愧多矣，若复俯首归降，何面目立身大地间哉？”挥刀直取龙且，龙且大怒，举枪拍马交还，战在一处。约斗二十回合，周苛拨马望大林中逃走，不防树枝钩住战袍，急难脱身，龙且马已近前，举枪高叫曰“汝若归降，免汝一死！”周苛犹将手中刀，欲断树枝，急要奔走。楚兵大队人马俱到，围住大林，将周苛捉住。龙且带领回楚营见霸王，王曰：“枞公已降楚矣，汝若归降，仍封汝为万户侯。”苛曰：“枞公、纪信与臣，皆汉廷人物，岂肯依从暴楚而苟延性命耶？”霸王大怒，令左右急设油镬，将周苛烹之。

霸王大怒进城，欲尽将荥阳百姓屠之，项伯止之曰：“不可！陛下所与争锋者，汉也；百姓皆陛下赤子，初无罪焉，若尽屠之，不亦伤天下之心乎？陛下可抚恤以安其心。暂住数日，仍取成皋，以绝刘邦归路，使无所往，邦必降矣。刘邦降，再遣兵救齐，使为羽翼，则楚不孤立而大事定矣。”霸王从其言

，暂屯兵于荥阳，整点人马后取成皋不题。

却说汉王屯兵于成皋，召张良、陈平计议曰：“韩信、张耳久住赵地，闻吾前日在荥阳受围，亦不来救应，见今差人取英布、彭越二处人马，又不日到来。昨闻荥阳已被楚兵打破，枞公、周苛死节，早晚霸王决来攻取成皋，如之奈何？”良曰：“取英布、彭越已一月矣，日下将到。大王可差人往彭城，遥为之势。项王闻攻取彭城，在此决不敢久住，此谓击彭城所以解成皋也。”王即日差王陵往沛县葬母，以慰久怀，就与精兵五千攻彭城，从僻路星夜进发。

且说霸王传旨，大兵自荥阳起行，前来成皋，离城二十里安营。次日，霸王亲来城下，调度人马攻城。汉王因见楚兵在荥阳，离此不远，知楚王定来攻取成皋，预先准备韩信所置战车，周围排设严密，专等楚兵到来，霸王到城下，调遣人马，只见成皋西门密排战车，严整队伍，知汉兵有准备，不敢径来攻打，离城十里远，金鼓大作，摇旗呐喊，若有攻击之势，而不敢近城。汉兵亦扎住不动，两边相拒数日，俱未交战。

忽彭城有人来报：“王陵领兵攻打彭城甚急。”又有人报：“彭越断截楚粮道，见今取外黄十七县。”又有探马来报：“英布大兵已过南溪口，离成皋不远。”一时三处报来。霸王召项伯、钟离昧议曰：“成皋既不可遽下，彭城又恐有失，英布救兵又到，楚兵首尾不能相应，诸将有何良策？”项伯等曰：“不若今晚徐徐退去，诛彭越于外黄，抵英布于南溪，拒王陵以守彭城，此救急一时之计也。惟陛下熟思之！”霸王从其言，即分付：“今晚三军渐次退回，朕亲自断后。”不知楚兵如何退去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六十六回 汉王驰赵壁夺印

却说霸王分付三军：“今夜徐徐退回，朕自断后。”又分付大将曹咎曰：“我兵一退去，汉王恐我复来，决走成皋。尔可领兵一万乘虚即入成皋驻扎。倘汉王复来夺成皋，尔但坚守勿与战，待我大兵到来，尔那时却出接应，必获全胜矣。”曹咎依命，领兵潜在成皋之西。楚兵一夜退尽。

早有人报汉王曰：“楚兵一夜退尽矣。”汉王召张良、陈平计议曰：“楚兵忽然一夜退去者，何也？”良曰：“此必因王陵在彭城，英布出南溪口，彭越取外黄，数处紧急，楚兵因退去。大王即今当走成皋，会合韩信，仍来荥阳操练人马，整率伺候伐楚。”汉王曰：“先生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良曰：“汉兵如出成皋，不可径行，恐楚兵有埋伏或在临近，倘汉兵正行而或半击之，我兵决败，此亦不可不防也。”汉王乃遣周勃、柴武领兵五千，先阻成皋西路，然后大兵陆续进发。

曹咎闻汉兵行动正欲调兵追赶，有人来报周勃、柴武领兵阻西路，以此人马不敢调动。一昼夜汉兵已走尽。周勃、柴武见楚兵不出，续后又催动三军随

行。曹咎打得汉兵已远去，遂进成皋，安抚百姓，坚守四门不题。

却说汉王统领大兵，星夜前往赵城，离城五十里，先安定营寨毕，遂同十数个轻骑，驰入韩信营。此时方黎明，韩信、张耳因饮夜酒睡熟未起，汉王绕中军驰走一周，回入帐中，床头边见设一小红桌，桌上锦袱盖着元帅印，汉王令人揭起锦袱，将印取过。韩信方起身，忽见是汉王，不胜惊惶，下地俯伏曰：“臣该万死，不知大王入营，有失远迎！”王叹曰：“轻骑数人绕营，驰骤直入中军，将军尚睡未起，印已取过，左右亦无人报知。倘刺客诈称汉使因而入营，取将军之首，如探囊取物耳！将军坐镇一国，敌人新降，疏漏如此，岂足以争衡天下乎？”说得韩信羞愧满面，站立不往。须臾张耳方到，叩头伏罪。汉王亦责之曰：“汝为副将，正当参赞军务，严加谨慎，昼夜关防，勿使敌人窥探虚实，方为节制之兵。若汝营阵欠严，关防不密，纵人驰骤往来，真同儿戏，汝亦不能无罪。若以军法论之，韩信即当废斥，汝当斩首，庶可警众。但念汝等累有勤劳，又兼天下正多事，适在用人之际，姑尔饶恕。若复疏虞，决正军法！”韩信、张耳再三叩头谢罪。汉王遂持印归大营，韩信、张耳随于马后步行，赴营谢罪。

汉王入营召诸将曰：“韩信、张耳兵无节制，我一时驰入夺印，尚尔不知。倘敌人乘间而入，何以御之？似不可复用为将，吾欲易置之而另立他人，诸君以为何如？”张良、陈平密告曰：“不可！汉营诸将，无如信之能者，今日特一事之失耳，岂可因小而弃大哉？昔卫侯有将苟变，曾赋于民，而食人二鸡子，卫侯遂弃不用。子思曰：‘夫圣人官人犹用木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，故杞梓连抱，而有数尺之朽，良工不弃也。今君处战国之世，选爪牙之将，而以二卵弃千城之将，使不可闻于邻国也。’卫侯从子思之言，遂用苟变。今韩信虽有此失，而岂可没其平日之善哉？”上遂召韩信、张耳进见，王曰：“我荥阳、成皋二处受困，尔不遣兵救援者，何也？”信曰：“燕齐之地，变诈不常，兵一转动，恐复作乱。近闻荥阳被围，未见真实，由此不敢起兵。”王曰：“赵既破矣，而齐久不下者何也？”信曰：“兵久用则疲，将久守则懈，国久围则敝，敌久拒则困。臣以数万之众，累战取胜，往来齐魏之间，行数千里，若不休息士马，遽尔驰骋行阵，倘敌人以逸待劳，我兵决败。臣一向暂屯兵于此，少假宽贷，所以三军怠缓。臣近日正议伐齐，不意大王车驾幸临。臣数日后即伐齐，以定六国，大王可屯兵于修武，复取成皋，臣伐齐后即与大王会兵伐楚，以定天下也。”汉王大喜，是日封韩信为大相国，仍掌元帅印。张耳为赵王，备守赵地。汉王从韩信之言，遂屯兵于修武。

一日，酈生从容为王言曰：“昔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皆封其后；秦伐诸侯，遂灭其社稷。今诚能立六国之后，而君臣百姓，必皆戴德慕义，愿为臣妾

，大王南面称霸，楚必敛衽而朝矣。”王曰：“甚善。”即令工匠刻六国印，就令酈生行佩以封六国。议定尚未行，张良自外来谒王，王方食，即以酈生所议具告张良，良大惊曰：“谁为大王设此谋也？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！昔汤武封桀纣后者，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，今大王能制项王之死命乎？武入王殷，发粟散钱，偃革为器，休马放牛，示不复用，今王能效之乎？且天下游士，离亲戚，弃坟墓，从大王游者，以为能成功名也；今复立六国之后，游士各归事其主，大王谁与取天下乎？且六国无强于楚，若立其后，仍复屈挠而从楚也，大王焉得而臣之？诚用此谋，大事去矣！”汉王啜食吐哺，大骂曰：“竖儒妄为筹策，几乎败我之事！”即令工匠销熔其印。酈生被王叱辱，负愧数日。

张良知其为酈生之谋，因以言抚之曰：“良实为国不避私隙，不意乃酈生之谋。今始知之，良心甚是不安。但论事当观时势之强弱，今汉虽得楚之半，而项王尚在强胜之时，岂可封六国以自立？此先生惟见汉与汤武同，而未见汉之所以异也。”酈食其曰：“谨受公之教矣，岂敢有隙耶？”生一日又与良复议：“楚得荥阳而弃敖仓不守，欲汉复取荥阳，此议如何？”良曰：“此议甚善，先生当急与汉王言之。”酈食其因与张良复又言于汉王曰：“王者以民为天，而民以食为天。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，闻其所藏军需甚多，楚拔荥阳，而不坚守敖仓，乃引兵而东，此天所以资汉也，愿急进兵复取荥阳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杜太行之道，距飞狐之口，守白马之津，以制诸侯形胜之势，则天下知所归矣。”王因顾张良而问曰：“此议如何？”良曰：“此议乃确论也。”汉王遂起兵复取荥阳。不知如何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六十七回 楚霸王复取外黄

不说汉王复取荥阳，韩信屯兵赵地。且说霸王离成皋，一日到彭城，不意王陵围彭城十余日，密差人探听前路消息，闻霸王已离成皋，王陵乘机即退兵，从北路投荥阳僻路而回，霸王乃安抚宫眷，筵宴群臣。忽人报彭越下梁十七城，屯兵外黄，抢掳居民，郡县望风归降，大梁地方，因而作乱。霸王曰：“朕前日屯兵荥阳，被彭越绝楚粮道，至今痛恨于心。今又侵扰梁地，堪恨外黄守令，不能据守城池，遂尔降越。前荥阳纪信、周苛、枞公抗义守城，宁死不屈，何朕躬所养诸吏，无一人为朕守节者？朕若复取外黄，决尽将一城之人屠之，以雪此恨！”项伯、钟离昧谏曰：“陛下久征在外，有劳圣体，不若且遣龙将军统兵代陛下东行，陛下暂屯兵休息，料彭越一勇之夫，亦不足以成大事。”霸王曰：“不然！英布助汉作乱，韩信下齐甚急，彭越大扰梁地，尤为切近。见今田广屡次求救，朕欲差龙且救齐，以安唇齿。彭越作乱，非朕不足以剿灭此贼。”遂整点三军，次日起行。

却说彭越差人探听霸王人马从那路来，以何人为前驱，务要哨探停当回报。去人数日回说道：“霸王径趋东路而来，临近郡县，已开城复降，止有外黄六郡县，尚闭城相拒。将军急遣兵迎敌，前驱并无先锋，止是霸王亲统大兵杀将来，人马浩大，势不可敌。”彭越闻说，急召栾布等众人相议曰：“项王亲来，其锋不可当，不若北走谷城，复取昌邑，待楚兵去，而复夺梁地，此为上策。如力孤恐不能胜，专属意于汉，合兵拒楚，此为中策。若恃武勇，与楚交战而决雌雄，倘一破而入，孤城恐不能固守，为楚所破，此为下策。”彭越曰：“据汝等所议，不若北走谷城为上策。仍令副将周蒞，外黄令仇明守城，虚立旗帜，四门紧闭，使项王不知吾远遁，我得以尽力取昌邑以为根本。不然，则楚兵挠其后，不惟昌邑不可得，而我兵亦恐罢之不足用也。”栾布曰：“将军所见甚高！尤当乘楚兵未至，今夜轻骑就好出城，勿令临近郡县知之，庶为严密。”仇明曰：“将军远去，得以自便。倘孤城失守，外黄之民，决遭屠戮。”侧边立一小童，挺身而出曰：“此事无忧！倘城破之时，吾往说之，管教项王倒戈而息争，全城而免害也。”彭越大惊曰：“此子乃何人也？”仇明曰：“此某长子仇叔也，今年一十三岁。母生时，梦太庚入胎，年五岁能侍，七岁读书，过目成诵，人呼为奇童。某每有宾客满坐，遍能酬答，或诗或文，随口成章，不差一字。平日极有胆气，观今日要见霸王，足知其莽壮矣。”彭越谓童子曰：“汝见霸王有何说？”童子附耳曰：“如此如此。”越大喜曰：“尔虽年小，足能救一城百姓，将来福德不可限量矣！”越至晚整点三军齐备，各衔枚出北门，径趋谷城，随到开城投降，复取昌邑旁郡二十余城。共得粟二十余万斛，陆续差人押解荥阳、成皋，接济汉食，汉王得以从容聚兵，军需不至缺乏。

彭越离外黄十余日，项王方到，见城上旗帜严整，四门紧闭，并无一人答话。霸王曰：“且着三军安营，看城内有甚消息？”一连三日，不见动静。项伯曰：“此必彭越不在城内，虚设旗帜，阳为声势。可催三军攻打，看他如何？”霸王曰：“然！”遂下令，着三军加力攻打。金鼓大作，火炮震天。城内百姓目见，一齐哀哭来见令尹仇明曰：“霸王大怒，千里火飞，眼见此城，目下打开，我等百姓，皆是死数。望众大人可怜百姓无辜，遭此锋镝之苦，早早开城归降。若得霸王回心，一城生灵，又得再造也。”周蒞、仇明众人计议，四门各插降旗，两边俱设香案，遂开了城，令百姓大呼曰：“我外黄原是楚地，岂敢抗拒天兵？情愿请车驾进城。”霸王闻言，即挥动三军进城，与项伯等计议曰：“外黄围困数日，方始投降，朕将男子年十五以上成壮丁者，逐于城东，尽坑之，以雪此恨。”百姓闻之，均放声嚎哭。有舍人仇叔急止之曰：“尔百姓不必号哭，恐惊动项王，反致其怒，待我亲往说之。”



仇叔至楚营请见霸王，巡哨卒报入中军，霸王曰：“着来相见！”只见一幼童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自外从容而来，霸王曰：“汝小儿年未十二三，乃敢不惧军威，而遽来见乎？”童子曰：“臣为陛下之赤子，陛下乃臣之父母，以赤子而见父母，恋恋之怀，犹恐不及；何军威之足畏乎？”霸王大喜曰：“汝小儿不畏军威而来见，欲下说词乎？”童子曰：“臣欲陛下德比成汤，功同舜尧，体天地之心，垂好生之德，四海一家，万邦称庆，岂敢于陛下前摇唇鼓舌为说客耶？”霸王曰：“既汝不下说词，即令大兵扎营，欲将壮丁坑杀于城东，汝来有何话说？”童子曰：“臣闻爱天下者，天下人爱之；恶天下者，天下人恶之；利天下者，天下人利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人害之。爱、恶、利、害，皆起于上之人，而下固随之也。昔彭越甲兵一至，强劫百姓，百姓惧其诛戮，不得已而归降，终日翘首仰目，专望大王天兵到来，以解倒悬，如赤子望父母也。今闻陛下欲尽将一城壮丁坑之，前日百姓畏彭越而归降，今日百姓望陛下而解救，陛下又复欲坑之，则百姓将何所归乎？是陛下不爱此百姓矣！不独外黄百姓不蒙陛下之爱，从此大梁以东，尚有许多郡邑，闻陛下坑外黄，则皆闭城坚守，或尽数逃走，天下从此不爱。百姓尽行坑之，谁与陛下守天下乎？”霸王闻童子之言，甚是喜悦，即传旨人马不许毫厘侵扰百姓，尽赦其罪。须臾，周蒞、仇明等伏罪朝见，霸王尽赦之。只见一城百姓，欢声满道，深感舍人之德。

霸王在外黄屯人马五日，即起身。彭越所下十七城，复归于楚。霸王悉定梁地，与群臣商议要追赶彭越，钟离昧、季布曰：“彭越乃疮疥之疾，不足为患。见今刘邦复取荥阳，争夺成皋，大司马曹咎恐难固守。陛下当乘势即解成皋之危，克复关东，阻汉兵不得长驱，使韩信遽难救应，陛下可获全胜。若少迟缓，汉王安定根本，恐难图也。”霸王曰：“成皋有曹咎坚守，已分付不可出战，待朕亲往却开城出迎，内外夹攻，汉必走矣。”钟离昧曰：“臣先领一枝人马攻荥阳，陛下亲统大兵救成皋，复取此二处，却远定关东而归彭城，则大事定矣。”霸王曰：“善！”于是差钟离昧领兵一万复取荥阳，自统大兵救成皋不题。

却说汉王军临成皋，先令王陵攻城，曹咎坚守不出。一连三日，并无动静。汉王曰：“此必项王曾分付曹咎坚守成皋，待他定了梁地却来解围，就与我兵交战。吾闻曹咎乃楚大司马，为人性刚，最不耐事。”急令三军城下百般辱骂，或坐于地下，或赤身而立，又举白纸幡上书曹咎之名，一连毁骂五六日。曹咎闻之，忍耐不住，遂领一万兵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冲杀出来。汉军尽弃衣甲，或弃旗鼓，向汜水渡河而走。曹咎忿怒，催动人马，亦渡汜水，方渡一半，只见两岸无数汉兵摇旗呐喊，分头而来，为首四员战将，周勃、周昌、吕

马通、灌婴，将楚兵四面围住，杀死一半，截在汜水一半。曹咎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四将各举兵器来战曹咎，曹咎战未数合，抵挡不住，勒马要走，四将围住，如何得脱？到此楚兵已破，前有汉将截住去路，后有汜水，又不能渡，进退两难之地，遂自刎于汜水之上。汉王急鸣金收兵，催人马进城。成皋百姓，见汉王进城，尽皆欢悦。汉王复得成皋，又得楚宝货，遂宴请大小将官。

忽有人报：“英布自陈留会合太守陈同，共领兵三万，与汉取成皋。”汉王大喜曰：“吾欲复取荥阳，正无人守成皋，今得英布来，正合吾意。”随召英布等入见。英布领陈同入见王，行礼毕，王抚谕曰：“前过陈留，得太守取粮，今又同英布而合兵趋成皋，二君之功，他日当比太常矣！吾复取成皋，正无大将把守，二君此来，适合吾意。”王遂命英布、陈同守成皋，领大兵复取荥阳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八回 酈食其说齐降汉

汉王大兵至荥阳，先差王陵探听城内消息，城中虽有官吏守城，而无兵马。闻汉兵临城，守令吴丹召父老曰：“汉王长者，不可失也，吾等当开门投降，不可使动干戈，徒遭锋镝。”众父老曰：“惟命是从。”于是守令吴丹即率诸父老出城迎接汉兵，汉王统大兵进城，安抚百姓毕，钟离昧兵方到。探听人报汉王曰：“钟离昧领兵一万，离荥阳三十里下寨。”王曰：“钟离昧远来，人马疲乏，正好统兵截杀，不可待彼安定营寨，恐一时难以攻击。”乃差王陵、周勃、灌婴、周昌四将各领三千人马，分头杀出，围住钟离昧。钟离昧扎营未定，见四面汉兵冲杀而来，急出迎敌，左有王陵，右有周勃，前有灌婴，后有周昌，四面夹攻，钟离昧如何抵挡得住？弃营逃走，四将领人马追赶。楚兵见无主将，先自乱动，四溃奔走，汉兵尽力追杀，生擒活捉，不计其数，马匹器械，尽皆得之，诸将各相争取，以此钟离昧领败残人马得投大路而去。诸将乃回见汉王，王大喜，重赏四将讫。

霸王亲统大兵趋成皋，闻曹咎自杀，汉已得成皋，命英布、陈同把守。钟离昧攻荥阳，被汉杀败，两处俱失利。霸王遂屯兵广武，以此两家相拒，各未交敌。

韩信屯兵赵地，因见霸王一齐起兵救成皋、荥阳，尚未攻齐。齐王田广闻韩信大兵欲攻杀，甚患之，百姓一日常有十数惊。后传至荥阳，有酈生知此消息，暗思齐王如此惊惶，若往陈利害，彼定然归降，不动声色，而卒能下齐七十余城，吾之功不小也。”遂来见汉王密言曰：“今燕赵已定，惟齐未下，诸田未族最强大，近楚多诈，虽遣数万之师，未可以岁月破也。臣仰仗大王明诏，凭三寸之舌，陈其利害，说齐降汉，使为东藩，不劳张弓矢而能屈人之兵，所谓谋之上者也。”王曰：“先生果能说齐归汉，使此免动干戈，一国苍生

之福，百世无穷之利也。乘韩信人马未动，先生正好急趋齐说之。”

于是酈生带领从人辞王赶齐国来。一日到齐，不入馆舍，径投府来，令人传说，有汉使酈食其特见齐王，陈说利害，救一国生灵。门吏奏知齐王，齐王请酈生入内，酈生由中门而行，徐徐进内，旁若无人。齐王怒曰：“汝来吾国，欲下说词，乃敢抗礼入见，欺吾国无尺寸之兵乎！”酈生曰：“汉王带甲百万，威震中外，韩信屯兵赵地，即欲席卷而来。齐民如鱼游釜中，危在旦夕，大王是位亦难保矣！吾之此来，一则救万民之命，一则保大王无虞，实齐国之盟主，上邦之使命，非有求于大王，何屈礼以见之耶？大王如不欲保齐国，即杀吾以正臣礼，如欲为百姓计，安得不从吾所好乎？”齐王曰：“吾齐国地方数千里，国富兵强，南阻楚淮之势，北镇燕境之雄，西有魏赵，东接海隅，内有文臣致治，外有武将安边，按甲屯兵，坐观胜负，如何危在旦夕？”酈生叹曰：“大王何欺人之甚耶？大王自度与项王勇武何如？项王得关中而不能守，走彭城而不能敌，五国皆叛，关中尽失。今齐以千里之区而欲抗全胜之汉，不亦误乎？”齐王沉吟不语。酈生又曰：“大王不必沉吟，先须观天下之所归，而后知兴亡所决。某不知大王果能识天下之所归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生曰：“大王若不知天下之所归，宜乎以我为抗礼也，方今事势，楚若强而实弱，汉似弱而实强。以天下封疆汉得七八矣，楚仅二三分耳，不知修德，尚尔纵横妄为，不自退省。今汉王以缟素为资，为义帝发丧，布恩威于天下，而天下莫不信从，明并日月，德同尧舜，见今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拒飞狐之口，杜太行之道，守白马之津，抚安百姓，虎视天下，吾知天下之所归者，诚在汉不在楚也。大王急早归附，倒戈卸甲，开城纳款，全一城之生灵，为万世之长策。臣之此来，实为齐，非为汉也。大王宜熟思之！”齐王闻生语，起身谢曰：“先生此来，实为寡人，适语言冒渎，幸望恕罪。请问如何归降？”酈生曰：“大王先差人赍降表，臣在此候汉王到来，与大王一同请见。”有田横在侧便道：“韩信见屯兵于赵城，恐一时前来，大王不曾准备，何以御之？”酈生曰：“某此来非私行，乃奉汉王明诏而来，韩信岂敢抗违？”齐王曰：“先生可写书与韩信，约会退兵，庶可准信。”生曰：“臣就写书达知韩信。”酈生即修书一封，差从人同齐使赴赵，止韩信进兵。

却说韩信在赵屯兵日久，正欲计议伐齐，忽有人来报：“酈大夫差人来下书。”韩信令至帐下，其人曰：“酈大夫奉汉王诏，与齐陈说利害，齐王愿罢兵请降，今已具表赴成皋，齐七十余城尽归汉矣。有书在此，上见元帅。”韩信接书拆封，书曰：

汉大夫酈食其顿首，书奉韩元帅麾下：生奉王旨出使于齐，罢兵息争，委心帖附，顺天休命，悉归王化，皆仰仗汉王之圣明，实赖元帅之威德，不动声

色，下齐七十余城，免三军汗马之劳，救一国生灵之命。兹遣小启上达，乞罢干戈，旋师成皋，休军养威，举众伐楚，六国景从，恢弘大业。元帅之功，铭之鼎彝，某不敢贪大功为己有也。食其再拜。

韩信看罢书，大喜，对来使曰：“既大夫已下齐矣，我即旋师归成皋，与汉王会兵伐楚。齐王打听汉兵到徐州，随遣兵来协助，共力破楚。”韩写了回书，打发来使回齐国报知酈生。酈生得书，来见齐王，齐王甚喜，乃与酈生终日高歌饮酒，遂不理国事。

韩信自得酈生书，与张耳计议赵兵自成皋会汉王，合兵一处以伐楚。方欲发落三军，只见阶下一人，高叫：“不可！不可！若听酈生之言，误了元帅大事。我有一计，使齐七十城，唾手可得，其功尽归元帅矣。”其人为谁？乃燕士蒯彻，字文通。信曰：“尔何所见而不可旋师？”彻曰：“公带甲数万，将一岁余矣，止下赵五十余城。今酈生乃一儒士耳，掉三寸之舌，凭一篇之言，下齐七十余城，以将军之威德，反一竖儒之不若，旋师何面目以见汉王耶？不若依臣之愚见，乘齐不作准备，整点三军，直抵齐境，干戈一指，齐必瓦解。”信曰：“酈生此来，非是私行，乃奉王命而行，我若复又举兵而东，恐拂王命，且又不利于酈生也。”彻曰：“汉王初命将军取齐，其意已定，今又遣酈生说齐，此必酈生夺将军之功，而以言语鼓动汉王，初非王之本意也，将军若旋师而回，诸将亦叹将军为无能，此后汉王轻将军而重儒士也。纵使破楚，亦无光矣！将军熟思之！”张耳曰：“文通之言，深为有理。将军专阍外之权，何王命之足拘乎？”信听蒯彻之言，即时整点人马，同张耳等不来成皋，迳向东齐而来，不知酈生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六十九回 烹酈生韩信背约

却说韩信人马离赵，北行过黄河，由大路进发，所过郡县，望风逃避，将近齐境，早有人报入临淄。齐王此日正与酈生饮酒高会，见人来报，大惊，急忙召田横等商议，横曰：“韩信大兵三十万，长驱而来，其势甚盛。若出战，必力彼所破，不若深沟高垒，相拒勿战，急差人求救于楚，待楚兵到，却出齐兵夹攻，信可破也。”齐王曰：“酈生何以为处之？”田横曰：“且未可伤酈生，待汉兵到城下，着酈生再与韩信讲解，尚可回兵，亦不失初意；若信不退，那时斩酈生不迟。”齐王曰：“我思酈生既说我降汉，韩信今又起兵前来，显是使我不作预备，却令韩信乘无备而来，甚为可恶。”横曰：“韩信虽来，未见虚实，待到城下，看酈生有何话说。”

齐君臣正议事间，左右来报韩信大兵已到，离城三十里下寨，旗帜严整，金鼓大作，其锋不可当。齐王急召酈生曰：“先生前日有书说韩信回成皋，今如何又来取齐？反覆不定，显是通同相谋，智赚寡人，使我无备而取之耶

？”酈生曰：“臣来非私行，乃奉汉王明诏而来。今韩信背约，复起攻齐，非惟卖臣，实欺汉也。”齐王曰：“先生既着我降汉，今韩信大兵又临城下，先生虽非欺诈，其迹可疑。烦先生即写书与韩信，如果退兵，先生实力不欺；如兵不迟，即是合同欺我，似难容情。”酈生曰：“写书恐或不的，待臣同齐使往说之，料韩信必还矣。”齐王笑曰：“先生此去，若信依其言，尚可望其复来，若信不依，是纵虎入山矣！岂有复来之理耶？正欲留先生为质耳！”酈生曰：“既王疑臣，即修书往达之，死生存亡之几，实决于此。”于是酈生修书，差从人叮咛分付，再三拜复元帅，虽不以我为重，而王命差我说齐，岂不足为重耶？”

差人出城，径投汉营来。巡哨小校传报入中军，韩信正升帐，差人呈上书，信拆书观看，书曰：

酈食其顿首再拜韩元帅麾下：前蒙手书即旋师成皋，齐王得书甚喜，随写书差人申报汉王。今将军复统兵取齐，似与前书不合，致使齐国君臣以我为欺诈，将欲斩首以雪其恨。某死不足惜，而王命差遣，齐表已行，今又反覆变更，使汉使遭诛，而王命不能取信于天下，将军独能安于心乎？某命悬于旦夕，惟将军其垂救焉！食其顿首位血拜。

韩信看罢书，沉吟不语。蒯彻曰：“将军犹豫不决者，将欲从酈生之言乎？”信曰：“酈生奉王命而说齐，我今破齐，齐必杀酈生矣，恐于王命有碍。”彻曰：“王命先遣将军伐齐，而无止将军之诏，将军伐齐，奉王初命也。若既遣将军，而又复差酈生，其失在汉王，不在将军也，将军何惑焉？”信曰：“若齐杀酈生，是吾杀之也，吾心实不忍焉！”彻曰：“一人之命可舍，平定一国之功，难再遇也！轻重大小之分，昭然可见，又何区区为儿女子之态乎？”信曰：“如之子言，酈生之请，不可听也。”遂发回书与来人，而语之曰：“酈大夫前日下齐之时，须先讨汉王手诏，命我暂屯兵赵境，然后由赵适齐，待齐王已降汉，仍过赵，令我之师回成皋，方为从长之议。尔大夫不使我知，私窃说齐，贪为己功。齐实惧我大兵在赵，不得已而归降，非其本心，今日虽降，不久决然复叛，那时又劳人马远征，往返之费，甚是不便。不若今日一鼓而灭齐，以除后患，虽伤大夫一人之命，而成我平定一国之功，他日论功行赏之日，大夫子孙亦得埽土而封，勿以今日数数怨我也。”差人进城，将韩信之言，细说一遍。酈生大骂曰：“我被胯夫卖了也！”齐王闻知，怒曰：“竖儒既不能取信于人，乃敢私窃过齐，欺侮寡人！”急唤左右设油镬，拿住酈生，以囊裹其首，撞入油镬烹之。

齐王烹了酈生，传入汉营，韩信大怒，亲催三军攻打齐城，十分紧急。齐王惊惶，召田横计议：“即今彭城救兵一时难到，齐指日可破，为之奈何

？”田横曰：“与其坐而待虏，孰若今夜开城，决一死战，胜负未可知也。”齐王从其言，随即点就人马。近晚先差数小校到城上，探看汉营灯火，照同白日，刁斗不乱，队伍整齐。小校下城回报，田横曰：“若复畏惧，何以破敌？”即率大兵开了东门，杀出城来。此处正是曹参巡哨，一边飞报入中军，一边整点本部人马，与田横对敌。田横手捻长枪，一马当先，大骂曰：“胯夫偶尔得志，便敢欺人，快出与吾决一死战！”曹参大怒，举刀直取田横，田横举枪交还，两人战在一处，战到二十回合，未分胜败。韩信挥动大队人马冲杀来，田横抵挡不住，保护着齐王杀开条路，一拥而出。夜黑之际，韩信分付不必尽力追赶，恐防伏兵，且又旗鼓难辨，以此田横保齐王同大小三军径投高密县来。

却说韩信次日杀入城来，安抚百姓，休养士卒，再商议要追赶齐兵。那齐王到高密，接连马上差三起人，不分昼夜，急往彭城催讨救兵。一日差人到彭城见霸王，备道齐王被韩信围困，十分危急，呈上表文曰：

齐王田广稽首上言：国不可以独治，势不可以孤立；独治则不足以宏化，孤立则不足以御侮。仰惟陛下威德所加，海内顺附，一统之基，可立而待。岂意刘邦作孽，疆宇震动，韩信弄兵，封埴侵扰，三秦既失，二魏败亡，燕赵新破，五侯瓦解。惟齐乃陛下之孤注，楚国之噤喉，苟复为汉所得，则陛下孤立而独治，欲图大统宏济，恢复皇猷，非岁月可计也。伏乞早遣大将，统率精兵，拯溺救焚，以解倒悬。若齐封一破，沿路郡县，迎刃而下，彭城亦恐摇动也。万惟陛下速赐乾刚，急为明断，齐国幸甚！百姓幸甚！

项王览表毕，急召龙且、周兰曰：“尔可领精兵三万，前到临淄、高密等处，破汉救齐，星夜兼行，早奏凯歌，勿得迟延！倘有缓急，早差人前来奏知，朕亲领大兵救援。”龙且曰：“陛下放心，臣此去决斩韩信首级，献于御帐下。”霸王大喜，即将所有狐裘赐与龙且，又斟御酒，人各三杯。龙且、周兰谢恩，辞霸王离彭城，前来临淄救齐。毕竟龙且如何与韩信对敌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回 韩信囊沙斩龙且

一日，龙且大兵到高密，离城三十里扎营。齐兵正与汉兵相拒，高密城将已攻破，正在危急之时。韩信闻龙且兵到，暂勒兵退五里，召诸将曰：“龙且乃楚之名将。仗武勇而来，可以智取，不可以力敌也。尔诸君当如此如此，则龙且可破也。”众将各听令依次而行。

却说龙且升帐，与周兰计议曰：“吾平生知韩信易与耳，寄食于漂母，无资身之策，受辱于胯下，无兼人之勇，其人不足畏也。”周兰曰：“不然！韩信自下三秦而来，所到之处，无不风靡，虽霸王亦曾被车战败走彭城，其人足

智多谋，变诈莫测。将军当仔细防备，不可轻敌。虽乞食受辱，乃信自知有今日，不欲与群小相较，未可以为无能也。”龙且曰：“韩信虽所向得胜，但未遇劲敌耳，若遇智勇兼全之士，信岂能用其谋哉？”即差人下战书。差人到汉营见信，呈上书，曰：

楚大将军龙且书付汉诸将知会：韩信用兵，未逼劲敌，如魏豹不听周叔之谏，以致丧师；陈馀不用左车之谋，而斩■水；燕王畏声势而暂降，非心之服；三秦失地利而偶败，非战之罪。吾今受命救齐，与信决战，则非诸国可比。尔等速延颈以待，勿自退悔！

韩信看罢书大怒，要斩来使，诸将劝免，乃痛责三十杖，遂于面上以朱书“来日决战”四字，放回差人。差人到楚营，哭告龙且，说韩信百般辱骂，将某要斩，诸将劝免，痛打三十，面上书四字放回。龙且大怒，就要出战，周兰再三劝住。

过了一宿，次日早起，三军造饭毕，龙且结束威严，耀武扬兵，来到阵前，单搦韩信出马，韩信一马当先，与龙且答话。龙且曰：“汝原是楚臣，背楚降汉，擅作威福，已侵扰关中数大郡矣。尚自不知止，乃敢抗拒天兵，快早下马投降，免汝一死！”信大笑曰：“汝来送死，尚尔不知，乃敢摇唇鼓舌耶？”龙且大怒，举刀直取韩信，信挺枪交还，二马一来一往，兵刀并举，战到二十回合，龙且精神倍加，韩信却诈败，向东南奔走，龙且笑曰：“吾固知信怯也！”遂尽力追袭。周兰拍马随龙且之后，望潍水而来，到河边见潍水尽掣去，信卒过河，周兰大疑之，急向龙且马前阻之曰：“潍水乃长流大河，今却无水，此必阻上流而不行，使我兵过河，放水而下，将军何以御之？”龙且曰：“韩信已大败，逃命不暇，岂有深谋？况河水随旱涝而为多寡，当此十二月隆冬之时，正水涸之际，河内以此无水，何足为异？”又见汉兵前驱大进，忽有人来报韩信只在前面不远，龙且闻说韩信相近，挥动人马，过河尽力追赶。到中流远望见高悬一灯球如斗大，龙且急到灯球边，见立一木牌，上书六大字云：“吊灯球斩龙且。”周兰等众军士俱来周围看牌，龙且曰：“此必韩信因我大兵追赶甚急，欲阻我兵退，故此设牌以惑军心耳。”周兰曰：“夜深之际，岂能一时便有此牌？此必韩信诱引我兵追至此处，想有埋伏，故设此灯球为记，使汉兵望灯球而来。不若将灯球砍倒，汉兵自乱矣。”龙且举刀即将灯球砍倒，只见西边无数汉兵呐一声喊，潍水上流水，滔滔汹涌而来，波翻浪涌，疾如箭发，霎时就到。楚兵正在潍河中流，大水一至，如何阻挡？尽将楚兵淹没。龙且闻水声将近，急策马前奔，龙且马乃千里驹，一跃已到北岸。才然得去，当头一声炮响，闪出曹参、夏侯婴，众将围绕上来，龙且围在中间，不能得出。夜晚之时，难辨彼此，虽举兵冲杀，怎当得汉将举刀枪一拥齐上？龙

且措手不及，被曹参一刀，斩于潍水北岸，此是韩信因龙且骁勇，又性烈如火，先令柴武为万余囊，满盛黄沙壅住上流潍水，中间悬挂灯球为记，写明六字，使龙且看见，定然发怒，砍倒灯球，灯球一落地，即去沙囊，则大水自上流而下，疾如飞箭，遂将楚兵淹死。岸上埋伏众将围住，龙且不能得脱，以此斩龙且于此处。周兰乘夜黑乱军中逃走，不知去向。

韩信斩了龙且，走了周兰，军声大振。齐王在高密，如坐针毡，急召侄田光并田横来商议曰：“龙且如此骁将，尚被韩信杀了，我兵势孤，岂能保守？不若乘汉兵未曾围城，统率人马入海岛避难，待承平之时，看楚汉两家已决成败，那时再作区处。目今虽欲投降，汉王亦不准信。”君臣一夜商议停当，次早领率人马，开了东门一拥而出。早有人报入中军，韩信急点大兵追赶。行二十里，却有夏侯婴因追周兰不上，人马正回，却撞遇齐兵，拦住去路，就把齐王田广捉住。缚绑了田广，田横不敢恋战，杀开条路，径往海岛避难。夏侯婴将田广解回，正遇韩信大兵，备说捉了田广，走了田横。信曰：“可惜田横走了！”大兵队回高密，安抚百姓毕，行文各郡县，望风归降，齐地悉定。

韩信仍将大兵移于临淄驻扎。韩信见齐王宫殿华丽，心下甚喜。蒯彻在侧已解韩信之意，即近前言曰：“齐地当五岭之东，凭负山海，东有琅琊，西有浊河，海岱之间，为都会之地，四塞之固，东道之雄也。将军今悉平定，军威大振，郡县畏服，可差人上表，请假齐王印以镇，为将军根本之地。机会适逢其时，不可失也！”

正相议间，忽人报汉王差使命至，韩信急迎使命入内，行礼毕，使命曰：“有王手诏在此。”韩信急捧诏开读。不知诏内有何话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七十一回 蒯彻说韩信背汉

却说韩信正与蒯彻计议，欲讨齐王印为假王以镇之，其心欲占齐地以为根本。忽有人报汉遣使命赍诏至，韩信率领大小诸将佐，远迎诏入城，行礼毕，左右开读诏曰：

寡人用将军计，得楚十数大郡，势亦少振。而霸王久稽太公，志尚不悛，使我父子离间，方寸日乱。近又欲会兵成皋，与我鏖战，以决雌雄。但相拒日久，士马益困，遽与争衡，恐难取胜，非假两势之威，何以成万全之策，故差使星驰召将军急来相议，协力破楚，料将军以胜齐之师，而克久困之楚，兼以奇谋妙算，其奏绩可立而待矣。将军宜速来，以慰惓惓。

韩信读罢诏书，款待使命，急欲整齐三军启行。蒯彻曰：“将军正好乘此机会，差人同使命讨齐王印，急立为王，然后兴兵同力伐楚，此正有所挟而取之也。倘过此时，恐难正得。”韩信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次日，信请使命至中军，备道：“齐民多诈，反复不常，须假齐王印先在此镇抚定，然后兴师伐楚



不迟。吾欲使命同我差人往荥阳一行，未审使命之意如何？”使命曰：“就与差人同往。”信大喜，即出金帛厚赠来使，就写表差周叔与使命同行。不一日，来到荥阳，使命同周叔入见汉王，呈上韩信表文。汉王拆表观看曰：

汉大相国臣韩信稽首顿首上言：国无其主，难以化理；民非权合，何以制伏？臣仰仗天威，随到奏捷，斩龙且于潍水，擒田广于成阳，军威虽镇，而人心未定。古尝称齐地多变诈之国，反复不常，恐或为乱；臣愿请齐王印，暂为假王以镇之。待民心宁辑，即统兵随车驾伐楚，则疆宇奠安，海隅宾服，世为汉土，于变时雍矣。臣未敢擅便，赍表上请定夺。不宣。

汉王看罢信表，怒骂曰：“孺子乃敢欺朕如此！吾困于此日久，旦暮望其来助我，反欲自立为王耶？”张良、陈平急近前蹶王足，附耳语之曰：“大王虽得楚数十大郡，见今楚兵屯于广武，目下攻汉，汉方不利，宁能禁之自王乎？不若因而立之，使信自相保爱，卒为大王用也。不然，使信或自变，则复生一大患矣。”汉王亦悟，因复骂曰：“大丈夫定天下，制服诸侯，即为真王，何以假为？”遂召周叔近前，问韩信如何取齐，酈生如何被烹？周叔备将韩信、酈生往来二次书札，并吊灯球斩龙且，擒田广，一一从头说了一遍。汉王跌足长叹曰：“酈生自高阳相见，一向与寡人相处，凡事多赖匡辅，未得补报。一旦被田广烹之，甚可怜惜。”即召纪录官，从公备录酈生功绩，他日论功封赏之时，看酈生有儿子，照功封爵。随写手敕，封韩信为东齐王，因遣张良佩齐王印赴临淄来。

一日到齐，与信相见叙礼毕，良曰：“将军欲讨齐王印为假王，王以将军破赵下齐，其功不小，当即为真王，何以假为？因差小子赍申符封将军为齐王，镇抚三齐，制服诸侯。就召将军整饬兵马，急解成皋之困，还兵伐楚，早定天下，将军亦得坐享太平也。”韩信遂接印符，捧读手敕，敕曰：

建国亲侯，所以连属天下而成其治，三代之制也。相国韩信，屡建奇功，克定疆宇，不世之勋，当铭钟鼎。新破齐地，甚难制服，不有隆爵重权，何以号令群下？即封信为齐王，俾治齐地，以安东土。仍调本部人马，克日期会，戮力伐楚，尔其钦哉！故谕。

韩信读罢手敕，向南谢恩毕，连日设筵款待张良，其余诸将佐，俱行拜贺礼。张良因辞信曰：“汉王屯兵荥阳，日夜思念太公，不得还国，又闻项王要攻打成皋，见今王欲起兵，与楚会战，救取太公，足下可急早起身，不可缓也。”信曰：“待转行各郡县知会，旬日内即启行矣。先生径于王前，善为我辞焉。”就复遣周叔预先谢恩，随后人马陆续进发。韩信便择日升齐王殿，具冕旒，受所属大小百官朝贺。

却说龙且败残军士，有逃回彭城的，急报与霸王，备说韩信斩龙且，追周

兰，大破楚兵，虏齐王田广，逼田横不知所往，下齐七十余城，见今屯兵临淄，指日与汉王会兵，要来与楚决战。霸王闻说斩了龙且，大惊，急召钟离昧、项伯曰：“不意韩信果能用兵如此！即今汉王屯大兵于荥阳、成皋之间，两处遽难以为敌。朕欲差一能言之士，说信复归于楚，但无此能言之士，为朕使命耳。”钟离昧、项伯曰：“若陛下此举，乃社稷洪福也。臣一向有此意，不敢进言。况韩信原是楚臣，使复归于楚，极力顺理。今有大夫武涉，智过苏秦，辩如子贡，陛下可差此人，往说韩信，当教信俯首纳降，与陛下解忧也。”霸王急召武涉，备金帛之物，令往临淄说韩信。

武涉当领从人道临淄，令左右报知韩信。信曰：“此人素能唇舌，想此来必下说词。”召进相见。武涉见信行礼毕，将项王所与金帛之礼呈上称贺。信曰：“昔与大夫同力事楚，为一国之臣，今日各事其主，相与敌国，具此礼欲何为哉？”武涉曰：“大王统百万之师，为一国之王，威德所及，远近畏服，非敢言昔日在楚为臣也。今具此礼，乃项王仰大王之名，赎昔日之罪，欲与大王共享无穷之富贵，先具此礼，以通二国之好。”信曰：“极贵莫如为王，吾今既为齐王，人臣之位极矣，又何他求哉？”涉笑曰：“大王若依臣言，齐王之位可保；不然，则今日灭楚，明日则不能保此位矣！”信曰：“汝欲何说？”武涉曰：“霸王差臣来说大王者，欲与大王连和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各守封疆。大王奇谋妙算，尤出二王之右，大王若从某说，富贵可常保矣。未审高见以为何如？”信曰：“大夫之言，虽若有理，以我中心度之，昔在楚事项王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执戟，言不听，计不从，故背楚而归汉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予我数万众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言听计用，故吾得至此而为齐王。汉王其亲信于我如此，我苟背而复归于楚，不祥也。虽至死而此心不易！幸烦大夫为我深谢项王。”仍将金帛付武涉，涉见韩信不可以言动也，遂辞信回楚去。

蒯彻知天下大权已归于信，因来说信曰：“臣昔日曾遇一异人，授以相法，请为足下相之。连日相君之面，不过封侯，相君之背，贵不可言。”信曰：“先生何为发此言耶？”彻曰：“昔天下初起之时，最难为力，忧在亡秦而已。今楚汉分争，使天下之人，赤胆涂地，暴骸中野，不可胜数。楚人乘力席卷五国，遂威振天下，然迫于西山，而不得进者三年矣。汉王距巩洛，阻山河，一日数战，无尺寸之功，此二王智勇俱困之时也，其命皆悬于足下。莫若两利而俱存之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其势莫敢先动。足下据强齐，从燕赵，困民之欲，西向为百姓请命，则天下风从而响应矣。盖闻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，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足下熟思之！”信曰：“汉王待我甚厚，吾岂可以向利而背义乎？”彻曰：“始张耳、陈馀相与为刎颈之交，及争张廩、陈泽之事

，张耳遂杀陈馀于■水之南，头足异处。今足下文于汉王，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，而事多大于张廩、陈泽者，故臣窃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已，亦误矣。野兽已尽，而猎狗烹，愿足下深虑之！且勇略震主者，身危；功盖天下者，不赏。今足下戴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，欲舍是安归乎？”信曰：“先生休矣！吾方念之！”

数日，蒯彻复来说信曰：“夫听者，事之候也，计者，事之机也，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，鲜矣。故智者决之断也，疑者事之害也。审毫厘之小计，遗天下之大数，智减知之，决弗敢行者，百事之也祸。夫功者，难成易败，时者，难得而易失。时乎时乎不再来！”信犹豫不忍背汉，又自以为屡建大功，汉王终不负我，料齐地可保也。蒯彻方说罢，只见麾下一人，高声大叫：“大王莫听蒯彻之言，有失人臣之节。我与蒯彻见汉王去，要见个明白！”吓得蒯彻魂魄不知有无。其人未知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 霸王伏弩射汉王

其说其人为谁？乃太中大夫陆贾也。陆贾曰：“盖言事者，先观其势，次观其形，苟势强而形弱，非弱也；形胜而势衰，实衰也。以方今言之，楚若胜矣，形之胜也；汉似弱矣，形之弱也。元帅当强弱胜衰之间而未定也。以今汉王虽暂时不利，而天下之势，已得八九，人心归附，天命默佑。萧何有宰相之才，而忠贞不二；良平有孙吴之智，而机变莫测，兼之以英、彭、樊哙之勇，周勃、王陵、绛、灌诸将之强，福德绵绵，万世不拔之基已定矣。汝乃不观形势，凭一时口舌之巧，必欲元帅背汉，倘元帅一时听从，是画虎下成，反类犬者也，不亦误乎？”蒯彻被陆贾一篇言语，说得如痴似醉，半晌无言可答，因寻思：“我若随韩信一同伐楚，纵有功劳，倘有人将我劝韩信背汉之言，传到汉王耳边，酈生之烹，指日可见矣！”自此遂佯狂于市，自歌自笑，非复昔日之蒯彻。韩信亦知彼微意，遂不计较。即传令大小将佐，择日统大兵赴滎阳，会诸侯伐楚不题。

却说汉王终日思念太公，无计可施，因语良、平曰：“太公家眷久拘彭城，不得还国，此心郁郁不舒，纵有天下，不可一朝居也！二卿有何策，使太公得归，此不世之功也！”良曰：“霸王以太公为质，岂肯放归；必是大鏖战一场，然后心服，那时却使人讲和，庶有还国之日。”正议间，忽有人来报萧何领一枝北番人马，同一番将进关中来助汉伐楚，王曰：“番兵远来，破楚必矣。”急召入内相见。萧何领番将入内，行礼毕，王问曰：“番将从何而来？”何曰：“番将姓娄名烦，北貉燕人也，慕大王之德，由沿边投咸阳而来，情愿同力破楚。臣审究的实，因催督粮储，就领来人见大王。此人善骑射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”汉王看娄烦身高一丈，面目狰狞，王甚喜，就赐衣一袭

，金百两，着令帐下听用。

且说霸王因龙且被韩信杀了，十分忿恨，急点人马径赴荥阳来。早有人报知汉王，备说项王因韩信斩了龙且，急起十万大兵前来，与汉要决胜负。汉王大惊，召群臣计议。萧何曰：“新来番将娄烦，正好与楚对敌，王陵等诸将协力帮助出战。韩信即日将到，两下夹攻，料此阵管教破楚矣。”汉王遂拨王陵等四将帮娄烦出战。

却说霸王人马到荥阳，离城三十里安营，先使人谓汉王曰：“天下匈匈，徒以吾两人相距不宁也。愿与王决雌雄，毋徒疲天下赤子为也！”汉王笑谢来使曰：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”霸王闻知大怒，即令丁公、雍齿、恒楚、虞子期诸将，出马与汉挑战，汉遣娄烦出战，众将鼓噪大进，并不答话，各举兵器齐攻娄烦。娄烦举大刀相还，左拨右逼，前拦后冲，战五六十合，娄烦刀法愈紧，气力倍加，众将抵挡不住，早退下阵来。楚营中有护驾四将，季布、李蕃、张月、项昂，各挺兵器与娄烦截杀，娄烦并无毫厘惧怯，就举刀与四将对敌。汉营中王陵、周勃等，见娄烦交战许久，恐一时有失，急出马冲杀过来。楚将被众将冲杀，拨回马便走。娄烦按下刀，壶中取箭，连发四矢，李蕃、张月早中箭落马，季布见二将中箭，伏鞍走回本营，项昂见二将落马，欲回马救援，不防面上早中一箭，急用手拔时，却被王陵近前一刀，斩项昂于马下。大杀楚兵四散逃走。

霸王闻之大怒，自披甲持戟来战娄烦，娄烦方欲披开弓放箭，霸王龇目大叱一声，举戟便刺，吓得娄烦马倒走十数步，目不能视，箭不能发矢，遂逃入汉营。霸王急追赶，只见汉兵风靡而走。汉王问左右：“追烦者为谁？”左右曰：“项王也！将入汉营矣！”王大惊，急退入后寨，汉诸将死命抵住。项王勒马大叫：“汉王出马与吾答话！”于是汉王亦披甲出马，来到阵前，左右前后众多汉将防护。项王曰：“自与汝争锋数年之久，未尝自相交战，要决胜负。吾今与汝且敌，以定雌雄，勿得终日相距，以苦三军也。”汉王曰：“吾非好与汝相距也。汝罪恶贯盈，神人共怒，因此同天下诸侯，共伐无道，为民除害也。今略节数汝之罪，使三军静听：汝背怀王之约，左迁我于汉中，罪之一也；汝矫杀卿子冠军，罪之二也；救赵不报而擅劫诸侯入关，罪之三也；烧秦宫室，掘始皇墓，私其财物，罪之四也；杀秦降王子婴，罪之五也；诈坑秦子弟二十万于新安，罪之六也；王诸将善地而徒逐其故主，罪之七也；放逐义帝，自都彭城，夺韩梁地以自王，罪之八也；使人阴弑义帝于江南，罪之九也；为政不平，主约不信，天下所不容，大逆无道，罪之十也。吾以义兵，从诸侯，诛残贼，使刑余罪人，以击匹夫，吾将乃与尔挑战耶？”霸王怒甚，举戟便刺，汉王脱身便走，众将各举兵器遮护。有钟离昧伏弩二千矢，一声号炮

，众弩齐发，一矢正中汉王前心，幸赖有软甲遮护，止伤胸肤，正觉疼痛不能忍，恐惊疑人心，遂以手指足曰：“偶被楚贼中吾足指，幸无伤也。”诸将见汉王被伤，无心应战，各退下阵来。霸王挥动三军，乱杀汉兵，急欲攻入汉营，正在危急之际，只见东南一骑马飞报，说韩信人马已到成皋，彭越又阻楚粮道。诸将闻知，不战自乱，汉王遂传令且着各自收兵回营。张良、陈平诸将入帐看视，汉王虽未内伤，而胸肤已破，遂卧病不起。良曰：“楚势已弱，韩信大兵到成皋，大王当强起以安士卒，就入成皋。与信会约，汉楚之大事，决于此矣！”汉王从其言，急起以劳三军。张良分付诸将：“楚兵被彭越阻绝粮道，三军无粮，决难存住，只一二日便走，汝等随后徐徐进发，赴成皋与韩信会兵破楚。”诸将各得令，准备行装启行。

却说霸王与诸将商议曰：“见今楚军缺粮，韩信人马又到成皋，荥阳一时难破，不若屯兵广武，差人催攒粮运，庶不脱节。”钟离昧曰：“陛下圣见极当，今晚就好起身。陛下须亲统一支人马断后，以防追赶。先差诸将率领大兵前驱，当从山南僻路进发，以防韩信奸计，恐前路有阻，则首尾不相接应。”各分付停当。到晚众将领大兵先行，霸王断后，一夜人马退尽。巡哨小校报入汉营曰：“楚兵一夜退尽矣。”良曰：“不出吾所料也。”遂传令着诸将先启行，汉王卧于军中，徐徐进发。行未一二日，韩信差夏侯婴、周叔，领一万人马来荥阳，请汉王入成皋会兵伐楚，正遇汉王，夏侯婴、周叔急下马到车驾前启奏：“韩信命臣两人请大王车驾幸成皋，会兵伐楚。”汉王甚喜，就令夏侯婴等合兵一处。

不日到成皋，韩信率领大小将佐，出郭远接汉王入城。王升殿受韩信等百官朝拜毕，汉王曰：“元帅远征在外，屡建奇功，多有勤苦。今被项王累次侵扰，已经七十余战，百姓不得安生，将士不得宁辑，今得元帅大兵远来协助，料此会胜楚必矣。但太公不得还国，终日食不下咽，元帅若救太公还国，父子完聚，万世之功也。”信曰：“项王若不大战一场，心终不服，岂肯放太公还国？臣今与大王会兵务与项王决个雌雄，目下管教太公还国，大王放心！”王曰：“寡人专望元帅早奏凯歌，以慰悬悬。”韩信辞王，率领大兵出城外平川旷野之处扎营，操演人马，择日赴广武与楚会战。未知楚汉胜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七十三回 广武山楚汉会兵

不说韩信操演人马择日破楚。却说霸王屯兵广武，与项伯、钟离昧等诸将计议曰：“见今汉兵会各处诸侯，总集人马，要与朕决战，但楚军缺食，难以持久，尔等有何良策？”项伯曰：“太公拘禁于此，未曾还国，何不取来，令太公修书一封，下与汉王，令彼退兵，然后放太公回成皋；若仍前与楚相距

，定将太公诛戮，使刘邦为万世之罪人也。陛下若依此计，可抵百万雄兵也。”项羽依项伯之言，差人往彭城取太公。不一日，取太公到广武，来见霸王。霸王召太公入帐下，以言抚之曰：“汝子刘邦，终日与我相距，略不以汝为念。吾今取来，命汝修书一封，着汝子罢兵息争，我就放汝同吕氏回成皋，使汝父子夫妻相聚，汝以为如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刘邦自幼贪财好色，不顾父母，今乃以富贵为重，遂弃我如陌路人一般，恐书去亦不济事，为之奈何？”霸王曰：“汝且修一封书寄去，看他如何，再作区处。”太公于是修书一封，呈上霸王，霸王看罢书曰：“刘邦见此书，若不退兵，真所谓禽兽衣冠者也！”即差中大夫宋子连赍书赴成皋。

一日到成皋，有人报汉王曰：“楚遣大夫赍太公家书在外。”汉王闻说太公有书到，即召张良、陈平曰：“楚遣中大夫宋子连赍太公家书到来，此是何意？”良曰：“此是霸王欲为退兵之计，故使太公付家书，欲大王退兵。大王见书切不可哀泣，只依如此如此回答，管教旬日内，太公还国，虽在楚亦不至伤害。”汉王依张良之言，遂召宋子连入见。呈上太公家书，汉王拆书捧读，书曰：

太公付书汉王刘邦：尝谓虞舜大孝，弃天下如敝履；汝以富贵为重，视我如路人，自睢水遭虏，今经三年，幸蒙楚王秉好生之德，不即诛戮，拘处公所，日给饮食，得延性命。王后吕氏，思想太子，泪不能干。汝任意纵横天下，略不以为念，真铁石心肠，土木形骸也！即今霸王取我至广武，累次要诛，欲悬头成皋，以彰汝不幸之罪，我再三哀告，特修以家书付汝，汝可思此身从何而来？世间万物以何为重？若解此理，便如大舜视天下如敝履耳，作速罢兵，取我还国，使父子夫妇完聚，岂不美乎？若仍屯兵相距，我之命决难保，汝纵有天下，是舍父命而图富贵，万世唾骂，汝心岂能自安耶？临楮泣书，汝当自省！

汉王宿酒未醒，看罢家书，醉眼朦胧，若不经意，便说：“我与项王同事怀王，结拜为兄弟，我之父即汝之父，我父在楚，就如在我汉营一般，何必较论彼此？若是霸王杀了我父，岂不独天下人骂我，亦骂汝霸王也！前日霸王阴使季布弑了义帝，尚惹天下诸侯至今切齿，今若杀了我父，不惹天下唾骂？昔孟子尝说杀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，所差一间耳。汝回去上覆我太公，且宽心在楚营住些时，就如在我汉营一般。”更不说罢兵息争，只混说了一篇，就着两女子扶入帐后歇息。大夫宋子连欲去，未得讨个回信，欲下去，汉王已入内不出。张良、陈平众人设酒款待宋子连，以言催促回广武去讫。

却说霸王专候宋子连回话，忽左右来报，宋子连回营，霸王宣入，宋子连将汉王所言，从头备说一遍。项伯在侧曰：“观汉王所为，终不足以成大事

，大王只准备与他交战，料汉亦不能取胜也。”霸王曰：“刘邦乃酒色之徒，视父母妻子如草莽，岂与彼较是非哉？”宋子连曰：“臣入见汉王时，尚宿酒未醒，看了书通不以太公为念。”霸王曰：“太公且着在楚营伺候，缓急尚有用处。”随召诸将选精兵二十万，各安营寨，预备汉兵到来。

且说韩信操练人马已毕，汉王病伤已平复，召信计议伐楚，信曰：“霸王屯兵广武，持久方懈，正好作速攻击，臣人马操练已精，请大王进发。”王曰：“此行全仗元帅调遣。”于是韩信统领大兵先行，汉王人马陆续前进。一日到广武，离楚营三十里下寨，信吩咐诸将，用心防守合营，远来恐有攻劫。随后汉王亦到，与韩信对面安营。至晚，汉王与张良、萧何、陈平等商议攻守之策，因差人召韩信一同筹画。差人回说韩元帅不在营寨，闻左右传说，今晚领数十轻骑，投东南而去，不知所往。王大惊曰：“楚汉相距，数十万甲兵屯住于此，主将夜晚逃遁，不知所往，莫非惧楚兵之强而远遁乎？或是赚我于此，而欲与霸王连和乎？”王甚疑虑不决。张良等亦相议，不知何谓。王复使小校打听信营动静，小校回报营中更鼓甚明，防备甚严，但不知元帅往何处去。王曰：“汝可近营探看，得消息回报。”王掌灯坐守。将过五鼓，月已沉西，小校急走回报：“元帅回营矣！”王犹豫半晌，差萧何往问之。何带领数从人，徐步前往，只见灌婴巡哨，问：“丞相何往？”何曰：“欲见元帅。”婴曰：“元帅尚秉烛未寝。”即同何到中军，与信相见。信曰：“丞相深夜相访，其必有疑于心乎？”何曰：“元帅今晚远出，至夜深而归，不知何所往也？”信曰：“平川对敌，徒恣野战，项王武勇，恐难取胜，因亲往寻一诛项王之处，明日好分遣诸将，各认方向，临期随机应变，自有妙策。虽君臣父子之间，亦不可先传也。主上同丞相诸公，看信明日破楚，擒项王，便知方略。”萧何听说甚喜。回见汉王，备说前情，汉王大喜。

却说次日韩信召诸将听候军令，樊噲、灌婴作第一起，周勃、周昌作第二起，靳歙、卢绾作第三起，吕马通、杨喜作第四起，张耳、张苍作第五起，娄烦作第六起，夏侯婴、王陵作第七起，曹参、柴武作第八起，英布作第九起，汉王同诸将第十起。各近前密切相议停当，各领精兵五千，照定地方驻扎，炮响为号，急出攻战，待项王引入广武，已无出路，这十起人马总会一处，圆山围绕，可擒项王矣。韩信人马调拨已定。

却说霸王带领诸将，蜂拥而来，差季布索汉王答话。汉营中韩信出马，请霸王相见。霸王一马突出于军前，大呼曰：“韩信尔原是楚臣，前日使武涉召尔复归楚，尔何执昧不从？今日尔勿得再施奸诈，与尔对敌，决个胜负！”信曰：“陛下当代帝王，正宜高拱清穆，遣将调兵御外侮可也，岂可亲操戈矛，与臣下较论胜负，自取屈辱耶？”霸王曰：“汝能说，敢与我战十合，便倒

戈息争，将天下让与汉王？”信曰：“勇不可自恃，强不可持久。倘陛下而有一挫败于臣手，枉坏一世英雄之名，悔无及矣！愿请良将，与臣决战，陛下且回御营，不失威仪也。”霸王听信言大怒，挺枪直取韩信，韩信虚掩一枪，向东南而走。霸王催动三军大叫：“今日定捉此胯夫，以雪我无穷之恨！”钟离昧、项伯、项庄、周兰、虞子期、桓楚、丁公、雍齿、周殷等，分头随霸王追赶韩信。信引霸王渐渐入广武山，钟离昧急向前曰：“广武山只有此出路，倘紧关之处，用兵阻塞山口，我兵决受困矣！陛下且未可尽力追赶，略少待后军到来，暂且扎营于此，以观事机何如？”言未罢，前军忽报：“韩信不知所往，前面俱是土山，再无别路。”霸王曰：“既前无出路，且暂屯兵于此，待后军扎定阵脚，徐徐退后。”忽见后军来报：“后军人马被汉将樊哙、灌婴截了一半，不得进发。”只听四面八方，金鼓震天，尽是汉兵围合，把住山口。钟离昧曰：“前有大山之阻，后有汉兵围绕，陛下不可在此屯兵，当就此时杀出重围，以救后兵，否则首尾不能相应，楚兵一散，陛下遽难收拾矣！”霸王曰：“山口把住，决有重兵围绕，一时冲杀不出，反被围住，我兵受害矣。不若仍照追赶韩信旧路，杀过山去，必有走路，汝等陆续催趲前来，庶脱此重围也。”项伯曰：“恐山路崎岖，大兵不能前进，又将奈何？”

正相议未定，四面火炮齐举，不知多少汉兵卷地面来。正北上，樊哙、灌婴、周勃、周昌；正西上，靳歙、卢绾、吕马通、杨喜；左哨张耳、张苍；右哨夏侯婴、王陵；中军汉王同诸将一拥凑来，楚兵不战自乱，诸将按捺不住，霸王大怒曰：“吾破秦兵之时，破釜沉舟，未尝败北；今遇汉兵何乃自怯如此？”挥动人马，冲杀出来，正遇九江王英布，拦住去路，霸王大骂：“叛国之贼，有何面目相见！”布曰：“放弑义帝，乃汝所为，致使天下诸侯骂我，我今正诛此悖逆，以明心事！”举斧直取霸王，霸王举枪交还。霸王与英布战五十回合之上，蒯彻人马一面冲来，楚军遂乱。季布、桓楚急举兵器出马，高叫：“陛下且少歇，臣杀此贼！”霸王暂收住枪，拨转马回到山阜，看二将出马，英布、蒯彻就势与二将对敌。

正斗间，曹参、柴武人马又到，四面汉兵又围绕上来，钟离昧近前请霸王向前杀过山去，虽路径狭窄，却人马觉少些，似无预备。霸王急兜转马，仍照旧路趋广武山。天渐昏黑，近山见韩信在山顶上，扎营高坐，两边笙歌齐奏，作欢饮酒。霸王见之，大怒曰：“胯夫乃敢欺我如此！”急令左右诸将催动人马，分头上山，务捉拿韩信。诸将得令，正欲鼓噪上山，忽见山上擂木炮石，打将下来，军士俱不能上。霸王切齿瞋目，便欲亲自上山，季布谏曰：“不可！此正韩信设此奸计，欲陛下动怒，亲自上山，恐夜黑之际，须防炮石流矢。不若且暂过一宿，俟明日天晓，看那路兵少，撞杀出去。”



霸王勒回马，方待少歇，只见汉兵翻江搅海而来，山边高阜处树木皆被火炮烧着，黑晚火起，照如白日。楚兵大乱，呐一声喊，都走了，被汉兵杀的杀了，擒的擒了，只剩霸王并诸将有百十余骑，围在中间。霸王见汉兵势重，奋勇杀透重围，正遇娄烦，娄烦举枪拦住霸王，霸王举枪交还，战未十合，被霸王一枪刺娄烦死于马下，合拢众将，冲杀出阵。方欲行，又遇柴武、王陵各举兵器，拦住去路。霸王力战二将，杀到山脚下，天色甚黑，闻涧水潺潺，马不能进，忽汉兵复又围绕上来。霸王自思曰：“前有川水之阻，后有汉兵围绕，又是月黑之时，不辨东西，吾必危矣！”

正在急中，只闻后军乱窜，纷纷退避，有二将杀入阵来，火把之下，认是楚将周殷、桓楚，原领五千人马，不曾失散，闻楚王在山南受困，因此领本部人马策应，果见霸王在此被围。霸王乘周桓二将人马，复又冲杀出来。天渐发亮，举头四望，皆是汉兵，杀得楚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犹闻金鼓震天，旗帜沿山，一带连络不绝。霸王与周殷相议曰：“朕自会稽以来，与诸侯交兵，何止三百余阵？未见如韩信用兵利害如此！”周殷曰：“陛下先声已久，韩信因此预备这件阵势，诱楚兵进山，四面围绕，遂中此奸计，陛下与臣等须冒险冲杀出去，庶脱此难。若再俄延一时，恐汉兵复又攻击入来，以逸待劳，我兵疲乏，何以抵当？”霸王曰：“吾冲其前阵，汝收后脚。”

霸王遂奋然突出，汉兵见者，莫不四下逃避，周殷、桓楚随后拼杀。约行五里，只见山凹下，鼓角齐鸣，喊声大震，一彪军出，为首两员大将，乃周勃、周昌也，骤马拦住，大声叫曰：“大王趁此下马投降，免致取辱！”霸王大怒，拍马举枪来迎二将，战不数合，二将败走，不敢追袭，望山北大路冲来。一声鼓响，四下伏兵又起，楚兵渐次又伤大半。走不到五七里，前面战声又起，为首两员大将，靳歙、卢绾，阻住楚兵。霸王复战二将，按下枪，举鞭打二将，二将遮架不迭，卢绾左臂上着一鞭，打落下马，众军士救回，靳歙望阵后逃走。霸王又行五七里，忽见伏弩齐发，楚军五千人俱被伏弩，十损七八。周殷、桓楚舍死随霸王策马急急杀出，霸王鞭法神出鬼没，因此伏弩不得近身，遂出重围。周殷、桓楚身被伤数处，一路接连收拾败残军马并楚将季布、钟离昧等，陆续从大路寻觅而来，正遇霸王，合兵一处，径回楚营。汉兵追袭二十里，韩信大获全胜。

汉王回营，请韩元帅会议。韩信整衣急来见汉王，王起身称射曰：“寡人赖元帅行师，大破楚兵，几获项王，使彼他日闻吾兵至，不战而胆落矣！”信曰：“仰仗天威，大克全胜，但项王未就擒获，须急击勿失，使无复再回彭城可也。”王曰：“元帅当留意，作急攻取，寡人拱听凯还，使三军早得消息，彼此亦自安也。”于是韩信复整三军，来攻楚营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

## 第七十四回 置太公挟汉退兵

却说霸王同诸将回到楚营中军坐定，查计损折人马三万有零，周殷、桓楚、季布、虞子期俱中伤，帐后调理，诸将暂休息数日出敌。传令毕，不觉过了二日，有细作小校打探汉营消息，回报曰：“韩信整点人马，一二日又来与楚交兵，各处诸侯军马陆续而来，现汉兵共有五十余万，萧何转运粮储，积聚荥阳，自成皋相连五百里，俱是汉兵。”霸王闻说，召钟离昧、项伯等商议曰：“汉兵势重，又兼韩信善能用兵，我兵在此，不可久待，况又绝粮，似难与争锋，尔等有何长策？”钟离昧曰：“太公见在楚营，明日陛下出师，置太公于俎上，使汉王见父子之情，自然伤感，着他退兵，免太公一死；如不退兵，决将太公入烹，汉王见时，必然哀求请免，或有别议，此为长策。若恃勇与战，恐复蹈广武之困。愿陛下裁之！”霸王曰：“烹太公亦不难，但恐人耻笑，”昧曰：“欲为退兵之谋，何惜人耻笑？”相与议定。

次日霸王整率人马，将太公绑缚在马上，杀奔汉营来。早有人来报：“霸王将太公绑缚在马上，不知何谓。”汉王闻之，放声大哭曰：“我生不能以奉养父母，因为争天下，反致我父如此受苦，不若急早降楚，以救我太公还国。”张良、陈平急止之曰：“大天何执一如此耶？此是霸王因见汉兵围困甚急，故将太公来，欲陛下退兵。况今大事已定，岂可遽然归降乎？大王不可心急，须以智胜之。”汉王曰：“闻太公捆缚在马上，不觉此心十分哀痛，纵天下得与不得，亦何要紧？救我太公，实第一件大事！”良、平曰：“霸王到阵前，定将太公置于油镬之上，要逼大王退兵，大王如此如此，管教项王不敢烹太公也。”言未罢，人报项王到阵前，要请大王答话。

韩信闻项王来，预备于平川之上，排下阵势，周围列下战车，两边旗帜严整，静静肃肃，鸦雀不闻，刁斗不鸣，甚是威武。楚兵见了，先自惧怯。霸王遂勒住兵不动。汉王到阵前大呼曰：“霸王兵穷势困，急早归降，庶得裂土，世为楚王，免今目下受戮。”霸王大怒，叱之曰：“刘邦匹夫，乃敢出大言，以辱我耶？”急举枪直取汉王，汉王背后樊哙、灌婴、周勃、王陵四将突出，拦住霸王。霸王力敌四将，正在酣战之际，忽汉阵上一声炮声，中军黄旗荡动，只见四面八方合围上来，把霸王围裹在阵中，四将各向方位。霸王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众军士随着霸王，亦无走路。霸王定睛看那阵时，四望如连城之状，不分东西，难辨出入，愁云漠漠，惨雾朦朦，寻思：“又中韩信之计！吾闻战而误入其阵者，以外应破之。不然，一时妄动，便遭擒矣！吾营中将士，必有知此阵势者，待外边打入，却乘机杀出，庶脱此阵也。”正思虑间，只见季布、周兰、周殷、钟高昧从阵东门打入，霸王即乘势接应，君臣五人

，奋力踊跃，荡开一条血路，冲倒汉兵，一拥而出。韩信亦不敢追赶。

霸王回到楚营，召诸将问曰：“何人知此阵法？”周兰近前奏曰：“韩信此阵，乃太乙阵也。有生门，有死门，有阴阵，有阳阵，虽有向背，而四面合一，若八卦阵，实为八卦也。如走生门而入阳阵，必得活路；若不知妄入，必遭擒获。臣少从龙山李少仙学道，尝闻太乙阵之说，臣以此领诸将，从生门而入，策应陛下，遂出此阵。”霸王闻说大喜。于是钟离昧曰：“陛下且将太公回营，今日不必与汉交兵，容一日却将太公置车前号令，待将兵退后，陛下回彭城招集兵马，休养士卒，再作良图。”霸王遂回营。

却说张良、陈平商议救太公之策，遂于楚降卒中，选一伶俐小校，入帐中以言抚之曰：“我看汝相貌，将来亦有功名，但汝杂于众军卒之中，何日得显？我今差汝干一要紧大事，若成此功，定在封赏之贵。”小校曰：“军师有何吩咐？”良曰：“有书一封，差你做细作，往楚营捎与大司马项伯，因你是楚军；定有相识亲故，你可乘空便将此书密密递与项伯，就说是我捎与他的。他有甚话语，你可来回我的话，须要小心仔细。”小校曰：“此事甚易，军师快写书来，我就往楚营，见项老大王，管教下书得信回话。”良大喜，赏劳小校，将书礼就贴肉藏定。小校仍前楚军打扮，前来楚营。有巡哨军士看见小校，原是楚军，问：“你如何得回？”小校曰：“我前日阵前被汉兵活捉去，我暂时归降，我父母妻子皆在彭城，如何降汉？因此逃回。明日烦你众位，引我见项伯将军，报姓名入队伍。”

此日项伯正点看三军毕，巡哨军引小校见项伯曰：“这个军士，前日被汉兵虏去，今日逃回，我等不敢隐藏，引来见老大王，他仍要入队伍，我等不敢擅专，请自尊裁。”项伯召小校近前问曰：“汝在汉营，曾见张良否？”小校曰：“我就一向伏侍张军师，时常说老大王名姓，甚是看顾我。只因我父母妻子在彭城，终日思想，以此逃回。”项伯曰：“张良如何时常说我？”小校见项伯问的紧，回顾左右无人，近前却向身边取出书来，密密递与项伯曰：“我临来时，张军师吩咐，将此书呈上老大王。”项伯接书，拆开观看，书曰：

旧交故友张良书奉大司马项老将军麾下：昔承馆谷之心，后托云水之游，自意富贵无心，功名绝念；岂料志有龃龉，不遂所愿，羁縻于此，不过苟延岁月，非有他望也。但汉王仁厚长者，终成大业，不忍舍去，以此恋恋左右，如鸟依人，人自爱之，安得兀然高坐，不画一筹耶？因昨有霸王欲烹太公，实为退汉兵计耳，汉王驱兵于此，实无所归，汉兵不退，项王必烹太公，太公被害，不可复生，他日汉王与将军有蓝田之约，成秦晋之好，将军何以相见乎？良因托鸿便驰书上渎，倘太公欲烹之时，望一言力阻，得赐救援，太公蒙再造之德，汉王免不孝之名，恩义兼至，仁德无穷矣。如允所请，乞讨回音

，以慰汉王惕厉望救之怀。下情无任恳切惓惓之至。

项伯看罢书，便吩咐小校曰：“汝既与张子房捎书，想是他帐下心腹。”小校曰：“不敢欺老大王，我是张军师所使，专为下书而来，非逃回也。若大王有回书，我仍捎去回话。”项伯犒赏小校，亦写数字，密付身边，着左右心腹，押小校出营。

小校径来汉营，见张良，备说入楚营见项伯，即以军师分付的事，俱干停当，径来回话，便将项伯回书呈上。张良拆书观看，书曰：

久睽素好，心切遐思，来示教言，敢不如今。俱罢兵言和，乃益国家耳。太公久稽于此，某实朝夕维持，料供给不至缺乏。然不剖意息兵，太公岂能还国？某虽救援，不过为一时之计。近左右每劝杀太公，若一怒不回，恐难永保，望足下筹之！

良看罢书大喜，重赏小校，仍着军政司纪姓名，令纪功禄报功，待封赏之时，查名重用。

且说霸王亲统大兵，复到汉营，列成阵势，命军士抬油镬，设于军前，将太公置于俎上，命军士传呼曰：“汉兵早退，免烹太公；如不退，烹太公！”汉王急出阵前，亦大声呼曰：“吾与霸王俱北面事怀王，结为兄弟，吾翁即若翁，如若烹而翁，幸分我一杯羹！”言罢，语笑自若，似无哀戚之意。霸王大怒，即欲烹太公，项伯急向霸王前止之曰：“凡为天下者不顾家，昔大禹圣人也，有父名鲧，而治水无功，被尧帝杀之，大禹仍治水三年，三过家门而不顾。今汉王与陛下争天下，前太公被拘禁三年，汉王略不相顾者，正是以天下为重耳。若今陛下杀太公，既无干胜败之数，反使天下说陛下杀人之父，是为盛德之累也。不若陛下且收兵回营，再为别图，何必挟杀太公，然后为退兵之计？陛下威武震于天下，何乃听此以示怯也。”霸王急令赦太公，遂收兵回营。是日两家俱未经交兵。

汉王到营大哭曰：“太公虽得暂救，一时不能还国，我诚天下罪人也！”汉王召良、平等议救太公还国，良曰：“若使太公还国，必须差人与楚讲和，况楚方缺粮势弱，必从其议。但无此能言之士，往楚为使命耳。”言未毕有一人上帐曰：“臣愿往与楚讲和。”王见其人大喜，就令往楚讲和，救太公还国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七十五回 指鸿沟割地讲和

却说欲愿往楚讲和者，乃洛阳侯公也。侯公世家洛阳，遭秦乱不仕，少负豪气。一日有邻家兄弟分家私，不相和睦，争讼数年不决，侯公往与和解，用一篇话说得兄弟二人，各相涕泣，遂义让不争，自此乡人甚爱敬之。后汉王东征，过洛阳，同董公三老杖策见汉王，条陈国政，极切时弊，汉王甚喜，遂留

帐下听用。今见汉王欲差人往楚讲和，因此上帐，愿为使命。张良、陈平曰：“霸王性暴气刚，人不可轻犯，贤公往说之，倘一言不合，恐致彼怒，太公既不得还国，贤公必遭其害，那时反辱君命矣！公当三思，不可造次。”侯公曰：“若据先生之言，霸王终不可近，太公决不可还，视某为匏瓜，亦无用矣，大王养我辈将何济乎？”王曰：“公既敢去，必济吾事。”遂修书付侯公。侯公辞王，赴楚营来见霸王。

霸王闻侯公来，知是汉王差来讲和，遂命刀斧手列于两边，霸王仗剑坐于帐上，瞋目向外虎视。侯公自外从容而入，大笑不止。霸王大怒曰：“汝为汉使来下说词，乃敢大笑不止者，欲寻死耶？”侯公笑而言曰：“陛下为万乘之君，天下之主，武威震于寰宇，号令布于四方，何人不畏？今见一贫寒之士，貌不及乎中人，才非逮于管、毅，却乃刀斧列于左右，陛下仗剑而坐，示威于外，意欲假此以制敌国，殊不知陛下虽示威，而何人不畏惧？若预备威令，臣反致疑，所以大笑也。”霸王遂掷剑于地，喝退刀斧手，便问：“汝来欲何为耶？”侯公曰：“臣此来欲陛下罢两国之兵，成楚汉之好，休养士卒，保国安民，非为无事而见陛下也。见今有汉王书奉大王。”霸王回嗔作喜，接书展开，书曰：

汉王书奉项王麾下：邦闻天之立君，所以为民也；苟民生未遂，徒以干戈扰壤，使天下日蹈锋镝而不能安其生，何足以为君？何足以为民也？邦与王争衡数年，经七十余战，白骨遍野，积尸如山，有父母之心者，独能忍乎？今遣侯公与王讲和，以鸿沟为界，鸿沟之西属汉，鸿沟之东属楚。各定疆宇，罢兵息争，永保富贵，不失兄弟之情，尚存怀王之约，使百姓安于枕席，吾二人亦得坐享燕乐，而诸将士亦少为宁息，以安妻子，勿徒为苍生苦也。王熟思之，以为进止。

霸王看罢书，自思一向与汉交战，兵疲粮尽，久困于此，终难取胜，不若从其言，还兵彭城，日醉玉楼，不亦乐乎！遂召侯公曰：“本欲与汉王决战，以定雌雄，今观来书，似亦有理。今差人约盒，各立封疆，与汉王俱到阵前，将合同文字，各收一角，永为执照。汝且回去，朕于明日与汉王相见。”

侯公辞项王到汉营，见汉王备说前事，王大喜。随有楚使至，约会照样写合同文字各一纸，待两家相见之时，各传递收照。王曰：“明日吾与霸王相见，仍复前日兄弟之好，不必陈设大兵，亦不可身披甲冑，烦使命再同侯公致意霸王，必须将太公并家眷还国，方见讲和之意，若仍前住在楚营，恐他日复又变更，似非盟好也。”使命曰：“臣就同侯公再启奏霸王，料无留太公之意。”王重赏来使，就遣侯公复同到楚营见霸王。霸王曰：“侯公如何复来？有何话说？”侯公曰：“汉王再三致意，陛下蒙允讲和，深感盛德。但陛下明日交

递合同之时，不必身披戎服，不必陈设甲兵；况讲和之际，复前日兄弟之好，又要雍容揖逊，以礼相接，非复前日龙争虎战之秋也。又启奏陛下，太公、吕后久质在楚，今既讲和，须令还国，使汉王父子亲睦，夫妻完聚，此陛下推及仁爱之至。天下诸侯闻知，皆以陛下不杀人之父，正所以广其孝也；不污人之妻，所以昭其洁也；拘久而复与，所以明其义也；三者尽而声名洋溢乎中国矣。”霸王闻侯公之言甚喜，乃曰：“明日讲和之际，就将太公、吕后还家，汝可传与汉王知道。”侯公曰：“臣之命，实悬于陛下一言之下，臣今回营，就将陛下玉音，传知汉王，汉王必以陛下之言，如纶如綍，金石不易也，倘复更变，臣命休矣！惟望陛下怜之！”霸王曰：“大丈夫一言既许，如壁立万仞，岂在失信之意？汝可速回，勿多烦聒！”侯公便辞霸王回营。

钟离昧、季布谏曰：“陛下虽当与汉讲和，且未可将太公还国，汉王反复无信之人，恐有更变，则陛下无复管束矣。”霸王曰：“久羁太公在此，使诸侯闻之，皆以我无破汉之策，惟将太公为质，似太怯矣。况一言已出，岂可复回？”项伯曰：“太公在楚，陛下久禁不杀，足见陛下之仁。今若释放，汉王深感陛下之恩，自无变更之理。”项王曰：“卿言是也！”

次日，霸王命文武将士，各穿常服，列于两边，太公、吕后随于马后。汉王亦无甲兵，惟文武将士，相随而行。二王各对面行礼毕，就将手字合同，两相传递。霸王曰：“自今与王，各分疆界，无相争夺，朕将解组东归矣。”就命左右引太公、吕后交付与汉王收领。汉王见太公、吕后过来，即趋近前迎接过汉营，仍拜谢霸王曰：“太公在大王麾下，久蒙恩养，深感至德，真生死而骨肉者也。”二王各辞回营。

霸王收兵东归。汉王亦欲收兵西行，张良急来谏曰：“大王数年苦战，诸将士在外日久，从大王游者，俱要指望东归，以光故里。今大王一旦与楚王讲和，又复西行，人人皆思父母妻子，必相逃回，大王孤立于此，谁与守天下乎？况今太公、王后俱已还国，兵势大振，四方从风，其成败胜负之机，实在大王。若今两分天下，权各有归，又不知孰为君？孰为臣？使天下诸侯，无所专主，礼乐征伐，不统于一人，岂是帝王混一之治？臣尝闻古人云：‘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’今汉已得天下十有其八矣，不即剿灭，却使项王解而东归，倘养成锐气，兵马复振，大王独能安处西土乎？所谓养虎遗患，终成大害。王当熟计，不可失也！”王曰：“鸿沟之约，已有盟誓，今若变更，不足以取信于天下也。”良曰：“拘小信而失大义，明智者不为也。昔汤武之得天下，若拘君臣之迹，则桀纣不当诛，天下终不可得也。王令以盟誓自拘，倘洪基为项王所得，大王徒苦半生，臣虽劳亦无益！”陈平、陆贾、随何诸谋士皆曰：“子房之言，极为有理。臣等随大王劳苦，奔走数年者，愿大王统一疆宇，为四海

之主，使天下诸侯，北面朝王，臣等亦得仰观混一之治，而为盛世之臣也，岂不美哉！”于是汉王从其言，遂与楚背约，重整兵马，要与楚决战。

不说汉王重整兵马与楚背约。却说霸王归到彭城，筵宴群臣，终日与虞姬登楼欢饮，分付诸将各回宅安息，遂宴然以为无事。周兰上疏谏曰：

自古圣帝明王，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乱，虽当无事之时，未尝废弛武备。况今汉王刘邦，新结盟好，心志未定，谋臣诡诈，事多变更。陛下尤当整饬兵马，训练甲士，日修文德，间习武事，精选智谋勇敢之士，修明练连之才，以充将佐之用，卧薪尝胆，恒如会稽起兵之时，战惊惕厉以戒不虞，纵使外海有变，陛下号令一行，则攻无不胜，战无不克，威武可以取乎天下，又何外患之足虑哉？若今苟安于一隅，而略不为备，倘刘邦听谋臣变更之议，复鼓而东，陛下何以御之？臣猥有所见，实本愚忠，惟赐采纳，臣不胜战栗恐惧之至。

霸王览疏，沉吟半晌，召周兰近前曰：“刘邦既定盟约，岂有更变之理？卿虑似太过！”又召钟离昧等曰：“周兰上疏劝朕勿废武事，意恐汉王有变，汝等可照常训练三军，以防汉兵。”钟离昧领旨操练人马。未及半个月，早有荣阳人来传说：汉王屯兵固陵，调取各处兵马，要与楚决战，不遵盟约，前日讲和之意，止为诱取太公、吕后之计，非是真与楚决分天下也。霸王闻之，大怒曰：“刘邦村夫，乃敢欺侮朕躬如此！前日周兰之言，真有所见！”就召诸将，遂欲起兵复与汉决战。季布谏曰：“不可！传来之言，未为实的。陛下只可整点三军，预备出战，不可先动。若陛下先加人马，是我先有背约，其屈在我；必待汉王动兵，是汉王违约背楚，其屈在汉，陛下却声其罪而伐之，则师出有名，战无不胜矣。”霸王从其言，遂整点人马，以备汉兵不虞。

却说汉王与良、平诸谋士等计议：“今意欲背约，但前日讲和之后，韩信等各处人马，俱各已发回，今复调取，似又反复轻率，恐诸侯难以准信，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大王且一面差人下书与楚背约，一面差人调取各处人马，待楚兵到，那时各路人马，亦可陆续到来。就前日讲和，实为了取太公、吕后之计；今太公、吕后已还国，岂可纵楚王坐享东土，而不为混一之治乎？大王榜文到日，料诸侯决来，却与楚会兵，只此一阵，可以破楚矣。”汉王从其言，即命陆贾修书，差人往彭城约楚会兵，以决胜负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六回 会固陵楚汉交兵

却说陆贾修书毕，即欲往楚投下，汉王曰：“不可，项王性暴，见我背约，岂肯优容？汝若往，必遭害矣。”贾曰：“凭臣三寸舌，料见项王一言之间，定叫他起兵前来，臣亦无事。”良、平曰：“非陆大夫不可遣也。”汉王遂遣陆贾为使。

贾辞汉王，一日到彭城，传报汉使入见霸王。霸王曰：“陆大夫来有何讲说？”贾曰：“前日汉王智赚太公还国，诈与陛下讲和，今复更变，仍与陛下固陵会兵，群臣苦谏不听，遣臣为使。臣思陛下威武重于天下，谁人不畏？今得东西为界，于汉足矣！汉王不自知足，又欲变更，与陛下会兵，遣臣为使，臣知陛下天颜咫尺，不敢冒干，不得已而驰书上见。”霸王曰：“朕一向知刘邦背约，不待汝来，亦欲与彼会兵。”陆贾即将书呈上，霸王看书，书曰：

汉王刘邦书上霸王麾下：前太公、吕后在楚，亦承优养，但久羁不令还国，临阵又置于俎上，蓄恨怀怒，非止一日；欲举兵极力征讨，又恐投鼠伤器，盼前顾后，甚为两难，不得已以讲和分界，实乃为太公、吕后归汉计耳。盖人子为亲，无所不至，虽捐躯亦所不恤，况用智乎？所谓利以惑愚，诈以蹈贪，成吞钩之势，济引猎之计，王乃不悟，遂以为然。今太公、吕后俱已还国，无所管辖，大张旗鼓与王会兵固陵，王如不惧，速起兵前来决战，勿违！

霸王看罢书大怒，遂将书扯破，又骂曰：“刘邦反复小人，将太公诱哄还国，却乃负盟背约，欲与我决战。想我自会稽起兵，身经三百余战，所向无敌，天下诸侯，莫不帖首归朕。今刘邦匹夫，暂时得志，便敢欺侮！尔可速回，分付刘邦，洗颈同吾决战，不杀此匹夫，誓不班师！”

陆贾拜辞霸王，回固陵见汉王，备说霸王甚怒，定欲起兵前来，想目下到固陵，王当速催预备韩信、英布、彭越前来，合兵会战。王闻贾言甚忧，召良、平议曰：“战书虽下，霸王决来，韩信又不见到，为之奈何？”良、平曰：“大王兵马颇多，且分拨诸将，预备与楚交兵，再差人催趲韩信诸将作急前来接应，料亦无事。”数日后，有探哨小校飞报，霸王统兵三十万，出徐州长驱而来，一路郡县官吏逃避，人遭兵戈之苦，践踏田禾，民不安生。霸王人马，将次到固陵，在三十里外安下营寨。汉王曰：“霸王人马初到，锋芒正盛，未可交兵。少待数日，看声势如何，那时出战不迟。”陈平曰：“大王所见甚当，且多栽鹿角，立烽火，差人四面巡哨。”一连十余日，不与楚交兵。

霸王曰：“汉王既差人下战书，今到固陵，却又坚壁不出者，何也？”季布、钟离昧曰：“此必汉王钝兵之计，意欲待陛下兵疲，那时方与交战。”周兰曰：“不然，陛下远来，利在速战，汉兵驻扎于此，利在观望，又况韩信兵未到，故此延迟，以挫楚兵锐气。陛下明日当鼓噪与汉交兵，不可任波迁延。”霸王曰：“周兰之言是也。”次日，霸王严整队伍，多张旗帜，金鼓大作，杀奔汉营。汉王急遣王陵、樊哙、灌婴、卢绾四将出马，与楚交战。霸王亲临阵前，要汉王出马答话，四将曰：“汉王遣我四将，立擒大王，置于俎上，以报前日欲烹太公之意。”霸王大怒，举枪直取四将，四将各举兵器交还。战数十余合，四将抵当不住，退下阵来。不等霸王追赶，汉阵上靳歙、周昌、



高起、吕马通十余员齐出接霸王交战，楚阵上有钟离昧、季布、桓楚、虞子期，亦各持兵器来协力助攻。两边金鼓震天，直杀到日西，楚营内一声炮响，周兰率领一枝人马拥出，冲杀过汉营来。汉阵上诸将被周兰人马冲杀来，四散奔走。霸王精神倍加，尽力追杀汉兵，汉王驻扎不定，急来同诸将向西逃避。楚兵追至固陵城下，汉兵进城，四门紧闭。霸王分咐：“今番不可放过，务要攻破固陵，擒捉汉王，以雪此无穷之恨！”诸将曰：“陛下从早攻杀一日，况今天晚，且暂回营，屯住人马安歇一夜，明日务要齐心协力攻打，料此孤城，比成皋、荥阳不同，三日决可打开。”霸王曰：“今晚安营，各要醒睡，须防劫寨。”诸将曰：“陛下圣见极明。”诸将安营已定不题。

却说汉王进城，与良、平诸将计议曰：“固陵城小，难以久持，楚兵势重，一时打开，玉石不辨。尔等有何妙策？”张良、陈平曰：“此城孤小，量难坚守，乘今晚楚营未定，况一日苦战，三军困乏，可差人上城四望，看那门军少，先着数健将去杀开大路，再着数大将断后，大王当趋成皋，以避其锋。料楚人夜晚必不敢远追。”汉王曰：“事在危急，不可迟缓。”就传令诸将，同大小三军，预备出城，先令小校看那门的军少。小校看毕，回说：“北门军少，路径又大，可以杀出。”汉王命柴武、周勃、靳歙三将，领精兵开放北门，先冲杀出去，随后汉王同大小将士，接续攻杀。楚营中恒楚巡哨，当此夜之黑时，三军一日困乏，又无准备，人马又不多，如何抵当？及各门知觉，调转救应，汉兵已冲杀出来。钟离昧急奏霸王曰：“夜黑之际，恐防埋伏，不敢四散追赶，不若且安营寨，任他逃走，待天明之时，再作区处。”霸王传令，不可四散追赶。以此汉兵得以尽力远遁。行八十里，天色方明，良、平曰：“三军虽是辛苦，不可停住，当极力前奔。”汉王曰：“楚兵随后复到成皋，仍四面围困，一时救兵不到，又何以御之？”张良曰：“大王到成皋，不消三日，楚兵决退。”汉王曰：“先生有何奇策，使楚兵不战自退？”良曰：“楚兵每战不能久持者，以粮饷不便，又得彭越常绝楚粮道，以此不得取胜。臣见楚兵围困固陵，恐久而必破。前日与楚交兵之时，密令张仓、臧荼领精兵五千，乘乱从小路前绕到楚积粮之处，夜晚劫烧积聚，又绝楚粮食。臣料楚兵到成皋，或后边军粮不能接济，决然回兵。大王可急走，以防追袭。”于是汉王传令着三军，一昼夜行三百里，数日可到成皋。

却说霸王分付诸将，乘汉王败走，当极力追赶，纵使到成皋，亦可攻打破。诸将得令，统领三军，追赶汉兵不题。

却说汉王到成皋，大兵进城。二日，楚兵随后亦到，将成皋围了，催趲三军，攻打甚急。正在将破之时，只见季布、钟离昧急来奏霸王曰：“见今军中缺粮，今早有人飞报柳村所积军粮，尽被汉兵劫烧尽绝，又闻韩信人马将到

，陛下若不乘此回兵，倘韩信攻其外，汉王攻其内，楚兵又缺军粮，决难支持。”霸王曰：“朕常忧楚粮不足，今被烧绝，军中乏食，岂能持久？不若传令且回军，仍着桓楚、虞子期断后，以防追袭。”当日大小三军，正忧无粮，闻传令回军，即时人马如风卷云退，不消半日，大军尽数退回。桓楚、虞子期断后，徐徐照次东行，队伍亦不错乱。汉兵在城上巡哨，见楚兵退回，急来报知汉王，汉王曰：“不出子房之见，楚果退矣。此必张仓等烧绝粮道，以此楚后退去。”此时欲命大将追赶，陈平曰：“不可！楚兵退去，必有强将断后，倘我兵追袭，反中其计，受其截杀。况楚兵非战败而回，不过因缺食徐徐退去，三军亦不惊惧，岂可追赶？”汉王曰：“平言是也。”于是楚兵退去，汉兵亦不追赶。霸王大兵回到彭城，追问看守军粮之人，不行用心防守，以致为汉兵所烧，乃将为首者梟首示众。自此重整兵马，预备出敌。

且说汉王驻兵成皋，召良、平计议曰：“韩信、英布、彭越三将，屡召不至，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韩信虽封为王，而未有分地；彭越屡建大功，亦无封爵之赏；英布背楚投汉以来，未加优礼。况三人见利忘义，贪而自矜，苟隆爵殊恩，裂土封赏，使各有郡邑所辖，彼皆争相用力，自为之战。王命一临，即趋而来，孰有不奉命者哉！”汉王曰：“先生之言，洞见三人肺腑。就烦先生持符檄三道，加封韩信为三齐王，临近一带郡邑，皆属统理，凡一应租税钱粮等项，悉供齐王支用，正所谓分地定制，名植界限。英布加封淮南王，凡淮南所产之物，悉为英布供给之费。彭越封为大梁王，凡梁地所出，皆为彭越收管支用。”檄文已写，就交付与张良佩而行之。张良辞汉王，径往三处分封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七回 张良会诸侯伐楚

却说张良领汉王符檄，先到齐国，传报与韩信。信即请良入内，相见毕，复还至便殿，与良各叙宾主之礼。良曰：“今非昔比，元帅为一国之主，坐镇七十余城，岂可分宾主而行？”韩信笑曰：“信非先生，何以至此？况先生当宾师之位，信当以师礼事之可也，岂敢以王爵相尚哉？”张良遂将汉王符檄与信开读，信谢恩毕，筵宴款待张良。良曰：“目今霸王势孤力弱，主上已悔鸿沟之约，与楚兵烧绝粮道，项王逃回彭城，命良分地以给元帅。元帅当急早会兵破楚，以定干戈。元帅亦得坐享王封，收万世之功，立子孙之业，图庙廊为开国元勋，岂不美哉？若楚兵未定，元帅亦不得自安，虽居齐地，而悬于二王之间，终无定止。想高明必有灼见。”信曰：“前日广武会兵，楚将破矣，主上乃欲太公还国，遂与楚讲和，两分天下，使信等未有分地，因此郁郁不乐。今闻先生之言，实切心肺。指日就起兵，务要灭楚，以成一统之业，使主上坐中国，抚四夷，登大宝而朝诸侯，乃信之素志，非徒为口说也。”张良起

谢曰：“元帅若有此心，乃社稷之福也。元帅正当乘此时急早起兵，与汉王约会伐楚。良亦辞元帅往英布、彭越二处调兵，以助元帅。”信喜曰：“信目今就起兵前赴成皋，料先生回，信操练人马已完备矣。”

张良辞韩信到淮南见英布，布接良入内相见，甚喜。良将汉王符檄开读，加封英布为淮南王，自九江迤南一带，皆属英布收管。布向西行君臣之礼，谢恩毕，款待张良。良曰：“将军裂土为王，人臣之位极矣。但项王未灭，将军之心，终有未安。盖项王实将军仇人，仇人尚在，此位能保其无虞乎？即今韩元帅大兵已赴成皋，将军当急领三军协助，早奏功绩，将军得以同享富贵，真烈丈夫之所为也。”英布大喜，就领命点押人马起身，前赴成皋去讫。

张良同从人赴大梁来见彭越，一日到大梁，彭越与客饮酒，闻张良至，急整衣出迎，请入见礼毕。张良将王檄文并封梁王诏书付彭越，越接书，命左右设香案开读。诏曰：

分茅胙土，所以为建国之典；锡予蕃庶，用以报康侯之功。尔魏相国彭越，屡挠楚后，绝其粮道，不避矢石，为汉立功，久在梁地，未有分土。兹封尔为大梁王，凡五十郡城，皆尔统理，尊以王爵，隆以厚禄，子孙世荫，万年永怀。尔其益励初心，勿违所命！

彭越读罢诏书，叩首谢恩，心下十分欢悦，遂分付设筵宴款待张良。良曰：“将军屡建大功，主上久未酬报，欲差他人赍诏，恐未的确，特差某亲来封拜，就命将军急早整点本部人马，前赴成皋会齐，一同韩元帅破楚，不可迟误，某亦不敢久住，就欲辞回。”彭越再三苦留，少住数日。张良因出城，信步观看大梁风景，锁天之中区，控地之四鄙，冈阜综绕，龙盘虎伏，浊河限其北，清洛贯其内，提封万井，都会四达，为九州之咽喉，实中夏之阨域，六街三市，人烟辐辏。张良游玩不尽，因叹项王不都咸阳，而都彭城，不守大梁而守徐州，不取敖仓之粟而使楚军乏粮，此天下之所以失也！张良住数日，辞彭越回成皋不题。

却说韩信接檄文传报各郡县，即择日起兵赴成皋。有蒯彻一向佯狂在外，通不来见韩信，适闻信将起兵赴成皋，遂急趋到府前，令左右通报与韩信，信即召入相见。信曰：“先生久不相见，因前日不听教言，遂尔见绝。今复来见，必有高论。”彻曰：“某受足下知遇之恩，不忍足下蹈无涯之祸，以此不避愧赧，复来相见，想足下亦不见责。”信曰：“何为无涯之祸？”彻曰：“足下驻兵于此，汉王被楚围困固陵，累次召取，乃抗拒不行救援，因无法驱使，不得已遣张良赍檄文，加封足下为三齐王，就以分地与之，此乃利以陷之，使足下自为战也，非为足下有功之甚，而加以不次之赏，实欲足下破楚以

图天下。吾知天下平，岂容足下高拱王位，宴然以享太平之乐乎？必追思足下累次抗挟之仇，又恐足下复起图王之志，决设计以害足下，除心腹之患，而为子孙无疆之谋也。不若今日乘项王困敝之时，足下独占齐境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可以永保无事。若仍前不听臣言，破楚之后，必然遭无辜之祸。足下当熟思之！”信曰：“张良亲来召，面许起兵去破楚矣，若今不往，一则抗违君命，二则食言卖友，三则受恩负德，纵得齐国，天下诸侯非议，他日何面目以见汉王乎？先生之言，虽为明誓，而信之心实不忍背汉也。”彻曰：“足下不听臣言，他日被害之时，尚有后悔也。”韩信拂袖而入，遂令人将蒯彻扶出。蒯彻复佯狂如病，行走市上，因而作歌以叹之。歌曰：

隆准遭困兮公罔救，加以厚封兮乃出师；楚若存兮公势重，羽若亡兮公必夷！李斯东门兮思黄犬，酈生被烹兮念酒卮，临危思安兮悔已晚，遇难始悔兮意已迟。何如据齐土，登高而视卑，成败可立见，渔人收两持，功成一翻手，何乃不自为，舍此万世业，冒彼汤火危？吾言本金石，奈何不三思？佯狂以自废，恐为涅所缁。我歌君且听！不听吾何之？放荡南海上，远害全须眉。

蒯彻行歌于市，左右有闻之者，传报与韩信，信笑曰：“不过前日所常谈也，又何听焉？”遂发号起兵，不日到成皋，朝见汉王，复又谢加封分地之恩，随安营操练人马，仍挂元帅印不题。

却说张良辞彭越起身之时，又再三嘱之曰：“将军可速起兵，一同韩元帅破楚，不可有误也！”彭越慨然应允。良遂回成皋见汉王，备道前事，王曰：“若非先生此行，三将恐难宾服。”良曰：“非臣之力，乃大王威德所及，彼自顺从也。”张良又闻韩信已到十余日，大喜。不旬日内，英布、彭越前后亦陆续俱到，朝见谢恩毕，汉王用好言抚恤，着令随处各安下营寨，总听韩元帅节制。此时各处诸侯，亦依期前来约会，自成皋、荥阳一路相连数百里，皆是汉兵。韩信查点燕王兵十五万，英布兵五万，两魏兵二十万，萧何兵十五万，臧荼兵三万，韩王兵三万，洛阳兵五万，三秦兵六万，汉王原领大兵二十万，韩信原统齐兵十五万，总会兵一百万有余；诸名将如英布、彭越、樊哙、周勃、王陵等八百余员；左右辅弼大臣并各谋士，五十余员。韩信总攒各路诸侯并文武将士及大小三军，造成文册一本，启奏汉王。王见此数目，心下甚喜，遂命萧何、陈平、夏侯婴将敖仓之粟，及三秦所运粮米，给散与三军支用。其中有随营病故阵亡者，给与赏赐棺木埋葬，仍许子孙胜荫受赏。三军蒙其恩泽，莫不欢欣踊跃。

汉王整点大军已毕，召韩信计议曰：“即今人马俱已齐备，元帅有何方略？”韩信曰：“人马虽整，尚未分派，诸将部领，各占方向，臣须照诸将项下，该领多少人马，占定何处方向，作何应敌，一一调遣停当，那时可请主上车

驾启行。”王曰：“还是着人下书，诱项王亲来，以逸代劳，可获全胜。”信曰：“项王屡次远来，粮馈不便，以致取败，今闻诸侯大兵在此，岂亲自来？不若主上亲往，离彭城五里外安营，诱项王提兵前来，臣将所操练过人马，布成阵势，使项王此来，无复再往之理。”王闻信言大喜。韩信遂领诸将并大小三军，听候征进。未知如何布阵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八回 汉王大兵出成皋

却说汉兵一百万，虽各诸侯部领，皆是韩信约束，队伍不乱，旗帜齐整，坐作进退，各有法则。汉王遣张良赍赏赐羊酒犒劳，韩信拜领。张良因便问曰：“元帅人马调度齐备，今日即可兴师，尚不进发，何也？”信曰：“行军须卜吉地，然后可以屯兵。今日差人踏勘阳武一路，前至徐州，未有善地，惟九里山之南有垓下，高岗峻岭，前有掩伏，后有遮蔽，汉王生旺之地，项王败亡之所，此处极好屯兵，差人探看，尚未回复。待有的实，方好进发。”良曰：“某夜观乾象，汉运甚盛，五星倍加明朗，紫微星与列宿更光耀，正应主上当成大业，鸿基绵远，非近代可比。元师可早建奇功，以安天下，解百姓倒悬之苦，某等亦得攀龙附凤，行云幸际也。”韩信曰：“大兵在此岂可久住？只待差人回话，便请主上启行。”

却说霸王早有细作报入彭城来，说汉王会天下诸侯，总精兵一百万，自荣阳至成皋，相连八百余里，前后屯兵二百处，夜则火光烛天，昼则旌旗蔽日，声势与往日不同；韩信终日调度操演，陈留敖仓各处运粮不绝，闻说指日进发，从阳武大路而来，要在徐州驻兵，与陛下对敌。霸王闻差人言，寻思当日范增曾说汉王志不在小，后日必成大事，劝我鸿门杀之，以除大患，不思今日果成此大患！急召项伯、项庄、季布、钟离昧、周兰等什议：“汉王令起大兵，与朕对敌，奈楚兵止三十万，各处人马俱未到，即欲与战，恐不能取胜。”众将曰：“江东乃陛下起兵之处，人心治化日久，可差人自会稽以东调取精兵数万；舒六等处，见今周殷镇守，一向陛下亲征，周殷累次不来协助，可差人问罪，就着彼待罪统本部人马前来约会以破汉。如临近郡县，急行檄文调取民兵，可得数万。”霸王曰：“周殷久在舒六，闻说与英布甚相得，今英布降汉，惟殷独存，狼子野心，终非池中物也，不若赚来杀之，以除目前之患。”项伯曰：“陛下之言极当。”于是差千户李宁赍檄文二道，取周殷，调民兵，疾去早回！李宁一日到舒六见周殷，即将檄文付殷，殷开读，檄文曰：

周殷久守舒六，兵马想已精练。目今汉兵与楚会战，差千户李宁檄取汝星夜前来，会共与汉决战，不可如前征取不至，以蹈防风后来之咎，实取罪戾，非假空言，故檄。

周殷看罢檄文，自思：“霸王势已孤弱，性又暴横，我若复去，必遭诛戮

。不若因而起兵，独占舒六，坐观胜负，待汉王破楚之后，约会英布降汉，不失封侯之贵。”乃谓李宁曰：“舒六多盗贼，我今在此镇守，一时下可暂离，汝且回去，待平贼之后，方可动身。”李宁曰：“事有缓急，舒六虽有盗贼，不过一时之患；见今汉楚交兵，事在危急，将军不作速往救，乃以舒六为重耶？”周殷曰：“在汝以彼为重，在我惟知此地为急。霸王不听亚父之言，轻信反间，多生疑忌，置我于此地，我正借为养老计耳，岂可暂离？”

李宁知周殷心志已变，不敢再言，辞别过江。一日到会稽，会稽太守吴丹，接檄文开读毕，知霸王调取民兵，约会与汉交战，乃随召左右计议，转行吴下诸侯，调取人马，旬日内共起兵八万，令副将郑亨管领，同千户李宁赴彭城见霸王，具说周殷抗拒，不肯起兵，止到会稽及各郡县，共会兵八万，前来复命。霸王闻说周殷无状，甚怒，就要起兵先杀周殷，以檄韩信，然后破汉。项伯曰：“周殷乃疥癬之疾，何足为虑？汉王乃心腹大患，陛下当急早发兵征进，岂可自缓？”霸王从伯之言，整点三军并临近人马，俱已会齐，共大兵五十万，预备与汉交兵。

却说韩信差人踏看九里山地势，其人写就图本，呈与韩信看，信看毕甚喜，乃请李左车商议曰：“九里山乃天生一战场也，左山陵，右川河，前有照应，后有隐伏，调兵遣将，最好布置，但不知何以赚霸王到此地，先生必有妙策，请即谋之。”左车曰：“霸王虽欲起兵进发，左右谋臣，必有阻之者，彼若深沟高垒，坐守不战，我兵势重，费用不赀，岂能久住？彼却乘其敝而与之战，我兵必败。为今之计须用一人诈降，投入楚营，假作乡导，蛊惑其心，利而诱之，而霸王为人易于信谗，轻于左导，起兵一来，必入陷阱。若霸王此来，决不出元帅之计，破楚之功，在此一举。”韩信大喜曰：“诈降之人，非先生不可，先生原赵臣，素有重望，若肯善为一言，彼必听信。霸王倘中计而来，吾战必胜，先生之功不小矣！”左车曰：“某久在帐下，深蒙知遇之德，图报无由，若赐差遣，依命就行。但元帅今当早发大兵，某到彼用数句言语，管教项王投九里山而来，助元帅成破楚之功也。”

左车遂辞韩信，带领原旧赵国数从人，径往彭城来，先到客店安歇。次日早起到司马府见项伯门吏，且说：“某乃旧赵国广武君李左车，投见老大王一面。”门吏入内禀复项伯，伯思李左车乃赵谋士，今来相见，有何说话？遂令左右请相见。李左车与项伯相见行礼毕，伯曰：“闻贤公在齐与韩信为幕客，今何下顾？”左车曰：“赵王不听臣言，遂命陈馀与信交兵，被韩信背水阵破赵，斩陈馀于■水，臣无处安身，一向在韩信帐下为谋士。岂料韩信因汉王封为齐王，妄自尊大，凡有筹画，皆自决断，在帐下者言不听，计不从，遁去者十常八九。臣闻楚王见今起兵与汉兵交战，愿投麾下，早晚或有何计议，臣

虽不才，图效犬马，料韩信之谋，不出臣之机括也。”伯曰：“两国交兵之际，诈谋奇计甚多，恐先生此来，或许降以探楚之虚实，不敢信也。”左车曰：“大王误矣，臣不过一谋士，又不能披坚执锐，冲锋破敌，惟在左右力大王画计耳，听与不听在大王。楚之虚实，韩信时常有人探听，不待臣而后知。大王若疑臣，是臣误投其主，为不明也；一身飘荡无依，为不智也。不若死大王之前，以绝其望！”遂拔左右所佩剑，欲自刎，项伯急抱住，负罪曰：“是某当此扰攘之时，先生从汉营而来，安得不疑？先生亦不可深怪。但语言粗率，似非待贤之礼，幸望恕罪恕罪。”即请左车入坐，相叙款饮，留宿一夜。

次日，引左车朝见霸王，备说左车投降之意，霸王曰：“朕左右正少一谋士，得左车归降，适合朕心。”随命左车入见，霸王曰：“朕素闻广武君之名，当时尚欲赵国取来，为朕画谋，今日得侍朕前，足有裨益。”左车曰：“臣在赵，赵王不能用臣，遂为韩信谋士；韩信又不用，故一身无主，四海无家，特来投陛下，如婴儿望父母也。陛下如留臣，臣竭尽驽骀，为陛下效死；陛下若疑臣不用，臣将蹈东海而死，亦不欲为天下弃人也！”霸王曰：“汝既实心归我，当朝夕奉侍左右，吾将与子有所谋焉。”自此项王留左车为谋士，又见左车语言出众，容貌动人，霸王甚喜，遂居然不疑矣。

且说汉王屯兵日久，恐粮食不给，谓韩信曰：“此时正好出师，未知元帅以为如何？”信曰：“连日人马调度齐备，目今就请车驾启行。”汉王曰：“大军虽陆续进发，但前驱必须精选两员大将为先锋，庶仰体寡人之意，又不可惊扰居民。今预先晓谕前路郡县，凡有顺心投降者，即便安抚存恤，使仍旧在彼管理地方，秋毫勿得干犯，如此方是良将。不知元帅帐下有此等人否？”信曰：“臣前破赵之时，在彼驻扎人马，因招集四方勇敢之士，臣得两员大将。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一向调用，甚得其力，且为人忠直，行事安详，若命为先锋，足能与主上建功。”王即召二将相见。二将到帐下，行礼毕，立于王前，王看二将身材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便问将军乡贯姓名，二将曰：“臣等自幼不务恒产，惟好弓马，因秦乱，埋名于泰山登云岭，闻韩元帅招纳四方壮士，臣愿投于帐下。臣一人性孔名熙，一人姓陈名贺，孔熙失祖原蓼县人，陈贺先祖费县人。后移居东齐，遂家焉。”王大喜，遂封孔熙为蓼侯，封陈贺为费侯，一总领精兵三万，为前路先锋，二将叩头谢恩毕，就领兵先行。随后汉王大兵出成皋，相连数百里，接续不断。但不知此行与楚交兵，胜负若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九回 周兰谏霸王出师

大汉五年八月日，汉王大兵出成皋，韩信为大元帅，遂统领诸将进发。一路孔熙、陈贺二先锋，秋毫不犯，所到郡县，望风归服，二将着令照旧管理

，地方百里，簞食壶浆，以迎王师，大兵不觉早到九里山，相连数百里，各立营寨。孔熙、陈贺就朝见汉王，且说：“赖大王威德，一路不动声色，郡县望风归降。”王赏劳二将，就令左右安两营，守护大营。命萧何催攒粮储，以给军需。又差两起细作，探听彭城消息，有信急早来报，好作准备。

不说汉王屯兵于此。早有彭城细作，打听汉王屯兵于沛郡，星夜报与霸王。霸王望西指而大骂曰：“吾不杀此胯夫，誓不班师！”便要吩咐三军，克日起兵。季布、周兰谏曰：“不可！韩信伪计多端，陛下若动怒，才一起兵，必中奸计。”霸王曰：“朕纵横天下，未尝受一日之辱，若按兵不动，使诸侯闻之，岂不取笑？”急欲传旨起兵。周兰复又谏曰：“汉兵势重，又兼韩信诡计甚多，陛下不可轻敌。以臣愚见，只可深沟高垒，勿与之战，发檄文调各处诸侯前来救应，仍差人过江借会稽各郡县粮米以为军需，与彼相持日久，彼军决定疲乏，供给不便，那时陛下以逸代劳，鼓兵而西，一战可胜，使韩信无以用其谋，张良无以算其策，汉兵四散奔溃，楚兵相袭于后，荥阳、成皋，随手可得也。若陛下不依臣言，空壁而作，寡不可以敌众，倘战有不胜，陛下将何以适从乎？”霸王沉吟不决，遂回宫见虞姬。姬曰：“连日闻汉兵将近，陛下何以御之？”霸王将周兰之言，诉说一遍。姬曰：“周兰之言，极为有理。如陛下从其谋，社稷可保无事，不然恐难取胜，彭城亦不可守。陛下当思之！”霸王曰：“明日当与群臣计议。”

次日，霸王会群臣复议之曰：“周兰劝朕勿与汉战，此议何如？”李左车曰：“陛下如不亲往，汉兵知楚怯也，决进攻彭城。彭城倘不能守，陛下将何往乎？为今之计，陛下统兵急与之战，如胜，则汉必走矣，如不胜，归守彭城以为根本，调“取各处人马教授，亦可接次而来，又兼汉兵久住自疲，我兵乘其敝而攻之，汉兵决败。陛下舍此必胜之策，而欲从群臣守株之计，不亦误乎？”汉王曰：“左车之言，正合吾意！”遂传令起兵，急往沛郡进发。方出城，忽大风骤起，将中军宝纛旗折为两断，三军尽吃一惊。霸王所乘乌骓马，行至玉楼桥下，大嘶数声。周兰、项伯见霸王此行，各相议曰：“大旗被折，龙马长嘶，此非吉兆，何不扣马以止前进？”又着虞子期于后车急奏虞后，劝止进兵。

且说霸王，到十里西关，只见周兰、项伯大小文武众臣，俱在驻节亭，请霸王暂且少憩。众臣时膝近前启奏曰：“陛下方出城，大旗折倒，龙马长嘶，此行兵之所忌也。不若旋师，少待数日，再差人打听汉兵消息，看缓急如何，然后进兵不迟。”霸王曰：“纣以甲子而亡，武王以甲子而兴，何验于彼，而不验于此？大抵风折旌，马长嘶，亦偶然耳！岂可大兵既出，内外皆知，复又回师，反致百姓猜疑。倘汉之细作知之，使传闻于彼，决笑朕之怯也



！”随起身挥动人马，方欲前进，左右来报：“虞娘娘差人上书。”项王笑曰：“御妻差人上甚书？有何话说？”拆书观看，乃虞后亲笔车中所就也。其书曰：

文王听后妃之谏而成圣，大禹读涂山之箴而兴夏，自古帝王未有不从谏而成治也。妾本妇人，无远大见，比闻汉将韩信，诡计百出。须当预为防备。周兰等之言，字字有意，实为效忠，陛下不可不听。况今日之行，大风折旗，鸟骖长嘶，此上天示警，陛下尤当退省，岂可谓寻常之兆而忽之耶？

霸王观书，方有赧赧之意，忽李左车急趋近前曰：“适有臣家人过沛郡，亲见汉王领一枝兵回成皋，信亦有回兵之意。臣料汉兵太多，军粮不敷，恐陛下大兵一临，决难支持。兵法有云：兵多将累，况无粮乎？陛下若乘彼三军无粮而征之，不战自乱，必克胜矣。”霸王闻左车之言，遂决意西向，无复留恋。又见前部人马已行五十里之外，难于挽回，长驱前进，再无有敢拦阻者。

不日早到沛郡，离城五十里安营毕，差人打听汉王在否？韩信消息如何？去人不多时，回奏汉王大营在城外六十里栖凤坡，终日高歌饮酒，各处人马相联结营，络绎不绝。韩信大营在九里山之东，操练人马，亦无回兵之意。城中四门不闭，随人往来。霸王闻说，急召李左车，连呼数次，不知所往。左右来报，昨晚李左车领从人并带来行装，径自逃走，不知去向。霸王大怒曰：“左车实韩信所使，诈来投降，以观朕之虚实！”召项伯责之曰：“汝不审左车来历，误举于朕前，以为可用，朕一时不察，信其巧言而听用，误吾大事者，皆汝之罪也！”伯曰：“臣听左车素有声名，因见投降，遂举用于王前，误中奸计，实臣之罪。”霸王怒气不息。周兰等劝谏曰：“项司马这是忠心为国，一时未审奸计，轻于举用。今既大兵到此，且理论出战应敌之策，不心追悔前事。”霸王从其言，遂黜免项伯，乃重赏周兰等。当日回帐见虞姬备说：“李左车投降，诱我到此，悔不听御妻之言！”虞姬曰：“妾言不足借，惟望陛下奋力出战，恢复鸿基，奖率诸将，同心协力，早奏凯歌，其他不必较也。”霸王曰：“御妻之言，正合我意。”

次日，升帐召诸将曰：“尔等从吾数百战，未尝败北，今日汉兵势重，不应轻敌，须要倍加用心。钟离昧领兵三万在左哨驻扎，季布领兵三万右哨驻扎，桓楚为前部，虞子期为后应，诸将随朕出战。若彼败，可速追，若彼胜，四面教授，务要仔细提防，各相保守。料一月之间，汉兵粮尽，自然走矣。”诸将拜伏曰：“陛下神算，非臣等所及也。”

不说楚兵安营于沛城之东。且说韩信调度诸军，各有方向，随处各有隐伏，兵多而有纪律，将分而有定守，变化不常，随机运用，十分严厉，专等楚兵到来。只见小校报入中军，左车回汉营，韩信急请相见，备说诈降入楚，尽知

霸王虚实。信曰：“若非先生此行，项王不来，吾兵岂可久居？倘各处救兵再到，急难取胜。今幸项王到此，但不知何以使彼深入重地，以中吾计？先生有方略，愿听金玉，以剖群疑。”李左车曰：“元帅想有妙策，故此下问。臣有一言，不知合否？”韩信遂拱手听左车之言。未知有何议论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### 第八十回 九里山十面埋伏

却说韩信欲引项王深入重地，求计于左车，左车曰：“霸王累次被元帅诱引，以致取败，若复行此计，恐霸王识破，决不追赶。明日出阵当请主上答话，主上以言语激之，而向西急走，霸王性暴，决难容忍，定要追赶。如有左右谏止，臣请中途以身当之，彼想日前诈降之恨，岂肯便罢？臣大笑逃走，霸王愈加忿怒，必然前进。如此可引十数里，可入重地。元帅高见，不知以为何如？”信曰：“此论正合吾意！”随同左车到汉王大寨，见汉王具说前事，汉王曰：“吾左右须预备大将以当之。”信曰：“即着孔熙、陈贺二将为大王羽翼，王引项王可向西会垓而行，臣于彼处已有布置。”汉王大喜。君臣密密计议停当。

却说韩信复到中军，传下将令，着大小三军，听候发落。次日，诸将俱到帐下伺候。韩信曰：“主上自出褒中来，与项王五年之间，亲经七十余战，劳师动众，万苦千辛。今项王势孤力弱，胜负之决，在此一举。诸君务要竭力报效，各图裂土而封，以成万年之业。进当奋勇，退当固守，麾左则左，麾右则右，听吾指挥，共成王事。”诸将应声而诺曰：“敢不听元帅号令。”于是韩信按《周易》布阵：乾为天，令王陵管之，引副将十六员，大兵四万五千，旗帜六十四面，在西北方埋伏；坎为水，令大将卢绾管之，引副将十六员，大军四万五千，旗帜六十四面，在正北方埋伏；艮为山，令大将曹参管之，照前引军在东北方埋伏；震为雷，令大将英布管之，照前引军在正东方埋伏；巽为风，令大将彭越管之，照前引军在东南方埋伏；离为火，令周勃管之，照前引军在正南方埋伏；坤为地，令张耳管之，照前引军在西南方埋伏；兑为泽，令臧荼管之，照前引军在正西方埋伏。前布八卦，后设五行，左辅右弼，各有方向。夏侯婴领兵十万，随汉王后为应接之兵；子房领兵十万，在左掖为防护使；陈平领兵十万，在右掖为救应；使孔熙、陈贺领兵二万，为羽翼；吕马通、吕况，领兵二万，为日月；靳歙领兵一万二千，副将十二员，为十二方位；柴武领兵二万八千，副将二十八员，为二十八宿；大将任敖领军二万五千，看守汉王大营；刘泽领军三千，在鸡鸣山虚张旗帜，遥为之势；刘交领兵五千，巡哨后军；薄昭、孙可怀、高起、张仓、戚思等，各领兵一千，四边催督人马前进；陈豨、陆贾、傅宽、吴芮等，各领军五千，从小路在徐州左近，待楚兵空壁出城，即乘势入城，捉住霸王宫眷，安抚百姓，勿得擅自抢虏，四门拔楚帜

，尽立汉帜；灌婴佯败，引霸王入会垓；待霸王败后，中郎骑将杨喜，与五军都尉杨武，左军司马王翼，右军司马吕胜，在乌江左右埋伏。诸将随韩信摆成阵势，各有方向，俱已完备。

有王陵等近前曰：“元帅一向操练人马，布置军阵，某等俱已明白。但今九里山去沛县一百八十里，此时楚兵五十万，四方安下营寨，元帅欲令某等去九里山埋伏，不知从何路而去？在何处埋伏？不知元帅在何处对敌？主上在何处引战？请问其详，以决群疑。”信曰：“某未来此处，与楚交兵，预先数四差人踏看地方，细访埋伏处所，然后分调诸君，各守方位，如不知去路，何以取胜？九里山在徐州城北，离城九里远。项王被左车诈诱来沛县。心甚懊悔，今与吾战，一败之后，决奔彭城。吾因算定此山，极好埋伏，不待霸王进城，就令诸君布此阵势，将项王围困在内。四边皆是汉兵，使项王进无所往，退无所守，决欲过大江，以求救应。某又遣四大将在乌江埋伏，项王亦难渡江，此处定然擒获成功。诸路人马可往西而行，从固陵北路沿黄河岸边，从归德郡绕虞城县二百里，倒转入彭城九里山。此山旧名九嶷山，相连有四座山，城东北有鸡鸣山，城西有楚王山，城北有圣女山，周迴有二百里。项王到彭城，见城上有汉兵旗帜，决不敢近城，却从北走。诸君人马四合而来，岂能出此重围？某已算定方向，然后敢诱楚兵至此，使往回劳苦，再无军需，所以为必胜之说也。”王陵等拜伏在地曰：“元帅神机妙算，古今罕有也！”

韩信发落诸将已毕，只见帐下一人高叫曰：“元帅何视人如土木耶？”信视之，乃舞阳侯樊哙也。信曰：“诸将皆有方向，独将军未有调用，非信轻将军也，但有一大任，欲将军管领，恐一时误事，则百万雄师，如无眼目矣。”哙曰：“元帅有何遣用，某竭力前进，如少误事，决听元帅以军法治之，虽死亦不敢怨恨。”信曰：“诸君大军到九里山，当左者则麾左旗，当右者则麾右旗，当前者则照前而麾之，当后者则照后而麾之，四面八方，转移布置，全看中军大旗调度。目令诸事俱备，惟少此一节，欲劳将军，于九里山高岗之上，领精兵三千，执掌大旗，指挥三军，各投方向，又全仗将军眼明手疾，随机应变，远望项王所向之处，以为动转。”哙曰：“白日可望大旗，若晚间何以为号？”信曰：“晚间执一大灯笼，高竖起山顶上，却看火把不动，而各占方向者，乃汉兵；若奔走而趋前不定者，为楚兵；挥转灯笼，自有照应。将军须用心，不可有误！”樊哙得令，同诸将向固陵密密进发。止汉王大兵，并左右前后四起，随韩信与楚交战，其余尽数东行不题。

却说霸王召季布等计议曰：“昨差人四边探听，汉兵委的势重。汝等分为六起进发，仍着钟离昧、周兰随朕防护，以为救应。朕亲领兵二十余万，其余三十万乃六起大将管领，着虞子期守护中军。”霸王一骑马早出阵前，传与汉

王：“急早与吾决战，两家成败，在此一举，不可仍前回避，却教韩信暗施诡计，非大丈夫之所为也！”于是汉王全装甲胄，耀武扬威，来到阵前，要与霸王对敌。未知果与对敌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八十一回 楚霸王会垓大战

却说项王出阵，只要与汉王决战。汉王亦全装甲胄，出到阵前，与项王答话，左右有孔熙、陈贺簇拥而来。项王大呼曰：“刘邦！前日固陵之败，免汝一死，今整兵而来，定与吾决战；况五年之间，经数十场，不曾一日交兵，亦不知汝武艺如何，今日务要决个胜负。”汉王曰：“用兵决胜，在谋不在勇，吾但与你斗智不斗力；尔到处不过恃血气之勇，终取横亡，岂足为强！”霸王大怒，举枪望汉王刺来，孔熙、陈贺二将齐出，接着霸王对敌。霸王忿怒，与二将交战，两边大兵各退五十步远。霸王战二将，比平日倍加奋力，二将战霸王，各逞雄威，荡起一缕征尘。杀到五十回合，胜负未决，霸王大叫一声，如半空中起一个霹雳一般，惊得二将的马倒退数步，陈贺急用手拉回马时，不防霸王一枪，刺中左肋，翻身落马。孔熙急欲救应，霸王又一枪刺来，急低头闪过时，枪已搠着盔顶，盔已落地，孔熙散发逃走回阵，却得靳歙、柴武二将抵住霸王，以此孔熙不曾被伤。霸王见二将来战，正欲交锋，只见汉王勒马立于高坡上，尚自未退，霸王撇了二将，径奔汉王，早有夏侯婴急引兵保定，向东北逃走。霸王挥动三军，鼓噪前进，尽力追赶。未五里路远，两边渐渐汉兵围绕上来，季布急止之曰：“汉兵虽前行，人马不退，声势益振，恐是诈计。陛下可收兵暂住，以防攻扰。”项王从其言，正欲回首，只见李左车在前大叫曰：“臣在楚，多蒙陛下眷顾之恩，今陛下已入彀中，不若投降，臣即引见汉王，免遭诛戮。”霸王大怒曰：“前日误中匹夫之计，正要碎尸万段，以雪此恨，今又复向我前巧说！”仍又策马追赶，初时李左车在前奔走，霸王在后紧赶；行了十余里，李左车忽然不见，惟见汉兵四面杀来，楚兵不得动，急难收拾，被汉兵生力军杀得四散奔溃。霸王已知深入重地，又闻炮声不绝，须臾韩信大兵四面八方杀来，围住了霸王，有季布、钟离昧等，紧跟定左右，一面协助冲杀，不得脱身。又见靳歙、柴武、孔熙等，仍分兵而出，霸王当此溃乱之际，无心恋战，只得同诸将杀出重围。后边韩信大队人马，蜂拥进发，如山崩海沸。霸王回看自己兵丁，不知截在何处，止有数千败残人马，跟随望前奔走。正在忙中，只见周兰引本部大兵杀入重围之中，接应霸王。霸王得周兰这支人马，遂冲杀而出，汉兵纷纷攘攘，两边退去。

霸王杀至黄昏时候，方到楚营，虞子期接入中军大寨，方喘息少定，与虞姬相见，备说：“汉兵势重，恐难驻扎，不若今夜半之时，仍回彭城，再整兵马，另作区画。”虞子期曰：“适间传闻有汉兵一枝，往彭城抢掳宫眷，未知

的否？今陛下欲回彭城，恐为徒行。不若乘大营人马，尚有二万，并各处逃回者，尚有五万，合兵一处，今夜起身，前往荆楚湖襄一带驻扎，重整人马，养威蓄锐，尚可恢复旧业。不知陛下圣意何如？”霸王曰：“许多官员俱在彭城，传来之言，未必实的。我欲径到彭城，取了宫眷，前往山东鲁郡驻兵，相去不远，庶好接济军需。”众将曰：“陛下听见甚当。”遂暗传令，着大小三军快造饭，束装回彭城。三军造饭，饭毕已过夜半矣。大兵望东一条大路回彭城。

一日到萧县，离彭城五十里，早有汉兵陆续南路进发，遥望东山一带隐隐旗帜布列，无数人马，在彼往来。霸王大惊，问左右曰：“此处亦何汉兵之多？想天下诸侯俱会合在此，为之奈何？”钟离昧曰：“前有汉兵之阻，后有韩信追袭甚急，各路诸侯又屯兵在此，想彭城已为汉得矣。不若陛下同臣等领八千子弟径投江东，以图再举，不可恋恋于此，恐难脱身。古人云：‘兵多将累，费用不敷，系念劳心，决遭困惫。’陛下若不急从臣言，悔无及矣！”周兰曰：“钟离昧之言极为有理。陛下亦当俯就。”霸王性躁，大言曰：“朕自起兵以来，所到扑灭，今虽兵多，料汉诸将中，再无朕敌手，何乃弃兵逃遁，使诸侯闻之，不亦耻笑乎！汝等随吾军后，看我力战汉将，若锋芒少挫，即自杀以示其弱。”诸将见霸王性起，再无人敢谏，遂调动人马前进。

将近彭城，早有小校来报，彭城四门尽列汉赤帜，彭城已为汉得矣，四门俱是汉兵拦阻，霸王遂下马，重整戎装，大叱一声，向鸡鸣山杀到九里山。只见山顶上，一声炮响，大旗麾动，四面八方围合上来，西北王陵，正北卢绾，东北曹参，正东英布，东南彭越，正南周勃，西南张耳，正西臧荼，各举兵器敌住霸王。霸王举枪敌众将，金鼓大作，杀气冲天。霸王左冲右突，一上一下，一往一来，就如龙腾于大海，虎跃于前崖，抖擞精神，力敌众将。众将退后，复有薄昭、孙可怀、高起、张仓，戚思五将，截住厮杀。霸王略无惧怯，战二十回合，枪刺伤孙可怀，马冲倒戚思。正赶杀诸将，复有陈豨、傅宽、柴武、吴芮，自圣女山来，谷口杀出，拦住霸王，各举兵交战。未及十台，诸将败走，一日之间，霸王敌汉名将六十余员，马未倒退，枪未点地，回视楚将曰：“我今与汉交兵果力弱耶？”诸将曰：“陛下乃天神也！古今威武，再无可比。日将晡矣，陛下可暂安营于此，请娘娘少歇。”于是遂命虞子期请娘娘到帐中相见。霸王曰：“御妻今日被汉兵围困，一路甚是惊恐？”虞姬曰：“妾仗陛下天威，又得诸将防护，心有倚赖，忘其恐惧。又闻陛下一日战汉将六十余员，恐圣体劳倦，亦当将息。”霸王曰：“昔救赵之时，九战章邯，数日未得饱食，尚获全胜，今一日之间，何足为劳！”左右闻之，莫不骇然。周兰等复近前奏曰：“陛下今日虽胜诸将，但汉兵势重，四面围困甚紧，今

晚须防攻劫，各营更要仔细守把。”霸王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即传令着大小三军，今夜省睡，仍令八千子弟俱在军中左右护防。遂命行厨置酒与虞姬夜饮。

却说韩信见汉将敌项王不过，急召李左车计议曰：“明日不必与霸王对敌，只将九里山大兵四面围困，随处多设战车，遍插旗帜，相持一日，楚军粮尽，人马驻扎不定，自然内乱四散逃走。项王欲出不能，欲守无粮，正所谓内无粮草，外无救援，安得不败？若与对敌，项王英勇，万夫难当，徒自摧折，岂为良策？”左车曰：“项王虽然英勇，所恃者诸将与八千子弟耳。纵使三军虽逃，而诸将与八千子弟，相从日久，决不肯遽散。如有妙计，必得诸将解体，八千子弟离散，项王盖世英雄，一人之力，亦难独守。若今日诸将不去，八千子弟不散，虽然无粮，事急奋力，齐心冲杀，我军不能抵当。项王得出重围，急过江东再整兵马，元帅又须一二年，方得平定。不若此时极力攻取，一战胜楚，大事定矣。”信曰：“先生之言，语语有理，但无人解散楚军，以施此妙计。必须差人请子房来，看他如何。况子房机变最多，与之商议，定有奇策。”遂着陆贾入左哨，请张军师来，有话计议。

陆贾去不多时，只见子房策马而来，遂与韩信、李左车相见，信曰：“近日见项王英勇，诸将不能敌。又见楚将季布、钟离昧等齐心协助，又有八千子弟相守不去，恐一时复出重围，投向江东，急难取胜。夜深请先生求教，幸望不吝珠玑，愿赐一言以开茅塞。”张良曰：“此亦何难！只是使楚将解体，八千子弟分散，一人孤立，岂能持久？十日之间，项王可擒，天下可定矣！”信曰：“韩某亦如此说，但无人施此妙计，敢请先生求教，想先生必有奇策，幸望明示。”张良遂起身向韩信、李左车前，密密道了数句言语，可使诸将心志懈怠，八千子弟自然离散。但不知其言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二回 张子房悲歌散楚

却说韩信求计于张良，张良移席近前，密与韩信、李左车曰：“某少游下邳，曾遇个异人，喜能吹箫，音调悠扬，律吕哀切。因与会饮，终日向异人学箫，传受一月，不觉遂能吹此箫。异人尝说箫乃古乐，其原本自黄帝，截竹为箫，长尺有五寸，按五行，十二干支，八音克协，以和天地，乃中吕之气。后大舜作箫，其形参差，以象凤翼。古之善吹箫者，有秦女弄玉，仙人萧史，皆有重名。此箫一吹，使凤凰来仪，又能致孔雀、白鹤舞于阶下；故箫音足以感慨人心，以动归乡之思，故曰‘乐人闻之则乐，忧人间之则忧’。今当深秋之时，草木零落，金风初动，远乡之人，情思最是悲切，其夜静更阑之际，投鸡鸣山一带吹动此箫，悠悠余韵，耿耿悲声，使字字为之断肠，句句为之解体；管教一吹之后，八千子弟不劳元帅张弓支矢，自然离散。”韩信即拜伏在地

曰：“先生有此妙技，虽秦女萧史，不能及也！”良即答礼，相约已定。次日，遂按兵不与楚交战，四边多设战车，增添甲士，严加巡哨。仍令萧相国催管军粮，各路诸侯分头运粮，以接济军储。分付樊哙山顶上鸣锣击鼓，以扰乱军心。仍令灌婴时常在楚营左右埋伏，侍霸王或出营冲阵，即令拦阻，催报各营一齐奋力攻战。

却说霸王一连三日亦未出阵。有季布、项伯等入营来见霸王曰：“即日三军无粮，战马无草，军士暗地埋怨，倘有诈变之人，蛊惑其心，必然生乱。事已到此，十分紧急，不若陛下领八千子弟、臣等领各营人马，同心合力，杀出重围，投荆襄或江东，随陛下所往。”霸王曰：“军已无粮，实难支持，不若杀出为是，但恐汉兵势重，不能出耳。”季布曰：“臣观八千子弟，一向随陛下冲锋破敌，最能当先，所到之处，无不取胜，汉兵一见莫不风靡。陛下可领子弟兵，冲杀头阵，臣等各领本部人马，保娘娘断后。若头阵陛下打开，后阵自然以次而退，臣等得出重围矣。”霸王曰：“尔言甚当。”随传令：“着三军明日随我冲杀汉兵，以出重围，俱要奋力当先，勿得退后！”

军士得令，暗地商议：“我等从军日久，衣袄破绽，未得缝补。当此深秋之时，天渐寒冷，连日缺粮，救死不能，如何冲杀汉兵？”众人捱到黄昏之时，将近一更之初，偶闻秋风飒飒，木落有声，客思无聊，已动乡关之念；况四野干戈，绝粮遭困，难当愁苦之怀。只见众军三个成群，五个一起，正在纳闷之际，忽听高山之上，顺风吹下数声萧韵，一曲悲歌，清和哀切，如怨如诉，透入愁怀，感动离情，泪下千行，百计难解。一声高，一声下，一声长，一声短，五音不乱，六律和鸣，如露滴苍梧，如鹤唳九皋，如声送玳冬，如漏滴铜壶，愈伤而愈感，愈闻而愈悲，虽铁石之肝肠，亦为之摧裂，虽冰霜之节操，亦为改移，离散英雄之心，消磨壮烈之气。其歌曰：

九月深秋兮，四野飞霜；天高水涸兮，寒雁悲怆。最苦戍边兮，日夜傍徨；披坚执锐兮，骨立沙岗！离家十年兮，父母生别；妻子何堪兮，独宿孤房。虽有腴田兮，孰与之守？邻家酒熟兮，孰与之尝？白发倚门兮，望穿秋水；稚子忆念兮，泪断肝肠。胡马嘶风兮，尚知恋土；人生客久兮，宁忘故乡？一旦交兵兮，蹈刃而死；骨肉为泥兮，衰草濠梁。魂魄悠悠兮，不知所倚；壮志寥寥兮，付之荒唐。当此永夜兮，追思反省；急早散楚兮，免死殊方。我歌岂诞兮，天遣告汝；汝其知命兮，勿谓渺茫！汉王有德兮，降军不杀；哀告归情兮，放汝翱翔。勿守空营兮，粮道已绝；指日擒羽兮，玉石俱伤。楚之声兮散楚卒，我能吹兮协六律。我非胥兮品丹阳，我非邹兮歌燕室。仙音微兮通九天，秋风起兮楚亡日。楚既亡兮汝焉归，时不待兮如电疾。歌兮，歌兮，三百字，字字句句有深意，劝汝莫作等闲看，入耳关心当熟记！

张良自鸡鸣山，吹至九里山，沿山吹数十遍。又令汉卒学此楚声，随处歌之。况当夜静更阑之时，音韵凄楚，最能悲感。吹得楚营中人人涕泣，个个心酸。初时尚自流泪情切而已，既听之后，越思越想，遂悲切烦恼，各人便道：“此必是天遣神仙下降，救我等性命，故使吹此洞箫，欲我等逃命。我等若忍饥受寒，守此空营，倘汉兵一冲杀来，连日饥饿，如何抵当俱是死数，父母妻子，不得见面，却不是逆上天之意？莫若乘此月明之际，早早逃走。倘汉兵捉住，就见汉王，备说楚营无粮，饥饿难忍，又见汉兵势重，恐难逃生，情愿各散回乡，以见父母，哀告大王，乞赐放生。料汉王仁德必不害我等性命，岂不强似横死刀剑之下？”众人商议已定，各束行李，不由诸将号令，一哄都散，四散奔汉。不一时，八千子弟，各营军士，十散八九。

诸将欲奏霸王，此时方二更时分，霸王与虞姬寝熟，不敢启请。诸将计议：“三军已散，止我等千余人，倘汉王探看楚营空虚，四边攻杀进来，霸王被擒，我等性命亦难自保。不若杂在众人逃走之中，夜晚不辨彼此，得出重围，再与霸王报仇，还有生路。若同霸王一时受死，生既无益于国家，死亦与草木同朽矣，岂非愚之甚耶？”钟离昧曰：“诸君之言甚当。”众将遂弃马，各束行装，亦同众军士逃走。惟项伯自思：“我昔日鸿雁川曾救张良一死，又与汉王结为婚姻，何不往投张良，求见汉王，仍结二姓之好，封拜为侯，不失楚家之后，庶宗祀不绝，岂不美乎！”遂仗剑寻问张良营寨。有周兰、桓楚二将曰：“我等受霸王知遇之恩，虽死不忍舍去。彼众人皆是贪生惧死，假为巧说，猪狗禽兽不如也！岂足挂齿？我等纠聚楚卒，见有八百余人，守定中军，急请主上醒来，舍死冲杀出去，以图再举。若天不佑楚，或霸王遇难，我等一同赴死，生则君臣相聚一处，死则魂魄亦不相离，乃大丈夫之所为也！”二人独立帐外，奖率八百楚卒，守住寨门。

却说楚兵并诸将，当此百万汉兵，如何逃走？因是韩信于张良方吹箫之时，即吩咐灌婴传令说与各营，待楚卒四散之时，任从逃走，不可拦阻。以此众将杂于乱军中，亦得逃走，遂出重围。有周兰、桓楚正欲飞报霸王，霸王已醒，披衣而起，观望四壁，乃大惊曰：“汉皆已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少也？”周兰、桓楚急到帐下悲泣曰：“楚兵被韩信用计，遍山吹洞箫数阙，吹散楚兵，诸将亦皆亡去。惟臣二人纠聚楚卒，止八百余人，听候陛下。陛下正当乘此横乱之时，同臣等急冲杀出去，尚可脱此重围，不然，汉兵知楚营空虚，协力攻击，兵微将寡，何以御之？”霸王闻说，泪下数行，遂入后营来别虞姬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八十三回 霸王帐下别虞姬

却说霸王见楚兵皆散，将士惟有周兰、桓楚二人，势孤力弱，不觉泪下数



行，回到帐中长叹曰：“天其亡我乎？”左右亦皆泣下，莫敢仰视。虞姬急起而问曰：“陛下何乃悲泣如此？”霸王曰：“楚兵将士俱已散去，见今汉兵攻围甚急，我欲辞汝冲杀出去，辗转反侧，不忍遽舍。我思与汝相守数年以来，朝夕未尝暂离，虽千军万马之中，亦同汝相随而行。今一旦与汝长别，恋恋之怀，伤感于中，不觉泪下！”虞姬听罢，相向失声，哽咽了半晌，遂告霸王曰：“妾蒙陛下眷爱，镂心刻骨，亦不能忘。今不幸遭此乱离，陛下欲舍妾长往，妾如刀割肝肠，岂容这舍？”遂扯住霸王袍袖，泪珠满面，柔声娇语，相偎相倚，甚难割舍。霸王遂命左右置酒帐中，与姬饮数杯，乃作歌曰：

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虞兮奈若何！

霸王歌罢，复与姬饮数杯，又歌数阕。虞姬因而和之曰：

汉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声；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？

霸王与姬唱和会饮，已五鼓矣。周兰、桓楚在帐外促之曰：“天将明矣！陛下可急急起行。”霸王复又泣而别姬曰：“吾将行矣！汝当保重。”姬曰：“大王已出重围，置妾于何地？”霸王曰：“据汝姿色，刘邦见之，决留用，料不至杀伤也，汝何患其无地耶？”姬曰：“妾愿随大王之后，杂于众军中，可出则出，不可出则死于大王马前，阴魂随大王过江，葬于故土，妾之心也。”霸王曰：“万军之中，戈戟在前，军士围绕，骁勇尚不敢进，况汝从来娇媚，又不能驰骑，徒丧却花容，半世青春，诚为可惜！”姬曰：“愿借大王宝剑，妾假装男子，紧随大王之后，务要出去。”霸王遂拔宝剑递与姬，姬接剑在手，泣而告曰：“妾受大王厚恩，无以报大王，愿一死以绝他念！”遂一剑自刎而死。霸王掩面痛哭失声，几于坠马。周兰劝曰：“陛下当以天下为重，何自伤如此？”虞子期见姬死，遂撞死军前。

且说霸王领八百楚兵冲杀头阵，灌婴即领本部人马拦阻。霸王跃马横枪，直取灌婴，战十余合，婴乃败走。霸王不取追赶，只径透重围，奋力冲杀，汉兵不能抵挡。灌婴急入中军，汉王同韩信统大兵分头追袭，樊哙在山顶上麾动大旗，招八路人马，四面围绕。有曹参正遇周兰、桓楚断后，急率副将刘贾、王燧、周从、李封截住去路。周兰、桓楚兵止有二十余骑，势已孤立，欲冲敌众将，力不能支，又恐被汉兵所获，仰天长叹曰：“臣力至此，不能支也！”遂引刀自杀。随从二十余人皆被害。

不说周兰、桓楚自杀。却说汉王大兵分头追赶霸王，霸王杀透重围，急奔淮河，到河边，有一小舟，泊近河岸，霸王向军士撑驾渡河，复将北岸军马，陆续渡河，计点止有百余骑。又走数里，遂至阴陵，迷失故道，霸王四望俱是小溪夹路，又见四面尘土大起，金鼓振天。忽见一田父在道傍，霸王问曰：“从何处可往江东去？”田父见霸王甲冑异常，自思：“此必霸王也，都彭

城数年，无德以及百姓，专行杀戮，民受其害！今被汉兵追急，迷失故道，欲往江东去，不可指说正路。”田父沉吟未答。霸王复又问曰：“田父勿得恐惧，我是霸王，因汉兵追赶在后，欲渡江往江东去，但不知从何路可往？”田父因欺其不知，即给之曰：“当从左路而往。”霸王遂往左走，行未一里，陷于泽中，几不能出，幸赖乌骓乃龙驹，一跃而起，遂出泽中。

才然前进，忽见杨喜一枝人马先到，霸王知是杨喜，乃言曰：“吾今人困马乏，又陷大泽中，方才得出，力不能与敌，汝当时曾随我数年，不若与吾同过江东，再整兵马，封汝为万户侯，共享富贵，何必追我至此？”杨喜曰：“大王不纳忠谏，不惜贤士，大肆无道，遂至于此。纵使过江，终不足以成大事。臣今事汉，真得其主矣！奉命追至此，念大王故旧，不敢无状，幸即投降，同见汉王，不失封王之贵。”霸王大怒，举枪直取杨喜，杨喜来战霸王，二马相交，兵器并举。战到二十回合，霸王按下枪，举鞭望杨喜打来，杨喜急闪时，左臂上已着一鞭，打落下马，霸王方欲举枪，复往下刺，早有杨武、王翼、吕胜、吕马通一齐俱到，扶杨喜上马，退回后阵。

众将来敌霸王，霸王与从将交战，后面英布、彭越、王陵、周勃，分头围绕上来。霸王不敢恋战，兜转向城而走。回见相随者，止二十八骑，自度必不能得脱重围，又觉身体困乏。天渐昏黑，路小山多，树木丛杂，左右曰：“大王连日驱驰，未得饱食，臣等随大王万死一生，亦未得食，马俱未沾水草，乘此树木丛杂之中，汉兵围绕在外，且因路狭树多，彼未敢遽进，大王可到前村，寻一民舍，暂歇半时，换到天明，方好行走。况如此昏黑，倘或奔前进，误入溪泽中，人马疲乏之甚，决能逃生。”霸王从其言，遂徐徐寻路。遥望林木间，微露灯光，知是人家，霸王与众人及到大林边，不见灯光，只有一古院。众人便道：“院中亦可暂歇，请大王下马。”霸王到大门边，忽听潺潺水声，勒马看时，乃一道涧水，遂策马近前饮水，又令一小卒，将所持宝刀，在溪边大石上磨荡，以备来日冲阵。小卒力弱不能举，霸王下马，自将宝刀在石上往来磨荡，力大将石推在一边，石下泉水涌出，遂是古泉。此处乃兴教院，离乌江七十五里，大林颠石之间，至今有项王饮马泉，卓刀泉，古迹尚存。

霸王同众人进院，两廊寻问，人俱不见，寻到后居，居数老人，围炉而坐。小卒便问：“院中如何不见众人？”老人曰：“看院者原有二十人，近闻楚汉交兵，遂皆逃去。我等是近村人家，各人恐院中遗失家事，遂倩我等年老无用者，在此看守。但不知汝等是何人？夜晚至此，有何事干？”小卒曰：“如今有西楚霸王被汉兵追赶到此，夜晚不能前进，欲投院中暂歇一宵，明日早行。汝等有饭，可进与用。”众老人听说是霸王，急起身出到门外，拜伏在地，请霸王进屋内设座。众老人近前又拜曰：“山野材民，不知礼体，乞大王恕

罪。”霸王曰：“尔众老人在此，有米粮否？可做饭与众人用，待过江时，用汝一石，当以百石补之。”内有一老人素读书，近前曰：“大王建都彭城，此处皆楚地，正是大王所管之处，费用些须粮米，岂敢望补？”霸王闻说大喜，众老人遂凑米一石有余，付与众军士生火，担水，做饭，拔野菜，煮熟先进饭与霸王用，然后众军士分用毕，霸王遂寝。

将至半夜，忽见天边一轮红日，浮于江面，见汉王乘五色彩云，翱翔而来，将红日抱于怀中，驾云而起，但见相连云脚之后，有万缕祥光，接续不断。霸王见汉王抱日而起，急撩衣涉水而上，来夺红日，被汉王云中一脚迎面踢来，将霸王踢落江中，径抱红日向西而去。霸王忽然惊觉，却是一梦。霸王叹曰：“天命有在，不可强也！”才言未了，只见小卒进报：“汉兵又杀到林前，请大王可急起前进。”霸王紧束衣甲，扣鞴鞍马，杀出林来。不知如何脱身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八十四回 楚霸王自刎乌江

却说霸王闻汉兵杀到林外，紧束衣甲，扣鞴鞍马，杀出林来。天已平明，汉兵分在两边。一将举兵器迎来，乃灌婴也。霸王方与婴交战，随后杨武、吕胜、柴武、靳歙相继而来，霸王不敢恋战，奋怒向前冲杀，三军不能当。诸将随后追袭五十里，前至乌江。霸王勒马四望，只见汉兵重重叠叠，围绕上来；又思昨夜告警，知天命有在，不可逃也，乃谓其从骑曰：“吾自起兵至今，凡八岁矣，身经大兵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，遂霸有天下。今卒困于此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！今日固决一死战，必能三胜之，先与尔等冲杀重围，斩将刈旗，知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！”乃分二十八骑为四队，与汉兵相向。汉兵鼓噪大进，复围数重，霸王又谓其从骑曰：“吾为尔先杀彼一将，今尔四面驰骑，期约至山东之下为三处，不可违也。”诸军曰：“愿从大王之命。”于是霸王大呼，疾驰而下，汉兵尽披靡，遂斩汉一大将，是时杨喜前日被鞭打，未重伤，已得平复，怀恨于心，一马跃出，拦住霸王，霸王龁目大叱之，杨喜人马俱惊辟，退后数里。霸王遂与其骑，约会东山下，分为三处，霸王杂于其中。汉兵不知所在，又分兵三起围绕之。霸王举枪往来驰骤于三处，以身为羽翼，复斩汉将李佑，都尉王恒，杀汉兵数百人。及查楚卒，止亡其二骑。吕胜、杨武，望见霸王杀汉兵，忿怒曰：“项羽至此，犹杀吾汉兵，何乃如此之勇耶？”二将遂举兵器，冲杀而来，与霸王交战，未及十合，二将败走。一日之间，凡经九战，杀汉大将九人，杀兵一千余人，乃谓其骑曰：“吾之与汉战果何如？”众骑皆伏曰：“大王真天神也！”

霸王一日九战，遂冲出重围，到大江北岸，地名乌江。霸王欲渡江，乌江亭长舡船近岸相待，乃谓霸王曰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大王素有重名，可

聚众得数十万人，亦足王也。愿大王急渡无失！况今臣独有此船在此，若汉兵至，臣驾船抵中流，彼决不能过，任王行也。”王叹曰：“天之亡我，我何渡焉？且籍以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使江东父老，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籍独不愧于心乎？”亭长亟为之言曰：“胜败乃兵家之常。昔汉王唯水与大王交兵，被大王一阵杀汉兵三十余万，睢水为之不流，此时汉王独身逃难，落于井中，几不能免，遂忍而至此。大王今日之败，犹夫汉也，何必区区以八千子弟而言？是何所见之小耶？故曰图大者不矜细行。王可急渡，汉兵将至矣！”霸王曰：“汝言虽善，吾心独甚愧。若汉兵至，惟付之一死耳！”亭长叹惜不已。霸王见亭长舣船相待，久而不去，知为长者，乃谓曰：“吾知公为长者，吾有此马骑坐，数年以来，所向无敌，尝一日行千里。今恐为汉王所得，又不忍杀之，公可牵去渡江，见此马即如见我也，此亦不相忘之意。”遂命小卒牵马渡江。那马咆哮跳跃，回顾霸王，恋恋不欲上船，霸王见马留连不舍，遂涕泣不能言。众军士揽辔牵马上船，亭长方欲撑船渡江，那马长嘶数声，望大江波心一跃，不知所往。众人大惊，亭长亦痴呆半晌，面如土色，遂放舟而去。

霸王见马投江而死，叹惜不已。复与众军士步行，持短兵与汉接战，又杀汉兵数百人，霸王身被十余枪。忽于众汉将中见大将吕马通曰：“尔非吾故人乎？”马通近前侧视，不敢正面，恐被短兵所伤，乃言曰：“臣实大王故人，不知我王有何相嘱？”王曰：“吾闻汉购我头，千金赏，万户侯。吾与尔旧有恩德。”遂拔剑，刎而死。随后杨喜、杨武、王翳，吕胜等俱到，皆以项王首级献功。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生，乃于汉五年十二月乌江自刎而死，年三十一岁。

却说汉将吕马通等五将，持项王头见汉王。汉王起身看项王头，面目如生，汉王泣曰：“吾与王曾拜兄弟，后图取天下，遂与王有隙。然王虽虏太公、吕后，恩养三年，凛未敢犯，此古烈丈夫之所为也，吾实不能及焉！不意王今死矣，吾甚惜之！”左右闻汉王言，皆泣下。项王已死，楚地已定。遂封吕马通为中水侯，封王翳为杜衍侯，封杨喜为赤泉侯，封杨武为吴防侯，封吕胜为涅阳侯。乌江立庙，命有司四时享祭。

却说项伯离楚营投奔张良，张良因见大兵扰攘，未敢启奏汉王，今既灭楚，事已平定，引项伯来见汉王曰：“项伯前日楚歌散兵之时，即来投臣左哨，臣念伯故旧，又兼前日鸿雁川有功，遂留住营中，不敢擅专，引来投见大王，乞赐收录。”王曰：“项公累有大功，又是至亲，我正欲寻访，不意不弃，自来相见，深合我心。”遂封伯为射阳侯，赐姓刘氏。伯喜谢恩。

楚灭，天下大定，独山东鲁国未下。汉王曰：“鲁小国也，何足挂齿？且

置之度外！”遂欲起兵会议河南建都，张良入见王曰：“大王未可班师。鲁国虽小，隐伏后患。王若置而不论，他日复起干戈，大王悔之晚矣！”汉王大惊曰：“量鲁国，何乃如此利害？”张良近王前，遂道出数句言语来，便知鲁国虽小，不可轻视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八十五回 汉王改韩信封楚

汉王问张良：“鲁国乃小国也，如何隐伏后患？”良曰：“鲁国乃礼义之邦，昔怀王封项王为鲁公，鲁乃项王原封根本之地，大王苦置而不论，鲁乃倡率义兵，为项王报仇，鼓兵过江，纠合东吴豪杰，借以为势，下荆楚，占湖襄，大王岂能一时得乎？况项王起兵会稽之时，甚得东吴之心，鲁若一举兵，必为响应，安得不为后患？”汉王即悟曰：“若非先生之言，几忽略此事！”遂起兵径趋山东，果见鲁城紧闭、遍竖旌旗。汉兵到城下，四面围困，攻打数日，不见动静。尚闻城内有弦歌之声。汉王急躁，欲多设火炮火箭，极力攻打，张良谏曰：“不可！鲁乃周公之后，礼义之邦，孔子生于尼山，为万世帝王之师，天下瞻仰。今大王兵临城下，尚闻弦歌之声，为主守节，岂可以势力强之耶？大王但以项王之头，号令城下，示以大义，彼自顺附。”汉王从其言，急取项王头，号令城下。只见城上父老，尽皆哀泣。汉王令人谕之曰：“项王放弑义帝，大肆暴虐，汉王倡天下诸侯兵，为义帝发丧，衣皆缟素，为天下除此残逆。今楚已灭矣，鲁何为不降？是逆天不知大义，有愧圣人之教。”父老闻晓谕之言，遂同诸儒开城迎汉王大兵进城。汉王安抚百姓毕，即将项王尸首以鲁公号葬于谷城东十五里，亦命有司立庙享祭。楚地悉平。

韩信引大小诸侯文武将士，与王贺喜。次日，即传旨，令众诸侯，各调本部人马还国去讫，其余大小文武将士，尽赴洛阳，论功行赏。汉王因思韩信所居齐地六十余城，国大权重，恐为后患，惟楚于偏一隅，为荆蛮之地，一时起数万甲兵，亦难凑办，较之齐地弱强，相去甚远，遂乃召韩信抚之曰：“吾自得将军以来，累建大功，此心终不能忘，但恐将军功高权重，为小人所忌嫉，则不能安其位矣，似非我所以待将军始终之意。将军可封还将印，就镇楚地，以安人心，保全君臣之义，为万世子孙之业，不亦美乎！”韩信闻汉王之言，莫知所措，遂将元帅印，交还汉王，其大小将士各退回本营，总听汉王分处。信复奏王曰：“齐国蒙大王封锡日久，今一旦改封，恐非所宜。”汉王叹曰：“将军误矣！昔楚汉交兵，人心未定，齐地乃反复之国。姑令将军镇守。今天下大定，四海一新，无地不可，况将军淮阴人，封将军为楚王，即以父母之邦，为将军食采之地，最为相宜，将军勿得视为轻重也。”

韩信复将齐王印交还与汉王，仍领楚王印，赴楚之国。差人寻访漂母，并辱己恶少年。旬日，漂母、恶少年至，拜伏于殿下，莫敢仰视。信令左右赐漂

母以千金。母拜谢而去。召恶少年，授以中尉。少年曰：“向者愚陋粗鄙，不知大贵，误犯麾下。今蒙不即加诛，已领洪度，何敢遽受封赏？”信曰：“吾岂小丈夫之所为哉！怀私忿以为报复，徇德怨以为喜怒耶？汝其领受，勿致多辞！”少年遂谢恩而出。信因谓左右曰：“此壮士也！方辱吾时，吾若杀之，何乃有今日？吾遂忍而至此，是少年助我以建功也。吾之所以封少年，岂徒然哉！”左右曰：“大王赐漂母金，封恶少年官，非人所能及也。”

大汉六年正月，赵王张耳、楚王韩信等，率文武将相请尊汉王为皇帝。汉王曰：“吾闻帝，贤者有也，空言虚语，非所守也。吾不敢当帝位。”群臣皆曰：“大王起自微细，诛暴逆，平定四海，有功者辄裂地封为王侯；今大王不即尊号，何以示信于天下？臣等虽以死守，心愿大王加尊号也。”汉王三让，不得已，曰：“诸君必以为便，幸相与有益国家者为也。”于是卜正月甲午，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。文武群臣朝贺呼噪毕，遂设宴功臣，以诏天下。诏曰：

朕惟周宗不祀，秦僭大统，六国兼并，四海纷扰，二世益衰，天命乃绝。朕本沛民，赖上天眷佑，祖宗灵庇，资尔文武之力，克秦灭楚，平定天下。群臣议欲尊朕为皇帝，为生民主，乃于楚汉六年正月甲午日，告祭天地，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，定天下，号曰大汉，改楚汉六年，为大汉六年。是日，恭诣太庙，追尊四代考妣为太上皇帝。立社稷于洛阳，封吕氏为皇后。长子刘盈为东宫皇太子。凡秦楚苛刻之刑，悉为赦除。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！

夏五月，帝置酒洛阳南宫，宴赏群臣。酒行数巡，帝曰：“列侯诸将，毋得隐讳，皆言其情，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”高起、王陵对曰：“陛下慢而侮人，项羽仁而爱人，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所降下者因以予之，与天下同利也；项羽嫉贤妒能，有功者害之，贤者疑之，战胜而不予人功，得地而不予人利，此所以失天下也。”帝曰：“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继饷馈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吾不如韩信；此三人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所以得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”言讫，群臣拜伏曰：“诚如陛下所言！”遂复各饮数巡，君臣宣畅一堂，甚相欢悦。

韩信乘帝喜，因奏曰：“臣昔日背楚入褒中，路经栈道，有樵夫指路，臣恐楚兵追及，遂杀之，臣得以立功报陛下也。后至孤云、雨脚山，有义士辛奇，随臣伐楚，屡有大功，值广武大战阵亡，至今未有封赏。敢奏陛下，乞将樵夫立祠，命有司享祭；赠辛奇官，以及子孙。此陛下泽及枯骨，汤武之大德也。”帝曰：“非卿今日奏知，朕岂知樵夫指路之义，辛奇阵亡之功。几失此二

忠良也！”次日，帝传命，急为樵夫建祠致祭，当日赠辛奇为建忠侯，子孙世荫。张良奏帝：请立韩王后孙姬为韩王，都翟阳，立韩宗庙。王陵奏帝：为母立祠，汉王曰：“陵母大贤，知朕终有天下。”即立祠，月给香烛，命有司致祭。至今陵母祠遗迹尚在。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，都临湘。淮南王英布，梁王彭越，燕王臧荼，俱如故。大封同姓刘贾等为王。又封萧何等二十余人俱为侯。其余有争功不决，往往坐沙上偶语，帝登高见之，甚疑之，乃问张良，良曰：“陛下用诸将，以取天下，今所封者皆亲爱，所诛者皆仇怨，因恐惧不自安，欲相聚谋反耳。”帝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良曰：“陛下平日所甚憎恶，为群臣所共知者为谁？”帝曰：“雍齿乃我所甚恶者。”良曰：“即封雍齿为侯，则众心定矣。”帝从其言，即封齿为什方侯。群臣皆喜曰：“雍齿且侯，吾属其无患矣！”于是群臣悉定。

张良又奏曰：“群臣志向已定，惟田横逃于海岛。恐为后患，陛下当除之。”帝曰：“以先生之言，当用何策以处横？”良向帝言不过数句，使田横自然归附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八十六回 齐田横义士死节

却说张良奏帝曰：“田横齐之义士，远遁海岛，静观强弱，其志不小。陛下若遣兵征进，洪涛万倾，势若滔天，一时遽难取胜。以臣愚见，差人赍明诏，陈说利害，赦其罪而召之，仍谓复齐之后，以全田氏。彼闻复齐之后，必慕德而来，横可致也。不然，徒费甲兵，横岂可力致哉？”帝即从其言，于是差上大夫陆贾赍诏，前往海岛召田横。

陆贾一日到海岛，四望风景，只见罗山亘其东，潍水阻其西，神山距其南，渤海枕其北，洪涛巨浪，一望无涯。寻问郡人，有老父曰：“田横居海岛，在即墨县东北一百里，四面环海，去岸二十五里。如大夫见田横，须驾大船沿海顺风而入，方可见横。若此处寻访，岂可得见？”陆贾听老父之言，即同从人前到即墨，分付收拾大舡，多差水手，乘顺风，一时就到海岛。田横闻汉使至，先着人拒住寨门，陆贾乃谕之曰：“汉王平定西楚，天下归一，独汝主未附，特差天使赍诏晓谕，作速出寨相见，勿得抗拒！”田横闻贾之言，即出相见，开读诏书。诏曰：

夷齐耻食周粟，而武王卒有天下；介子推不欲事晋，而晋卒霸一国。尔田横虽居海岛，终为汉士；独能超出人间，而与夷齐介子推齐名乎？否则可速来，大则为王，小则为侯，永保田氏，不失宗祀，不亦愈于退处海涯，与鱼鳖为友乎？如执迷不反，举兵而东，身为俘馘，绝灭田宗，其愚甚矣！幸其速来，勿误！

田横读罢诏书，随款待陆贾，因相议降汉，左右曰：“不可！汉帝外宽而

内实严，量大而心实刻，大王遁居海岛，久未宾服，今遣使诏而来，率然往见，倘帝一怒，大王欲从而不可，欲归而不能，那时悔之晚矣！不若严加防备，多设营寨，沿海一带，预备火箭火炮，以抵汉兵。吾辈齐心协力，与大王把守营寨，料汉帝虽有雄兵百万，临此洪涛巨浪，岂敢犯乎？大王得以优游自得，坐观强弱，岂不快哉！”田横曰：“不然！吾与诸公相处于此，未有恩德相及，倘汉帝召我不去，必举兵而来，乃劳诸公亲冒矢石，或一时不胜，使诸公遭罹兵革，吾实不忍也。”遂领二客，同陆贾乘船至洛阳。相离三十里，因自思曰：“汉帝昔杀齐王，吾因而逃居海岛；今汉已有天下，差人召我至此，我若俯首归降，受其封赏，大丈夫不能报主之仇，而北面屈膝以事他人，有何面目立身于天地间耶？”乃自杀而死。

二客同陆贾收横之尸来见帝，帝深加叹惜，以王礼葬于洛阳城东，召二客封为都尉。于是二客出庙相谓曰：“横之自杀，一则不欲事汉，一则恐五百义士，被汉围扰，遂乃自杀，真乃大丈夫所为也！吾二人岂可苟图富贵而不死其难乎？”遂乃穿横冢旁，自刎而死。次日帝闻知，大惊曰：“田横自杀固难，二客穿冢同死，则尤难也。田横得人心如此，恐海岛五百人，平日受横恩义，知横自杀，必将作乱。”急差人入海岛，召众人投降。五百人闻田横自杀而死，遂皆相向痛哭曰：“大王为我等赴汉而死，我等独求生于此乎？”遂皆自杀而死。汉王使见众人仗义死节如此，急归见汉王，具奏前事，帝益惊曰：“天下何多如此尚义之士？古今之所难也！”遂差人收五百人尸埋瘞于海岛。后人慕田横之义，遂名其处为田横岛，至今有田横庙，有司四时享有祭。帝曰：“田横久居海岛，吾甚患之，今皆自杀，除吾心腹之疾矣！但季布、钟离昧一向不知潜在何处？昔朕睢水之败，彼二人甚窘辱我，可传布中外，有能访获者予千金，仍令各国务要严加寻访，如有匿而不出首者其罪同。”

却说季布初藏于咸阳周长家，周长因闻帝购布甚急，乃谓布曰：“汉求将军甚急，倘知藏匿吾家，非惟负累吾族，亦且无益于将军。今特请将军从长计议。”布曰：“贤公无忧，我自有掩饰之计。”遂将自己头发，尽行削去，钳首为奴，自卖于鲁国朱家。朱家见布虽钳首为奴，而举步动静，与寻常不同。心知其为季布也。忽一日闻汉购求布甚急，因唤布问曰：“汝乃楚将季布也。今帝颁诏购汝甚急，汝乃藏匿吾家，恐累吾族，欲将汝投献于洛阳，汝以为何如？”布曰：“某实楚将季布也，因埋名钳首为奴，自买于公家，公待我甚厚；今汉既购求我急，公可执我见帝，汝得千金之赏，乃我所以报公也。”朱家叹曰：“我岂陷人于死而贪千金之赏耶？纵得大富，心实不忍也。吾有一友人夏侯婴，见在洛阳，与我自幼交厚，吾为子往见此人，救汝性命如何？”布谢曰：“若明公肯拔救我如此，所谓生死而肉骨者也。”



朱家备行李，一日到洛阳见滕公，滕公知故人远来，甚喜，施礼毕，置酒相待。朱家因说曰：“季布何罪？而帝乃求之急耶？”婴曰：“昔尝数窘辱帝，以此求之急也。”朱家曰：“臣各为其主用力耳。今帝始得天下，而以私怨求一人，何示人不广也？且以季布之贤，汉求之急，不北走胡，必南走越耳，此弃壮士以资敌国也。公可言于帝，赦布以广求贤之路，则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颈愿为帝臣矣。”于是滕公入朝见帝，奏已：“季布无罪，陛下何求之急耶？”帝曰：“数窘辱于我，安得无罪？”婴曰：“季布各为其主，此时惟知有楚而不左右陛下，此正季布之忠。使汉臣皆如布，陛下又何患天下之不大治耶？愿陛下赦一人而用之，则天下之尽如布者，皆欲立于王之朝矣。且万乘之尊，四海之广，何乃不容一季布耶？”帝曰：“如卿之言，季布无罪，钟离昧亦无罪也。”遂颁赦一款，俱赦楚臣季布、钟离昧等罪，许即投见，仍照旧还职，勿得故违，自取诛戮。

滕公回见朱家，具说赦二人罪，仍照旧还职，许即投见，勿得疑惧，朱家大喜拜谢，遂回鲁国，见季布备说前事，布甚喜，拜谢，预备行装赴洛阳，投见汉帝，帝曰：“汝四海无家，一身髡首，何远遁不早见我乎？”布曰：“国破君亡，恨不能与霸王同死乌江，何面颜以见陛下？”帝曰：“汝当时间窘我太甚？”布曰：“臣报效于楚，惟恐窘陛下不甚。”帝欢曰：“季布可谓忠矣！”遂授以郎中，布叩首曰：“亡国之臣，髡首垢面，不堪任事，伏望陛下赐以不死足矣，官不敢受。”帝曰：“辞官而不受者，汝之不忘楚德；怜忠而予爵者，朕之所以厚于下而与其进也，汝既安居吾土，何得不受吾官乎？”布遂受官，拜谢而出。

左右进言曰：“季布既来投见，独钟离昧尚不知所往。”帝曰：“钟离昧为楚名将，勇冠三军，才智不出范增之下，若留之，终为后患，当急为我捕之。”左右传布晓谕洛阳内外，急寻访钟离昧。忽见一人布袍草履，游于洛阳城下，见左右大笑曰：“量一钟离昧何足为虑？吾有一大事，欲见帝言之，但无人引进。”左右见其人异常，又闻语言不同，即入内具奏帝前，帝召相见，未知其人是准，见帝有何话说；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八十七回 娄敬议迁都咸阳

却说其人欲见帝，陈说大事，此人为谁，乃齐人姓娄名敬，自陇西过洛阳。因见汉帝购求钟离昧甚急，遂大笑语左右曰：“量一钟离昧不过亡国之臣，何足以起大事？吾今欲有一言，为汉家立万世之业，衍子孙不拔之基，使天下如磐石之安，但无人引进。”左右因以告帝，帝命召见，左右语敬曰：“汝布袍草履，恐非见君之礼。”敬曰：“市井草莽，自有常服，吾衣布袍草履，正为常服，不可易也。”于是入内见帝，帝曰：“汝欲见朕，有事商议，不

知何事可言？”敬曰：“昔霸王不从范增之言，舍关中而都彭城，后韩生极谏，遂遭烹，项王以此夫天下，今陛下建都洛阳，固非彭城可比；然陛下之意，必欲与周室比隆也！”帝曰：“然。”敬曰：“陛下取天下，与周不同。周自始于后稷，积德累仁数百年，至武王伐纣有天下。及成王即位，以洛邑为天地之中，四方诸侯纳贡奉职，道里相均。有德则易以兴，无德则易以亡，故周盛时诸侯四夷，莫不宾服；及其衰也，天下莫朝，周不能制，非谓德薄，乃形势弱也。今陛下起自丰沛，卷蜀汉而定三秦，与项羽战荥阳、成皋之间，大小七十余阵，使天下之人，肝脑涂地，伤痍未起，而欲比隆周室，臣窃以为误矣！夫秦地，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卒然有急，百万之众，可立具也。夫与人斗，不扼其吭而柑其背，未能以全其胜也，陛下若舍此而必欲都洛阳，倘他日或势弱，不能以制天下，使诸侯阻关中之险，则秦政、项籍之强，可立见矣。此天下大事，臣为陛下言之，所谓万世之业，子孙不拔之基也。”

帝乃问群臣，群臣皆山东人，争言；“周世建都洛阳，数百年不衰；始皇都咸阳，不二世即亡，洛旧东有成皋，西有殷澠，背河面洛，其固亦足恃也。”帝又问张良，良曰：“洛阳虽有此固，四面受敌，非用武之国，关中左殽右函，陇蜀沃野千里，阻三面而固守，独一面以制诸侯，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。娄敬之言是也。”于是帝从敬之言，择日车驾迁都咸阳，号娄敬为奉春君，赐姓刘氏。颁诏天下，以正月建寅为岁首云，自此遂建都咸阳，天下无事。群臣上表称贺，表曰：

陛下以神圣戮定四方，以威德制服万国，华夷混一，礼乐同文，垂山河带砺之盟，庆龙虎风云之会，建昭昌运，衍大宗小宗之蕃；巩立皇图，成一世万世之统，前临沙苑，浮旺气以帝从；后枕泃岗，锁烟云而出秀。蓝山右绕，华岳东环，依终南以为城，乃天造巍然之险；顺泾渭而为守，实地设自然之雄。奠安天府，坐享金汤，臣薄得以共沐王猷，同瞻夏纪，允升蓬莱之境，随登凤翥之台。臣等不胜庆贺欣跃之至。

汉王览表甚喜，大设筵宴，搞赏群臣毕。各散。

帝独坐匣殿，因思钟离昧久不来见，恐包藏祸机，终为后患。次日，召众臣问曰：“钟离昧久不来见，汝等独无一个知之者。”季布出班奏曰：“臣当时与钟离昧逃避之时，曾问彼；欲往何处避难，波亦下隐，就说韩信与彼；日交甚厚，欲投信处藏避，但不知此时还在否？”帝闻布言，愈加忧疑，召陈平问曰：“韩信隐藏钟离昧，必有深意，欲差人寻访的实，捉来以除后患。但不知必用何计可得获？”平曰：“此事不可太急，亦不可缓。急则转移于他处，恐难得获；缓则养虎成患，终必生乱。陛下须差一心腹之人，假托别事，暗行体访，如果在信处，用言调拨，令彼自杀，庶为善处。”帝即差随何分付

：“前往郴州修造义帝陵寝，顺路过西楚见韩信，打听钟离昧消息。如果在彼，汝可如此如此调拨，使韩信杀钟离昧，以除后患，乃汝之功也。”

随何领帝命，即往楚国来。一日，到楚见韩信，备说前赴郴州，修造义帝陵寝，因想大王旧日恩德，特来一见。信甚喜，设酒相待，信问朝中大小事务，随何一一告知。因看左右无人，何近前附耳曰：“前有人告大王隐藏钟离昧在府，汉帝乃叱之曰：‘楚王受一国之封，岂有容叛臣之理？’帝虽不信，但左右俱有谰言，又闻季布说，钟离昧曾约会大王处隐藏，今满朝人知尽之，惟萧丞相再三回护，帝尚在犹豫之间耳，某受足下知遇之恩，不敢隐讳，特此为足下言之，足下当急为之处，庶塞人言也。不然，恐此事一漏泄，足下徒重友道，而难免负国之名，开国之功，遂成画饼。足下其熟思之！”韩情被随何一篇话，说得半晌无言。深自懊悔，徐言曰：“据大夫之言，必是如何，方可以决帝之疑，塞众人之口？”随何曰：“惟杀钟高昧，献上咸阳，则自然无事矣。”信曰：“钟离昧乃我数十年故旧，何忍杀之？”何曰：“足下若重友道而轻国法，祸不旋踵矣！”信曰：“大夫之言是也，容吾思之！”

于是韩信复与随何饮数杯，相别而出。韩信急到后花园小阁中，见钟离昧，具道前事，昧曰：“将军将何以处我？”信曰：“惟遵国法，将子首级献上咸阳，庶我无祸矣。”昧曰：“我若存，汉王尚不敢害将军；我若亡，汉王必随手杀将军矣！”信沉吟不决，遂有不杀昧之意。随何住数日，见无动静，即密差人驰书回报帝，遂辞信赴邳州而去。

且说帝早朝毕，正与众臣议事，忽左右来报，有一人告讷密事见帝：帝召相见·其人近前即奏曰：“韩信自封楚之后，夺民田以葬父母，陈兵马以扰郡县，隐藏楚亡将钟离昧，不行出首，久怀异志，实欲谋叛。臣体访的实，星夜飞报陛下。请陛下急早图之！”帝闻奏，召陈平等曰：“韩信恃功妄作，此时本欲据齐，以图大事，后因改封于楚，心实怨谤，今观隐钟离昧，不行投首，愈见有谋叛之意。”众臣闻帝言，各奋然要领兵往击之，陈平因进言曰：“不可！韩信非他将可比，所居之地，正当淮蔡之冲，带甲数十万，倘一生变，其势不可当，岂特项王之强而已哉？汝诸将一时不平之气，欲与韩信争衡，吾知不战则已，战必取败。”帝曰：“如先生之言，当可以处之？”平曰：“以臣愚见，韩情当以智擒，不可以力取。”帝曰：“其智安在？”平曰：“臣有一计，不动干戈，使韩信束手就擒，陛下自然销将来之患。”不知其计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八回 汉高帝伪游云梦

却说帝问计于平，平曰：“韩信变诈百出，人不可测。以臣愚见，惟陛下伪游云梦，可以擒信耳。盖古者天子四时巡狩，随东西南北，各有所适，以观

民风，陛下命驾出游云梦，会诸侯于东楚西界，传制有出巡而不至者，命将统兵代之。韩信闻陛下驾幸东楚，必出郊侯驾，待渴见之时，即便令武士擒之。此特一人之力耳，不尤胜于诸将劳师动众，然后以决胜负耶？”帝闻平言甚喜，乃降诏告东路诸侯：“朕于庚子六年冬十二月，驾幸云梦，会诸侯，以省方观民，欲采四方风俗著为令典，以示天下。如有不至者，命将统兵征之。”帝同文武群臣，出离咸阳，至陈蔡，英布、彭越等自东路迎接汉帝不题。

有韩信闻帝诏旨，与左右计议曰：“前日随何传说汉帝知我隐藏钟离昧，有人谗言害我，欲杀钟高昧以塞人口，我念钟离昧乃故旧，不忍加害。不意帝出游云梦，倘知我隐藏钟离昧，决疑我有他意。不若还依随何之言，杀昧以见帝，庶解帝疑，而塞人言也。”于是到后花园见钟离昧，备说：“汉帝出游云梦，恐知汝在我处，决疑我与汝交通，不惟无益于汝，亦无益于我。今欲杀子以献于帝前，以释我罪，此出于不得已也，汝亦不可怨恨。”昧曰：“将军不可自误！今日杀吾，不日即随手杀将军：前日之言，非给将军也。”信曰：“宁帝负我，我决杀汝，以表我无叛心也。”昧乃大骂曰：“胯夫何乃无情如此！全不念我昔日之义！恨我不见汝死之日耳！”遂引刀自刎而死。

却说钟离昧自杀，韩信遂将昧首，前来云梦见帝，帝曰：“钟高昧隐藏许久；见我出游云梦，事机已露，然后来见，非汝本心杀昧也。”喝令武士将韩信缚了。韩信大叫称屈，帝曰：“汝如何称屈？”信曰：“臣乃陛下开国功臣，无罪而缚之，这不是冤屈？”帝曰：“汝葬父母而侵夺民田，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，怨声载道，非所以藩屏王家，其罪一也；无事陈兵出入，以示威武，使四方见之者莫不寒心，其罪二也；钟离昧为楚臣，尔无故隐藏在家，意图为心腹爪牙，其罪三也。有此三罪，反状已露，以此缚汝，汝复何说？”信曰：“葬父母，陈兵出入，隐藏钟离昧，三事皆有分解。臣昔布衣时最贫窘，父母死无葬地，偷殡于他人地上。今受封王爵，正欲荣显父母，遂起造坟墓。相邻民地，修筑墙垣，未免少为侵占，臣初不知，非敢有意侵夺之也。陈兵出入，非敢无事扰民，盖为陛下初得天下，楚之余孽尚在，若不示其威武，则人心不知畏惧，恐复生乱。臣时常领兵出巡，正欲与陛下除残贼，以安地方耳。钟离昧与臣旧交甚厚，臣在楚时，项王屡欲杀臣，深得昧救免，臣不敢背德，以此隐留在家，正欲面见陛下，开陈其贤，欲期留用。今闻陛下听信谗谤，遂不得已杀之，投见陛下，臣无他意，何为有罪？”帝曰：“汝昔日伐齐，不顾酈生说降之功，必欲矫诏得齐，而求假王，汝意已有擅专之僭；后我被楚兵围困成皋，屡次求救，汝坐观胜负，略无救援之意；既改封于楚，终日怏怏不乐，汝心反复不定，终必作乱，今我出巡云梦，知汝必来相见，就擒之，汝有何说？”信闻帝言，长叹曰：“诚如人言，‘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’

：敌国破，谋臣亡！’天下已定，我固当烹！”帝闻信言，尚犹豫不决，遂收楚王印。仍缚于车后。

帝车驾行至云梦，离三十里，天色已晚，帝下车，乘白龙马，按辔行到一大林。方入林，忽龙马咆哮，想林中必有刺客，即令樊哙带百人入林探看。哙入林搜看，见一壮士，年近三十，挽弓带箭，藏于林中，哙即捉住见帝。帝曰：“汝何人？在此隐藏？”其人曰：“臣乃淮阴一少年，蒙楚王韩信厚恩，昨闻陛下不知因何罪缚信，以此藏于林中，等信过，欲劫夺之耳。”帝曰：汝非劫信，实欲射我。幸赖龙马示警，未遭汝害，若我误入林中，必遭毒手矣！”令左右击死，左右军举金瓜将壮士打死。韩信在车后，闻少年藏林中被害，甚悼惜。

于是帝车驾宿翟阳。次日启行，过洛阳，抵关中。群臣朝见毕，大夫田肯上言曰：“陛下得韩信治关中，以成不世之业，其功甚伟。乃听人言，伪游三梦，械系信以归，臣见之不敢讳。且关中乃秦形胜之国，带山河之险，悬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秦得百二焉，地势便利，向下而临诸侯，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，夫齐地东有琅琊、即墨之饶，南有泰山之固，西有浊河之限，北有渤海之利，地方二千里，持戟百万，悬隔千里之外，齐得十二焉。此二国皆信之功，今陛下坐享秦土，他日皆封亲子弟以为齐王，却乃听人言而欲诛信，臣以为陛下甚寡恩也！”帝曰：“大夫之言，诚为有理，但信久怀异志，恐终为乱，朕心不能无疑。”田肯曰：“陛下如疑信，但使住居咸阳，不假兵权，则自然无他虑矣。”帝从其言，即差人押韩信入内，当时释放，复面谕曰：“将军自背楚归汉，朕筑坛拜将，付以重任，朕待将军不薄，后封齐改楚，受封王爵，报功之典，可谓甚厚。不意将军乃蓄养楚臣，意在他图。今系缚于此，本欲重处，念开国元勋，姑免其罪，仍封为淮阴侯，随朝听候，如果洗涤旧行，赤心报国，尚照王爵封赏，决不负将军破楚之功！”韩信遂谢恩而出，悒郁不乐，称病不朝，责羞与蜂侯等同列也！

自此帝在咸阳无事，命叔孙通典礼，萧何定律，立宗庙社稷，册刘盈为太子，帝五日一朝太公，如家人父子之礼。太公左右家人曰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今帝虽为人子，乃天下之王，太公以一家论之，则为父子；以国家论之，则为君臣；岂可以人主而拜臣下耶？”太公始悟失礼，遂于一日帝朝见时，太公拥帚立于门侧。帝见之大惊，急扶太公曰：“大人何乃行此礼耶？”太公曰：“帝，人主也，岂可以我一人，而乱天下之法？”于是帝命群臣，议尊太公为大上皇，颁诏晓告天下，诏曰：

人之至亲，莫亲于父子，故父有天下，传归于子，子有天下，尊归于父，此人道之极也。前日天下大乱，兵革并给，万民苦殃，朕亲披坚执锐，自率

士卒，犯危难，平秦乱，立诸侯，偃兵息民，天下大安，此皆太公之教训也。诸侯将军群臣大夫，已立朕为皇帝，而太公未有号，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。

群臣皆称贺。帝设筵宴燕会群臣。

忽有大使来报：马邑县宰差人飞报消息，言说韩王姬信因匈奴攻急，遂带本部人马同谋反，侵占太原、白土、曼丘，臣王黄等议立故赵将赵利为王，聚兵三十万，抢虏郡县，民不安生，乞请陛下发兵剿除，帝闻奏，急召陈平等会议，有要调临近兵马会同截杀，又有要遣将径往太原征讨，众人纷纷相议未定。帝曰：“汝等所见，未足以制服群凶，朕须亲统大兵到彼，调取各路人马攻击，庶得直捣北地，使贼虏无复猖獗矣。”未知御驾亲征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八十九回 汉高帝兵困白登

却说帝欲亲征韩王，预先差十千户前往太原白登等处，探听虚实，帝随后领精兵三十万，大将樊哈、曹参、靳歙、卢绾等二十员，命萧何守关中。却说韩王姬信居晋阳，冒顿居代谷，两处俱知帝差人探听消息，却将精壮人马，并牛羊头畜，俱存匿于山后，止将老弱士卒，羸瘦牛羊，显露营外。十千户见了，急回奏帝。时已住兵于赵城，即欲起兵前来。陈平等谏曰：“匈奴包藏诡譎，又兼姬信相与乌合，恐有变诈，仍须差的当人打听的实，方可进兵。”帝曰：“冒顿、姬信之强，较之项羽六国为何如乎？”曰：“冒顿亦皆劲敌，不可轻易。”帝又差刘敬探看，敬去数日，回奏帝曰：“两国相敌，正宜矜夸，乃见其所长。今冒顿屯兵之处，皆是羸瘦老弱之兵，惟见其所短，而未见其所长，此必是强而示之以弱也，故将奇兵劲卒隐藏于他处，而使老弱者显露于外，欲陛下见而不以为强，倘不知而误犯其境，必遭围困。陛下当遣将哨探，果得的实，陛下然后进兵下迟。”帝叱之曰：“汝以舌口得官，今乃妄言强弱，阻吾军情，使人心摇动，汝必受韩王私嘱，故此惑吾耳！”遂命左右将刘敬械系于赵城，急传旨着三军拔寨起兵。

一日到平城，先着樊哈探看，果见冒顿人马欠整，兵势甚弱，屯兵于城北小松山，大约不过数万，回奏，帝笑曰：“刘敬与北番相通，恐朕大兵亲临，遂回说有奇兵埋伏山后，欲朕按兵不动，彼却夜遁远去。看此僂鄙，真拉朽之易，吾何畏彼哉！”即挥动三军，急趋进城，到中军坐定，点押三军已毕，将黄昏时候，只听城外四边冲天炮响，不知多少人马，盖地而来，帝急差人上城探看，回报周城一带，前无番兵，与昔日楚兵大不相似，有百万之势，远望数十里，俱人把相连不绝，帝闻报大惊曰：“悔不听刘敬之言，果中此奸计！”召陈平曰：“孤城被围，番兵势重，为之奈何？”平曰：“番兵喜争而乐斗，临阵之时，勇敢向前，我兵决然不可以力冲出，只可以奇兵惑之，庶出此

重围，不然恐难敌也。”帝曰：“计安在？”平近前附耳曰：“臣闻冒顿平日最宠爱阏氏，凡事悉听阏氏主张，寸步不相高，冒顿不敢纳别室，臣今带一人，姓李名周，其人汲善画工，连夜着此人画一美人图·五色装饰，极其艳美；密令一二人付千金，私行买求番营左右，余外再备金珠，并此图转与阏氏，冒顿若攻城紧急，就将此美人投献，乞夫人转道，阏氏若见此美人图，恐冒顿纳用夺宠，定劝冒顿退兵，待冒顿人马一退，陛下统大兵而出，则可以脱此围矣。”帝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

于是陈平即使画工，连夜画成美人图，遣的当一二人，身藏金珠，先密密出城，买求左右引入阏氏营，次后却将金珠美人图献上。阏氏曰：“金珠我可收用，这美人图要何用？”差人曰：“汉朝皇帝因见冒顿大王围困甚急，愿将此美人献上，先将此图与娘娘转达，日后以为照应。”阏氏看罢图，自思：“若汉家进此等美人来，冒顿定宠爱他，却将我置于何处？不若着冒顿退兵，放汉天子回去，他定舍不得美人投献，却免此后患。”遂对差人曰：“你拜上汉天子，不必进美人来！吾明日就着大王退兵，不可教他勾惹大王。”差人曰：“若娘娘肯劝大王退兵，汉天子年年与娘娘进贡，亦不肯将美人进来，着娘娘生气。”于是阏氏至夜，谓冒顿曰：“汉天子今围七日矣，许多人马在内，不见动静，此是天佑神助，非同小可；又有天下诸侯拱手归服，不可围困他。倘各处兵马来救应，岂不惹起事来？你与我不得长久快活？”冒顿曰：“你也说得是，我明日就放他。”

次日韩王姬信闻冒顿有放帝之意，急过东营来会话，便说：“大王已将汉帝围在城中，闻说今日要放他，却是放虎归山，终必有患。我又闻说汉帝差人献美人图引诱大王，却密使夫人向大王方便，大王今日只可问他：要有美人，方许释放；若无美人，仍旧围城捉他，他决是无美人，不过假说以欺哄大王也。”冒顿从姬信之言，即差人城下答话，便说：“你汉家说有美人，如在城上献出美人之面来，我大王便放汉天子出城；若是妄说，今日便着实用力攻打，决不放你。”城上人闻说，奏知汉帝，帝即召陈平曰：“冒顿要美人亲看，方许放出城，此事如何？”平笑曰：“臣已算定冒顿决要美人看，臣前日已作木偶人，装扮五色，穿好衣服，捱到近晚，恍惚于灯下献出城上，使他见之，决放陛下出城矣。”帝王大喜，即着人回说：“美人今晚俱到城上，任大王看模样拣取。”冒顿闻说甚喜，等到将晚，冒顿亲到城下观望城上，只见灯光之下列美女二十余人，俱花容月貌，如天仙也，冒顿见之神魂荡漾，即分付开放大路，放汉帝出城，即时帝同大小众将，并人马尽数冲围而出，星夜前走；又令樊哙、曹参、周勃、王陵四将，领三万人马断后，以防冒顿追兵。

冒顿待汉兵退之后，急上城取美女，灯光之下，近前观看，却是二十个木

隅人，掩于城堞之傍，冒顿看了大怒，即遣大将王圻等追赶，才然前进来到三十里远，却被樊哙等四将，分头冲出，王圻防有兵，被哈举戟大喝一声，遂将圻刺于马下，番兵大败奔溃。众将不敢恋战，随拨转人马，回太原大路，赶上汉帝，一同趋赵城。

帝到城中，取出刘敬，即时释放，慰谕之曰：“朕一时不听汝之言，误入白登，围困七日，几致败事。幸赖陈平设计，逃归出城。朕初被十人所误，故有此行。”遂将十人拘来杀之，重赏刘敬，加封为建信侯。

次日，起兵南行，帝过曲逆县见城垣壮丽，六街三市，人烟凑集，乡村镇店，相连不绝，因语左右曰：“壮哉，此曲逆县也！吾行天下，惟见洛阳与是耳。”乃告陈平曰：“朕得卿，屡出奇计，皆成大功。今白登又赖卿之谋，得出重围，就以地封卿为侯。”平曰：“非臣之能，乃陛下洪福，随到自有暗助。”是日敕封陈平为曲逆侯，平叩谢恩。

帝大兵远至长安，见萧何治未央宫甚壮丽，乃怒曰：“天下方汹汹，劳苦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正当节用以示民俭可也；何乃制度过侈，以伤民财耶？”何曰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示威，且无令后世复有所加益也。”帝曰：“今宫室既成，朕岂敢以独享？”即令左右迎请太上皇至未央前殿，大排筵宴。太上皇车驾幸临，见其金碧辉映，殿阁崇高，洞府瑶他，亦不过是；又见水陆大备，笙笛节奏，锦衣花帽，列于阶前；王公宰相，奔走堂下，心中欢悦，帝乃奉玉卮起，为太上皇寿曰：“始大人常以臣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仲儿之力；今邦之业，孰与仲多？”太上皇大笑曰：“尚不如也！”帝亦大笑，群臣皆呼万岁，亦皆大笑。筵宴毕，帝同群臣送太上皇回宫。

次日，帝蓦然想起韩信，因问左右曰：“近日韩信称病不朝，朕思其平日之功，欲召一见。”随令左右召韩信入朝相见。未知相见之时，有何话说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回 张良从赤松子游

却说帝思韩信，欲召相见，信闻，即入朝见帝，帝曰：“卿久不相见，朕甚思之，召欲一见耳。”信曰：“昔臣破楚之时，每十余日，未得饱食，因积久成病，今无事闲居，旧病又举发，臣亦仰思天颜，恨不能常常相见。”帝曰：“卿有疾当迎医调治，不可迟缓。”信曰：“臣平日居家无事，便生疾病；苟多事之时，则无疾矣。”帝曰：“卿乃有用之才，故能干济事变，不可弃置耳。”又与从容论诸将何人可以御敌？何人可以将兵？何人可以将兵之多，问人可以将兵之少，信一一陈说，皆中肯綮，帝甚喜。又问曰：“如我能将兵几何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过能将兵十万耳！”帝曰：“我与将军何如？”信曰：“臣多多益善耳。”帝大笑：“多多益善，何乃为我擒也？”信曰：“陛



下不能将兵而能将帅，此臣所以为陛下擒也。且陛下乃天授，非人力所能及也。”帝闻信言，益喜，而心实疑忌，恐终为乱也，仍令私宅养病，而卒不大用。信辞帝回家，闷闷不语。

不说韩信闲居，却说张良自韩王姬信谋叛之后，每托病闲居，终日辟谷。有人相见者，便说：“人生天地间，如白驹过隙，百年一瞬息耳！吾欲退处深山，修仙学道，为长生之计，一切功名，如浮云往来，漠然无动于中。但今蒙帝眷顾，未忍舍去，其实此心终不欲夸金紫，恋繁华，居高堂，列鼎食，而贪人间之富贵也！又况一身多病，血气日衰，若不急早修养，恐他日精气既耗，神下完体，虽欲藏修，亦无及矣！”左右亦将此言时常奏帝，帝以此每见良称疾不朝，心不甚疑。一日，帝因探之曰：“朕自先生之教，累建大功，欲以大国封之，以报先生也。”良曰：“臣始从陛下入关，言听计从，多偶中，殆亦大授，非臣之能也。今封臣为留侯，此布衣之极，于臣足矣。顾受封之后，已领陛下洪恩，即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，导引不食，为长生计耳，如金紫辉映，玉食满前，人所深愿而不可得；但臣弱体多病，实不堪此荣贵，非敢负圣恩也。”帝见良辞意恳切，遂准养疾，仍令一月一入朝，就居咸阳僻静之处。

良自称病之后，杜门谢客，修真养性，一月止随群臣朝参一次；退朝之后，凡百不动于心。一日，良闲居，有子张辟疆进言曰：“阿翁今为帝师，累建大功，位至三公，正当玉食万钟，安享富贵，与国咸休，为万代元勋，亦非过分。何乃杜门谢客，居此寂寥之地，甘受清若，其意何谓？”良曰：“是非尔所知也！世之贪富贵者，乐功名之既成，喜荣华之眩目，享崇坐高，一呼百诺，妻妾满前，笙簧盈耳，遂谓平生之志，此为极矣。岂知位极人臣，天下所忌，处高未有不危，处满未有不溢，君疑其权重，天恶其太盈，投间抵隙者，得以用其心，起谤生谗者，得以乘其弊；一旦天颜动怒，众口交攻，无计可挽，无地可逃，身既就戮，妻子为奴，富贵荣华，转眼皆空矣，岂如我今日，静观云水，笑傲江湖，醉裹乾坤，壶中日月，独居一室，万虑沉消；虽处寂寥之滨，而胸中快乐，虽甘藜藿之食，而物外逍遥，宠辱不惊，无关利害，闲来养老氏之玄虚，静时观万物之自得，足以保身惜命，以乐天年，使尔等安居常业，永为良臣，不亦愈于春花之富贵乎？”辟疆拜伏曰：“今日始悟阿翁辟谷之意，乃明哲保身之说也。”

后张良每闲出游，往谷城之东，忽见黄石一片，乃悟曰：“昔圯上老人曾说：‘他日谷城遇黄石一片，即我也。’今日果见黄石，则前日之言应矣。”因俯伏向石而拜，遂建祠以祀之。

不说张良导引辟谷，修真养性。却说单于因帝以美人计哄诱出围，遂纠合

大势人马，侵扰边庭，抢掳郡县，屡有飞报奏帝，帝甚患之。刘敬进言曰：“陛下初定天下，士卒疲于兵，未可以武服也。冒顿杀父代立，妻群母，以力为威，未可以仁义说也，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，彼必慕以为阏氏，他日生子，必为太子，冒顿在，固为子婿，冒顿死，则外孙为单于，岂闻外孙与外祖抗礼者哉？”帝曰：“堂堂中国，奄有四海，况兵甲尚强，国势不弱，再无他策以御外敌，乃以我公主而为腥臊犬羊之配，是何道理？使诸侯闻之，不亦耻笑寡人乎？”敬曰：“白登之围，陛下所亲见，况数年以来，与楚七十余战，百姓杀伤者，不知几百万，陛下今为天下之主，当以民命为重，何苦终日兴师动众，以疲天下，则百姓何所望乎？今日请和，虽屈一时，实为天下百姓，且陛下不欲以亲公主妻之，急令人秘密取庶人之女，藏于宫中，假为公主，臣即为使，赍诏奉公主前与讲和，使彼罢兵休争，陛下无北顾之忧，岂不为长远乎？”帝从其言，即令刘赍诏奉假公主前往太原与冒顿讲和。

一日，刘敬到太原，先差人与冒顿答话，备说汉帝以公主为妻，结为婚姻，盟约为亲，誓不相侵，冒顿闻说甚喜，即出城迎接诏书，请刘敬入城，先将公主安歇于公馆，冒顿与敬相见，开读诏曰：

五帝相禅而道隆，三王德盛而服远；中外虽殊，咸归正统。兹者冒顿兵入太原，侵扰土土，跋扈罔恭，似非革命。昔者白登之围，误中诡计，今已明章纪过，振赫王师，张皇北伐，欲雪前愤，群臣屡叩阙上言，劝朕讲和，复前日美人之盟，结胡越一家之好，仍封尔为单于王，以长公主配尔为后，永结丝箩，百世不逾。诏书到日，勿违朕命。故兹诏示。

冒顿读诏书，望南叩首拜伏。即差人领胡乐番姬，导引公主入内，置酒款待。自此冒顿遂与汉和亲，皆敬之力也。

却说刘敬和亲毕，回朝见帝，帝大喜，重赏刘敬。敬因言：“秦中新残破，地饶民少，况又北近胡虏，东有六国强族，一旦有变，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。愿迁徙齐、楚、燕，赵、韩、魏之后，及豪杰名家，开垦肥田，住居关中，无事以备羌胡，有事可以东证，此强本之术，长久之策。”帝曰：“善！”于是徙六国之后，并诸豪杰十万余口。

是时关中无事，帝每辍朝，宠幸戚姬，又见所生赵王如意，年已渐长，资性聪敏；见太子盈柔弱，欲废之，要立赵王如意为太子。遂与诸大臣商议，群臣皆谏诤，数日不决，时有上大夫周昌执笏上殿，大叫曰：“不可不可！陛下此举，乃取乱之道也！”众人大惊。不知周昌如何谏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九十一回 陈豨监赵代谋叛

却说帝欲废太子。群臣力诤不能决。周昌执笏上殿，面折廷诤曰：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已预知不可，陛下欲废太子，臣实决不奉诏。”帝遂大笑，知昌

为忠，乃从其言而罢。帝入宫，备将群臣之言，告知戚姬，姬曰：“陛下如肯怜爱如意，不在一时，后日徐徐图之。”帝曰：“爱卿之方是也。”

却说赵代郡守差人飞报，大势番兵抢掠代州，人民逃窜，郡县不能御，若不急为剿捕，恐赵之地亦下能保。一日之间有三五来报。帝急出朝召群臣计议，陈平曰：“当此之时，英、彭各建都梁楚，一时不可遽到。韩信致仕，又无兵权，亦不可用，惟相国豨足智多谋，武勇出众，可堪为将，其余不足以御番军也。”帝即召陈豨抚之曰：“朕久于兵马，倦于远行。今番兵侵扰代州，声颇大，特差汝统十万精兵，就将韩信所制兵器，付汝管领征进，代朕一行。汝当用心！征讨成功之后，就封汝为代王。”豨曰：“臣奉陛下诏命，敢不策励前进？但兵马尚少，恐不足以御番兵。”帝曰：“付汝符印，所到之处，如兵马短少，可行文移调取，亦足为用也。”

豨领帝命，即辞帝领兵十万，赴代州征番。因过韩信私宅，豨想：“我平日受韩信恩德，又蒙指教兵法，至今不能忘，我就一见，以求良策。”随将兵驻扎城外，遂领数十从人，来见韩信。各施礼毕。豨曰：“臣奉帝命，领兵前往代州征番。仰公之盛德，敬来一见，欲求良策，以为破番之计。”信就留豨小饮数杯，以手相挈，避退左右。因长叹曰：“今君征番成功之后，与我破楚孰为大小？”豨曰：“破番之功，一小国耳；破楚之功，乃万世之功也。岂敢论大小哉？”信曰：“我以如此大功，一旦废置不用；君若破番奏凯，朝为王公，暮则匹夫，就如我今日样子也！”豨曰：“必如尊公，有何指示？”信曰：“君所居，天下兵精之处也，况君又为主上亲信之幸臣也，人言君叛，主上决不信；若有传报叠至，主上必怒，而就往征之，我却为君从中起两势夹攻，天下可图也。乘此可为之时，不可自夫！”豨曰：“谨奉尊公之教。”二人相别议定而去。

陈豨至城外领兵启行，一日大兵到赵代，陈豨分付安营，且未可轻动，待我探看番兵虚实，然后方好进兵。诸将各扎住营寨。陈豨差人扮作番人去缉访，差人去数日，回复陈豨说道：“番兵有四个大营。每营有五万人，番王在代州城外，另立一老营，约有三万人马；沿四营之外，又有骑兵百万巡哨，遍山满谷，通是番兵，声势甚大。如今番王手下，有一大将名叫哈廷赤，使一柄大斧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无帅若先制服于此人，番兵自然远遁矣。”陈豨闻差人之言，甚喜，重赏差人。随令部将刘武、李德、陈产、楚招等众将近前曰：“番兵势重，不可力敌，当以智取，尔诸将当如此如此，方得取胜。”诸将得令，各领兵而去。

次日陈豨领兵出阵，搦番兵交战。番王一马当先，与陈豨答话。王曰：“尔汉主与冒顿讲和，又将公主与他为妻，尔汉王怕他，我的人马又多，偏不得汉

主一些儿便宜！我今统兵来要与汉王对敌，你是无名小将，我不与你我战。”陈豨大怒曰：“我汉主是天朝皇帝，如何与你番奴相见。”陈豨就举刀直取番王，番王背后恼犯了一员大将，举斧径出阵前，与陈豨交战。二马相交，兵器并举，一往一来，一冲一撞，呀至二十回合，陈豨虚掩一枪，往南落荒而走，番将不舍，拍马随后追赶。走了十里远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山，山下一道大溪，陈豨策马过溪，番王人马亦追赶过溪。初时溪水尚浅，番兵过后，不觉溪水汹涌，溪下浪势泛涨，阻其归路。番将急欲勒兵退时，前面高山，后边深溪，遂将人马夹在中间。陈豨在高阜处放起一炮响，山谷两边。闪出两枝精兵来，鼓噪近前，箭如飞蝗，无处藏躲。番将策马，欲上前来战陈豨，被山上一擂木打来，正中番将马腿，巴番将撞下马来，因从上而下，番将遂死于乱石之下，此番将正是哈廷赤也。

番王随后领番兵策应，来到溪边，见水势甚大，远望番兵在山下，被汉兵追杀，不得过溪救应，只在溪边叫苦，才然末了，番卒来报：“汉兵窥大王领兵来策应，随有两枝人马，将老营打坏，把粮车尽数烧毁。四营人马，见老营火起，正要来救。汉兵一冲，首尾不能相顾，杀得七断八续，各自四散，不知去向。”番王听说，不敢回营，径领本部人马，复投北番大路而去。

陈豨见番王退去，知番营已中计，遂■士，仍将溪口用石填住。不一时，水势仍旧细流，汉兵遂过溪。诸将同到大营，各报功次，大获全胜，此是陈豨用计破番兵四十万。

次日进城，大设筵会，款待诸将，酒至半酣，陈豨执盏告诸将曰：“番兵大败远去，虽我之用智，实赖诸君赞助之力，所以成此大功。但汉帝可以同患难，不可以共太平，就如韩信五年血战，十大奇功，如今废置不用，尚每欲寻事谋害；我等些个功勋，岂敢望封侯建节？以我愚见，不如驻兵于此，阻其要害，聚草屯粮，招集豪杰。各相戮力，以图天下。况汉主春秋渐高，厌于兵马，纵诸将统兵而来，料非韩元帅之匹。吾亦不惧。倘王业既成，诸君封王爵，共享富贵，未审诸君以为何如？”诸将皆曰：“愿从将军之谋！”是年七月。陈豨传檄约会王黄等诸将，各起兵策应，豨遂自立代王，劫掠赵代，郡县逃窜，所过皆被残坏。

有西魏王，知陈豨谋叛，具表飞报入长安。帝览表大惊，即召萧何、陈平等问曰：“陈豨朕待之不薄，如何谋叛？”萧何曰：“陈豨素有谋略，兼武艺精熟，目下诸将，皆不足以御之，惟英布、彭越，方是对手。当作急发诏，令二将领兵讨豨，豨可擒也。”帝即草诏，差人催二处人马讨豨，一面差人往关东诸路，遣兵防守。

却说韩信闻陈豨反，又闻帝草诏取英、彭二国人马讨豨，随密写书二封

，差心腹左右星夜赍书，预先通报与淮南、大梁二国，着二国不可遣兵救应，英、彭二处见韩信书中备说：“我有大功，见今废置不用，二公若应诏讨豨，早擒豨，暮即杀二公矣，盖汉主可以同忧患，不可以处太平，当忧患之时，则思重用；当太平之后，则思杀害。且豨之反，亦因见我废置不用，今虽成功，还无济也，故以赵代二处谋叛。二公若破豨之后，决生事谋害，岂能安居淮南、大梁而享富贵乎？信恐二公不悟。误投陷井，所以星夜差人吐心露布，幸二公详察，不可如我今日之悔！”英、彭二处得书，遂托病不至。

差人回奏汉帝，甚患之，即召萧、陈以曰：“英、彭二王托病不来，奈何？”平曰：“陈豨谋叛，其说有三：豨平日最惧韩信，今知信已罢闲，其余诸将非豨之对，豨遂自恃才能，再无他虑，所以谋反，一也；又以陛下久于兵马，不欲亲自征讨，乘此厌怠，遂放心肆，所以谋反，二也；赵代乃精兵之处，易于发动，所以谋反，三也。今陛下不恤远征，且暂命萧何与臣同娘娘守关中，亲统大兵，以周勃、王陵为先锋，以樊哙、灌婴为左右翼，以曹参、夏侯婴为救应，使天威下临，群凶慑胆，方能取胜，且使天下诸侯畏服。不然，徒废兵马，岂能以致胜乎？”帝曰：“此论实善耳！”

于是点四十万大兵，命周勃、王陵为先锋，领精兵十万，先发行，帝入内，吕后迎接入宫，设御宴为帝寿，帝曰：“今陈稀谋反，侵占赵代，自称为王。发诏取英、彭二王，托病不来。在朝诸侯，非豨之对，朕欲领兵亲征，又患韩信废置于此，久怀异志，恐倡兵中起，与陈稀为应，其势可忧。烦御妻权国，早晚有缓急，当与萧何计谋，如画策定计，有陈平可与谋也，朕此去，料陈稀无能为也！”后曰：“陛下不必忧虑。韩信当日有兵权，似难制服，今闲居独处，一匹夫耳！何足为患？”倘陛下有命，管教片时着韩信就擒，审有反状，杀之亦下难也。陛下又何患焉？”帝甚喜，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二回 汉高帝邯郸驻马

却说帝与吕后，一夜商议停当，次日，召萧何上殿谕之曰：“朕今统兵前往赵代讨陈豨，关中无人管理，卿乃开国元勋，当朝故老，特命卿与娘娘权国，凡有筹画，仍与陈平计议，凡一应大小国事，卿须明心裁处。无负委托！”萧何叩首曰：“臣敢不竭尽弩力，以图补报？惟乞陛下早奏凯旋，以慰臣民之望！”于是帝驾启行，大小文武群臣送汉帝出城。自此吕后与萧丞相权国。

帝一日大兵至邯郸，入城下营，帝坐中军，诸将列左右，临近郡县，俱来朝见，帝问曰：“陈豨见今屯兵何处？有多少人马，为将佐者几人？”郡具奏曰：“陈豨屯兵曲阳，本部人马并各处纠合散军，共五十余万，为将注言有刘武等二十余人，各郡县皆望天兵下临，以救民水火，臣等闻陛下车驾亲征，急来朝见，如大旱之望云霓也。”帝大喜，顾谓群臣曰：“此邯郸乃中州总路

，陈豨不据邯郸而阻漳河，却乃屯兵曲阳，可见识见浅近，又兼纠合疲散之卒，终无能力电。诸将且据兵在此，急令周昌遍于邯郸临近郡县，挑选数人，以为乡道。”

周昌去数日，选取四壮士十见帝：帝方在帐中饮酒，忽见昌领四壮士来，帝醉而嫚骂曰：“汝辈敢为我前驱作乡导耶？”四壮士曰：“陛下天兵远来，其势虽锐，而未谙地利，不可轻进；必须臣等深入重地，探其虚实，陛下知彼深浅，然后干戈一指，必克全胜。”帝又骂曰：“汝等虽善为唇舌，恐非真见。”壮士曰：“陛下天威咫尺，岂敢欺诳？”帝即与四人俱授千年之职，又重加赏赐，四人欣跃而出。左右曰：“四壮士未见寸功，陛下一旦俱授重职，又重加赏者。何也？”帝曰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倘四人果如其言，与朕探知虚实，即为军功。况朕前日羽檄征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今计惟邯郸中兵耳，吾何惜四千户而下以慰赵子弟耶？赏一人而众人劝，吾之用兵，非尔等所知也。”左右拜伏曰：“陛下听见乃天授，诚非臣等所知也。”于是四壮士各装为代民，前到曲阳探听陈豨虚实。四人去数日，回至邯郸，见帝曰：“陈豨所用将佐，皆商贾之人，极贪金帛。陛下肯捐数百斤金，买求左右，使各不用命，则豨必就擒矣。”帝大喜，乃重赏四千户去讫。召群臣问曰：“谁人与朕诈入陈豨营，贿买诸将佐，就打听消息，使彼内应？豨不等战而自乱矣。”帐下一人出班曰：“臣愿往！”帝视之，乃中大夫随何也，帝曰：“卿若去，朕无忧矣。”随何领金百斤，带数从人，先具书一封，诈言帝招安纳降，径到豨营，传说帝遣大夫随何下书招抚纳降；豨曰：“随何乃说客，此书必是诈也。”即命左右请何入。问与豨相见行君臣礼，豨曰：“大夫与豨，一殿侍臣，为何问行此大礼？”何曰：“足下统兵百万。震镇二国。与帝争雄，以图天下，岂敢抗礼以试利刃耶？”豨笑曰：“大夫言过矣：豨今据兵于此，实出不得已耳，盖因汉主猜疑忌刻，忘人大功，难与共享富贵，所以有此举也，但不知大夫此行，有何见谕？”何曰：“臣奉帝命招抚，足下欲罢兵息争，就封足下为代王，不知足下之意，以为何如？”豨看书毕，知帝乃诈，计若纳降，必受擒矣。因扬言曰：“汉主既统大兵前来，未与豨交战，如何便差大夫下书招抚，恐非实意！”何曰：“主上初来，实欲与足下交战，以决胜负。今因左右计议，以全军为上。破军次之；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今差何与足下招抚者，正欲全军全国以安民命，非有他也。足下若不纳降，臣即辞回见帝，亦不敢强。”豨曰：“豨与韩信功劳大小如何？，韩信实无反状，尚伪游云梦被擒；我归降，帝必疑我尤有过于韩信，豨实下敢奉命，幸以此言回复汉王。”随何故意与豨俄延半日，从人俱已将金买嘱将佐，诸将佐得金甚喜，随何徐徐与豨相别回营，见帝，具将前事奏知帝。

次日亲领兵出阵，与豨答话，豨见帝，马上欠身而言曰：“陛下春秋渐高，何苦亲身以冒矢石耶？”帝曰：“朕未尝负汝，汝何谋叛？”豨曰：“陛下诛戮功臣，残忍少恩，踵亡秦之法，效项羽所为，臣何为不反？”帝大怒，回顾诸将曰：“何人杀此逆贼？”樊哙、周勃二马径出到阵前，与豨交战，战三十回，令王陵、周昌二将并力来攻，陈豨大败，领人马望南逃走，指望刘武等救应。刘武等被随何以金买嘱，俱无心救应，各拔寨四散奔走，帝见豨兵错乱，急令大势人马掩杀追赶，将三十里远，只见前面旗帜整齐，队伍下乱，却是另立一大寨，四门俱列战车，周围设下鹿角，中军一声炮响，四门俱开，人马蜂拥而来。陈豨却回马当先，反冲杀汉兵，汉兵大势已行动，急难收煞，被陈豨大杀一阵，帝后哨人马已到，急扎住营寨，分头遣兵救应，豨兵方退后，此时天色已晚，两家俱各收兵，帝传令今日人马虽疲倦，不可安寝，须防劫寨。诸将得令，各自预备。

却说陈豨回到营坐定，召刘武等责之曰：“汝等未与交战，便四散奔走，幸赖我预设下这老营，以防追兵，若无此营，我兵决大败矣，汝等若再退弓，决以军法从事。”诸将惶恐无地，各退帐后安歇。一夜无事。

次日帝升帐，诸将列于左右，王陵进言曰：“陈豨用兵皆模仿韩信，观昨日预设营阵，预有调度，据今与之交战，恐难取胜，况又粮草不敷，以臣愚见，且退兵据住邯郸，再调各路人马。尽力与彼决一胜负，料天威所临，非豨所能及也。”帝曰：“恐我兵一退，豨兵追袭，反致取败。”陵曰：“今日且按兵不动，待晓徐徐退去，却着两枝精兵埋伏于左右，彼若追赶，两路人马冲出，彼必大败，料豨善于用兵，我兵若退，彼决不敢追赶。”帝曰：“善！”于是延到将晚时，帝分付三军，各饱饭后备行李，衔枚启行。着樊哙、王陵、周勃、灌婴四将，分为二枝，埋伏庄左右，其余人马，尽数随帝回邯郸。

有人飞报与陈稀，陈稀召诸将曰：“此帝屯兵于此，不便于战阵，又且粮草或不敷，想退兵于邯郸，调各路人马。与吾决战。”诸将曰：“臣等正好追杀。”豨曰：“帝久于战阵，深有谋略，左右必有埋伏，汝若追赶，必遭冲击，不可追赶。”即差人探听，左右果有重兵埋伏，诸将皆服。帝人马徐徐回邯郸，樊哙等四将见无追兵，亦各退回，自此两家各相拒下战。

却说帝初大兵出长安之时，韩信称病，不随帝出证，后打听稀屯兵曲阳，乃默思陈豨当拒邯郸，阻漳河为上策，岂可屯兵曲阳？帝据住邯郸，豨必败矣，阴使心腹人写书与豨，令遣将领精兵抄小路径攻长安，我却从中起事，使帝首尾不能相应，必获全胜。书去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九十三回 吕后未央斩韩信

却说心腹人出城，有信家仆谢公著，设酒送行，两人饮酒，不觉沉醉。公

著相辞，至晚回，信怒曰：“一日不见汝，不知干甚事？”公著带酒触言曰：“我又不会与外国通情，缘何干甚事？”信闻言大惊，便着左右扶公著入房内安歇。自思：“此人既知此事，不可留也，当杀之！”信入寝室，有夫人苏氏问信曰：“谢公著缘何来晚，致使尊公动怒？”信曰：“公著言太无状，吾欲杀之。”苏氏曰：“公著带酒口出妄言，岂可计较？待酒醒时间明，处置亦未迟，何必夜晚杀之，反致左右惊疑？”信曰：“夫人之言是也。”于是信就寝。却说谢公著五更酒醒，其妻曰：“汝晚归来，元帅甚怪你，你口出狂言，甚是无状。”公著口：“我说甚言语？”妻曰：“你说‘我又不会交通外国，缘何甚事’，元帅惊讶入内，晚间计议要杀你，你可急早逃走出去，庶免一死。”公著闻妻言，惊惶不已，便起来穿了衣服，预备行李，躲避在夹道傍，等候刚开宅门，侧身而出。此时信尚未起。公著走城边，欲出门，自思：“元帅家仆甚多，若知我逃走，决差人四下跟寻，如何得脱此性命？不若将此机密事往萧何丞相告变，虽是害了他，我却得保往性命。”公著遂转过身径到相府告变。萧何连日正接得高帝手敕，分付用心防备韩信，如遇便当计较杀之，以除后患，萧何领手敕奏知吕后，正无计可施。闻谢公著告变，急着进府，唤至前问之曰：“汝告变须要的实，不可轻易，若不实，汝亦难免其罪。”公著曰：“此事岂是小事？某亦不敢轻言。前日陈豨征番之时，实无反意，皆是韩侯劝陈豨反，以此陈豨一到赵代遂反，亦曾有书相通：昨日韩信又密写一书，着家仆传与陈豨，教遣将调兵，从小路来取长安，韩侯却从中起，以为内应。此事一毫不敢虚假，我因醉后露出话来，韩侯要杀我，被我逃走，径作告变，如不实，甘当重罪！”萧何闻公著之言，即引来见后，备说前事。后大惊曰：“韩信已实反矣！丞相作何计议？”何曰：“此事且按下不必题，就将公著暗藏于臣家，明日可密差人，往牢中拣一重犯，与陈豨模样相似者斩首，假着人捷报，只说主上已得胜，杀了陈豨，将首级传入长安，号令关中。群臣闻此，决来贺喜，韩信必然出朝，因而擒之，随娘娘处置。”后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即暗差人，牢中取一重犯来斩首，用匣盛了，一面着人来报捷，就传谕中外。

众群臣闻帝有捷音，皆入萧相国府会议，明日入朝称贺，丞相曰：“诸君须会齐，就约韩信一同人贺。韩信官原与诸君同，然不过暂时废置，闻帝回朝，仍有加封之意，况韩信开国之功，帝常思念，岂终碌碌与众人伍耶？”众人闻何之言，亦来与信相约，就将萧何之言告知韩信，信闻众人言，亦自思萧何必知端的，想帝回朝，必有加封之意，遂与众人约齐，明日入贺。众人辞出。

韩信入内庭见苏夫人，备说帝有思念之意，明日须同众人人朝称贺，夫人曰：“前日帝远行讨陈豨，公托病不同行，一向又未得见吕后，今闻捷音至



，却去称贺，吕后疑怪，恐至陷害。公当斟酌！”信曰：“若今不去朝见，帝早晚回朝如何相见？况萧丞相在左右，定然维持，料亦无事。”夫人曰：“连日见公气色不甚好，恐入朝或不利，公宜仔细！”信曰：“吕后一妇人耳！萧何大识见，我已约定人，岂可失信？”

次日，韩信同群臣入朝称贺毕，后曰：“群臣且出，着萧丞相留淮阴侯入便殿后，有密事计议。”萧何急下殿，留韩信入内。信方放步入宫，只见两边走出四五十武士，将信捉住，就绑缚于长乐殿下。韩信曰：“臣得何罪，娘娘缚臣？”后曰：“帝拜你为大将，后因有功封汝为齐王，改封楚王，闻汝谋反，出游云梦，虽擒来，亦念汝有功，不曾加诛，又封汝为淮阴侯，帝未尝负汝。汝何结连陈豨谋反？又差人往彼交通，着陈豨寇长安，汝却为内应，如此设谋，天地鬼神所不容也！”信曰：“有何指实？”后曰：“汝家仆谢公著告变在此。”信曰：“此公著诈言，娘娘亦当详察。”后曰：“帝破豨，营中已搜出汝亲笔密书，陈豨已招认，汝尚敢口强！”信闻后言，低头再不复辩，后将信绑缚未央宫钟室，武士斩之。信临死乃曰：“吾悔不用蒯彻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？”按史：大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，斩韩信于未央宫长乐殿钟室之下，尽夷其三族。是日大地昏暗，日月晦明，愁云黑雾，一昼夜不散，长安满城人尽皆嗟叹：虽往来客商，无不悲沧，人言萧何前日三荐登坛，何等重爱，今谢公著告变，亦当在吕后前陈说开国之功，可留他子孙，方是忠厚；反立谋擒信，及夷族之时，卒无一言劝止，何其不仁甚耶！

吕后斩韩信毕，命萧何写表并韩情首级，申奏帝知。后差陆贾赍表并信首级，飞马驰报。一日，陆贾到邯郸见帝，帝拆其表观看，表曰：

大汉十一年九月，皇后吕雉上言：伏以刑以绳下，用彰邦国之典；法以敕众，懋昭王者之威。仰惟皇帝陛下，神武布于万方，威德加于四海，乃有淮阴侯韩信，既食汉禄，不守臣宪，辄生异志，顿改初心，交结陈豨，大肆谋反，家奴告变，实有显迹。密从萧何之请，明揭国法之公，斩首未央，夷其三族。传报邯郸，晓谕北伐，使陈豨以之丧胆，好宄为之消魂，天兵下临，指日奏凯，臣妾不胜欣忭之至！

帝览表甚喜，既而追思韩信十大功劳，心甚伤感，因谓左右诸将曰：“韩信始归朕之时，萧何屡次荐举，朕拜为大将，其后累建大功，诸将不能及，乃天下奇才，虽古之名将，亦未为过也。朕解衣赐食，待之甚厚，岂可与陈豨交通，谋为不轨？亦心术太不良耳！后既杀之，朕甚悼惜，自此再无如信之能。”帝不觉泪下数行，左右亦皆泣涕，遂将信首级，传布远近，人人莫不嗟叹。却说陈豨正遣兵从小路会韩信攻取长安，兵未发行，忽闻人言：“韩信事已败露，被吕后斩于未央宫，命陆贾赍表奏帝，就将首级传至邯郸，见今悬于辕门

之外，晓示三军。”陈豨听罢，大叫一声，气倒在地，左右急近前扶救，未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九十四回 陆贾智调蒯文通

陈豨因闻韩信死，哭倒于地：左右诸将救起，陈豨曰：“我数年来，多得韩信之教，虽力异姓，实同骨肉。岂意今日为我遭此诛戮，一闻其死，不觉十分伤恸，又且我事不能济矣！为之奈何？”诸将曰：“韩侯虽死，大王岂可自懈？我等愿同大王杀上邯郸，与汉王决个胜负！”陈豨曰：“且不必进兵，吾料一二日汉兵决来。不若只在此，预备交战。”言未罢，有细作来报：“汉王统各处调来人马，杀奔曲阳来，离此不上百里。我等径飞马来报，大王可作速准备。”陈豨分付诸将：“不可如前一败，便先逃走。”诸将曰：“我等随大王一同出阵，不必各分营寨，恐难救应。”豨曰：“汝等只分左右为羽翼，待我与彼交战，汝却两路冲击，彼兵自乱，可以取胜。”诸将得令，各分两路伺候不题。

却说帝屯兵日久，又各路人马俱到，知陈豨见杀韩信，逆谋已露，决然无心固守，乘此机会，统兵径赴曲阳。一日大兵抵曲阳，高城三十里下寨，帝传令：“着樊哙、王陵二将，今夜各领精兵一万，各衔枚暗投曲阳北路左右埋伏，待豨败走，汝却出此奇兵，可以擒豨，又命周勃、周昌二将，在营后待豨左右有救兵，可出此兵以御之。随我诸将，光着灌婴与豨对敌，正在酣战之际，尔诸将拼力协攻，彼败走，尽力追赶，决获全胜。”诸将得令，各分付预备。

次日，灌婴领兵出马，与陈豨答话。陈豨一马当先，大叫曰：“汉兵前日已大败，尚不纳降，乃敢复来送死？”灌婴大骂：“逆贼自不知死，尚敢逞强？”举刀迎面来劈：陈豨举枪交还。二将斗到二十回合，只见陈豨左右诸将急领兵冲杀来。这汉阵上周勃、周昌不待彼兵到来，亦各出精兵，奔前截杀，陈豨又斗婴不下，正躁急之际，汉兵又一齐拼力来协助杀来，陈豨如何抵敌得过？往北逃走。豨诸将见陈豨败走，无心恋战，亦各四散奔溃。帝率诸将合兵一处，尽力追杀。豨兵已知势弱，各倒旗投降。刘武等诸将，俱被周勃、周昌等追杀，遂死乱军之中。

陈豨正逃走中间，忽听一声炮响，樊哙、王陵二枝生力人马突出，陈豨被汉兵追赶，正急无处躲避，一时措手不及，被樊哙一戟，刺于马下：大势汉兵俱到，见刺了陈豨，帝大喜，遂将首级传去，悬于赵代二处，彼处知豨死，皆望风归服。帝传命：“如有投降者，免诛戮。”乃招抚各郡县，赵代悉平。

帝车驾赴洛阳，吕后远来迎接，帝相见甚喜，备问韩信临死有话说？后曰：“信言悔不用蒯彻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”帝问左右：“蒯彻

乃何处人？”陈平曰：“蒯彻乃齐人，极有机变。韩信行兵时，寸步不相离。闻此人曾劝韩信以齐反，信不听此人，遂佯狂于市。其人当以智取，若陛下以怯拘之，恐难力致，则必假为疯狂而正矣。”帝即问左右：“谁人往齐国调蒯彻去？”言未毕，陆贾出班奏曰：“臣愿往。”帝即命贾引十数从人，往齐国调蒯彻。

一日到齐，有郡守李显接贾于驿中安歇，贾问：“蒯彻今在何处？”显曰：“此人每自歌自笑，游荡于街市中，人皆以为疯魔，某尝以礼相请，彼终不就，此等人主上问须用他？在着大夫远来，恐徒劳神也！”贾曰：“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蒯彻之疯狂，乃其诈也，汝可着一能言之士，与之饮酒，彼必歌笑狂饮；着其人如此如此诱引，待他痛哭之时，我却有言语调他，他自然不敢疯狂，管教他随我见帝。”

李显即选两个能言之士，与了钱钞，分付他如此如此，诱引蒯彻，待他哭时，向十字街请陆大夫相见。其人领命，即到市上见蒯彻散发狂笑，游行于市，且为之歌曰：

六国兼并兮，为秦所吞，内无豪杰兮，罔遗后昆，秦始自失兮。灭绝于楚，楚罔修政兮，属之汉君，乌江逼项兮，伊谁之力？十大谋奇兮，岂能独存？乃不自悟兮，尚思国爵，一朝遭烹兮，祸福无门。佯狂沉醉兮，且自昏昏。

歌罢向南而去。李显的差人尾之于后，近前乃挽彻手，亦大笑不止曰：“我今与子亦病狂矣：愿请入酒店中市沽三杯。”彻喜，亦随二人入酒馆，二人曰：“我今数日后海外遨游，不居人间，与世相违，不欲恋功名，贪官贵也。”彻见二人语言不凡，乃曰：“我之病狂，其意有在；汝之病狂，果何意那？”二人曰：“我之病狂，非子所知也。且与子饮酒，不必多言，恐为人所闻，则非病也。”彻见二人言甚蹊跷，遂改容而正言曰：“二公决非等闲人，愿求大名。”二人曰：“我二人原系赵国人，闻韩侯之贤，前随楚地，日侍左右，言听计从，遂为心腹。不意韩侯无故为家仆所诬，被吕后斩于未央，夷其三族，临死之际，言不绝口，只说悔不听蒯彻之言：我等见韩侯屈死，恨不同为之死，遂弃功名，逃走于此，闻子狂歌于市，知其为蒯先生也，因与三杯，以叙衷曲。吾思韩侯十大功勋，为当代元臣，一旦被家仆所诬，死于阴人之手，子孙诛灭，一脉无留。岂意韩侯遭如此之苦！我二人想其仪容，念其恩意，想往日威振三齐，何等英雄，今翻为画饼，岂不痛哉：岂不哀哉！”二人言罢，泪如雨下，感动彻心事，不觉捶胸跌脚，放声大哭曰：“韩侯问不早悟耶？何不早悟耶？乃至见杀，使我一身无主，我何以为生耶？”

正哭之间，忽见一人自外抢入，劈面揪住，便道：“你终日装狂，今日却漏出本相来也！”，蒯彻吓得面如土色，便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曰：“我是

中大夫陆贾也。奉汉帝命，特来拿你”言未毕，只见郡守李显，率领从人将彻缚住，就带到公厅：陆贾亲解其缚，以礼相接曰：“蒯彻先生不必如此佯狂，快整起衣冠，赴洛阳见帝去。方今四海一家，万姓皆子，与其依信而空死，孰若旧帝而报忠，智者必能识时，贤者则能择主，汉帝乃当代真命，以张良世世相韩，尚封侯为汉臣，况其他乎？先生当自思之！”蒯彻曰：“某佯狂许久，今被公倒说了我也。”遂整饬衣冠，预备行装，随陆贾赴洛阳见帝。

一日到洛阳，帝方与群臣议事，忽见陆贾引蒯彻来见，拜伏在地，帝曰：“此是问人？”贾曰：“乃齐人蒯彻也！”帝曰：“昔日汝曾教韩信反耶？”彻曰：“然：是臣教情反也。秦夫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捷足者完得焉，跖之犬吠尧，尧非不仁，犬故吠非其主：当是之时，臣惟知有韩信，而不知有陛下也。若信果听臣言，岂有今日？信今既死，臣亦不独生，陛下如欲烹臣，臣即就死，亦不敢避。”帝笑谓左右曰：“彻之言亦信之忠臣也，彼各为其主耳。朕今即释汝之罪，授汝以官，汝以为例如？”彻曰：“官非臣所愿也，惟愿陛下念信平定天下之功，乞将信首，付臣葬于淮阴，仍乞封为楚王，放臣与信守坟墓，以终余年。此万代帝王之德，陛下可以衍亿世之洪基于无穷也。”帝曰：“贤哉蒯彻也！”即日将信首级付蒯彻，仍传命有司造信坟，仍封为楚王，蒯彻不授官，任其闲散快活。

却说帝仍同长安，萧何奉文武群臣接见，帝大设筵宴犒赏军士。忽有左右来报：“朝门外有告机密事，伺候投见。”帝曰：“陈豨事方定，又有告变者投见。传命着进来！”其人入内见帝，道出这个人来，未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五回 栗布洛阳哭彭越

却说来报机密者。乃梁太仆也。太仆因彭越醉后辱骂，归家忿恨曰：“我本与越同为汉臣，彼因侥幸成功，帝封为梁王。今倚势王爵，累次辱我，况我又无家小，不若长安告变，使他王爵不能自保。”当夜收拾行装，径赴长安告变：帝问曰：“汝是何处人，告甚机变？”太仆曰：“臣虽事梁，实为汉臣，昨因见梁王招集军马，指日欲以梁地谋反。其反状一也；前日陛下征陈豨，征兵协助，彼又托病不来，其反状二也；昨闻韩信死，哭之甚痛，就欲整率三军，早晚发行，其反状三也。臣为汉臣，见彼谋反，臣特来告变。”帝闻太仆之言，急召平等商议。平曰：“彭越见帝诛了韩信。所以谋反。今可差一的当人。奉命宣召。如来则无反志，但废置可也；如不来则谋反必矣。然后遣兵征讨，则师出有名也。”帝复命陆贾前赴大梁召越。

贾领帝命至梁见越。越与贾相见。问曰：“大夫此来为何？”贾曰：“梁太仆告帝，王有异志，语言错乱，前后不对，主上疑彼与王有隙，故托此告变

，即监候，欲召王与彼面对，且就与一见，以叙君臣之好。”越曰：“此人一向政事俱废，我因辱骂，彼遂逃走，赴长安告变，既主上召我，我即奉命到长安与彼面对，凡事须要指实，岂可凭一面之辞，便陷人于不义耶？”贾曰：“王之所见甚高。”当日彭越置筵宴款待陆贾。

次日，预备人马启行，有大夫扈辄谏曰：“大王不可去，去则有祸：前日擒韩信便是这样子，汉帝可以同患难，不可同富贵，大王若去，则必有韩信之难，王切不可去！”越曰：“韩信有罪，我无罪；我若不去，则太仆之言，似为着实，主上以我为真反矣！”扈辄曰：“功高者必忌，位极者必疑，王之功高矣，王之位极矣，主上正在疑忌之间，王虽无反状，而此去必寻事陷害，性命难保也！”越闻辄言，沉吟不语。贾曰：“扈大夫之言，不过目前之计耳，今日王若不去，帝必统大兵亲来征讨，王比陈豨如何？陈豨足智多谋，雄兵五十万，又占在赵代二国，尚不能取胜，况梁地素畏帝威，帝若一临其地，郡县归眼，王岂能独立耶？”说得那彭越闭口不言，遂决意与贾启行，梁国父老人等，送越出城。才然前行，只见扈辄悬门而谏，越见之，即令人解辄下城，越曰：“大夫何又如此苦谏？”辄曰：“臣今有倒悬之苦，王见而救之；王此去必有倒悬之危，谁与王救之，臣今不欲大王如韩侯悔蒯彻之言也。”越谢曰：“大夫之言，虽力确论，但我此心只欲见帝，故大夫之言虽善，其如我之不听何？”遂与贾径自长行。扈辄号泣而回。

却说越一日见帝，帝出巡洛阳，闻越至，召入内相见。帝怒曰：“昔破陈豨之时征汝，汝何不至？”越曰：“臣实有病，非敢抗违。”帝曰：“今太仆告汝谋反，汝有何说？”越曰：此人不能理事，累被臣之辱，因是怀恨，故以诈言诬害：陛下明见万里，当审其诈，勿为小人所欺也。”帝命御史台勘问，尚未报，忽有一人于朝问外要见帝，左右不敢隐，奏知帝，帝传命着其人进内。帝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其人曰：“臣乃梁大夫扈辄也。”帝曰：“汝来何说？”辄曰：“陛下受困荥阳，若非梁王绝楚粮道，主上岂有今日，梁王累有大功，今陛下听一时无稽之言，遂杀有功之臣，恐天下人人自危也！”帝意少回：扈辄尚立于帝前不退：帝曰：“本欲杀越，但因尔之言有理，姑废彭越为西川青衣县庶人，就在彼安置。”乃封辄为大夫。辄曰：“梁王受贬，臣若受官，犬豕不如也！愿放归田里，于臣之志足矣，官不敢望也。”帝遂置之下论。

却说梁王越当日出部，即备行装赴西眉而来，一日潼关遇吕后，越见后，哭之曰：“臣本无罪，帝乃贬臣于蜀，愿娘娘解之。”后曰：“且随我引汝见帝，以解前罪。”越叩首谢曰：“此娘娘再造之恩也。”

后至洛阳，见帝行礼毕，因奏曰：“彭越乃壮士。今既调来，即当除之

，以绝后患。岂可使之入蜀，所谓放虎入山，后必伤人：臣妾于途中相遇，与之俱来，暗令人告越谋反，陛下当杀之，庶无后患。今优柔不决，他日作害，则悔今日也！”帝曰：“后之言是也。”

于是吕后密令人告彭越反，帝令入拘彭越送张仓勘问：仓曰：“昔帝取汝起兵征陈豨，汝听韩信之言，称病不来，帝已有杀汝之心矣。昨幸贬汝入蜀，此是帝莫大之恩。汝心不死，复随娘娘来见帝，帝复生情疑，知汝终是作乱，不如杀之，以除后患。所谓祸福无门，唯人自招，此非帝与娘娘寡恩，实汝自取之也！汝今如虎入槛，决无逃生之理。不若招承，以决一死，免致苦刑，终难解脱。”越长叹曰：“公之言极中我病，但恨不听好人之言，致有今日！公既已开断明白，我亦不敢费辞，只得屈招，任主上处我。”张仓即将越口辞成案，申奏汉帝，帝与后计议，越罪当诛，就照韩信例，斩首示众，后曰：“天下诸侯，因见陛下仁慈，所以玩法者甚多，今将彭越醢为肉酱，以赐诸侯，使天下震恐，庶后人不敢谋反也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于是将越斩首示众，仍酿为肉酱，以示诸侯。

却说斩了彭越，遂夷三族，仍枭首于洛阳东门，忽见一人，麻衣布帽，腰系着麻绳，分开人丛，踏折长竿，抱定彭越头，放声大哭曰：“冤哉！屈哉！”左右有守卫者，即将其人捉往来见帝，帝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其人曰：“臣乃栾布，大梁昌邑人，为梁大夫。不忍梁王屈死，故来哭之。”帝曰：“梁王谋反，何谓屈死？”栾曰：“昔陛下受困荥阳，楚兵四十万，攻城甚急，韩信在河北不至，当时危若坠旒，使梁王助楚，则汉必亡矣，臣下书说梁王阻楚粮道，以挠其势，后又助粮数十万石，汉乃灭楚垓下。五年之间，梁王受尽辛苦，今天下已定，指望与陛下共享富贵，传之子孙无穷，岂料陛下听信谗言，既斩首而复醢其身，又夷其三族，其刑太惨，比暴秦尤甚！前日萧何所定律令，于今安在？汉廷诸侯，再无一人敢谏者！臣怀不平之心，愿来效死，臣恐此后功臣人人自危，谁与陛下守太平之业？”言罢，放声大哭不止，左右文武闻之，无不下泪。帝半晌不语，遂命释放，即日传令封栾布为都尉，布叩首力辞曰：“臣不愿为官，惟愿收拾梁王头骨，还葬大梁。陛下之洪恩，微臣之至愿也。”帝许之，栾布遂将彭越头包裹，出洛阳而去。

且帝酿酱彭越为肉酱，传布天下诸侯。一日使臣将肉酱到南淮，传与英布。布正在望江楼临江宴诸侯，方酒酣，见帝赐肉酱，起身拜领，谢恩毕，便问使臣：“此肉酱何肉也？”使臣诈言鹿肉，布遂开罍尝之，不觉心动，胸中溃乱，探身于江边；遂哇而出之；英布心大疑，即追问使臣：“何肉也：汝当实说？”使臣见英布有怒容，不敢隐讳，即以实告。布大怒，将使臣一剑斩之，便起兵作反。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六回 淮南王英布反汉

却说英布杀了使命，就点起精兵二十万，屯于城外，仍招集四方军士。一日李布麻衣扶杖来见英布，备说：“彭越屈死，想当日与大王同力建功，今成画饼。使汉王无韩侯、彭王与大王，安得灭楚有天下？今无故将韩侯、彭王诛夷，止有大王一人，王不极力起兵与梁王报仇，则大王亦有梁王之祸矣！”英布曰：“吾已杀使命，现今屯兵城外，早晚发行。幸得大夫来赞助，吾成功必矣。”费赫曰：“举兵当先得地利，不可轻动。大王若传檄燕赵，据守山东，先立根本，次决胜负，以为胜策，若恃一时之忿，径与交战，汉有良、平之智，绛、灌之勇，带甲百万，控连四海，决致取败。”英布怒曰：“汝何妄为议论，阻我军情，方今汉王春秋已高，韩、彭已死，我何畏哉？”遂叱退费赫，于是举兵东取吴，西取上蔡，与楚王刘交并刘贾战于吴楚之间，布兵强盛，一战遂虏刘交，斩刘贾，声势大振。

报入关中，帝大惊，召诸将问计，诸将曰：“英布竖子，何能为乎？天威下临，必克全胜。”汝阴侯滕公曰：“臣有一门客，乃楚令尹薛公也，足智多谋，闻英布反，深笑其不能为也，想彼必有筹画。”帝乃急召薛公问之，薛公对曰：“使英布出于上计，山东非汉之有也；出于中计，胜败之数，未可知也；出于下计，陛下安枕而卧矣！”帝曰：“何谓上计？”对曰：“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取鲁，传檄燕赵，固守其所，山东非汉有也。何谓中计？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口，胜败之数，未可知也。何谓下计？东取吴，西取上蔡，归重于越，身归长沙，陛下安枕而卧，汉无事矣！”帝曰：“汝料英布出何计？”对曰：“布决出下计。”帝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英布乃骊山之徒，无深谋远虑，一日高居王位，皆为身计，不顾其后，故知决出下计也。”帝大喜，即封薛公为千户，遂传命大小三军，整率人马，随帝东征。留萧何守关中。

大汉十二年冬十月，帝大兵驻蕲西，正遇英布人马渡淮，两军相遇，各立营寨，帝升中军坐定，有探听小校回奏：“英布东取吴地，有吴郡大守吕璋，畏布威势，即开城纳降，布从江夏渡淮取蔡，今兵抵蕲西，正与陛下大兵相遇，见今扎营于五十里瓮山之下。”帝闻奏，笑曰：“不出薛公之所料也！”遂命王陵先领一枝人马哨探，续差灌婴、周勃接应。

却说英布闻汉兵到来，亲领一枝兵，转过瓮山迤西，正遇王陵，领兵相对。陵曰：“汝乃骊山徒夫，一旦位至王爵，不思安享富贵，乃欲谋叛，自来寻死？”英布怒骂曰：“汝等乃沛县酒徒，得我等赞助之力，今成大事，前年杀韩信，今年杀彭越，我三人同功一体之人，他二人既被害，早晚必寻到我，我如何不反？乘此时，汝快与我一同起义，免致后日之悔。”王陵更不回话，举

刀直取英布。英布举斧劈面交还，二将战有二十回合。王陵刀法胆怯，灌婴、周勃二将人马已到，就势出马冲杀来，英布阵上，栾布领过诸将，也都杀来。两边混战。汉兵大势人马。拔寨都到来接连交战，布兵抵挡不住，望山后四散奔走。帝乘白龙驹，随大势人马，一概追赶，不防栾布侧身在山凹边。见帝过，挽弓搭箭，想诛彭越之恨，尽力一箭，正中帝右肩，翻身落马。诸将知汉帝被流矢所伤，传知远近，诸将无心恋战，各扎往人马安营，扶帝入中军，用医敷药调治，幸未大伤。

帝次日扶病升帐，召诸将曰：“英布知我中箭，决不作预备，汝等可乘机一战决取胜矣。”陈平曰：“今日人马，且未可出战，待数日后且不出，英布决疑帝中伤，定亲来搦战，那时却乘机冲杀，着他不作提备，方可取胜。”帝令曹参领兵三万，去长沙绝布粮道；令灌婴领兵二万，前往陆安捉拿英布老小；令纪通领精兵二万，劫于大寨；令周勃等把住淮江渡口，各处调派停当。

英布果见帝数日不出，大喜曰：“此必汉王被箭射伤大重，不能出战，吾正好乘饥攻取，必获大胜。”栾布曰：“恐有别计，须当仔细。”英布分二枝人马杀上汉营来搦战，汉阵上不见人马，一连二日，英布曰：“果帝伤重，无人主张。今晚可劫营，决无准备。”李布曰：“陈平等多诡计，恐中间有诈。”言未毕，后哨人来报，大营被汉将纪通劫了，现今周勃等把住江口，灌婴往陆安暗取大王老小，曹参断了粮道，现今军中已缺粮。英布听说大惊，急收回人马望山后安营，人马方动，只见汉营中二枝人马冲出，为首大将樊哙大叫曰：“英布急早投降，奏过主上，免汝一死。”英布大怒，急勒回马，与哙大战。交马五十合，见汉兵陆续增添越多，布不敢久战，望东南逃走，帝传令大势人马追赶至大江，布引百十骑渡江，汉兵遂屯兵于江北，暗使人探听英布投何处去。

却说英布过江，径至吴国，投吴芮处安身：吴芮正出城外采猎未回。吴芮侄吴臣，曾受英布之辱，每怀忿恨，见布止领百十骑人马来投，自思：“布平日恃勇独霸淮南，恣意妄为。今谋反，被汉王一阵杀败，却来投奔安身：我若容了他，即是通同叛臣，不若乘叔采猎未回，暗地杀之，投见汉帝，此莫大之功也。”于是迎接英布入府，行礼毕，分付左右置酒款待。布问：“令叔何往？”臣曰：“阿叔无事，即往南山败猎，或三五日方归。今日不知降临，早晚必回城矣。”布曰：“前日兵出吴地，幸赖令叔，率众归降，一路过江，并无阻滞，遂取上蔡，直抵蕲西。不料被汉兵劫营，遂尔失利，今日复过江到此，且暂住数日，待令叔回，再纠聚人马，与汉决战，如得成功，富贵与令叔共之。”吴臣只是佯为答应，饮酒至晚，英布大醉，即投公馆宿歇，将二鼓之后，吴臣同四十武士，各执利刃，从公馆后门暗地越墙而过，径到英布寝歇处



。只闻英布鼾睡如雷，吴臣看得较近，用力一剑，将布斩首落地，耳房中有十数从人知觉，便叫道：“大王房中如何有人？”急起身抢出，破四十个武士拦住，遂尽行杀死。

次日天明，吴臣将英布首级过江来见汉帝，帝闻英布被吴臣杀死，甚喜，急召入，令吴臣将英布头捧上验看。陈平谏曰：“不可：英布乃世之骁将，今被暴杀，魂魄未散，恐有恶气，冲犯龙体。”帝曰：“朕自起兵丰沛，十数年来，经百十余战，大小首级，不知见几千万个，岂惧英布首级耶？”遂捧上观看，帝乃大骂曰：“黑面贼：不安守臣节，却要谋反，今被斩首，汝再敢纵横吴楚之间耶？”言未毕，只见布头睁圆怪眼，须发直竖，一阵恶气，将帝冲倒，未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九十七回 四皓羽翼定太子

汉帝被恶气冲倒，左右急扶帝入寝室，诸将到帐下问安，帝卧病不起，命医调治，数日方愈，帝重赏吴臣，遂封为忠毅侯：仍行手敕，晓谕吴芮，用心把守江夏一带。以刘仲之子刘濞就封为吴王，镇守江东。

十一月，帝过鲁，闻阙里乃生孔子之处，有孔子之庭并孔林，帝即率文武群臣以太牢之礼祀之，并封其子孙，遍游泰岳胜境，复询问孔颜遗址，祀孔庙毕，还过丰沛，置酒沛营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笑乐，又招致沛中幼童得二百人，教之歌舞，竟日作欢饮酒，酒至半酣，帝起，击筑自为歌曰：

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？

令歌儿皆和习之，帝乃自起歌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。谓父老曰：“游子悲故乡，想吾幼时，终日与乡人同处，眷恋不相舍，后起兵丰沛，遍游海内，乃经百余战，遂有天下。至今不觉老矣！尔等亦皆皤白。追思往日，情甚伤感。吾今虽极贵，万岁后，吾魂魄犹乐思丰沛。”遂以沛县为帝汤沐邑，悉免租税。父兄诸母敌人日与欢乐，帝恐太劳扰，欲启行，父兄又固请留帝，帝曰：“吾人马众多，沛县乃小邑，恐供给不敷，无久为民苦也。”帝不得已，又往三日，大兵起身，一日过洛阳，直抵关中，吕后、太子、戚姬、如意，并文武群臣迎接车驾入内，大排筵宴，犒赏诸将，自此天下无事。

帝宠爱戚姬益甚：吕后每怀嫉怨，因寻事喧怪戚姬，姬不能自安，一日帝有疾，入姬宫，见帝一向多疾，因奏曰：“陛下春秋渐高，若圣意不早以定议，吾母子恐他日无葬地矣！”帝曰：“此事亦甚易，待朕徐徐图之。”姬命左右置酒，与帝欢洽，帝大醉，枕姬膝上，遂熟寝。吕后密令探看，知帝在姬宫饮酒，后乘兴即过西宫，有守宫门近侍报姬曰：“吕娘娘至矣！”姬因帝枕膝熟睡，不敢惊扰，坐床未起，后忽至，大骂曰：“贱婢每见我，恣肆无状，今入尔宫，尚高坐不起，是何道理？”姬曰：“妾见后，岂敢不远迎？因帝熟睡

，不敢惊寝，以此失礼。”后曰：“贱婢每见我，便以帝为辞；他日万岁后，定着汝为讖粉！”遂大怒骂詈而去，戚姬半晌无言，惟哑咽堕泪，不意泪点滴于帝面上，帝觉来。酒醒，见戚姬堕泪，帝惊问曰：“爱卿缘何垂泪？”姬曰：“适间陛下枕妾膝睡熟，不料吕后自外来，臣妾恐惊陛下寝，不敢动身，后怪不起，嗔怪而去，欲待陛下万岁后，致臣妾力齏粉：妾因此啼泣，误以泪珠污陛下龙颜，妾该万死。”遂跪伏在地，娇容愁貌。万种风姿。帝急以手揽衣抚之曰：“汝放心！管教汝无事，明日出朝，与群臣会议，定易太子，汝必为皇后，如意为太子，吕后岂能害汝耶？”戚姬叩首拜谢。

帝商议已定，次日出朝文武群臣朝参毕，帝遂手敕，着令群臣再议更易太子，务台公论，勿执己见。帝遂命群臣，赴丞相府商议。

吕后知觉，因召吕泽人内议曰：“帝宠戚姬，不念旧德，累次诏群臣，要易太子，此事如何？”吕泽曰：“臣识见浅小，不足以谋大事，娘娘若要筹策，须差人密问张子房，看他有甚识见。”后曰：“张子房导引辟谷，一向不出，岂可为我筹画？”吕泽曰：“臣与子房之子张辟疆交好，央他转与子房通达，料子房一言之间，便可主意。”后即命吕泽同辟疆往问张良：初不欲言，吕泽曰：“泽奉后命，来问公画计，今公不言，臣何以复后？今泽但有死而已，必不能出公之门也。”良曰：“此事非敢不言，但不可以口舌争也。”泽曰：“出公之口，入泽之耳，何不可言之有？”良乃附耳谓泽曰：“帝平白所重者有四人，一向征聘，其人坚志不欲来，隐于商山之南，此山离长安三百里，山势最险，多出芝草，间来采芝而食，凿泉而饮，飘然与世相忘，帝深慕其人，而不能力致，每欲除之，又恐天下人非议，亦且阻塞贤路，遂任彼自乐。今娘娘差人卑礼厚币，辞意恳切，务求此四人，以羽翼太子，帝一见之，则自然不敢言废立矣。若得此四人来，胜百员强将，抵十万精兵，不动声色，而太子有磐石之固矣。”泽曰：“愿求四公姓名。”良曰：“此四人一人姓唐，名宣明，居东园，遂号东园公；一人姓绮，名里季，邯郸人，初隐商南，后与东园为友；一人姓崔，名黄，字少通。齐人，隐居夏黄，遂号夏黄公；一人姓周，名术，字元道，河内人，号角里先生，尔就将此四人奏知娘娘，急早恳求，若得他下山，太子之福也。”

吕泽闻张良之言，拜谢，急来奏知娘娘，吕后随差内使李恭等四人预备西蜀锦四十疋，黄金四千两，名马四匹，前赴商山，求见四皓，四皓方由山中采芝而归，见使命各备厚礼，跪于山坡之下，俯伏而言曰：“方今皇太子仁孝敬，著闻于天下，素仰四公之名，特差某等卑礼厚币，乞请四公下山，辅教太子，以成太平之治，他日嗣登宝位，富贵与公共之，愿公勿辞焉。”四皓初有难色，见使命哀求恳切。拜伏在地不起。遂将礼物收下，留使命在山中暂歇一

宿。次日，四皓收拾行囊，同使命下山，来见太子。吕后即传命，排设筵席，款待四人。四皓自此朝夕与太子相伴不题。

却说帝升殿召群臣曰：“朕前日命卿等会议，更易太子，连日未见回奏。”叔孙通、周昌等谏曰：“昔晋献公以骊姬之故，废太子，立奚齐，晋国乱者数十年。秦以不早定扶苏，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，自使灭祀，此陛下所亲见，今太子仁孝，天下皆闻之，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，臣愿先伏诛，颈血污地也。”帝遂拂袖而入，群臣皆散。

帝正欲幸长信宫，过便殿，适见太子自文德殿而来，四老人随太子后行，帝怪问曰：“此四人，自何而来？”四人近前各言其姓名，帝乃惊曰：“吾久以卑礼敦请，四公皆逃避不欲来，今公何从吾儿游乎？”四人曰：“陛下轻士慢骂，臣等义不受辱，故恐惧而亡匿之：闻太子仁孝恭敬，礼贤下士，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愿委身以事太子。”帝曰：“烦四公幸调护太子。”四人各为寿，望帝拜伏，衣冠甚整，器度奇伟，真当世之神仙也。帝相望而去。

帝至长信宫，戚姬接见，帝备道叔孙通、周昌等力谏不欲更易，又且太子有四皓为之辅佐，羽翼已成，难动摇矣，戚姬不觉泪下，帝谕之曰：“吾封如意都善地，料根本已固，定无事矣。”姬拜谢，不知帝封如意何处去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九十八回 汉帝封赵王如意

帝因戚姬涕泣，遂抚谕之曰：“我前日征陈豨，驻兵邯郸，我见此地风俗淳厚，人民庶富，前有燕台之阻，后有漳河之险，地方千里，人多豪杰，若此地建都，亦不在长安之下：我明日出朝，就封如意为赵王，建都邯郸，使彼终身快乐，且又离关中甚远，乃重耳远害之道也。”姬曰：“封如意力赵王，深感陛下洪恩，但如意幼小，须得一人辅之，庶可以保守疆土。”帝曰：“待明日于群臣之中，拣选一奇谋之士以辅之，料万安无事。”姬拜谢，置酒与帝欢饮。

次日，帝升殿，与文武群臣会议：“太子既不可易，但如意年渐长成，不可久留宫中，朕欲封如意为赵王，建都邯郸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群臣曰：“若封如意为赵王，甚合公论。”帝曰：“封如意为赵王，须得一老成大臣辅之，庶得朝夕教导，卿等以为何人足当此任？”萧何曰：“唯御史大夫周昌，其人公正明爽，足可辅之。”帝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于是召周昌，欲同如意赴赵建都，昌曰：“陛下既命臣辅佐，敢不从命？但须依臣三事，仍望陛下写手敕以戒之，庶保无事。”帝曰：“那三事？”昌曰：“第一不可复入朝，恐地方无人保守，又防人谋害，第二退守本国，谦以自御，听臣谏劝。第三不可时常

与戚娘娘通问音信，恐被人识破，则母子不能自保，若依此三事，臣方可辅之。”帝曰：“此三事亦甚易。”随写手敕付赵王收照。遂命车驾送如意出城。如意临行来别戚姬，姬曰：“吾与尔今日别离，又不知‘何日相见？’”母子抱头放声大哭，左右无不坠泪，是日如意出城，帝送至郊外，洒泪而别，周昌亦同赵王赴邯郸不题。

却说帝正欲进城，只见一人手执词状，向帝驾前声言：“萧丞相将上林中空地召民耕种，以公家之物而要买人心，实怀不忠，乞陛下察之。”帝闻奏大怒曰：“萧何受贾人财物，却将吾上林空地，与民佃种，甚非臣道。”急令廷尉械系之。萧何被系亦不分辩，遂下狱。数日，有王卫尉叩阙上言曰：“萧丞相有何罪，陛下乃械系下狱耶？”帝曰：“受贾人财物，以吾苑地求租于民。吾故系之。”王卫尉曰：“有便于民而请之，真宰相事也，且陛下此数载来，陈豨、英布反，以关中托丞相镇守，当是之时，若关中以西少为推动，则国家非陛下有也。丞相不于此时为利，今却乃利贾人之金乎？陛下忌小过而忘大德，臣故不避死而叩阙上言之，幸陛下察焉！”帝沉思半晌回答曰：“此寡人之过也。”是日，使内侍持节赦丞相萧何出狱。何入内向帝谢恩，帝曰：“丞相为民请苑。真宰相之事也。吾不知而加罪，吾不过为桀纣主；丞相下狱，亦不分辩，则为贤宰相也；寡人之系公，正欲百姓闻吾之过也！”何曰：“陛下圣明，臣罪当系狱，又何分辩之有？”帝叹曰：“贤哉，何之为相也。”遂将妄告者杀之。

张良闻何下狱，遂叹曰：“韩、彭、英布被诛，萧何下狱，吾虽导引辟谷，尚处关中，况易太子之计，乃我所为，倘帝知之，吾罪亦难免矣！”遂寻访四皓，计议欲往终南求仙，以避其难，各人约会相同。次日，张良同四皓见帝曰：“方今天下一统，四海宴然，太子仁孝素闻，礼贤下士，足可以继万年之统，臣四皓年各八十，不能起居；臣良衰病日侵，亦不堪任用。欲辞陛下，臣等前往终南山访道，一切功名富贵，漠漠然无关于心，远观云水，了身达命，得延数年，皆陛下之所赐也。”帝曰：“朕得先生以来，屡建奇功，未有酬报，前封为留侯，先生又未领受，今乃辞寡人而去，不识继此可复得见乎？”良曰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帝又谓四皓曰：“卿等辅教太子，正望久相调护。今相从未久，又欲远遁山林，复埋名韬迹，是何心哉？”四皓曰：“君子满朝，善人当道，臣等衰朽之人，亦何益于国家？惟望陛下，放归田里，得休息余年，臣等没齿感恩当何如耶！”帝见众人辞意恳切，去念已决，遂赠金帛之物，亲步行出殿门之外，以目遥送，只见四皓、张良飘然而去，帝叹息不已。却说汉帝因见张良归山，一日追思开国功臣：“其间有与朕起首布衣者；有背楚归朕，建立大功者；有续后随朕征进，屡有奇谋妙算，足成

伟绩者；虽曾犯罪，或遭诛戮，然兴刘灭楚之功，实不可混，朕欲建立一阁，将功臣名姓容貌，图画于上，以示后世子孙，使不忘其初，亦见我大汉人才之盛也。”即命工匠建立功臣阁，图画容貌，阁成，遂引太子观看，一一指说功臣出处来历。看到纪信，太子便说：“陛下若无此人，安得有今日？”又看夏侯婴，太子便说：“臣若无此人，亦岂得今日为陛下子耶？”帝曰：“吾儿可谓不忘其本矣！”是日，即召纪信子纪通，夏侯婴，重加赏赉。二人领受，谢恩出内。人人赞叹，尽说太子仁德。帝闻之甚喜。

忽有一人大叫曰：“陛下与殿下念纪信、夏侯婴之功，独不念臣父有莫大之功，而不复念，是陛下独忘之矣。”汉帝看其人，未知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九十九回 长乐宫高帝拒医

其人为谁？乃项伯之子项东也。东曰：“陛下昔日屯兵霸上，与楚相拒，楚王欲起兵劫寨，臣父以子房故旧，遂忘同姓，亲冒矢石，直抵汉营，报知陛下，相与结好。续后回楚，复又与陛下解释，以此霸王息兵，次日鸿门设宴，臣父又与项庄舞剑，极力与陛下维持，陛下得以无事。其后成皋，霸王置太公于俎上，又得臣父以言力阻，太公得以保全。臣父之功，不在纪信、夏侯婴之下。陛下今日与殿下论功，一言不及臣父，因此臣随侍从，遂冒死敢为陛下言之。”汉帝闻东之言，愕然自失曰：“寡人久欲结昔日之盟，复二姓之好，但连因各处征讨，未有暇时，今闻汝言，使我自愧。”是日，使传命以少华公主与项东结亲，令叔孙通议礼，择日成婚，永结盟好。项东自此与公主合亲，住居隆庆府，封东为昭信侯不题。

却说帝因征英布为流矢所伤，旧病复作：又屡幸戚姬，遂成重疾，吕后与宫嫔议曰：“帝今有重疾，又终日尚在西宫，倘有不虞，何以定后事？”宫嫔曰：“此事当召绛、灌诸臣同殿下往西宫，劝帝回长乐宫养病，此是正理。若娘娘谏劝，恐帝终不听。”后曰：“汝等所见甚有理。”即召审食其、吕泽，传命召绛、灌诸大臣同殿下赴西宫，请汉帝回宫。诸大臣曰：“娘娘听见甚有理。”众人即同殿下前到西宫，候于福顺门之久，传与宫嫔。宫嫔报知汉帝，帝曰：“此必吕后见我有病，以此着太子同群臣，欲请我回宫。”戚姬曰：“陛下若回宫，舍我在此，终被吕后所害，臣妾再不得见天颜矣！”言毕泪如雨下，拜伏于御榻之前。帝曰：“待诸臣进内，我自有话说。”遂传旨着太子诸臣进内。

太子与群臣入内，见帝面容黄瘦，四体沉重，叩首于御榻前哀告曰：“陛下春秋已高，又兼有疾，久在于此，虽朝夕欢乐，似非养圣之所，臣等愚见，欲奉迎陛下回正宫静养，以保万年，则太子之大孝，臣等之至愿，兼尽之矣

。”帝曰：“我之得疾，盖因久于兵马，此怀终日郁郁，所以困而成疾。今居于此，自觉心志舒畅，或可以保安，岂可复迁改他处？倘愈加溃乱，非汝等所以慰我也。”有樊哙续到，拜伏于地曰：“陛下起自布衣，遍历天下，诛秦灭项，何其壮也！今乃顾恋戚姬，遂忘初志，想娘娘与陛下同其患难，共成大业，不得与陛下相处正室，失天地配合之宜，臣等甚为陛下不取也。今殿下与群臣冒罪哀请，陛下若复执一不回正宫，又失父子之情，君臣之义，陛下何以示法万世乎？”帝见群臣哀请之至，不得已，遂起，扶病过长乐宫养病。戚姬送帝回正宫，拜见吕后毕，仍回西宫不题。

且说吕后与群臣计议，欲请名医看疾，陈平曰：“此去长安二百余里，栌阳北山下，有一医人，极知脉理，善疗诸病。娘娘可差人以礼请来看视，或能治之也。”后即具礼差人，前赴栌阳请医，一日医人至长安，入内先见吕后，吕后备将帝所得病症一一告知，医人曰：“此病虽沉重，然帝元气素壮健，若以良药，渐渐调理，敢保万安。”后喜曰：“汝若能以治之，必重加封赏，富贵不轻也。”后遂引医入内见帝，医奏曰：“陛下之疾，亦不难治，料加以良药，旬日即愈也。”于是帝嫚骂曰：“何乃引此山野匹夫，妄为可否耶？我起自布衣，提三尺剑，遂取天下，岂非天乎？我命在天，虽扁鹊神医，亦何益哉！”帝坚意不使医治病。帝赐金五十斤，仍发回栌阳。

汉帝自此饮食少进，病益沉重。吕后朝夕侍于左右，因问：“陛下万万岁后，萧相国死后，谁可以代之？”帝曰：“曹参可。”又问其次，帝曰：“王陵可，陵少戆，陈平可以佐之，陈平智有余，然难以独任。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刘氏者必勃也，可令为太尉。”吕后复问其次，帝曰：“此后亦非我所知也。”太子亦入内问疾，帝曰：“吾老矣，此疾不可起，汝仁厚有余，足可以保天下，但赵王如意，母于之命，皆赖汝保全，父之所爱者，子亦爱之，然后为孝，汝当识之！”太子曰：“君父之恩，手足之情，二者皆不可失。陛下善保龙体，他念不足虑也。”帝嘱之后，病势愈重，遂不复言。乃于大汉十二年，夏四月甲辰，帝崩于长乐宫，原高帝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，崩于是年，寿六十三岁。帝崩四日后，吕后秘不发丧，召吕泽、审食其计议，立意要谋害功臣，未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回 吕太后谋诛功臣

汉帝崩四日，后秘不发丧，召吕泽、审食其议曰：“方今在朝功臣，强梁跋扈，各怀异志，若知帝崩，决然作乱，岂肯委身以事少帝？我欲假传帝病甚重，召大小诸臣入内分付遗嘱，不拘在内在外，通要入内，却埋伏下武士，因而杀之。以除后患。此计如何？”审食其曰：“娘娘须草诏传布中外，着令大小群臣入内，仍要委一心腹大将，率领武士、方好下手，若防备不严，倘群臣

作变，反惹起祸来。非同小可。”后曰：“左右人将惟酈商可托心腹，汝可召来计议。”吕泽即往召酈商，商急来见后，后将前事密与酈商说知，商曰：“此事甚非长策，娘娘若草招传布中外，倘群臣各生疑忌，其起异志，则天下危矣！况陈平、灌婴，前领精兵十万把守荥阳；舞阳侯樊哙，太尉周勃，领精兵二十万前定燕代；其余诸将，散处四外，各据精兵，势已固立，若知帝崩，又闻娘娘赚入内谋害，彼各连兵还向，以攻关中，诸大小群臣在内者。知外有兵变，若复协力内叛，娘娘虽有百万雄兵。亦难支持。只一变乱，岂是等闲，娘娘须当裁处，不可轻举！”后曰：“如尔所言，真是有理，为今之计，将复如何？”商曰：“以臣愚见，急颁诏中外·传说帝崩，大赦天下，召樊哙、周勃、王陵等防护关中，上不失先帝万年之业，下可以保少帝安太平，娘娘开创之功，勒铭彝鼎，子子孙孙，传颂不朽也。”后曰：“既是如说，即令叔孙通草遗诏，传布中外。”诏曰：

朕起自布衣，还定关中，艰苦三十余年，大业始定。方欲安享隆平，以臻至治，不意寝疾不起，遂尔遐逝，幸赖尔大小文武臣庶，共赞皇猷，克成鸿谟。仍冀辅佐太子，嗣登天位，保守海宇。统绩万年，天下元元，奠安汉土。如有弄兵潢池，不遵王化者，即命一二大将，统兵征讨，竭力剿除，毋负朕命。发丧之礼，勿大费侈，恐伤民财。非朕初意。故兹诏示，咸使闻知。

诏布中外，大小群臣悉来举哀。丁未发丧，丙寅葬帝于长安故城，己巳立太子盈为皇帝，颁诏天下。诏曰：

朕乃帝长子，册立已久。帝崩，群臣遵帝遗诏，立朕嗣皇帝位。朕自谅德薄，恐不足以胜天下之重，但帝命简在，不敢固逊，乃于大汉十二年，夏四月己巳，入登大宝，昭布中外，惟赖尔大小文武诸侯，匡朕不及，以保鸿业，期统续于万年，衍子孙于不拔：故兹昭示，咸使闻知。

惠帝颁诏毕，叔孙通率群臣上表朝贺，又议尊汉帝为高帝，以明汉祖，为创业之主也。惠帝曰：“尔等欲尊帝为高帝，此亦子孙尊祖之孝，但不知于礼亦有合乎？”群臣曰：“先帝起自微细，拨乱反正，平定天下，为汉太祖，功业最高，上尊号为高皇帝，深合三王之礼，允协天下之情。”惠帝曰：“尔臣既议停当，急上尊号，以示中外。”于是群臣议尊人帝为高皇帝，令郡同诸侯。各立高庙，以岁时祭享：又思高帝尝悲歌于沛县，即于沛县原发迹之地立高帝庙，就令原教习歌儿二百人，每祭祀之时，即歌舞，以为享神之礼。如有名缺，辄令有司补之。

惠帝即位后，各处诸侯俱来朝贺，惟燕王卢绾闻高帝崩，即率众结连匈奴谋叛，惠帝乃遵高帝遗诏，即召樊哙、周勃，统领精兵二十万伐卢绾，樊哙、周勃领帝命，拣选精兵二十万，前赴燕代，一日兵到漳河，先差小校探听卢绾

消息。差去小校数日回复曰：“卢绾大势人马，屯住燕北，两路人马，共五十万，接连三百里不绝。”樊哙闻说，与周勃计议曰：“卢绾兵马既多，不可力敌，须当智取：公可领精兵五万，由漳河东北走太原，以挠其后；吾领兵前赴燕南与卢绾对敌，彼惟专意于前，不防其后，公乃急攻其后，使彼两势不能相应。绾可擒也。”勃曰：“匈奴现今屯兵燕北，倘闻吾兵攻击，或来接应，不惟无益于我，亦恐无益于将军矣。”哙曰：“不然！我兵往攻燕南，与绾对敌。匈奴决向前救应，与绾合兵，与我相敌。岂有顾后之理，公乃举兵挠乱其后，彼必惊溃而走，疑我从天而降矣。一阵决可取胜。”周勃从其计，即领精兵五万，由漳河东北而去。樊哙亦催动三军，径趋燕南大路而来。离卢绾营五十里下寨。

卢绾知樊哙领兵到来，急报知匈奴，着急领兵来燕南救应：樊哙扎营三日。不与交战。卢绾与匈奴商议曰：“樊哙乃汉之名将，今渐年老，来此三日，不敢出战，想见我兵势重，有怯敌之意。我明日与彼交战，汝可出兵以冲击之，彼必败走，可尽力追赶，决然取胜，若樊哙一败，汉将再无出力者：倘关中挠动，我与汝举兵而西，长安可得也。”卢绾计议停当。

却说樊哙分付骑将张荣、李鼎、马和、党奉四将，各领兵四万左右埋伏，曰：“待我诈败，汝可并力截杀，彼必溃乱。”四将得令，引兵左右埋伏，樊哙却一马突出阵前，与卢绾答话曰：“汉帝与汝起兵三十余年，爱汝如子，封汝为燕王，可谓极贵，汝尚不知足，乃结连匈奴造反。今天兵到来，及早受死，免使三军涂炭！”卢绾曰：“汉帝诛戮功臣，吕后尤甚，因此起兵，以图天下，汝若见机与我合兵一处，免遭未央之苦。”樊哙大怒，举戟直取绾，绾举刀交还，两家战在一处，金鼓震天，尘笼四野。战到三十回合，樊哙诈败，勒回马落荒而走。匈奴人马亦冲杀过来，卢绾并力与匈奴追赶，才然前进，两边一声炮响，左右突出两枝人马来，为首四员大将，截住燕代人马，奋力冲杀，樊哙复调转人马并力夹攻，卢绾大败，向后奔走。樊哙挥动三军，连夜追杀。又有燕北人来报，汉兵不知多少，自太原冲杀前来，已将老营辎重尽数烧毁，相离止五十余里，卢绾大惊，急趋燕城，又有樊哙紧追在后，不得脱身。追及天明，汉将周勃人马已到，将卢绾、匈奴围住，箭如飞蝗。匈奴急下马投降，卢绾见势不可支，遂引刀自杀。众军士将匈奴绑缚至军前听候。

樊哙鸣金收军，同周勃进城安抚百姓，犒赏军士，周勃称贺曰：“果不出将军之所料也！”樊哙曰：“匈奴虽擒，惟单于一支，未可诛灭，可监押赴长安见帝，与群臣计议，正好乘此与单于相和：况帝初即应，首擒此巨寇，亦足以壮国威也。”勃曰：“将军所见甚当。”于是引本部兵二十万，并降兵十五万，奏凯而回。一日到长安，见惠帝，备说卢绾自杀，匈奴归降，燕代悉平。



帝甚喜，重赏二将，即令匈奴解去其缚，候次日朝见。比有叔孙通奏曰：“臣有一言面奏，欲使外国明日朝见之时，仰瞻上国君臣之礼，陛下当升大殿，令武士陈列仪仗，以彰威武。”帝曰：“此奏甚合朕意。”随密传旨，着文武大小群臣。各具锦绣服色，次日早朝。未知如何盛张朝仪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零一回 汉惠帝坐享太平

却说叔孙通因匈奴朝见，奏知惠帝，要盛张朝仪，严整武士，又密传旨，着文武群臣各具锦绣服色侍班，使外邦见我中国威仪。惠帝准奏，人日樊哙引领匈奴大小酋长百余人朝见，匈奴并众酋长见汉朝威仪，十分钦服，拜伏曰：“于今始仰中国之盛，我外夷远处沙漠，生长边方，从来未尝见此朝仪也。”惠帝传旨着光禄设宴款待匈奴，帝遂朝散归宫。

自此天下无事·万国咸宁。以吕后为皇太后，吕泽等恃太后在上，专擅权柄，出入宫庭。诸吕皆封列侯，诸大臣莫敢谏。

丞相萧何老疾举发，帝知何有疾，亲往视疾。萧何急令家人净扫厅堂，排设香案，迎惠帝入寝室，何将朝服冠冕置于身边，望帝叩首。帝曰：“丞相得何疾？”何曰：“臣老疾日侵，饮食少进，死期不远，乃蒙陛下军马下临，臣粉骨碎身，何以报德。”帝曰：“丞相善加调理，命医看视，料亦安保无事。”何曰：“臣随先帝昼夜经营方略，调度军需，费尽心力，五脏皆伤，以此致疾，岂能遽安？”帝不觉泪下，何亦涕泣，帝曰：“丞相百岁后谁可代公，以辅佐朕躬？”何曰：“知臣者莫如君。”帝曰：“曹参何如？”何曰：“陛下言及曹参，真得其人矣！参乃先帝旧臣，素忠诚，可任大事，臣死之后，急当以参为相，前日先帝亦曾论及，陛下当任用也。”帝曰：“丞相再有何见谕？”何曰：“先帝立法甚善，王陵、周勃等诸旧臣。守而不失，则天下自然无事，此外非臣敢多言也。”帝遂回朝进宫，何过数日薨逝。帝闻之。甚伤悼，遣使致祭营葬，急差人取曹参代何为相。

却说曹参闻得萧何薨逝，告家人急备行装：“吾将入相矣！”数日后，果有使命召参为相，初曹参与何交最善，后何相。势位悬殊，遂与参有隙；及何推举贤能，首以曹参为言，曹参亦知萧何不以私隙废公举，对家人三何必荐己为相也。曹参遂入朝见帝，帝抚之曰：“萧丞相首荐卿可代己任，先帝临崩。亦曾念及，卿当尽心王事，无负委用。”参曰：“臣敢不竭尽驾驂，以图报称？”及曹参为相，凡事无所变更，惟遵何约束，择郡吏皆谄于文辞、老成持重者选用，凡深刻浮薄、专务声名者，一切皆斥逐之。见人有细过，专掩匿覆，盖终日惟安静无事，府中惟一二吏伺候，再无迎送参谒之烦。帝差人体访，见参府中无事，因召问曰：“卿为丞相，当天下大任，何乃终日静坐，不见所治何事？”曹参奏曰：“陛下自察圣明神武，孰与高帝？”帝曰：“朕安敢

望先帝耶？”参曰：“陛下观臣之才能，孰与萧何？”帝曰：“君才似不如也。”参曰：“陛下之圣明既不如高帝，臣才又不及萧何，高帝所定之法令，陛下当遵守，萧何所为之善政，臣等当奉行。君臣同心，遵而不失，使海内清宁，四方无事，民安其业，天下太平，陛下高拱清穆，臣等各安其位，各尽其职，不亦可乎！又何纷更以多事哉？”帝曰：“善！”于是曹参居相位三年，一遵何约法，民俗渐淳，士多忠厚，百姓相安于闾巷之前。民相歌曰：“萧何为法，斲若画一。曹参代之，守而不失，载其清静，民以宁一。”

曹参持政既久，每告子弟曰：“吾从高帝起自丰沛，与秦楚交兵四十余年。身经百十余战，万死一生，不意今日位极人臣，坐享太平，子孙世世承荫。于分足矣：此应不可久贪，当推让贤能，庶保永终。”乃上言备陈年老多疾、不堪任使，乞放归故山，以终天年，初帝不允所请，参再三辞意哀恳，躬候阙下，瞻望不退，帝知参意已决，遂允所请，仍以宣平侯加封宣平公，食邑十万户。子孙俱世荫，驰驿回籍。

帝乃遵高帝遗诏，以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，周勃为太尉，樊哙等训练兵马，朱虚侯刘章制服诸吕，宰相以治内，大将以治外，蛮夷顺附，自此天下无事，讴歌载道，无复昔日伤夷愁叹之声矣。

东汉演义评 清·珊城清远道人

## 第一回 英君图治开三衅

汉朝自高祖起沛，引兵自南阳入武关，破秦；项羽背约，分王汉中；后得韩信，拜为大将，遂东出陈仓，定三秦；信复北举燕赵，东击齐，南会楚，五年之间，卒破羽于垓下。天下大定，定都长安。初灭楚时，建都洛阳，从娄敬、张良之议，遂都长安。长安在洛阳之西，故后世号为西汉也，高祖在位十二年崩，传位与长子盈，是为惠帝。

帝仁孝，见吕太后所为惨毒寡恩，常怀不乐。一日，太后鸩杀御弟赵王，断其母戚夫人手足，去眼燻耳，饮瘖药，使居厕中，号曰“人彘”。召帝观之，帝大惊，哭曰：“此非人所为，朕何以治天下！”由此日惟饮酒作乐，不听政事，郁郁七年而崩。

帝无嗣，吕太后取他人儿为太子，立为少帝，后又杀之，更取他人子，立为后少帝，太后自临朝称制，尽封诸吕为王，欲灭刘氏之祚。幸得太尉周勃，右丞相陈平协谋，太后崩，悉捕诸吕斩之，迎代王恒即位，是为文皇帝。帝高帝中子，薄姬所生也。

文帝恭俭，有王者规模，在位二十三年，天下富庶。至景帝绍位十六年，遵守成业，蠲民租，减笞法，瘳廩府，库充实至于朽不可校。但刻薄尚刑名之学，以至激变七国，赖周亚夫讨平之。后亚夫子为人所告，事连亚夫，召诣

廷尉，不食呕血而死。

武帝雄才大略，焕然可述。在位五十四年，表章六经，举俊茂，兴太学；又逐匈奴，通西域，平南越，开朝鲜，南置交趾，北置朔方，可谓盛矣。然穷奢极欲，繁刑重敛，内侈宫室，外事四夷，信惑神怪，巡游无度，使百姓疲敝，起为盗贼，几类秦始。幸其末年悔过，壬辰二月，亲耕于钜定，还见群臣曰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伤害百姓，糜费天下者，悉罢之。”以田千秋为丞相，封富民侯。千秋无他材能学术，又无阉阅功劳，特以前曾讼太子之冤，一言悟主，数月之间，取宰相封侯，世未尝有也！然为人敦厚有智，居位自称。先是桑弘羊言：“输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，可遣屯田卒，置校尉，募壮健民诣田所，垦田筑亭，以威西方之国。”时上深悔既往之非，闻奏乃下诏曰：

前有司奏，欲益民赋三十，以助边用，是重困老弱孤独也。今又请遣卒田轮台，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，前击车师，虽降其王，以辽远乏食，道死者数千人，况益西乎？匈奴常言汉极大，然不耐饥渴，失一狼，走千羊。乃者贰师败，军士死略离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今又请远田轮台，欲起亭隧，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优民也，朕不忍闻，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修马复令，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。

自是不复出军，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，以明休息，思富养民也。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过能教民治田，其耕耘田器，皆有便巧，用力少而得谷多，民皆便之。

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，年七岁，体壮大，多智，上奇爱之，欲立为太子，以其年稚，乃使黄门画“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”以赐光禄大夫霍光，后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金日碑为车骑将军，上官桀为左将军，受遗诏辅少主，帝崩，太子弗陵即位，年才十岁，是为昭帝也。童稚之年能辨霍光之忠。惜天嗇其年，寿二十二岁而崩。帝无嗣，立昌邑王即位。王昏乱，淫戏无度。大将军光率群臣奏太后，废之。迎武帝曾孙病已入即位，是为宣帝。

帝在位二十五年，励精图治，信赏必罚，吏称民安，借乎治杂于霸，文景之治不复存矣！至用恭、显，而启元帝之信阉宦；贵许、史，而启成帝之任外戚；杀赵、盖、韩、杨，而后哀帝之诛大臣。故论其功，则为中兴之君；察其罪，则为基祸之主。按两汉凡二十五君，共坐四百二十六年天下，计西汉十三君，合王莽淮阳王十六年，共二百三十年；东汉君一十有二，共年百九十有六。那二十五君：

高惠文景武昭宣，元成哀平孺子篡，  
光武明章和殇安，顺冲质桓帝灵献。

前部西汉演义，但做到高祖得天下而止，读者费了数日功夫，只知得数年之事。其子孙坐了几十年天下，孰为圣明，孰为昏暴，竟茫然不知，如看一两出戏文，热闹半天，还是有头无尾，至平帝如何失了国，王莽如何便篡了位，树必先朽而后虫生，做东汉的，更不叙明根源，这又叫个有尾无头，更是闷事。今重新演说光武中兴故事，顺便将西汉一代之事，约略补述在前，令读者于一代兴衰，了然在目。

且说宣帝太子名奭，温柔慈善，帝极钟爱。一日，所幸的司马良娣病死，太子大哭，痛不欲生。宣帝自进宫劝解，只是不乐。帝令皇后遍择美女于后宫。一家人子中得元城王氏女，名政君，其祖王贺，曾为绣衣御史。时政君年方十八，娇媚秀发，送入宫中，太子一见甚是欢悦，政君百体顺承，自不必说。年余，生下皇孙。宣帝大喜，取名骹，字太孙，常抱置左右，即成帝也，宣帝崩，元帝即位，立王政君为皇后。元帝宠用宦官，诛戮忠良，汉家元气剥削殆尽矣。欲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伪学趋权附五侯

却说宣帝时有两位宦官，一名宏恭，官中书令，一名石显，官仆射，皆久典枢机。显尤巧慧，习事能深得人主意指。元帝体弱多疾，以显中人无外党，遂委以朝政，事无大小，皆显自决，贵幸倾朝，时前将军萧望之，光禄大夫周堪，与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，同受遗诏辅政，领尚书事。望之、堪旧为师傅，帝信任之，因荐举宗室更生与金敞，为给事侍中，四人同心谋议国政。史高充位而已，由是与望之有隙，深结恭、显。

望之等既患许、史放纵，又疾恨恭、显擅权，乃奏帝，以为中书政本，国家枢机，宜以通明公正之十处之。武帝游宴后庭，故用宦官，非古制也。宜罢中书宦官，应古不近刑人之义。帝闻奏不能决，恭、显遂奏望之、堪、更生朋党相称誉，谮诉大臣，毁离亲戚，欲以专权擅势，为臣不忠，诬上不道，请谒者召致廷尉。上曰：“数人皆国家重臣，未必如此。”显曰：“且致廷尉问之，看是如何。”上即准奏。一日，有事召堪及更生，左右回奏，两人系在狱中，须诏赦出。上初即位，不知致廷尉为下狱，大惊曰：“非但廷尉问耶？”立召恭、显责问，恭、显皆叩头，上大骂，又叩头。上无法处治，乃曰：“汝二人且出视事。”二人出，立请史高商议。高即见帝，面奏曰：“陛下新即位，未以德化闻于下天，而先验师傅，但既下狱，宜因而决其罪，以免其官，不然中外纷然议论，更累圣德。”上从之，乃赦望之等罪，收其印绶，与周堪、刘更生俱免为庶人。后上念三人皆忠良，无辜削职，心甚不安，诏赐望之爵关内侯，给事中，朝朔望。复徵周堪、刘更生，欲以为谏大夫，恭、显惧其多言，因奏以为中郎。

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，言各处地震，殆为恭、显专权，宜退恭、显，以章蔽善之罚，进望之等，以通贤者之路，奏上，恭、显疑更生所为，白请考奸诈，词服，更生复逮系狱，免为庶人。会望之之子伋亦上书讼望之前事，恭、显复奏望之教子上书，失大臣体，不敬，请逮捕，上曰：“太傅素守高节，恐不肯就吏、受讪辱，而致其死也。”显等曰：“望之前幸不坐罪，复赐爵邑，不悔过服罪，深怀怨望，又自托师傅之尊，若不屈之牢狱，塞其怏怏之心，则圣朝难以施恩厚矣。且人命至重，谁不贪生？今望之所坐语言薄罪，谅不致死，无足深虑。”上乃点首允之。显等即令谒者召望之，望之仰天叹曰：“吾尝备位将相，年逾六十矣！老入牢狱，苟求生活，不可鄙乎？”遂饮鸩自杀。帝知之，大惊拊手曰：“朕固疑其不就牢狱，果杀吾贤傅。”却食涕泣，哀动左右，召显等责问，皆免冠谢罪，良久然后已。

是时前后地震日食，三月雪，霜杀桑，夏寒日青。刘更生乃上书曰：

臣闻舜命九官，济济相让，和之至也，众贤和于朝，则万物和于野。故萧韶九成，而凤凰来仪。至周幽厉之际，朝廷不和，转相非怨，则日月薄食，水泉沸腾，山谷易处，霜降失节。由此观之，和气致祥，乖气致异。祥多者，其国安；异众者，其国危。天地之常，经古今之通义也。正臣进者，治之表也；正臣陷者，乱之机也。夫执狐疑之心者，来讪贼之口；持不断之意者，开群枉之门。讪邪进则众贤退，群在盛则正士消。今以陛下明知，诚深思天地之心，考祥应之福，灾异之祸，杜闭群枉之门，广开众正之路，使是非炳然可知，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，太平之基，万世之利也。

是时周堪、张猛在朝，石显等惮之，于是显及许、史皆言，灾异皆堪、猛用事之咎，遂左迁周堪为河东太守，张猛为槐里令，后猛为显诬谮，令自杀，后贤读史谓堪、猛皆自取颠覆者，盖是时群小在内，主德不明，必无可为之理，恋恋于朝，何所补益，屡遭黜辱，宜矣。若周堪以受遗大臣，当望之饮鸩之后，称疾而去，不亦善乎！

有京房者，《善易》以孝廉为郎，屡言灾异有验，天子悦之，数召对。一日宴见，问上曰：“幽厉之君，何以危，所任者，何人也？”上曰：“君不明，而所任者巧佞。”房曰：“齐桓公、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，然任竖刁、赵高，政治日乱，盗贼满山。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？”上曰：“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。”房因免冠顿首曰：“陛下视今为治耶？乱耶？”上曰：“亦极乱耳。然今之为乱者谁哉？”房曰：“明主宜自知之。”上曰：“不知也，如知，何故用之？”房曰：“上最所信任，与图事帷幄之中，进退天下之士者，是矣。”上频频点首曰：“朕已谕。”房出，上亦不能退显。时宏恭已死，专权者石显，党与五鹿充宗为尚书令，亦用事，深疾房，欲远之，因建

言以房为魏郡太守。去月余，竟徵下狱，杀之。初京房学易于焦延寿，延寿尝曰：“得我道以亡身者，京生也。”房学长于灾变，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候，各有占验。然而不明乎消息盈虚之理，语默进退之机，才得为郎，便欲去上所亲信而下量，元帝之庸懦亦难乎其免矣。故占候前知之学，君子所不贵焉，若无帝者，既知其言之是矣，不惟不能用，又从而杀之，是乌足以为君哉。

帝优柔不断者十六年而崩，成帝嗣位，凡二十六年，初即位，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领尚书事，又封舅王崇为安成侯，赐谭、商、立、根、逢时爵关内侯。是月黄雾四塞，谏大夫杨兴等奏曰：“此阴盛侵阳之气也。高祖之约，非功臣不侯。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，外戚未曾有也。”大将军凤惧，上书辞职，优诏不许。

秋八月，何雨月相承，晨见东方。冬十二月，朔日食，夜地震，未央宫殿中灾异叠见。乃召直言极谏之士，诣白虎殿对策，议者多归咎王凤。时儒者谷永有贤良直谏死格，知凤方柄用，阴欲自托，乃上书曰：

方今四夷宾服，皆为臣妾。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，无重合、安阳、博陆之乱。窃恐陛下听暗昧之瞽说，归咎无辜，重失天心，不可之大者也。陛下诚深察愚言，解偏驳之爱，平天覆之施，使列妾得人人更进，益纳宜子妇人，毋择好丑，毋避尝字，以慰皇太后之忧愠，解谢上帝之谴怒，则继嗣蕃滋，灾异讫息矣。

杜钦亦仿此意，上了一本，上皆以其书，示后宫，即以永为光禄大夫。又悉封诸舅为列侯，谭为平阿侯，商为成都侯，立为红阳侯，根为曲阳侯，逢时为高平侯。五人同日封，故世谓之五侯。

有京兆尹王章，素刚直敢言，虽为王凤所举，见凤专权太甚，心头按捺不住，乃奏封事，言日食之咎，实凤专权蔽主之过，辞语愷切。上召见，谓章曰：“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。”于是章遂荐琅邪太守冯野王，忠信质直。上久闻野王之名，欲倚用以代凤。凤闻之，即称病，上疏乞骸骨。上兀兀不安，乃优诏报凤，强起之。又使尚书劾王章罪，下章吏，廷尉致其大逆，章竟死狱中。自是公卿见凤，侧目不敢正视。王氏愈盛，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。五侯群弟，争为奢侈，赂遗珍宝，四方而至。因而博取声誉，好士养贤，倾财施予。

刘向素怀精忠，尝作《洪范五行传论》，又上《列女传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，因事著述以讽上。上心知其意，然终不能夺王氏权。至是复上封事，极谏曰：“王氏与刘氏势不并立，如下有泰山之安，则上有累卵之危。陛下为人子孙，守持宗庙，而今国祚移于外亲，降为皂隶，纵不为身，奈宗庙何？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，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。”书奏，天子召见向，叹息

悲伤其意，曰：“君且休矣。吾将思之。”然终不能用其言。及王凤卒，以王音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

太后兄弟八人，独弟曼早死，未封侯。曼子莽，字巨君，善事伯叔。凤临死，以莽托太后及帝，乃封为新都侯。时永始元年乙巳，越二十年乙丑，莽遂行篡逆。此按史记，至成帝酒色亡身，哀帝嬖幸盈朝，后作两回叙。

### 第三回 温柔乡成帝追欢

却说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书日食者三十六，地震五，山陵崩弛二。汉成帝在位二十六年，日食地震三倍于《春秋》，水灾大旱则无以比数。绥和二年九月，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地震，为自古所无。朝廷凡有灾，例皆召对，此时灾变叠见，吏民上书，无不以为王氏专政所致，上卒不悟，安昌侯张禹，以天子师，每有大政，必与定议。一日，帝至其私第，辟去左右，得吏民所言示禹曰：“上天示异，吏民不约而同，皆以为王氏所致，王氏一门，何以独能上干大象？刘向素称博学，亦以为然，朕终不解其义。经传颇有记载，吏民所言，亦颇合经义否？君老臣，学问非人听及，又朕所亲信，愿详言之，以决疑衷。”禹见自己年老，子孙弱；恐为王氏所怨，因谓上曰：“《春秋》日食地震，或为诸侯相杀；夷狄侵中国，灾变之意深远难见，故圣人罕言命，不语怪神，性与天道，自子贡之属不得闻，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！陛下宜修政事，以善应之，此经义意也。新学小生，乱道误人，宜无信用。”上素信爱禹，由此不疑王氏。

时有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，众公卿同在前，云曰：“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益民，皆尸位素餐，孔子所谓‘鄙夫不可与事君，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’者也。臣愿赐上方斩马剑，断佞臣一人头，以厉其余。”上急问：“其人是谁？”对曰：“安昌侯张禹。”上大怒曰：“小臣居下讷上，廷辱师傅，罪死不赦。”御史簇云下，云牢攀殿槛，御史强拉之，力猛槛折，云大呼曰：“臣得下从龙逢、比干游于地下，足矣。未知圣朝何如耳！”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于殿下曰：“此臣素著狂直，使其言是，不可诛；其言非，固当容之。臣敢以死净。”庆忌叩头，头破血流。上意解，然后得已。及后当治槛，上曰：“勿易，但辑之。留以旌直臣。”

却说成帝性耽酒色，尝与侍中张放等宴饮禁中，又尝为微行，出入市井郊野，远至傍县，斗鸡走马，常自称富平侯家人。富平侯者，即侍中张放也，宠幸无比，朝野不敢谁何，故假称之，一日，微行过阳阿主家，见歌舞者赵飞燕，大悦之，以为婕妤。飞燕本姓冯，父名万金，貌绝美，善为几靡之乐，闻者心动，江都王有孙女姑苏主，嫁江都中尉赵曼，曼幸万金，食不同器不饱，万金遂通赵主。主有娠，曼性暴妒，且早有私病，不近妇人。主恐，乃称疾居王

宫。主产二女，归之万金，长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皆冒姓赵。宜主纤便轻细，举止翩然，人因谓之飞燕。合德嫩体膏滑，出浴不濡，而善音辞，轻缓可听，二人皆绝世色。万金死，冯氏家败。飞燕姊妹流转至长安，以组文刺绣，出入阳阿主家，至是入宫得幸，宠冠后宫，未久立为皇后。先是许皇后与班婕妤皆有宠，上尝游后庭，欲与婕妤同辇，婕妤辞曰：“观古图画，圣贤之君，皆有名臣在侧，三代末主，乃有嬖妾。今欲同辇，得无近似之乎？”上善其言而止。太后闻之喜曰：“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。”自飞燕入后，宠乃衰，复谮告许皇后、班婕妤，祝诅主上，遂废许后，而考问班婕妤，对曰：“妾闻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修正尚未蒙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？使鬼神有知，不受不臣之诉；如其无知，诉之何益？故不为也。”上善其对，赦之。婕妤恐久终见危，乃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，上许焉。班氏一女子，吐属安闲如此，且始不挟恩怙宠，后能知机引退，有怨歌一首，至今词人传诵，歌曰：新裂齐纨素，鲜洁如霜雪；裁为合欢扇，困团似明月。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；常恐秋节至，凉飕夺炎热。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。

及上闻后女弟合德美，以百宝凤毛辇，迎入宫。帝幸之，大悦，以转属体，无所不靡，谓为“温柔乡”。曰：“吾老是乡矣！不能效武帝求白云乡也。”号为赵婕妤，帝无嗣，赵后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，婕妤倾心翊护之，后终无子。后宠少衰，合德益贵幸，为昭仪，居昭阳宫，皆以黄金白玉明珠翠羽饰之，自来后宫未尝有焉。时帝病缓弱，太医万方不能治，遍求奇药，得慎恤胶以遗昭仪，每进帝一丸，一幸昭仪。一日，醉后兴狂，乃进帝七丸，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，笑吃吃不休。抵明，宫中忽大哗，众宫奴内侍大惊，齐集宫门。未知何事？下回再为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麒麟殿董贤固宠

却说帝素强无疾病，时楚王梁王来朝，明旦当辞去，又欲拜孔光为丞相，已刻侯印书赞。昏夜平善入宫，次日晨早，忽闻宫中大乱。皇太后急自进宫，只见帝挺卧帐中，已不能言，阴精涌出不止，顷刻气绝。太后立诏大司马王莽，究问发病状。赵昭仪已自杀矣。

帝无嗣，早已立定定陶共王之子为太子，于是即位，即哀帝，以孔光为丞相，罢大司马王莽就第。帝欲收揽威柄，而很愎不明，初以师丹为大司马，又策免大司空何武，遣就国，而以丹为大司空，以傅喜为大司马。后以共皇立庙京师事，下议，独师丹以为不可，不合上意，以细事下廷尉，劾丹大不敬，免为庶人，复赐爵关内侯。又以朱博为丞相。孔光忤傅太后指，免为庶人。师丹亦免为庶人。大臣黜陟无定，又下尚书仆射郑崇狱，免司隶孙宝为庶人。

时侍中董贤，性和柔便佞少上三岁，美丽无双，得幸于上，贵震朝廷，常



与上卧起。妻得通引籍殿中，女弟为昭仪，父恭为少府。诏将作大匠，为贤起大第于北阙下，穷极技巧。又为贤起冢莹于义陵旁，周垣数里。于是郑崇极谏，上责崇曰：“君自门庭如市，何以欲禁切主上？”崇对曰：“臣门如市，臣心如水。”上怒，下崇狱。司隶孙宝上书曰：“崇狱覆治，榜掠将死，卒无一辞，道路称冤。疑昌与崇内有纤芥，浸润相陷，请治昌以解众心。”盖尚书令赵昌谀旨，奏崇与宗族通来往，疑有奸三。于是诏曰：“司隶主附下罔上，国之贼也，免为庶人。”而崇死狱中。

封董贤为高安侯，孙宠为方阳侯，息夫躬为宜陵侯。谏大夫鲍宣复上书谏曰：

窃见孝成皇帝时，外亲特权，独乱天下，奢泰无度，穷困百姓，是以日食且十，彗星四起，危亡之徵，陛下所亲见也。今奈何反覆剧于前乎？朝臣无有大儒骨鲠之士，论议通古今，忧国如饥渴者。敦外亲小童，幸臣董贤等在省户下。陛下欲与此共承天地，安海内，甚难！官爵非陛下之官爵，乃天下之官爵也。陛下官非其人，而望天悦民服，岂不难哉！孙宠、息夫躬奸人之雄，惑世尤剧，宜以时罢退。及外亲幼童，未通经术者，皆宜令体，就外傅。急徵傅喜，使领外亲；何武、师丹、孔光、彭宣，龚胜可大委任。陛下尚容无功德者甚众，曾不能忍武等邪？治天下者、当用天下之心为心，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。

上览奏不喜，以宣名儒，优容之。

明年，复益封董贤二千户。时王嘉为丞相，乃封还诏书，谏曰：“爵禄、土地，天之有也。王者代天爵人，不宜滥授。董贤佞幸之臣，陛下倾爵位以贵之，单货财以富之，损至尊以宠之，流闻四方，皆同怨疾。”云云。上大怒，召嘉诣尚书，以他事责问。孔光等遂奏嘉迷国罔上，不道，诏召丞相诣廷尉诏狱。嘉喟然仰天叹曰：“幸得充备宰相，不有进贤退不肖，以是负国，死有余责。”遂不食，呕血而死。

以孔光为丞相。上故令贤私过孔光家。光闻贤来，知上欲尊宠董贤，乃警戒衣冠出门以待，望见贤车，乃垂手却入，贤至中门，光入阁，既下车，乃趋出拜谒。迎送恭谨，不敢用宾主钧敌之礼。上喜，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。

贤由是权与人主侔矣。上方珍宝，尽归董氏。尝共上昼寝，左右白事，上欲起，而贤偏籍上袖，恐惊贤寐，乃断袖而起，其宠爱如此。后置酒麒麟殿，上从容视贤，笑曰：“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”中常侍丁闳进曰：“陛下承宗庙，当传子孙于无穷，统业至重，天子无戏言。”上默然。左右遣闳出，闳遂上书曰：“昔文帝幸邓通，不过中大夫，武帝幸韩嫣，赏赐而已，皆不在大位。今贤无功封侯，列备鼎足，喧哗道路，不当天心。”上下从，亦不罪之。

元寿二年五月，以董贤为大司马，孔光为大司徒，彭宣为大司空。六月，帝崩，时年二十五岁。在位六年。

太皇太后闻帝崩，立即驾往未央宫，收取玺绶。召大司马贤，问以丧事调度，贤忧惧不能对。太后曰：“新都侯莽，前奉送先帝大行，晓习故事，吾令莽佐君。”贤顿首曰：“宰甚。”太后遣使者驰召莽。莽至，以太后有诏，使尚书劾董贤，不亲医药，禁止不得入宫殿。贤免冠徒跣诣阙，莽又以太后有诏，即阙下册收贤印绶，罢归第。贤归、与妻即日皆自杀。家人惶恐，夜葬之。莽疑其诈死，发其棺至狱诊视，因埋于狱中。籍没其家财，得四十二万万。父恭与家属徙合浦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云阳舍人貌自工，年才二十为三公。  
法尧禅舜尚不惜，何况断褒枕席中。  
孝武当年称好色，思患预防杀钩弋。  
嬖一幸竖忘祖宗，欲绵汉祚何由得，  
后人空骂新都贼。

太皇太后乃诏公卿举可为大司马者。太皇太后即天帝后王政君，莽之姑也。于是孔光以下皆举王莽，忽有两位大臣出班大声曰：“不可不可！”二公是谁？下文分解。

#### 第五回 掘后坟群臣荷锺

且说朝中文武何以都趋附王莽？盖王莽最为奸诈。成帝初即位，即委政王凤，王氏势极盛。刘向所谓“王氏与刘氏势不并立”也。时五侯诸子，惟知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，佚游相高。独莽觊觎神器，心怀篡逆。见主无刚断，臣乏骨鲠，一时朝野所尊信儒臣，如谷永、孔光、杜钦、张禹之徒，惟知规免祸患，依凭宠禄，殊易牢笼，因折节为恭俭，勤身博学，内事诸父，外交英俊。及爵位益尊，节操愈谦，振施宾客，家无所余，虚誉隆洽，倾其诸父。又敢为激发之行，处之不惭恧，尝私买侍婢，昆弟怪之，莽因曰：“后将军朱子元无子，莽闻此儿种宜子，为买之。”即以婢奉博。其愿情求名如此。王介甫有诗一首，足寒权奸之胆。诗曰：

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  
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

哀帝渔色丧躯，及崩，无嗣，未议迎立。太皇太后先欲以大权归之王莽，于是诏公卿举可为大司马者。时宰相孔光，欲媚太后，以固宠荣，乃出班奏曰：“新都侯莽，才高管、晏，德并伊、周，允堪厥任。”于是光以下文武两班，同声应曰：“大司徒所举是也。”独前将军何武，左将军公孙禄，以为惠昭之世，外戚持权，几危社稷，今此世无嗣，市当选立亲近幼主，不宜令外

戚持权，言辞侃侃。太后竟置若罔闻，竟自用莽为大司马，领尚书事。时朝中议论迎立之事，纷纷下一，太皇太后一听王莽主裁。时中山王箕，子年方九岁，宗支亲近中最为年幼，故众大臣无一人议及。而王莽独利其年幼，与太后议定，遂遣车骑将军王舜，使持节迎之，立以为帝，即平帝也。莽以孔光名儒，曾相三主，太后所敬，天下信之，于是盛尊事光，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，劾奏何武、公孙禄互相称举，免官就国，红阳侯王立，虽不居位，莽畏之，令光奏立罪恶，请遣就国。于是附顺者拔擢，忤恨者诛灭。以王舜、王邑为腹心，甄丰、甄邯主击断，平晏领机事，刘秀典文章，孙建为爪牙，百官总已以听，莽色厉而言方，欲有所为，微现风采，党与即承其指意而显奏之。莽则稽首涕泣，固固推让，上以惑太后，下以示信于众庶焉。此时内外都已布置，而心急行篡，终碍太后精明，一日，忽然得一妙计，孔光尝称我功德比周公，周公之时，有越裳氏重译来朝故事，此时正好借用。即暗遣心腹，前往益州，如此如此。

一日，忽有塞外蛮夷，自称越裳氏重译来献白雉一对。于是王莽启太后以为越裳氏不通中国者，千有今年，今德教远敷，重译来贡，允宜以荐宗庙。群臣乃共奏曰：“幼主初嗣，此大司马莽之功德也，宜赐号曰安汉公，益户畴爵邑。”太后即诏尚书照此办理。莽乃上书言：“臣与孔光、王舜、甄丰、甄邯共定策，今愿独叙光等之功，置臣莽于勿议。”固让数四，称疾不起。太后乃诏光为太师，舜为太保，丰为少傅，邯封承阳侯。王莽尚未起，群臣复上言，宜以时加赏元功。太后乃以莽为太傅，斡四辅之事，号曰安汉公，益封二万八千户，于是莽故为惶恐，不得已受太傅、安汉公号，让还益封事。复建言褒赏宗室群臣，下至庶民鳏寡。恩泽之政，无所不施。又讽公卿奏言：太后春秋高，不宜亲省小事；令太后下诏曰：“自今以后，唯封爵乃以闻，他事安汉公平决。”于是权尽归莽，势与人主侔矣。

时大司空彭宣乃上印绶，乞骸骨归乡里。光禄大夫楚国龚胜，太中大夫琅邪邴汉，以王莽专政，皆乞骸骨。莽令太后皆优礼遣之。又有故南昌尉梅福，字子真，知莽必篡汉，一朝弃妻子去，不知所之。福九江寿春人，博学通经，成帝时见权威用事，便弃职居家，修身乐道。成帝永始三年王凤已死，莽复弄权，福看不过意，尝因县道上书，直指时事，婉切极谏，上不纳。至是弃家而去。人传以为仙。其后有人见福于会稽者，变姓名为吴市门卒云。却说平帝乃中山王兴之子，既立，莽恐帝外家卫氏夺其权，白太后曰：“前者哀帝立，皆太后恩义，自贵外家，几危社稷，今帝以幼年，复奉大宗，宜明一统之义，以成前事，为后代法。”乃遣使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，赐帝舅宝、玄爵关内侯，皆留中山，不得至京师，莽长子名字，见莽隔绝平帝母子，心非其

行，又恐久后受祸，私自通书与卫宝，教卫后上书谢恩，因而陈说丁、傅旧恶，庶几得至京师。先是元帝昭仪傅氏，甚有宠，生一子为定陶恭王。及恭王毙，子欣代为王。会成帝无嗣，傅太后乃多以珍宝赂遗赵昭仪。及成帝舅骠骑将军王根，求以王为汉嗣，诸人更相称誉定陶王欣贤，遂徵入，立为太子。哀帝立，乃尊傅太后为皇太太后，帝母丁氏为皇太后，傅氏侯者，凡六人，大司马二人，九卿二千石六人，侍中诸曹十余人，丁氏侯者，凡二人，大司马一人，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，侍中诸曹亦十余人。丁、傅一二年间暴兴尤盛，然哀帝下甚假以权势，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。傅太后元寿元年崩，丁太后建平二年崩。及哀帝崩，王莽秉政，使有司举奏丁、傅罪恶，乃贬傅太后为定陶恭王母，丁太后号曰丁姬。哀帝后乃定陶太后从弟之女也，哀帝为定陶王时，傅太后欲重亲，取以配王，王即帝位，为皇后，至是令退就桂宫，后月余，复与孝成赵皇后俱废为庶人，就其园逼令自杀。赵皇后即飞燕也。哀帝时，虽有王太后在内，而莽无权，故恨之入骨。及卫后书上，顺其指，遂益以七千户，为后汤沐邑。时更立宗室桃乡侯子成都为中山王，以奉孝王之后，亦赐黄金百斤，而不令至京师，卫后日夜啼泣，思见帝一面而不可得，悲痛万状。宇复教令上书，但益户邑而已。宇乃与其师吴章及妇兄吕宽商议。章以为莽不可谏，而好鬼神，可为变怪以惊惧之，然后说令归政。会事发觉，莽执宇送狱，饮药死。宇妻怀子亦系狱，候产子后杀之。莽奏言：“宇为吕宽等诖误，流言惑众，恶与管、蔡同罪，臣不敢隐其诛。”甄邯等白太后，下诏曰：

夫唐尧有丹朱，周文王有管、蔡，此皆上圣无奈下愚子何，以其性不可移也。公居周公之位，辅成王之主，而行管、蔡之诛，不以亲亲害尊尊，朕甚嘉之。昔周公诛四国之后，乃至于刑措，公其专意翼国，期于致平。

莽因是诛灭卫氏，卫宝女为中山王后，亦黜其后位，而徙置合浦。唯卫后在，后亦废为家人。乃穷治吕宽之狱，连引郡国豪杰，平素非议已者，内及敬武公主，红阳侯立，平阿侯仁，使者迫守，皆自杀。忠直不附莽者，何武、鲍宣及王商、辛庆忌诸子，皆坐死。凡数百人，海内震焉。吴章特腰斩。初章为当世名儒，教授千余人。莽以为恶人党，皆当禁铜不得仕宦，门人尽更名他师。有平陵人云敞，时为大司徒掾，自劾是吴章弟子，愿弃官抱章尸归棺殓葬之。时北海逢萌谓友人曰：“三纲绝矣！不去祸将及身。”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，带家属浮海客于辽东。

时有大司马护军王褒奏曰：“安汉公遭子宇陷于管、蔡之辜，子爱至深，为帝室故，不敢顾私，惟宇遭罪，喟然愤发，作书八篇，以戒子孙，此宜颁于郡国，令学官用为教授。”事下公卿议，群公乃请今天下能诵公此戒者，著官簿用之，得这举，比《孝经》焉。莽欲以虚名悦太后，白言亲承前孝哀丁、

傅奢侈之后，百姓未瞻者多，太后宜且衣缁练，颇减膳以示天下，莽因上书，愿出钱百万，献田三十顷，付大司农助给贫民，每有水旱、莽辄素食。左右以白太后，乃遣使者诏莽曰：“闻公菜食，忧民深矣，今秋幸孰，公勤于职，宜以时食肉，爱身为国也。”莽既耀媚事太后，下至旁侧。长御诸人，方故万端，不可胜纪。

莽既尊重，欲以女配帝为皇后，以固其权。乃奏言：“皇帝即位三年，长秋宫未建，液廷媵未充。乃者国家之难，本从无嗣，配取不正也。请考论《五经》，定娶礼，正十二女之义，以广继嗣，博采二王后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。”事下，有司上众女名王氏女多在选中者。莽恐其与己女争，即上言：“身无德，女材下，不宜与众女并采。”太后以为至诚，乃下诏曰：“王氏女朕之外家，其勿采。”而庶民、诸生、郎吏以上，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，公卿大夫或诣廷中，或伏省户下，咸言：“明诏圣德，巍巍若彼，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，今当立后，独奈何废公女，天下安所归命？愿得公女为天下母。”莽遣长史以下诸人，分部谕止公卿及诸生，而上书愈甚，太后不得已。听公卿，采莽女。莽复自白宜博选众女。公卿争曰：“不宜采诸女，以贰正纯。”莽白：“愿见女。”太后遂遣长乐少府、宗正尚书，纳采见女，还奏言：“公女渐渍德化，有窈窕之容，宜承大序，奉祭祀。”有诏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，杂加卜筮，皆曰：“兆吉。”于是公卿大夫同奏曰：“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，尊而不臣，所以重宗庙，孝之至也。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，益封莽满百里。”莽谢曰：“臣莽子女，诚不足以配至尊，复听众议益封，臣莽伏自思念，得托肺腑，获爵土如使子女，诚能奉称圣德，臣莽国邑足以供朝贡，不须复加益地之宠，愿归还所益之田。”太后许之，有司又奏：“故事聘皇后，黄金二万斤，为钱二万万。”莽辞让，受四千万，而以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。群臣复言：“今皇后受聘，逾于群妾无几。”有诏复益二千三百万，合为三千万。莽复以其千万分子九族贫者。陈崇时为大司徒司直，与张竦相善。竦者，博通士也，为崇草奏称莽功德。崇奏之曰：

窃见安汉公自初束修，值世俗隆奢丽之时，蒙两宫厚骨肉之宠，被诸父赫赫之尤，财饶势足，无所悟意。然而折节行仁，克心履礼，拂世矫俗，确然特立，恶衣恶食，陋车驾马，妃匹无二，闺门之内，孝友之德，众莫不闻，清静乐道，温良下士，惠于故旧，笃于师友。孔子曰：“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”公之谓矣。及为侍中，故定陵侯淳于长有大逆罪，不之敢私，建白诛讨，周公诛管、蔡，季子鸩叔牙，公之谓矣。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马，委以国统。孝哀即位，高昌、董宏，希指求美，造作二统，公手劾之，以定大纲。建白定陶太后，不宜在乘輿幄坐，以明国体。《诗》曰：“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，不

侮鰥寡，不畏强圉。”公之谓矣。深执谦退，推诚让位。定陶太后欲立僭号，惮彼面刺幄坐之义，佞惑之雄，朱博之畴，惩此长、宏手劾之事，上下一心，谗贼交乱，诡辟制度，遂成篡号，斥逐仁贤，诛残戚属，而公被胥、原之诉，远去就国，朝政崩坏，纲纪废弛，危亡之祸，不坠如发。《诗》云：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悴。”公之谓矣。当此之时，宫无储主，董贤据重，加以傅氏有女之援，皆自知得罪天下，结仇中山，则必同忧，断金相翼，藉假遗诏，频用赏诛，先除所惮，急引所附，遂诬往冤，更徵远属，事势张见，其不难矣！赖公立入，即时退贤，及其党亲。当此之时，公运独见之明，奋无前之威，盱衡厉色，振扬武怒，乘其未坚，厌其未发，震起机动，敌人摧折，虽有贲育，不及持刺，虽有樗里，不及回智，虽有鬼谷，不及造次，是故董贤丧其魂魄，遂自绞杀。人不旋踵，日不移晷，霍然四除，更为宁朝，非陛下莫引立公，非公莫克此祸。《诗》云：“惟师尚父，时惟鹰扬，亮彼武王。”孔子曰：“敏则有功。”公之谓矣。于是公乃白内故泗水相丰、令邯，与大司徒光、车骑将军舜，建定社稷，奉节东迎，皆以功德，受封益土，为国名臣。《书》曰：“知人则哲。”公之谓也。公卿咸叹公德，同盛公勋，皆以周公为比，宜赐号安汉公，益封二县，公皆不受。《传》曰：“申包胥不受存楚之报，晏平仲不受辅齐之封。”孔子曰：“能以礼让，为国乎何有？”公之谓也。将为皇帝定主妃后，有司上名，公女为首，公深辞让，迫不得已，然后受诏，父子之亲，天性自然，欲其荣贵，甚于为身，皇后之尊，侔于天子，当时之会，千载希有，而公惟国家之统，揖大福之恩，事事谦退，动而固辞。《书》曰：“舜让于德不嗣。”公之谓矣。自公受策，以至于今，亶亶翼翼，日新其德，增修雅素，以命下国，■俭隆约，以矫世俗，割财损家，以帅群下，弭躬执平，以逮公卿，教子尊学，以隆国化。僮奴衣布，马不秣谷，食饮之用，不过凡庶，《诗》云：“温温恭人，如集于木。”孔子曰：“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”公之谓矣。克身自约，余食逮给，物物印市，日阨无储，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，入钱献田，殫尽旧业，为众倡始。于是大小乡和，承风从化，外则王公列侯，内则帷幄侍御，翕然同时，各竭所有，或入金钱，或献田亩，以振贫穷收贍不足者。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，鲁公仪子不茹园葵，公之谓矣，开门延士，下及白屋，屡省朝政，综管众治，亲见牧守以下，考迹雅素，审知白黑。《诗》云：“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”《易》曰“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。”公之谓矣。比三世为三公，再奉送大行，秉冢宰职，填安国家，四海辐凑。靡不得所。《书》曰：“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不迷。”公之谓矣。是上世之所鲜，禹、稷之所难，而公包其终始，一以贯之，可谓备矣。是以三年之间，化行如神，嘉瑞叠累，岂非陛下知人之效，得贤之致哉！故非独君之受命也，臣之生亦不虚

矣。是以伯禹锡元圭，周公受郊祀，盖以达天之使，不敢擅天之功也。揆公德行，为天下纪，观公功勋，为了世基，基成而赏不配，纪立而褒不副，诚非所以厚国家，顺天心也。高皇帝褒赏元功，相国萧何邑户既倍，又蒙殊礼，奏事不名，入殿不趋，封其亲属十有余人，乐善无厌，班赏无遗，苟有一策，即必爵之，是故公孙戎位在充郎，选由旄头，壹明樊哙，封二千户，孝文皇帝褒赏绛侯，益封万户，赐黄金五千斤。孝武皇帝恤录军功，裂三万户以封卫青，青子三人，或在襁褓，皆为通侯。孝宣皇帝显著霍光，增户命畴，封者三人，延及兄孙。夫绛侯即因汉藩之固，杖朱虚之颯，依诸将之递，据相扶之势，其事虽丑，要不能遂。霍光即席常任之重，乘大胜之威，未尝遭时不行，陷假离朝，朝之执事，无非同类，割断历久，统政旷世，虽曰有功，所因亦易，然犹有计策不审过徵之累。及至青、戎禦末之功，一言之劳，然犹皆蒙邱山之赏。课功绛、霍，造之与因也，比于青戎，地之与天也。而公又有宰治之效，乃当上与伯禹、周公等盛齐隆，兼其褒赏，岂特与若云者同曰而论哉！然特不得蒙青等之厚，臣诚惑之，臣闻功无原者赏不限，德无首者褒不检，是故成王之与周公也，度百里之限，越九锡之检，开七百里之宇，兼商奄之民，赐以附庸殷民六族，大路大旗，封父之繁弱，夏后之璜，祝宗卜史，各物典策，官司彝器，白牡之牲，郊望之礼。王曰：“叔父，建尔元子。”子父俱延拜而受之，可谓不检无原者矣！非特止此，六子皆封。《诗》曰：“亡言不讎，亡德不报。”报当如之不如非报也。近观行事，高祖之约，非刘氏不王，然而番君得王长沙，下诏称忠，定等于令，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。春秋晋悼公用魏绛之策，诸夏服从，郑伯献乐，悼公于是以半赐之，绛深辞让，晋侯曰：“微子，寡人不能济河。夫赏，国之典，不可废也。子其受之。”魏绛于是有金石之乐。《春秋》善之，取其臣竭忠以辞功，君知臣以遂赏也。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，不行成王之褒赏，遂听公之固辞，不顾《春秋》之时义，则民臣何称，万世何述，诚非所以为国也。臣愚以为宜恢公国，令如周公，建立公子，令如伯禽，所赐之品，亦皆如之，诸子之封，皆如六子。即群下较然输忠，黎庶昭然感德，臣诚输忠，民诚感德，则于王事何有。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，敬畏上天之戒，仪刑虞周之盛，敕尽伯禽之赐，无遗周公之报，令天法有设，后世有祖，天下幸甚。

书上，太后以示群公，遂请还前所益二县，及黄邨、新野田，采伊尹、周公侯封父之大弓，繁弱，大弓之名。夏后之璜，相传夏后氏之玉璧。白牡之牲，指用白牡祀周公于太庙。郊望之礼，指周公可同天子一样望山川而祭之。

称号，加公为宰衡，位上公，掾史秩六百石，三公言事，称“敢言之”，群吏毋得与公同名，出从期门二十人，羽林三十人，前后大车十乘。赐公

太夫人号曰功显君，食邑二千户，黄金印，赤轂。封公子男二人，安为褒新侯，临为赏都侯，加后聘三千七百万，合为一万万，以明大礼，太后临前殿，亲封拜，安汉公拜前，二子拜后，如周公故事，莽稽首辞让，出拜封事，愿独受母号，还安、临印轂及号位户邑。事下，太师光等皆曰：“赏未足以当功，谦约退让，公之常节，终不可听。”莽复求见，固让，太后下诏曰：“公每见，叩头流涕固辞，今移病，固当听其让，令视事。将当遂行其赏，遗归就第也。”孔光等曰：“安、临亲受印轂，策号通天，其义昭昭。黄邨、召陵、新野之田，为入尤多，皆止于公。公欲自损以成国化，宜可听许，治平之化，当以时成，宰衡之官，不可世及，至纳征钱，乃以尊皇后，非为公也。功显君户，宜身不传。褒新、赏都两国，合三千户，甚少矣，忠臣之节，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义，宜遣大司徒大司空，时节承制，诏公亟入视事，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。”太后即准奏，莽乃起视事。

元始四年，群臣奏莽功德，灿然唐虞举发，成周造业，诚无以加。诏议九锡之法。时大风吹长安城东门，屋瓦且尽。五年正月，拾祭明堂，征诸侯王、列侯、宗室子助祭、礼毕，封赏有差。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，前后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人。及诸侯王、列侯、宗室见太后者，皆叩头言，宜亟加赏于安汉公。于是莽上书曰：

臣以外属，越次各位，未能奉称。伏念圣德统茂，承天当古，制礼以治民，作乐以移风，四海奔走，百蛮并臻，辞去之日，莫不陨涕，非有款诚，岂可虚致。自诸侯王以下，至于吏民，咸知臣莽上与陛下有葭莩之故，又得典职，每归功列，德者辄以臣莽为余言，臣见诸侯面言事于前者，未尝不流汗而惭愧也。虽性愚鄙至诚，自知德薄位尊，力小任大，夙夜悼栗，常恐污辱圣朝。今天下治平，风俗齐同，百蛮率服，皆陛下圣德所自躬亲，太师光、太保舜等辅政佐治，群卿大夫莫不忠良，故能以五年之间，至致此焉。臣莽实无奇策异谋，奉承太后圣诏宣之于下，不能得什一，受群臣之筹画而上以闻，不能得什五，当被无益之辜，所以敢且保首领须臾者，诚上休陛下余光，而下依群公之故也。陛下不忍众言，辄下其章于议者，臣莽前欲立奏止，恐其遂不肯止。今大礼已行，助祭者毕辞，不胜至愿，愿诸章下议者，皆寝勿上，使臣莽得尽力毕制礼作乐事，事成以传示天下，与海内平之，即有所问非，则臣莽当被诿上误朝之罪。如无他谴，得全命赐骸骨，归家避贤者路，是臣之私愿也。惟陛下哀怜裁幸。

甄邯等乃白太后，诏曰：

可。唯公功德光于天下，是以诸侯王公，列侯宗室，诸生吏民，翕然同谓，连守阙庭，故下其章。诸侯宗室辞去之日，复见前重陈，虽晓喻罢遣，犹不



肯去，告以孟夏将行厥赏，莫不欢悦，称万岁而退。今公每见辄流涕叩头，言愿不受赏，赏即加，不敢当位。方制作未定，事须公而决，故且听公制作毕成。

群公以闻，究于前议，其九锡礼仪亟奏。五月，遂赐莽九锡。

先是遣陈崇等八人，分行天下，览观风俗，至是还言天下风俗齐同，为市无二价，官无狱讼，邑无盗贼，野无饥民，道不拾遗，男女异路。又诈为郡国造歌谣，颂功德，于是封刘歆、陈崇等十二人为列侯。莽又思北方匈奴，东方海外，南国黄支，俱以重赂买其通贡。惟西域隔绝，乃遣中郎将平宪等，多待金币诱塞外羌，使献诚内属。

莽忽想得平日所为，止劾傅太后一事，最为合礼，且因此致怨被遣就国。前虽贬傅太后为共王母，丁太后为了姬，而逼死傅皇后，犹未足快意。于是复言共王母、丁姬，前不臣妾，至葬渭陵冢，高与元帝山齐，又棺中有帝太后、皇太太后玺绶，不合礼，礼有改葬，请发共王母及丁姬冢，取其玺绶消灭之，而徙归定陶，葬共王冢次。太后以为既往之事不须复发，莽必欲掘其冢，固争之。不知掘否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摄君位宗室兴戈

却说王莽要掘哀帝母及祖母傅后冢墓，太后不忍，莽固争要掘，遂遣将作大匠，前往渭陵。时在位公卿大臣阿莽之指，皆争入钱帛，遣子弟及诸生、四夷，凡十余万人，持具前往助掘。先发傅太后冢，冢崩，压杀数百人。及开丁姬椁，椁户火出，炎四五丈，吏卒以水沃灭，乃得入椁中。器物皆烧燔，原棺皆名梓宫，衣珠玉之衣，莽命换以木棺，搏去珠玉衣。既开傅太后棺，臭闻数里。时又有群燕数千，衔土投丁姬圻中，一时有此数异焉。

且说平帝年十三矣，颇有知识，见莽所为诈伪，惨毒日甚，党羽遍朝野，虽居帝位，举目无亲，如坐樊笼，常是忧形于色。莽早已看在眼里，于十二月腊日。莽亲上椒酒，遂置毒酒中，帝才饮入腹，顿觉焦热如火，五脏欲裂，大呼曰：“王莽弑君也。”莽急以他辞乱其语，令左街扶入宫中，自却奔至泰畤请命。泰畤者，元鼎中立大乙及帝词坛于甘泉，是为泰畤也。莽至泰畤，戴璧秉圭，怀中取出所作愿以身代策文，藏之金滕，置于前殿，敕诸公不得漏言。不一时间，宫中传言，帝已崩矣，时元帝世系已绝，而宣帝曾孙现在为王者有五人，列侯广戚侯显等有四十八人，莽皆恶其长大，曰：“兄弟不得相为后。”乃选元孙中最幼者广戚侯子婴，年二岁，托以为卜相最吉。是月，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，上圆下方，有丹书著石，文曰：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。”莽使群公以白太后。太后曰：“此诬罔天下，不可施行。”太保舜谓太后曰：“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，沮之力不能止。又莽非敢有他，但欲

称摄以重其权，镇服天下耳。”太后听许，于是莽居摄践祚，服天子衮冕，南面朝群臣，听政事，车服出入警蹕，民臣称臣妾，皆如天子之制。郊祀天地，宗祀明堂，其祀宗庙，享祭群神。赞曰“假皇帝”，民臣谓之“摄皇帝”，自称曰“予”，平决朝事，常以皇帝之诏称“制”。明年改元，曰居摄元年。正月，莽祀上帝于南郊，迎春于东郊，行大射礼于明堂，养三老五更，成礼而去。三月己丑，立宣帝玄孙婴为太子，号曰孺子，以王舜为太傅左辅，甄丰为太阿右弼，甄邯为太保后承。

却说汉朝初得天下，惩秦孤立之祸，大封同姓子弟，以镇抚四海，藩卫王室，至景帝时，七国变起，后主父偃复劝武帝行推恩之说，以弱诸侯，诸侯寝以衰息矣。哀平之际，王莽专柄，宗室竞尚阿附取容，故莽肆无忌惮，得以盗窃神器。此时却恼了一位宗室，乃安众侯刘崇，愤曰：“篡逆之迹已著，而犹以周公待之，岂天下皆聋聩耶。”因与相张绍谋曰：“安汉公莽专制朝政，必危刘氏，天下非之，乃莫敢先举，此宗室之耻也。吾帅宗族为先，海内必和。”绍曰：“人孰无死，为社稷死，荣于卑污图存也。况为忠义倡首，虽事不成，为后起者鼓其气亦善矣。”遂与从者百余人，进攻宛，不得人而败，张绍者，张竦之从兄也，竦遂与刘崇族父刘嘉，诣阙自归，莽赦弗罪，竦因为嘉作奏曰：

建平元寿之间，大统几绝，宗室几弃。赖蒙陛下圣德，扶服振救，遮扞匡卫，国命复延，宗室明目。临朝统政，发号施令，动以宗室为始，登用九族为先，并录支亲，建立王侯南面之孤，计以百数，收复绝属，存亡续废，得比肩首，复为人者，嫫然成行，所以藩汉国辅汉宗也。建辟雍，立明堂，班天法，流圣化，朝群后，昭文德，宗室诸侯，咸益土地，天下喁喁，引领而叹，颂声洋洋，满耳而入。国家所以服此美，膺此名，飡此福，受此荣者，岂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，陛下夕惕之念哉！何谓？乱则统其理，危则致其安，祸则引其福，绝则继其统，幼则代其任。晨夜屑屑，寒暑勤勤，无时休息，孳孳不已者，凡以为天下，厚刘氏也。臣无愚智，民无男女，皆谕至意。而安众侯崇乃独怀悖惑之心，操畔逆之虑，兴兵动众，欲危宗庙，恶不忍闻，罪不容诛，诚臣子之仇，宗室之仇，国家之贼，天下之害也。是故亲属震落而告其罪，民人溃畔而弃其兵，进不跬步，退伏其殃，百岁之母，孩提之子，伺时断斩，悬头竿抄，珠珥在耳，首饰犹存，为计若此，岂不悖哉，臣闻古老畔逆之国，既已诛讨，而猪其宫室，以为污池，纳垢浊焉，名曰凶墟。虽生菜茹而人不食。四墙其社，覆上栈下，示不得通，辨社诸侯，出门见之，著以为戒，方今天下，闻崇之反也，咸欲搦衣手剑而叱之，其先至者，则拂其颈，冲其匈，刃其躯，切其肌，后至者欲拔其门，仆其墙，夷其屋，焚其器，应声涂地，即时成创：而

宗室尤甚，言必切齿焉，何则？以其背畔恩义，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。宗室所居或远，嘉幸得先闻，不胜愤愤之愿，愿为宗室倡始，父子兄弟，负笼荷锺，驰之南阳，猪崇宫室，令如古制，及崇社宜如亳社，以赐诸侯，用永监戒，愿下四辅公卿大夫议，以明好恶，示四方。

于是莽大悦，以杜衍户千封嘉为师礼侯，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，又封张竦为淑德侯，长安谓之语曰：“欲求封过张伯松，力战斗不如巧为奏。”伯松，竦之字也，时人无不唾骂窃笑之，竦固诃诃然自以为得意。

竦祖张敞为宣帝时名臣，数治剧郡，有声，为政以经术自辅。又尝为妇画眉，有司以奏，上问之，对曰：“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”上爱其能，弗备责也。其时王太后数出游猎，敞以书谏，后遂不复出。霍氏贵盛，敞时为山阳太守，闻之，即上封事，以为辅臣专政，贵戚太盛，君臣之分不明，请罢霍氏三侯，皆使就第。及卫将军、张安世，宜赐几杖归休，时存问召见，天下以陛下为不忘功德，而朝臣为知礼，霍氏世世无所患苦云云。上甚善其计，而不能用。使用敞言，则霍氏无族灭之祸矣。然霍光决大计，安宗庙，定天下，功忠盖世，惜不学无术，不能敛抑妻子，使千载后徒悲惜。汉宣前不能从敞计，早为之所，后不能存一二孤幼，以奉功忠之祠，则敞之一疏足以昭鉴后世，顾不重欤。使元、成、哀、平之际有敞，夙且不能专权，何有于莽之醇盗虚声者哉！竦之无耻，沾辱乃祖矣。竦死无子，遂绝敞后云。

却说莽得竦奏，狂喜之极，既封嘉、竦，又封王舜之子匡为同心侯，林为悦德侯。时孔光已老死，乃封其孙寿为合意侯，甄丰、孙匡为并力侯，益甄邯、孙建各三千户。正在封赏诸臣，忽见一宦者，捧羽书仓惶奔入，奏曰：“今有东郡太守翟义造反，雄兵十万，所向风靡，将入长安，各郡县文书，雪片般飞来。”莽大惊，急取羽书观看，莽未看毕，已吓得魂飞魄散，面如土色。不知申报何等利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回 颁大诰群雄举义

且说翟义字文仲，汝南上蔡人也，乃故相方进之子。方进幼孤学，给事太守府为小史，迟顿不及事，数为掾史所詈辱。方进自伤，乃从汝南蔡父求相，因问当从何术可以上达。蔡父奇其形貌，告曰：“小史有封侯骨，当以经术进，努力为诸生学问。”方进既厌为小史，闻蔡父言，心喜，因归家辞其后母，欲西至京师受经。母怜其幼，随之长安织履以给衣食。方进读经博士，受《春秋》积十余年，经学明习，徒众日广，诸儒称之。以射策中甲科，为郎。二三岁举明经，迁议郎。河平中，转为博士。数年，迁朔方刺史。居官不烦苛，所察应条辄举，甚有威名。再三奏事，迁为丞相司直。十余年间，擢为丞相，封高陵侯。方进智能有余，兼通文法吏事，以儒雅缘饬法津，号为“通明相”

”，天子甚器重之，奏事无不当意。又善求人主微指，以固其位，而持法刻深，举奏牧守九卿，峻文深诋，中伤者尤多，后以灾变，上赐册，乃自杀。长子宣，嗣侯位。宣亦明经笃行，君子人也。义其幼子，年二十为南阳都尉，吏民不敢动，威振南阳。后为宏农太守，迁河南太守，青州牧。所居著名，有父风烈，徙为东郡太守，数岁，闻平帝崩，王莽居摄，大怒，谓姊子上蔡陈丰曰：“新都侯莽，公行篡试矣，平帝晨起临朝，饮莽酒不终日，七孔流血而崩，是以鸩弑君也。公然践祚，服天子衮冕，南面朝群臣，出警入蹕，是已篡位也。汉家亲王列侯，犹有百数，乃择二岁之幼稚，以为孺子，托周公辅成王之义，且以观望天下人心耳。方今元帝亲支已绝，王太后实灭汉之罪魁，朝臣尽助贼之奸党，而宗室衰弱，外无强蕃，天下倾首服从，莫能亢扞国难。吾幸得备宰相子，身守大郡，父子受汉厚恩，义当为国讨贼，以安社稷。欲举兵西诛不当摄者，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。设令时命不成，死国埋名，犹可以不惭于先帝。今欲发事，汝肯从我乎？”丰年十八，甚是勇壮，慨然许诺。遂与东郡都尉刘宇，严乡侯刘信，信弟武平侯刘璜结谋，于是以九月九日，众官会都课试之时，义对众宣言举义之事，无不踊跃愿从，独观县令畏莽威权不附，义遂斩之。因勒其车骑，村官士，再募郡中勇敢青，得数千人，举兵并东平地，立刘信为天子。信东平王云于也，云诛死，信兄开明嗣为王，薨，无子，而信子匡，复立为王。义立信为天子，义自号大司马，柱天大将军，以东平上傅苏隆为丞相，中尉皋丹为御史大夫，移檄郡国，言莽鸩杀孝皇帝，矫摄尊号，今天子已立，恭行天罚。此檄一出，郡国日震，响应者日众，比至山阳，众已十余万。

莽得报大惧，无所措手足，其党亲孙建、王邑等曰：“翟义一郡守耳！兵虽众，乌合无纪律。方今雄兵皆在京师，臣等掌之；藩镇宗室，皆虚名无权，何足惧哉！但陛下初登宝位，义以一郡守，振臂一呼，众至十余万，足见民心犹未忘汉。设有继起，绥抚诚难。今当命将益兵，镇守关隘，以防窃发而固人心；再以重兵东向，义为齷粉矣。”莽大喜，乃拜成武侯孙建为奋武将军，成都侯王邑为虎牙将军，明义侯王骏为强弩将军，城门校尉王况为震威将军，宗伯忠孝侯刘宏为奋冲将军，建成侯王昌为中坚将军，中郎将震羌侯窦况为奋威将军，凡七人，令自择关西健汉为校尉军吏，挑选关东甲卒三十万东征。一面以太仆武让为积弩将军，屯函谷关；将作大匠蒙乡侯遂并为横野将军，屯武关；红休侯刘歆为扬武将军，屯宛；太保后承丞阳侯甄邯为大将军，屯霸上。

却说孙建等带领雄兵往东进发，一日，探听义兵屯扎陈留，相去不远，建即传令扎下大寨。次日，命强弩将军王骏带三万人马，前去攻打头阵；奋威将

军窶况引兵一万接应，骏等欣然领军前进。时翟义已打听莽兵到来，与刘宇等商议曰：“建等兵多将勇，今初至，其锋诚不可当，须用奇以挫其锐。令陈丰领兵二万，前去应敌；义与都尉各引兵五千，左右抄出其后，必取胜也。”王骏到来，只见义阵整齐，旗门开处，一将出马，年才弱冠，开口便骂：“篡贼之走狗！”骏大怒，举枪便刺。却说骏本轻义兵少，且非素练，今见陈丰肤白态弱，所执乃短兵钢锤一对，殊不在意。丰年虽幼，却身躯矫捷，力有千斤，见骏枪到，单锤一格，一锤早已飞到，王骏大惊，急忙招架，用尽平生之力。战有二十回合，忽见阵后大乱，王骏借势败回，陈丰挥军掩杀。且说窶况接应之兵，相去五六里，正往前行，忽听得金鼓齐鸣，山凹中翟义、刘宇两枝伏兵冲出，况兵大乱。况虽老将，难敌二面，杀得人马四散。义等随转身来助陈丰，丰正驱兵掩杀，三人并力，大获全胜。夺得旗幡金鼓马匹无数。王骏死战身得脱。归到大营，查点四万人马，折去一半。

次日翟义领一枝兵逼近大营挑战，孙建大怒，自同震羌侯窶况领中营出阵，命王骏、刘宏、王况、王昌分左右翼，只留王邑守营，全军尽出，如山崩潮起，翟义只带三千，却是胆雄气壮，突出以连弩逼射，建阵大乱却退，及两翼兵到，义已掣回。建等掩杀，转过林子，义兵一个不见，只听得四面金鼓之声，殷殷如雷，建急传令扎住阵脚，不得乱动，前进之兵随随退回。才整队伍，忽然轰天震响，义兵四面杀到，不知多少人马，建等惊魂不定，无处应敌，只得混战。及天色将晚，义阵鸣金收军，建亦不敢追赶，缓缓结阵而退，止遇王邑接应。却说王邑初恐翟义又如前次，分兵抄后，故未敢擅动，后闻军声忽远忽近，恐建有失，始领兵前来。计两次交锋，折兵数万矣。且说王莽自遣将之后，闻各郡传说，初因孔光、杨雄、刘歆等一班儒臣称颂王莽德比周公，又闻屡次辞赏赐、辞爵邑，又出钱助给贫民，光等之言，将毋可信。但所行事，亦多悖谬，如董贤已死，尸犹入狱，傅太后实元帝之昭仪，丁太后为哀帝之亲母，皆已葬而掘其冢，开棺以露其躯，为盗跖之已甚，岂周公而至此？况赵、傅两皇后，生遭逼死；平帝身为帝主，年仅九龄；慈母别居不得侔面，莽子宇为之书策，诚天理之良，亦伦常之正，而莽不知愧悔，反兴大狱。则今者翟义移檄，言莽毒杀平帝，欲绝汉室为诚然矣。纷纷传说，其抱不平。莽知诡诈之谋已露，惶惧不能食，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。又思世间终是愚人多，乃仿周公《大诰》之文，作策一篇，遣大夫桓谭等颁于天下，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，其文曰：

惟居摄二年十月甲子，摄皇帝若曰，大诰道诸侯，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，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，洪惟我幼冲孺子，当承继嗣无疆，大历服事。予未遭其明哲，能道民于安，况其能往知天命，熙我念孺子，若涉涧水

，予惟往求朕所济度奔走，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。云云。

长篇累牍，深文曲义，皆依《书经》口气，佶屈聱牙。

诰文颁到之处，士民传诵。浅读者不能成句，多有老学究为之吟诵解说。诵至“天降威明，用宁帝室，遗我居摄宝龟。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，乃绍天明意，诏予即命居摄践祚，如周公故事。”及“帝不违卜，故予为冲人，长思厥难。曰：乌乎！义信所犯，诚动鳏寡。哀哉！予遭天役，遗大解难于予身，以为孺子，不身自恤。予义彼国君泉陵侯上书曰：成王幼弱，周公践天子位，以治天下。六年，朝诸侯于明堂，制礼乐，班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太皇太后承顺天心，成居摄之义。皇太子为孝平皇帝子，年在襁褓，宜且为子，知为人子道，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，畜养成就，加元服，然后复子明辟。”等语，无不连连点首，曰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及读至“天毖劳我成功所，予不敢不极卒，安皇帝之所图事，肆予告我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，天辅诚辞，天其累我以民，予害敢不于祖宗安人图功所终。”等语，尤极摇头顿足，拖声哦诵，扬眉戟手曰：“翟义、刘信逆贼，独不念汉朝累世天恩，反敢流言惑众耶！”桓谭回朝，将此情形奏莽，莽大悦，乃封谭为明告里附城。明告者，莽特制名，以其出使能明告谕于外也，附城者，如古之附庸也。莽魂相定，自觉齷齪之状为丑，乃谓群臣曰：“昔成王幼，周公摄政，而管、蔡挟禄父以畔，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。自古大圣犹惧此，况臣莽之斗筭。”群臣皆曰：“不遭此变，不章圣德。”一日忽得王骏败报，又闻近京各处起兵，莽大惊，急命分头探听。

却说王莽《大诰》所到之处，众人纷纷赞颂，而骂翟义为反贼，槐里地方最大，人物辐辏。有一好汉姓赵名明，见一簇人拥着观看地方官誊示《大诰》，不知何事，乃分开众人看毕，大怒曰：“好贼已篡大位，犹敢舞文愚弄天下耶！”声如霹雳。众人大惊，急就问曰：“篡贼为谁？”明曰：“孝元皇后之侄王莽也。”忽有儒服者数人进曰：“此言取族灭矣。鸩毒之事，夫谁见之？复子明辟之文，炳炳朗朗，小子无妄言也。”明曰：“误天下事而酿祸患者，大抵皆公等迂腐庸俗之徒也！不知事势，罔达机宜，在朝则附和以固宠荣，在里则逡巡而惜身命，君父之难可忍，污秽之事又胡不可为乎！天下大权，尽归王氏已四世矣。今明据天子之位而称皇帝，犹以为非篡非弑，不知汝辈是何肺腑也。宁必待孺子已冠而不反政，迟十数年尝试之，而后攻之乎？抑近而待其复如平帝，而后诛之乎？平帝鸩死有迹，犹以未见为解说；若孺子只须绝其乳哺，更无迹可见矣。再择一襁褓中儿而立之，其立与不立，权在王氏乎？在刘氏乎？在庸庸碌碌之人之手乎？不待辨而明也。君等全无血性，枉有须眉。我高皇帝诛强暴之秦，百战而有天下。前后相承二百余年，深仁厚泽，遍于寰宇，被一王太后锄灭忠良而亲母党，潜移国祚而绝夫嗣，然坐视此贼肆然

而为帝，则明有赴东海而死耳，不忍为诈伪贼之民也。”言未毕，见一大汉叫跳如雷曰：“不必多言，与迂腐子谈，徒丧人神气，挥之速退。某愿与公同赴国难，万死无悔。”明大喜拍手，问其姓名，答曰：“小弟姓霍名鸿，家离城不远，蒙不弃，乞同至舍一叙何如？”时众人除闻二人大言遁去者，尚聚百余人，同声嗥曰：“某等亦何能作诈伪之贼之民？亦愿同死耳！”遂一哄同至霍鸿家来。

数日间，聚至万余人。乃相与谋曰：“闻得翟义兵势甚盛，莽贼欲一鼓而擒，以威天下，故诸将精兵，尽往山东，京师空虚。我等戮力直攻长安，若得入城，捉住王莽，缚至太后之前，同一班阿谀谄佞无耻贼臣，间莽有何功，而有何德，敢假冒周公，而无惭怍？问群臣腰金衣紫，附贼忘君，只图一时宠荣，不顾千年遗臭，富贵安在，徒玷祖宗？再问太后，汉朝后妃之家，如吕、霍、上官，几危社稷皆就灭亡，太后知之乎？然奢僭比之王氏，百不及一，满门尽贵，弟曼蚤死，犹怜念追封，而用其子莽，一门十侯五将。其有素抱忠真，不阿吕老太后母家者，诛戮净尽，狐心雄胆，布满朝廷，吕后虽毒，朝中犹有旧臣忠正也。今亲见夫嗣灭却，社稷倾危，所以为刘氏者若此者，为王氏则富贵尊荣，而至于为皇帝南面朝诸侯。以一妇人纵未如此，诚自古所未有也。设非安众侯建大义于前，翟太守奋孤忠于后，则汉家烈烈轰轰之天下，遂没没忽忽而失之，使后世以周公为迷众之旌旗，《尚书》为窃国之秘谱矣。高祖之创此大业也，披坚执锐，履险蹈危，频死者数矣。子孙得太后如此贤妇，引用如此贤侄，假元圣之徽号，套《尚书》之旧文，不费张弓只箭，垂手而得天下，岂不痛哉！然太后春秋高，亦尝自计升遐后梓宫当作王氏之新陵乎？抑归元帝之渭陵乎？人死而无灵，人死如有灵，则太后亦何颜以入高祖之太庙乎？”言辞未毕，众军鼓掌称快，勇气百倍，遂建旗讨贼，闻风相附者益多。不半月，众至十万，乃鼓行而东，所向披靡。

报入京中，莽大恐，急召太保甄邯为大将军，领兵屯城外；令王舜、甄丰昼夜循行殿中；遣将军王奇、王级将兵西出，以拒赵、霍。莽犹战栗不安，复以安乡侯王恽为车骑将军，屯平乐馆；骑都尉王晏为建成将军，屯城北；城门校尉赵恢为城门将军，皆勒兵自备。

再说孙建等东征，两次大败，因其相商议制胜之策。王邑曰：“义军虽非素练，其气甚壮，先声足以夺人，我军未免倚众而轻敌，此所以败也。今当结营固守，以骄其志。俟彼军心稍懈，然后以全军精锐压之。又先发奔命一千，抄其后以夺城。一军逐北，则全军继之；两路而逃，则分军逐之。务以一战而收全功。”建等大喜。

翟义等连日挑战，王邑兵坚壁不出。义躁极曰：“似此何日得达长安，以

诛逆贼。”苏隆曰：“此以前者两次挫其锐，欲反劳为逸，且以骄我兵也。”义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隆曰：“贼兵势大，欲以数倍之众压我耳。此时只恨孔光、刘歆、杨雄等班谄佞贼臣，以伊、周颂莽，迷痼天下耳目者已久，不然岂无一二豪杰兴举义兵以相应哉！此时京师空虚，若振一旅之师以入长安，则大事济矣。今惟有舍死拒敌，胜则长驱，败则东走，弹丸之城不足以守，直弃之以图后举可也。”忽报孙建领兵杀来，义令陈丰出阵，两马相交十数回合，孙建看看抵敌不往，王邑一马冲出，这边刘璜接住厮杀，才五七个照面，那边五将齐出，刘璜一时着慌，刀略松一松，被王邑一枪刺落下马，借势挥军掩杀，陈丰等不敢恋战，且战且走，直追至菑，严乡侯刘信，都尉刘宇领二万生力军正到。陈丰性起，换了马翻身复杀回来，双锤入阵。只见金光迸裂，逢着便倒。这边军士看得兴气勃勃，刘信将旗一招，挥军齐进。邑阵大乱退走，反将刘宏、王况等接追人马冲动，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。陈丰等见前面兵多，亦不敢再追。王邑等大军遂屯陈留城。

翟义此次大败，折去刘璜，军士死伤大半，只存三四万人。忽闻得三辅大乱，自茂陵以西至涇二十三县刀兵并发，义等大喜曰：“人心相近，天下岂无豪杰！”乃率众人围城以观其变。建等亦未敢追袭。后闻赵明、霍鸿等自称将军，攻烧官寺，杀右辅都尉及令，劫略吏民，义等跌足叹曰：“无能为矣！奈何不声讨其罪，直入京师，而乃近盗贼之所为！殆汉祚当绝，奸贼乃得天助耶！”

却说孙建等得胜捷书报到京师，莽喜，因大赦天下。下诏曰：

太皇太后遭家不造，国统三绝，绝辄复续，恩莫厚焉，信莫立焉。孝平皇帝短命早崩，幼嗣孺冲，诏予居摄，予承明诏，奉社稷之任，持大宗之重，养六尺之托，受天子之寄，战战兢兢，不敢安息。伏念太皇太后，惟经艺分析，王道离散，汉家制作之业，独未成就，故博征儒士，大兴典制，备物致用，立功成器，以为天下利，王道粲然，基业既著，千载之废，百世之遗，于今乃成，道德庶几于唐虞，功烈比齐于殷周。今翟义、刘信等谋反大逆，流言惑众，欲以篡位，贼害我孺子，罪深于管蔡，恶甚于禽兽。信父故东平王云，不孝不谨，亲毒杀其父思王，名曰钜鼠，后云竟坐大逆诛死。义父故丞相方进，险谗阴贼，兄宣，静言令色，外巧内嫉，所杀乡邑汝南者数十人。今积恶二家，迷惑相得，此时命当殄，天所灭也。已捕斩断信二子谷乡侯章，德广侯鲧，义母练，兄宣，亲属二十四人，皆磔暴于长安都市四通之衢。当其斩时，观者重叠，天气清和，可谓当矣。命遣大将军恭行皇天之罚，讨海内之仇，功效著焉，予甚嘉之。《司马法》不云乎，赏不逾时，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。今先封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皆为列侯，户邑之数别下。



遣使者持黄金印，赤赭纒，朱轮车即军中拜授。诏书到日，欢动三军，遂复攻义，围往国城三匝，义等昼夜轮班守御，城卒不下。

困至月余，粮草将尽，义会众议曰：“自古无纯盗虚声，尧名桀行而不败者，况莽恶已盈，岂能久乎！恨义力微时钝，不能生抉莽首。义死固甘心，严乡侯已建名号，不可辱也，当速改庸装，合陈丰相辅，明日义开城决战，可借势逃出。”信大哭，不愿独生，陈丰曰：“势已如此，何暇作儿女态。但母舅当护驾出亡，令丰决死战，丰愿多杀贼而死，不愿隐忍以生也。”义曰：“我已筹之熟矣，贼固愿得我首而甘心，我一死则捕获缓矣。”次日，各饱餐结束，怀干粮，午后开西城门，大喊杀出。建等围久，出乎不意，义军皆死命，无不以一当百。孙建下令曰：“翟义罪魁，务须生获，不可令渠逃轶。”挥众急追，离城十里许，义夏奋勇死战。天色已晚，被其走脱否，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八回 去号位太后生悲

却说翟义拼命杀出重围，王邑等不肯舍，紧紧追赶。看看赶上，义又翻身斗杀，终是死命，邑军虽众，不能围住，反多杀伤。会日已西沉，乃收兵进城，搜捕余党，一无所获。刘信、陈丰早同众百姓混出城去矣。邑等商议分头追捕，时司威陈崇为监军使，乃曰：“追捕自不必说，但此时大功已建，摄皇帝好大喜夸，当先上一本，以取其欢心，若义、信等釜中之鱼，尚安所逃哉。”众人大赞所见极是。共请陈崇修稿，其略曰：

陛下奉天洪范，心合宝龟，膺受元命，豫知成败，咸应兆占，是谓配天。配天之主，虑则移气，言则动物，施则成化。臣崇伏读诏书下日。窃计其时，圣思始发，而反虏仍破；论文始书，反虏大败；制书始下，反虏毕斩。众将未及齐其锋芒，臣崇未及尽其愚虑，而事已决矣。孙建等读毕，击节叹赏，以为得淑德侯张伯松之神髓。书上，莽果大悦。

再说翟义次日对军士曰：“义食君之禄，世受国恩，志切讨贼，愤不顾家，事不成，死其分耳。诸君相从至此，尚何能为乎？趁追兵未至，各自逃生，义舍一死以绝大索之累。”时手下不足二百人，同声曰：“诚如公言，但我等且走，幸得脱，则隐伏以俟时，若追至，则舍死命以杀贼。奸莽行篡弑，则凡莽所指挥者，皆贪利忘君之逆党，多杀一人亦足以称快！”言未毕，只见尘头大起，义急挥众速走，众下听，义只得部勒分作四队迎敌，人人奋勇，入阵横冲直撞，如恶尤搅海。王邑那边反嫌人众碍事，自相冲击，死伤无算。晌午后，义众渐渐相聚，得百余人，杀条大路而去。至固始地界，义令军士尽弃盔甲，易装自逃，众军士抵死不肯相舍，义乃给开分目，急拔剑自刎而死，众军大哭而终弗掩埋之者，令邑等得之以媚莽，免大索累天下，从义之志也，邑等乃将义尸磔于陈都市。广捕卒不能得信，遂班师回朝。莽乃尽坏义第宅，汗池

之，发父方进乃先祖冢在汝南者，烧其棺柩，夷灭三族，诛及种嗣，至皆同坑，以棘及五毒并葬之。时居摄三年正月也，于是复命。

王邑引兵西，王骏以无功免，刘歆归故宫，复以邑弟侍中王奇为扬武将军，城门将军赵恢为疆弩将军，中郎将李琴为厌难将军，同与王级等合击赵明、霍鸿。二月，明等殄灭，诸县悉平。莽乃置酒未央宫白虎殿，劳飨将帅，大封拜。先是益州蛮夷，及金城塞外羌，怨莽乃反，攻西海太守程永。永奔走，莽遂诛永。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。二年春，窦况等击破西羌。至是乃并录其功，以大小为差，封侯伯子男，凡三百九十五人。曰皆以奋怒，东指西击，羌寇蛮盗，反虏逆贼，不得旋踵，应时殄灭，天下咸服之功封云。太后复诏进莽子褒新侯安为新举公，赏都侯临为褒新公，封莽侄光为衍功侯，孙宗为新都侯。

莽既灭翟义，自谓威德日盛，大得天人之助，遂稍示意谋即真之事矣。九月，莽母死，无哀意。群臣察得其指，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曰：

居摄之义，所以统立天功，兴崇帝道，成就法度，安辑海内也。昔殷成汤既没，而太子早夭，其子太甲幼少不明，伊尹放诸桐宫而居摄，以兴殷道。周武王既没，周道未成，成王幼少，周公屏成王而居摄，以成周道，是以殷有翼翼之化，周有刑错之功。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，委任安汉公宰尹群僚，衡平天下，遭孺子幼少，未能其上下，皇天降瑞，出丹石之符，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，诏安汉公居摄践祚，将以成圣汉之业，与唐虞三代比隆也，摄皇帝遂开秘府，会群儒，制礼作乐，卒定庶官，茂成天功，圣心周悉，卓尔独见，发得周礼，以明因监，则天稽古，而损益焉。犹仲尼之闻《韶》，日月之不可阶，非圣哲之至，孰能若兹！纲纪咸张，成在一匮，此其所以保佑圣汉，安靖元元之效也。今功显君薨，《礼》：“庶子为后，为其母缌。”《传》曰：“与尊者为体，下敢服其私亲也。”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，受太后之诏，居摄践祚，奉汉大宗之后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，下有元元万机之忧，不得顾其私亲。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孙，俾侯新都，为哀侯后，明摄皇帝与尊者为体，承宗庙之祭，奉共养太皇太后，不得服其私亲也。《周礼》曰：“王为诸侯缌纒”，“弁而加环纒”，同姓则麻，异姓则葛，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纒，弁而加麻环纒，如天子吊诸侯之服，以应圣制。

莽心悦，遂行焉。凡壹吊再会，而令新都侯宗为主，服丧三年云。

十一月甲子，莽上奏太后：

陛下至圣，遭家不造，遇此十二世三七之厄，承天威命，诏臣莽居摄，受孺子之托，任天下之寄，臣莽兢兢业业，惧于不称。今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：“七月中，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，一暮数梦，曰：‘吾天公使也，天公使我告亭长曰：摄皇帝当为真，如不信我，此亭中当有新井。’亭长晨起视亭

中，诚有新井，入地且百尺。”十一月壬子，直建冬至，巴郡石牛；戊午，雍石文；皆到未央之前殿。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，天风起尘冥，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。文曰：“天告帝符，献者封侯，承天命，用神令。”骑都尉崔发等视说。《尚书·康诰》：“王若曰：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。”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。《春秋》隐公不言即位，摄也。此二经，周公孔子所定，盖为后法。孔子曰：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臣莽敢不承用。臣请共事神祝宗庙，奏言太皇太后、孝平皇后，皆称假皇帝，其号今天下，天下奏言事，毋得言摄。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，漏刻以百二十为度，用应天命。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，令与周之成王比德，宣明太皇太后成德于万方，期于富而教之。孺子加元服，复子明辟，如周公故事。

奏可，众知莽欲奉符命即真，群臣乃博议别奏，以成其事。

梓潼人哀章即作铜匱为两检，其一署曰：“天帝行玺金匱图。”其一署曰：“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。”书言王莽为真天子。又书莽大臣八人，又取令名王兴、王盛及自名凡十一人，皆署官爵，为辅佐。章闻齐井、石牛事下，即日昏时，衣黄衣持匱至高庙，以付仆射。仆射以闻。戊辰，莽至高庙，拜受金匱神禅。御王冠，谒太后，还坐未央宫前殿，下诏书曰：

予以不德，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，而太皇太后之未属。皇天上帝隆显大佑，成命统序，符契图文，金匱策书，神明诏告，予以天下兆民。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，承天命，传国金策之书，予甚祗畏，敢不钦受。以戊辰直定，御王冠，即真天子位，定有天下之号曰新。其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变牺牲，殊徽帜，异器制。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。

却说王莽本武帝时绣衣御史王贺之后，其本系久已迷失。莽好夸诞，自起意图天下时，始自谓为黄帝之后云。初汉高祖入咸阳，至霸上，秦王子婴降于轺道，奉上始皇玺，盖和氏璧，李斯所篆刻也，及高祖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因御服其玺，世世传受，号传国玺。时以孺子未立，玺藏长乐宫。莽即篡位，乃请玺，太后不肯授。莽使安阳侯舜谕指。舜素谨敕，太后雅爱信之。舜既见太后，知其为莽求玺，怒骂之曰：“汝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，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，辄夺取其国玺，全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余，天下岂有汝兄弟耶！且彼自以金匱符命为新皇帝，变更正朔眼制，亦当即更作玺，传之万世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，而欲求之？我汉家老寡妇，旦暮且死，欲与此玺俱葬，终不可得。”太后涕泣言此，旁侧长御以下，皆垂涕。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“臣等已无可言者，然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？”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，以授舜曰：“我老已死，知汝兄弟终族灭也。”舜即得玺，奏之，莽大悦。于是

莽以建国元年正月朔，御正殿，受诸臣朝贺。群臣舞蹈山呼毕，莽乃下诏，命群公诸侯卿士，奉太皇太后玺绶，命去汉号焉。

初莽欲改太后汉家旧号，易其玺绶，恐不见听，沉吟微示其意。而莽疏属王谏欲谄莽，乃上书言：“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，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，当随汉废，以奏天命。”莽乃车驾至东宫，亲以其书白太后。太后自思：“当日为弟兄子侄，费尽心思，三世擅权，五将秉政，以致上干天象，亦惟有诛戮忠良，以庇护之。及哀帝崩，莽已免就国，是我遣使者驰召来京，又违忠臣何武、公孙禄之正论，亲授莽以大司马之权柄，以至唾手得天下。今日尚不能容我一老朽之妇，犹欲废去之，岂不痛心！”因恚怩而言曰：“王谏之言是也。”莽见太后喉中哽咽，泪流满面，因曰：“此悖德之臣也，其罪当诛。”于是冠军张永献符命言：“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。”太后听言。莽遂命公卿大夫奉太后新室玺绶，鸩杀王谏而封张永为贡符子。莽既去太后汉号，乃立妻王氏为皇后，幼子临为皇太子，安为新嘉辟，封字子六人为公。按莽四子，长宇，次获，次安，幼临。宇、获皆前诛死，安颇荒忽，乃以临为太子。大赦天下。乃策命孺子曰：

咨尔婴，昔皇天佑乃太祖，历世十二，享国二百一十载，历数在于予躬。《诗》不云乎，“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”。封尔为定安公，永为新室宾。于戏！敬天之休，往践乃位，毋废予命。

又曰：

其以平原、安德、潞阴、隔重邱，凡户万，地方百里，为安定公国。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，与周后并，行其正朔服色，世世以事祖宗，永以命德茂功，享历代之祀焉，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。

读策毕，莽亲执孺子手，流涕嘘歔曰：“昔周公摄位，终得复子明辟。今子独迫皇天威命，不得如意。”哀叹良久。中傅将孺子下殿，北面而称臣。

又按金匱，辅臣皆封拜，以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，封安新公；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，就新公；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，嘉新公；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，美新公；是为四辅，位上公。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，承新公；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，章新公；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，隆新公；是为三公。大阿右弼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为更始将军，广新公；京兆王兴为卫将军，奉新公；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，成新公；京兆王盛为前将军，崇新公；是为四将，凡十一公，王兴者，故城门令史；王盛者，卖饼儿；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，两人容貌应卜相，径从布衣登用，以示神焉，余皆拜为郎。是日，封拜卿大夫、侍中、尚书官凡数百人。诸刘为郡守，皆徙为谏大夫。改明光宫为定安馆，定安太后居之。以故

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，皆置门卫使者监领。敕阿乳母不得与语，常在四壁中，至于长大，不能名六畜。

莽更改官名地名，纷纷不一。为太子置师友，秩以大夫，唐林为胥附，李充为奔走，赵襄为先后，廉丹为御侮。又遣谒者持安车印绶，就拜楚国龚胜为太子师友癸酒。胜辄推不受，曰：“吾受汉厚恩无以报，今年老矣。谊岂以一身事二姓？”语毕，遂不复饮食，积十四日，卒。又召陈咸为掌寇大夫，咸谢病不肯应。三子参、丰、钦皆在位，咸悉令解官归乡里，闭门不出入，犹用汉家祖腊，人问其故，咸曰：“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？”

莽以汉氏诸庙在京师者，皆罢之。诸刘为诸侯者，以户多少，就五等之差；其为吏者，皆罢黜其职，待除于家。而曰：“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，明德侯刘龚、率礼侯刘嘉等，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，或献天符，或贡昌言，或捕告反虏，厥功茂焉。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，赐姓曰王。”惟国师以女配莽子，故不赐姓。

初莽为安汉公时，谄太后，奏尊元帝庙为高宗，太后晏驾后当以礼配食云。及莽改太后号为新室文母，绝之于汉，不合得体元帝，乃毁坏孝元庙，更为文母起庙，独置元庙故殿，以为文母篡食堂，既成，名曰长寿宫。莽以太后好出游观，乃车驾置酒长寿宫，请太后。既至，见孝元庙废彻涂地，太后惊泣曰：“此汉家宗庙，皆有神灵，有何罪过而坏之，且使鬼神无知，又何用庙焉？如令有知，我乃人之妃妾，岂宜辱帝之堂以陈馈食哉！”饮酒不乐而罢。自莽篡位后，知太后怨恨，求所以媚太后者，无所不为，然愈不悦。至建国五年二月癸丑，太后崩，享年八十四。三月，葬渭陵，与元帝合，而作沟以绝之。以长寿宫为文母庙，元帝配食坐于床下。亦可叹矣！后十年，汉兵诛莽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回 作符命大启边兵

却说王莽始初折节要名，诸儒臣颂之为周公。莽遂刻意效仿，初秉政，即暗遗心腹，假妆越裳氏重译来朝。后弑平帝，立孺子婴，乃效周公辅成王故事。及翟义讨罪，又仿《大诰》之文。迨翟义、赵鸿等兵败，自谓得天人之助而即真位，似周公为不足法，又改称大舜，曰：“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禅于唐，汉氏初祖唐帝，世有传国之象，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。”令以汉高庙为文祖庙，欲法舜受终于文祖也，又曰：“予前在大麓，以至于摄假，深惟汉氏三七之厄，赤德气尽，思索广求，所以辅刘延期之术，靡所不用。然自孔子作《春秋》以为后王法，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，协之于今，亦哀之十四也。赤世计尽，终不可强济。皇天明威，黄德当兴，隆显大命，属予以天下。”大麓者，谓为大司马宰衡时，妄引舜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不迷也。

是时长安有女子名碧者，素姣好，忽发狂，叫呼道中，曰：“高皇帝大怒，速还我国，不者九月必杀汝。”奔呼不已，哄倾城市。莽闻，急令收捕杀之。四月，徐乡侯刘快起兵于其国，至即墨，攻城不克，败走，至长广死。莽恐天下豪杰举义兴诛，乃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，颂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。其文尔雅，依托古义而为之说。大约言莽当代汉而有天下，曰：

帝王受命，必有德祥之符瑞，协成五命，申以福应，然后能立巍巍之功，传于子孙，永享无穷之祚。故新室之兴也，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，肇命于新都，受瑞于黄支，开王于武功，定命于子同，成命于巴宕，申福于十二应。天所以保佑新室者，深矣，固矣。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，火德销尽，土德当代，皇天眷然，去汉与新，以丹石始命于皇帝。皇帝谦让，以摄居之，未当天意，故其秋七月，天重以三能文马。皇帝复谦让，未即位，故三以铁契，四以石龟，五以虞符，六以文圭，七以玄印，八以茂陵石书，九以玄龙石，十以神井，十一以大神石，十二以铜符帛图。申命之瑞，浸以显著，至于十二，以昭告新皇帝。皇帝深惟上天之成不可不畏，故去摄号，犹尚称假，改元为初始，欲以承塞天命，克厌上帝之心，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，故是日天复决以龟书，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：“高帝承天命，以国传新皇帝。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，乃召公卿议，未决，而大神石人谈曰“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，毋留。”于是新皇帝立登车，之汉氏高庙受命。受命之日，丁卯也。丁，火，汉氏之德也，卯，刘姓所以为字也，明汉刘火德尽，而传于新室也。皇帝谦谦，既各固让，十二符应迫著，命不可辞，惧然祇畏，苇然闵汉氏之终不可济，亶亶在左右之不得从意，为之三夜不御寝，三日不御食，延问公侯卿大夫，佥曰：“宜奉如上天威命。”于是乃改元定号，海内更始。新室既定，神祇欢喜，申以福应，吉瑞累仍。《诗》曰：“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，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五威将奉符命，赍印绶，王侯以下，及吏官更名者，及匈奴，西域、徼外蛮夷，皆即授新室印绶，因收故汉印绶，赐吏爵人二级，民爵人一级，女子百户，羊酒，蛮夷币帛各有差。大赦天下，五威将乘乾文车，驾坤六马，背负■鸟之毛，饰甚伟，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，凡五帅，衣冠车服驾马，各如其方面色数。将持节，称太一之使，帅持幢，称五帝之使。

莽又欲复古井田法曰：

古者，设庐井八家，一夫一妇田百亩，什一而税，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。此唐虞之道，三代所遵行也。秦为无道，厚赋税以自供奉，罢民力以极欲，坏圣制，废井田，是以兼并起，贪鄙生，强者规田以千数，弱者曾无立锥之居。又置奴婢之市，与牛马同栏，制于民臣，颛断其命，奸虐之人因缘为利，至略

卖人妻子，逆天心，悖人伦，缪于天地之性，人为贵之义。《书》曰：“予则奴戮女”，唯不用命者，然后被此辜矣。汉氏减轻田租，三十而税一，常有更赋，疲癯咸出，而豪民侵陵，分田劫假。厥名三十税一，实什税五也。父子夫妇终年耕耘，所得不足以自存。故富者犬马余菽粟，骄而为邪，贫者不厌糟糠，穷而为奸，俱陷于辜，刑用不错。予前在大麓，今天下公田口井，时则有嘉禾之祥，遭反虏逆贼且止。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属，皆不得买卖。其男口不盈八，而田过一井者，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。故无田，今当受田者，如制度。敢有非井田圣制，无法惑众者，投诸四裔，以御魑魅，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。

莽初居摄造货，错刀一直五千，契刀一直五百，大钱一直五十，与五铢钱并行，是时更作小钱，径六分，重一铢，文曰小钱直一，与前大钱五十者并行。欲防民命铸，乃禁不得挟铜炭。百姓便安汉五铢钱，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，又屡更改不信，皆私以五铢钱市买，讹言大钱当罢，莽患之，复下书：“诸挟五铢钱，言大钱当罢者，比非井田例，投四裔。”于是农商失业，食货俱废，民人至涕泣于市道，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者，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，抵罪者不可胜数。又设六管之令，命县官酤酒、卖盐、铁器、铸钱诸采取名出大泽众物者，税之。又令市官收贱卖贵，賒贷与民，收月息，自是四夷皆乱，天下骚动矣。

且说五威将帅共七十二人，分行天下，东出者至玄菟、乐浪、高句骊、夫余，南出者逾徼外，历益州，西出者至西域，尽改其王为侯。其北出至匈奴者，乃王骏率甄阜、王飒、陈饶、帛敞、丁业六人，多资金帛，重遗单于，晓諭以莽受命代汉之状，因易单于故印。故印文曰“匈奴单于玺”，莽改玺为章，而加莽国号，曰“新匈奴单于章”。将帅既至，授单于印绶，诏令上故印绶。单于再拜受诏，译前，欲解取故印，单于举腋授之。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：“未见新印文，宜且勿与。”单于曰：“印有何变更？”遂解奉上，将帅授单于新印，亦不解视，饮食至夜乃罢。右帅陈饶谓诸将帅曰：“向者姑夕侯疑印文，几令单于不与人。如令视印，见其变改，必求故印，此非辞说所能距也。既得而复失之，辱命莫大焉，不如椎破故印，以绝祸根。”将帅犹豫莫有应者。饶燕士，果悍，即取斧椎坏之。明日，单于果遣右骨都侯当白将帅曰：“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，又无汉字，诸王以下乃言章，有汉字，今印去玺加新，与臣下无别，愿得故印。”将帅示以故印，谓曰：“新室顺天制作，故印随已破坏。单于宜承天命，奉新室之制。”当还白，单于知己无可奈何，又多得赂遗，乃遣弟右贤王舆奉马牛随将帅入谢，因上书求故印。莽不与，单于怨恨，乃遣右大且渠蒲呼也皆等十余人将兵众万骑，以护送乌桓为名，勒兵朔

方塞下。

会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谋降匈奴，都护但钦斩之。置离足狐兰支将人众二千余人，驱畜产，举国亡降匈奴。西域在玉门阳关外，匈奴之西，乌孙之南。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其河有两原，一出葱岭山，在西域近西，其山高大，上悉生葱，故以名焉；一出于阾，于阾在南山下，其河北流，与葱岭河合，东注蒲昌海，蒲昌海一名盐泽，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，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，皆以为潜行地下，南出于积石，为中国河源云。亦有三十六国，哀平之际稍分至五十余国，有城郭田畜，与匈奴、乌孙异俗，故皆服役匈奴。汉兴，至武帝事征四夷以广威德，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。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，降浑邪、休屠王，遂空其地，始筑今日以西，初置酒泉郡，后稍发徙民充实之，分置武威、张掖、敦煌，列四郡，据两关焉。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，西域震惧，多遣使来贡献。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，往往起亭、轮台、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，置使者校尉领护营田，以给使外国者。至宣帝时，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。后匈奴西边日逐王畏汉不自安，遂畔单于，将众来降，护鄯善以西使者乃置都护。匈奴益弱，不得近西域。都犹总也，使总护南北诸道，督察乌孙、康居诸外国也。都护怡乌垒城，去阳关二千六百三十八里，与渠犂田官相近，土地肥饶，为西域之中，故都护怡焉。至元帝时，复置戊己校尉，屯田乍师前王庭。自宣、元后，单于称藩臣，西域服从，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详实矣。及莽遣五威将至西域，陈说符命，尽改其王为侯，乃畔，入匈奴，单于受之，与狐兰支共入寇，击车师，杀后城长，伤都护司马，复还入匈奴。

时戊己校尉刁护病，史陈良、终带、司马丞韩玄、左曲侯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，又闻匈奴欲大侵，恐并死，即谋劫略吏卒数百人，共杀戊己校尉刁护，遣人与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相约。南将军遂将三千骑人西域迎良等，良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。西域都护但钦乃上书告急，莽大怒，乃更降匈奴单于名曰“降奴服于”。莽曰：“降奴服于威侮五行，背畔四条，侵犯西域，延及边垂，为元元害，罪当夷灭。”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十二将，十道并出，共行皇天之罚。分匈奴国土人民，以为十五，立故呼韩邪单于稽侯稽子孙十五人为单于。遣中郎将蔺苞，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，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，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，欲以次拜之。使译出塞，诱呼右犁汗王咸，咸子登、助三人，至，则胁拜咸为孝单于，赐安车鼓车各一，黄金千斤，杂绘千匹，戏戟十；拜助为顺单于，赐黄金五百斤；传送助、登之长安。单于闻之，大怒曰：“先单于受汉宣帝恩，不可负也。今天子非宣帝子孙，何以得立？”乃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，及左贤王乐，将兵入云中益寿塞，大杀吏民。



单于又遍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，入塞寇盗，大辈万余，中辈数千，少者数百，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，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。莽恃府库之富，欲立威，乃拜十二部将，率发郡国勇士，武库精兵，各有所屯守。五威将军苗汭、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；厌难将军陈钦、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；振武将军王嘉、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；相威将军李琴、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；诛貉将军阳俊、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；奋武将军王骏、定胡将军王晏出張掖；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。募天下囚徒、丁男、甲卒三十万人，众郡委输衣裘兵器粮食，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，使者驰传督催，以军法从事，天下骚动。先至者屯边郡，侯满三十万众，赍三百日粮，乃同时十道并出，穷追匈奴，因分其地为十五，莽将严尤谏曰：

“臣闻匈奴为害，所从来久矣，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。后世三家周、秦、汉征之，周得中策，汉得下策，秦无策焉。当周宣王时，猋狁内侵至于泾阳，命将征之，尽境而还。其视戎狄之侵，譬犹蚊虻之螫，驱之而已，故天下称明，是为中策。汉武帝选将练兵，约赍轻粮，深入远成，虽有克获之功，胡辄报之。兵连祸结三十余年，中国疲耗，匈奴亦创艾，而天下称武，是为下策。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，筑长城之固，延褒万里，转输之行，起于负海，疆境既完，中国内竭，以丧社稷，是为无策。今天下遭阳九之厄，比年饥谨，西北边尤甚。发三十万众，具三百日粮，东援海代，南取江惟，然后乃备。计其道里，一年尚未集合。兵先至者，聚居暴露，师老械弊，势不可用，此一难也；边既空虚，不能奉军粮，内调郡国，不相及属，此二难也；计一人三百日食，用糒十八斛，非牛力不能胜，牛又当自赍食，加二十斛重矣，胡地沙卤，多乏水草，以往事揆之，军出未满百日，牛必物故且尽，余粮尚多，人不能负，此三难也；胡地秋冬甚寒，春夏甚风，多赍釜鍬薪炭，重不可胜，食糒饮水，以历四时，师有疾疫之忧，是故前世伐胡，不过百日，非下欲久，势力不能，此四难也；辎重自随，则轻锐者少，不得疾行，虏徐遁逃，势不能及，幸而逢虏，又累辎重，如遇险阻，衔尾相随，虏要遮前后，危殆不测，此五难也；大用民力，功不可必立，臣伏忧之，今既发兵，宜纵先至者，令臣尤等深入霆击，且以创艾胡虏。”

莽不听尤言，转兵谷如故。

却说右犁汗王咸既受莽孝单于之号，驰出塞归庭，具以见胁状白单于，单于更以为于粟置支侯，盖匈奴贱官也。后咸子助死，莽以登代助为顺单于，陈钦、王巡屯云中葛邪塞，时匈奴数为边寇，杀将帅吏士，略人民，驱畜产去甚众，捕得虏人验问皆曰孝单于咸子角数为寇。两将以闻。莽乃会诸蛮夷，斩咸子登于长安市。后咸立为乌累若鞮单于。时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，劝

咸和亲。当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。单于贪莽赂遗，故外不失汉故事，然以子登死，恨入骨，人寇虏掠不绝。使者责之，辄曰：“乌桓与匈奴无状黠民，其为寇，如中国有盗贼耳。咸初立持国，威信尚浅，然当尽力禁止，不敢有二心。”莽复遣和亲侯王歙多遗单于金珍，因谕说改其号，号匈奴曰恭奴，单于曰善于，赐印绶。歙，昭君兄子也。单于贪莽金币，故曲听之，然寇盗如故。

北边自宣帝时，匈奴内乱，五单于争立，呼韩邪携国归汉称臣以来，数世不见烟火之警，人民炽盛，牛马布野。及莽挠乱匈奴，与之构难，边民死亡。又十二部兵，久屯在边，吏士放纵；而内郡愁于征发，民弃城郭，流亡为盗贼，并州平州尤甚。莽乃遣中郎将绣衣执法，分镇缘边大郡，反各为权势，恐吓良民，赂赂为市，侵渔百姓，天下复困井田法，沟角经界，纷乱废业，流离困苦。中郎区博谏莽曰：“井田虽圣王法，其废久矣。周道既衰，而民不从，秦知顺民之心，可以获大利也，故灭庐井而置阡陌，遂玉诸夏，讫今海内未厌其敝。今欲违民心，追复千载绝迹，虽尧舜复起，而无百年之渐，弗能行也。天下初定，万民新附，诚未可施行。”莽知民怨，乃下书曰：“诸名食王田，皆得卖之，勿拘以法，犯私买卖庶人者，且一切勿治。”先是莽以钱币讫不行，盗铸者禁不止，乃重其法。一家铸钱，五家坐之，没入为奴婢，而犯者益众，遂亦除其法。

是时上下争为符命取富贵，司命陈崇白莽曰：“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，宜绝其原。”莽亦厌之，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，非五威将帅所班，皆下狱。初甄丰、刘歆、王舜为莽腹心，倡导在位，褒扬功德，安汉、宰衡之号及封莽母、两子、兄子，皆丰等所其谋，而丰、舜、歆亦受其赐，并富贵矣，非复欲令莽居摄也：居摄之萌，出于泉陵侯刘庆、前辉光谢嚣、长安令田终术。莽羽翼已成，意欲称摄，丰等顺承其意，莽复封舜、歆两子及丰孙。丰等爵位已盛，心意既满，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。而疏远欲进者，并作符命，莽遂据以即真，舜、歆内惧而已。丰素刚强，莽觉其不悦，故徙大阿右弼大司空丰，托符命得为更始将军，与卖饼儿王盛同列。丰父子默默。时丰子寻乃作符命，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，以丰为右伯，太傅平晏为左伯，如周召故事。莽即从之，拜丰为右伯，当述职西出。未行，寻复作符命，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。黄皇室主者，莽女，婉静有姿色，莽即真时年已十八，为后数年而未通人道，莽哀怜，欲嫁之，乃更号为黄皇室主。莽自谓土德承汉火运，故云黄；室，犹宫也。后自刘氏废，常称疾，不朝会。莽乃令立国将军孙建之子盛饰将医往问疾。后怒，莽遂不复强。寻知其事，而歆女美，故作符命。莽以诈得天下，心疑大臣怨谤，欲震威以惧下，因是发怒曰：“黄皇室主天下母，此

何谓也！”收捕寻，寻逃，丰自杀。寻随方士入华山，岁余捕得，辞连刘歆子侍中东通灵将、五司大夫隆威侯棻，棻弟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泳，王邑弟左阙将军堂威侯奇，及歆门人侍中骑都尉丁隆等，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，死者数百人。乃流棻于幽州，放寻于三危，殛隆于羽山，皆驿车载其尸传致云。

时北边莽以金币弥缝，故匈奴外承顺而暗侵掠，莽仍志满气盈，以为四夷不足吞灭，忽报西南蛮夷尽反，攻杀牂柯大尹周歆，复杀益州大尹程隆。莽大忧，急遣平蛮将军冯茂，发巴蜀犍为吏士，赋敛取足于民，以击益州，未知胜败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回 肆凶淫自戕骨肉

却说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为侯，王邯怨怒不附。牂柯大尹周歆觉其意，设计诱邯至，席间子之。邯，句町王名也。邯弟名承，大怒，遂起兵攻杀歆。先是莽发高句骊兵以伐匈奴，兵皆不愿行，郡吏强迫之，乃亡出塞，因犯法为寇，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，为所杀，州郡乃归咎高句骊侯驺，严尤奏曰：“貉人犯法，不从驺起。即今狡猾变心，亦当令州郡且慰安之。今猥被以大罪，恐其遂叛，夫余之属必有和者。匈奴未克，夫余、秽貉复起，此大忧也。”莽不慰安，秽貉遂反，诏尤击之。尤诈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，传首长安。莽大悦，下书曰：“乃者命遣猛将，恭行天罚，诛灭虏知，分为十二部，或断其右臂，或斩其左腋，或溃其胸腹，或抽其两肋。今年刑在东方，诛貉之部先纵焉。捕斩虏驺，平安东域，虏知殄灭，在于漏刻。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，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帅虓虎之力也。予甚嘉之。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，布告天下，令咸知焉。”于是貉人愈犯边，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。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三年，士卒疾疫，死者什六七，赋敛民财什取其五，益州虚耗而不克。莽征茂还，诛之。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、陇西骑士，广汉、巴蜀、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，合二十万人，击之。始至，颇斩首数千，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，士卒饥疫。三岁余，死者数万。而粤、儋蛮夷任贵，亦杀太守枚根，自立为邛谷王。

天凤元年六月，黄雾四塞；七月，大风拔树，北阙直城门屋瓦皆飞，雨雹杀牛羊。莽好空言，慕古法，多封爵，人性实吝啬，所封辄托地理未定，所与俸禄，皆终数岁不得，诸侯皆困，至有为人佣作者。天下吏以不得俸禄，并为奸利，郡尹县宰剋剥民脂民膏，多家累千金者。是岁复明六管之令，每一管下，为设科条防禁，犯者罪至死。又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，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。天下愈愁，多为盗贼。纳言冯常以六管谏，莽大怒，免常官。

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，依阻会稽长州。琅邪女子吕母亦起。初，吕母子为县吏，为县令所冤杀。母怨极，密聚客，规以报仇。母家素丰，资产数百万

，乃益酿醇酒，买刀剑衣服。少年来酤者，皆賒与之；视其乏者，辄假衣裳，不问多少。数年财用稍尽。少年欲相与偿之，吕母垂泣曰：“所以厚诸君者，非欲求利，徒以县宰不道，枉杀吾子，欲为报怨耳。诸君宁肯哀之乎？”少年壮其意，又素受恩，皆许诺。其中勇士徐次子等，自号猛虎，遂相聚得百余人，因与吕母入海中，招合亡命众至数千。吕母自命将军，引后还攻海曲，执县宰，诸史叩头为宰请，母曰：“吾子犯小罪不当死，而为宰所杀。为宰而轻杀人者，罪固当死，又何请乎？”遂斩之，以其头祭子冢。复入海，其众浸多，后皆万数。

时山东青徐大饥，寇贼蜂起。有樊崇者，字细君，起兵于莒，众百余人，转入泰山，自号三老，而群盗以崇勇猛，皆附之，一岁间至万余人。崇琅邪人。又崇同郡逢安，字少子，东海人徐宣，字骄稚，及谢禄、杨音各起兵，合数万人，复引从崇，共还攻莒，不能下，转掠至姑幕，因击莽探汤侯田况，大破之，杀万余人，遂北入青州，所过虏掠。

莽苦四夷扰乱，乃遣使者就各路赦盗贼罪，欲行招抚。使者还言盗贼解辄复合，问其故，皆曰愁法禁烦苛，不得举手刀作，所得不足以给贡税，闭门自守，又坐邻伍铸钱挟铜，奸吏株求不一，民无生路，故悉起为盗贼。莽大怒，免其官。其或顺指，言民骄黠当诛，及言时运适然，且灭不久。莽乃悦，辄迁升。以大司马允费兴为荆州牧，见，问到部方略，兴对曰：“荆扬之民，率皆依阻山泽，以渔采为业。间者国张六管，税山泽，妨夺民利，连年久旱，百姓饥穷，故为盗贼。兴到部，欲明晓告盗贼归田里，假贷犁牛种食，宽其租赋，庶几可以解释安集。”莽闻言怒，立免兴官。莽假圣贤名号以窃天下，夸张符瑞，以矜天命，故喜谀颂，而恶言盗贼。然内实畏怯不自安。乃亲至南郊，铸作威斗，以五色药石及铜为之，形如北斗，长二尺五寸，欲以魔胜众兵，故名曰威斗。既成，令司命负之，莽出则在前，入则在御旁。时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能克，召还。更遣大司马护军郭兴，庸部牧李■击蛮夷；太傅羲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；而匈奴寇边益甚，莽欲遣严尤与廉丹击之：尤素有智略，极谏以为匈奴且后，当先忧山东盗贼。莽大怒，乃策尤曰：“视事四年，蛮夷猾夏不能遏绝；寇贼奸宄不能殄灭，不畏天威，不用诏命，貌很自臧，持必不移，怀执异心，非沮军议。未忍致于理，其上大司马武建伯印轂，归故郡。”以降符伯董忠为大司马。

自莽即真，旱蝗灾异叠见，莽皆为饰说以掩之。且说地皇元年二月壬申，日正黑，莽以为王匡考问上变事者不实，欲蔽上之明，是以谪见于天，以正于理，塞大异焉。七月大风，毁王路堂，复下书曰：

乃壬午时，有烈风雪雨发屋折木之变，予甚恐焉。伏念一句，迷乃解矣。

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，临国洛阳，为统义阳王。是时予在摄假，谦不敢当，而以为公。其后金匱文至，议者皆曰：“临国洛阳为统，谓为新室统也，宜为皇太子。”自此后，临久病，虽廖不平，朝见挈茵舆行。见王路堂，则设帐于西厢及后阁更衣中，又以皇后被疾，临侍疾，尝以妃妾就舍东永巷。壬午，烈风毁王路堂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。昭宁堂池东南，榆树大十围，东僵，击东阁，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。皆破折瓦坏，发屋拔木，子甚惊焉。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，子甚忧之。伏念临有兄而称太子，名不正。宣尼公曰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。至于刑罚不中，民无错手足。”惟即位以来，阴阳未和，风雨不时，数遇枯旱蝗螟为灾，谷稼少耗，百姓苦饥，蛮夷滑夏，寇贼奸宄，人民怔营，无所错手足。深惟厥咎，在名不正焉。其立安为新迁王，临为统义阳王，冀以保全二子，子孙千亿，外攘四夷，内安中国焉。

二年正月，莽妻死。初莽妻以莽数其杀子，涕泣失明。莽令太子临居中养焉。莽妻旁侍者原碧，娇娆绝色，莽常幸之。后临亦通焉，恐事泄，谋共杀莽。后贬为统义阳王，出在外，愈忧恐。会莽妻病笃，临上书曰：“上于子孙至严，前长孙、仲孙年俱三十而死，今臣临复适三十，诚恐一旦不保，则不知死命所在。”莽侯妻疾，见其书大怒，疑临有恶意，不令会丧。既葬，诏司命从事收原碧等考问。具服父子同奸及临谋杀状。莽欲秘之，乃杀案事司命从事，埋狱中。赐临药，临不肯饮，莽自刺死。策书曰：

符命文立临为统义阳王，此言新室即位三万六千岁后，为临之后者乃当龙阳而起。前过听议者，以临为太子，故有烈风之变，辄顺符命，立为统义阳王，乃此后不作信顺，弗蒙厥佑，夭年陨命。呜呼哀哉！

临妻国师公女，亦自杀。是月新迁王安病死。初莽为侯就国时，幸侍者增秩、怀能、开明。怀能生男兴，增秩生男匡，开明生女陈：以侍者或有外通，听生子女，不能分明，故皆留新都。及安疾甚，莽自患无子，乃为安作奏，使上言兴等母虽以贼属，犹皇子不可以弃。莽偏示群公，皆曰：“安友于兄弟，宜及春更加封爵。”于是以王车遣使者迎兴等至，封为公，莽孙公明、公寿同时病死。旬月间，四丧焉：先是莽长子字子宗立为皇孙，坐自画容貌，被故天子衣冠，又宗舅吕宽家。前徙合浦，私与宗通，发觉按验，宗自杀。宗姊为卫将军王兴夫人，祝诅姑，杀婢以绝口，事发觉，与兴皆自杀。至是莽骨肉殆尽。或曰：“天实为之。”按莽生平所为，固应如也。

是月，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，藏匱中，忽自出，树立外堂上，良久，乃委地。吏卒以闻。莽恶之，下书曰：“宝黄厮赤。”其令厮役贱者皆衣赤。盖莽以五行火生土，自谓以土德承汉火运，故宝黄厮赤，欲以贱汉行也。时望气功数者，多言有土功象。

莽又见四方盗贼，欲示为自安，能建万世之基者，于是下书营筑长安城南。崔发、张邯说莽曰：“德盛者文缙，宜崇其制度，宣示海内，且令万世之后无以复加也。”莽乃博征天下工匠及吏民，入钱谷助作者，骆驿道路。坏彻上林苑中台馆，凡十余所，取其材瓦，以起九庙。穷极百工之巧，带高增下，功费数百钜万，卒徒死者万数。百姓怨恨，三辅盗贼麻乱，南方连岁饥荒，群雄竞起。南郡王常等号下江兵，南阳王匡等号新市兵，众皆万余人，州郡不能制。平原女子迟昭平，亦聚数千人，在河阻中。莽惶惧，召问群臣擒贼方略，皆曰：“此天囚行尸，命在漏刻。”莽知诸臣谀指，而夸张符命之术无济而益甚，身心战栗。思有故左将军公孙禄，忠直敢言，素有经济，莽初秉政时，被莽贬逐，此时在家，弄孙自乐。事急无奈，乃遣使者安车证来与议。未知来否，下回再说。

### 第十一回 赤眉逞势斩廉丹

却说哀帝时董贤专宠，王莽被遣归国。及哀帝崩，王太后乃驰召莽，欲授以国柄。时宰相孔光等皆欲媚太后以自固，共荐莽为大司马，独前将军何武，左将军公孙禄以社稷为重、坚持不可。太后不听。及莽秉权，公孙禄、何武皆免官退职。及莽篡位，禄等忠谋已尽，问心无愧，乐志林泉，甚是逍遥自在。及至王莽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莽所用符命诈伪之术，用久不灵，朝中大臣，皆用惯的一班谀佞之徒，绝无一筹半策，甚是慌獐。忽然想起汉时老将公孙禄，命使征召，禄欣然随使见莽。

莽询至治方略，禄曰：“太史令宗宣，典星历，候气变，以凶为吉，乱天文，误朝廷；太傅平化侯，虚伪以偷名位，贼夫人之子；国师嘉信公，颠倒五经，毁师法，令学士疑惑；明学男张邯、地理侯孙阳，造井田，使民弃土业；羲和鲁匡，设六管以穷工商；说符侯崔发，阿谀取容，令下情不上通，宜诛此数子，以慰天下。”莽大怒曰：“乃者蛮夷滑夏，寇贼奸宄，予以汝夙将练达，故特召询擒贼之方，乃答非所问，而肆毁大臣，何老悖至此？”禄复朗声曰：“匈奴不可攻，当与和亲。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奴，而在封域之中也。”莽怒，而念杀之无名，乃使虎贲扶禄出。禄飘然而去。

莽乃遣太师羲仲景尚，更始将军护军王党，将兵击青、徐；国师和仲曹放，助郭兴击句町；转天下谷帛，诣西河、五原、朔方、渔阳，每一郡以百万数，欲以击匈奴。

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，起为盗贼，稍稍群聚，常思岁熟，得归乡里，无攻城循地之计。众既寝盛，乃相与为约，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偿创，以言辞为约束，无文书旌旗，部曲号令。其中最尊者但称三老，次从事，次卒吏，泛称曰臣人。转掠求食，而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，中兵而死，贼非敢欲杀之也。莽不悟

，下书责七公曰：

夫吏者，理也。宣德明恩，以牧养民，仁之道也。抑强督奸，捕诛盗贼，义之节也。今则不然，盗发不辄得，至成群党，动曰以贫穷故耳。惟贫困饥寒，犯法为非，大者伙盗，小者穴偷，不过二科。今乃结谋连党，以千百数，是逆乱之大者，岂饥寒之谓耶？七公其严敕卿大夫、卒正、连率、庶尹，谨牧养善民，急捕殄盗贼！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，而妄曰饥寒所为，辄捕系请治其罪。

于是群下愈恐，莫敢言贼情者，亦不得擅发兵。贼由是遂不制。

是时刘氏宗室，除歆、嘉、龚等三十二人谄附莽者，余外诸刘尽废所在郡县，反多所侵辱，营杀甚于平民。且说长沙定王之后，一人名赐，字子琴，祖利为苍梧太守，家南阳之白水乡，颇丰裕。赐父早死，有兄显，任侠有豪气。显叔名子张。一日，出遇蔡阳国釜亭长，亭长醉，故辱子张，至不可耐。子张怒，遂杀死亭长。后十余年，亭长子报仇，杀子张之子骞。显怒，欲为报怨，会显宾客劫人，发觉，州郡系显入狱，杀之。赐恨曰：“刘氏何辜，人皆欺侮，亭长自取死者也，孽子杀骞，复杀我兄，尚可忍乎？”乃与显子信结客陈政等九人，烧杀亭长妻子四人而逃。骞兄名玄，字圣公，亦结客为报仇计。圣公家有酒，请游徼饮，宾客醉歌曰：“朝烹两都尉，游徼后来用调羹味。”游徼大怒，缚客捶数百。圣公惧，避之平林。平林人陈牧、廖湛，时聚众千余人，号为平林兵，圣公往从之。牧以圣公刘氏宗室，以为其军安集椽。

时南方沸乱，新市人王凤、王匡常为人平理诤讼，众遂推为渠帅，聚数百人，王常，成丹、张印等一班好汉俱往相聚。一日，又一彪形大汉到来，乃南阳湖阳人，姓马名武，字子张，少时避仇，客居江夏。王匡等大喜，乃共攻离城诸乡聚，藏兵绿林中，数月间，相聚万余人。荆州牧闻知，发奔命二万人攻之，匡等相率迎至云杜与战，大破之。牧败，欲北归随州。王匡等早料其败必走随，马武等伏路遮击，杀数千人，尽获其辎重。遂攻拔竟陵，转击云杜、安陆，多略妇女，还入绿林中，至有五万余口，官兵不敢向。明年为地皇三年，大疾疫，死者且半，乃各分散引去。王常、成丹西入南郡，号下江兵；王匡、王凤、马武及其支党朱鲋、张印等出入南阳，号新市兵；皆自称将军。七月，匡等进攻随，未能下。平林兵又起应之。王莽闻荆楚势大，遣严尤、陈茂击灭。尤、茂至南郡，王常等与战。尤出奇兵要杀，常败走，与成丹、张印等收散卒入菱溪，因劫掠钟、龙间。众复振，乃引军与荆州牧战于上唐，大破之。遂北至宜秋。

再说景尚、王党至山东，被樊崇杀得大败，景尚阵亡，王党引残败军卒逃回。王莽大惊，遂遣太师王匡，更始将军廉丹东出，合将锐士十余万人，所过

地方，勒索供给财贿，淫掳百姓，万民嗟怨，为之语曰：“宁逢赤眉，不逢太师；太师尚可，更始杀我。”樊崇恐众与莽兵乱，乃皆朱染其眉，以相别识，故号曰赤眉。先是莽严敕捕贼不得言饥寒所为，故郡县莫敢言贼情，上下蒙蔽，亦不敢擅发兵。惟翼平连率田况，素果敢，发民年十八以上者，得四万人，授与库兵，刻石为约，贼至则勒兵固守，去则追剿。又收合离乡老弱，置大城中，积藏谷粮，贼至无所得食。赤眉闻之，不敢入界。后况自请出界击贼，莽畏恶况，责以未赐虎符而擅发兵，以况或能禽灭贼，故且勿治罪。后况稍出界击贼，所向皆破。莽忌之，遣使者代监其兵，况随使入京，拜为师尉大夫。况去，齐地乃败矣。

无盐县索卢恢等，举兵反城，廉丹、王匡移兵攻拔之，斩首万余级。上章报捷，莽遣中郎将奉玺书劳丹、匡，进爵为公，封吏士十余人。赤眉别校董宪等众数万人在梁郡，王匡欲进兵击之，廉丹曰：“赤眉之众，十倍无盐，未可轻敌。且我军新拔城，疲劳已极，当且体息军马，蓄养锐气。”王匡曰：“贼匪跳梁，固未睹天朝之锐。无盐之战，已闻声丧胆矣，不乘胜进击，一鼓成禽，尚何待乎？将军倘惜劳，吾当独往。”遂独引兵前进。丹见谏之不听，以匡主将，又朝中权要大臣，只得率部众随之。

却说董宪山东有名好汉，一枝铁枪，神出鬼没。闻莽发兵东征，正欲逞建头功，忽见许多百姓，纷纷逃难，称说王太师大兵将到，沿途搜劫，反向赤眉叩头，求速进兵救命。董宪大怒，挥众迎去，至成昌地界，两军相遇，各排阵势。但见阵门开处，王匡金盔金甲，护从校尉如云而出，匡顾盼自雄。董宪望见厥状，怒发如雷，挺枪跃马杀去，更不打话，直奔王匡，匡急闪入阵，校尉迎住，枪刀并举，董宪将枪一振，一个圆月圈，早已数枪落地，一连搠倒数人，匡阵已乱。这边宪众压上，杀得尸横遍野。恰得廉丹到来，抵往一阵，两边各自回营。

次日，董宪索战，廉丹坚壁不出，一连数日，军心稍定。王匡催促出战，正在交兵，樊崇又领数万人马杀来，王匡望见，便弃阵而逃。丹恨曰：“小儿误事！但彼逃可生，我逃亦死。”乃使吏持其印轂符节追付匡，自同众校尉，舍命杀转。是时丹兵才存万余人，赤眉众十余万，如何抵敌？只得败走。追至无盐，廉丹战死，校尉士卒尽被杀绝。

莽得报失色，国将哀章谓莽曰：“皇祖考黄帝之时，中黄直为将，破杀蚩尤。今臣居中黄直之位，愿平山东。”莽遂遣章驰往，令与大师匡并力。又遣大将军阳浚守敖仓，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洛阳填南宫，大司马董忠，养士习射于中军北垒，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。司徒寻初发长安，宿霸昌厩，晨起忽亡其黄钺。寻麾下士房扬，素狂直，乃哭曰：“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。”自刎



去。莽大怒，命击杀扬。

此时四方盗贼，动以万数或十余万，攻城邑，杀二千石以下如儿戏矣。太师王匡战数不利。莽知天下溃畔，事穷计迫，乃议遣风俗大夫分行天下，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，即位以来，诏令不便于民者，皆收还之。诏未发，会春陵兵起，刘圣公立为汉帝，莽忧惧不知所出。然莽欲外示自安，乃染其须发，进所征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为皇后，聘黄金三万斤，车马奴婢，杂帛珍宝以巨万计。莽亲迎于前殿两阶间，成同牢之礼于上西堂。备和嫔、美御凡百二十人。封皇后父谡为和平侯，拜为宁始将军，谡子二人皆侍中。是日，大风发屋折木。群臣上寿曰：“乃庚子雨水洒道，辛丑清静无尘，其夕谷风迅疾，从东北来。辛丑，巽之宫日也。哭为风为顺，后谊明，母道得，温和慈惠之化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受兹介福，于其王母。’《礼曰》：‘承天之庆，万福无疆。’诸欲依废汉火刘，皆沃灌雪除，珍灭无余杂矣。百谷丰茂，庶草蕃殖，元元欢喜，兆民赖福，天下幸甚。”莽日与方士于后宫考验方术，纵淫乐焉。

十一月，有星孛于张，东南行，五日不见。识者曰：“张，南方宿也。星孛于张，东南行，即翼轸之分。翼轸楚地，是楚地将有兵乱。”时楚地起兵者，新市、平林、下江诸路，虽相聚人马皆道万数，然当不住严尤宿将，勇而有谋，故皆不能起势。却恼了一位英雄，其却自王莽篡位以来，常愤愤不平，志存恢复，不事家业，倾身破产，结交天下雄俊，以图起创大业。于是部署宾客，崛起雄师，灭莽兴刘。毕竟此人是准？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齐武兴师诛甄阜

这英雄姓刘名更，字伯升，乃汉景帝之后。帝生长沙定王发，发生春陵节侯买，买生郁林太守外，外生钜鹿都尉回，回生南顿令钦。钦取同郡樊重女字嫺都，嫺都性婉顺，自为童女，不整容服，不出于房，宗族敬焉，生三男三女，长男伯升，次仲，次光武。兄弟少孤，养于叔父良。

南顿君初为济阳令，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。光武将生，钦以令舍不显，开宫后殿居之，时有赤光照室，尽明如昼。钦异焉，使卜者王长占之，长辟左右曰：“此兆吉，不可言。”是机县界有嘉禾，生一茎九穗，因名光武曰秀，字文叔。明年，方士有夏贺良者，上言哀帝云：“汉家历运中衰，当自受命。”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。不知却应在光武。

却说伯升性刚毅，慷慨有大节。幼学长安，见莽篡逆，痛恨回家，破产结客。时盗贼群起，南方尤甚，伯升乃召诸豪杰计议曰：“王莽暴虐，百姓分崩，今枯旱连年，兵革并起，殆天将灭莽，正复高祖之业，定万世之秋也。”众皆然之。于是发春陵子弟，得数千人，部署宾客，自称柱天都部。

时文叔在宛，闻伯升宾客劫人，文叔素谨厚，乃辟吏于新野邓晨家。晨字

伟卿，娶文叔姊元，尝与伯升及文叔俱之宛，与穰人蔡少公等宴语。少公颇学图讖，言刘秀当为天子。或曰：“是国师公刘秀乎？”文叔戏曰：“何以知非仆耶？”坐者皆大笑，晨心独喜。及文叔与家属过吏新野，舍晨庐，甚相亲爱。晨因谓文叔曰：“王莽悖暴，盛夏斩人，此天亡之时也。往时会宛，少公之言行当应耶。”文叔笑不答。

至是南阳旱饥，而文叔家独丰收，因卖谷于宛。宛人李通闻文叔至，大喜，遣人迎之。通字次元，父守，好星历、讖记，为王莽宗卿师，通亦补巫县丞，有能名。莽末，百姓愁怨。通素闻父守说讖云：“刘氏当兴，李氏为辅。”私尝怀之。且居家富逸，为闾里雄，以此不乐为吏，乃自免归。上下江、新市兵起，南阳骚动，通有从弟轶，亦素好事，乃其计议曰：“今四方扰乱，新室且亡，汉当更兴。南阳宗室，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，可以谋大事。”通笑曰：“是吾意也。”即遣轶往迎文叔。

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医而难使，伯升杀之。文叔言其报怨，不欲与轶相见，轶固请，乃强见之。轶深达通意，乃许往而意不安，乃买半锺佩刀怀之。至通舍，通甚悦，握手为欢，得半锺刀，谓曰：“一何武也？”光武曰：“仓卒时以备不虞耳。”共语移日，因言讖文事，文叔初殊不意，未敢当之。时守在长安，文叔乃当观通曰：“即如此，当如宗伯师何？”通曰：“已自有度矣。”因复备言其计。文叔既深知通意，遂与定谋。于是乃市兵弩，十月，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。时文叔年二十八。遂将宾客还舂陵。及至，伯升已会众起兵矣。

初，诸家子弟恐，皆逃亡自匿，曰：“伯升杀我。”及见文叔蜂衣大冠，皆惊曰：“学子者亦复为之。”乃稍自安。伯升于是使族兄刘嘉往诱新市、平林兵，与其帅王凤、陈牧等西击长聚。文叔初骑牛，杀新野尉乃得马，进屠唐子乡，又杀湖阳尉。军中分财物不均，众恚恨，欲反攻诸刘。文叔敛宗人所得物，悉以与之，众乃悦。进拔棘阳。岑彭字君然，南阳棘阳人也，时守本县长。闻汉兵至，以棘阳地小乏兵，不足与敌，徒多杀伤而长敌势，遂将家属奔投前队大夫甄阜。阜怒彭不能固守，拘彭母妻，令效功自补。

汉既拔棘阳，因欲攻宛，兵至小长安。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邱赐，正领大兵杀来，两下结成阵势。这边廖湛出阵，只见对阵旗门开处，一将杀出，正是岑彭，身長九尺，紫面长须，蜂袍金甲，如天神一般，手提偃月大刀。廖湛未经大敌，一见早已心怯，交手数合便支持不住，拨马回走。岑彭赶上，一刀砍去，忽一骑飞至，一枝方天画戟到来，将刀架开。岑彭用力过猛，反在马上—幌，吃惊一看，只见那人面如活蟹，须若钢针，身躯比自己远约长数寸，彭喝曰：“来贼通名。”那人笑曰：“王莽乃篡国逆贼，亲弑平帝，天下皆知。

汝辈皆贼党，助贼荼毒万民者也。反指人为贼乎？我湖阳人，姓马名武，我看汝一表非俗，何不与我共诛残暴乎？”岑彭大怒，举刀便砍，二人战到数十回合，不分胜败。天色已晚，各自回营。

次日岑彭出阵，朱鲔不待令下，便提枪杀出，才五七合，便觉招架不住，陈牧、王匡双骑冲出。岑彭望见，一刀劈下，朱鲔急闪，刀头起去，恰到王匡面前，王匡双铜急抵，回手一铜打来，岑彭轮转大刀，已照陈牧马头削下，陈牧御开，劈面盖还一斧，岑彭性起，大刀轮动如飞，遇空便砍。是日大雾迷空，岑彭骑的是上阵好马，转折似电，来去如风，三人攒一，大费招架，陈牧早被打落一斧，败回阵去。马武大怒，急提戟出阵，岑彭一见，便撇去二将来战马武。有游卒报与甄阜，阜急传梁邱赐曰：“岑彭独战多时，力乏矣，今当趁此密雾，大兵掩杀，可获全胜。”赐称善，遂拔营前进。岑彭见大兵卷来，乃撇了马武，一马斜刺飞入汉营，逢人便砍，杀得汉兵四散去营而逃，慢天匝地，皆是莽兵。先是伯升诸将家属，都相携欲诣宛，至是伯升姊元、弟仲，及叔父良之妻子，族兄嘉之妻子，皆遇害。文叔单马遁走，遇女弟伯姬，提上马，与共骑而奔。后来伯姬配与李通为妻。

此次大败，杀伤甚多，伯升收会兵众，还保棘阳。阖营伤妻痛子，哭声振天。忽闻南阳诛杀李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，皆焚尸宛市，通父守己出长安，会甄阜上通起兵状，追回，守及守家在长安者，尽杀之。痛得李通一众，踊天蹙地。又闻新野宰汙池邓晨宅，焚其冢墓。文叔族兄刘祉，字巨伯，乃舂陵康侯敞之子也，兄弟相率从文叔时，甄阜收其家属系宛狱，是时祉挺身还保棘阳，甄阜尽杀其母弟妻子。众人大哭，咬牙切齿，要进兵报仇泄恨。

伯升收泪劝解一番，因私谓舂陵众曰：“今日之惨，木石伤心，若等见新市平林中情乎？多为面慰，同痛者不多人。彼见我败，意欲解去矣。勿妄动，我当取下江兵以图万全。”遂同文叔、李通，径至宜秋军壁，曰：“愿见下江一贤将，议大事。”成丹、张卬共推王常出见，伯升曰：“汉家制度，圣圣相承，天下富庶，祖宗数世，不见兵革征役之苦，厚泽及民，沦肌浹髓。独以元后故，王氏四世擅权，扰乱天下。至莽贼，诛戮忠良，满布爪牙，弑平帝，掘后陵，穷凶极恶，假造符命，以篡天位；制王田，改钱币，设六管之禁，启四夷之兵；近复征淑女，营九庙，竭民脂髓，加之惨戮。方今四海鼎沸，正奸贼丧亡之秋，凡有血气，莫不别心剔日，思复汉仇。况缩帝室宗亲，痛明堂之不祀，逼衽席之未安者乎？前者振臂一呼，英豪环集，只以合从未就，指挥不闲，且前队之众数倍我师，致有小长安之败。然天心未尝厌汉，在事诚有可图之机。方今边境未安，青徐掣肘，诚欲得足下之众，并力取宛以作根基，然后遣将，分略定陵、昆阳，以定颖川，据有洛阳，三辅不足图也。为天

下除害，定千秋之业。足下其有意乎？”王常大悟曰：“常一匹夫，昧于浅近，忽闻君子大论，快若拨云雾而睹青天。乃者王莽篡弑，残虐天下，百姓思汉，故豪杰并起。今贤昆弟英姿雄概，又刘氏宗室，真我主也，敢不出身为用，辅成大功。”伯升大喜曰：“如事成，岂敢独享之哉！”遂与常深相结而去。

常还，向丹、印言之，丹、印负其众，同曰：“大丈夫既起，当各自为主，何故受人制乎？”常心独归汉，乃晓说其将帅曰：“往日成、哀衰微无嗣，故王莽得承间篡位，既有天下，而政令苛酷，积失百姓之心。民之讴吟思汉，非一日也，故使吾属得以起势。夫民所怨者，无所去也；民所思者，天所兴也。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，上合无意，功乃可成。若负强恃勇，触情恣欲，虽得天下，必复失之。以秦、项之势，尚至夷灭，况今布衣相聚草泽？以此行之，灭亡之道也。今南阳诸刘，举宗起兵，观其来议事者，皆有深计大谋，王公之才，与之并合，必成大功，此天所以佑吾属也。却说王常字颜卿，颍川舞阳人，为弟报仇，亡命江夏，久之，与王凤、王匡等起兵云杜绿林中，常慷慨有大节，下江诸将，虽屈强少识，然素敬常，及闻常此言，乃皆谢曰：“无王将军，吾属几陷于不义。愿敬受教。”常即率众归汉。

人马正行，忽见迎面尘起，有数百大汉闯来。成丹迎去，大喝曰：“不知死活之徒，见大军到来，不远避，成群何往？速卸衣物，免汝残生。”只见众中一枝画戟行动，一人分众而出，背负钢鞭，随将手中戟付与从人。成丹一见，以为亭长来捕，不待开言，举枪便刺，其人一手将枪接住一扯，成丹跌下马来，急掣剑来斗，二人鞭剑往来，数合之间，剑已落地，成丹被擒。这边王常闻报，早已赶到，便问来将名姓，将何为者，其人曰：“我姓臧名宫，字君翁，颍川郟县人。少为县游徼，因见四方扰乱，亦欲自建功业，闻下江中有王颜卿者，愿往见之，以商去就。”王常不待辞毕，便去枪下马揖曰：“王常即某便是，此成将军丹也。”宫急放丹起，先向丹谢罪，然后各诉衷怀，大喜，遂同往棘阳进发，与汉军及新市、平林合。诸部齐心同力，锐气益壮。

伯升于是大飨军士，设盟约，休兵三日，分为六部，潜师夜起，袭取蓝乡。先是甄阜乘胜，留辎重于蓝乡，引精兵十万南渡潢淳水，临泚水，阻两川间为营，绝后桥，誓众曰：“不尽灭诸寇，不还渡此。”伯升得其情，于是袭蓝乡，尽获其辎重。明旦，汉兵自西南攻甄阜，下江自东南攻梁邱赐。先属付马武曰：“汝与岑彭敌，当诈败引彼远追。阜军去彭，余子不足数也。”马武领令出马。

却说是日晨早，探卒报与甄阜，汉兵夜劫蓝乡，新合下江兵，军势甚张，辎重尽去矣。阜大惊。忽报汉兵大至，马武讨战，阜急令岑彭应敌，嘱曰

：“不擒马武，毋生还。”岑得令出马，见面便砍，马武提戟一拦，岑彭性起，一连几刀，如拨风骤雨，马武借势败下，落荒而走。岑彭那里肯舍，追下十余里，看看赶上，马武回头喝曰：“君然不可欺人太甚！”仰面便是一戟，两人大战，不分胜负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王常与梁邱赐交战。臧宫急欲建功，大喊曰：“我等冲阵去也。”一马冲入敌阵，横戟迅扫，近者立亡，但戟到处，便两边分开，敌卒纷纷倒地，这边成丹看得火发，一枝枪又飞入阵。两人乱扫乱刺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梁邱赐见自己阵势已乱，心头一慌，被王常一枪刺死。

先是伯升见岑彭追赶马武，便挥众杀出，甄阜急令放箭，伯升连冲几次不能近，将有两个时辰。忽然王常等追杀梁邱赐败卒，如潮势压过来，将阜阵脚冲动，甄阜大惊，急捉枪出马。伯升诸人一见甄阜出来，怨气冲天，不由分说，李通兄弟及诸刘，人人上前，将阜攢住，大骂：“逆贼助莽为恶，如何亦有今日！”阜张口战栗，早被伯升一枪搠下马来，刀剑并下，顷刻尸分万断。可怜阜军十万！伯升一众家室，多被甄阜杀戮，人人痛心，恨不得一刀切下两颗头来，尽量追杀，那边却阻着潢淳水，无桥无渡，先逃到水边的，都被后来的一层层拥下水去。

岑彭被马武缠得人困马乏，又恐大军有失，只得败回。劈面遇着李轶，斗了数合，李轶败下，彭亦不赶，只望人马厚处寻杀。却遇到刘嘉当住，岑彭性起，一刀劈下，刘嘉一刀架住，说道：“君然尚欲何往？莽贼恶满，原该兴刘。今甄阜等已死，何不归汉？岂君然之明，尚不知王莽为篡弑之逆贼耶？”岑彭见四面皆是汉兵，谅来甄阜已死，不敢恋战，虚劈一刀，拍马便走。刘嘉驻马，横刀望之，顷刻不见。未知岑彭逃往何方，下卷再叙。

### 第十三回 闹昆阳南郊哭天

却说汉兵泚水之战，斩阜、赐，覆其军。伯升乃誓众，焚积聚，破釜甑，鼓行向宛进发。次日至涿阳，恰遇严尤、陈茂，因闻阜、赐军败，引兵欲先据宛。伯升知是严尤到来，谓众将士曰：“此番交战，不比泚水之师，严尤宿将，队伍整练，未可轻进，兼须防其分兵冲突。”于是仿郑鱼丽阵，分为三军，新市众为右拒，自率下江兵为左拒，平林众居后作中军。嘱曰：“彼见我军分为二，必先趋吾左，以为吾左军动，而后分一翼以趋吾右。吾左军既斗，右军不俟彼出，先犯其中垒；彼两将俱出而后，以中军压其大营，先偏后伍，弓弩弥缝，迭进，必破尤茂矣。”分遣才定，莽军已至。严尤亲出，伯升令王常敌。正在交锋，这边马武大喊：“王莽篡贼，恶贯满盈，不尽殆其爪牙，更待何时？”提戟直入敌阵。陈茂急将阵门变开，掉枪来战马武，才五七回合，便支持不住。这边王凤、王匡、朱鲈一齐杀出，陈茂大惊，恐被攢杀，急弃阵而

逃。严尤亦被臧宫及诸刘掩出，几乎被擒，弃军落荒败走。这回大胜，又斩首三千余级。乃号圣公为更始将军，伯升遂独率舂陵众，进围宛。

却说严尤、陈茂二人逃回南阳，上本告急，王莽闻伯升名，阅奏大惧，下诏有能捕得伯升者，封为上公，食邑五万户，赐黄金十万斤。又令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，皆画伯升像于墀，旦起射之。又诏太师王匡、国将哀章、司命孔仁、兖州牧寿良、卒正王闳、扬州牧李圣，亟进所部州郡兵，迫剿青、徐盗贼。纳言将军严尤、秩宗将军陈茂、车骑将军王巡、左队大夫王吴、亟进所部州郡兵，凡十万众，迫剿前队丑虏，皆明告以来降者不杀之信，若复迷惑不解散，则皆并力合击殄灭之矣。大司空隆新公，宗室戚属，前为虎牙将军时，东指则反虏破坏，西击则逆贼靡碎，此乃新室威宝之臣也，如黠贼不解散，将遣大司空将百万之师征伐剿绝之矣。遣七公干士隗嚣等七十二人，分行晓谕天下。嚣等既出，因逃亡焉。

伯升既至宛，只见四门紧闭，城头旗帜鲜明，枪刀密布。伯升大怒，亲仗剑执盾，向城大喝曰：“王莽以外家世权，忘恩背德，弑平帝，囚孺子，以诈伪盗汉天下，复荼毒生民。方今人人思汉，切齿奸贼，吾以汉室宗亲，为平帝诛贼，为天下除害，所至归心，何汝弹丸之城，敢抗义师！吾尝斩甄阜于泚水，败严尤于涪阳。阜、尤之兵，甲非不多也，将非不智且勇也，然卒失其谋而丧其坚利者，何也？以所事者贼，所用者威，所谓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耳。革车匪遥，请试思之，授首屠城，后悔无及。”只听得城楼上大声曰：“伯升欲效酈生以三寸舌下齐城耶？吾知守城耳，无多词费。”伯升视之，其人长须紫面，恰是岑彭。原来岑彭那日大战，身被数创，见甄阜全军已覆，只得逃身归宛，与前队贰师严说共守宛城，伯升正欲开言，见岑彭弯弓搭箭射来，伯升勒马急退，乃分兵四面而攻打，弯石灰瓶，守城甚固，连攻数日不能下。伯升怒甚，围之，绝其采樵。

时平林、新市众，俱在涪阳。自阜、赐死后，百姓日有降者，众至十余万。众虽多而无所统一。于是诸将会议，欲立刘氏，以从人望。王常与南阳豪杰，咸归于伯升，而新市、平林诸将帅，乐放纵，惮伯升威明，而贪圣公懦弱，先其定策立之。然后使骑召伯升至，示其议。伯升曰：“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，其德甚厚。然愚鄙之见，窃有未同。今赤眉起青、徐，众数十万，闻南阳立宗室，恐赤眉复有所立，如此必将内争，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，是疑天下而自损权，非所以破莽也。且首兵唱号，鲜有能遂，陈胜、项籍即其事也。舂陵去宛三百里耳，未足为功，遽自尊立，为天下准的，使后人得承吾敝，非计之善者也。今且称王以号令，若赤眉所立者贤，相率而往从之；若无所立，破莽降赤眉，然后举尊号，亦未晚也。愿各详思之。”诸将多曰：“善。”将军

张印拔剑击地曰：“疑事无功，今日之议，不得有二。”朱鲔复大声曰：“张将军之言是也。”众皆从之，遂设坛场于涿水上沙中，陈兵大会。时二月辛巳，圣公即帝位，南面立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举手不能言。于是大赦天下，建元曰更始元年，悉拜置诸将，以族父良为国三老，王匡为定国上公，王凤为成国上公，朱鲔大司马，伯升大司徒，陈牧大司空，余皆九卿将军，文叔为太常偏将军。由是豪杰失望，多不服云。

诸将分头循城略地，伯升攻宛，王常、刘赐循汝南，平林后部攻新野，文叔与邓晨、马武、臧宫等循颍川。一路军兵正行，忽见数十人迎军求见曰：“将军兴义兵，窃不自量，愿充行伍。”此人姓王名霸字元伯，颍川颍阳人也，父为决曹掾，霸亦少为狱吏，性慷慨，不乐吏职，其父奇之，遣西学长安，至是率宾客上谒。文叔大喜曰：“梦想贤士，其成功业，岂有二哉。”文叔循昆阳、定陵、郾，皆下之。诸豪杰皆闻风归附，棘阳马成，字郡迁，襄城傅俊，字子卫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文叔以马成为安集掾，傅俊为校尉。一路多得牛马财物，谷数十万斛，转送宛下。

莽闻光武攻下诸县，大惊，乃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洛阳，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，号曰虎牙五威兵。命邑得专封爵，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。初莽招募奇技、猛士、明兵法者，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，连马接骑，济百万师；或言不用斗粮，服食药物，三军不饥；或言能飞一日千里，可窥敌营，莽试之，见取大鸟翮为而翼，头与身皆著毛，通引环纽，飞数百步辄堕。莽知其不可用，苟欲取其名以耀天下。至是各持图书，受器械，以备军吏，多赍珍宝，倾府库以遣邑。时有奇士巨无霸，长一丈，大十围，以为垒尉。又驱诸虎豹犀象之属，以助威武。邑至洛阳，州郡各选精兵，牧守自将定会者，四十二万人，余者在路不绝，车甲士马之盛，自古出师，未尝有也。

文叔将数千兵迎至阳关，诸将望见寻、邑兵盛，大惊，尽反走驰入昆阳，皆惶怖，忧念妻孥，欲散归诸城。文叔议曰：“今兵谷既少，而外寇强大，并力击之，功庶可立，如欲分散，势无俱全。且宛城未拔，不能相救，昆阳一破，诸部亦火矣，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，反欲守妻子财物耶？”诸将怒曰：“刘将军何敢如是？”文叔笑而起。会探马还言大兵且至城北，扎军阵数百里，不见其后。诸将惊惶无措，遽相谓曰：“更请刘将军计之。”文叔复为图画成败，诸将皆曰：“诺。”时王常别循汝南沛郡，还至昆阳，城中有八九千人。文叔乃使成国上公王凤同王常守城，至夜，自与骠骑大将军宗佻，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，出城南门。时北军至城下者，且十万，文叔等几不得出。既至郾、定陵，悉发诸营兵，而诸将贪惜财货，欲分留守之。文叔曰：“今若破敌，珍宝万倍，大功可成；如为所败，首领难存，何财物之有？”众乃从。

时严尤、陈茂亦至昆阳，见寻、邑纵兵围城，进曰：“昆阳城小而坚，今尊号者在宛，且亟进大兵，宛败，昆阳自服矣。”邑曰：“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，坐不生得，以见责让，今将百万之众，过城而不能下，何谓耶？”遂围之数十重，列营百数，云车十余丈，瞰临城中，旗帜蔽野，埃尘连天，鼙鼓之声，闻数百里。或为地道，冲撞城，积弩乱发，矢下如雨，城中负户而汲。王凤乞降，不许。严尤又曰：“归师勿遏，围城为之阙，可如兵法，令得出逃。”邑自以为功在刻漏，不听尤言。夜有星坠营中，昼有云如坏山，当营而陨，不及地尺而散。吏士皆厌伏。

六月己卯，文叔发郾、定陵兵数千人，来救昆阳，自将步骑千余，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阵。寻、邑大笑曰：“此亦称寇，何足血吾刃。”于是自将万余人行阵，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，独迎与汉兵战。文叔一见，正马单刀，奔入邑阵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顷刻斩首数十级而还。诸部喜曰：“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，今见大敌勇甚，可怪也。且复居前，请助将军。”文叔复进，臧宫戟，王霸枪，李轶铁鞭，冯孝、任光长杆刀，马武、宗佻画戟，傅俊丈二矛，并诸将校二十余人，随着冲杀，只见邑军纷纷落马，诸将胆气既壮，勇力倍增，所向披靡，杀得寻、邑队伍大乱却退。城下大军无令不敢擅离相救，听凭诸将杀个尽量。这边马成见汉将大捷，挥动数千人马，大喊：“宛下兵到矣。”时伯升拔宛已三日，而光武军中尚未得知，盖亦虚张声势云。马成驱兵掩杀，文叔顾谓诸将曰：“趁此杀将去也！”诸将大喜曰：“愿从。”文叔舞动大刀，带众冲入中坚，王寻接住厮杀，不四五合，被文叔拦腰一刀，斩为两段。诸将杀得性起，逢人便砍便刺。王凤、王常闻得喊杀连天，急登城楼一望，只见汉兵所至，如风卷残云，二人大喜，急率众开城，鼓噪而出，中外合势，震呼动天地，莽兵大溃。王巡被傅俊一矛刺寄颈后，带下马来。王霸正在厮杀，只见天神般一将赶杀，汉兵纷纷退下，却是一员步将，比骑马的还高出一头，手执铁棍，见人便打，无人敢与交手。王霸望见大惊，料是巨无霸，急斜刺一马走开，将枪用膝押住，背上取下硬弓，拽满迎转一箭射去，正中巨无霸左眼，巨无霸大怒，拔出箭，提棍如飞赶来，霸又发一箭，射中其颈，方才立住了脚，将棍倚在胸前，两手又开，似乎要拔箭。王霸谅他已无能得生矣，拍马复望人之多处杀去，王吴同李轶厮对，臧宫恰到，一戟刺去，王吴急闪，被戟枝扎住肩甲，拖下马来，李轶一鞭疾下，头颅浆迸。王邑魂飞魄散，急欲逃生，却遇马武缠住，数合之间，招架不住，谅来无可脱身，恰好严尤寻到，敌住马武。严尤又败走，追下二十余里，马武不舍，只得弃马窜入乱军中。正杀得天昏地黑，忽然大风大雷屋瓦皆飞，雨下如注，潢川涨溢，平地水深数尺。文叔急令马成、王常招集军众，分头追杀败军，百余里间，尸横遍地，走者奔殖相腾践



，士卒急逃，溺死者以万数，水为不流，王邑、陈茂、严尤轻骑乘死人度水，逃得性命。光武这回大胜，杀莽兵数十万，斩上将数十员，尽获其军实、辎重、车甲、珍宝，下可胜算，杀僵栗虎豹以飨士卒。

却说光武身長七尺三寸，美须眉，大口，隆准日角，性勤稼穡。幼之长安，受《尚书》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，略通大义。初无大志，尝为舂陵侯家讼逋租于严尤，尤奇其貌。时宛人朱福亦为舅讼租于尤，尤止车独与光武语，不视福。光武归，戏福曰：“严公宁视卿耶？”其意似得严公一盼为荣。及严尤至昆阳，闻光武不取财物，但会兵计策，尤笑曰：“是美须眉者耶？何为乃如是。”又初至长安，见执金吾车骑甚盛，因叹曰：“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。”盖南阳新野人阴睦之女也，自适新野时，闻其美，心悦之，故云。至是遂娶得之，时年十九。

且说王邑大败，数日间只收集得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，关中闻之震恐。盗贼听闻，多用汉年号。又闻汉兵言莽鸩杀平帝，莽乃会公卿以下于王路堂，开所为平帝请命金滕之策，涕泣以示群臣。又命明学男张邯称说其德及符命事，因曰：“《易》言：‘伏戎于莽，升共高陵，三岁不兴。’‘莽’，皇帝之名，‘升’，谓刘伯升，‘高陵’，谓高陵侯子翟义也。言刘伯升、翟义伏戎之兵于新皇帝世，犹殄灭不兴也。”群臣皆称万岁。

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，君惠好天文讖记，为涉言：“星孛扫宫室，刘氏当复兴，国师公姓名是也。”涉信其言，以语大司马董忠，数俱至国师庐，语论星宿，国师不应。后涉特往，对歆涕泣言：“诚欲与公共安宗族，奈何不信涉也？”歆因为言：“天文人事，东方必成。”涉曰：“新都哀侯小被病，功显君素嗜酒，疑帝本非我家子也。董公主中军精兵，为中宫卫，伊休侯主殿中，如同心合谋，共劫持帝，东降南阳天子，可以全宗族。不然者，俱夷灭矣。”伊休侯者，歆长子也，为侍中五官中郎将，莽素爱之。歆怨莽杀其三子，又畏大祸至，遂与涉、忠同谋，欲即发事。歆曰：“当待太白星出乃可。”董忠以司中孙伋亦典兵，复兴汲谋。汲归家颜色变，不能食。妻怪问之，语其状。妻以告弟陈邯，邯欲告之，汲惧，与邯俱言。莽遣使者分召忠等，忠方讲兵都肄，护军王咸谓忠：“谋久不发，恐有漏泄，不如遂斩使者，勒兵入。”忠不听，遂与歆、涉会省户下。莽令■恠责问，皆服。遂格杀忠，收忠宗族，以醇醢、毒药、尺白刃、丛棘俱一坑而埋之；刘歆、王涉皆自杀。歆子以素谨不知情，但免侍中郎将，更为中散大夫。莽兵师外破，大臣内叛，左右无所信，不能复远念郡国，欲呼邑与计议。邑到，以为大司马。莽优懣不能食，但饮酒啖鰻鱼，阅军书倦困，凭几寐，不复就枕矣。

一日阅报前忠武侯刘望起兵，略有汝南，严尤、陈茂既败昆阳，同往归之

，望遂称尊。析人邓晔、于匡起兵南乡百余人。析宰将兵数千，屯鄠亭，备武关。晔、匡谓宰曰：“刘帝已立，君何不知命也。”宰请降，尽得其众。邓晔自称辅汉左将军，于匡右将军，拔析、丹水，攻武关，都尉朱萌降，进攻右队大夫宋纲，杀之，西拔湖。莽愈不知所出。崔发因言：“《周礼》及《春秋左氏》，国有大灾，则哭以厌之，故《易》称先号陶而后笑，宜呼嗟告天以求救。”莽自知败，乃率群臣至南郊，陈其符命本末，仰天曰：“皇天既命授臣莽，何不殄灭众贼？即令臣莽非是，愿下雷霆诛臣。”莽因搏心大哭，气尽，伏而叩头。又作告天策，自陈功劳千余言。诸生小民旦夕会哭，为设餐粥。其甚悲哀，及能诵策文者，除以为郎，至五十余人，■恇领之。一日又报陇西成纪、隗崔兄弟，共劫大尹李育，以兄子隗嚣为大将军，攻杀雍州牧陈庆。莽大哭曰：“是前遣赉诏晓谕天下者耶？仁亦至此。”未知是否，下文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搜渐台宛市悬首

隗嚣字季孟，天水成纪人也，少仕州郡，刘歆引用为士。莽地皇三年，遣嚣等赉诏晓谕天下，嚣见莽将败，乃亡归乡里。嚣季父崔，素豪侠，能得众，闻更始立而莽兵连败，于是乃与兄义及上邦人杨广、冀人周宗，谋起兵应汉。嚣止之曰：“兵，凶事也。宗族何辜！”崔不听，遂聚众数千人，攻平襄，杀莽镇戎大尹。而崔、广以为举事宜立主，以一众心，咸以嚣素有名，好经书，遂共推为上将军。嚣辞让不得已，曰：“诸父众贤，不量小子，必能用嚣言者，乃敢从命。”众皆曰：“诺。”

嚣既立，乃遣使聘请平陵人方望，以为军师。望至，说嚣曰：“足下欲承天顺人，辅汉而起。今立者乃在南阳，王莽尚据长安，虽欲以汉为名，其实无所受命，将何以见信于众乎？宜急立高庙，称臣奉祠，所谓神道设教，求助人神者也。且礼有损益，质文无常，削地开兆，茅茨土阶，以致其肃敬。虽未备物，神明其舍诸？”嚣从其言，遂立庙邑东，祀高祖、太宗、世宗，嚣等皆称臣，史奉璧而告。祝毕，有司穿坎于庭，牵马操刀，奉盘错鋹，割牲而盟曰：

凡我同盟，三十一将，十有六姓，允承天道，兴辅刘宗。如怀奸虑，神明殛之，高祖、文皇、武皇，俾坠厥命，厥宗受兵，族类灭亡。

有司奉血鋹进，护军举手揖诸将军曰：“鋹不濡血，馘不入口，是欺神明也，厥罚如盟，”既而奠血加书，一如古礼。事毕，移檄告郡国曰：

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，上将军隗嚣、白虎将军隗崔、左将军隗义、右将军杨广、明威将军王遵、云旗将军周宗等告州牧、部监、郡卒正、连率、大尹、尹、尉队大夫、属正、属令：故新都侯王莽，慢侮天地，悖道逆理，鸩杀孝平皇帝，篡夺其位。矫托天命，伪作符书，欺惑人庶，震怒上帝。反戾饰文，以为祥瑞，戏弄神祇，歌颂祸殃。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，天下昭然所共闻

见。今略举大端，以喻吏民。盖天为父，地为母，祸福之应，各以事降。莽明知而冥昧触冒，不顾大忌，诡乱天术，援引史传。昔秦始皇毁坏谥法，以一二世欲至万世，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，言身当尽此度，循亡秦之轨，推无穷之数，是其逆天之大罪也，分裂郡国，断绝地络，田为王田，卖买不得，规锢山泽，夺民本业，造起九庙，穷极土作。发冢河东，攻劫丘垄，此其逆地之大罪也。尊任残贼，信用奸佞，诛戮忠正，覆按口语，赤车奔驰，法冠晨夜，冤系无辜，妄族众庶。行炮烙之刑，除顺时之法，灌以醇醪，裂以五毒。政今日变，官名月易，货币岁改，吏民昏乱，不知所从，商旅穷窘，号泣市道，设为六管，增重赋敛，刻剥百姓，厚自奉养，苞苴流行，财入公辅，上下贪贿，莫相检考。民坐挟铜炭，没入钟官，徒隶殷积，数十万人，工匠饥死，长安皆臭。既乱诸夏，狂心益悖，北攻强胡，南扰劲越，西侵羌戎，东摘貊。使四境之外，并入为害，缘边之郡，江海之濒，涂地无类。故攻战之所败，苛法之所陷，饥馑之所夭，疾反之所及，以万万计。其死者则露尸不掩，生者则奔亡流散，幼孤妇女，流离系虏。此其逆人之大罪也。是故上帝哀矜，降罚于莽，妻子颠殒，还自诛刈，大臣反据，亡形已成。太司马董忠，国师刘歆，卫将军王涉，皆结谋内溃；司命孔仁，纳言严尤，秩宗陈茂，举众外降。今山东之兵，二百余万，已平齐楚，下蜀汉，定宛洛，据敖仓，守函谷，威命四布，宣风中岳，兴灭继绝，封定万国，遵高祖之旧制，修孝文之道德。有不从命，武军平之。驰使四夷，复其爵号，然后还师振旅，橐弓卧鼓，申命百姓，名安其所，庶无负子之责。

右檄数莽罪恶，万于桀纣，且无虚辞云。器乃勒兵十万，击杀雍州牧陈庆。将攻安定。安定大尹王向，莽从弟平阿侯谭之子也，威风能行其邦内，属县皆无叛者，器乃移书于向，喻以天命，反覆诲示，终不从。于是进兵虏之，以徇百姓，然后行戮，安定悉降，闻长安中亦起兵诛莽，器遂分遣请将，徇陇西、武都、金城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。

且说伯升攻宛，数月不能下。城中食尽，百姓环告岑彭，彭不得外郡之息耗，思死守徒殃百姓，乃出降汉。诸将恨极，咸欲诛之，伯升在曰：“彭守宛城，职也，降以救百姓，义也，今举大事，当表义士，不如封之，以劝其后。”遂请于更始，封为归德侯。更始遂入都之。先，平林从攻新野，新野宰潘临威信素著，能得众，攻之不能下。宰登城言曰：“毋恃力，但得司徒刘公一信，则自愿下耳。”及伯升军至，即开城门降。

伯升五月拔宛，六月，光武破王莽王邑，兄弟威名益甚。由是更始群臣不自安，遂共谋诛伯升，乃大会诸将，以成其计。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，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决，令早决也，更始竟不能发。及罢会，伯升勇樊宏谓伯升曰

：“昔鸿门之会，范增举决以示项羽。今建此意，得无不善乎？”伯升笑而不应。初，李轶谄事更始贵将，光武深疑之，常以戒伯升曰：“此人不可与信，须防之。”又不听。伯升部将宗人刘稷，数陷阵溃围，勇冠三军。时将兵击鲁阳，闻更始立，怒曰：“本起兵图大事者，伯升兄弟也。今更始何为者耶？”更始闻而心忌之，以稷为抗威将军，稷不肯拜。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收稷，将诛之，伯升固争，李轶、朱鲋因劝更始并执伯升，即日遇害。有二子，建武二年，立长子章为太原王，兴为鲁王。十五年，追谥伯升为齐武王。此是后话。

光武既纳阴后，因复引兵循下颍阳，乃略父城。父城人冯异，字公孙，好读书，通《左氏春秋》《孙子兵法》，时以郡掾监五县。汉兵起，与父城长苗萌共守城。光武攻之不下，屯兵巾车乡。异间出微行视属县，为汉兵所执。时异从兄孝及同郡丁、吕晏并从光武，因共荐异，得召见。异曰：“异一夫之用，不足为强弱。有老母在城中，愿归据五城，以效功报德。”光武大喜。异归，谓苗萌曰：“今诸将皆壮士屈起，多暴横；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。观其言语举止，非庸人也，可以归身。”苗萌曰：“死生同命，敬从子计。”

会传伯升为更始所害，光武大惊，随笑曰：“吾尝谓伯升性刚，不可涉世，果遂至此。君臣之间，岂同草莽，可自任其天性耶？”语毕，无悲容。诸将大怒曰：“更始何人哉！惟知伏草莽中，掳掠人财物，劫人妇女者耳。微将军兄弟，犹在绿林丛藪中，不为严公所诛戮，亦云幸矣，何有今日！刘司徒以国贼未灭，谦退未遑，听彼侈然而称帝，不知感愧，反敢嫉贤妒功。至此无知贼子，将置将军于何地？彼朱鲋者，贼性未除，李轶尤谄佞反覆小人，不尺寸斫之，不足以舒人意。请助将军擒此数贼，不须昆阳城下半功也。”光武大怒曰：“更始既立，则名分所在，谁敢顾私？报复相寻，天下安有宁日？若辈敢造反，请先试吾头。”吓得众人低头不语而退。

少间，臧宫请私见，宫入，见光武捶胸饮泣，半晌哽咽不能言。宫再三吊慰，乃曰：“今事未成，两兄俱丧。秀幼孤，何以独生哉！”宫曰：“死者不能复生，谗贼终当自败。方今王莽未败，诚恐自攻有误，贼人未有不大笑也。”宫曰：“然则请宛将如何？”曰：“以释其猜忌耳。”宫曰：“设若变，思虑之。”光武曰：“得君翁等相随，虽百万军何惧。况吾以兵往，子但秘之勿泄。”遂起行。

先颍阳县吏祭遵往进见，光武爱其容仪，署为门下史。遵字弟孙，颍阳人。少好经书，家富给，而遵恭俭，丧母，负土起坟，尝为部吏所侵，结客杀之。初县中以其柔也，既而皆惮焉。时马成已调宁郟令，王霸以父年老，念之，还休乡里，从行者只臧宫、傅俊、任光、丁、吕宴、祭遵、冯孝、铄期等十

余人，铄期字次况，颍川郟人也，长八尺二寸，容貌绝异，矜严有威。父猛为桂阳太守，卒，期服丧三年，乡里称之。光武闻期志义，召署贼曹掾。既至，宛城司徒官属朱祐等迎吊光武，光武难交私语，深引过而已，不自伐昆阳之功，又不敢为伯升服丧，饮食言笑如平常。更始以是自惭，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，封武信侯。

更始乃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，西屏大将军申屠建，丞相司直李松攻武关，三辅震动。

是时海内豪杰闻汉破莽兵百万于昆阳，翕然响应，皆杀其牧守，自称将军，用汉年号，以待诏命。旬月之间，遍于天下。莽大怖恐，拜将军九人，皆以虎为号，号曰九虎，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出，而纳其妻子于宫中，以为质。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，尚有六十匮，黄门、钩盾、臧府、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，长乐御府、中御府及都内、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，莽殊爱惜之，赐九虎人四千钱。众重怨，无斗意。九虎至华阴，遇于匡领数千人拦住挑战，破其一部。邓晔却将二万余人从阌乡南出枣街，又北抄九虎后击之。六虎败走，内二人诣阙归死，莽杀之，四人遂逃亡。其三虎收散卒保京师仓。

汉兵至，邓晔开武关迎之，李松遂将二千余人至湖，与晔等共攻京师仓，未下。晔乃以宏农掾王宪为校尉，将数百人北度渭，入左冯翊界，降城略地。李松遣偏将军韩臣等径西至新丰，与莽波水将军战，波水败走，韩臣等追奔，遂至长门宫。王宪北至频阳，所过迎降大姓，栎阳申碭，下邦王大，皆率众随宪。县严春，茂陵董喜，蓝田王孟，槐里汝臣，盩厔王扶，阳陵严本，杜陵屠门少之属，众皆数千人，假号称汉将。

时李松、邓晔以为京师小小仓尚未能下，何况长安城，当须更始帝大兵到。即引军至华阴，造攻城具以待。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，闻天水隗氏兵方到，皆争欲先入城，贪立大功凶掠之利。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请狱囚徒，皆授兵器，杀猪饮其血，与誓曰：“有不为新室者，社鬼记之。”史湛将领，度渭桥，皆走散。湛空还。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，烧其棺槨及九庙、明堂、辟雍，火照城中。或谓莽曰：“城中卒，东方人，不可信。”莽更发越骑士为卫，门置六百人，各一校尉。

十月戊申朔，兵从宣平城门入，民间所谓都门也。张邯巡行城门，逢兵见杀，王邑、王林、■恠等，分将兵距击北阙下。汉兵贪获莽得封，力战者，七百余。会日暮，官府邸第尽奔亡。

二日己酉，城中少年朱弟、张鱼等，恐见凶掠，趋呼相和，烧作室门，斧敬法阔，大呼曰：“反虏王莽，何不出降。”火及掖庭承明，黄皇室主所居也，室主焚死。莽避火宣室前殿，火辄随之，宫人妇女啼呼曰：“当奈何。”时

莽绀衮服，带玺赭，持虞帝匕首，天文郎按拭于前，日时加某，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汉兵其如予何？”莽时不食，少气困极矣。

三日庚戌，晨旦，群臣挟掖莽，自前殿南下椒除，西出白虎门，就车之渐台，欲阻池水。犹抱持符命、威斗，公卿大夫、侍中、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。王邑昼夜战，疲极，士死伤略尽，驰入宫，展转至渐台守莽。军众入殿中，呼曰：“反虜王莽安在？”有美人出房曰：“在渐台。”众兵追至，围数百重。台上亦备弓弩，稍稍天尽，无以复纳，则短兵接战，王邑■恠等战死，莽入室。下时，众兵上台，王揖、赵博、苗沂、唐尊、王盛、王参等皆死台上。商人杜吴杀莽，取其绶，校尉东海公宾就，故大行治礼，识天子绶，因问吴绶主所在，曰：“室中西北贩间。”就趋往斩其首，军人分裂莽身，支节肌骨，数十人脔切分之。公宾就持莽首诣王宪。宪自称汉大将军，城中兵数十万属焉。止宿东官，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

六日癸丑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赵萌、申屠建亦至。以王宪得玺绶不辄上，多挟宫女，建天子鼓旗，收斩之。传莽首诣宛，更始悬其首于市，百姓共擲击之，或切食其舌。

是月，拔洛阳，生缚王匡、哀章，至，皆斩之。先严尤、陈茂降刘望，望以严尤为大司马，陈茂为丞相。十月，遣奋威大将军刘信击杀望，并诛严尤、陈茂。岑彭从朱鲋击扬州，格杀李圣，孔仁将其众降。天下悉归汉矣。更始将都洛阳，以光武行司隶校尉，使前整修宫府，于是置僚属，作文移，从事司察，一如旧章。更始定都，遂以刘赐为丞相。

却说申屠建尝事崔发学《诗》，建入长安，发投降见建，犹时时称说符命，建恐惑众，送发诣丞相府。刘赐问曰：“汝莽所封说符侯也，新井、石午等事，果天告帝符，抑亦人为之？”发不语，赐曰：“汝以善解说符命取封侯，今不直对，先断汝舌。”左右擒倒，毁其齿，发急曰：“大抵皆取富贵者所为耳！一时附和，实繁有徒，人皆为之，吾敢不为耶？”赐曰：“然则莽起九庙时，莽与汝富贵已极，汝与张邯何复谏之，以为宜崇其制度，令万世后无以复加，糜有用之财，死无辜之众，徒竭肌髓，无益名，亦乐为之，又何意也？世间诸佞小人，侮圣人之言，为斯文之玷，若谷永、张禹、杨雄、孔光之徒，生用不荣，死犹遗臭，今刘歆、哀章、张邯等，已就诛戮，死将及汝，鬼如有灵，为问永、禹、雄、光等曰：‘宠禄几时，富贵安在？’虽汉室当衰，故有妖孽，然汝与数辈，皆号为儒者，死或有灵，亦知愧悔否？”发大哭，叩头乞命。赐曰：“天地之大，何难容汝？但汝素有虚名，为德之贼，不斩汝，恐小人得生，又将逞其故态，摇唇鼓舌，以惑天下，且令人谓谗佞竟无惨报，殊不足以示后世也。”遂拖赴市曹行戮。史谡、王延、王林、赵闳亦降而见杀。

初，诸假号兵人人望封侯。申屠建既斩王宪，又扬言三辅人大黠，共杀其主，于是吏民惶恐，皆哄去属县屯聚，建等不能下。乃传送乘舆服御，又遣中黄与从官，奉迎迁都。二年二月，更始自洛阳而西。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，见诸将过，皆冠帻而服妇人衣，诸于绣裾，莫不笑之。时有知者，以为服之不中，身之灾也，恐祸及，奔入边郡避之。及见司隶僚属，皆欢喜不自胜，老吏或垂涕曰：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。”由是识者皆属心焉。更始到长安，下诏大赦，非王莽子，他皆除其罪。故王氏宗族得全，三辅悉平。

初，王莽败，唯未央宫被焚，其余宫馆一无所毁，宫女数千，备列后庭，自钟鼓、帷帐、舆辇、器服、太仓、武库、官府、市里，不改于旧。更始居长乐宫，升前殿，郎吏以次列庭中。更始羞作，府首刮席，不敢视。诸将后至者，更始问：“掳掠得几何？”左右待官皆宫省久吏，各惊相视。李松与赵萌说更始，宜悉王诸功臣，朱鲔争之，以为高祖约非刘氏不王。更始乃先封宗室，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，刘赐为宛王，刘庆为燕王，刘歙为元氏王，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，刘信为汝阴王，王匡为比阳王，王凤为宣城王，朱鲔为胶东王，卫尉大将军张印为淮阳王，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，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，申屠建为平氏王，尚书胡殷为随王，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，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，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，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，骠骑大将军宗佻为颍阴王，尹尊为郾王。唯朱鲔辞曰：“臣非刘宗，不敢干典。”遂让不受。乃徙鲔为左大司马，刘赐为前大司马，使与李轶、李通、王常等镇抚关东。以李松为丞相，赵萌为右大司马，共秉内任。

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循河北，未知所使，刘赐言：“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。”大司马朱鲔等以为不可。更始疑不决，赐深劝之，乃拜光武为破虏将军，行大司马事，待节北渡河，镇慰州郡。未知如何，下文再叙。

## 第十五回 渡滹沱神人指路

光武既渡河而北，所到部县，辄见二千石、长吏、三老、官属、下至佐史，考察黜陟，如州牧行部事。辄平遣囚徒，除王莽苛政，复汉官名。吏人喜悦，争持牛酒迎劳。

进至邯郸，故赵纓王子林，说光武曰：“赤眉今在河东，但决水灌之，百万之众可使为鱼。”光武不答，去之真定。林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，立郎为天子，都邯郸。王郎一名昌，邯郸人，素为卜相，略明星历，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。刘林好奇数任侠，于赵魏间多通豪猾，而郎与之亲善。初王莽篡位时，长安有自称成帝子子舆者，莽杀之，郎缘是诈称真子舆，扇惑燕赵间。林等疑惑，会说光武不用，乃与赵国大豪李育、张参等通谋，规共立郎。时传闻赤眉将渡河，林等因此宣言“赤眉当立刘子舆”，以观众心，百姓多信

之。林等遂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，止于故赵王宫，立郎为天子，林为丞相，李育为大司马，张参为大将军。分遣将帅，循下幽、冀，移檄州郡曰：

制诏部刺史、郡太守曰：朕孝成皇帝子子舆也。昔遭赵氏之祸，因以王莽篡杀，赖知命者，将护朕躬，解刑河滨，削迹赵魏。王莽窃位，获罪于天，天命佑汉，故使东郡太守翟义，严乡侯刘信，拥兵征讨，出入胡汉。普天率上，知朕隐在人间。南岳诸刘，为其先驱。朕仰观天文，乃兴于斯，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。休气熏蒸，应时获雨。盖闻为国，子之袭父，古今不易。刘圣公未知朕，故且持帝号。诸兴义兵，咸以助朕，皆当裂土，享祚子孙，已诏圣公及翟太守，亟与功臣诣行在所。疑刺史二千石，皆圣公所置，未睹朕之沉滞，或不识去就，强者负力，弱者惶惑。今元元创痍，已过半矣，朕甚悼焉。故遣使者，班下诏书。

郎以百姓思汉，既多言翟义不死，故诈称之，以称人望，于是赵国以北，辽东以西，皆从风而靡。

初光武北渡，只带颍川兵千余人，相从诸将有铚期、祭遵、朱祐、冯异。先是光武还宛，异仍守父城，更始诸将攻父城者，前后十余辈，异坚守不下。及光武为司隶校尉，道径父城，异等即开门奉牛酒迎。光武署异为主簿，苗萌为从事，从至洛阳。时王霸在颍阳，闻光武过颍，请其父，愿从。父曰：“吾老矣，不任军旅，汝往勉之。”光武既为大司马，以朱祐为护军，霸为功曹令史。先宾客从霸者数十人，至是稍稍引去。光武谓霸曰：“颍川从我者皆逝，而子独留，当努力，疾风知劲草。”又有杜茂者，字诸公，南阳冠军人，闻光武义，来归。马成先为光武安集掾，后调守邺令，间光武讨河北，即弃官，步负追及随征。

却说光武自伯升之败，不敢显其悲戚，每独居，辄不御酒肉，枕席间，泪痕狼籍。独冯异察知，尝叩头宽譬哀情，光武止之曰：“卿勿妄言。”异复因间进曰：“天下同苦王氏，思汉久矣。今更始诸将，从横暴虐，所至虏掠，百姓失望，无所依戴。今公专命方面，施行恩德，夫有桀纣之乱，乃见汤武之功，人久饥渴，易为充饱。宜急分遣官属，循行郡县，理冤结，布惠泽。”光武深纳其言。至邯郸，遂遣异与铚期，乘传扶循属县，录囚徒，存鳏寡，亡命自诣者除其罪，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。

邓禹字仲华，南阳新野人也，年十三，能诵诗，受业长安。时光武游学京师，禹年虽幼，而见光武知非常人，遂相亲附。数年归家。及汉兵起，更始立，豪桀多荐举禹，禹不肯从。及闻光武安集河北，即杖策北渡，追及于邺。光武见之甚欢，谓曰：“我得专封拜，生远来，宁欲仕乎？”禹曰：“不愿也。”光武曰：“然则欲何为？”禹曰：“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，禹得效其尺寸



，垂功名于竹帛耳。”光武笑，因留宿与闲语。禹进说曰：“更始虽都关西，今山东未安，赤眉、青犢之属，动以万数，三辅假号者，往往群聚，更始既未有所挫，又不自听断，诸将皆庸人屈起，志在财帛，争用威力，朝夕自快而已，非有忠良明智，深虑远图，欲尊主安民者也。四方分崩离析，形势可见。明公虽建藩辅之功，犹恐无所成立。于今之计，莫如延揽英雄，务悦民心，立高祖之业，救万民之命，以公而虑天下，不足定也。”光武大悦，因令左右号禹曰“邓将军”，常宿止于中，与定计议。忽报傅俊到，光武曰：“傅子卫已归颍川，今亦为吾来耶。”初光武循襄城，俊以县亭长迎军，拜为校尉，襄城收其母弟宗族，皆灭之。及从破王寻后，又别击京、密，破之，乃遣归颍川，收葬家属。及上谒，使将颍川兵。于是大众花行，行至下曲阳，和成卒正邳彤举城降，复以为太守，彤字伟君，信都人，父吉为辽西太守。王莽分钜鹿为和成郡，居下曲阳，以彤为卒正也，光武留止数日，忽报有骑都尉至，光武惊疑，延入，其人姓耿名纯，字伯山，钜鹿宋子人也，父艾为王莽济平尹。纯学于长安，王莽败，更始使舞阴王李轶降诸郡国，纯父艾降，还为济南太守。时李轶兄弟用事专制方面，宾客游说者甚众，纯连求谒不得通，久之乃得见，说轶曰：“大王以龙虎之姿，遭风云之时，奋迅拔起，期月之间，兄弟称王，而德信不闻于士民，功劳未施于百姓，宠禄暴兴，此智者之所忌也。兢兢自危，犹俱不终，而况沛然自足，可以成功者乎？”轶奇之，且以其钜鹿大姓，乃承制拜为骑都尉，授以节，令安集赵、魏。闻光武至，即谒见，光武深接之。纯退，见官属将兵法度不与他将同，遂求自结纳，献马及缣帛数百疋。光武乃留纯于邯郸，率众北至中山。

闻王郎兵起，众将佐请回击邯郸，光武曰：“诈伪焉能成事，但彼新盛未可与争锋也。”乃北循蓟。忽王郎移檄至，其大略云：

朕孝平皇帝之子，遭王莽之乱，间关尘土。今天下思汉，朕以帝子，承业继兴，即位邯郸，上顺天心，下从民望，故檄书所至，无不从风归顺。汝以南阳宗室，早奋义戈，昆阳一战，野功允著，朕甚嘉之，即封以南阳十万户，世辅王家。已移檄圣公，修整宫府，汝当助朕扫清寰宇，复朕旧基，无得瞻循。”云云。

光武笑曰：“此亦妄人也，已矣。”忽报故广阳王子刘接，起兵蓟中，以应王郎。光武大惊。又城中扰乱，言邯郸使者方到，二千石以下，皆出迎。于是急趣驾出，百姓聚观，喧呼满道，遮路不得行众中。钼期性起，睁圆环眼，倒竖虎须，奋就加鞭，突出众前，大呼曰：“蹕！”声如霹雳，众皆披靡，及至城门，门已闭，攻之得出。光武欲南还，狼狈不知所向，传闻信都独为汉拒邯郸兵，乃驰赴之。正行，忽见尘头大起，一枝人马迎面而来。光武叹曰

：“后有追兵，前复无路，奈何！”不知何处人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六回 循钜鹿将佐归心

却说光武大队正往信都进发，遇一标人马拦路，铄期急提戟策马迎去，原来却是邳彤遣来的。王郎使其将循地至和成，彤坚守不下。闻光武自蓟还，欲至信都，乃先使五官掾张万，督邮尹绥，选精骑二千余疋，缘路迎光武军。遂同之信都。信都太守乃是任光，初从光武破王寻、王邑，更始至洛阳，以光为信都太守。王郎起，郡国皆降之，光独不肯，乃与都尉李忠、信都令万修、功曹阮况、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。扶柳县廷掾持王郎檄诣府白光，光怒斩之，悬其头于市，以徇百姓，发精兵四千人守城。光等独守孤城无援，常恐不能全，闻光武至，大喜，吏民皆称万岁，即时开门，与李忠、万修率官属迎谒。光武入传舍时，邳彤亦至。

光武虽得二郡之助，而兵众未合。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，相送西还长安。彤曰：“议者之言皆非也。吏民歌吟思汉久矣，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，三辅清官除道以迎之；一夫荷戟大呼，则千里之将无不捐城遁逃，虏伏请降。自上古以来，亦未有感物动民，其如此者也。又卜者王郎，假名因势，驱集乌合之众，遂震燕赵之地。况明公奋二郡之兵，扬响应之威，以攻则何城不克，以战则何军不服。今释此而归，岂徒空失河北，必更惊动三辅，堕损威重，非计之得者也。若明公无复攻伐之意，则虽信都之兵，犹难会也。何者？明公既西，则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，背城主而千里送公，其离散亡逃，可必也。”光武喜曰：“伟君之言良善。但今势力虚弱，欲入城头子路、力子都兵中，何如耶？”任光曰：“不可。”光武曰：“卿兵少如何？”光曰：“可募发奔命，出攻傍县，若不降者，恣听掠之。人贪财物，则兵可招而致也。”光武从之，即日拜彤为后大将军、和成太守如故，拜光为左大将军，封武成侯，留南阳宗广领信都太守事，使光将兵从。彤兵居前，光乃多作檄文曰：“大司马刘公，将城头子路、力子都兵百万众，从东方来击诸反虏。”遣骑驰至钜鹿界中。吏民得檄，传相告语。邳彤先至堂阳，堂阳已反，属王郎矣。彤使张万、尹绥先晓譬吏民，光武与光等投暮入堂阳界，使骑各持炬火，弥满泽中，光炎烛天地，举城莫不震恐畏怖，其夜即降。旬日之间，兵众大盛，光武叹曰：“前日出蓟，得公孙豆粥，渡滹沱，赖元伯机权。今复得诸公相助，殆天不欲亡我也。”

初，光武自蓟东南驰，晨夜草舍，至饶阳无菱亭。时天寒烈，众皆饥疲，冯异觅得豆粥进上。明旦，光武谓诸将曰：“昨得公孙豆粥，饥寒俱解。”及至南宫，遇大风雨，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，异抱薪，邓禹燕火，光武对灶燎衣，异复进麦饭、菟肩。时传闻王郎兵已追至，从者皆恐，及滹沱河，候吏

还白：“河水流澌，无船不可济。”众益惧。令王霸往视之，霸恐惊众，又欲且前，水阻，追兵至合得众士死力以胜敌，还即诡曰：“冰坚可渡。”官属皆喜。光武笑曰：“候吏果妄语也。”遂前。比至河，河冰亦合，乃令霸以沙布冰以渡，未毕数骑而冰解。光武谓霸曰：“安吾众得济免者，卿之力也。”霸谢曰：“此明公至德，神灵之祐，虽武王白鱼之应，无以加此。”光武谓官属曰：“王霸权以济事，殆天瑞也。”以为军正，爵关内侯。

汉中王刘嘉有一位上将，姓贾名复，字君文，南阳冠军人也。少好学，习《尚书》，事舞阴李生。李生奇之，谓门人曰：“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，而勤于学，将相之器也。”莽末，下江、新市兵起，复亦聚众数百人于羽山，自号将军。更始立，乃将其众归刘嘉，以为校尉。复见更始政乱，诸将放纵，乃说嘉曰：“臣闻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，汤武是也；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，桓文是也；图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，六国是也；定六国之规，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，亡六国是也。今汉室中兴，大王以亲戚为股肱，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，所保得无不可保乎？”嘉曰：“卿言大，非吾任也。大司马刘公在河北，但持我书在。”复遂辞嘉受书，北渡河。嘉又荐长史陈俊，亦以书遣诸河北，俊字子昭，南阳西鄂人了。光武以俊为安集掾，署复为破虏将军，解左骖以赐之。时官属以复后来而好陵折等辈，共白欲以调补鄙尉，光武曰：“贾君有折冲千里之威，方任以重，勿以擅除。”

邓晨时为常山太守，闲行至钜鹿会光武，自请从击邯郸，光武曰：“伟卿以一身从我，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。”乃遣晨归郡。后光武追铜马、高湖群贼于冀州，晨发积射士千人，又遣委输粮饷给军不绝。

却说王郎起邯郸，举尊号时，欲收耿纯。纯持节与从吏夜遁出城，驻节道中，诏取行者车马得数十，驰归宋子，与从昆弟诜、宿、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，奉迎于育县。时众稍合，乃使邓禹别攻乐阳，李忠攻苦陘，冯异别收河间兵。钡期、傅宽、吕宴俱属邓禹，分循旁县。又发房子兵。禹以期为能，独拜偏将军。

王郎遣将攻信都，时玉郎势大，响应者众，信都大姓马宠等，开城纳王郎将，收太守宗广及李忠母妻，而令忠亲属招呼忠。时马宠弟从忠为校尉，忠即时召见，责数以背恩反城，因格杀之。诸将惊曰：“家属在人手中，而杀其弟，何猛也？”忠曰：“纵贼不诛，是二心也。”光武闻而美之，谓忠曰：“今吾兵已成矣。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，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，赐钱千万，来从我取。”忠曰：“明公大恩，思得效命，诚不敢内顾宗亲。”光武乃使任光将兵救信都，光兵于道散，降王郎，无功而还。会更始遣振威将军马武与尚书令谢躬，共攻王郎，乃破信都。忠家属得全。光武因使忠还行太守事，收郡中大姓

附邯郸者，诛杀数百人。及任光归郡，忠乃还复为都尉。光武徇钜鹿，昌城人刘植开城迎，光武曰：“子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刘植，字伯先，昌城人。天下苦王氏久矣，今汉室中兴，王郎一卜者，亦思诈起，以梗天命，郡县不察，竟从风而靡。植闻明公威德，故率宗族宾客据此城以待。”因命弟喜、从兄歆出见。光武大喜，以植为骁骑将军，喜、歆偏将军，皆为列侯。忽报真定王刘扬，起兵以附王郎，众十余万，光武即欲进讨，植曰：“彼未知王郎之诈耳。请先往说之。”光武至，扬出迎，相见甚欢。因留真定，纳郭皇后，即扬之甥也。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，复北击中山，拔卢奴，所过发奔命兵，移檄边部，共击邯郸，郡县还复响应。南击新市、真定、元氏、房子，皆下之。因入扬界。

时王郎大将李育屯柏人。汉兵不知而进，前部偏将朱浮、邓禹为育所破，辎重尽失。光武在后闻之，急前收浮、禹散卒，追至郭门。李育回马来战，被光武接连几刀，劈得招架不及。后面一班战将俱到，李育急逃入城，将城谨闭，落后宾卒尽被杀死，尽得其所获。因率众四面攻打，数日不能下。邓禹进曰：“小城何烦旷时日，不如引兵拔广阿也。”光武曰：“正合我意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卷再为分说。

## 第十七回 诛王郎邓禹入关

且说自古地气大抵随天运而转，而人事应焉，所谓人杰地灵。观汉室中兴，将帅大半皆出南阳，所谓从龙而起，天之生材，非偶然也。今再说一位豪杰，亦是宛人，姓吴名汉，字子颜，家贫，给事县为亭长。王莽未，以宾客犯法，乃亡命至渔阳。以乏资用，贩马为业，往来燕蓟间，所至皆交结豪杰。更始立，使使者韩鸿循河北，或谓鸿曰：“吴子颜，奇士也，可以计事。”鸿召见汉，甚悦之，遂承制拜为安乐令。

会王郎起，北州扰惑。汉素闻光武长者，独欲归心，乃往说太守彭宠。宠亦宛人，字伯通，父宏哀帝时为渔阳太守，伟容貌，能饮饭，有威于边。王莽居摄，诛不附己者，宏与何武、鲍宣并遇害。宠少为郡吏，地皇中，为大司空士，从王邑东拒汉军，到洛阳，闻同产弟在汉兵中，惧诛，与吴汉同亡至渔阳。鸿与宠乡间故人，相见欢甚，即拜宠偏将军，行渔阳太守事。及光武至蓟，以书招宠，宠具牛酒，将上谒，会王郎遣将循渔阳、上谷，急欲发其兵，官属疑惑，多欲从之。适吴汉至，曰：“渔阳、上谷突骑，天下所闻也。君何不合二郡精锐，附刘公击邯郸，此一时之功也。”宠以为然，而其时欲附王郎者众，宠不能夺。汉乃辞出，止外亭坐，念宠意虽从而才不能决众，须以计诈之，以祛众惑。方沉思，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，汉使人召之，问以所闻。生因言刘公所过，为郡县所归；邯郸举尊号者，实非刘氏。汉大喜，即诈为光武书，移檄渔阳。使生赍以诣宠，令具以所闻告之。汉邀盖延随后入见，宠喜示

以来檄。盖延渔阳人，字巨卿，身長八尺，常弯三百斤弓，边俗尚勇力，而延以气闻。历为列掾、州从事，所在职办。宠召署营尉，行护军，正议发兵方略，狐奴令王梁亦到，梁字君严，渔阳安阳人也。宠于是发步骑三千人，以吴汉行长史，及都尉严宣、护军盖延、狐奴令王梁，与上谷军合而南。

上谷太守耿况，字侠游，以明经为郎，后为朔调连率。及王莽败，更始立，诸将略地者，前后多擅威权，辄改易守令。况自以莽之所置，怀不自安，遣其子奉奏诣更始，因赍贡献以求自固。况子名弇，字伯昭，少学《诗》、《礼》，明锐有权谋，常见郡尉试骑士，建旗鼓，肆驰射，由是好将帅之事。时年二十一。奉命至宋子，会王郎起兵邯鄲，弇从吏孙仓、卫包于道共谋曰：“刘子舆成帝正统，舍此不归，远行安之？”弇按剑曰：“子舆弊贼，卒为降虏耳。我至长安，与国家陈渔阳、上谷兵马之用，还出太原、代郡，反覆数十日，归发突骑以辘乌合之众，如摧枯折腐耳。观公不识去就，族灭不久也。”仓、包不从，遂亡降王郎。弇道闻光武在卢奴，乃驰北上谒，光武留署门下吏。弇因说护军朱祐求归，发兵以定邯鄲，光武笑曰：“小儿曹乃有大意哉！”因数召见加恩慰。弇还檄与况，陈光武威德，自嫌年少，恐不见信，宜自来。弇因从光武至蓟。闻邯鄲兵方到，光武欲南归，召官属议，弇曰：“今从南来，不可南行。渔阳太守彭宠，公之邑人，上谷太守即弇父也，发此两郡，控弦万骑，邯鄲不足虑也。”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，曰：“死尚南首，奈何北行入襄中。”光武指弇曰：“是我北道主人也。”会城中扰乱，官吏争出城迎郎兵，光武众夺城出，辎重皆遮绝。弇归，主人食未已，闻乱奔出，城已闭，弇急以马与城门亭长，乃得出，走昌平就况。

先况得弇书，檄召功曹寇恂计议，恂曰：“邯鄲拔起，难可信向。昔王莽时，所难独有刘伯升耳。今闻大司马刘公，伯升母弟，尊贤下士，士多归之，诚可攀附。”况曰：“邯鄲方盛，力不能独拒，如何？”恂对曰：“今上谷完实，控弦万骑，举大郡之资，可以详择去就。恂请东约渔阳，齐心合众，邯鄲不足图也。”况然之。乃遣恂到渔阳，结谋彭宠。还至昌平，适王郎遣将循上谷，恂袭击之，杀使者，夺其军。弇亦至。况发突骑二千疋，步兵千人，使长史景丹与子弇及寇恂将之，与渔阳兵合军而南，所过击斩王郎将帅。大将赵闳守蓟，攻之不下，吴汉曰：“诸公尽引而南，吾独留此，定斩闳也。”汉以五百人伏，闳见撤围去，果引军出城掩杀，吴汉突出，遂诛赵闳，降其众于路。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，得印绶百二十五，节二，斩首三万级，定涿郡、中山、钜鹿、清河、河间，凡二十二县。

时光武已拔广阿，将攻王郎，传闻王郎已发渔阳、上谷兵来，急召众计议。忽候骑飞报，有大兵杀来，捷如风雨，不知何处人马。光武急登城，勒兵在

西门楼上。数将已及城下，光武问曰：“若辈是何等兵？”下对曰：“上谷、渔阳兵也。”又问：“为谁来乎？”曰：“为刘公。”光武大喜，开城请人，同引见。光武笑曰：“邯郸将帅数言我发渔阳、上谷兵，吾聊应言然。何意二郡果为吾来。当与上大夫共此功名耳。”乃皆以为偏将军，使各令其兵。加况大将军、兴义侯，彭宠大将军、建忠侯，因大飨士卒，人人劳勉，恩意甚备。俱从击邯郸。

至鄙，光武止传舍。鄙大姓苏公反城，开门纳王郎将李恂，耿纯先觉知，将兵逆与恂战，大破斩之。遂攻柏人，不下。议看以为守柏人，小如定钜鹿。乃引兵东北，围钜鹿。郎守将王饶据城，连攻月余，不克。郎遣大将倪宏、刘奉率数万人救钜鹿。光武逆战于南■。宏等冲来，势不可当，朱祐着伤，退。景丹突骑恰到，纵击，大破之，追奔十余里，斩首数千级，伤者纵横。丹还，光武谓曰：“吾闻突骑为天下精兵，今乃见其战，乐可言耶？”乃率众复攻钜鹿。而王饶正出兵应倪宏，恰遇钊期，期便独冲阵，所向披靡，手杀五十余人。期被创中额，正帻复战，后军至，遂大破之。饶奔入城，众复围城。耿纯进说曰：“久守王饶，士众疲敝，不如及大兵精锐，进攻邯郸。若诛王郎，王饶不战自服矣。”光武曰：“善。”乃留将军邓满守钜鹿，而进军邯郸，屯其郭北门。

郎连次出战不利，乃使其谏议大夫杜威，持节请降，威曰：“郎实成帝遗体。”光武曰：“使成帝复生，天下不可得，况诈子舆者乎？”威请求万户侯，光武曰：“顾得全身可矣。”威曰：“邯郸虽鄙，并力固守，尚旷日月。终不君臣相率，但全身而已。”遂辞而去。因急攻之，二十余日，郎少傅李立为反间计，开城纳汉兵，遂拔邯郸。郎夜亡走，王霸觉，独骑追斩之，得玺绶，还报功，封王乡侯。时更始二年五月也。及收王郎文书，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。光武不视，会齐诸将军，尽焚之，曰：“令反侧子自安。”复大飨将士，封邳彤武义侯，盖延号建功侯，吴汉号建策侯，贾复迁都护将军，万修拜右将军，朱祐偏将军，王梁关内侯，冯异应侯，钊期拜虎牙大将军，以岑彭为刺奸大将军。彭先迁颍川太守，会舂陵刘茂起兵，略下颍川，彭不得之官，乃与麾下数百人，从河内太守韩歆。歆降光武，以为邓禹军师。彭从平河北，授节，使督察诸营。

钊期因间说光武曰：“河北之地，界接边塞，人习兵战，号为精勇。今更始失政，大统危殆，海内无所归往。明公据河山之固，拥精锐之众，以顺万人思汉之心，则天下谁敢不从。”光武笑曰：“卿欲遂前蹕耶？”光武舍城楼上，披与地图，指示邓禹曰：“天下郡国如是，今始得其一。子前言天下不足定，何也？”禹曰：“方今海内淆乱，人思明君，犹赤子之慕慈母。古之兴者

，在德厚薄，不以大小也。”

初，更始遣尚书令谢躬，率六将军攻王郎，不能下。会光武至，遂定邯郸。而躬裨将虜掠不相承禀，光武深忌之。虽俱在邯郸，遂分城而处，然每有以慰安之。躬勤于职事，光武常称曰：“谢尚书真吏也。”一日请躬及马武等置酒高会，因欲以图躬，不克。既罢，独与武登业台，从容谓武曰：“吾得渔阳、上谷突骑，欲令将军将之，何如？”武谢曰：“弩怯无方略。”光武曰：“将军久将习兵，岂与我椽史同哉。”武由是归心。

时更始征代郡太守赵永，耿况劝永不应召，令诣于光武，光武遣永复郡。比永北还，而代令张晔据城反畔，招迎匈奴、乌桓以为援助。光武以耿舒为复胡将军，使击晔，破之。永乃得复郡，时五校贼二十余万，北寇上谷，况与舒连击破之，贼皆退走。

更始见光武威声日盛，君臣疑虑，乃遣使立光武为萧王，令罢兵，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。遣苗曾为幽州牧，韦顺为上谷太守，蔡充为渔阳太守，并北之部。时光武居邯郸宫，昼卧温明殿，耿弇入造床下请间，因说曰：“今更始失政，君臣淫乱，诸将擅命于畿内，贵戚纵横于都中，天子之命，不出城门，所在牧守，辄自迁易，百姓不知所从，士人莫敢自安。虜掠财物，劫掠妇女，怀金玉者至不生归。元元叩心，更恩莽朝。又铜马、赤眉之属，数十辈，辈辄数十百万，圣公不能办也。其败不久，公首事南阳，破百万之军。今定河北，据天府之地，以义征伐，发号响应，天下可传檄而定。天下至重，不可令他姓得之。闻使者自西方来，欲罢兵，不可从也。今吏士死亡者多，弇愿归幽州，益发精兵以集其大计。”光武听罢，起坐指弇曰：“卿失言，我斩卿。”弇曰：“大王哀厚弇如父子，故披赤心为大王陈事。”曰：“我戏卿耳。”乃拜弇为大将军，使持节北发幽州十郡兵，曰：“当更得一人以助卿也。”乃夜召邓禹，问谁可使行者，禹曰：“尝数与吴汉言事，其人勇鸷，有智谋，诸将鲜能及者。”即拜汉大将军，持节北行。

苗曾闻之，暗勒兵，敕诸郡不得应调。汉乃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。曾以汉无备，出迎于路，汉突擒斩之，夺其军。北州振骇，城邑莫不望风弭从。弇到上谷，亦收韦顺、蔡充斩之。于是悉发幽州兵，引而南。

是时长安政乱，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，有宠，遂委政于萌，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。群臣欲言事，辄醉不能见，或不得已，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。诸将识非更始声，皆怨曰：“成败未可知，遽自纵放若此。”韩夫人尤嗜酒，每侍宴，见常侍奏事，辄怒曰：“帝方对我饮，正以此时持事来乎？”起击破书案。赵萌专权，威福自用。郎吏有说萌放纵，更始怒，拔剑击之，自是无复敢言。萌私忿侍中，引下斩之，更始救请，不从。时李轶、朱鲋擅命山东，王匡、张

印横暴三辅。其所授官爵者，皆群小贾竖，或膳夫庖人，多著绣面衣，锦裤、襜、褕、诸于，骂詈道中。长安为之语曰：“灶下养，中郎将；烂羊胃，骑都尉；烂羊头，关内侯。”军师将军豫章李淑上书谏曰：“方今贼寇始诛，王化未行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。夫三公上应台宿，九卿下括河海，故天工人其代之。陛下定业虽因下江、平林之势，斯盖临时济用，不可施之既安。宜厘改制度，更延英俊，因才授爵，以匡王国。今公卿大位，莫非戎陈，尚书显官，皆出庸伍，资亭长、贼捕之用，而当辅佐纲维之任。唯名与器，圣人所重，今以所重加非其人，望其毗益万分，兴化致理，譬犹缘木求鱼，升山采珠。海内望此有以窥度汉祚。臣非有憎疾以求进也，但为陛下惜此举厝，败村伤锦，所宜至虑。惟割既往谬妄之失，思隆周文济济之美。”云云。更始怒，系淑诏狱。

自是关中离心，四方怨叛。梁王刘永擅命睢阳，公孙述称王巴蜀，李宪自立为淮南王，秦丰据黎邱，自号楚黎王，张步起琅邪，董宪起东海，延岑起汉中，田戎起夷陵，魄噐据天水，窦融据河西，并置将帅，侵略郡县。又别号诸贼，铜马、大彤、高湖、重连、铁胫、大抢、尤来、上江、责犊、五校、檀乡、五幡、五楼、富平、获索等，各领部曲，众合数百万人，所在寇掠。将次第平之，难矣。

时铜马贼数十万入清阳、乃平。命钼期等击之，连战不利。期思以少击众，得死力方能取胜，乃背水挑战。期独登先陷阵，所向无敌。无奈贼众数十倍，愈杀愈盛，期军士杀伤甚多。但期所到处，贼兵纷纷倒地，期人本长大，贼远望见，便不敢近。却在危急不能顾及军士。会光武率陈俊、耿纯、吴汉、耿弇等大兵到来，吴汉、耿弇突骑十分利害，贼众大败。是日杀贼数万，大获全胜。光武大喜。忽报谢躬分其兵数万去邯郸，还屯于邺县。光武乃召吴汉、岑彭计之，嘱其便宜行事。不数日，铜马贼众又引众欲战。光武曰：“贼众无粮，易破耳。”乃遣诸将，分营坚守。数挑战不出，贼出虏掠，辄击取之。凡十余日，贼食尽，夜遁去。追至馆陶，大破之。受降未尽，而高湖、重连从东南来，与铜马余众合。光武复与战，大破于蒲阳，悉降之，封其渠帅为列侯。然降者多不自安，光武知其意，敕令各归营勒兵，乃自乘轻骑，案行部陈，降者更相语曰：“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。”由是皆服。悉将降人分配诸将，众遂数十万，故关西号光武为“铜马帝”。却说赤眉自杀莽更始将军廉丹后，其势益大，遂寇东海，掠楚、沛、汝南、颍川，还入陈留，攻拔鲁城，转至濮阳。会更始都洛阳，遣使降崇。崇等闻汉室复兴，即留其兵，自将渠帅二十余人，随使者至洛阳降更始，皆封为列侯。崇等既未有国邑，而留众稍有离叛，乃遂亡归其营，将兵入颍川，分其众为二部，崇与逢安为一部，徐宣、谢禄、杨音为一部。崇、安攻拔长社，南击宛，斩县令。而宣、禄等亦拔阳



翟，引之梁，击杀河南太守。赤眉所向必胜，其别帅复与大彤、青犊人射犬，众十余万。

光武乃会谢躬谓曰：“我追贼于射犬，必破之。尤来贼在山阳者，必当惊走，若以君威力，击此散虏，必成擒也。”躬曰：“善。”

光武遂率众至谢犬。铄期出阵，大肆击杀，见贼多处便杀入。光武见铄期勇猛无敌，贼众全无畏怯，又命贾复杀出。贾复一枝丈八蛇矛，如蛟龙出水，手起处，渠帅落马。奈贼人众多，贾复性起，只是横击，铁矛过处，十数人头破颈落。这边桃期贪杀贼，深入贼阵，却被贼众分一枝人马疾入期营，袭去辎重。及期觉时，贼正驱转，铄期大怒，画就一挥，大喝声如霹雳振耳，贼众吓翻者数十人，借势杀回。贼众袭得辎重，正是得意，忽见铄期杀回，大怒曰：“世有如此上将耶？”各舍命攒上，将铄期围在垓心。却当不得铄期力大身捷，戟到处，便血溅肉糜，虽身被数创，其战益力。杀有两时辰许，但两员虎将所到之处，便尸横遍地。贼虽顽恶不畏死，至此时亦觉胆破心惊，魂飞魄散矣。时日已当午，贼仍不退。光武乃将大旗招动，鸣金收军，曰：“吏士皆饥矣，可且朝饭。”贾复曰：“先破之，然后食耳。”于是复又翻身杀出。众贼兵见汉兵收回，惊魂略定。而见满地血尸，及折臂断腰者，喊哭连天，无不深悔众不可恃，贼不可为。且欲造饭充饥，忽见汉兵复又杀来，势如疾风暴雨，贼众先已胆落心寒，此时不由的四散奔逃。复、期二人率军追杀一阵，然后回营。光武营上诸将看得眼花，咸服二人之勇云。

其尤来一众在山阳者，只见尘飞蔽天，鼓声振地，不知青犊等胜负如何。正欲过山，只见众贼败逃过来，尤来众急问交战情形，只说得“杀来也”三字，如飞而去。尤来大惊，又见后面尘头大起，急忙拔营而走。才到隆虑山，只见一军横开，截住去路，却是谢躬在此。尤来渠帅大惊曰：“今番休矣。”众贼面面相窥，其大彤等逃将曰：“前兵未知如何，后追者实不可当，唯有舍命而前耳。”众皆曰：“是。”遂奋勇而前，人人死战，杀得谢躬大败，死者数千人。

却说吴汉、岑彭各有随身突骑数千，因谢躬在外，遂同往袭取邺城。吴汉曰：“躬去，守邺者乃大将军刘庆，魏郡太守陈康，二人皆知兵者，不如先以辞说陈康使降。若径攻之，躬回，未免费时日。”岑彭曰：“吾当先入伏城中，如说之不下，子急攻之，吾为内应。”汉大喜，乃令辩士说康曰：“盖闻上智不处危以侥幸，中智能因危以为功，下愚安于危以自亡。危亡之至，在人所由，不可不察。今京师败乱，四方云扰，公所闻也；萧王兵强士附，河北归命，公所见也；谢躬内背萧王，外失众心，公所知也。今公据孤危之城，待灭亡之祸，义无所立，节先所成，不若开门纳军，转祸为福，免下愚之败，收中智

之功，此计之至者也。”康大悦，乃计缚刘庆，收躬妻子，开门纳汉等，及躬从隆虑归，不知康已反之，与数百骑轻入城，岑彭擒之。吴汉至，见躬跪伏彭前，汉曰：“何故与鬼语。”遂拔剑斩之。其众悉降。躬字子张，南阳人。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，常戒躬曰：“君与刘公积不相能，而信其虚谈，不为之备，终受制矣。”躬不纳，故及于难。

诸贼或以山川土地为名，或以军容强盛为号，是时都已敛迹。河北河内，粗为平定。忽闻青犊、赤眉盛入函谷关。光武急召邓禹计议曰：“赤眉西入，长安必破。吾欲定三辅，而方事山东，奈何？”未知邓禹如何画策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 斩李轶光武即位

却说赤眉众在南方，虽数战胜，而疲敝厌兵，日夜愁位，思欲东归。崇等计议，虑东向必散，不如西攻长安。更始二年冬，樊崇、逢安自武关，徐宣等从陆浑关，两道俱入。三年正月，俱至宏农。更始遣讨难将军苏茂拒之，茂军大败，死者千余人。赤眉众于是大集，乃分万人为一营，凡三十营，营置三老、从事各一人。进至华阴。更始将王匡、成丹、刘均等莫能当。

时光武料赤眉破长安，欲乘衅并关中，而自事山东不能西去，恩诸将佐中，惟邓禹深沉有大度，且知人善任，每有所举，皆当其才，乃拜为前将军，持节，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，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以俱者。于是以韩歆为军师，李文、李春、程虑为祭酒，冯愷为积弩将军，樊崇为骁骑将军，宗歆为车骑将军，邓寻为建威将军，耿訢为赤眉将军，左于为军师将军，引而西。正且自箕关将入河东。河东都尉守关不战，连攻十日，破之，获辎重千余乘。遂进围安邑，安邑坚守未能即下。

且说洛阳一路。更始见光武屡捷，河北复收，河内有中分天下之势，恐其还入河南，乃遣朱鲋、李轶、田立、陈侨将兵号三十万，与舞阴太守武勃共守洛阳。

光武将北循燕赵，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。恂字子翼，上谷昌平人，为郡功曹，经明行修，名重一时。称光武尝问邓禹曰：“魏郡河内，独不逢兵，而城邑完全，仓廩充实，我欲守此，诸将中谁可使者。”禹曰：“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，无复西顾之忧，所以得专精山东，终成大业。今河内带河为固，户口殷实，北通上党，南迫洛阳。寇恂文武足备，有牧人御众之才，非此子莫可使也。”于是拜恂为太守，行大将军事。光武谓恂曰：“河内完富，吾将因是而起。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，吾今委公以河内。坚守转运，给足军粮，率厉士马，防遏他兵，勿令北度而已。”又拜冯异为孟津将军，统二郡军于河上，与恂合势以拒朱鲋等。恂移书属县，讲兵肄射，伐淇园之竹，为矢百余万，养马二

千匹，收租四百万斛，转以给军。异乃遣李轶书曰：

愚闻明镜所以照形，往事所以知今。昔微子去殷而入周，项伯畔楚而归汉，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，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，彼皆畏天知命，睹存亡之符，见废兴之事，故能成功于一时，垂业于万世。苟令长安尚可扶助，延期岁月，疏不间亲，远不逾近，季文岂能居一隅也，今长安坏乱，赤眉临郊，王侯构难，大臣乖离，纲纪已绝，四方分崩，异姓并起，是故萧王跋涉霜雪，经营河北。方今英俊云集，百姓风靡，虽邠岐慕周，不足以逾。季文诚能觉悟成败，亟定大计，论功古人，转祸为福，在此时矣。如猛将长驱，严兵围城，虽有悔恨，亦无及矣。初轶与光武首结谋约，加相亲爱。及更始立，反其陷伯升。此时虽知长安已危，欲降又不自安，乃报异书曰：

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，结死生之约，同荣枯之计。今轶守洛阳，将军镇孟津，俱据机轴，千载一会，思成断金。唯深达萧王，愿进愚策，以佐国安人。

轶自通书之后，不复与异争锋，异因此得北攻天井关，拔上党两城，又南下河南成皋已东十三县，及诸屯聚，皆平之。降者十余万。武勃将万余人，攻诸畔降者，异引军度河，与勃战于士乡下。大破斩勃，获首五千余级。轶又闭门不救，异见其信效：具以奏闻。光武大喜，故宣露轶书，令朱鲋知之。鲋大怒，使人刺杀轶。由是城中乖离，多有降者。而朱鲋闻光武北伐，以河内势孤，使讨难将军苏茂，副将贾彊，将兵三万人渡巩河攻温。自率数万人，攻平阴，以牵缀冯异。异思朱鲋自来，必以重兵攻温，温县有失，河内危矣，即遣护军将军刘隆将兵在助寇恂。然后自率兵度河击鲋。

却说寇恂闻苏茂将兵度巩，即勒军驰出，并移告属县，引兵会于温下。军吏皆谏曰：“今洛阳兵度河，前后不绝，宜待众军毕集，乃可出也。”恂曰：“温，此郡之藩蔽，失温，则郡不可守。”遂赴之，旦日合战，而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，士马四集，幡旗蔽野。恂乃令士卒鼓噪大呼言曰：“刘公兵到，”苏茂军闻之，大恐，阵动。恂因奔击，遇贾彊出敌，只一合，斩之。苏茂赶上，战不数合，知非其敌，亦败下阵去。恂挥军追杀，茂兵落河死者数千人，生获万余人。追至洛阳，冯异亦到，言朱鲋败逃入城。恂、异合兵，围城一匝而还。自是洛阳震恐，城门尽闭。时光武传闻朱鲋破河内有顷，恂檄至，大喜曰：“吾知寇子翼可任也。”异亦移檄上状。

先光武北行，耿纯军在前，去众营数里，上江、大彤、铁胫诸贼忽夜至，攻纯营，箭雨射入。纯勒部曲，坚守不动。选敢死二千人，俱持强弩，各傅三矢，使衔枚间行，绕出贼后，齐声呼噪，强弩并发，贼众惊走，追击，遂破之。驰白光武。明旦，光武与诸将俱至营劳纯曰：“昨夜困乎？以大兵不可夜动，故不相救耳。”又曰：“军营进退无常，卿宗族不可悉居军中。”乃以纯

族人耿伋蒲吾长，悉令将亲属居焉。遂进追尤来、大抢、五幡于元氏，耿弇将突骑五千为先锋，辄破走之。大军迫至北平，连破之。又战于顺水北，贼急设伏，光武乘胜轻进，遇伏，贼死命斗，光武大败。尤来渠帅樊崇，紧追不舍，一枪刺到，光武接住，却破樊崇一扯，跌下马来。光武急拔剑砍倒樊崇的马，两下步战，群贼望见俱到，光武弃了樊崇，飞奔趋上高岸，贼又紧追。正在危急，恰好耿弇突骑到来，王丰望见，急加鞭前迎，下马授光武，抚其肩而上，顾笑谓耿弇曰：“几为虏所嗤。”贼至，弇令射士逆射，稍退。计点士卒，死者数千人。时马武已归光武，独殿后，贼追至，武辄陷阵斩杀，以故不得迫及，乃归保范阳。军中不见光武，或云已战歿，诸将不知所为，吴汉曰：“卿辈努力，王兄子在南阳，何忧无主？”众恐惧数日乃定。

贼虽战胜，而素摄大威，不能得其情，夜遂引去。大军复进，将至安次，贼涌至，马武奋方天昼戟杀出，所向无前，诸将引而随之，斩杀无算。贼退至安次，五校刚到，五校渠帅高扈最是枭勇，接住马武厮杀。这边陈俊掉枪出马，大喊曰：“马将军少息，我来也。”马武退下，陈俊举枪便刺，高扈还枪，却被陈俊攥住，两人下马，高扈早一剑击到，陈俊一铜随下，将剑打落，复又一铜，高扈便走，陈俊后追，却不知高扈骠枪利害，五十步内取，百发百中。扈见陈俊赶来，心中暗喜，看相近，骠从肩际发出，恰到陈俊喉间，却被陈俊一手接住，俊见扈肩项斜闪，知有暗器，及连接数枪，俊大怒曰：“顽贼终不免死，暂活亦多伤徒众耳。”奋步追上，一铜击死。于是双铜轮动，逢人便打。只见一渠帅，形容凶恶，一槊刺到，俊接槊带下马来，死于铜下，复飞身上马，即以贼槊杀贼，所向必破，贼众大败，追奔二十余里，复斩一渠帅而还。光武望而叹曰：“战将尽如是，岂有忧哉。”群贼引退入渔阳，所过虏掠。俊言于光武曰：“宜令轻骑出贼前，使百姓各自坚壁，以绝其食，可不战而珍也。”光武然之，即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，视人保壁坚完者，敕令固守；放散在野者，因掠取之。贼至无所得，遂散败。及军还，光武谓俊曰：“困此虏者，将军策也。”乃遣吴汉率耿尊、陈俊、马武等十二将军，追战于潞东及平谷，大破灭之。是时寇恂河内正捷，于是诸将议上尊号。马武先进曰：“天下无主，如更有贤智承敝而起，虽仲尼为相，孙子为将，犹恐无能有益。反水不收，后悔无及。大王虽执谦退，奈宗庙社稷何？宜且还蓟，即尊位，乃议征伐。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？”光武惊曰：“将军何出是言？可斩也。”武曰：“诸将尽然。”光武使出晓谕诸将，乃引军还至蓟。

夏四月，公孙述自称天子。光武从蓟还，过范阳，命收葬战死吏士，至中山，诸将复上奏曰：“汉遭王莽，宗庙废绝，豪杰愤怒，兆人涂炭。王与伯升，首举义兵，更始困其资以据帝位，而不能奉承大统，败乱纲纪，盗贼日多

，群生危蹙。大王初下征昆阳，王莽自溃，后拔邯郸，北州弭定。参分天下而有其二，跨州据土，带甲百万。言武力则莫之敢抗，论文德则无所与辞。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，天命不可以谦拒。惟大王以社稷为计，万姓为心。”光武又不听。行到南棘，诸将复固请之。光武曰：“寇贼未平，四面受敌，何遽欲正号位乎？”诸将且出，耿纯进曰：“天下士大夫捐亲戚，弃土壤，从大王于矢石间者，其计固望攀龙鳞，附凤翼，以成其所志耳。今功业即定，天人亦应，而大王留时逆众，不正号位，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，则有去归之思，无为久自苦也。大众一散，难可复合，时不可留，众不可逆。”纯言诚切，光武深感曰：“吾将思之。”

行至鄙，召冯异诣鄙，问四方动静。异曰：“三王反畔，更始败亡，天下无主，宗庙之忧在于大王，宜从众议，上为社稷，下为百姓。”光武曰：“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，觉悟，心中动悸。”异因下席再拜贺曰：“此天命发于精神，心中动悸，大王重慎之性也。”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疆华，适自关中来，奉《赤伏符》曰：“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四夷云集龙斗野，四七之际火为主。”异与诸将复奏曰：“受命之符，人应为大，万里合信，不议同情。今上无天子，海内淆乱，符瑞之应，昭然著闻，宜答天神以塞群望。”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鄙南千秋亭五成陌。六月己未，即皇帝位，燔燎告天，禋于六宗，望于群神，其祝文曰：

皇天上帝，后土神祇，眷顾降命，属秀黎元，为人父母，秀下敢当。群下百辟，不谋同辞，咸曰：王莽篡位，秀发愤兴兵，破王寻王邑于昆阳，诛王郎铜马于河北，平定天下，海内蒙恩。上当天地之心，下为元元所归，《讖记》曰：“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卯金修德为天子。”秀犹固辞，至于再，至于三，群下僉曰：皇天大命不可稽留。敢不敬承。

于是建元为建武，大赦天下，改鄙为高邑。

且说邓禹西入关，至此时恰是半年。演义只叙得光武一边，连三王反畔，更始改亡之事，亦只提得一两句，欲知详悉，且看下文。

## 第十九回 更始亡光武都洛

却说隗嚣雄据陇西，更始二年遣使征嚣及崔、义等。嚣初起兵，本欲以应汉，闻召将行，军师方望以为更始未可知，固止之，嚣不听，望以书辞谢而去。嚣等遂至长安，更始以为右将军。方望初见更始政乱，知其必败，辞嚣去，乃于长安求得前孺子刘婴，将至临泾。三年正月，立为天子，聚党数千人，望为丞相。更始遣李松与苏茂等击破，皆斩之。

方望弟方阳，以更始杀其兄，闻赤眉至华阴，乃往说樊崇曰：“更始荒乱，政令不行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。今将军拥百万之众，西向帝城而无称号，名

为群贼，不可以久。不如立宗室，挟义征伐。以此号令，谁敢不服？”赤眉以为然。时有齐巫狂言城阳景王大怒，曰：“当为县官，何故为贼！”有笑巫者，辄病。军中惊异，乃相与议曰：“今迫近长安，而鬼神如此，当求刘氏共尊立之。”乃求得刘盆子，立以为帝，自号建世元年。盆子太山式人，城阳景王章之后也。先赤眉过式，掠得之，时年十五，被发徒跣，敝衣赭汗，见众拜，恐畏欲啼，尝走从牧儿游，崇虽起勇力，而为众所宗，然不知书数。徐宣故县狱吏，能通《易经》。遂共推宣为丞相，崇御史大夫，逢安左大司马，谢禄右大司马，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。于是长驱而进。三月，更始遣李松会同朱鲋拒于蕘乡。松等大败，弃军走，死者三万余人。

先是邓禹围安邑，数月未能下。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，度大阳欲击禹。禹遣诸将迎击于解南，大破之，斩参首。于是王匡、成丹、刘均等合军十余万，复共击禹。禹军大败，骁骑将军樊崇战死。会日暮罢战，军师韩歆及诸将见兵势已摧，皆劝禹夜去，禹不听。明日癸亥，匡等以六甲穷日，不出，禹因得理兵勒众。明旦，匡悉军出攻禹，禹令军中无得妄动，既至营下，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，大破之。匡等皆弃军亡走，禹率轻骑急追，生擒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、持节中郎将弭彊，皆斩之。收得节六，印绶五百，兵器不可胜数。遂定河东。承制拜李文为河东太守，悉更置属县令长以镇抚之。

王匡、张印为禹所破，还奔长安。印与诸将议曰：“赤眉近在郑、华阴之间，旦暮且至。今独有长安，见灭不久，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宫，转攻所在，东归南阳，收宛王等兵。事若不集，复入湖池为盗耳。”申屠建、廖湛等皆以为然，共入说更始。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。及赤眉立刘盆子，更始使王匡、陈牧、成丹、赵萌屯新丰，李松军揠，以拒之，张印、廖湛、胡殷、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，共劫更始以成前计。侍中刘能卿知其谋以告，更始托病不出，召张印等皆入，将悉诛之。惟隗嚣不至。更始孤疑，使印等四人且侍于外访庐。印与殷湛疑有变，遂突出，独申屠建在，更始斩之。印与湛殷，遂勒兵掠东西市。昏时，烧门入，战于宫中，更始大败。明旦，将妻子车骑百余，东奔新丰。更始复疑王匡、陈牧、成丹与张印等同谋，乃并召入，牧、丹先至，即斩之。王匡惧，将兵入长安，与张印等合。更始乃与李松、赵萌还长安，共攻匡、印于城内，连战月余，匡等败走。更始徙居长信宫。

却说隗嚣见赤眉入关，三辅扰乱，流闻光武即位河北，嚣即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，国三老刘良。更始不听。诸将欲劫更始东归，嚣与通谋，事发觉，更始召诸将及嚣，嚣称疾不入，勒兵自守，更始既斩申屠建，复使执金吾邓晔，将兵围嚣。嚣闭门拒守，至昏时，遂溃围与数十骑，夜斩平城门关，亡归天水。复招聚其众，据故地，自称西州大将军。嚣素谦恭爱士，倾身引接，为

布衣交。以长安谷恭为掌野大夫，平陵范逵为师友，赵秉、苏衡、郑兴为祭酒，申屠刚、杜林为持书，杨广、王遵、周宗及平襄人行巡、阿阳人王捷、长陵人王元为大将军，杜陵、金丹之属为宾客，由此名震西州，闻于山东。

再说光武闻邓禹平定河东，大喜，遣使持节，拜禹为大司徒。策曰：制诏前将军禹：深执忠孝，与朕谋谟帷幄，决胜千里，孔子曰：“自吾有回，门人日亲。”斩将破军，平定山西，功效尤著。百姓不亲，五品不训，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，五教在宽。今遣奉车都尉，授印绶，封为酈侯，食邑万户。敬之哉。

邓禹时年二十四，才学为中兴二十八将之冠，故首封及之。越数日，以野王令王梁大司空，以吴汉为大司马，景丹为骠骑大将军，耿弇为建成大将军，盖延为虎牙大将军，朱祐为建义大将军，杜茂为大将军。时宗室刘茂，自号厌新将军，率众降，封为中山王。七月己亥，驾幸怀，遣耿弇率强弩将军陈俊，军五社津，备荣阳以东；使吴汉率朱祐及廷尉岑彭、执金吾贾复、扬化将军坚鐔等十一将军围朱鮪于洛阳。邓禹亦自汾阴河入夏阳。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众十万，与左冯翊兵其拒禹于衙，禹破走之。而赤眉遂入长安。

先是赤眉至高陵，王匡等迎降之，遂共连兵而进。李松出战，败，死者二千余人，赤眉生得松。时松弟汛为城门校尉，赤眉使使谓之曰：“开城门，活汝兄。”汛即开门。九月，赤眉入城，更始单骑走，从厨城门出。初侍中刘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，自系诏狱，闻更始败，乃出，步从至高陵。赤眉下书曰：“圣公降者，封长沙王。过二十日，勿受。”更始遣刘恭请降，赤眉使其将谢禄往受之。十月，更始遂随禄肉袒谓长乐官，上玺缓于盆子。赤眉欲杀之，刘恭为请不能得，急拔剑欲自刎，樊崇等遽共救止之，乃赦更始。刘恭复为固请，得封长沙王。三辅苦赤眉暴虐，皆怜更始。而张印等以为虑，与谢禄谋，遂缢杀之于郊下。初光武闻赤眉入长安，更始破败，弃城逃走，妻子裸袒，流冗道路，甚愍之。急下诏封更始为淮阳王，吏人敢有贼害者，罪同大逆。至是乃诏大司徒邓禹及时进兵讨之，而令收葬更始于霸陵。

却说三辅连遭覆败，赤眉所过残贼，百姓不知所归。闻禹乘胜独克，而师行有纪，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，降者日以千数，众号百万。禹所止辄停车住节，以劳来之，父老童稚，垂发戴白，满其车下，莫不感悦，于是名震关西。帝嘉之，数赐书褒美。诸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，禹曰：“不然！今吾从虽多，能战者少，前无可仰之积，后无转馈之资。赤眉新拔长安，财富充实，锋锐未可当也。夫盗贼群居，无终日之计，财谷虽多，变故万端，宁能坚守耶？上郡、北地、安定三郡，土广人稀，饶谷多畜，吾且休兵北道，就粮养士，以观其弊，乃可图也。”于是引军北至栒邑。禹所到，击破赤眉别将诸营保，郡邑皆开

门归附焉。

且说光武所遣攻洛阳十一将军，乃是吴汉、王梁、朱祐、万修、贾复、刘植、坚谭、侯进、冯异、祭遵、岑彭、王霸，而贾复作先锋，先度河。白虎公陈侨恰引兵迎来，侨曰：“杀不死的盐吏，何不知足也！”复答曰：“汝既闻我威名，便当卸甲归降，何敢逆时以抗天兵？大抵亦迷于进退者耳。无多言，请饮吾刃。”举矛便刺，十数回合，陈侨抵敌不住，大败而走，大军尽渡。朱鲈等逆战，连破之，遂围洛阳。贾复先王莽未为县椽，尝迎盐于河东，后大战青犊于射犬。又北与五校战于真定，虽大破贼，而身受重伤，光武大惊曰：“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，为其轻敌也！果然失吾名将。闻其妇有孕，生女耶，我子娶之，生男子，我妇嫁之，不令其忧妻子也。”复病寻愈，追及光武于蓟。故陈侨云云。

汉十一将军围洛阳，朱鲈等坚守，数月不下。帝以岑彭尝为鲈校尉，令岑彭往说之。彭至城下见鲈，相劳苦欢语如平生。彭因曰：“彭往者得执鞭侍从，蒙荐举拔擢，常思有以报恩。今赤眉已得长安，更始为三王所反，皇帝平定燕、赵，尽有幽、冀之地，百姓归心，贤俊云集，亲率大兵来攻洛阳。天下之事，逝其去矣。公虽婴城固守，将何待乎？”鲈曰：“吾非不知之。昔大司徒被害时，鲈与其谋，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，诚自知罪深耳。”彭还，具言于帝。帝曰：“夫建大事者，不忌小怨，鲈今若降，官爵可保，况诛罚乎？河水在此，吾不食言。”彭复往告鲈，鲈从城上下索曰：“必信，君然可乘此上。”彭趋索欲上，鲈见其诚，即许降。后五日，鲈将轻骑诣彭，顾敕诸部将曰：“坚守待我，我若不还，诸将径将大兵上轘，归郾王。”乃面缚，与彭俱诣河阳行在所。帝即解其缚，召见之，复令彭夜送鲈归城。鲈深感，明旦悉其众出降。帝拜鲈为平狄将军，封扶沟侯。鲈淮阳人，后为少府，秩二千石，传封累代云。

十月，车驾入洛阳，幸南宫却非殿，遂定都焉。访求卓茂为太傅。茂字子康，宛人也。元帝时学干长安，事博士江生，习《诗》《礼》及历算，究极师法，称为通儒。性宽仁恭爱，乡党故旧，虽行能与茂不同，而皆爱慕欣欣焉。尝为密县令，劳心谆谆，视民如子，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，教化大行，道不拾遗。平帝时天下大蝗，河南二十余县，皆被其灾，独不入密县界。及王莽居摄，以病免归。更始立，以茂为侍中祭酒，从至长安，知更始政乱，以年老乞骸骨归。光武初即，先访求之。茂时年七十余矣，诣河阳谒见，以为太傅，封褒德侯。初，茂与同县孔休、陈留蔡勋、安众刘宣、林国龚胜、上党鲍宣六人同志，不仕王莽，并名重当时。刘宣字子高，安众侯崇之从弟。知王莽当篡，乃变姓名，隐避林藪，至是乃出。光武以宣袭封安众侯，擢龚胜子赐为上谷太守



，求休、勋子孙，赐谷以旌显之。又征琅邪伏湛，拜为尚书，使典定旧制。

时檀乡贼聚众数十万，纵横赵、魏间。建武二年春，大司马吴汉率大司徒王梁，建义大将军朱祐，大将军杜茂，执金吾贾复，扬化将军坚谭，偏将军王霸，骑都尉刘隆、马武、阴识共击之于邳东漳水上，大破之，降青十余万人。汉复率诸将击邳西山贼黎伯卿等，及河内、修武，悉破诸屯聚。

于是大封功臣，吴汉为广平侯，朱祐堵阳侯，景丹栌阳侯，杜茂苦陁侯，刘隆亢父侯，傅俊昆阳侯，坚谭强侯，马武山都侯，冯异阳夏侯，岑彭先已封归德侯，贾复已封冠军侯，至是益封穰、朝阳二县，盖延更封安平侯，陈俊是时攻匡城县贼，下四县，更封新处侯，臧宫封成安侯，耿弇更封好畤侯，食好畤、美阳二县，王霸为富波侯，祭遵拜征虏将军，封颖阳侯，任光阿陵侯，李忠中水侯，万修更封槐里侯，邳彤先已更封灵寿侯，刘植更为昌城侯，耿纯高阳侯。

力子都者，东海人也，莽未起兵乡里，钞击徐、兖界，众有六七万。更始立，遣使降，拜子都徐州牧。光武狼贝奔信都时，任光尝假称刘公将城头子路、力子都兵百万众，从东方来击诸反虏。城头子路，姓爰名曾，字子路，起兵卢城头，故号为城头子路，寇掠河、济间，众至二十余万，亦降更始云。力子都为其部曲所杀，余党相聚，与诸贼会于檀乡，因号为檀乡。檀乡渠帅董次仲始起荏平，遂渡河入魏郡清河，与五校合。

初吴汉率众击槽乡，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，而大司空王梁，辄发野王兵。帝以其不奉诏敕，令止于所在县，而梁复以便宜进军。帝以梁前后违命，大怒，遣尚书宗广，持节即军中斩梁。广不忍，乃槛车送京师。既至，赦之。光武于功臣严而不峻，恩而不溺，惟始终保全，贤于高祖远矣。其功臣食邑大国四县，余各有差，下诏曰：

人情得足，苦于放纵，快须臾之欲，忘慎罚之义。惟诸将业远功大，诚欲传于无穷，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水，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。其显效未酬，名籍未立者，大鸿胪趣上，朕将差而录之。

博士丁恭议曰：“古帝王封诸侯，不过百里，故利以建侯，取法于雷，强干弱枝，所以为治也。今封诸侯四县，不合法制。”帝曰：“古之亡国，皆以无道，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。”乃遣谒者，即授印绶。策曰：

在上下骄，高而不危，制节谨度，满而不溢，敬之戒之，传玺子孙，长为汉戒。先是檀乡、五楼贼，入繁阳、内黄，又魏郡大姓，数反覆，而更始将卓京谋欲相率反邳城。帝以钭期为魏郡太守，行大将军事。期发郡兵击卓京，破之，京亡入山，追斩其将校数十人，获京妻子。进击繁阳、内黄，复斩数百级，郡界清平。盗贼督李熊，邳中之豪，而熊弟陆，谋欲反城迎檀乡。或以告期

，不应，告者至三四，期乃召问熊。熊叩头首服，愿与老母俱就死。期曰：“为吏佻不若为贼乐者，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。”使吏送出城。熊行，求得陆，与同诣邳城西门。陆不胜感愧，自杀以谢期。期嗟叹，以礼葬之，而还熊故职。于是郡中服其威信。

帝使岑彭击荆州，下犍、叶等十余城。是时南方尤乱。南郡人秦丰据黎邱，自称楚黎王，略有十二县；董訢起堵乡；许邯起杏；又更始郾王尹遵，乃诸大将在南方，未降者尚多。帝召诸将议兵事，未有言，沈吟久之，乃以檄叩地曰：“郾最强，宛为次，谁当击之？”贾复率然对曰：“臣请击郾。”帝笑曰：“执金吾击郾，吾复何忧！大司马当击宛。”遂遣复与骑都尉阴识，骁骑将军刘植，南度五社津击郾，连破之。月余，尹尊降，尽定其地。引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汜，汜降，属县悉定。

时宗室刘永据梁地，自称天子，结连东海董宪，琅邪张步。帝欲遣将征之。忽闻赤眉尽焚西京宫室，发掘园陵，帝大惊曰：“克贼残暴至此耶？”乃更封大司徒邓禹为梁侯，食四县，敕速定关中。又闻延岑反汉中，拥兵关西，关西所在破散。帝曰：“邓司徒何能定此。”时偏将军冯异，击破阳翟贼严终、赵根，乃遣异代禹讨之。车驾送至河南，赐以乘舆，七尺玉具剑，刺异曰：“三辅遭王莽、更始之乱，重以赤眉、延岑之酷，元元涂炭，无所依诉。今之征伐，非必略地屠城，要在平定安集之耳。诸将非不健斗，然好虏掠，卿本能御吏士，念自修敕，无为郡县所苦。”异领首受命，引兵而西，复以王梁为中郎将，使北守箕关。赤眉如何暴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 赤眉败诸将平南

且说冯异为人谦退不伐，尝敕吏士，非交战受敌，常行诸营之后。与诸将相逢，辄引车避道。进止皆有表识，军中号为整齐。每所止舍，请将并坐论功，异常独屏树下，军中号曰：“大树将军。”光武破邯郸时，部分诸将，各有配隶，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，光武以此重之。散任以西征，异所至皆布威信。宏农群盗称将军者，十余辈，皆率众降异。后赤眉东走，异拒之不得东。

初赤眉入长安，盆子居长乐宫，诸将日会论功，争言讙呼，拔剑击柱，不能相一。三辅郡县，遣使贡献，兵士辄劫夺之，又数虏暴吏民，公卿肴乱，动相辩斗，而兵众辄逾宫斩关，入掠酒肉。盆子惶恐，日夜啼泣，独与中黄门共卧起，刘恭见赤眉众乱，知其必败；自恐兄弟俱祸，密教盆子归玺绶，习为辞让之言。建武二年正月朔，崇等大会，盆子乃下床解玺绶，叩头曰：“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，吏人贡献，辄见剽劫，流闻四方，莫不怨恨，不复信向。此皆立非其人所致，愿乞骸骨，避贤圣。必欲杀盆子以塞责，无所避死。诚欲诸君肯哀怜之耳。”言罢涕泣嘘欷。崇等及会者数百人莫不哀怜之，乃皆避席顿

首曰：“臣无状负陛下，请自今已后，不敢复放纵。”因共抱持盆子，带以玺绶，盆子号呼不得已。既罢出，各闭营自守。三辅翕然，称天子聪明，百姓争还长安，市里且满。得二十余日，赤眉贪财物，复出大掠。城中粮食尽，遂收载珍宝，因大纵火烧宫室，引兵而西，过祠南郊，车甲兵马，最为猛盛，众号百万。自南山转掠城邑，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郿，破春，杀之，遂入安定、北地。至阳城、番须中，逢大雪，坑谷皆满，士多冻死，乃复还。发掘诸陵，取其宝货，遂汗辱吕后尸。凡贼所发，有玉匣殓者，率皆如生，故赤眉得多行淫秽。

却说邓禹闻赤眉西走，乃南至长安，列军昆明池，大飨士卒，率诸将斋戒，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。收十一帝神主，遣使奉诣洛阳。忽闻得赤眉发掘诸陵，淫污后尸。叹曰：“生为帝后，死犹受辱。张释之之计诚远矣。”因循行诸园陵，为置吏士奉守焉。

时赤眉在右扶风郁夷县，乃遣将击之，反为赤眉所败。禹怒，将悉众攻之。忽报延岑结连公孙述，刘嘉数败，禹叹曰：“赤眉未衰，汉中复起，帐下无能战之将，所在皆劲敌，将奈之何？”时延岑已至蓝田，禹急遣邓寻先行，自引大兵随后进发。及禹到，邓寻早已败下。延岑追来，禹随将行阵分为两翼，便叫数百骑出迎，嘱诸将士曰：“延岑万人敌，吾诱其入阵，以积弩合射，当取胜也。”岑至，禹笑谓之曰：“延叔牙欲以勇力逆天命那？今天子智勇天授，率士归心，大丈夫欲立功名，要当自审耳。誓死无悔，甚无谓也。”岑大怒曰：“天命难知，事在人为。汉高亦一亭长耳。汝以天子必姓刘，何以更始继兴，而败不旋踵？足见汝言之妄。”言罢，举枪便刺。禹怒曰：“反覆小人，固不可以理喻。”还手便一枪扑去。二人战到数十回合，延岑见不能取胜，勒回马头，把枪一挥，数万人马齐冲过来。邓禹即退，中军内弓箭手一齐拥出，阵前乱射。岑军中伤甚多，急欲退回，禹军又走。延岑喝曰：“敌箭已尽，擒捉邓禹正在此时。”于是岑军舍命复又追上。转过山头，禹军中号怔一响，两翼抄拢，万弩齐发。岑军急退，邓禹驱兵掩杀，延岑大败，死伤万余。连日交战，互有输赢，而邓禹军粮将尽，料延岑一时难灭，乃就谷云阳郡。

延岑字叔牙，南阳人，初起兵汉中，刘嘉击降于冠军。后更始以嘉为汉中王，扶威大将军，持节就国，都于南郑。至建武二年，延岑复反，攻汉中，围南郑。嘉兵败走。岑遂定汉中，与邓禹正相拒于蓝田。忽报邓禹退入云阳，岑笑曰：“此粮尽，当急掩之。”率兵径追，为禹伏兵所败。遂复进兵武都，正行间，忽见一军挡路，岑急自迎上前，原来是更始柱功侯李宝，闻刘嘉兵败，特来相助。李宝一见延岑，大骂：“无耻反贼。”举刀便砍。延岑心慌，被李宝杀得大败，遂走天水。公孙述乃遣大将侯丹取南郑。时刘嘉收散卒得数万

人，乃以李主为相，从武都南击侯丹，不利，还军河池，下辩。复与延岑连战，岑败，引兵北入散关，至陈仓，嘉追击，破之。于是军声复振。

先邓禹遣冯愔宗歆守枸邑，二人争权相攻，愔遂杀歆，因反击禹。禹遣使报，帝问使人：“愔所亲爱为谁？”曰：“护军黄防。”帝度愔、防不能久和，因报禹曰：“缚冯愔者，必黄防。”禹乃遣尚书宗广特节降之。后月余，防果执愔，将其众归罪。时更始诸将王匡、胡殷、成丹等，皆诣广降，与共东归。至安邑，王匡等以伯升之故，自恐，欲亡走，广悉斩之。愔至洛阳，赦不诛。而邓禹军威自此稍损焉。

李宝因谓刘嘉曰：“禹军数战不利，东南沸乱，大军未暇西顾，此天与之时也。”嘉曰：“文叔才器天授，非吾所及，真帝王资也。”嘉妻兄来歙，亦劝嘉归光武，宝曰：“时未可知，当且观成败。”忽报更始邓王廖湛将赤眉十八万杀来，已至谷口，嘉大怒曰：“逆贼犹敢猖厥耶？”与战，大破之，嘉手杀湛。时军中乏食，遂到云阳就谷。光武闻之，告邓禹曰：“孝孙素谨善，少且亲爱，当是长安轻薄儿误之耳。”禹即宣帝旨，嘉乃因来歙诣禹于云阳。李宝倨慢无礼，禹斩之。宝弟乃收宝部曲，击禹，杀将军耿訢。禹军屡败，又乏食，归附者渐离散。赤眉遂复入长安。禹与战，败走，至高陵，军士饥饿者，皆食枣菜。帝乃徵禹还，敕曰：“赤眉无谷，自当来东，吾折捶答之，非诸将忧也。无得复妄进兵。”禹大惭，数以饥卒徼战，战辄不利。却说延岑出散关，屯扎杜陵。赤眉将逢安击之，为岑所败，死者十余万人。时三辅大饥，人相食，城郭皆空，白骨蔽野，遗民往往聚为营保，各坚壁自守，赤眉虏掠无所得，乃引而东归，众尚二十余万。光武乃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，建成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，以要其还路。敕诸将曰：“贼若东走，可引宜阳兵会新安，贼若南走，可引新安兵会宜阳。”

却说赤眉东还，沿途掳掠。将至华阴，忽遇冯异兵到，截住去路，大怒索战，冯异便与交锋，赤眉诸将，皆非异对手，异却不十分追杀。与相拒六十余日，降其将卒五千余人，光武既徵邓禹还，即以冯为征西大将军。邓禹无粮草，手下又无健将，至是徵还，深惭受任无功，愤怒与赤眉交战，战辄不利。乃率车骑将军邓宏等自河北度至湖，要冯异共攻赤眉。异曰：“异与贼相拒数十日，虽虏获雄将，余众尚多，是可稍以恩信倾诱，难卒用兵破也。上今使诸将屯黽池要其东，而异击其西，一举取之，此万成计也。”禹、宏不从，宏遂大战移日，赤眉诈败，弃辎重走，车皆载土，以豆覆其上。兵士饥饿，见之争取，赤眉大军突还击宏，宏军溃乱。冯异与邓禹合兵救之，赤眉却退，禹挥众掩追，异曰：“士卒饥倦矣，可且休息。”禹不听，复战，大为所败，死伤者三千余人，禹以二十四骑脱归宜阳。异弃马步走上回溪阪，与麾下数人归营，收

其散卒复坚壁自守。时建武三年正月也。

至闰正月，冯异兵气稍复，乃与赤眉约期会战。暗使壮士兵变服，与赤眉同，埋伏道侧。次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，异笑曰：“贼殊狡犹。”乃少出兵以应之。贼见势弱，遂悉众攻异，异乃纵兵大战。日昃，贼气衰，伏兵卒猝起，衣服相乱，赤眉不复别识，众遂惊溃。异追击，大破之于崤底，死伤狼藉，男女投降乞命者八万人。帝降玺书劳异曰：“始虽垂翅回溪，终能奋翼黽池，可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方论功赏，以答大勋。”

帝乃自将幸宜阳，盛陈六军，以邀其走路。赤眉余众正东向宜阳，忽遇大军，惊震不知所为，乃遣刘恭乞降曰：“盆子将百万众降，陛下何以待之？”帝曰：“待汝以不死耳。”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，上所得传国玺缓，更始七尺宝剑，及玉璧各一，积兵器盔甲于宜阳城西，堆与熊耳山齐。帝令县厨赐食，众久困餒，十余万人皆得饱饫。明旦，大陈兵马临洛水，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。谓盆子曰：“自知当死不？”对曰：“罪当应死，犹幸上怜赦之耳。”帝笑曰：“儿大黠，宗室无蚩者。”又谓崇等曰：“得无悔降乎？朕今遣卿归营勒兵，鸣鼓相攻，决其胜负，不欲强相服也。”徐宣等曰：“臣等出长安东都门，君臣计议，归命圣德。百姓可以乐成，难以图始，故不告众耳。今日得降，犹去虎口，归慈母，诚欢诚喜，无所恨也。”帝曰：“卿所谓铁中铮铮，庸中佼佼者也。”又曰：“诸卿大为无道，所过皆夷灭老弱，溺社稷，汗井灶。然犹有三善：攻破城邑，周偏天下，本故妻妇无所改易，是一善也；立君能用宗室，是二善也；余贼立君，迫急皆持具官降，自以为功，诸卿独完全以付朕，是三善也。”乃令各与妻子居洛阳，赐宅人一区，田二顷。其夏，樊崇、逢安谋反，诛死。杨音在长安时，遇赵王有恩，乃赐爵关内侯，与徐宣俱归乡里，卒于家。刘恭为更始报杀谢禄，自系狱，赦不诛。帝怜盆子，赏赐甚厚，以为赵王郎中。此俱是后话。

赵王者，光武叔父良也。建武二年四月甲午，封叔父良为广阳王，兄子章为太原王，章弟兴为鲁王，春陵侯嫡子祉为城阳王。良后徙为赵王，故称赵王云。五月，又封歙为泗水王。歙子终与光武少相亲爱。汉兵起，始及唐子，诱杀湖阳尉者，终也，封为淄川王。光武既受传国玺，乃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，爵人一级。

却说延岑既破赤眉兵，势复强盛，乃自称武安王，拜置牧守，欲据关中。时众寇犹多，王歆据下邦，芳丹据新丰，蒋震据霸陵，张邯据长安，公孙守据长陵，杨周据谷口，吕鲔据陈仓，角闾据汧，骆盖延据盩厔，任良据郿，汝章据槐里，各称将军，拥兵转相攻击。延岑乃引张邯、任良共攻冯异。异击破之，诸附岑者，皆投降归异。岑乃走攻析县，异遣复汉将军邓晔，辅汉将军于匡

要击岑，大破之，降其将苏臣等八千余人。岑遂自武关走南阳。时百姓饥饿，人相食，黄金一斤，易豆五升。道路隔断，委输不至，军士悉以果实为粮。帝闻，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，将兵助异，并送缣谷。异兵既得食，乃稍诛击不从令者，褒赏降附有功劳者，悉遣其渠帅诣京师，散其众归本业。威行关中。唯吕鲟、张邯、蒋震降蜀，其余悉平。

延岑逃入南阳，复为寇，与秦丰、田戎等连合。先秦丰及更始诸将拥兵据南阳诸城。贾复自请击郾，月余诸县皆平定。光武并遣大司马吴汉击宛，汉领兵往南阳，一路进发，自南阳、宛、涅阳、酃、穰、新野诸城，皆下之，势如破竹。复引兵南进，以击秦丰。

却说吴汉起初说彭宠归光武及北发十郡突骑，收斩苗曾，击杀谢躬，数件功劳，最为上所重。又光武北击群贼，汉常将突骑先登陷阵，故光武即位，拜为大司马。后又破檀乡于漳水，复率诸将击邳西贼黎伯卿等及河内修武，悉破诸屯聚。车驾亲幸抚劳。汉功既高，宠荣亦至，其麾下军士未免意气扬扬，汉惟知立功，未尝察觉，故所过多侵暴。沿途百姓正无所控诉，却恼了一位虎将，原来破虏将军邓奉，时正谒归新野，闻知大怒曰：“谁不为官家出力，谁不能战，敢自以为功耶！公然掠吾乡里，吾誓擒此狂夫，为诸君取笑。”于是众中大哗：“愿助将军！”邓奉乃部勒士众，得数千人，下今曰：“汉性勇鸷，尝自为军锋居前。当先袭其辎重，以破其胆。汉虽勇，非吾敌也。”

却说汉军正行，忽后队飞报，不知何处人马，突如其来，势不可当。汉大惊，急勒住前部，飞马来敌。邓奉一见，便骂：“无学狂夫，如何纵兵骚扰吾乡。”吴汉正待分说，邓奉一枪，早已飞到。二人接手数十回合，这边辎重已破获去矣。吴汉心慌，大败，落阵而逃，邓奉紧迫不舍。未知吴汉性命如何，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一回 吴汉朱浮激楚蓟

且说邓奉乃西华侯邓晨之兄子也，骁勇绝伦。当日回家谒祖，见大司马吴汉军士放纵，掠其乡里，愤怒兴兵，杀得吴汉大败奔走，追赶不及，天色已晚，乃自收兵。因对众曰：“这厮素未败北，为上所重，今经此挫，势必不可两立，奈何？”众曰：“以将军之才，固可自立功业。方今秦、董诸人皆据地拥兵，何不与彼合从自卫。”奉叹曰：“时固未可逆，恩亦不可负。今为此贼，自陷百死莫赎，且据地自守，俟再会战时，手戮此贼，以舒吾恨也。”遂率众屯据涪阳，与诸贼合从。

却说光武闻报吴汉激反邓奉，大惊曰：“奉勇而用兵有法，诸将非其敌。须吾自往擒之。”正议亲征，忽南阳王常将妻子诣洛阳，肉袒来归。帝大喜曰：“王廷尉来，吾不忧南方矣。”乃召公卿将军以下大会，具为群臣言：“常

以匹夫兴义兵，明于知天命，故更始封为知命侯。与吾相遇兵中，尤相厚善。”于是特加赏赐，拜为左曹，封山桑侯。乃遣朱祐、贾复及建威大将军耿弇，武威将军郭守，越骑将军刘宏，偏将军刘嘉、耿植，迁王常汉中将军，同南击邓奉、董訢。时岑彭已破杏，降许邯，遂并力先击堵乡，邓奉见汉兵不到涪阳，料是重兵先困董訢，乃将万余人往救之。訢奉皆南阳精兵，岑彭等攻之，连月不克。

且说盖延先南击敖仓，转攻酸枣、封邱，皆拔之。其夏，遂督马武、刘隆、马成、王霸等南伐刘永。刘永者，梁郡睢阳人，梁孝王八世孙也。传国至父立，为王莽所诛。更始立，永先诣洛阳，绍封为梁王，都睢阳。永见更始政乱，遂据国起兵，以弟防为辅国大将军，防弟少公为御史大夫，遂招集诸郡豪杰，沛人周建等，并署为将帅，攻下济阴、山阳、沛、楚、淮阳、汝南，凡得二十八城。又遣使拜西防贼帅山阳佼彊为横行将军。时东海人董宪起兵据其郡，而张步亦定齐地。永遣使拜宪汉大将军，步辅汉大将军，与其连兵，遂专据东方。及更始败，永自称天子。建武二年夏，帝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伐之。延领兵而南，先攻拔襄邑，复进取麻乡，遂图永于睢阳。数月，拔之，永乃将家属走虞县。虞人反，杀其母及妻子，水与麾下数十人奔谯。盖延进攻，拔薛，斩其鲁郡太守梁邱寿，而彭城、扶阳、抒秋、萧皆降。又破永沛郡太守陈修，斩之。永将苏茂、佼彊、周建等三万余人救永，共攻延，战于沛西，延大破之，水军乱，遁没溺死者大半。永弃城走湖陵，苏茂奔广乐。延遂定沛、楚、临淮，修高祖庙，置嗇夫、祝宰、乐人。

苏茂为更始讨难将军，与朱鲋等守洛阳。鲋既降汉，茂亦归命。光武因使茂与盖延俱攻刘永，军中不相能，茂遂反，杀淮阳太守，掠得数县，据广乐，臣于永。永以茂为大司马，淮阳王。永破败，茂遂仍还广乐。

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节安辑青、徐二州，招降张步。刘永闻隆至，乃遣使立张步为齐王。步贪其爵号遂受之，乃杀伏隆，而理兵于剧，遣将循山东诸郡，拓地渐广。是时帝方北忧渔阳，未暇灭此，故步得专集齐地，据有十二郡焉。

却说渔阳彭宠自归光武，围邯郸时，宠转输粮食，前后不绝。及王郎死，光武迫铜马，北至蓟。宠上谒，自负其功，意望甚高，光武接之不能满，以此心怀不平。及立即位，吴汉、王梁，宠之所遣者；并为三公，而宠无所加，愈快快不得志，叹曰：“我功当为王，但尔者，陛下忘我耶？”是时北州破散，而渔阳差完，有旧盐铁官，宠转以贸谷，以此益富强。朱浮与宠不相能，浮数譖构之。浮，沛国萧县人，初从破邯郸，拜为幽州牧，遂讨定北边。建武二年，封舞阳侯，食三县。浮年少有才能，颇欲厉风迹，收士心，辟召州中

名宿，涿郡王岑之属，以为从事，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，皆引置幕府，乃多发诸郡仓谷廩，瞻其妻子。宠以为天下未定，师旅方起，不宜多置官属，以损军实，不从其令。浮性矜急，自是颇不平，因以峻文诋之，密奏宠遣吏迎妻，而不迎其母，又受货贿，多聚兵谷，意计难量。有诏徵宠，宠意浮卖已，上疏愿与浮俱徵。又与吴汉、盖延等书，盛言浮譖枉之状，固求同徵。帝不许、宠益以自疑。而其妻素刚，不堪抑屈，固劝无受召，宠亲信吏皆怀怨于浮，莫有劝行者。遂发兵反，拜署将帅，自将二万余人，攻朱浮于蓟，分兵循广阳、上谷、右北平。朱浮以书责宠曰：

盖闻智者顺时而谋，愚者逆理而动，常窃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无贤辅，卒自弃于郑也。伯通以名字典郡，有佐命之功，临人亲职，爱惜仓库，而浮秉征伐之任，欲权时救急，二者皆为国耳。即疑浮相譖，何不诣阙自陈，而为族灭之计乎？朝廷之於伯通，恩亦厚矣，委以大郡，任以威武，事有柱石之寄，情同子孙之亲。匹夫媵母，尚能致命一餐，岂有身带三绶，职典大邦，而不顾恩义，生心外畔者乎？伯通与吏人语，何以为颜？行步拜起，何以为容？坐卧念之，何以为心？引镜窥影，何施眉目？举措建功，何以为人？惜乎！弃休令之嘉名，造梟鸱之逆谋，捐传世之庆祚，招破败之重灾，高论尧舜之道，不忍桀纣之性，生为世笑，死为愚鬼，不亦哀乎！伯通与耿侠游俱起佐命，同被国恩。侠游谦让，屡有降挹之言，而伯通自伐，以为功高天下。往时辽东有豕，生子白头，异而献之，行至河东，见群豕皆白，怀惭而还。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，则为辽东豕也。今乃愚妄，自比六国。六国之时，其势各盛，廓上数千里，胜兵将百万，故能据国相持，多历年世。今天下几里，列郡几城，奈何以区区渔阳，而结怨天子，此犹河滨之人，捧土以塞孟津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方今天下适定，海内愿安，士无贤不肖，皆乐立名于世。而伯通独中风狂走，自捐盛时，内听骄妇之失计，外信谗邪之谈言，长为群后恶法，永为功臣鉴戒，岂不误哉！定海内者无私仇，勿以前事自误。愿留意顾老母幼弟，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，而为见仇者所快。

宠得书愈怒，攻浮转急。帝使游击将军邓隆救蓟。隆军潞南，浮军雍奴，遣吏奏状。帝读檄怒，谓使吏曰：“两营相去百里，其势岂可相及？比汝还，北军必败矣。”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，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，大破隆军。浮远，遂不能救，引而去。

明年春，宠遂拔右北平、上谷数县。遣使以美女缯采赂遗匈奴，要结和亲。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，往来为游兵以助宠。又南结张步，及富平、获索诸豪杰，皆与交质连衡。涿郡太守张丰亦举兵反。

时二郡畔戾，北州忧恐，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，而但遣邓隆助浮。浮



怀惧，复上疏求救，诏报曰：“往年赤眉跋扈长安，吾策其无谷必东，果来归降。今度此反虏，势无久全，其中必有内用斩者。今军资未充，故须后麦耳。”浮城中粮尽，人相食。曾上谷太守耿况遣崎来救浮，浮乃得遁走。南至良乡，其兵长恶浮恃才舞文，反遮截之，浮恐不得脱，乃下马刺杀其妻，仅以身免。城遂降于宠，宠乃自称燕王。

时张丰自称无上大将军、与宠连兵。帝遣建义大将军朱祐，建成大将军耿弇，征虏将军祭遵，骁骑将军刘喜讨张丰于涿郡。祭遵先至，急攻丰，禽之。初丰好方术，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，以五采囊裹石系丰肘，云石中有玉玺。丰信之，遂反。既执当斩，犹曰：“时石有玉玺。”遵为椎破之，丰乃知被诈，仰天叹曰：“当死无所恨。”

上诏耿弇进击彭宠，弇以父况与宠同功，又兄弟无在京师者，不敢独进，求诣洛阳。诏报曰：“将军举宗为国，功效尤著，何嫌何疑而欲求徵？”况闻之，更遣弇弟国入侍。时祭遵屯良乡，刘喜屯阳乡，彭宠引匈奴兵欲击之，耿况使其子舒袭破匈奴兵，斩两王，宠乃退走。

后宠斋，独在便室，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，共缚著床，伪称宠命，呼其妻入，妻惊喊，奴乃捽其头，击其颊，将妻入取宝物，至宠所装之，又使妻缝两缣囊。昏夜后，解宠手，令作记告城门将军开门书。毕，即斩宠及妻头置缣囊中。持记出城，因以诣闕。明已，阁门不开，行属逾墙而入，见两尸大惊怖。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午为王。国师韩利斩午首。诣祭遵降，夷其宗族，帝封子密为不义侯。

朱浮逃归洛阳，尚书令侯霸奏浮败乱幽州，构成宠罪，徒劳军师，不能死节，罪当伏诛。帝不忍，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，徒纣父城侯。这俱是后话。而平狄将军庞萌又背而为乱，杀楚郡太守孙萌，而东附董宪。史称光武知人善任，独拙于庞萌。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哉！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 盖延耿弇定梁齐

先是董訢、邓奉、延岑等在南阳一带，岑彭、耿弇等攻之不下。三年夏，帝乃自将南征。大兵至叶，董訢别将，将数千人遮道，车骑不能前进，岑彭奋勇奔击，大破之，遂至堵阳。

却说邓奉令候卒伏道傍，见车骑一日不绝，归语奉。奉大惊，连夜逃归涿阳。董訢见邓奉夜遁，料来不可独支，遂降。岑彭与耿弇、贾复及积弩将军傅俊、骑都尉臧宫等从追邓奉于小长安，帝率诸将亲战，大破之。奉迫急，乃降。帝怜奉旧功臣，且衅起吴汉，欲全有之。岑彭与耿弇谏曰：“邓奉背恩反逆，暴师经年，致贾复伤痍，朱祐见获。陛下既至，犹下知悔善，而亲在行阵，兵败乃降。若不诛奉，无以惩恶。”于是斩之。先诸将击奉，朱祐军败，被

奉生擒去，贾复与战，身被十二创，几乎不免。及奉降，帝复祐位，而厚加慰赐。复遣祐击新野、随县，皆平之。

是时野谷旅生、麻术尤盛，野蚕成茧，被于山阜，人收其利焉。六月戊戌，立贵人郭氏为皇后，于疆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。秋八月，帝自将征五校。丙辰，幸内黄，大破五校于戏阳。降之。九月，骠骑大将军景丹薨。丹病疟，在上前发寒栗，上笑曰：“闻壮士不病疟，今汉大将军反病疟耶？”使小黄门扶起，赐医药，还归洛阳。病遂加。会陕贼苏况攻破宏农，生获郡守。帝以丹旧将，欲令强起领郡事，乃夜召入，谓曰：“贼迫近京师，但得将军威重，卧以镇之，足矣。”丹不敢辞，乃力疾拜命，将营兵到郡。十余日，薨。延岑自被冯异杀败，走入南方与秦丰合。及邓奉既除，帝回洛阳，诸将乃并力以伐秦丰，六月，与延岑战十穰，大破之。七月，岑彭率三将军攻秦丰，战于黎邱，大破之，获其将蔡宏，延岑至东阳，遇朱佑、祭遵，大战一阵，岑将张成梟勇无比，被祭遵斩为两段，延岑败逃。今且阁处。

再说吴汉一边。汉自被邓奉杀败之后，光武便不令他在南阳地界，却与偏将军冯异同击昌城、五楼贼张文等，又攻铜马、五幡于新安，皆破之。三年春，率盖延击青犊于轵西，大破降之。及盖延战刘永于楚、沛，追邓奉于涪阳，时苏茂叛归刘水，后被盖延杀败，转至广乐，吴汉乃率杜茂、陈俊等，围苏茂于广乐。攻打一月，城已将破，吴汉曰：“苏茂困急矣，来日吾等只攻三面，缺一门，贼必走此，便好擒之。”正商议停安，忽探马来报，不知何处人马如潮水般涌来，吴汉大惊，谓杜茂等曰：“公等小心督营，汉自去迎之，看是如何。”乃引轻骑千余，迎上前去。原来是周建自沛西败后，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来救广乐。吴汉一见大怒，奋起画戟，便战周建。战到数十回合，周建抵敌不住，败下阵去，吴汉性起，大喝一声，拍马赶上，看看赶上，不料飞跑过急，马失前蹄，将吴汉一交翻下马来。周建听得，急勒回马，一刀盖下，却被众军一齐拥上，救汉回营。建等遂借势入城。

却说吴汉一交跌倒，左脚膝盖骨跌歪在一边，不能起床。周建、苏茂军势大振，率众来攻。陈俊谓汉曰：“大敌在前而公伤卧，众心惧矣。”汉乃勃然裹创而起，椎牛飧士，令军中曰：“贼众虽多，皆劫掠群盗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非有仗节死义青也。今日封侯二秋，诸君勉之。”于是军中激怒，人倍其气。旦日，建、茂出兵围汉。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，汉躬被甲拔戟，令诸部将曰：“闻擂鼓声，皆大呼而进，后进者斩。”遂鼓而进之。建军大溃，反还奔城。汉长驱迫击，争门并人，茂、建见汉兵追进城来，舍命复又突走出城。吴汉料茂、建必投睢阳，遂留杜茂、陈俊等守广乐，自却将兵往睢阳，以助盖延。

刘永先被盖延杀败，走保湖陵。后睢阳人反城迎永，于是盖延复率诸将围睢阳，将百日，却是攻不破。忽苏茂、周建领数千人马到来，刘永在敌楼望见大喜，以为已胜广乐，急率众开城迎入。茂、建哭诉战败情形，刘永伤感不已。次日，吴汉又到，将睢阳围成铁桶，盖延命架云梯上城。刘永吓得走头无路，周建等曰：“陛下勿忧，东有董宪，北有张步，足以制敌。又有五校之属，在牵掣其肘。今且走鄴，收集散卒，并约五校之众为助，盖延之势孤矣。”苏茂、周建乃保定刘永，拼命杀出重围。盖延顾谓众将曰：“此寇前次大败，母亡妻丧，未久复聚众数十万。虚声最能惑众，天下愚人多，吾等须趁此时灭之，无为久苦苍生也。”军中大悦，遂拔营迅追。

却说刘永等众没命的走了一天，会日山西沉，霞光夕照中，探望征尘已静，料离追兵已远，方裁歇下营盘。旦日黎明，正待趲行，大将庆吾入帐曰：“人不可逆天，逆天而行，未有不亡。刘秀作天子，哀平之际已有此讖，水合滹沱，白衣指路，天命可知矣，以战功论之，南胜昆阳，北破邯郸，三辅氛靖，南阳叛诛，用兵若此，何有于齐梁哉！前有明诏，复宗室故国，诚不如倒戈归顺。朱鲋且封，况大王乎？”水闻言大怒，指庆吾骂曰：“佞贼见吾暂败，敢反耶？”言未已，庆吾早已赶上，一剑将刘永砍倒，提头在手。众卫士大惊，欲奔上前，庆吾大声对众曰：“为此一人不达天时，妄欲富贵，已害数十万生灵。今追骑已至，诸君欲延命乎？欲与妄竖同死乎？”苏茂、周建等闻变，急入中军，吴汉突骑如疾风骤雨到来，茂、建等大惊，挟得永子刘纡上马急逃。军士有大半随着庆吾投降。盖延大喜，命将追赶苏茂等，追之不及，延等乃分头安抚各郡邑，奏凯而回。

却说苏茂、周建等逃至垂惠，复招聚得数万人，立纡为梁王，据城自守。佼彊乃奔保西防焉。四年春，盖延又击苏茂、周建于蕲，进与董宪战于留下，皆破之。因率平敌将军庞萌攻西防，拔之。复追败周建、苏茂于彭城，茂、建逃奔。延所向必克，诸寇望风而惧。

董宪将贲休举兰陵城降。宪闻之大怒，自郟尽起大兵往兰陵围休。时盖延及庞萌在楚，急报帝，请往救之。帝敕曰：“可直往捣郟，则兰陵之围自解。”延等以贲休城危，遂先赴之。董宪乃率千余人迎战，接手数合，便败下阵去，延等追杀一阵，因破围入城。原来董宪知延、萌到来，二将皆难力敌，故此诈败，明日乃大出兵，将兰陵围得水泄不通。延等大惊曰：“不听帝言，果中贼计！今当趁此舍命杀出。”遂遽出突走。宪兵虽众，却当不庄延、萌之勇。延等既出，因往攻郟。帝闻延败，让之曰：“间欲先赴郟者，以不意故耳。今既奔走，贼计已立，围岂可解乎？”延等至郟，果不能克，而董宪遂拔兰陵，杀贲休。

秋七月，上遣捕虏将军马武，骑都尉王霸，围刘纡、周建于垂惠。攻之数月，不下。五年二月，苏茂将五校兵十余万，来救垂惠。马武为茂、建所败，奔过王霸营，大呼求救。霸曰：“贼兵盛出，救必两败，努力而已。”乃闭营坚壁。军吏皆争曰：“同受帝命，今败不相救，毋乃不可。”霸曰：“茂兵精锐，其众又多，吾吏士心恐，而捕虏与吾相恃，两军不一，此败道也。今闭营固守，示不相援，贼必乘胜轻进，捕虏无救，战必倍力。如此茂众疲劳，吾乘其敝，乃可克也。”茂、建果悉出攻武，将武众围在垓心。马武见王霸坐视下救，怒发如雷，睁圆豹眼，倒竖虎须，大喊：“众吏士随我出重围去也。”只这一声如霹雳振空，众军士齐声应曰：“愿舍死助将军。”马武奋起青铜大砍刀，一马便去冲围，所到处，只见人翻马倒。马武只数千人，在十数万入之中，半日，虽是杀人如麻，却冲不出去。王霸营中只听得喊杀连天，半日不绝，人人怒发，愿去助阵。内有壮士数十人，按纳不往，自断其发，入营请战。王霸见士气已作，乃下令开营后，出精骑，抄敌背后袭杀。茂、建等众正杀得疲乏，被王霸生力军从后杀来，无不以一当百，马武一得知是王霸出救，又气增百倍的杀，茂、建前后受敌，惊乱败走。霸、武追杀一阵，各自归营。

不数日，茂、建复聚兵挑战，至霸营，霸坚卧不出，方飨士作倡乐。茂雨射营中，箭中霸前酒樽，霸安坐不动。军吏皆曰：“茂前日已破，今易击也。”霸曰：“不然，苏茂客兵远来，粮良不足，数挑战，以徼一时之胜。今闭营休士，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。”茂、建既不得战，乃引还营。周建、刘纡欲入城，周建兄子诵反闭城据之。建怒，自前责之。诵曰：“叔负奇才，不能择主，而恃强逆天命，屡败而不知悔，是自求灭宗者也。既今求生有路，舍死无名，机决俄顷，后悔无及。”建听罢，气得目瞪口呆，又见城头上高竖降旗，大吼一声，鲜血直喷，仰下马来。刘纡命人救起，急自逃生。周建路死，纡往投佼彊，苏茂连夜奔下邳，与董宪合。垂惠已定。

是时大司马吴汉，率建威大将军击富平、获索贼于平原，大破，降其众四万余人。先是破南阳后，从上幸春陵，因见，自请北收上谷兵未发者，定彭宠于渔阳，取张丰于涿郡，还收富平、获索，东攻张步，以平齐地。帝壮其意乃许之。至是各功俱建，一应前言。因诏弇进讨张步。

时梁地董宪犹强，盖延等乃往来要击宪别将于彭城、郟、邳之间，颇有克获。帝以延轻敌深入，数以书诫之。延深感，乃上疏曰：“臣幸得受干戈，诛逆虏，奉职未称，久留天诛。常恐污辱名号，不及等伦，天下平定已后，曾无尺寸可数，不得预竹帛之编。明诏深闵，做戒备具，每事奉循诏命，必不敢为同之忧也。”

却说庞萌每当见诏书独下延而不及己，以为延潜己，自疑，遂反叛，袭破

延军，引兵与董宪连和，自号东平王，屯桃乡之北。萌，山阳人。初为侍中，为人逊顺，帝信爱之，常称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者，庞萌是也。”拜为平狄将军，与延共击董宪。至是反。帝王闻之大怒，自将讨萌，与诸将书曰：“吾常以庞萌力社稷之臣，将军得无笑其言乎？老贼当族。其各厉兵马，会睢阳。”庞萌攻破彭城，杀楚郡太守孙萌。

却说董宪闻帝自讨庞萌，乃与刘纡、苏茂、佼彊去下邳，还兰陵，使茂、彊助萌，合兵三万，急围桃城。帝时在蒙，闻之，乃留辎重，自将轻骑三千，步卒数万，晓夜驰赴。师次任城，去桃乡六十里。己日，诸将请进，贼亦勒兵挑战，帝不听，乃休兵养锐，以挫其锋。城中间车驾至，众心益固。时吴汉在东郡，驰使召之。诸将会者，汉忠将军王常，前将军王梁，捕虏将军马武，讨虏将军王霸与盖延俱到任城。先庞萌等见光武不战，乃悉兵攻城，二十余日，众已疲困而不能下。及吴汉与诸将到齐，乃率众军进桃城。帝亲自搏战，董宪手下亦有数十员战将，早被光武斩了几员。宪大惊急自上前，不数合，亦招架不住，败下阵去。盖延、马武、王常等，见光武亲战，俱各愤勇恶杀，杀得萌、茂七零八落，尸横遍地，天晚方才收兵。庞萌、苏茂、佼彊弃辎重比夜逃奔，董宪乃与刘纡率残败数万人走屯昌虑，却自将锐卒拒新阳。相去数十里，忽见一标人马拦住，门旗开处，一将突出喝曰：“吾在此候多时矣。”原来吴汉到任城时，帝密谓汉曰：“此战贼必走昌虑，又必发精锐以拒新阳。将军乘胜即先驰往，伏要路以邀截之。”

却说董宪见是吴汉，惊曰：“何其捷速！真所谓用兵如神也。”急欲回军，吴汉早已杀到，宪败，复还昌虑。汉随后追击，亦进至昌虑，屯守之。宪大恐，乃招诱五校余贼步骑数千人，屯建阳，去昌虑三十里。帝至蕃，去宪所百余里。诸将请进，帝笑曰：“五校乏食当退，吾将乘其敝也。”敕各营坚壁以待之。数日，五校粮尽，果引去，帝乃亲临，四面攻宪，三日，复大破之。众皆奔散，遣吴汉追击之。后佼彊将其众降，苏茂奔投张步，董宪及庞萌走入缙山。数日，吏士闻宪尚在，夏相聚得数百人，迎宪入郟城。吴汉等夏攻拔郟，宪与庞萌走守胸具。刘纡不知所归，军士高扈斩其首降。梁地悉平。吴汉乃进兵围煦，后城中谷尽，宪、萌潜出，袭取赣榆。琅邪太守陈俊攻之，宪、萌走泽中。会吴汉攻下胸城，尽获其妻子，宪乃流涕谢其将士曰：“妻子皆已得矣，嗟乎！久苦诸卿。”乃将数十骑夜去，欲从间道归降，而吴汉校尉韩湛追斩宪于方与，方与人黔陵亦斩萌，皆传首洛阳。帝封韩湛为列侯，黔陵为关内侯。帝还京，困幸鲁，使大司空祠孔子焉。

且说耿弇既受命讨张步，乃收集降卒，结部曲，置将吏，一面檄率骑都尉刘歆、太山太守陈俊引兵而东。先是太山豪杰多拥众与张步连兵，吴汉言于帝

曰：“非陈俊莫能定此郡。”于是拜俊太山太守，行大将军事。张步闻之，遣将击俊，战于嬴下，俊大破之，追至济南，遂定太山，后以琅邪未平，徙俊为琅邪太守，领将军如故。俊盖威振青齐云。

却说张步闻龔将至，乃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，又分兵屯祝阿，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之。龔从朝阳桥度河，先击祝阿。自旦攻城，日未中而拔之，故意开围一角，令其众得奔归钟城。钟城人闻祝阿已破，魂飞魄散，遂空壁亡去。龔将进兵历下，闻费邑遣其弟敢分兵守巨里，龔乃令先进兵胁巨里，却使兵众多伐树木，扬言以填塞坑堑。数日，闻费邑谋来救弟，龔因严令军中促修攻城器具，宣敕诸部，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。却阴纵生丁，令得逃归，以龔期告邑。邑大惊，急自将精兵三万余人前来。龔喜，谓诸将曰：“贼中吾计矣。所以修攻具者，欲诱至费邑耳。野兵不击，何以城为。”即分三千人守巨里，自引兵上冈阪，乘高台战，大破之，临阵斩邑，取其首级以示城中。城中凶俱，费敢悉众逃归张步。龔收其积聚，复纵兵击诸未下者，凡平四十余营，遂定济南。

时张步都剧，使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，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淄，相去四十里。龔进军画，居二城之间。龔视西安城小而坚，且蓝兵又精，临淄名虽大，而实易攻，乃敕诸校：“后五日，会集攻打西安。”蓝闻之，晨夜惊守。至期夜半，龔敕诸将皆蓐食，会明至临淄。护军荀梁等争之，以为攻临淄，西安必救之，攻西安，则临淄不能救。宜速攻西安。龔曰：“不然。西安闻吾欲攻之，日夜为备。方自忧，何暇救人？临淄出不意而至，必惊忧，吾攻之一日必拔。拔临淄则西安孤，蓝与步隔绝，必复亡去，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。若先攻西安，不能卒下，顿兵坚城，死伤必多。纵能拔之。蓝必引军还临淄，并兵合势，得以观人虚实。吾深入敌地，后无转输，旬月之间，不战而困矣。”遂攻临淄，半日拔之，入据其城。张蓝闻之，大惧，遂将其众亡归剧。

龔乃下令军中，无得妄掠剧下，待张步至乃取之。步闻大笑曰：“以尤来、大彤十余万众，吾皆就其营而破之。今大耿兵少于彼，又皆疲劳，何足惧哉！”乃与三弟蓝、宏寿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，兵号二十万，至临淄大城东，将攻龔。龔大喜，上书光武曰：“臣据临淄，深堑高垒，张步从剧县来攻，疲劳饥渴，欲进则诱而攻之，欲去则随而击之。臣依营而战，精锐百倍，以逸待劳，以实击虚，旬日之间，步首可获。”于是龔先出淄水上，只见前面尘头大起，突骑便欲上前厮杀，龔曰：“来者必非张步也。”探之，乃是先锋重异。龔急令收回，众大异之，龔曰：“重异易破，吾恐挫其锋，令步不敢进，故示弱以盛其气耳。”乃引归小城，陈兵于内，使刘歆、陈俊分阵于城下。步至，直攻龔营，与刘歆等合战。临淄本齐国所都，小城即齐王宫，中有环台，龔升环

台望之，视歆等战到酣处，乃引突骑冲出，步阵被奔冲为两节，遂大破之。飞箭射中奔股，以剑截之，左右无知者。一场恶战，至夜乃罢。明旦，奔复勒兵出。是时帝在鲁，闻奔为张步所攻，自往救之，未至。陈俊谓奔曰：“剧虏兵盛将勇，可且闭营休士，以须上来。”奔曰：“乘舆且到，臣子当击牛酹酒，以待百官，反欲以贼虏遗君父耶。”乃出兵大战，自旦及昏，复大破之，杀伤无数，沟壑皆满。奔知步困将退，预置左右翼，埋伏以待之。人定时，步果引去，伏兵起纵击，追至钜昧水上，八九十里僵尸相属，收得辎重二千余两。步大败还剧，兄弟各分兵散去。

后数日，车驾至临淄自劳军，郡臣大会。帝谓奔曰：“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，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，此皆齐之西界，功足相方，而韩信袭击已降，将军独拔劲敌，其功乃难于信也。又田横烹酈生，及田横降，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，张步前亦杀伏隆，若步来归，吾当语大司徒，释其怨，又事尤相类也。将军前在南阳，建此大策，常以为落落难合，有志者事竟成也。”帝因进幸剧。奔复追张步，步奔平寿。

却说苏茂任城败后，逃归张步，至是将万余人来救之。因责步曰：“以南阳兵精，延岑善战，而走之。大王奈何往攻其营？且既呼茂，何不能少待耶？”步曰：“负负无可言者。”帝时遣使告步、茂，能相斩降者，封为列侯。步遂斩茂，诣军门，肉袒降。奔传诣行在所，而勒兵入据其城。树十二郡旗鼓，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，众尚十余万，辎重七千余两，皆遣归乡里。奔复引兵至城阳，降五校余党，齐地悉平，振旅还京师。张步三弟，各自系所在狱，诏皆赦之。封步为安邱侯，与妻子居洛阳。为将，凡所平郡四十六，州城三百，未尝挫折焉。

是岁十二月，卢芳自称天子于九原。西州大将军隗嚣遣子恂入侍，交趾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。

六年正月，扬武将军马成等拔舒城，获李宪。宪王莽时为庐江连率，莽败，遂据郡自守。建武三年，自立为天子，置公卿百官，拥九城，众十余万。四年秋，帝拜成扬武将军，督诛虏将军刘隆，振威将军宋登，射声校尉王赏，发会稽、丹阳、九江、六安四郡兵击李宪，围宪于舒。成令诸军各深沟高垒，宪数挑战，成坚壁不出，守之岁余，至是城中食尽，乃攻之。遂屠舒，斩李宪，追击其党羽，尽平江淮地。封成平舒侯，刘隆遣屯田武当，诸将还京师。帝乃大宴功臣，各加赏赐。忽报公孙述遣将在满寇南郡甚急，欲知如何，下回再叙。

## 第二十三回 马援入洛识真主

却说公孙述字子阳，扶风茂陵人。哀帝时为清水长，太守以其能，使兼摄

五县。政事修理，奸盗不发，郡中谓有鬼神。王莽天风中，为导江卒正，居临邛，复有能名。及更始立，豪杰各起其县以应汉，南阳宗成自称虎牙将军，入略汉中。又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县，自称定汉将军，杀王莽庸部牧以应成，众合数万人。述闻之，遣使迎成等。成等至成都，掳掠暴横。述恶之，召县中豪杰谓曰：“天下同苦新室，思刘氏久矣，故闻汉将军到，驰迎道路。今百姓无辜，而妇子系获，室屋烧燔，此寇贼，非义兵也。吾欲保郡自守，以待真主。诸卿欲并力者即留，不欲者便去。”豪杰皆叩头曰：“愿效死”。述于是使人诈称汉使者，假述辅汉将军、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，乃选精兵西击成等，杀之，并其众。

二年秋，更始遣李宝、张忠将军兵万余人徇蜀、汉。述恃其地险众附，有自立志，乃使其弟恢击忠、宝于绵竹，大破走之，由是威振益部，功曹李熊说述曰：“方今四海波荡，匹夫横议，将军割据千里，地十汤武，若奋威德以投天隙，霸王之业成矣。宜改名号，以镇百姓。”述喜，遂自立为蜀王，都成都。民夷皆附之。建武元年，李熊复说述宜称天子。四月，有龙出其府殿中，述以为符瑞，因刻其掌文曰公孙帝。遂自立为天子，弓成家，改元龙兴，民夷皆附之，以弟光为大司马，恢为大司空。遂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，北守南郑，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，东据扞关，于是尽有益州之地。时光武方事山东，未遑西代，述遂大作营垒，会聚甲兵数十万人，积粮汉中，筑宫南郑。及秦丰败，延岑、田戎皆降于述。述乃以岑为大司马，封汝宁王，田戎翼江王。光武谓大中大夫来歙曰：“今西州未附，子阳称帝，道里阻远，诸将方务关东，思西州方略，未知所任，奈何？”歙曰：“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，其人始起，以汉为名。臣愿得奉陛下威命，开以丹青之信，嚣必束手就归，则述自亡之势，不足图也。”帝然之，乃令歙使于西州。

却说隗嚣自更始时亡归天水，复招聚十众，名震西州。建武二年，邓禹裨将冯愔叛禹，西向天水，嚣迎击破之。禹乃承制命嚣为西州大将军，得专制凉州、朔方事。及赤眉去长安，欲西上陇，嚣遣将军杨广迎击，追败之于乌氏、泾阳间。嚣既有功于汉，又受邓禹爵署，其腹心议者多劝通使京师。会来歙至，嚣乃上书诣阙。光武素闻其风声，报以殊礼，言称字，用敌国之仪，所以慰藉之甚厚。时陈仓人吕鲟，拥众数万，与公孙述通，寇三辅。嚣复遣兵，佐冯异击走之，遣使上状。帝报以手书，其略曰：

隔于盗贼，声问不数，将军操执款款，扶倾救危，南距公孙之兵，北御羌胡之乱，是以冯异西征，得以数千百人踣躅三辅。微将军之助，刚咸阳已为他人禽矣。今关系寇贼，往往屯聚，志务广远，多所不暇，未能观兵成都，与子阳角力。如今子阳到汉中、三辅，愿因将军兵马，鼓旗相当。倘肯如言，蒙天



之福，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。管仲曰：“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鲍子。”自今以后，手书相闻，勿用傍人解构之言。云云。

自是恩礼愈笃。其后公孙述数出兵汉中，遣使至天水，以大司空、扶安王印绶授嚣，嚣怒曰：“汉帝且重嚣，子阳乃欲臣我哉！”乃斩其使，出兵击之，连破述军，以故述兵不复北出。时关中将帅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。帝以示嚣，因使讨蜀，以效其信，嚣乃遣长史上书，极言三辅单弱，刘文伯在边，未宜谋蜀。帝知嚣欲持两端，不愿天下统一，于是稍黜其礼，正君臣之仪。

嚣内怀观望，不能决，因使马援入蜀观探。援字文渊，扶风茂陵人，有三兄况、余、员，并有才能。援年十二而孤，少有大志，诸兄奇之。尝师事颖川满昌，受《齐诗》，意不能守章句。而见家用不足，乃辞况就边郡畜牧。况曰：“汝大才，当晚成，良工不示人朴，且从所好。”会况卒，援服丧，三年不离墓所，敬事寡嫂，不冠不入舍。后为郡督邮，送囚至司命府，囚有重罪，援哀怜纵之，自遂亡命北地。遇赦，因留天水牧畜。宾客多归附者，遂役属数百家，转游陇汉间，尝谓宾客曰：“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”因处田牧，至有牛马羊数千头，谷数万斛。既而叹曰：“凡殖货财产，贵其能施赈也，否则守钱虏耳。”乃尽散与昆弟故旧。王莽末，四方兵起，莽从弟卫将军林广招雄俊，乃辟援及同县原涉为掾，荐之于莽，莽以涉为天水太守，援为汉中太守。及莽败，援兄员时为上郡太守，与援俱去郡，夏避地凉州。光武即位，员先诣洛阳，帝遣复原郡，卒于官。援因留西州，隗嚣甚敬重之，以为绥德将军，与决筹策。至是使入蜀探察公孙述消息。

援与述同里闾，素相善，既至，以为当握手欢如平生，而述盛陈陛卫，以延援入，交拜礼毕，使出就馆，更制衣冠。旦日，会百官于宗庙中，立旧交之位，述鸾旗旄骑，警蹕就车，磐折而入，礼飨官属甚盛，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之位。宾客皆乐留蜀，援晓之曰：“天下睢雄未定，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，与图成败，反修饰边幅，如俑人形，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？”因辞归，谓嚣曰：“子阳井底蛙耳，而妄自尊大，不如专意东方。”

四年冬，嚣乃使援奉书洛阳。援至，引见于宣德殿。光武迎笑谓援曰：“卿遨游二帝间，今见卿，使人大惭。”援顿首辞谢，因曰：“当今之世，非独君择臣也，臣亦择君矣。臣与公孙述同县，少相善。臣前至蜀，述陛戟而进臣。臣今远来，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。而简易若是？”帝复笑曰：“卿非刺客，顾说客耳。”援曰：“天下反覆，盗名字者不可胜数。今见陛下，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。乃知帝王自有真也。”帝甚壮之。明年正月，帝使来款持节送援归陇右。隗嚣与援共卧起，问以东方事，援曰：“前到朝廷，上引见数十，每接燕语，自夕至旦，才明勇略，非人所能敌也。且开心见诚，无所隐伏

，阔达多大节，略与高帝同。经学博览，政事文辩，前世无比：”器曰：“卿谓何如高帝？”援曰：“不如也。高帝无可无不可，今上好吏事，动如节度，又不喜饮酒。”器意不悦，曰：“如卿言，反复胜耶？”然雅信援，遂遣长子恂随歙入质。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。

却说器将王元见器专心内事，愤曰：“天下成败未可知也。”遂说器曰：“昔更始西都，四方响应，天下喁喁，谓之太平。一旦败坏，大王几无所措！今南有子阳，北有文伯，江湖海岱，王公十数，而欲牵儒生之说，弃千乘之基，羁旅危国，以求万全，此循覆车之轨，计之不可者也。今天水完富，士马最强，北收西河、上郡，东收三辅之地，按秦旧迹，表里河山。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，此万世一时也。若计不及此，且畜养士马，据隘自守，旷日持久，以待四方之变。图王不成，其弊犹足以霸。要之鱼不可脱于渊，神龙失势，即还与蚯蚓同。”器心然元计，虽遣子入质，犹负险厄，欲专方面。因问于班彪曰：“往者周亡，战国并争，天下分裂，数世然后定。意者纵横之事，复起于今乎？将承运迭兴，在于一人也。愿生试论之。”彪字叔皮，扶风安陵人。性沉重好学，年二十余，避更始之乱，入天水，从器，器素重之。因对曰：“周之废兴，与汉殊异。昔周爵五等，诸侯从政，本根既微，枝叶强大，故其未流有纵横之事，势数然也。汉承秦制，改立郡县，主有专己之威，臣无百年之柄，至于成帝，假借外家，哀平短祚，国嗣三绝，故王氏擅朝，因窃位号。危自上起，伤不及下，是以即真之后，天下莫不引领而叹。十余年间，中外骚扰，远近俱发，假号云合，咸称刘氏，不谋同辞。方今雄杰带州域者，皆无六国世业之资，而百姓讴吟思仰，汉必复兴，已可知矣。”器曰：“生言周汉之势，可也，至于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，而谓汉当复兴，疏矣。昔秦失其鹿，刘季逐而羁之，时民复知汉乎？”彪乃为之著《王命论》以风切之曰：

昔尧之禅舜曰：“天之历数在尔躬。”舜亦以命禹。泊于稷、契，咸佐唐虞，至于汤武，而有天下。刘氏承尧之祚，尧据火德，而汉绍之，有赤帝于之符，故为鬼神所福飨，天下所归往。由是言之，未见运世无本，功德不纪，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。俗见高祖兴于布衣，不达其故，至比天下于逐鹿，幸捷而得之，不知神器有命，可以智力求也。悲夫！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。夫饿殍流隶，饥寒道路，所愿不过一金，然终转死沟壑，何则？贫穷亦有命也。况乎天子之贵，四海之富，神明之祚，可得而妄处哉！故虽遭罹厄会，窃其权柄，勇如信、布，强如梁、籍，成如王莽，然卒润镬伏质，烹醢分裂，又况么■尚不及数子，而欲暗奸天位者乎？昔陈婴之母，以婴家世贫贱，年富亏不祥，止婴勿王。王陵之母，知汉王必碍天下，伏剑而死，以固勉陵。夫以匹妇之

明，犹能推事理之致，探祸福之机，而全宗记于无穷，垂策书于春秋，而况大丈夫之事乎？是故穷达有命，吉凶由人，婴母知废，陵母知兴，审此四者，帝王之分决矣。加之高祖，宽明而仁恕，知人善任使，当食吐哺，纳子房之策，拔足挥洗，揖酈生之说，举韩信于行阵，收陈平于亡命，英雄陈力，群策异举，此高祖之大略，所以成帝业也。若乃灵瑞符应，其事甚众，故淮阴、留侯谓之天授，非人力也。英雄诚知觉悟，超然远览，渊然深识，收陵、婴之明分，绝信、布之覬觐，拒逐鹿之瞽说，审神器之有授。毋贪不可冀，为二母之所笑，则福祚流于子孙，天禄其永终矣。

却说隗嚣矜己饰智，每自比西伯，览班彪之论，心知其是而不能纳。乃与诸将议，欲称王。郑兴曰：“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，尚服事殷。武王八百诸侯，不谋同会，犹还兵待时。高祖征伐累年，犹以沛公行师，今令德虽明，世无宗周之祚，威略虽振，未有高祖之功，而欲举未可之事，昭速祸患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嚣乃止。后又广置职位，以自尊高。郑兴复止嚣曰：“夫中郎将、太中大夫、使持节官，皆王者之器，非人臣所当制也。无益于实，有损于名，非尊上之意也。”嚣病之而止。

兴河南开封人，更始时拜凉州刺史。赤眉入关，兴乃西归隗嚣，而耻为之屈，尝称疾不起。适嚣遣子恂入侍，将行，兴因恂求归葬父母。嚣不听而徙兴舍，益其秩礼。兴入见嚣曰：“前遭赤眉之乱，以将军僚旧，故敢归身明德。今为父母未葬，请乞骸骨。若以增秩徙舍，中更停留，是以亲为饵，无礼甚矣。将军焉用之？”嚣曰：“嚣将不足留故耶？”兴曰：“将军据七郡之地，拥羌故之众，以戴本朝，德莫厚焉，威莫重焉，居则为专命之使，入必为鼎足之臣。兴，从俗者也，不敢深居屏处。因将军求进，不患不达，因将军求入，何患不亲，此兴之计不逆将军者也。兴业为父母请，不可以已，愿留妻子，独归葬亲。”嚣令与妻子俱东。帝徵为大中大夫，于是陇中游士长者，多引去者。

申屠刚，文帝时丞相申屠嘉之后，平帝时为郡功曹。见王莽专政，隔绝帝外家，甚不平之。及举贤良方正，因对策极言其失，中有数语，激切之至，如，“人无贤愚，莫不为怨，奸臣贼子，以之为便，不讳之变，诚难其虑。今之保傅，非古之周公。陛下宜昭然觉悟，而遣使者徵中山太后，置之别宫，令时朝见。又召冯、卫二族，裁与冗职，使得执戟，亲奉宿卫，以防未然之符，以抑祸患之端。上安社稷，下全保傅，内和亲戚，外绝鄙吝。”云云。书奏，莽令元后下诏，使罢归田里。后莽篡位，刚遂避地河西，转入巴蜀，往来二十许年。及是闻隗嚣欲背汉而附公孙述，乃说之曰：“愚闻人所归者，天所与人所畔者，天所去也。伏念本朝躬圣德，举义兵，恭行天罚，所当必摧，诚天之福，非人力也。将军本无尺土，孤立一隅，宜推诚附顺，与朝并力，上应天心

，下酬人望，为国立功，可以永年。嫌疑之事，圣人所绝，以将军之威重，远在千里，动作举措，可不慎欤？今玺书数到，委国归信，欲与将军共同吉凶。布衣相与，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，况于万乘者哉！今何畏何利，久疑如是？猝有非常之变，上负忠孝，下愧当世。夫未至豫言，固常为虚，及其已至，又无所及。是以忠言至谏，希得为用，诚愿反覆愚老之言。”器不纳。

班彪见器不听至言，知其必败，遂避地河西。窦融以为从事，甚礼重之。融字周公，扶风平陵人也。早孤。王莽居摄中，为明义侯王俊司马，随军东击翟义，还攻槐里，以军功封宁武男。女弟为王邑小妻。家长安中，以任侠为名，然事母兄，养弱弟，内修行义。及汉兵起，从王邑败于昆阳。后拜为波水将军，引兵至新丰。莽败，融以军降更始大司马赵萌，萌以为校尉，甚重之，荐为钜鹿太守。融见更始新立，东方尚扰，不欲出关，以累世在河西，知其土俗，因谓兄弟曰：“天下安危未可知。河西殷富，带河为固，张掖属国精兵万骑，一旦缓急，杜绝河津，足以自守，此遗种处也。”兄弟皆然之。融于是日往求萌，辞让钜鹿，图出河西。萌为言更始，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，即将家属而西。既到，抚结雄杰，怀辑羌虏，甚得其欢心，河西翕然归之。时酒泉太守梁统，金城太守庠钩，张掖都尉史苞，酒泉都尉竺曾，敦煌都尉辛彤，并州郡英俊，融皆与厚善。及更始败，融与梁统等计议曰：“今天下扰乱，未知所归，河西斗绝在羌胡中，不同心戮力，则不能自守。权钧力齐，复无以相率，当推一人为大将军，共全五郡，观时变动。”议既定，而各谦让，咸以融世任河西，为吏人所敬向，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。是时武威太守马期，张掖太守任仲，并孤立无党，乃共移书告示之，二人即解印绶去，于是以梁统为武威太守，史苞为张掖太守，竺曾为酒泉太守，辛彤为敦煌太守，庠钩为金城太守。融居属国，领都尉职如故，置从事，监察五郡。

河西民俗质朴，而融等政亦宽和，上下相亲，晏然富殖，修兵马，习战射，明烽燧之警。羌胡犯塞，融辄自将破之，诸郡相救，皆如符要。其后匈奴惩义，稀复侵寇，羌胡皆震服亲附。及光武即位，融等心欲东向，以西河隔远，未能自通。因隗嚣称建武年号，乃从嚣受正朔，嚣皆假其将军印绶。

却说隗嚣外顺人望，内怀异心，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。见窦融，融曰：“前闻晚将军斩子阳之使，复遣子入侍，输诚纳忠，书使往还，恩礼俱笃。近闻用武将之谋，拒士之谏，季孟名七，奈何守志不贞，初终易辙如此哉。”玄笑曰：“将军自审，智足以知来，力足以续绝耶？”融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然则顾以己之不能，责人之能，己之愚，责人之不愚耶？玄请为将军筹之。更始事业已成，寻复亡灭，此一姓不再兴之明验也。今即有所主，便相系属，一旦拘制，自令失柄，后有危殆，虽悔无及。今豪杰竞逐，雌雄未决，当各

据土字，与陇蜀台从，高可为六国，下不失尉佗也。”融不能答，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，其中智者皆曰：“汉承尧运，历数延长。今皇帝姓号，见于图书，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，已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。且以人事论之，今称帝者数人，而洛阳土地最广，甲兵最强，号令最明。观符命而察人事，他姓殆未能当也。”诸郡太守各有宾客，或同或异。融小心精详，与班彪区画，遂决策东向。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。

帝闻河西完富，地接陇蜀，常欲招之，见钧至，欢甚。礼飨毕，乃遣令还，赐融玺书曰：

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，属国都尉：劳镇守边五郡，兵马精强，仓库有蓄，民庶殷富，外则折挫羌胡，内则百姓蒙福。威德流闻，虚心相望，道路隔塞，邑邑何已。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，深知厚意。今益州有公孙子阳，天水有隗将军，方蜀汉相攻，权在将军，举足左右，便有轻重。以此言之，欲相厚岂有量哉！诸事具长史所见，将军所知。王者迭兴，千载一会。欲遂立桓、文，辅微国，当勉卒功业。欲三分鼎足，连衡合纵，亦宜以时定。天下未并，吾与尔绝域，非相吞之国。今之议者，必有任器效尉佗制七郡之计，王者有分上，无分民，自适己事而已。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，便宜辄言。

因授融为凉州牧。玺书既至，河西咸惊，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。融复上书，中云：

前遣刘钧，口陈肝胆。自以底里上露，长无纤介，而玺书盛称蜀汉二主，三分鼎足之权，任器、尉佗之谋，窃自痛伤。臣融虽无识，犹知利害之际，顺逆之分，岂可背真旧之主，事奸伪之人，废忠贞之节，倾覆之事，弃已成之基，求无冀之利。此三者，虽问狂夫，犹知去就，而臣独何以用心。云云。

帝复赐融书，所以慰藉之甚备。

六年春，山东江淮悉平，诸将还京师。三月，公孙述使田戎、任满寇荆州，不克而去。帝积苦兵马之间，以隗器遣子内侍，公孙述亦远据边垂，乃谓诸将曰：“巨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。”因休诸将于洛阳，分军士于河内。后陇蜀虽相继而灭，汉家却伤了数员大将，闹了七年干戈，才得平定，可见一统之不易也。话分两回，下文便见。

## 第二十四回 窦氏请师封两侯

且说光武久于行阵，意殊厌兵，乃数腾书陇、蜀，告示祸福。公孙述亦屡移书中国，自陈符命以惑众。帝乃与述书曰：

图诚言公孙，即宣帝也。代汉者，姓当涂名高，君岂高之身耶？乃复以掌文为瑞，王莽何足效乎？君非吾贼臣乱子，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。君日月已逝，妻子弱小，当早为定计。天下神器，不可力争，宜留三思。

署曰“公孙皇帝”。述不答。

明年，隗嚣称臣于述，述骑都尉平陵荆邯说述曰：“汉高起于行陈之中，兵破身困者数矣。然军散复合，疮愈复战，何则？前死而成功，愈于却就于灭亡也。隗嚣遭遇运会，割有雍州，兵强士附，威加山东。遇更始政乱，复失天下，众庶引领，四方瓦解。嚣不及此时，推危乘胜，以争天下，而退欲为西伯之事，尊师章句，宾友处士，偃武息戈，卑辞事汉，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。今汉帝释关陇之忧，专精东伐，四分天下而有其三，发闻使，名携贰，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，则五分而有四，若举兵天水，必至沮溃，天水既定，则九分而有其八。陛下以梁州之地，内奉万乘，外给三军，百姓愁困，不堪上命，将有王氏自溃之变。臣之愚计，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，豪杰尚可招诱，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，令田戎据江陵，临江南之会，倚巫山之固，筑垒坚守。传檄吴、楚，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。令延岑出汉中，定三辅，天水、陇西拱手自服。如此则海内震摇，冀有大利。”述以问群臣，博士吴柱曰：“昔武王伐殷，先观兵孟津，八百诸侯不期同辞，然犹还师以待天命。未闻无左右之助，而欲出师千里之外，以广封疆者也。”邯曰：“今东帝无尺土之柄，驱乌合之众，跨马陷敌，所向辄平，不亟乘时与之分功，而坐谈武王之说，是效隗嚣欲为西伯也。”述听邯言，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，使延岑、田戎分出两道，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。蜀人及述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十里之外，决成败于一举，固争之。述乃止。延岑、田戎亦数请兵立功，述终疑不听，唯公孙氏得任事。述性苛细，察于小事，敢诛杀而不见大体，立其两子为王，各食数县。或谏曰：“成败未可知，戎士暴露，而连王皇子，示无大志，不可。”述不从，由此大臣皆怨。

却说光武素闻隗嚣能得士，常称嚣为长者，务欲招之，会公孙述寇南郡，乃诏嚣当从天水伐蜀。嚣上言白水险阻，栈阁绝败。帝知其终不为用，叵欲讨之。适征西大将军冯异自长安入朝，引见，帝大喜，谓公卿曰：“是我起兵时主簿也。为吾披荆棘，定关中。”顾异曰：“仓卒无簋亭豆粥，滹沱河麦饭，厚意久不报。”异稽首谢曰：“臣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，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。”帝是之。既罢，使中黄门赐以珍宝、衣服、钱帛，后数引宴见，与定义图蜀。留十余日，令与妻子还西。

夏四月丙子，上行幸长安，谒园陵。诏虎牙大将军祭遵及、盖延、王常、马武、刘歆、刘尚，从陇道伐蜀。先使中郎将来歆，奉玺书赐嚣谕旨。嚣犹豫不决，歆愤曰：“国家以君知臧否，晓废兴，故以手书畅意。足下推忠诚，既以伯春委质，而又用佞惑之言，为灭族之计耶？”因欲前刺嚣，嚣起入部，勒兵杀歆，歆随杖节就车而去。嚣使牛邯将兵围之，必杀歆，嚣将王遵急谏曰

：“不可，君叔虽单车远使，而陛下之外兄也，杀之无损于汉，而益上怒，昔宋执楚使，遂有析骸易子之祸。小国犹不可辱，况于万乘之主，重以伯春之命哉。”歙为人有信义，言行不违，及往来游说，皆可案覆，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，多为其言，故得免而东归。

五月，隗嚣遂发兵反，使王元据陇抵，伐木塞道。诸将因与嚣战，汉将仰面争雄，陇兵顺步冲敌，势如山压，汉兵大败，急退，嚣众追杀下来。马武督后队正进，只见前军败回，武急选精骑千余，让过败军，迎上陇去。嚣正追来，马武怒发，一枝画戟，飞入嚣阵，如电掣雷轰，所选精骑随着砍杀。武偏只望人多兵厚处杀去，不一时间，杀人数千，嚣众大溃，武乃从容下陇。光武闻之，乃曰：“嚣占地利，故是劲敌，当徐图之耳。”于是下诏着军漆，冯异军栒邑，祭遵军汧，吴汉、盖延等还屯长安。

却说冯异引军未至栒邑。隗嚣乘胜，使王元、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，分遣巡取栒邑。异闻之，即驰兵欲先据之。诸将曰：“虏兵盛而乘胜，不可与争锋，宜军便地，徐思方略。”异曰：“虏兵临境，惯习小利，且欲深入。若令得栒邑，则三辅动摇矣，是吾忧也，夫攻者不足，守者有余，今先据城，以逸待劳，非所以争也。”潜往闭城，偃旗息鼓。行巡不知，驰赴之。异乘其不意，猝然击鼓建旗而出，巡军惊乱奔走，迫击数十里，大破之，祭遵亦破王元于汧。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叛隗嚣来降。异乃上书言状，不敢自伐。诸将或欲分其功，帝乃下玺书褒奖异功，而赐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殓。令大司马以下亲吊死问疾，以崇谦让。于是使异进军义渠，并领北地太守事。青山胡肥头小卿率万余人降异。时卢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，异击破之。上郡、安定皆降。异复领安定太守事。

卢芳，安定三水人也。工莽时，天下咸思汉德，芳由是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，诬惑安定间。莽未，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。后更始败，三水豪杰以芳为刘氏子孙，宜承宗庙，乃立芳为西平王，使使与西羌、匈奴结和亲。单于曰：“匈奴本与汉约为兄弟，后匈奴中衰，呼韩邪单于归汉，汉为发兵拥护，世世称臣。今汉中绝，刘氏来归，我亦当立之，令尊事我。”乃发数千骑迎芳入匈奴，立芳为汉帝。建武五年，李兴、闵堪等引兵至单于庭，迎芳入塞，都于九原县。掠有五原、朔方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五郡，并置守令，与胡通兵，侵苦北边焉。

且说河西窦融闻隗嚣反，乃与嚣书，责让之曰：

伏惟将军国富政修，士兵怀附，亲遇厄会之际，国家不利之时，守节不回，承事本朝，后遣伯春委身于国，无疑之诚，于斯有效。融等所以欣服高义，愿从役于将军者，良为此也。而忿之愆间，改节易图，君臣分争，上下接兵

。委成功，造难就，去从议，为横谋，百年累之，一朝毁之，岂不惜乎！殆执事者贪功建谋，以至于此，融实痛之。当今西州，地势局迫，人兵离散，易以辅人，难以自建。计若失路不反，闻道犹迷，不南合子阳，则北入文伯耳。夫负虚交而易强御，恃远救而轻近敌，未见其利也。融闻智者不危众以举事，仁者不违义以要功。今以小敌大，于众何如？弃子徼功，于义何如？且初事本朝，稽首北面，忠臣节也，及遣伯春，垂涕相送，慈父恩也，俄而背之，谓吏士何？忍而弃之，谓留子何？自起兵以来，转相攻击，城郭皆为邱墟，生人转于沟壑，今其存者，非锋刃之余，则流亡之孤，迄今伤痍之耻未愈，哭泣之声尚闻，幸赖天运少还，而将军复重其难，是使积痾得遂瘳，幼孤将复流离，言之可为酸鼻，庸人且犹不忍，况君者乎！融闻为忠甚易，得宜实难。忧人太过，以德取怨，且以言获罪也，区区所献，唯将军省焉。

嚣得书，不能纳。窦融怒曰：“善言不入，是所谓下愚不移也。”乃与五郡太守，共砥厉兵马，上疏请师期。即与诸郡守将兵入金城，击嚣党先零羌封何等，大破之。梁统恐众心犹有疑惑，使人刺杀张玄。因并河扬威武，伺候车驾，时大兵未进，融乃引还。

五月辛未，帝下诏曰：“惟天水、陇西、安定、北地吏人为隗嚣所圭误者，又三辅遭难赤眉，有犯法不道者，自殊死以下，皆赦除之。”六月，以具官吏职繁多，诏各部条奏置长吏可并合者，于是并省四百余县。

却说马援既归光武，以三辅地旷土沃，而相随宾客猥多，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，帝许之。会嚣用王元计，欲贰于汉，援数以书责譬之。嚣怨援背己，得书增怒，竟发兵拒汉。援乃上疏求诣行在所，极陈灭嚣之术。帝乃召援计事，援具言谋画。因使援将突骑五千，往来游说嚣将高峻、任禹之属，下及羌豪，为陈祸福，以离嚣支党，又为书与嚣将杨广，使劝嚣勿反，广不答。其书恺切动人，篇长未录。六年秋，延岑欲出汉中，遣前将军李通领侯进、王霸等十营击之，大胜。公孙述遣兵赴救，通等与战于西城，破之。

初隗嚣以地占形胜，国富民附，歆王元之说，据陇坻以拒汉。及王元、行巡之败，稍识山东智勇，接闻冯异击破贾览、李通战胜延岑，遂惶惑忧惧。上书谢过曰：

吏人闻大兵卒至，惊恐自救，臣嚣不能禁止。兵有大利，不敢废臣子之节，亲自追还。昔虞舜事父，大杖则走，小杖则受，臣虽不敏，敢忘斯义。今臣之事，在于本朝，赐死则死，加刑则刑。如更得洗心，死骨不朽。

有司官以嚣言慢，请诛其子。帝不忍，复使来歙至汧，赐嚣书曰：

昔柴将军云：陛下宽仁，诸侯虽有亡叛而后归，辄复位号，不诛也，以嚣文吏，晓义理，故复赐书。个若束手，复遣恂弟归阙庭者，则爵禄获全，有浩



大之福矣。吾年垂四十，在兵中十岁，厌浮语虚辞，即不欲，勿报。

器知帝审其诈，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。七年三月，述以器为朔宁王，遣兵往来，为之援势。

秋，隗嚣将步骑三万侵安定，至阴槃，冯异率诸将拒之。器又令别将下陇，攻祭遵于汧，皆不得利，乃引还。帝因令来歙以书招王遵，遵乃与家属东诣京师，拜为大中大夫，封向义侯。遵字子春，霸陵人也。父为上郡太守。遵少豪侠，有才辩，虽与器举兵，而常有归汉意。尝谓来歙曰：“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，岂要爵禄哉！先君蒙汉厚恩，思效万分耳。”数劝器遣子入侍。前后辞谏切甚，器不从，故去焉。

八年春，来敏与祭遵袭略阳，遵路中病还，乃分精兵随歙，合二千余人，伐山开道，从番须、回中径至略阳，斩器守将金梁，因保其城。器大惊曰：“何其神也。”帝闻得略阳，甚喜曰：“略阳，器所依阻，心腹已坏，则制其支体易矣。”吴汉等诸将闻歙据略阳，各引兵驰赴之。帝急遣人分头追诸将还，曰：“器失所恃，亡其要城，势必悉以精锐来攻。旷日久围，而城不拔，士卒顿敝，乃可乘危而进也。”隗嚣果使王元拒陇坻，行巡守番须口，王孟塞鸡头道，牛邯军瓦亭，器自悉其大众数万人围略阳。公孙述遣将李育、田弇引兵助器。斩山筑堤，激水灌城。来歙与将士固死坚守，矢尽，发屋断木以为兵器。器尽锐攻之，累月不能下。

夏闰四月，帝召吴汉、盖延、王霸、马成、寇恂，上自将征隗嚣。光禄勋汝南郭宪谏曰：“东方初定，未可远征。”帝不从，宪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鞅，卒不听。西至漆，诸将亦多以王师之重，不宜远入险阻，计允豫未决。帝先已召马援，会授夜至，帝大喜引入，具以群议质之。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，兵进有必破之状。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，指画形势，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，分析曲折，昭然可晓。帝曰：“虏在吾目中矣。”明旦遂进军至第一。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，辎重五千余辆，与大军会。是时军旅草创，诸将朝会礼容多不肃，融先遣从事问会见仪。帝闻而善之，以宣告百僚，乃置酒高会，待融等以殊礼。遂共进军，分数道上陇。使王遵以书招牛邯，下之。邯字孺卿，狄道人，有勇力，才气雄于边垂，帝拜邯大中大夫。于是器大将十三人，属县十六，众十六余万皆降。王元入蜀求救，器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，而田弇、李育保上邦。略阳围解。帝劳赐来歙，班坐绝席，在诸将之右，赐歙妻缣千疋。进幸上邦，诏告器曰：“若束手自诣，父子相见，保无他也。高皇帝云：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侯。若遂欲为黥布者，亦自任也。”器终不降。于是诛其子恂，而使吴汉、岑彭围西城，盖延围上邦。帝嘉窦融功，以四县封之，力安丰侯，弟友为显亲侯，及五郡太守，皆封列侯，遣西还所

镇。融以久专方面，惧不自安，数上书求代。诏报曰：“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。数执谦退，何不晓人意？勉循士民，无擅离部曲。”

却说吴汉、等攻打西城、上邦两处。杨广等固守，急切不能下。帝正沈思方略，忽闻颍州盗贼蜂起，寇没属县，河东守兵亦叛，京师骚动，羽书雪片般纷纷不绝。帝大惊曰：“吾悔不用郭子横之言。”急传命将士，车驾东发。赐岑彭等书曰：“两城若下，便可将兵南击蜀虏。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陇，复望蜀。每一发兵，头须为白。”八月，帝自上邦，晨夜东驰。九月乙卯，至洛阳。庚申，帝驾亲征，军兵浩荡，往颍川进发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下文再为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扫陇西三将殒命

前为颍川太守者，昌平寇恂也。先治河内，大得人心。建武二年，坐系考上书者免官。其时颍川人严终为寇，以是复拜恂颍川太守，与破奸将军侯进，俱击之，数月平定。封恂雍奴侯，邑万户。三年，遣使者就拜为汝南太守，扫除盗贼，郡中无事。恂素好学，乃修乡校，教生徒，聘能为《左氏春秋》音，亲受学焉。七年，代朱浮为执金吾。明年，从车驾击隗嚣，而颍川盗贼群起，帝乃引军还，谓恂曰：“颍川迫近京师，当以时定。惟念独卿能平之耳。然从九卿复出，以忧国可知也。”恂对曰：“颍川剽轻，闻陛下远逾阻险，有事陇、蜀，故狂狡乘间相诖误耳。如闻乘舆南向，贼必惶怖归死。臣愿执锐前驱。”即日车驾南征，恂从至颍川，盗贼悉降，百姓遮道曰：“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。”乃留恂长社，镇抚吏民，受纳余降。

车驾将还，忽报东郡济阴地方，盗贼群起。帝遣大司空李通，横野大将军王常率兵击之。帝有所省，复遣使拜东光侯耿纯为大中大夫，使与大兵会于东郡。先是真定王刘扬谋不轨，造作讖记，交通绵曼贼。纯用计诛之，真定震怖，无敢动者。纯还京师，自请曰：“臣本吏家子孙，幸遭大汉复兴，圣帝受命，各位列将，爵为通侯。天下略定，臣无所用志，愿试治一郡，尽力自效。”帝笑曰：“卿既治武，复欲修文耶。”乃拜纯为东郡太守。时东郡未平，纯视事数月，盗贼清宁。后尝将兵击太山、济南及平原贼，皆平之。纯居东郡四岁，以事坐免。后从击董宪，道过东郡，百姓老小数千，随车驾泣涕曰：“愿复得耿君。”帝谓公卿曰：“纯年少被甲胄为军吏耳，治郡乃能见思若是乎？”六年，上令诸侯就国。纯先封耿乡侯，乃上书自陈：“前在东郡，案诛涿郡太守朱英亲属。今国属涿，诚不自安。”诏报曰：“侯前奉公行法，朱英久吏，晓知义理，何当以公事相是非。然已更择国土，令侯无介然之忧。”乃更封纯为东光侯。到国，吊死问病，民爱敬之。帝因颍川服寇君，忽忆东郡百姓思耿君正同，故已遣将，复调纯会东郡也。郡闻纯入界，盗贼九千余人，皆诣纯降，大兵不战而还。玺书复以纯为东郡太守，吏民悦服。

九月戊寅，车驾至洛。公卿奏安邱侯张步将妻子逃去，踰探寻奔临淮一路，已檄要地侦缉，尚无确耗。帝笑曰：“此固不能安享富贵者，行当就擒耳。”言未已，有司奏徐州申报，叛侯张步逃奔临淮，与弟宏、蓝招其故众，欲乘船入海，琅邪太守陈俊追击斩之。帝即赐俊玺书曰：“将军元勋大著，威震青、徐，有警，得专征之。”后俊得抚贫弱，表有义，检制军吏，不得与郡县相干，百姓歌颂之。数上书自请，愿奋击陇蜀。诏报曰：“东州新平，大将军之功也。负海猾夏，盗贼之处，国家以为重忧，且勉镇抚之。”

先是帝思陇西虽降，噐众犹多，兼之陇、蜀有唇齿之忧，子阳势必力助，平之未有时日。乃下书敕吴汉曰：“诸部甲卒，新旧凡数十万，但坐费粮食耳。若有逃亡，则沮败众心，宜悉罢之。”敕到，汉等贪并力攻噐，犹豫不能遣，日复一日，粮食渐少，吏士疲役，逃亡果多，汉等心慌。十一月，噐将杨广死，隗噐穷困无策，汉等攻打益急。其大将王捷别在戎邱，登城呼汉军曰：“为隍王城守者，皆必死无二心。愿诸军悉罢，捷请自杀以明之。”遂自刎死。汉兵见之嗟异。汉大声喝曰：“此辈不达天时，罔识帝德，始既误投其主，久复自任其愚，不能迁善，九死滋愧。汝众稍有知识，亟当开城纳顺，帝德汪洋，永保乐佚。”只见城头上沸反声喊：“宁死不降。”吴汉大怒，噯的一声，城上一人早已仰翻着箭。汉士卒一拥前攻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只得退回。

却说各处城池虽小，却死守不能下。岑彭乃令军士运土，筑截各处山谷，激壅谷水，以灌西城。城未没，只丈余，噐众大惊曰：“今番尽为鱼鳖矣。”噐大哭，与妻子决别，欲自尽，左右救劝不住。忽听得城外金鼓齐鸣，喊杀连天，众急拥噐上敌楼眺望，原来是王元、行巡、周宗将蜀救兵五千余人，乘高卒至，鼓噪大呼百万之众方至。汉军大惊，未及成阵。王元等决开木围，舍死恶战，遂得入城，迎噐归冀。时吴汉军食尽，乃烧去辎重，引兵下陇，盖延、亦相随之退。噐闻之，率众紧迫，逼入汉营。却恼了一位大将，持偃月刀，飞马直入噐阵，大骂：“败虏敢尔耶！”刀起处，早已纷纷人头落地。噐众正在兴头，突然遇那天神般将横冲直撞，刀如疾电，马若怒龙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噐阵中一员大将，拍马赶来赴敌，才一合，大刀过处，连人带马，分为四段，噐众大惊曰：“汉将中有此人，吾属无瞧类矣。”遂纷纷然，各自逃生。那将犹砍杀不休，一时间，尸横遍地，其跌压践踏未死者，到处蠕蠕然惨目。直追杀十数里，然后一饷如云，腾回本阵。是谁？乃岑彭也。于是清将乃得全军东归。惟祭遵屯汧不退，吴汉等复屯长安，岑彭还津乡。而安定、北地、天水、陇西、复反归噐矣。

校尉温序为噐将苟宇所获，欲降之。序怒，以节挝杀数人，伏剑而死。从事王忠持其丧归洛阳。帝曰：“此吴汉违吾敕，遂弃前功也。”赐温序冢地

，拜其三子为郎，诏书赐祭遵缣曰：“将军连年距难，众却独留，功劳烂然。兵退无宿戒，粮食不豫具，今乃调度，恐力不堪。国家知将军不易，亦不遗力。今送缣千匹，以赐吏士。”

却说祭遵自春间进攻略阳，途中得病而回。至是诸将悉退，独遵留汧，兵粮不足，遵日夜操心军务，病益加重。九年春正月，遂薨于军。帝闻大惊，一面诏冯异守征虏将军，并将其营。遵丧至河南县，诏百官先会丧所，而车驾素服临之，望哭哀恸。还幸城门，阅过丧车，瞻望涕泣不能已，丧礼成，复亲祠以太牢。诏大长秋、谒者、河南尹护丧事，大司农给费至葬，车驾复临，赠以将军、侯印绶，朱轮容车，遣校尉发骑士四百人，被元甲兜鍪，兵车军阵送葬。谥曰成侯。既葬，车驾复临其坟，存见夫人室家。遵为廉约小心，克己奉公，赏赐辄尽与士卒，家无私财，身衣韦裤布被，夫人裳不加缘。帝以是重焉。遵无子，同产兄午，娶妾送之，遵以身任于国，军兵未靖，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，乃使人逆而不受。临死遗诫，牛车载丧，薄葬洛阳。问以家事，终无所言。其为将军，取士皆用儒术，对酒设乐，必雅歌投壶，又建为孔子立后，奏置五经大夫。虽在军旅，不忘俎豆，可谓好礼悦乐，守死善道者也。其后会朝，帝每叹曰：“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？”其见思如此。

且说隗嚣经岑彭一场恶战，惊吓成病。及祭遵死，闻冯异并其军，嚣将吏数惊。冯异军至，嚣卧病不得食。至出城餐糗糒，会有传说祭遵丧葬之荣，汉帝哭泣之哀者，津津不置。嚣闻之，悲愤而死。王莽末，天水童谣曰：“出吴门，望缁群，见一蹇人，人言欲上天。今天可上，地上安得人？”时嚣初起兵于天水，后意稍广，欲为天子，遂遭破灭。嚣少病蹇，故云。嚣既死，王元、周宗立嚣少子纯为王，总兵据冀。公孙述遣将赵匡、田弇助纯。

光武闻之，诏冯异复行天水太守事，令攻赵匡等。久不能拔，诸将欲且还休兵，异固持不动。秋八月，诏来歙率冯异、盖延、马成、刘尚入天水协攻赵匡、田弇等。于是诸将分击各部，循安定、北地诸营保，盖延西击街泉、略阳、清水诸屯聚，马成同刘尚合破河池、武都。赵匡等告急文书，纷纷往益州取救，蜀地震恐。时王元降蜀，因说公孙述遣田戎、任满、程汎将兵下江关，元与领军环安拒河池。

却说荆江一带乃岑彭之所经理。初，彭攻破秦丰、田戎，南方悉定，以将代蜀汉，而川谷水险，难于漕运，乃留威虏将军冯骏军江州，都尉田鸿军夷陵，领军李玄军夷道，自引兵还屯津乡。津乡，当荆、扬之咽喉也。建武八年，彭引兵从车驾，破天水。彭壅谷水灌西城，会汉军食尽而退，复还津乡。

且说在满、田戎，皆智勇宿将。且荆南是其昔日巢窟，地势远近险易，尤了然心目，此时将数万精兵，乘箬筏而下江关，真是势如破竹，数月之间，冯

骏及田鸿、李玄等，俱战败，夷道、夷陵尽失，贼据荆门、虎牙，此处江水所出，荆门山在南，上合下开，其状似门，虎牙山在北，石壁之色红白相间类牙，故有此名。此二山，楚之西塞，极为险要。岑彭初闻田戎等下江关，使大惊曰：“南郡不保矣！昔狐惊鼠窜之日，破之犹费数载之功。今挟全蜀之势，拥精锐之众，实为劲敌。”一面上奏，一面调拨各路机宜。及引兵到来，只见横江搭起浮桥斗楼，满江欂柱，拦绝水道，贼营扎于山上。彭水旱不能进，几次设计攻打，反为所败，只得拒住江面各路隘口，加意提防，却日夜督造直进楼船、露橈冒突数千艘，以待救到大进。

却说光武得奏，正要遣将助彭，忽报卢芳结连匈奴，寇边甚急。帝曰：“荆楚有岑彭在，寇谅不能深入。且置之。”于是遣吴汉率王霸、王常、朱祐、侯进等五将军，将兵五万余人击之。军次高柳，芳将贾览、闵堪迎战，大败。会大雨，而匈奴救至，汉兵反为所挫。帝闻之，料芳非时日可克，乃召吴汉还洛阳。令朱祐屯常山，王常屯涿郡，侯进屯渔阳，拜王霸为上谷太守，领屯兵，得捕击胡虏，无拘郡界。

而冯异攻击赵匡、田弇等且一年矣，皆斩之。马成、刘尚已破河池，遂平武都。盖延俱建功，扫平各部。因合兵共攻冀，数月不能拔，众欲且还休兵，以观其变，异固持不动，常为军前锋。十年夏，与诸将攻落门，未拔。异病发，薨于军。帝闻报大恻，谥之曰节侯。长子彰嗣。明年，帝思异功，复封彰弟诩为析乡侯。异既薨，来歙等攻贼益力。

时高平未下，率太中大夫窦士，武威太守梁统等围之，不拔。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万人，据高平、第一。帝使马援招降峻，由是河西道开。来歙承制拜峻通路将军，封关内侯。后吴汉军退，天水诸郡尽失。峻复逃归，助嚣拒陇坻。及嚣死，峻据高平，畏诛坚守不下。

帝怒，入关将自征之。乃徵渔阳太守郭伋，拜颖川太守，而召寇恂从征陇州。时颖川贼事未净，伋召见辞谒，帝劳之曰：“贤太守去帝城不远，河润九里，冀京师并蒙福也。君虽精于追捕，而山道险厄，自斗当一士耳，深宜慎之。”伋到郡，招怀山贼阳夏赵宏、襄城召吴等数百人，皆束手诣仅降，悉遣归附农。后宏、吴等党与闻汲威信，远自江南，或从幽、冀，不期俱降，骆驿不绝云。

恂至长安，谏帝曰：“长安道里居中，应接近便，安定、陇西必怀震惧。此从容一处，可制四方也。今士马疲倦，方履险阻，非万乘之固汧，前年颖川可为至戒。”帝不从，进军用汧。峻犹不下。帝议遣使降之，乃谓恂曰：“卿前止吾此行，今将烦卿，若峻不降，即引等五营击之。”恂奉玺书至第一，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，辞理不屈。恂怒将诛文，诸将谏曰：“高峻精兵万余人

，率多强弩，西遮陇道，连年不下。今欲降之，而反戮其使，无乃不可乎？”恂不应，遂斩之。遣其副归告竣曰：“军师天礼，已戮之矣。欲降急降，不降固守。”竣惶恐，即日开城门降，诸将皆贺，因曰：“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，何也？”恂曰：“皇甫文，竣之腹心，其所取计者也。今来辞意不屈，必无降心。全之，则文得其计，杀之，则竣亡其胆，是以降耳。”诸将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遂传竣还洛阳。

十月，来歙、等攻破落门，周宗、行巡、苟宇、赵恢等将隗纯降。宗、恢及诸隗分徙京师以东，纯与巡、字徒宏农。陇右既平，西羌犹为患。自王莽末，羌虏多背叛，遂入居塞内，金城属县，多为虏有。而隗嚣招怀其酋豪，遂得为用。及嚣死后，五溪、先零诸种，数为寇掠，皆营塹自守，州郡不能讨。来歙乃大修攻具，率盖延、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，进击羌于金城，大破之，斩首虏数千人，获牛羊万余头，谷数十万斛。时大饥，流离相望，歙乃倾仓廩，转运诸县，以赈赡之。于是陇右遂安，而凉州流通焉。歙复奏言，陇西侵残，非马援莫能定。十一年夏，玺书拜援陇西太守。歙乃与盖延、马成进攻王元、环安于河池、下辩，陷之，乘胜遂进。蜀人大惧，使刺客刺歙。未殊死，驰召盖延至，见歙利刃插入肋中，惊伏悲哀，不能仰视。歙叱曰：“虎牙何敢如此？今使者中刺客，无以报国，故呼巨卿，欲相属以军事，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？刃虽在身，不能勒兵斩公耶？”延收泪强起，受所诫嘱，歙复自书表曰：

臣夜入定后，为贼所伤，中臣要害。臣不敢自惜，诚恨奉职不称，以为朝廷羞。夫理国以得贤为本，太中大夫段襄，骨鲠可任，愿陛下裁察。又臣兄弟不肖，终恐被罪，望陛下哀怜，数赐教督。

投笔抽刃而绝。帝闻大惊，省书揽涕不止。乃使太中大夫赠歙中郎将、征羌侯印绶，谥曰节侯，谒者护丧事。丧还洛阳，乘輿缟素临吊送葬。子褒嗣侯。帝嘉歙忠节，十三年，复封歙弟由为宜西侯。《后汉书》论曰：

世称来君叔天下信士，夫专使乎二国之间，岂厌诈谋哉！而能独以信称者，良其诚心在乎使两义俱安，而已不私其功也。

且说此刺客乃环安所遣也。王元遂欲乘丧复河池，安曰：“东将才能愈出愈奇，全陇之盛，犹不足以当之，况残败之余。而马成、刘尚智勇足备，岂易争锋？”忽报盖延病回长安，又闻朝廷遣大司马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，辅威将军臧宫，骁骑将军刘歆，发南阳、武陵、南郡兵以助岑彭灭蜀。又发桂阳、零陵、长沙委输棹卒六万余人，骑五千疋，皆会荆门。任满等大败，环安等遂归蜀，王元往助延岑。伐蜀胜负，下文分说。

## 第二十六回 灭子阳全蜀归心

建武九年，公孙述遣其将任满、田戎、程汎大下江关，击破冯骏等，据住

荆门。岑彭兵少，数攻不利，于是大造战船、攻具，以待援兵到来。至十一年春，帝遣岑彭与吴汉及臧宫、刘隆、刘歆发南阳、武陵、南郡兵，又发桂阳、零陵、长沙水兵，皆会集荆门。时江中欂柱密布，岑彭乃同吴汉等沿江远远相度形势，吴汉曰：“似此水道横绝，无用武之地，兵多止费粮谷耳。当暂罢三郡蜀卒，俟隙观变，再行调取。”彭岑曰：“蜀兵势盛，我兵既集，不乘势以规进取，而复遣去，不益长寇志，而阻士心乎？”汉必欲罢之，彭乃上书言状。帝报彭书曰：“大司马习用步骑，不晓水战。荆门之事，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。”

彭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。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。时东风大起，彭大喜曰：“此天助也。”因与鲁奇各领露橈冒突百艘，各带攻具，扬帆西进。露橈者，谓露橈在外，人在船中，触冒而冲突也。鲁奇领令，开船先进，只见帆饱流急，雪浪喷空，船去如弩箭离弦，顷刻将抵浮桥。正待直冲而进，却是作怪，那船只在江中摇摆不得上。而斗楼上任满等早已望见，楼上弩弓密布，桥下战船一字摆开杀下，虽非顺风，却是顺水，摇动摧舢橹，纷纷迎来。鲁奇大惊，吩咐各船齐用劲弩，发火炬焚桥，自却舍命恶战，枪挑落水者，不计其数。任满正在斗楼指挥兵将，只见人炬如流星般飞来，一刻之间，楼桥俱着，吓得蜀将火急逃生不及，时风怒火盛，只听得轰天价一声响，桥楼崩坍。先是鲁奇船不得动，原来是欂柱上的反把钩，奇使善泅者入水，尽去其欂柱，此时岑彭亦到，于是数百号冒突楼船，顺风并进、蜀兵大乱，溺死者数千人。这一场大战，斩了任满，生擒程汎。只逃走田戎，却保守江州去了。

于是岑彭表上刘隆为南郡太守，自率臧宫、刘歆等长驱入江关，而下令军中，无得掳掠。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。彭每亲见诸耆老，为言大汉哀愍巴蜀，久见虏役，故与师远伐，以讨有罪，为人除害，让不受其牛酒。百姓皆大喜悦，争开门降。彭到江州，以田戎粮食多，难以卒拔，乃留冯骏守之，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，攻破平曲，收其米数十万石。

时公孙述大惧，乃使延岑、吕鲮、王元及其弟恢，领倾国之兵，拒住广汉及资中，又遣侯丹率二万人拒黄石。岑彭探听的实，乃多张疑兵，使护军杨翕与臧宫拒延岑等，自却分兵浮江下还江州，溯成都江而上，袭击侯丹，大破之。因日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，径拔武阳。使精骑驰上广都，离成都数十里，势若风雨，所至皆奔散。公孙述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吾以大兵拒广汉，乃绕出延岑军后，是何神也！”

先是六月，述将环安遣人刺杀中郎将来歙，帝乃自将大兵征蜀。七月，次长安。八月，岑彭破侯丹于黄石。时臧宫将降卒数万于广汉间，粮少，转输不至，降者皆欲散畔，所得郡邑，复各保聚，观望成败。宫彷徨无措，欲引还

，恐为所反。会帝遣谒者将兵诣岑彭，有马七百疋。宫大喜，乃矫制取以自益，因日夜进兵，多张旗帜，登山鼓噪，右步左骑，挟船而引，呼声动山谷。延岑不意汉兵骤至，登山望之，大震恐。宫因从击，大破之，斩首无算，溺死者万余人，水为之浊流。延岑逃得性命，奔往成都，其众悉降，尽获其兵马珍宝，自是乘胜追杀。时王元人马屯扎平阳乡，臧宫一到，元已魂飞魄散，举众归降。遂进拔绵竹，破涪城，斩公孙述弟恢。复攻拔繁、郫。前后收得节五，印绶千八百，全蜀震恐。

帝欲降述，乃与述书，陈言祸福。述省书叹息，以示所亲常少、张隆，隆、少皆劝降，述曰：“废兴，命也。岂有降天子哉。”左右莫敢复言。领军环安进曰：“汉将中只岑彭一人难敌耳。追田戎于夷陵，拒隗嚣于陇坻，蜀人至今胆寒。”述笑曰：“犹强于来君叔哉！”

却说岑彭既拔武阳，闻臧宫已破涪城，吴汉将南阳兵溯江而上，亦将到，喜曰：“灭蜀可克期矣。”遂拔营前进。有成都亡奴来降，云述得帝书，光禄勋张隆，太常常少劝述降，述无降意，大臣皆怨，日夜离叛。岑信之，留于帐下，会日暮驻营，询地名，曰：“彭亡。”彭恶之，以日暮未便他徙。夜半，营中有警巡营，见有黑影瞥如飞鸟，出投西去，追之莫及。传入中军，彭已被刺死。监军郑兴大惊，不候天明，急领全营东退，以授吴汉，而武阳一带复失。彭持军整齐，所过秋毫无犯。邓谷王任贵闻彭威信，越数千里遣使迎降。会彭已薨，帝尽以任贵所献，赐彭妻子，谥曰壮侯。蜀人怜之，为立庙武阳，岁时祠焉。子遵嗣，徙封细阳侯。

吴汉稍休士卒，复率兵进。十二年正月，与蜀将魏党、公孙永战于渔涪津，大破之，遂围武阳。述遣子婿史兴将五千人救之。汉迎击兴，尽殄其众，因入犍为界。诸县皆城守，汉乃进军攻广都，拔之。时秋七月也，威虏将军冯峻已拔江州，生擒田戎。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。汉闻各路兵俱到，乃遣轻骑烧成都市桥。帝驰书戒汉曰：“成都十余万众，不可轻也，但坚据广都，待其来攻，勿与争锋。若不敢来，公转营迫之，须其力疲，乃可击也。”汉不听，乃自将步骑二万余人，进逼成都。去城十余里，阻江北为营，作浮桥，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，相去二十里。帝闻之大惊，责汉曰：“比敕公于条万端，何意临事悖乱，既轻敌深入，又与尚别营，事有缓急，不复相及。贼若出兵缀公，以大众攻尚，尚破，公既败矣。幸无他者，急引兵还广都。”此诏未到，述果使其将谢丰、袁吉将众十余万，分为二十余营，并出攻汉，使别将将万余人，劫刘尚，令不得相救。汉与大战一日，兵败走入壁，丰因围之。汉乃召诸集帐下曰：“吾共诸君逾越险阻，转战于里，所在斩获，遂深入敌地，至其城下。而今与刘尚两处受围，势既不接，其祸难量，欲潜师就尚于江南



，并兵御之，若能同心一力，人自为战，则大功可立，如其不然，败必无余。成败之机，在此一举。”诸将皆曰：“诺。”于是厉兵秣马，闭营三日不出，乃多树旗幡，使烟火不绝，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。丰等不觉，明日，乃分兵拒江北，谢丰自将攻江南。汉尽出精锐迎战，自旦至脯，遂大破之，斩谢丰、袁吉，获甲首五千余级。于是引还广都，留刘尚拒述，具以状上，而深自谴责，帝报曰：“公还广都，甚得其宜。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。若先攻尚，公从广都五十里，悉步骑赴之，适当值其危困，破之必矣。”帝复使谒者张堪，送委输缣帛，并领骑六千匹，诣吴汉，在道复追拜堪为蜀郡太守，堪字君游，南阳宛人也。早孤，年十六让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，而受业长安，志美行厉，诸儒号为圣童。帝微时见堪志操，常嘉焉。及即位，来歙荐之，召拜郎中，三迁为谒者。

却说吴汉惩前失，自是与述将战于广都、成都间，八战八克，遂军于成都郭中。述惊惶无措，谓延岑曰：“事当奈何？”岑曰：“男儿当死中求生，可坐穷乎？财物易聚耳，不宜有爱。”述乃悉散金帛，募敢死士五千余人，以配延岑，出市桥，大建旗帜，鸣鼓挑战，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。岑众无不以一当百，吴汉大败，延岑舍死追杀，汉落水中，缘马尾得出。正在危急，恰好张堪到来，七千匹马尘土蔽天，延岑大惊，退入城中。吴汉收聚残败，谓刘尚曰：“已逼贼城，犹有此败。今军中只余七日粮，而克城未有时日。速阴具船，将军先行，吾当断后耳。”

却说张堪正到，闻汉败欲遁去，急驰往见汉，说述必败，不宜退师之策。汉从之，乃示弱挑敌，相延数日为。十一月一日，见述众竞备西北，俄倾知辅威将军臧宫杀到，宫破涪城后，复连屠大城，兵马旌旗甚盛，乃乘兵入小雒郭门，直历成都城下。不一刻，只见宫随从数骑，来至汉营。汉大喜，为置酒高会，甚欢。饮毕，宫辞去，汉谓宫曰：“将军向者经虏城下，震扬成灵，风行电照。然穷寇难量，还营愿从他道矣。”宫不从，复路而归，贼亦不敢近之。

明日，臧宫攻咸门甚急，述视占书云：“虏死城下。”大喜，谓汉等当之。乃自将数万人，出城攻汉，使延岑拒臧宫。岑三合三胜，自旦及日中，军士不得食，并疲倦。先吴汉见述出，乃自勒兵，令敌与官战，至是乃使护军高午、唐邯，将数万锐卒，突出击之。述兵大乱败走。高午正在酣战，忽见远远盔旗之下，盔甲鲜明，知是公孙述，乃急追上，大喝一声，“丑贼何逃，还我岑将军命来。”述急转身来斗，被午当胸一枪，直穿透背，跌下马来，却彼左右抢救，舆入城去。述召延岑入，以兵属之。至夜创血不止，痛极而死。明旦，岑遂降。吴汉乃夷述妻子，尽灭公孙氏，并族延岑。

先是城拔，张堪先入据城，检阅库藏，收其珍宝，悉条列上闻，秋毫无私

。及吴汉入，乃族灭两家，复放兵大掠，焚述宫室。帝闻之，怒以谴汉，又让汉副将刘尚曰：“城降三日，吏人从服，孩见老母，口以万数，一旦放兵纵火，闻之可为酸鼻。尚宗室子孙，尝更吏职，何忍行此？仰视天，俯视地，观放麀啜羹二者，孰仁？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。”时常少、张隆并以忧死。帝下诏追赠，以礼改葬之。其忠节志义之士，并蒙旌显。程乌、李育以有才干，皆擢用之。于是西土咸悦，莫不归心焉。以张堪能慰抚吏民。复拜臧宫为广汉太守。

明年正月，吴汉振旅浮江而下，至宛，有诏令过家上冢，赐谷二万斛。时又增臧宫邑，更封鄴侯。帝思岑彭功，复封其幼子淮为谷阳侯。陇蜀俱平，于是大飨将士，班劳策勋，功臣增邑，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，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。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，郊庙乐器、葆车、舆辇，于是法物始备。兵革既息，天下少事，文书调役，务从简，乃至十省其九焉。

帝诏窦融与五郡太守，奏事京师，官属宾客相随，驾乘千余辆马，牛羊被野。融到，诣洛阳城门，上凉州牧、张掖属国都尉、安丰侯印绶，诏遣使还侯印绶。引见，就诸侯位，赏赐恩宠，倾动京师。数月，拜为冀州牧，十余日，迁大司空，融自以非旧臣，一旦入朝，在功臣之右，每召会进见，容貌辞气卑恭已甚。帝以此愈亲厚之。融小心，久不自安，数辞让爵位。尝上疏曰：

臣融年五十二，有子年十五，质性顽钝。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，不得令观天文，见讖记，诚欲令恭肃畏事，恂恂循道，不愿其有才能，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，享故诸侯王国哉！

因复请间求见，帝不许。后朝罢，逡巡席后。帝知欲有让，遂使左右传出。他日会见，先诏融曰：“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，故命公暑热且自便。今相见，宜论他事，勿得复言。”融乃不敢重请。后又加位特进，行卫尉事，弟友为城门校尉，兄弟并典禁兵。融长子穆，尚内黄公主。穆子勋，尚东海恭王彊女涪阳公主。友之子固，亦尚光武女涅阳公主。窦氏一门，两侯三公主，四二千石，皆并时。自祖及孙，官府邸第相望，京邑奴婢以千数，于亲戚功臣中，莫以为比。范氏《后汉书》论曰：

窦融始以豪侠为名，拔起风尘之中，以投天隙，遂蝉蜕王侯之尊，终膺卿相之位，此则徼功趋势之士也。及其爵位崇满，至乃放远权宠，恂恂似若不能已者，又何智也。尝独详味此子之风度，虽经国之术无足多谈，而进退之礼良可言矣。

融卒时年七十八。谥曰戴侯。子孙显达，盖与国相终始云。此时天下底定，而西平诸羌，南靖交址，则马伏波之言语行事，颇足观览，次之后回。

第二十七回 三边绩用伏波死

却说羌戎种类不一，大抵得西方金行偏气，故性坚刚勇，以力为雄。然王政修则宾服，德教失则寇乱。三代以来，见诸《诗》《书》《左》《史》姑不叙论，及秦始皇使蒙恬将兵略地，西逐诸戎，北却众狄，筑长城以界之，众羌不复南度。至于汉兴，匈奴冒顿兵强，破东胡，走月氏，威震百蛮，臣服诸羌，是以无事。武帝开边，障塞亭燧，夏出长城外数千里。即宣帝时，先零诸羌叛，赵充国将兵破平之。直至王莽末，众羌始还，据西海为寇。更始、赤眉之际，羌遂放纵，寇金城、陇西。隗嚣虽拥兵，而不能讨之，乃就慰纳，因发其众，与汉相拒。及隗嚣死，司徒掾班彪上言：“羌汉杂处，习俗既异，言语不通，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，穷恚无聊，故致反叛。旧制益州、幽、凉各部，皆置校尉，持节领护，理其怨结，循受疾苦，又数遣使驿，通动静，以为傲备。今宜复如旧，以明威防。”光武从之，以牛邯为议羌校尉。未久邯卒，而职省十年。

羌寇金城，来歙与诸将破之，歙荐马援为陇西太守。时先零闻来歙已死，复寇临洮。马援乃发步骑三千人掩击，大破之，诸羌八千余人，诣援降。诸种复有数万屯聚寇钞，拒浩亶隘。援与扬武将军马成击之。羌败，因将妻子辎重，移阻于允吾谷。援乃潜行间道，掩赴其营。羌大惊溃，复远从唐翼谷中，援复追之。羌引精兵聚北山上，援即向山结阵，而分遣数百骑，绕袭其后，乘夜放火，击鼓叫噪，虏遂大溃，凡斩首千余级。援以兵少，不得穷追，收其谷粮、畜产而还。时夜战，援中弩，矢贯其胫，援战愈力，还营始去矢治创。是时朝臣以金城、破羌之西，途远多寇，议欲弃之。援上言，破羌以西，城多完牢，易可依固，其田土肥壤，灌溉流通。如羌在湟中，则为害不休，不可弃也。帝然之，于昌诏武威太守梁统，令悉还金城客民，归者三千余口，使各返旧邑，援奏置长吏，缮城郭，起坞侯，开导水田，劝以耕牧，郡中乐业。乃罢马成军。

十三年，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，杀长吏。援将四千余人击之，至氏道县，羌在山上，援军据便地，夺其水草，不与战。羌遂穷困，豪帅数十万户尽亡出塞，诸种万余人悉降。于是陇右清净。

时王常屯固安，拒卢芳，薨于屯所。以杜茂屯北边，遣马武屯滹沱河，以备匈奴。杜茂、吴汉数击卢芳，并不克。而芳将随昱留守九原，见陇蜀俱平，知芳必随灭，计欲胁芳降汉。芳微觉，知羽翼外附，心膂内离，遂弃辎重，亡入匈奴。其众尽归随昱，昱乃随使者程恂诣阙，拜昱为五原太守，封镌羌侯。芳后病死。

四夷既安，乃益求贤俊，以图治安。先是丞相故事，四科取士，一曰德行高妙，志节清白；二曰学通行修，经中博士；三曰明达法令，足以决疑，能案

章覆问，文中御史；四曰刚毅多略，遭事不惑，明足以决，才任三辅。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。是时为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，复下诏书：“三公岁举茂才各一人，廉吏各二人，光禄岁举茂才、四行各一人，察廉吏三人，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，廷尉、大司农各二人，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，监察御史、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。”

帝初即位，即访求卓茂以为太傅，而以邓禹为大司徒，吴汉为大司马，王梁为大司空，是为三公。邓禹西征，以伏湛行大司徒事。湛字惠公，父理受《诗》于匡衡，为当世各儒，湛性孝友，少传父业。帝知湛才任宰相，建武三年，遂代邓禹为大司徒。湛虽在仓卒，造次必于文德，以为礼乐政化之首，颠沛犹不可违。会以细故坐免。六年，徙封不其侯，遣就国，以侯霸代之。霸字君房，河南密人也。矜严有威容，笃志好学，师事九江太守房元，治《穀梁春秋》。王莽时，为临淮大尹，有能名。建武四年，徵拜尚书令。时朝无故典，又少旧臣，霸明习故事，收录遗文，条奏前世善政法度，有益于时者，皆施行之。每春下宽大之诏，奉四时之令，皆霸所建也。及为大司徒，在位明察守正，奉公不同。建武二年，王梁以军事违敕，遂以宋宏为大司空。宏以清行致称，雅进贤士。

建武六年，茂陵杜林自陇西还三辅，光武闻之，乃徵拜侍御史。林字伯山，尝从外氏张竦受学，博洽多闻，时称通儒。东海卫宏、济南徐巡等，皆师事之。林前于西州得漆书《古文尚书》一卷，常宝爱之，呈遭艰困，握持不高身。出以示宏等曰：“林流离兵乱，常恐斯经将绝。何意东海卫子，济南徐生，复能传之，是道竟不坠于地也。古文虽不合时务，然愿诸生无悔所学。”宏、巡益重之，于是古文遂行。林尝荐同郡范逵、赵秉、申屠刚及牛邯等，皆被擢用。十一年，代郭宪为光禄勋。内奉宿卫，外总三署，周密敬慎，选举称平。时群臣上言宜增科禁，诏下公卿议，林奏曰：“夫人情挫辱，则节义之风损，法防繁多，则苟免之行兴。古之明王深识远虑，动居其厚，不务多辟，大汉初兴，蠲除苛政，更立疏纲，海内欢欣，人怀宽德。及至其后，渐以滋章，吹毛求疵，诋欺无限，果桃李茹之馈，集以成臧，小事无防于义，以为大戮，故国无廉士，家无完行。至于法不能禁，令不能止，上下相遁，为敝弥深。臣愚以为宜如旧制，不合翻移。”帝从之。

帝好经术，所至先访儒雅，采求阙交。故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，云会京师，如范升、陈元、郑兴、杜林、卫宏、刘昆、桓荣之徒，继踵而集。故图籍之盛，考之史传，未有如东汉者。初光武迁还洛阳，其经牒秘书，载之二千余辆，自此以后，犹三倍于前云。

帝长于民间，颇达情伪，悉民疾苦，故勤约之风，行于上下。而临宰邦邑

者，亦竞能其官。略表数人，所谓迹显当时，声施后世者，览之颇足兴顽起情。

茂陵郭伋，字细侯，乃武帝时郭解之后也。少有志行，王莽时为并州牧。世祖即位，徵拜雍州牧。建武五年，转渔阳太守。时猾寇充斥，伋到，示以信赏，纠戮渠师，盗贼销散。又整勒士马，设攻守之略，匈奴远迹，不敢入塞，民得安业。在职五岁，赋口倍增。后寇恂从征西陇，征伋拜颍川太守，远近贼寇，束手归降。十一年，上以卢芳未灭，调伋为并州守，所到县邑，老幼相携，逢迎道路焉。伋乃聘求耆德雄俊，设几杖之礼，朝夕与参政事。行部到西河美稷，有童儿数百，各骑竹马，迎拜道次，曰：“闻使君到，人人生喜，故来奉迎。”伋笑谢之。及事讫，诸儿复欢聚，送至郭外，遮问使君何日当还，伋顾别驾从事计日以告之。行部既还，先期一日，仍为违信于诸儿，遂止于野亭，待期乃入。

南阳太守杜诗，性节俭，而政治清平。以诛暴立威，善于计略，省爱民役，造作农器，百姓便之。又修治陂池，广拓土田，郡内比室殷足。时人以方召信臣，语曰：“前有召父，后有杜母。”召信臣，元帝时为南阳太守，为人兴利，务在当之。字翁卿，寿春人也。

孔奋，字君鱼，扶风茂陵人。少从刘歆受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歆称之，谓门人曰：“吾已从君鱼受道矣。”遭王莽乱，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。建武五年，窦融请署议曹掾，守姑臧长。时天下扰乱，惟河西独安，而姑臧称为富邑。陇蜀既平，河西守令咸被徵召，财货连毂，弥竟川泽。惟奋无资，单车就路。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：“孔君清廉仁贤，举县蒙恩，如何今去，不共报德？”遂相赋敛牛马器物，至千万以上，追送数百里。奋谢之而已，一无所受。后拜武都太守，举郡改操。

张堪先为蜀郡太守，吏民大悦。后拜渔阳太守，捕击奸滑，赏罚必信，吏民皆乐为用。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，堪率数千骑奔击，大破之，郡界以静。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，劝民耕种，以致殷富。时麦多双穗，百姓歌曰：“桑无附枝，麦穗两岐，张君为政，乐不可支。”帝尝召见诸郡计吏，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。蜀郡计掾樊显进曰：“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汉，仁以惠下，威能讨奸。前公孙述破，珍宝山积，卷握之物，足富十世，而堪去职之日，乘折辕车，布被囊而已。”帝闻之叹息，即拜显力鱼复长。

卫飒，河内修武人。初除襄城令，政有名迹，迁佳阳太守。郡与交州接境，颇染其俗，不知礼则。飒下车修庠序之教，设婚姻之礼，期年间，邦俗从化，飒理恤民事，居官如家，其所施政，莫不合于物宜。

宛人任延，年十二为诸生，学于长安，明《诗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显名太

学，学中号为“圣童”。避兵之陇西，时隗嚣已据四郡，遣使请延，延不应。更始元年，拜会稽都尉，时年十九，迎官惊其少。及到，静泊无为，惟先礼祠延陵季子，聘请高行，如董子仪、严子陵等，敬待以师友之礼。椽吏贫者，辄分奉禄以赈给之，省诸卒，令耕公田，以周穷急。建武初，延上书，愿乞骸骨，归拜王庭。诏徵为九真太守。九真俗以射猎为业，不知牛耕，民常告余交址，每致困乏。延乃令铸作田器，教之垦辟日畴，岁岁开广，百姓充给。又骆越之民，无嫁娶礼法，各因淫好，无适的对之匹，不识父子之性，夫妇之道。延乃移书属县，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，女年十五至四十，皆以年齿相配，其贫无礼聘，令长史以下，各省奉禄以赈助之。同时相娶者，二千余人。是岁，风雨顺节，谷稼丰衍，其产子者，始知种姓，咸曰：“使我有是子者，任君也。”视事四年，徵诣洛阳。九真吏人，生为立祠。后拜武威太守，帝亲见，戒之曰：“善事上官，无失名誉。”延对曰：“臣闻忠臣不私，私臣不忠，履正奉公，臣子之节，上下雷同，非陛下之福。善事上官，臣不敢奉诏。”帝叹息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既之武威，郡之大姓，聚众为害，延发兵破之。自是威行境内，吏民累息。郡北当匈奴，南接种羌，民畏寇抄，多废田业，延到，集武略之士，明其赏罚，令屯要害，有警击讨。虏多残伤，遂不敢出。河西旧少雨泽，延乃为置水官吏，修理沟渠，人蒙其利。又立校官，自椽吏子孙，皆令诸学受业，郡遂有儒雅之士。后坐擅诛羌不先上，左转召陵令。及显宗即位，拜颍川太守，又为河内太守。数年，病卒。

前汉鲁人徐生善为仪容，文帝以为礼官大夫。刘昆者，陈留东昏人，少习容礼，通《易经》，能弹雅琴。王莽时教授弟子，恒五百人，每春秋飨射行礼，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。后天下大乱，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。建武五年，举孝廉，不行，遂逃，教授于江陵。光武闻之，即除为江陵令，时县多火灾，昆辄向火叩头，辄能降雨止风。徵拜议郎，迁宏农太守。先是崤崤驿道多虎灾，行旅不通，昆为政三年，仁风大行，虎皆负子渡河。帝闻而异之。后徵代杜林为光禄勋，帝问曰：“卿前在江陵，反风灭火，后守宏农，虎北渡河。行何德政，而致是事？”昆对曰：“偶然耳。”左右皆笑其质讷。帝叹曰：“此乃长者之言也。”顾命书诸策。乃令入教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。建武三十年，以老乞骸骨，诏赐洛阳第舍，以千石禄终其身焉。

光武自幼学长安之时，便亲淑贤俊，及即位以来，尤加意访求，孜孜不倦，故一时内辅外任，济济多贤，不可胜数。而蒲输旌帛，犹不绝于岩薮。北海逢萌，王莽时挂冠东都城门，浮海客辽东。及光武即位，乃之琅邪崂山，养志修道，人皆化其德。帝连徵之，不起。

太原广武人周党，亦不仕莽，敕身修志。莽末，贼暴纵横，残灭郡县，至

广武，贼闻党高行，过城不入，帝强徵之，乃著短布单衣侍见尚书。及引见，党伏而不谒，自陈愿守所志，帝乃许焉。博士范丹奏曰：“臣闻尧不须许由、巢父，而建号天下，周不待伯夷、叔齐，而王道以成。伏见太原周党等，蒙加厚恩，使者三聘，乃肯就车。及陛见帝廷，偃蹇骄悍，不以礼屈。党等文不能演义，武不能死君，钓采华名，庶几三公之位。臣愿与坐云台之下，考试图国之道，不如臣言，伏虚妄之罪。而敢私窃虚名，夸上求高，皆大下敬，”书奏，帝诏曰：“自古明王圣主，必有不宾之士。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，太原周党不受朕禄，亦各有志焉。”其赐帛四十匹，党遂隐居龟池。时齐国上言：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。帝喜曰：“此当是子陵也。”子陵姓严名光，一名遵，会稽余姚人。少有高名，与光武同游学。及光武即位，光乃变姓名，隐身不见。帝思其贤，令天下以物色访之。至是乃备安车玄纁，遣使聘之。三反而后至，舍于北军，给床褥，太官朝夕进膳。司徒侯霸与光素旧，遣使奉书。光于床上箕踞抱膝，发书读讫，问曰：“君房素痴也。今为三公宁小差否？”使对曰：“位已鼎足，不痴也。”光曰：“遣卿来何言？”因传霸言，光曰：“君言不痴，是非痴语耶？天子徵我三，乃来，人主尚不见，当见人臣乎？”使求报书，光曰：“我手不能书。”乃口授曰：“君房足下，位至鼎足，甚善。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倾绝。”使者嫌少，求更足，光曰：“买菜乎？求益也。”霸得书，封奏之，帝笑曰：“狂奴故态也。”车驾即日幸其馆。光卧不起，帝就其卧榻，抚光腹曰：“咄咄！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？”光又眠不应，良久，乃张目熟视曰：“昔唐尧著德，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？”帝曰：“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耶？”于是升舆叹息而去。复引光入，论道旧故，相对累日。帝从容问光曰：“朕何如昔时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差增于往。”因共偃卧，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，帝笑曰：“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”除为谏议大夫，不屈，用耕于富春山。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。宋朝范文正公有《钓台记》云：

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，非陵不能成光武之大。

《后汉书·逸民传赞》曰：

江海冥灭，山林长往，远性风疏，逸情云上，亦足高尚而惩薄俗矣。

又有向子平者，名长，河内朝歌人也。隐居不仕，性尚中和，好通《老》、《易》，贫无资食。好事者更馈焉，向受之取足，而反其余。王邑辟之，连年乃至，欲荐之于莽，固辞乃止，潜隐于家。一日读《易》至“损”“益”卦，喟然叹曰：“吾已知富不如贫，贵不如贱，但未知死何如生耳！”建武中，男女娶嫁既毕，乃敕断家事，勿复相关，当如我死也。于是与同好北海禽庆，俱游五岳名山，竟不知所终。

是时前后祥瑞叠见，甘露降南行唐，黄龙见东阿。九真徼外蛮夷，率种人内属，日南徼外变夷，献白雉白兔，广汉徼外白马羌豪，率种人内属，匈奴遣使奉献，莎车国、鄯善国并遣使奉献。初巴、蜀既平，大司马吴汉上书请封皇子，不许。重奏连岁，至是乃诏群臣议。十五年四月，遂封皇子辅为右翊公，英为楚公，阳为东海公，康为济南公，苍为东平公，延为淮阳公，荆为山阳公，衡为临淮公，焉为左翊公，哀为琅邪公，又追谥兄伯升为齐武公，兄仲为鲁哀公。时朱佑奏：“古者人臣受封，不加王爵，可改诸王为公。”故诸王皆为公，后仍复为王者。

有诏下州郡，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。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太守十余人，坐度田不实，皆下狱死，而郡国大姓，及兵长群盗，处处并起，郡县追讨，到则解散，去复屯结，青、徐、幽、冀四州尤甚。乃遣使者下郡国，听群盗自相纠发，五人共斩一人者，除其罪；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，皆勿问，以擒讨为效；其牧守令长，境内坐盗贼而不收捕者，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，皆不以为负，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；惟蔽匿者乃罪之。于是更相追捕，贼并解散。徙其魁帅于他郡，赋田受禀，使安生业。自是牛马放牧，邑门不闭。

时有妖民李广等，诳惑百姓，无识下愚多信从之，遂共聚徒党，攻没皖城，杀皖侯刘闵，自称“南岳太师”。帝遣谒者张宗，将兵数千人讨之，为广所败。愚民益信之，其众大炽。时马援已还京师，于是使援发诸郡兵数万人击之。援曰：“是皆不乐太平之愚民，稍有膂力，遂自谓无敌，所谓蚁敌蜂屯，一燎无遗者耳。”遂发万余人四布，自率数百人奔击。李广出战，只一合斩之，万余人四合围剿，遂尽歼其众。援轻重回京，忽玺书复下拜授为伏波将军，大发三军，南征交址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少海波罩薄后尊

却说南方诸国，虽自秦时分置郡县，然言语各异，礼教未通。及光武中兴，锡光为交址，任延守九真，于是教其耕稼，制为冠履，始知姻娶，渐习礼义，故慕化来献者不绝。及建武十六年，交址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造反，大乱南边。徵侧者，麓泠县雒将之女也，嫁为朱鸢人诗索妻。姊妹皆精通武艺，勇力超群，遂恃勇霸害一方。太守苏定以法绳之，侧忿不受制，故反。于是九真、日南、合浦蛮夷皆应之，遂自立为王，寇略岭外六十余城。交址刺史及诸太守，仅得自守。光武乃诏长沙、合浦、交址具车船，修道桥，通障溪，储粮谷。至十八年四月，乃拜马援为伏波将军，以扶乐侯刘隆为副，督楼船将军段志等讨之。于是发长沙、桂阳、零陵、苍梧兵万余人，随山刊道千余里，至浪泊大战，贼败，斩首数千级，降者万亲人。援追徵侧等，连败之，乃奔入禁溪穴中，援守之。时段志病卒，刘隆等追散余贼。明年正月，穴中食尽，徵侧、徵贰



出战，援悉斩之，传首洛阳。帝封援新息侯，食邑三千户。

援乃击牛酺酒，劳飨军士，从容谓官属曰：“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，曰：‘士生一世，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泽车，御款段马，为郡掾吏，守坟墓，乡里称善人，斯可矣。致求盈余，但自苦耳。’当吾在浪泊、西里间，虏未灭之时，下潦上雾，毒气重蒸，仰视飞鸢，跼跼堕水中，卧念少游平生时语，何可得也。今赖士大夫之力，被蒙大恩，猥先诸君纡佩金紫，且喜且惭。”吏士皆欢呼称颂。援将楼船二千余艘，战士二万余人，击九真余党都羊等，自无功至居风，斩获五千余人，岭南悉平。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，穿渠灌溉，以利其民。又与越人申明旧制，以约束之，自后骆越皆奉行马将军故事。

二十年秋，振旅还至京师。故人多迎劳之，平陵人孟冀亦于坐贺。冀，名下士，援因谓之曰：“吾望子有善言，反同众人耶！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，裁封数百户。今我微劳，猥飨大县，功薄赏厚，何以能长久乎？先生何以相济？”冀曰：“愚不及也。”援曰：“方今匈奴、乌桓尚扰北边，欲自请击之。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，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那？”冀曰：“谅为烈士，当如此矣。”还京月余，会匈奴、乌桓寇扶风，援请行复出，屯襄国。

后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、五溪蛮夷，深入军没，援因复请行，时年六十二。帝悯其老，未许之。援自请曰：“臣尚能披甲上马。”帝令试之，援据鞍顾眄，以示可用。帝笑曰：“矍铄哉！是翁也。”遂率中郎将马武、耿舒、刘延、孙永等，将四万余人征五溪。援夜与送者诀别，谓友人社愔曰：“吾受厚恩，年迫余日索，常恐不得死国事，今获所愿，甘心瞑目，但畏权要子弟等，或在左右，或与从事，殊难得调。介介独恶是耳。”明年春，军至临乡，遇贼攻县，援迎击，破之。寇被逼饥困欲降，会援病卒，谒者宋均入虏受降，为置吏司，群蛮遂平。

初军次下隩，有两道可入，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，从充则涂夷而运远，帝初以为疑。及军至，耿舒欲从充道，援以为弃日费粮，不如进壶头，扼其咽喉，充贼自破。以事上之，诏从援策。遂进营壶头。贼乘高守隘，水疾，船不得上。会暑甚，士卒多疫死，援亦中病，乃穿岸为室，以避炎气。贼每升险鼓噪，援辄曳足以观之，乃作歌曰：

滔滔武溪一河深，鸟飞不渡，兽不敢临，嗟哉！武溪多毒淫。

慷慨悲歌，左右闻之，莫不为之流涕，咸愿舍死杀贼焉。

时耿舒与兄弇书曰：

前舒上书，当先击充，粮虽难运，而兵马得用，军人数万，争欲先奋。今壶头竟不得进，大众怫郁行死，诚可痛惜。前到临乡，贼无故自致，若夜击之

，即可殄灭。伏波类西域贾胡，到一处辄止，以是失利。今果疾疫，皆如舒言。

弇得书，奏之。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，乘驿责问，因代监援军。会援病卒，而寇亦平。松，梁统子，尚舞阴公主。先是援尝有疾，松来候之，独拜床下，援不答拜。松去，请子问曰：“梁伯孙帝婿，贵重朝廷，公卿以下莫不惮之，大人奈何独不为礼。”援曰：“我乃松父友也，虽贵，何得失礼以轻其父乎？”松由是恨之。至是遂奏陷援。帝大怒，追收援新息侯印绶。又援在交趾，尝饵薏苡仁，以能轻身胜瘴气。而南方薏苡实大，援欲以为种，军还，乃载之一车。时人以为南土珍宝，权贵皆望之。援时方有宠，故莫以闻。及卒后，有上书谮之者，以为前所载还，皆明珠文犀。马武与侯昱皆上章言其状，帝益怒。授妻孥惶惧，不敢以丧还旧莹，裁买城西数亩地，槁葬而已。宾客故人，莫敢吊会。援兄子严与援妻子，草索相连，诣阙请罪。帝乃梁松书以示之，方知所坐，上书诉冤，前后六上，辞甚哀切，然后得葬。

有前云阳令朱勃诣阙上书曰：

臣闻玉德圣政，不忘人之功，采其一美，不求备于众。故高祖赦蒯通，而以王礼葬田横，大臣旷然，咸不自疑。夫大将在外，谗言在内，微过辄记，大功不计，诚为国之所慎也。故章邯畏口而奔楚，燕将据聊而不下，岂其甘心未规哉，悼巧言之伤类也。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，拔自西州，钦慕圣义，间关险难；触冒万死，孤立群贵之间，傍无一言之佐，驰深渊，入虎口，岂顾计哉！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，做封侯之福耶？八年，车驾西讨隗嚣，国计狐疑，众营未集，援建宜进之策，卒破西州。及吴汉下陇，惟狄道为国坚守，士民饥困，寄命漏刻。援奉诏西使，镇慰边众，乃招集豪杰，晓诱羌戎，谋如涌泉，势如转规，遂救倒悬之急，存几亡之城。兵全师进，师进辄克，铢锄先零，缘入山谷，猛怒力战，飞矢贯胫。又出征交趾，士多障气，援与妻子生诀，无悔吝之心，遂斩灭徵侧，克平一州。间复南讨，立陷临乡，师已有业，未竟而死，吏士虽疫，援不独存。夫战或以久而立功，或以速而致败，深入未必为得，不进未必为非。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！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，北出塞漠，南渡江海，触冒害气，僵死军事，名灭爵绝，国土不传。海内不知其过，众庶未闻其毁，卒遇三夫之言，横被诬罔之谗。家属杜门，葬不归墓，怨隙并兴，宗亲怖栗。死者不能自列，生者莫为之讼。臣窃伤之。夫明主于用赏，约于用刑。高祖赏与陈平金四万斤，以间楚军，不问出入所为，岂复疑以钱谷间哉！夫操孔父之忠，而不能自免于谗，此邹阳之所悲也。《诗》云：“取彼谗人，投畀豺虎、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，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。”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。惟陛下留思竖儒之言，无使功臣怀恨黄泉。臣闻《春秋

》之义，罪以功除，圣王之祀，臣有五义。若援，所谓以死勤事者也。愿下公卿平援功罪，宜绝宜续，以厌海内之望。臣年已六十，常伏田里，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，冒陈悲愤，战栗阙庭。

书奏，报归田里。至肃宗皇帝即位，乃追念之，下诏曰：

故云阳个朱勃，建武中以伏波将军爵土不传，上书陈状，不顾罪戾，怀旌善之志，有烈士之风。《诗》云：“无言不讎，无德不报。”其以县见谷二千斗，赐勃子若孙，勿令远诣阙谢。

《东观汉记》曰：“援长七尺五寸，色理发肤眉目容貌如画。”闲于进对，尤善述前世行事。每言及三辅长者，下至阁里少年，皆可观听。自皇太子诸王侍，闻者莫不属耳忘倦。又善兵策，光武尝言：“伏波论兵，与我意合。”每有所谋，未尝不用。援有四子三女，卒后，梁松、窦固等谮之，家益失势，数为权贵所侵侮。兄子严，不胜忧愤，白藟夫人，绝窦氏婚，求进女掖庭。书上，选援幼女入太子宫。显宗即位，立为后，即明德皇后也。这都是后话。亦昌黎所谓得牵连书者也。

且说光武初起宛时，娶于阴氏。明年春，击王郎至真定，又纳郭后。及即位，令侍中博俊至新封迎阴后与胡阳、宁平公主诸宫人至洛阳。二后俱封为贵人。是年郭贵人生子彊。三年，群臣请立后，帝以阴后雅性宽仁，欲立之。后以郭氏有子，固辞不肯当，遂立郭氏为皇后，以子彊为皇太子。其后郭后宠稍衰，数怀怨怼。十七年十月，遂废为中山王太后，立贵夫人阴氏为皇后。进后中子有翊公辅为中山王，以常山郡益中山国。其余九国公，皆归旧封，进爵为王。时太子侍讲郅恽言于帝曰：“臣闻夫妇之好，父不能得之于子。况臣能得之于君乎？是臣所不敢言。虽然，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，无今天下有议社稷而已。”帝曰：“恽善恕已量主，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下也。”

郭后弟况，小心谨慎，帝善之。年始十六，拜黄门侍郎，封绵蛮侯。以后弟贵重，宾客辐凑。况谦恭下士，颇得声誉。十四年，迁城门校尉，至是复徙封大国，为汤安侯。后迁大鸿胪。帝数幸其第，赏赐丰盛，京师号况家为“金穴”云。

阴后兄识，弟兴，皆有名望。识初从伯升起兵，有功，更始封为阴德侯，行大将军事。建武元年，随贵人至，以为骑都尉，更封阴乡侯。随征，以军功增封，识叩头让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将帅有功者众，臣托属掖庭，仍加爵邑，不可以示天下。”帝甚美之，以为关都尉，镇函谷。十五年，定封原鹿侯。兴为人有膂力，建武二年，为黄门侍郎，守期间仆射，典将武骑，从征伐，平定郡国，甚见亲信。兴与同郡张宗，上谷鲜于裒，不相好，知其有用，犹称所长而荐达之。友人张汜、杜禽与兴厚善，以为华而少实，但私之以财，终不为

言。是以世称其忠平。九年迁侍中，赐爵关内侯。帝后召兴欲封之，置印缓于前，兴固让曰：“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，而一家数人，并蒙爵土，令天下缺望，诚为盈溢。臣蒙陛下、贵人恩泽至厚，富贵已极，不可复加。至诚不愿。”帝嘉之，不夺其志。贵人问其故，兴曰：“贵人不读书耶？‘亢龙有悔’，夫外戚家，苦不知谦退，嫁女砍配侯王，取妇眄睨公主，愚心实不安也。富贵有极，人当知足，夸奢益为观听所讥耳。”贵人感其言，深自降悒，卒不为宗亲求位。

帝舅寿张侯樊宏，为人谦柔畏慎，不求苟进。常戒其子曰：“富贵盈溢，未有能终者。吾非不喜荣势也，天道恶满而好谦，前世贵戚皆明戒也。保已全身，岂不乐哉。”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，辄手自书写，毁削草本。公朝访逮，不敢众对。宗族染其化，未尝犯法。帝甚重之。及后病困，车驾临视，留宿，问其所欲言，宏顿首自陈：“无功享食大国，诚恐子孙不能保全厚恩，令臣魂神惭负黄泉。愿还寿张，食小乡亭。”帝悲伤其言，而竟不许。二十七年卒。子倏嗣，谨约有父风焉。

却说光武皇帝十一子，郭皇后生东海王彊，沛王辅，济南王康，阜陵王延，中山王焉，许美人生楚王英，光烈皇后生显宗，东平王苍，广陵王荆，临淮公衡，琅邪王京。衡未及进爵为王而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彊为皇太子，郭后废，彊常戚戚不自安，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，愿备藩国。光武不忍，迟回者数岁。至十九年，乃立东海王阳为皇太子，改名庄。而以彊为东海王。帝以彊废下以过，去就有礼，故优以大封，兼食鲁郡，合二十九县，赐虎贲旄头，宫殿钟■之悬，拟于乘舆。二十年，徙封辅为沛王，郭后为沛太后。

是时朝野肃清，只有匈奴鲜卑犹时入塞，杀略吏人，朝廷以为忧。而中兴诸大将，已老死略尽，高密侯邓禹，胶东侯贾复，固始侯李通，好畴侯，扬虚侯马武，朗陵侯臧宫皆以特进奉朝请。全椒侯马成先为中山太守，以征武陵蛮无功，上太守印缓，就国。王霸以识边事，在上谷二十余年。祭遵从弟祭彤，初以遵故，拜为黄门侍郎，及遵死无子，帝伤之，乃以彤为偃师长，令近遵坟墓，四时奉祠之。彤有权略，视事五岁，县无盗贼，课为第一，迁襄贲令。时襄贲盗贼，白日公行。彤至，诛破奸猾，殄其支党，数年政清。帝以为能当匈奴、鲜卑，及赤山、乌桓连和强盛，数入塞，帝忧之，乃拜彤为辽东太守。彤有勇力，能贯三百斤弓，虏每犯塞，常为士卒锋，数破走之。二十一年秋，鲜卑万骑寇辽东，彤率数千入迎击之，自被甲陷阵上，大奔，死者过半，遂穷追出塞。自后鲜卑震怖，不敢复窥塞。彤以三虏连和，卒为边害，二十五年，乃招呼鲜卑，示以财利。其太都护偏何，遣使奉献，愿得归化。彤慰纳赏赐。于是满离、高句骊之属，不骆驿款塞，上貂裘好马，帝辄倍其赏赐。其后偏

何邑落诸豪并归义，愿自效。彤曰：“审欲立功，当归击匈奴，斩送头首，乃信耳。”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：“必自效，即击匈奴，持头诣郡。”其后岁岁相攻，辄送首级受赏。自是匈奴衰弱，边无寇警，鲜卑、乌桓并入朝贡。

却说大司马吴汉自平蜀后，十五年，同马成北击匈奴。自后帝念汉功劳，不复令其征伐。汉在朝廷斤斤谨质，形于体貌。初汉出征，妻子尝买田业。汉还责之曰：“军师在外，吏士不足，何忍多买田宅乎！”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。又性强毅，每出师，朝受命，夕即引道，初无办严之日。帝深重之。尝叹曰：“吴公治军，差强人意。”十八年，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，而宕渠、朐■等处，各起兵应之。帝以史歆昔为岑彭护军，晓习兵事，乃复遣汉率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将兵讨之。汉至，诛歆平之。二十年，汉病笃，车驾亲临。及薨，有司奏议以武为谥，诏特赐谥曰忠侯。发北军五校、轻车、介士送葬，如大将军霍光故事。汉以质简而强力，故光武始终倚爱之。

昔贤有云：“仁义不足以相怀，则智者以有余为疑，而朴者以不足取信。”观汉高之任平、勃，犹贤于光武之怒马伏波矣。嗟乎！志士之就功名，固愿马革裹尸，英主之凭喜怒，独不念及生平，且固必不移，西域贾胡一语，云阳令六百言，不足以解之，诚足悼痛！此周党所以短布单衣，子陵张目熟视，其旷怀远览，岂虚博情高之誉哉！语虽如此，然光武待功臣，较之高帝，不啻天渊。其推诚眷爱，有如父子家人，厌塞众心。又每能回容，有其小失，而有功辄增邑赏，不任以吏职。故皆保其福禄，终无诛谴者。尝与诸功臣宴语，从容言曰：“诸卿不遭际会，自度爵禄何所至乎？”高密侯禹先对曰：“臣少尝学问，可郡文学博士。”帝曰：“何言之谦乎，卿邓氏子志行修整，何不为不掾功曹？”余各以次对，至马武曰：“臣以武勇，可守尉，旨盗贼。”帝笑曰：“且勿为盗贼，自致亭长斯可矣。”君臣相得甚欢如此。

上幸章陵故里，置酒作乐。时宗室诸母因酣悦，相与语曰：“文叔少时谨信，与不人款曲，唯直柔耳。今乃能如此。”上大笑曰：“吾治天下，亦欲以柔道行之。”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。时有五凤凰见于颍川之郟县。《东观汉记》曰：“凤高八尺，毛五彩，群鸟并从，行列盖地数顷，停一十七日”云。十九年，南巡狩，进幸南顿县。舍置酒会，赐吏人，诏复田租一岁。父老前叩头言：“皇考居此日久，愿加厚恩，赐复十年。”帝曰：“天下重器，常恐不任，日复一日，安敢远期十岁乎？”吏人又言：“陛下实惜之，何言谦也？”帝大笑，复增一岁。二十六年，作寿陵。诏所制地不过二三顷，无为山陵，陂他裁令流水而已。使迭兴之后，与丘陇同体。

上东巡，群臣请封禅，诏曰：“即位三十年，百姓怨气满腹，吾谁欺，欺天乎？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。”于是群臣不敢复言。后读《河图会昌符》云

：“赤刘之九，会命岱宗。”遂禅泰山，宣布图讖于天下。上以《赤伏符》即位，信用讖文，多以决定嫌疑。桓谭上疏，极言讖之非经，上大怒曰：“桓谭非圣无法，将下斩之。”谭叩头流血，良久乃得解。先是上与郑兴议郊祀事，上欲断以讖，兴对曰：“臣不为讖也。”上怒曰：“卿不为讖，非之耶？”兴曰：“臣于书有所未学，而无所非也。”上意乃解。

时禁纲尚疏，诸王皆在京师，竞修名誉，争礼四方宾客。寿光侯刘鯉，更始幼子也，得幸于沛王辅。鯉怨刘盆子害其父，因辅结客，报杀盆子之兄故式侯恭。诏收案法抵死。辅坐系诏狱，三日，乃得出。时沛太后郭氏已薨，于是诏郡县捕王侯宾客，更相牵引，坐死者数千人。有吕种者，前为马援行军司马，临诛叹曰：“马将军诚神人也。”先是援尝谓种曰：“自今以往，海内当安耳，但忧国家诸子并壮，而旧防未立。若多通宾客，则大狱起矣。卿曹戒慎之。”至是果应其言云。始诏东海王彊，沛王辅、楚王英，济南王康、淮阳王延，皆就国。

上乃大会百官，诏求太子傅。郡臣承望上意，皆言太子舅阴识可任。博士张佚正色曰：“今陛下立太子，为阴氏乎？为天下乎？为天下，宜用天下之贤才。”帝称善，曰：“欲置傅者，以傅太子也。今博士不难正朕，况太子乎？”即拜佚为太子太傅，以博士桓荣为少傅。荣字春卿，沛郡龙亢人也。少学长安，事九江朱普。贫窶无资，常客庸以自给十五年，精力不倦。至王莽篡位，乃归。会朱普卒，荣奔丧九江，负土成坟。莽败，天下乱，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，虽常饥困，而讲论不辍。后复客授江、淮间。建武十九年，始辟大司徒府。显宗始立为皇太子，选求明经，擢荣弟子豫章何汤为虎贲中郎将，以《尚书》授太子。光武问汤本师为谁，汤对曰：“事沛国桓荣。”帝即召荣，令说《尚书》。帝称善，曰：“得生几晚。”因拜为博士。车驾尝幸太学，会诸博士论难于前，荣辩明经义，每以礼让相，不以辞长胜人，儒者莫之及。至是为少傅，赐以辎车、乘马。荣大会诸生，陈其车马印绶，曰：“今日所蒙，稽古之力也，可不勉哉！”三十年，拜为太常。初荣未达，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，而荣讲诵不息。元卿嗤曰：“但自苦气力，何时复施用乎？”荣笑不应。及为太常，元卿来候，因叹曰：“我农家子，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！”后显宗即位，尊以师礼，封关内侯。年八十余卒，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。子郁袭爵，官至太常，教授肃宗、和帝。其门人杨震、朱宠皆位至三公焉。郁子普传爵至曾孙。郁中子焉，能世其家学。孙鸾。曾孙典、彬、严。彬少与蔡邕齐名。桓氏之学，代作帝师，与西汉伏生世为名儒，同其显盛。敦崇圣学，足可宗也。

帝既厌兵事，偃武修文，武臣亦多敦儒学。胶东侯贾复，少习《尚书》

，后复治《易经》，关门养威重。高密侯邓禹，欲远名势，不修产利，有子十三人，各使守一艺。禹内文明，笃行淳备，事母至孝，其修整闺门，教养子孙，皆可为系世法。帝并重之。

是时四裔宾服，西域则役属匈奴、而匈奴敛税重刻，诸国皆不堪命。二十一年，车师、前王、鄯善、焉耆等十八国，俱遣子入侍，献其珍宝。及得见，皆流涕稽首，愿得都护。上以天下初定，未遑外事，皆还其侍子，厚遣之。后莎车王贤，自负兵强，欲并兼西域，诸国忧恐，复上书，愿复遣子入侍，更请都护。天子不许，报曰：“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，如诸国力不从心，东西南北自在也。”于是车师、鄯善、复附匈奴，而莎车王贤益横。会匈奴饥役，自相分争，帝以问朗陵侯臧宫，宫曰：“匈奴贪利无信，穷则稽首，安则侵盗。个人畜疫死，旱蝗赤地，万里死命悬在陛下。愿得五千骑以立功。”帝笑曰：“常胜之家，难以虑敌。吾方自思之。”宫后复与扬虚侯马武上书，请喻告高句骊、乌桓、鲜卑攻其左，发河西四郡、天水、陇西击其右，以为万世刻石之功。诏报曰：“《黄石公记》曰：‘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，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’今国无善政，灾变不息，百姓惊惶，人不自保，而复欲远边外乎？孔子曰：‘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’。且北狄尚强，而屯田警备，传闻之事，恒多失实。诚能举天下之半，以灭大寇，岂非至愿？苟非其时，不如息人。”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。三十一年，北匈奴遣使奉献。

明年，改元中元元年，大赦天下。是岁初起明堂、灵台、辟雍及北郊兆域。使司空告祠高庙曰：

高皇帝与群臣约，非刘氏不王。吕太后贼害三赵，专王吕氏。赖社稷之灵，禄、产伏诛。天命几堕，危朝更安。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，同祧至尊。薄太后母德慈仁，孝文皇帝贤明临国，子孙赖福，延祚至今。

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，配食地祇。迁吕太后庙主于国，四时上祭。是夏，京师醴泉涌出，饮之者固疾皆愈，惟眇蹇者不瘳。又有赤草生于水崖，郡国频上甘露。群臣奏言：“嘉瑞显庆，宜令太史撰集，以传来世。”帝自谦无德，不纳。

二年，岁在丁巳二月戊戌，帝崩于南宫前殿，年六十二。遣诏曰：朕无益百姓，皆如孝文皇帝制度，务从约省。刺史，二千石长吏，皆无离城郭，无遣吏及因邮奏。

帝精勤政事，每旦视朝，日昃乃罢。数引公卿郎将，备论经理，夜分乃寐。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，每次问谏曰：“陛下有禹汤之明，而失黄老养性之福。愿颐养精神，优游息宁。”帝曰：“我自乐此不为疲也。”虽身济大业，兢

兢如不及，故能明慎政体，总揽权纲，量时度力，举无过事。退功臣而进文吏，戢弓矢而散马牛，虽道未方古，斯亦止戈之武焉。明帝即位，上尊庙曰世祖。案谥法，能绍前业曰光，克定祸乱曰武，此功此德，故溢称光武云。明章以后，迄于灵献，叙其大纲，次之未卷。

## 第二十九回 二十八宿画云台

显宗孝明皇帝讳庄，光武第四子也。中元二年二月，即皇帝位，年三十。尊母阴后曰皇太后。三月，葬光武皇帝于原陵。四月，赐天下男子爵，人二级；三老、孝悌、力田，人三级；爵过公乘，得移与子若同产、同产子；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，人一级；鰥、寡、孤、独、笃、癯、粟，人十斛。赦罪免刑。以高密侯禹为太傅，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。又诏：“今选举不实，邪佞未去，权门请托，残吏放手，百姓愁怨，情无告诉。有司明奏罪名，并正举者。”是年九月，西羌寇陇右，遣谒青张鸿讨之，战于允吾，鸿军大败，战歿。冬十一月，拜马武捕虏将军，王丰付之，与监军使者窦固，将四万人击之。明年为水平元年，秋七月，马武大破之。羌引众出塞，武追击至东西邯，斩首四千六百级，获生口千六百人，余皆降散。振旅还京。

二年正月辛未，宗祀光武于明堂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、衣裳、玉佩、絢履以行事。礼毕，登灵台，望元气，吹时律，观物变。冬十月，幸辟雍，行养老礼，以李躬为三老，桓荣为五更。引桓荣及子弟升堂，上自为辩说，诸儒执经问难于前。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，盖亿万计。

三年，立贵人马氏为皇后，子怛为皇太子。后，前伏波将军马援女也。初入太子官时，年十三，奉承阴后，傍接同列，礼则修备，上下安之，遂见宠异。显宗即位，以后为贵人。时后前母姊妹贾氏亦以选入，生肃宗。帝以后无子，令养之，谓曰：“人未必当自生子，但患爱养不至耳。”后于是尽心抚育，劳悴过于所生。至是，有司奏立长秋宫，帝未有所言，皇太后曰：“马贵人德冠后宫，即其人也。”遂立为皇后。后身長七尺二寸，方口美发，能诵《易》，好读《春秋》、《楚辞》，尤善《周官》、董仲舒书。既正位宫闈，愈自谦肃，常衣大练，裙不加缘。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粗，反以为绮縠，就视乃笑。后辞曰：“此繒特宜染色，故用之耳。”六宫莫不叹息。

是岁夏旱，而大起北宫，及诸官府。尚书仆射钟离意免冠上疏曰：

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，忱念元元，降避正殿，躬自克责，而比日密云，遂无大润，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耶？昔成汤遭旱，以六事自责曰：“政不节耶？使人疾耶？宫室荣耶？女谒盛耶？苞苴行耶？谗夫昌耶？”窃见北宫大作，人失农时，此所谓宫室荣也。自古非苦宫室小狭，但患人不安宁，宜且罢止，以应天心。臣意以匹夫之才，无有行能，久食重禄，擢备近臣，比受厚赐



，喜惧相并，不胜愚愍征营，罪当万死。

帝报曰：“汤引六事，咎在一人。其冠履勿谢。敕大匠止作，诸宫减省不急。”因谢公卿百僚，诏下，遂应时澍雨焉。

时窦融年老，子孙纵诞，多不法，诏切责之。融惶恐乞骸骨，诏令归第养病，以赵熹代为卫尉。熹字伯阳，宛人也，少有节操。初更始攻舞阴不下，云闻宛有赵氏孤孙熹，信义著名，愿得降之。更始乃徵熹。熹年未二十，既见，更始笑曰：“蚩粟犊岂能负重致远乎？”即除为郎中，行偏将军事，使诣舞阴城，遂降。因进人颍川，击诸不下者。又助光武战昆阳，熹被创，有战功，封勇功侯。更始败，熹亡归，遇更始亲属，裸跣涂炭，饥困不能前，熹将所装缣帛资粮，悉以与之，将护归乡里。时邓奉反南阳，熹素与奉善，数遗书切责之，而谗者因言熹与奉合谋。及奉败，帝得熹书，乃惊曰：“赵熹真长者也。”即徵熹，引见，赐鞍马，待诏公车。后拜怀令，迁平原太守，擢举义行，诛锄奸恶。后青州大蝗，侵入平原界辄死，百姓歌之。二十六年，徵入为太仆。二十七年，拜太尉，赐爵关内侯。及帝崩，受遗诏典丧礼。时藩王皆在京师，自王莽篡乱，旧典不存，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，宪章无序。熹乃正色，横剑殿阶，扶下诸王，以明尊卑。时藩国官属，出入宫省，与百僚无别，熹表奏谒者将护，分止他县，诸王并令就邸，惟朝晡入临。整礼仪，严门卫，内外肃然。水平元年，封节卿侯。三年，以事免。其冬，为卫尉。

以郭丹为司徒，虞延为太尉。郭丹与侯霸、杜林、张湛、郭伋齐名相善，杜诗亦叹服，至是为司徒，年已八十六矣。明年以事免，而河南尹范迁代之。迁初为渔阳太守，以智略安边，匈奴不敢入界。迁有清行，其妻尝谓曰：“君有四子而无栖身之地，可余俸禄，为后世业乎？”迁曰：“吾备位大臣，而蓄财求利，何以示后世耶？”在位四年毙，家无担石，与郭丹同。虞延字子大，长八尺六寸，腰带十围，力能负千斤，手能擒虎，建武中，除细阳令，百姓感悦之。后迁洛阳令，尝件信阳侯阴就，于是外戚敛手。

以太仆伏恭为司空。前是梁松尚光武女舞阴长公主，宠幸莫比。光武崩，受遗诏辅政。永平元年，迁太仆。而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，二年，发觉免官，以伏恭代之。松益怀怨望，乃悬飞书诽谤，下狱死。弟竦、恭俱坐徙九真，后诏还本郡。竦闭门自养，以经籍自娱，著书数篇，名曰《七序》，班固见而称之。竦好施，不事产业。自负其才，郁郁不得意。尝登高远望，叹息言曰：“大丈夫居世，生当封侯，死当庙食，如其不然，闲居可以养志，《诗》《书》足以自娱。州郡之职，徒劳人耳。”后辟命交至，并无所就。有三男三女，肃宗纳其二女，皆为贵人。小贵人生和帝，窦皇后养为己子，而竦家私相庆。后诸窦闻之，恐梁氏得志，终为己害，遂语杀二贵人，而陷竦等以恶逆。竦

死狱中，家属复徙九真。这俱是后话不表。

且说光武旧将存青，贾复于中元元年薨，刘隆、马成中元二年薨，水平元年臧宫、耿弇、邓禹薨，永平二年王霸薨，只有马武一人，至永平四年亦薨。显宗甚为悲悼。按中兴二十八将，当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。大抵真主定世，一时承命，感会风云，奋其智勇，理应然也。而后世俗说，乃有二十八宿闹昆阳之语，战昆阳时，只有臧宫、王霸、傅俊、任光、马成、朱祐、王常、马武，其余将帅皆在后。于颍阳得祭遵、铫期，于父城得冯异，及讨河北而后，诸将始出。旧演义竟架空杂凑，甚至以光武骑神牛，严子陵作军师，荒唐不已，且不贯串，读传奇，虽以消暇，而亦足以资感发。故唯按史书实事，纪事编年，错综出入，则披览之余，启人神志，不无裨益。且座间席次，偶为谈助，亦不致遗讥市俗，见笑通人也。

却说明帝追感前世功臣不已，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，所谓二十八宿是也。其外又画王常、李通、窦融、卓茂，合三十二人。今依其本第，列之于左，以志名臣列将之次云：

太傅高密侯邓禹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  
大司马广平侯吴汉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 
左将军胶东侯贾复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  
建威大将军好畤侯骠骑大将军参藩侯杜茂  
执金吾雍奴侯寇恂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  
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左曹合肥侯坚鐔  
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上谷太守淮阳侯王霸  
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祐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 
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 
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右将军槐里侯万修  
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太常灵寿侯邳彤  
卫尉安成侯铫期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  
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  
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 
捕虏将军扬虚侯马武大司空安丰侯窦融  
骠骑将军慎侯刘隆太傅宣德侯卓茂

时东平王苍观图，言于帝曰：“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？”帝笑而不言。苍少好经书，雅有志思，在朝至诚敢言，多所隆益，显宗甚爱重之。而苍自以至亲辅政，声望日重，意不自安，上疏归职，其疏曰：

臣苍疲弩，特为陛下慈恩覆护，在家被教导之仁，升朝蒙爵命之首，制书

褒美，班之四海，举负薪之才，升君子之器。凡匹夫一介，尚不忘箪食之惠，况臣居宰相之位，同气之亲哉！宜当暴骸膏野，为百僚先，而愚顽之质，加以固病，诚差负乘，辱汗辅将之位，将被诗人三百赤绂之刺。今方域晏然，要荒无馘，将遵上德无为之时也，文官犹可并省，武职尤不宜建。昔象封有鼻，不任以政。诚由爱深，不忍扬其过恶。前事之不忘，来事之师也。自汉兴以来，宗室子弟，无得在公卿位者，惟陛下审览虞帝优养母弟，遵承旧典，终卒厚恩。乞上骠骑将军印绶，退就蕃国，愿蒙哀怜。

帝阅疏叹息，优诏不听。其后数陈乞，辞甚恳切。五年，乃许还国，而不听上将军印绶，厚加赏赐。六年冬，帝幸鲁，徵苍从还京师。明年皇太后崩，既葬，乃归国。帝临送归宫，凄然还思，乃遣使手诏国中傅曰：辞别之后，独坐不乐，因就车归，伏轼而吟。瞻望永怀，实劳我心，诵及《采菽》，以增叹息。日者问东平王，处家何者是乐？王言为善最乐，其言甚大，副是腰腹矣。今送列侯印十九枚，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，皆令带之。

苍为人美须髯，腰带十围，故云。

苍于十王中最贤，而显宗友爱亦笃。沛王辅，亦好经书，善《京氏易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在国谨节，终始如一，称为贤王。东海王彊，恭谦好礼，永平元年薨，礼遇尤为殊异。楚王英，许美人所生也。自显宗为太子时，英常独归附太子。太子特亲爱之。及即位，数受赏赐。元年，待封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。英少好游侠，交通宾客，晚节更学为浮屠斋戒。浮屠者，佛也，西域天竺国其人修浮屠道，不杀伐，遂以成俗。《后汉书》载云：“世传明帝梦见金人，长大，项有光明，以问群臣。或曰：‘西方有神，名曰佛，其形长丈六尺，黄金色，梦或是此。’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，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。楚王英始信其术，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”云。其教大抵慈悲不杀为主，而专务清静。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，随复受形，生时善恶，皆有报应，故所贵修练精神，以至无生而得为佛。精于其道者，号曰沙门，善为宏阔胜大之言，以劝诱愚俗。

按史书，明帝并无遣使西域之事，大抵亦后世好奇喜异者托说耳。《西域传》永平十六年，明帝乃命将帅，北征匈奴，取尹吾卢地，置宜禾都尉以屯田，遂通西域。于阗诸国，皆遣子入侍。西域自王莽时与中国绝，至是凡六十五载，乃复通焉。而楚王英好佛，则永平八年，已有入缣赎罪之文，十四年已谋逆自杀矣，其为后人托说无疑，故《后汉书》金人入梦，天竺问佛之说，著以“世传”二字，亦明文，故以世传之说入书。而于十六年通西域，复特书西域自与中国绝者六十五载，以明后世传说为乌有子虚。世多通儒，当有辩证，姑不具论。

且说永平八年，诏令天下死罪，皆入缣赎，英奉黄缣白纨诣国相曰：“托在藩辅，过恶累积，欢喜大恩，奉送缣帛，以赎衍罪。”国相大为诧异，只得奏闻。诏报曰：“楚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慈，洁斋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，当有悔吝，其还赎，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。”英后遂大交通方士，作金龟玉鹤，刻文字以为符瑞。十三年十月，有男子燕广，告英与渔阳王平、颜忠等造作图书，有逆谋。事下案验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，造作图讖，擅相官秩，置诸侯、王公、将军、二千石，大逆不道，请诛之。帝以亲亲不忍，乃废英，徙于丹阳泾县，赐汤沐邑五百户，男女为侯主者，食邑如故，许太后勿上玺绶，留住楚官。明年，英至丹阳，自杀。诏以诸侯礼葬于泾，而封燕广为折奸侯。于是穷治楚狱，遂至累年。其辞语相连，自京师亲戚、诸侯、州郡豪杰及考案吏，阿附相陷，坐死徒者以千数，而系狱者，尚数千人。

初，樊儵弟鲋，为其子赏求楚王英女，儵闻而止之曰：“建武中吾家并受荣进，一宗五侯。时特进一言，女可配王，男可尚主，但以贵宠过盛，即为祸患，故不为也。且尔一子，奈何弃之于楚乎。”鲋不从，及楚事觉，儵已卒。上追念儵谨慎，故其诸子皆得不坐。

英尝阴疏天下名士，上得其录，有吴郡太守尹兴名，乃征兴及掾史五百余人诣廷尉就考。诸吏不胜掠治，死者大半，唯门下掾陆续，主簿梁宏，功曹史驷勋，备受五毒，肌肉消烂，终无异辞。续母自吴来洛阳。觐侯消息。狱特严急，无缘相闻，母但馈食付门卒以进之。续在狱虽刑考，辞色未尝变，忽对食悲泣，不能自胜，治狱使者怪而问之，续曰：“母远来，不得相见，故悲痛耳。”问：“何从得知母来？”续曰：“因馈食，识母所自调和。吾母截肉，未尝不方，断葱以寸为度，故知母来耳。”使者嘉之，以状闻帝，即赦兴等还乡里，禁锢终身。续，会稽人，太守尹兴尝因岁饥，使续于都亭赈民饘粥。续悉简阅其民，讯以名氏。事毕，兴问所食几何，续因口说六百余人，皆分别姓氏，无有差谬。以老病卒。

再说颜忠、王平辞引隧乡侯耿建、朗陵侯臧信、护泽侯邓鯉、曲成侯刘建。建等辞未尝与忠、平相见。是时显宗怒甚，吏皆惶恐，诸所连及，率一切陷入，无敢以情恕者。侍御史寒朗心伤其冤，试以建等形状独问忠、平，而二人错不能对。朗知其诈，乃上言：“建等无奸，专为忠等所诬，疑天下无辜，类多如此。”帝曰：“即如是，忠、平何故引之？”对曰：“忠、平自知所犯不道，故多有虚引，冀以自明。”帝曰：“即如是，何不早奏？”对曰：“臣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。”帝怒曰：“吏持两端，促提下，捶之。”左右方引来，朗曰：“愿一言而死，小臣不敢欺，欲助国耳。”帝闻曰：“谁与共为章？”对曰：“臣独作之。”帝曰：“何不三府议？”对曰：“臣自知当

必族灭，不敢多污染人。”帝曰：“何故族灭？”对曰：“臣考事一年，不能穷尽奸状，反为罪人讼冤，故知当族灭。然臣所以言者，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。臣见考囚在事者，咸共言妖恶大故，臣子所宜同疾，今出之不如入之，可无后责。是以考一连十，考十连百。又公卿朝会，陛下问以得失，皆长跪言，旧制大罪祸及九族，陛下大恩，裁止于身，天下幸甚。及其归舍，口虽不言，而仰屋窃叹，莫不知其多冤，无敢悟陛下言者。臣今所陈，诚死无悔。”帝下诏遣朗出。后二日，车驾自幸洛阳狱，录囚徒，理出千余人。时天旱，即大雨。马后亦以楚狱多滥，乘间为帝言之。帝恻然感悟，夜下暗思，由是多所降宥。

任城令汝南袁安，迁楚郡太守，到任不入府，先往案楚王英狱事，理其无明验者，条上出之。府丞掾史，皆叩头争，以为阿附与反虏，法与同罪，不可。安曰：“如有不合，太守自当坐之，不以相及也。”遂分别具奏，帝感悟，即报许。得出者四百余家，亦见楚狱惨矣。

千乘太守薛汉，世习《韩诗》，政有异迹，而善说灾异讖纬。建武初，为博士，受诏校定图讖，弟子常数百人，亦坐楚事诛死。故人门生莫敢视。独府掾廉范，往收敛之。吏以闻，帝大怒，召范入，诘责曰：“薛汉与楚王同谋，交乱天下。范公府掾，不与朝廷同心，而反收敛罪人，何也？”范叩头曰：“臣无状愚憨，以为汉等皆已伏诛，不胜师资之情，罪当万坐。”帝怒稍解，问范曰：“卿廉颇后耶？与右将军褒、大司马丹有亲属乎？”范对曰：“褒，臣之曾祖，丹，臣之祖也。”帝曰：“怪卿志胆敢尔。”因赦之。范由是显名，举茂才。数月，再迁为云中太守。

显宗性偏急，而闻义亦能徙，殆所谓情理之枢，有开塞之感耶。又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。近臣尚书以下，至见提曳。常以事怒郎药崧，以杖撞之。崧走入床下，帝怒甚，疾言曰：“郎出！郎出！”崧曰：“天子穆穆，诸侯煌煌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。”帝赦之，朝廷莫不悚栗，争为严切，以避诛责。尚书钟离意独敢谏争，数封还诏书，臣下过失，辄救解之。会连有变异，复上疏曰：

伏惟陛下躬行孝道，修明经术，郊祀天地，畏敬鬼神，忧恤黎元，劳心丁怠，而天气未和，日月不明，水泉涌溢，寒暑违节者，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职，而苛刻为俗，吏杀良人，继踵不绝。百官无相亲之心，吏人无雍雍之志。至于骨肉相残，毒害弥深，感逆和气，以为天灾。百姓可以德胜，难以力服，先王要道，民用和睦，故能致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《鹿鸣》之诗，必言宴乐者，以人神之心洽，然后天气和也。愿陛下垂圣德，揆万机，诏有司，慎人命，缓刑罚，顺时气，以调阴阳，垂之无极。

帝知其减，然不能用。以此不得久留，出为鲁相。意视事五年，爱利百姓

，人多殷富，以病卒官，遗言上书，陈升平之世，难以急化，宜少宽假。帝感伤其意，下诏嗟叹，赐钱二十万。

按意《别传》载：意为鲁相，到官，出私钱万三千文，付户曹孔诩，修夫子车，身入庙，拭几席剑履。男子张伯除堂下草，土中得玉璧七枚。伯怀其一，以六枚白意。意令主簿安置几前。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瓮，意召孔诩问：“此何瓮也？”对曰：“夫子瓮也，背有丹书，人莫敢发。”意曰：“夫子为人所以遗瓮，欲悬示后贤。”因发之，中得素书，文曰：“后世修吾书，董仲舒；护吾车，拭吾履，发吾瓮，会稽钟离意。壁有七，张伯藏其一。”意召问伯，果服焉。又建武初董宪裨将屯兵于鲁，侵害百姓。太守鲍永击讨，大破之。唯别帅彭丰、虞休、皮常等各千余人，称将军，不肯下。顷之，孔子阙里，无故荆棘自除，从讲堂至于里门。永异之。谓府丞及鲁令曰：“方今危急，而阙里自开，斯岂夫子欲令太守行礼，助吾诛无道耶？”乃会人众，修乡射之礼，请彭丰等其会观，欲因此擒之。丰等亦欲图永，乃持牛酒劳飨，而潜挟兵器。永觉之，手格杀丰等，其党羽悉破平之。《记》曰：“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”又曰：“至诚如神。”固如是哉。乃好异者，至舍圣人之道而他求。若楚王英者，固以尧舜周孔之道为不足法也。性情如此，其不善终也亦宜。

广陵王荆，性刻急阴险，有才能而喜文法。光武崩，荆哭不哀，而作飞书，令苍头诈称东海王彊舅郭况与彊书，以彊无罪被废，劝彊乘丧起兵，夺天下。彊得书惶怖，即执其使，封书上之。显宗以荆母弟，秘其事，遣荆出止河南宫，时西羌反，荆不得志，冀天下因羌惊动有变，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。帝闻之，徙封荆广陵王，遣之国。后荆复呼相工谓曰：“我貌类先帝，先帝三十得天下，我今亦三十，可起兵未？”相者诣吏告之。荆惶恐，自系狱。帝复加恩，不考极其事，使中尉谨宿卫之。荆犹下改，九年使巫祭祀咒诅，有司举奏，请诛之。荆自杀，帝怜伤之，赐谥曰思王。十四年，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，服王玺绶，食故国六县。荆之罪，浮子英，帝何独恨英之深也。显宗深明经术者，殆于还赎一诏有隐悔与？

十五年夏四月，封皇子恭为钜鹿王，党为乐成王，衍为下邳王，畅为汝南王，昌为常山王，长为济阴王，赐天下男子爵人三级，大赦天下。诸不应看者，皆赦除之。天下大酺五日。酺，布也。汉律三人以上，无故群饮者，罚金四两，今布恩于天下，得聚会饮食五日也。

时天下又安乌桓、鲜卑、南匈奴，皆附汉内属。独北匈奴虽遣使入贡，而寇钞不息，边城昼闭。耿秉数上言请击之。秉字伯初，况孙，大司马国之子。有伟体，腰带八围，博通书记，能说《司马兵法》，尤好将帅之略。常以中国虚费，边睡不宁，其患专在匈奴，以战去战，盛王之道，显宗欲遵武帝故事

，阴然其言。显亲侯窦固，窦融弟友之子也。永平初，坐从兄穆有罪，废于家十今年。帝以固旧随融在河西，明习边事，十五年冬，拜耿秉为驸马都尉，窦固为奉车都尉，乃使秉、固与太仆祭彤，虎贲中山郎将马廖，下博侯刘张，好畤侯耿忠等共议之，如何建议，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回 三十六人平西域

匈奴之分南北，自建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始。初，呼韩邪单于死，诸子以次立，至单于舆，骄踞自比冒顿，数寇边。光武方平诸夏，未遑外事。九年，遣吴汉击之，经岁无功，而匈奴转盛，钞暴日增，北边无复宁岁。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，以次当为左贤王。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，当为单于者也。单于舆欲传其子，遂杀知牙师。知牙师者，王昭君之子也。乌珠留单于之子比怒曰：“以兄弟言之，右谷蠡王次当立，以子言之，我前单于长子，我当立。何得诛弟自立其子？”遂内怀猜惧，庭会稀阔。单于疑之。失舆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，部领南边及乌桓，至是乃遣两骨都侯，监领比所部兵。比不得立，益愤恨，密遣人奉汉以匈奴地图。二十三年，诣西河太守，求内属。两骨都侯觉之，因白单于。比惧，遂敛所主南边八郡，众四五万人，待两骨都侯还，欲杀之。骨都侯且到，知其谋，皆轻骑亡去，以告单于。单于发万骑击之，见比众盛，不敢进而还。二十四年春，八部大人共议，立比为呼韩邪单于，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，故欲袭其号。乃款五原塞，愿永为藩蔽，扞御北虏。帝用中郎将耿国议，乃许之。其冬，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。

二十五年春，南单于遣其弟左贤王莫，将万余人击北单于弟薁鞬，左贤王生获之，北单于震怖，却地千余里。南单于复遣使诣阙贡献，求使者监护，遣侍子修旧约。诏南单于入居边内地，遣中郎将段彬，副校尉王郁，将兵西河，护卫之。单于亦列置诸部王，助汉扞戎，为郡县侦逻耳目。北单于惶恐，颇还所掠汉民。

二十七年，北匈奴遣使诣武威，求和亲。帝诏公卿廷议，不决。时显宗为太子，言曰：“南单于新附，北虏惧于见伐，故倾耳而听，争欲归义耳。今未能出兵。而反交通北虏，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，北虏降者，且不复来矣。”帝然之，告武威太守，勿受其使。明年，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，更乞和亲，并请音乐。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，与俱献见。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。司徒掾班彪奏曰：“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，惧谋其国耳。今既未获助南，亦不宜绝北。”因拟答辞并上曰：

单于不忘汉恩，追念先祖旧约，欲修和亲，以辅身安国，计议甚高，为单于嘉之。往者匈奴数有乖乱，呼韩、郅支自相仇隙，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，故各遣侍子，称藩保塞。其后郅支忿戾，自绝皇泽，而呼韩亲附，忠孝弥著

，及汉灭郅支，遂保国传嗣，子孙相继。今南单于携众向南，款塞归命，自以呼韩嫡长，次第当立，而侵夺失职，猜疑相背，数请兵将，归埽北庭。策谋纷坛，无所不至。惟念斯言丁可独听，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，欲修和亲，故拒而未许，将以成单子忠孝之义。汉秉威信，总率万国，日月所照，皆为臣妾，殊俗百蛮，义无亲疏，服顺者褒赏，逆者诛罚，善恶之效，呼韩、郅支是也。今单于欲修和亲，款诚已达，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，俱来献见。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？单于数连兵乱，国内虚耗，贡物裁以通礼，何必献马裘。今赍杂绘五百疋，弓鞬■丸一，矢四发，遣遗单于。又赐献马左骨都候、右谷蠡王，杂繒各四百匹，斩马剑各一。单于前言，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笏瑟空侯皆败，愿复裁赐。念单于国尚未安，方厉武节，以战攻为务，笏瑟之用，不如良弓利剑，故未以贪。朕下爱小物，于单于便宜所欲，遣驿以闻。

自后边界相安。

至明帝永平五年，北匈奴寇五原及云中，南单于击走之。自此数寇钞边郡，焚烧城邑，杀掠甚众，河西城门昼闭。显宗患之，十五年冬，乃使诸将共议北征之策。耿秉以为当先击白山，得伊吾，破车师，通使乌孙诸国，以断其右臂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，为此复为折其左角，然后匈奴可击也。上善其言。议者或以为今兵出白山，匈奴必并兵相助，又当分其东以离其众。上从之。遂以耿秉为驸马都尉，以骑都尉秦彭副之，以窦固为奉车都尉，耿忠副之，皆置从事司马，出屯凉州。十六年二月，乃大发缘边兵，遣诸将四道出塞。祭彤与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、西河、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，出高闭塞。窦固、耿忠率酒泉、敦煌、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，出酒泉塞。耿秉秦彭率武威、陇西、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张掖、居延塞。骑都尉来苗、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、雁门、代郡、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定襄郡兵及乌桓、鲜卑万一千骑，出平城塞。

且说窦固、耿忠军至天山，击呼衍王，斩首千余级，呼衍王走，假司马卒起，复邀到，勇不可当，虏遂大败。迫至蒲类海，取伊吾卢地，遂置宜禾都尉，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，而使班超与从事郭恂使西域。耿秉、秦彭击匈林王，绝幕六百余里。来苗、文穆至匈河水上，虏皆奔走，不战而还。祭彤、吴棠与南单于左贤王信出高阙，期至涿邪山。左贤王信有嫌于彤，出塞九百余里有小山，信乃妄言以为涿邪山。彤到，不见虏，遂还。时诸将惟窦固有功，加位特进。彤、棠坐逗遛畏懦，不至涿邪山，免为庶人下狱。

彤建武中，为辽东太守，威声畅于北方，西自武威，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，野无风尘，悉罢缘边屯兵。十二年，显宗徵为太仆。彤在辽东三十几年，衣无兼副，帝嘉其功，又美彤清约，拜日赐钱百万，马三匹，衣被刀剑



，下至居室什物，大小无不悉备。帝每见彤，常叹息以为可属以重任，及坐法下狱，随赦之。而彤性沉毅内重，自恨见诈无功，出狱数日，呕血死。临终谓其子曰：“吾蒙国厚恩，奉使不称，微绩不立，身死诚惭义不可以无功受赏，死后，汝悉簿上所得赐物，身自诣兵屯，效死前行，以副吾心。”既卒，其子逢上疏，具陈遗言。帝雅信重彤，方更任用，闻之大惊，召逢问疾状，嗟叹者良久。后乌桓、鲜卑追思彤无已，每次朝贺京师，常过冢拜谒，仰天号泣乃去。辽东吏人为立祠，四时奉祭焉，彤葬后，子参遂诣窦固从军，击车师有功，稍迁辽东太守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班超字仲升，扶风平陵人，徐令彪之少子也。为人有志，不修细节。然内孝谨，居家常执勤苦，不耻劳辱。有口辩，而涉猎书传。兄固，字孟坚，九岁能文，及长，遂博贯载籍，九流百家之书，无不穷究。以父彪所续前史未详，乃潜精研思，欲就其业。既而有人上书，告固私改作国史者，有诏下郡，收固系京兆狱，尽取其家书。超恐固为郡所覈考，不能自明，乃驰诣阙上书，得召见，超具言固所著述意，而郡亦上其书。显宗甚奇之，召固诣校书部，除兰台令史，使终成前书。固后积思二十余年，至建初中乃成。即今所谓《前汉书》也。初，固被召诣校书郎，超与母随至洛阳，家贫，常为官傭书以供养，久劳苦。尝投笔叹曰：“大丈夫无他志略，犹当效傅介子、张窋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笔研间乎？”左右皆笑之，超曰：“小子安知壮士志哉！”后有相者，谓当封侯万里之外，超问其状，相者指曰：“生燕颌虎颈，飞而食肉，此万里侯相也。”久之，显宗问固：“卿弟安在？”固对：“为官写书，受值以养老母。”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，后坐事免官。及窦固出击匈奴，以超为假司马，将兵别击伊吾，战于蒲类海，多斩首虏而还。固以为能，遂复遣同郭恂俱使西域云。

超到西域鄯善国，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，后忽更疏懈。超谓其官属曰：“宁觉广礼意薄乎？”官属曰：“胡人不能常久耳。”超曰：“此必有北虏使来，狐疑未知听从故也。明者睹未萌，况已著耶？”乃召侍胡，诈之曰：“匈奴使来数日，今安在乎？”侍胡惶恐曰：“到已三日，去此三十里。”超乃闭侍胡，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，与共饮，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“卿曹与我俱在绝域，今虏使到裁数日，而王广礼敬即废。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，骸骨长为豺狼食矣。力之奈何？”官属皆曰：“今在危亡之地，死生从司马。”超曰：“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当今之计，独有因夜以火攻虏，使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震怖，可殄尽也。灭此虏，则鄯善破胆，功成事立矣。”众曰：“当与从事议之。”超怒曰：“吉凶决于今日，从事文俗吏，闻此必恐而谋泄。死无所名，非壮士也。”众曰：“善！”初夜，超遂将吏士直奔虏营。会

天大风，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，约曰见火然，皆当鸣鼓大呼。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。超乃顺风纵火，前后鼓噪。虏众惊乱，超手格杀三人，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，余众百许人悉烧死。明日乃还，告郭恂，恂大惊，既而色动。超知其意，举手曰：“掾虽不行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？”恂乃悦，超于是召鄯善王广，以虏使首示之，一国震怖。超告以汉威德，自今以后，勿复与北虏通。广叩头，愿属汉无二心，遂纳子为质。还白窦固，固大喜，具上超功效，并求更选使使西域。帝曰：“吏如班超，何故不遣，而更选乎？今以超为军司马，令遂前功，复使于寘。”固欲益其兵，超曰：“愿将本所从二十六人足矣。于寘国大而远，今将数百人，无益于强，如有不虞，多益为累耳。”

是时于寘王广德，新攻破莎车国，遂雄张南道，而匈奴使监护其国。超既至，广德札意甚疏，且其俗信巫，巫言：“神怒何故欲向汉？汉使有马，急求取以祠我。”广德乃遣国相私来比就超请马。超知其状，报许之，而令巫自来取马。有顷巫至，超即斩其首，收私来比，鞭答数百，以巫首送广德，因责让之。广德先闻超在鄯善，诛灭虏使，大惶恐，即杀匈奴使者而降。超重赐其王以下，因镇抚焉。于是诸国遣子入侍。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，至是乃复通焉。

却说伊吾、车师为西域之门户，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、伊吾以制西域。既属汉，匈奴益窘，遂大人寇云中，烽火不绝。云中太守廉范，立传吏士出拒。故事虏人过五千，当移文傍郡。吏乃请传檄求救，范不听，自率士卒拒之。虏众盛而范兵不敌，会日暮，范令军士各交缚两炬，三头爇火，手持一端。虏遥望营中火光星列，谓汉兵救至，大惊，待旦将退。范乃令军中蓐食，晨往赴之，斩首数百级。虏自相躏藉，死者千余人。北匈奴由此不敢复向云中。

十七年冬，乃遣窦固率耿秉、刘张出敦煌昆仑塞，以击西域，取车师。伊吾北通车师千二百里，自车师前王庭，傍南山北陂河西行，至莎车，为南道，随北山陂河行，至疏勒，为北道。南道西逾葱岭，则出大月氏、安息诸国，北道西逾葱岭，则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、焉耆诸国。班超知汉必出白山击车师，遂从间道北至疏勒。疏勒东北为龟兹，龟兹王建，为匈奴所立，倚恃匈奴，据有北道，攻杀疏勒王，自立其臣兜题为疏勒国王。超至疏勒，去兜题所居槃台城九十里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。敕虑曰：“兜题本非疏勒种，国人心不用命。若不即降，便可执之。”虑既到，兜题见虑轻弱，殊无降意。虑因其无备，遂前劫缚兜题。左右出其不意，皆惊惧奔走。虑驰报超，超即赴之，悉召疏勒将吏，说以龟兹无道之状，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。国人大悦。忠及官属，皆请杀兜题，超欲示汉威信，不听，遂释而遗之。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。

窦固等合兵万四千骑。十一月，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。遂进击车师。车师北与匈奴接，有前后部，车师前王即后王之子也，其廷相去五百余里。固以

后王道远，山谷深，士卒寒苦，欲攻前王。耿秉以为先赴后王，则前王自服。固计未决，秉奋身而起曰：“请行前。”乃上马引兵北入。众兵不得已，遂并进，纵兵抄掠，斩首数千级。后王安得震怖，从数百骑出迎秉。而固司马苏安欲全功归固，即驰谓安得曰：“汉贵将独有奉车都尉，天子姊婿，爵为通侯，当先降之。”安得乃还，更令其诸将迎秉。秉大怒，被甲上马，麾其精骑，径造固壁，言曰：“车师王降，讫今不至，请往果其首。”固大惊曰：“且止！将败事。”秉厉声曰：“受降如受敌。”遂驰赴之。安得惶恐。走让门，脱帽趋抱马足降。秉以诣固。其前王亦归命，遂定车师。固奏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，以陈睦为都护，耿恭为戊校尉，屯后王都金蒲城，关宠为己校尉，屯前王部柳中城。屯各置数百人。

十八年，诏窦固等罢兵还京师。固等去，北单于遂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击车师。耿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，尽为所没。匈奴遂破杀车师后王安得，而攻金蒲城。恭乘城搏战，以毒药缚矢。传语匈奴曰：“汉家箭神，其中创必有异。”因发强晋射之；虏中矢者，视创皆沸，遂大惊。会天暴风雨，随雨击之，杀伤甚众。匈奴震怖相谓曰：“汉兵神，真可畏也。”遂解去。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，五月，乃引兵据之。恭字伯宗，亦况孙，国弟广之子也。少孤，慷慨多大略，有将帅才。刘张请恭为司马，车师定，乃以为戊校尉。恭既据城，七月，匈奴复来攻。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，胡骑散走。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。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，亦不得水。吏士渴乏，窄马粪汁而饮之。恭仰叹曰：“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，飞泉涌出。今汉德神明，岂有穷哉！”乃整衣服，向井再拜，为吏士祷。有顷，水泉奔出，众皆称万岁。乃令士且勿饮，先和泥涂城，扬水示之。虏以为神明，遂引去。

时焉耆、龟兹攻歿都护陈睦，北匈奴亦围关宠于柳中。会显宗驾崩，救兵不至，车师复叛，与匈奴共攻耿恭，未知耿恭生死如何，下回再为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一回 肃宗爱色容权威

永平十八年秋八月壬子，帝崩于东宫前殿。年四十八，遗诏无起寝庙，藏主于皇后更衣别室。帝初作寿陵，制令流水而已，无得起坟。万年之后，埽地而祭，杆水脯糒而已，过百日，唯四时设奠，置吏卒数人，供给洒埽，勿开修道。敢有所兴作者，以擅议宗庙法从事。帝遵奉建武制度，无敢违者。后宫之家，不得封侯与政。馆陶公主为子求郎，不许，而赐钱千万。谓群臣曰：“郎官上应列宿，出宰百里，苟非其人，则民受其殃，是以难之。”故吏称其官，民安其业，远近肃服，户口兹殖焉。

肃宗孝章皇帝讳炟，显宗第五子也。少宽容，好儒术。即位年十九。尊马后曰皇太后。十月，大赦天下，赐民爵与粟如先代。以节乡侯赵熹为大傅，司

空牟融为太尉。融经行纯备，举动方重，显宗每延谋政事，以经明才高，善议论，朝廷皆服其能云。擢第五伦为司空。伦字伯鱼，少有义行。王莽末，盗贼起，伦依险筑营以保宗族，贼至，辄奋厉其众，引强待满以拒之。铜马、赤眉之属前后攻杀，皆不能下。后京兆尹阎兴召为主簿。时盖延代鲜于褒为冯翊，多非法。伦数切谏，延恨之，故滞不得举。伦每读诏书，常叹息曰：“此圣主也，一见决矣。”等辈笑之曰：“尔说州将尚不下，安能动万乘乎？”伦曰：“未遇知己，道不同故耳。”建武二十六年，举孝廉，补淮阳国医工长，从王朝京师，随官属得会见。帝问以政事，伦因此酬对政道，帝大悦。明日，复特召入，与语至夕。诏以为扶夷长，未到官，追拜会稽太守，会稽俗好淫祀，其巫覡多依托鬼神，诈怖愚民，百姓财产以之困乏。伦到官，移书属县，晓告百姓，执愚者，皆案论之。民初颇恐惧，或咒诅妄言，伦案之愈急，后遂断绝，百姓以安。永平五年，坐法徵，老少攀车啼呼相随，日裁行数里，不得前。伦乃伪止亭舍，阴乘船去。众知，复追诣京师，守阙上书者千余人。后免归田里，身自耕种。数岁，拜为宕渠令，迁蜀郡太守。伦所举吏，多至九卿、二千石，时以为知人云。

且说是时北匈奴正围关宠于柳中城。会闻中国有大丧，救兵不出，车师亦叛，与匈奴共攻取耿恭。恭率厉士众御之，数月，食尽穷困，乃煮铠弩，食其筋革。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，故皆无二心，而稍稍死亡，余数十人。单于知恭困，欲必降之，遣使招恭曰：“若降者，当封为白屋王，妻以女子。”恭诱其使上城，手击杀之，炙诸城上。单于大怒，更益兵围恭，不能下。

关宠上书求救，诏公卿会议。第五伦以为不宜救。司徒鲍昱曰：“今使人于危难之地，急而弃之，外则纵蛮夷之暴，内则伤死难之臣。诚令权时无边事可也，匈奴如复犯塞为寇，陛下将何以使将？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，匈奴围之，历旬不下，是其寡弱力尽之效也。可令敦煌、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，多其幡帜，倍道兼行，以赴其急。匈奴疲极之兵，必不敢当。四十日间，足还入塞。”帝然之。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，行太守事，遣酒泉太守秦彭与谒者王蒙、皇甫援发张掖、酒泉、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六千余人，以救之。时十一月也。

明年为建初元年，正月，秦彭等兵会柳中城，击车师，攻交河城，斩首三千八百级。北匈奴惊走，车师复降。会关宠已歿，王蒙等闻之，便欲引兵还。耿恭军吏范羌时在军中，固请迎恭。诸将不敢前，乃分兵二千人与羌，从山北迎恭，遇大雪丈余，军仅能至。城中夜闻兵马声，以为虏来，大惊。羌遥呼曰：“我范羌也，汉遣军迎校尉耳。”城中皆称万岁，开门，共相持涕泣。明日，遂相随俱归。虏兵追之，且战且行。吏士久饥困，发疏勒时，尚有二十六人

，随路死没，三月至玉门关，唯余十三人。衣履穿决，形容枯槁。中郎将郑众为恭已下洗沐，易衣冠。上疏曰：“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，当匈奴之冲，对数万之众，连月逾年，心力困尽，凿山为井，煮弩为粮，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。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，卒全忠勇，不为大汉耻。恭之节义，古今未有，宜蒙显爵，以厉将帅。”及恭至洛阳，鲍昱奏恭节过苏武，宜蒙爵赏。于是拜为骑都尉，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，张封为雍营司马，军吏范羌为共丞，余九人皆补羽林。

后恭复将兵讨西羌，恭与羌接战，斩获无算，勒姐、烧何羌等十三种数万人，皆诣恭降。初，恭出陇西时，上言故安丰侯竇融，昔在西州，甚得羌胡腹心。今大鸿胪固，即其子孙，前击白山，攻冠三军，宜奉大使，镇抚凉部。令车骑将军马防屯军汉阳，以为威重。由是大忤于防。谒者李谭遂承防旨，奏恭不忧军事，被诏怨望。坐徵下狱，免官归本部，卒于家防，明德太后兄也，虽性奢纵，有忿于恭，构之未必遂出其本意，大抵贵显之门，承颜趋旨者作威福，为害一时，遗讥后世，可胜道哉！防兄廖亦倾身结交，冠盖之士争赴趣之。于是第五伦上疏，其略曰：

《书》曰：“臣无作威作福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”近世光烈皇后，虽友爱天至，而抑损阳氏，不假以权势。其后书记请扎，一皆断绝。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十匹，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，私贍三辅衣冠，知与不知，莫不毕给。越骑校尉光，腊用羊三百头，米四百斛，肉五千斤。臣愚以为不应经义。惶恐不敢不以闻，陛下情欲厚之，亦宜所以安之。

后帝欲封爵诸舅，太后不听。会大旱，言事者以为下封外戚之故。有司奏宜依旧典。太后诏曰：

凡言事者，皆欲媚朕以要福耳。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，黄雾四塞，不闻澍雨之应。夫外戚贵盛，鲜不领覆。故先帝防慎舅氏，不令在枢机之位。诸子之封，裁令半楚、淮阳诸国，常谓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。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？且阴卫尉天下称之，省中御者至门，出不及履，此蘧伯玉之敬也。新阳侯虽刚强微失理，然有方略，据地谈论，一朝无双。原鹿贞候勇猛诚信。此三人者，天下选臣，岂可及哉。马氏不及阴氏远矣。吾不才，夙夜累息，常恐亏先后之法，有毛发之罪吾不释，言之下舍书昼夜，而亲属犯之不止，治丧起坟，又不时觉，是吾言之不立，而耳国之塞也。吾为天下母，而身服大练，食不求甘，左右俱著帛布，无香薰之饰者，欲身率下也。以为外亲见之，当伤心自救，但笑言太后素好俭。前过濯龙门上，见外家问起居者，车如流水，马如游龙，苍头衣绿■，领袖正白，顾视御者，不及远矣。故不加谴怒，但绝岁用而已，冀以默愧其心，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。知臣莫若君，况亲属乎？吾岂

可上负先帝之旨，下亏先人之德，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。

固不许。帝省诏悲叹，重复请曰：

汉兴，舅氏之封侯，犹皇子之为王也。太后诚存谦虚，奈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？且卫尉年尊，两校尉有大病，如今不讳，使臣长抱刻骨之恨，宜及吉时，不可稽留。

太后报曰：

吾反复念之，思令两善，岂徒欲获谦让之名，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！高祖约，无军功不侯。今马氏无功，岂得与阴、郭中兴之后等耶？常观富贵之家，禄位重垒，犹再实之木，其根必伤。且人所以愿封侯者，欲上奉祭祀，下求温饱耳。今祭祀则受太官之赐，衣食则蒙御府余资，斯岂不书足，而必当得一县乎？吾计之孰矣，勿有疑也。夫至孝之行，安亲为上。今数遭变异，谷价数倍，忧惶昼夜，不安坐卧，而欲先营外家之封，违慈母之拳拳乎。吾素刚急，有胸中气，不可不顺也。子之未冠，由于父母，已冠成人，则行子之志。念帝人君也，吾以未逾三年之故，自吾家族，故得专之。若阴阳调和，边境清静，然后行子之志，吾但当含饴弄孙，不能复关政矣。

上乃止。太后尝诏三辅，诸马婚亲有属托郡县，干乱吏治者，以法闻。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，辄假借温言，赏以财位。如有纤介，则先见严格之色，然后加谴。于是内外从化，被服如一，诸家惶恐，倍于永平时。

至四年夏，有司连据旧典，请封诸舅。帝以天下丰稔，方垂无事，四月癸卯，遂封廖为顺阳侯，防为颖阳侯，光为许侯。太后闻之曰：“吾少壮时，但慕竹帛，志不顾命。今虽已老，犹戒之在得。故日夜惕厉，思自降损，冀乘此道，不负先帝。所以化导兄弟，共同斯志，欲令瞑目之日，无所复恨，何意老志不从哉！万年之日长恨矣。”廖等并辞让，愿就关内侯，帝不许。廖等不得已受封爵，而退位归第焉。

是年六月，太后崩。帝既为太后所养，专以马氏为外家，故贾贵人不登极位，亲族无受宠荣者。及太后崩，方策书加贵人王赤绶，安车一驷，宫婢二百，御府杂帛二万匹，黄金千斤，钱二千万。

肃宗初即位，岁大旱，谷贵。问群臣何以消复旱灾。校书郎杨终奏以为，广陵、楚、淮阳、济南之狱，徙者万数，又远屯绝域，吏民怨旷，足以动天地。上问司徒鲍昱，昱对曰：“陛下始践天位，虽有失得，未能致异。臣前为汝南太守，典治楚事，系者千余人，恐未能尽当其罪。夫大狱一起，冤者过半。又诣徙者骨肉离分，孤魂不祀。宜一切还诸徙家，蠲除禁锢，使死生获所，则和气可致。”第五伦亦议宜罢边屯。帝悉纳其言。元年三月，诏徵还班超。二年三月，罢伊吾卢屯兵。诏还坐楚、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。

匈奴复遣兵，守伊吾卢地。班超彼徵，将发还，疏勒举城忧恐。其都尉黎弇曰：“汉使弃我，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。诚不忍见汉使去。”因以刀自刭。超还至于寘，王侯以下，皆号位曰：“依汉使如父母，诚不可去。”互抱超马脚，不得行。超亦欲遂其本志，乃更还疏勒。疏勒两城已降龟兹，而兴与尉头连兵。超捕斩反者，击破尉头，杀六百余人，疏勒复安。

建初三年三月，立贵人窦氏为皇后。四年，立皇子庆为皇太子。初，明德马后闻平陵宋扬二女皆有才色，扬以恭孝称于乡间，扬姑即后之外祖母也，乃迎而训之。永平末，选入太子宫，甚有宠。肃宗即位，并为贵人。后，窦勋女也。勋尚东海王疆女涪阳公主。勋父穆，尚内黄公主。勋父子皆坐交通轻薄，属托郡县，下狱死。建初二年，后与女弟俱以选入宫。肃宗先闻后美，及见，雅爱之，因入掖庭，后性敏给，倾心承接，称誉日闻。明年，遂立为皇后。梁贵人者，梁竦之女也，亦以二年选入。宋贵人生皇太子庆，梁贵人生和帝。后既无子，并嫉忌之，数间于帝，渐致疏嫌。因诬宋贵人挟邪媚道，遂出贵人姊妹于暴室，饮药死，废庆为清河王。立梁贵人子肇为皇太子，后养为己子。欲专名外家，而忌梁氏，遂潜杀梁贵人，父梁竦先坐兄松事徙九真，后赦还，至是乃陷以恶，逆死狱中，家属复徙九真，嫂舞阴公主亦坐徙新城。宫省事密，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。

后宠日隆，兄宪为侍中、虎贲中郎将，弟笃为黄门侍郎，并侍宫省，赏赐累积，而喜交通宾客。司空第五伦奏曰：“窦宪椒房之亲，典司禁兵，出入省闼，而好士交结。诸出人贵戚者，类多瑕衅禁錮之人，尤少守约安贫之节。士大夫无志之徒，更相贩卖，云集其门，盖骄佚所从生也。臣愿陛下、中宫严敕宪等，闭门自守，无妄交通士大夫，防其未萌，永保福禄。”宪恃宫掖声势，自王、主及阴、马诸家，莫不畏惮。宪以贱值请夺沁水公主园田，主逼畏不敢计。后帝出过园，指以问宪，宪阴喝不得对。后发觉，帝大怒，召宪切责曰：“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，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！久念使人惊怖，今贵主尚见枉夺，何况小民哉！国家弃宪，如孤雏、腐鼠耳。”宪大惧。皇后为毁服深谢，良久乃得解，使以田还主。虽不绳其罪，然亦不授以重任。下邳周纡好韩非之术，性仇猾吏，志除豪贼，专任刑法，而善为辞案。拜洛阳令，下车先问大姓、主名。吏数阎里豪强以对，纡厉声曰：“本问贵戚若马、窦等辈，岂能知此卖菜庸乎？”于是部吏承望风旨，争以激切为事，贵戚踟躅，京师肃清。

肃宗初政承永平故事，治尚严切。尚书陈宠谏曰：“为政犹张琴瑟，大弦急者小弦绝。陛下宜全广至德，以奉天心。”帝敬纳宠言，每事务于宽厚。第五伦亦以秦酷虐亡国，莽苛法自灭。后遂诏有司绝钻鑽诸惨酷之科，解妖恶之禁，除文致之请讞五十余事，定著于令。是后人俗和平，屡有嘉瑞。宠，王莽

时挂冠去，祭用反家祖腊之，陈咸之曾孙也。世习法律，皆务宽详。

时诏议贡举大鸿胪韦彪上议曰：“国以简贤为务，贤以孝行为首，是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夫忠孝之人，持心近厚，锻炼之夫，持心近薄。士宜以才行为先，不可纯任阀阅。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，二千石贤，则贡举皆得其人矣。”帝常戒俗吏矫饰，诏曰：“夫俗吏矫饰，外貌似是而非，朕甚厌之。安静之吏，恂懦无华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。如襄城令刘方，事吏民同声谓之不烦，虽未有他异，斯亦殆近之矣。间敕二千石，各尚宽明。夫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，以轻为德，以重为威，四者或兴，则下有怨心。其勉思旧令，称朕意焉。”帝尝诏诸儒会白虎观，讲议五经同异。又赐诸怀妊者胎养谷，人千斛，复其夫算一岁，著以为令。诏告卢江太守、东平相，赐郑均、毛义谷各十斛，常以八月长吏存问，赐羊酒，以显异行。郑均，字仲虞，少好黄老书。已为县吏，颇受礼遗。均数谏止，不听，即脱身为傭，岁余得钱帛，归以与兄曰：“物尽可复得，为吏坐臧，终身捐弃。”兄感其言，遂为廉洁。均好义笃实，养寡嫂孤儿，恩礼敦至，常称疾家廷，不应州郡辟召。建初六年，公车特徵，再迁尚书，数纳忠言，帝敬重之。后以病乞骸骨，拜议郎告归。元和二年，帝东巡，过任城，乃幸均舍，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。时人号为“白衣尚书”。毛义，卢江人，前为安邑令。初，张奉慕义名，往谒，适檄召义为令，义捧檄而入，喜动颜色，奉心贱之。后义母死，徵辟皆不至。奉乃叹曰：“贤者固不可测，往者之喜，乃为亲屈也。”

章帝在位十三年，章和二年正月崩，年三十三。孝和皇帝讳肇，即位，年十岁。窦太后临朝，窦宪兄弟皆在亲要之地。宪以前太尉邓彪仁厚委随，故尊崇之以为太傅，令百官总己以听。其所施为，辄外令彪奏，内白太后，事无不从。又校尉桓郁性和退自守，荐令授经禁中。所以内外协附，莫生疑异。

宪性暴横，睚眦之怨，莫不报复。故谒者韩纡，考劾宪父勋狱。宪令客斩纡子，以首祭勋冢。齐都乡侯畅吊国忧，太后数召见之。宪俱畅分宫省之权，遣客刺杀之，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，使侍御史杂考刚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桓帝诛贤宠宦官

却说和帝十岁即位，太后临朝，而窦氏悉居亲要之地，汉势动摇矣。幸有几位忠鲠大臣，名望所归，却推荡不动。袁安、任隗、韩棱、何敞等，皆严重有威，不为势挠者。都乡侯被刺死，有司畏宪威，委疑于畅弟刚所使，诏遣侍御史往齐案其事。尚书韩棱曰：“贼在京师，不宜舍近问远，恐力奸臣所笑。”太后怒，以切责棱，棱固执其议。何敞乃说太尉宋由曰：“畅宗室肺腑，茅土藩臣，致此残酷。奉宪之吏，莫适讨捕，主名不立。敞备数股肱，职典贼曹



，欲亲至发所，以纠其变。而二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盗贼，公纵奸慝。敞请独奏案之。”由乃许焉。二府闻敞行，皆遣王曹随之。于是推举，具得其实。太后怒，闭宪于内宫。宪惧，乃白太后，求击匈奴以赎死。太后许之。

先是章帝末年，北匈奴衰耗，党众高叛。南部攻其前，丁零寇其后，鲜卑击其左，西域侵其右，不复自立，乃远引而去。章和元年，北匈奴五十八部，口三十八万，诣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降。二年，南单于上言，宜及北虏分争，出兵讨伐，破北成南，并为一国，令汉家长无北念。太后以示耿秉，秉上言以为时遭天授，国家之利，宜可听许。尚书宋意上书曰：

夫戎夷自汉兴以来，征伐数矣，其所克获，曾不补害。光武皇帝因其来降，羈縻畜养，边民得生，劳役休息，于兹四十年矣。今鲜卑奉顺，斩获万数，中国坐享大功。所以然者，夷虏桐攻，无损汉兵也。臣察鲜卑侵伐匈奴，正是利其抄掠。及归功圣朝，实由贪得重赏。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，则不得不禁制鲜卑。鲜卑外失暴掠之愿，内无功劳之赏，必为边患。今北虏西遁，请求和亲，宜因其归附，以为外扞。巍巍之业，无以过此。若引兵费赋，以顺南虏，则坐失上略，去安即危矣，诚不可许。

太后竟以宪为车骑将军，伐北匈奴，耿秉为副，发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。

和帝永元元年春，窦宪将征匈奴。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，以为匈奴不犯边塞，而无故劳师远涉，损费国用，邀功万里，非社稷之计。书连上辄寝，宋由惧，遂不敢复署议，而诸卿稍自引止。唯袁安、任隗守正不移，免冠固争，书且十上，众皆为之危惧，安、隗正色自若。侍御史鲁恭上疏曰：

国家新遭大忧，陛下方在谅阴，今乃以盛春之月，兴发军役，扰动天下，以事戎夷，诚非所以垂恩中国，改元正时，由内及外也。夫戎狄者，四方之异气也。是以圣王之制，羈縻不绝而已。今匈奴为鲜卑所破，远藏于史侯河西，去塞数千里，而欲乘其虚耗，利其微弱，是非义之所出也。今始征发，大司农调度不足，上下相迫，民间之急，亦已甚矣。群僚百姓，咸曰不可。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，弃万人之命，不恤其言乎！上观天心，下察人志，足以知事之得失。臣恐中国不为中国，岂徒匈奴而已哉。

尚书令韩梭，骑都尉朱晖，议郎乐恢，皆上疏谏。太后不听。

六月，窦宪、耿秉出朔方鸡鹿塞，南单于出满夷谷，度辽将军邓鸿出涇阳塞，皆会涿邪山。宪分遣阎盘、耿夔将南匈奴精骑万余，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，大破之，单于遁走，追至私渠北鞬海，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，诸裨小王率众降者，前后八十一部，二十余万人。宪、秉出塞三千余里，登燕然山，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，纪汉威德而还。单于遣弟奉贡入侍，南单于复袭击之，北单

于被创，仅而得免。宪以北匈奴微弱，欲遂灭之。三年二月，复遣耿夔、任尚出塞，大破之，单于逃走，不知所在，出塞五千里而还。自汉出师，所未尝至也。

北单于既亡，其弟于除鞬自立为单于，遣使款塞。宪请遣使立于除鞬为单于，置护如南单于故事。事下公卿议，宋由等以为可许。袁安、任隗奏以为光武诏怀南虏，非谓可永安内地，正以权时之算。可得扞御北狄故也。今朔漠既定，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，并领降众，无缘复更立，以增国费。安与宪更相难折，宪负势诋安，安终不移，然上竟从宪策。自此南北互叛，边戎靡宁矣。

且说窦宪既平匈奴，威名大盛，以耿夔、任尚等为爪牙，邓叠、郭璜为心腹，班固、傅毅之徒，皆置幕府，以典文章，刺史守令，多出其门。而郅寿、乐恢并以忤意，相继自杀。由是朝臣震摄，望风承旨。而窦氏父子兄弟，并为卿校，充满朝廷。宪弟景尤骄纵，奴客堤骑，依倚形势，侵陵小人，强夺财货，篡取罪人，妻掠妇女，商贾闭塞，如避寇仇。有司莫敢举奏。

初，卢江周荣，辟袁安府，安举奏窦景及争立北单于事，皆荣所具草。

窦氏容恶之，胁荣曰：“子为袁公腹心之谋，排奏窦氏，窦氏悍士、刺客满城中，谨备之矣。”荣曰：“荣江淮孤生，得备宰士，纵为窦氏所害，诚所甘心。”因敕妻子，若猝遇飞祸，无得殡敛，冀以区区腐身，觉悟朝廷。

时穰侯邓叠，叠弟磊及母元，宪女婿郭举，举父璜，共相交结。元、举并出入禁中，举得幸太后，遂共图为杀害。帝知其谋，是时宪兄弟专权，帝与内外臣僚，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，阉宦而已。中常侍郑众，谨敏有心机，不事豪党，遂与众定义诛宪，以宪在外，虑其为乱，忍而未发。会宪与邓叠皆还京师，时清河王庆常入省宿止，令庆取《外戚传》，并索求故事。帝遂幸北宫，诏执金吾、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，闭城门，收捕郭璜、郭举、邓叠、邓磊皆下狱死。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，更封为冠军侯，与笃、景、瓌皆就国。帝以太后故，不欲名诛宪，为选严能相督察之，宪、笃、景到国，皆迫令自杀。宗族宾客，以宪为官者，皆免归。瓌少好经书，节约自修，不被迫，明年徙封罗侯，不得臣吏人。后被梁氏兄弟迫之，亦自杀。

初，班固奴尝醉骂洛阳令种兢，兢因逮考窦氏宾客，收捕固，死狱中。固尝著《汉书》，尚未就，诏固女弟曹寿妻昭踵成之。初，窦宪纳妻，天下郡国皆有礼庆。汉中郡亦遣吏行，户曹李郃谏曰：“窦将军椒房之亲，不修德礼而专权骄恣，危亡之祸，可翘足而待。愿明府一心王室，勿与交通。”太守固遣之，郃不能止，乃请求自行许之。郃遂所在迟留，以观其变，行至扶风，而宪败。凡交通者，皆坐免官，汉中太守独不与焉。郃南郑人，有隐德，通五经，善河洛风星，外质朴，人莫之识。子固为汉重臣，与林虑杜乔皆忠正不挠

，世称李杜。夫权贵纵恣，为祸最烈，故列序数事，为后世龟鉴云。

永元九年，窦太后崩。上本梁贵人出，不得其死，太后崩，始有言之者，三公奏请贬太后尊号，不宜合葬先帝。上手诏勿议，但尊母梁贵人为皇太后，封梁竦三子棠、雍、翟皆为侯，而梁氏日盛矣。

时班超大破焉言、尉犁，斩其王，传首京师，先是章帝初，诏徵还班超，而疏勒、于寘王侯以下，号泣不舍，遂复还疏勒。至永元五年，超欲遂平西域，上疏请兵。帝知其功可成，议欲给兵，而平陵徐幹上疏，奋身佐超，帝遂以幹为假司马，将千人就超，击诸叛者，大破之。

八年冬，帝拜超为将兵长史，以徐幹为军司马，别遣卫侯李邑，护送乌孙使者。先超以乌孙兵强，宜因其力，上言遣使招尉，上纳其谋。邑送使者至于寘，适值龟兹攻疏勒，恐惧不敢前，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，又盛毁超，拥爱妻，抱爱子，安乐外国，无内顾心，超闻之叹曰：“身非曾参，而有三至之谗，恐见疑于当时矣。”遂去其妻。帝知超忠，乃切责邑曰：“纵超拥爱妻，抱爱子，思归之士千余人，何能尽与超同心乎。”令邑旨超受节度。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。徐幹曰：“邑前亲毁君，欲败西域。今何不缘诏书留之，更遣他吏送侍子乎？”超曰：“是何言之陋也，以邑毁超，故今遣之，内省不疚，何恤人言？快意留之，非忠臣也。”

超发于寘诸国兵二万五千人，攻莎车，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、姑墨、尉头合五万人救之。超召将校及于寘王议曰：“今兵少不敌，其计莫若各散去。于寘从是而东，长史亦于此西归。可须夜鼓声而发，阴缓所得生口。”龟兹王闻之大喜，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，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寘。超知二虏已出，密召诸部勒兵，鸡鸣驰赴莎车营，胡大惊乱奔走，追斩五千余级。莎车遂降，龟兹等因各退散。

初，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，是岁贡奉珍宝，符拔，师子，因求尚公主。超拒还其使，由是怨恨，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。超众少，皆大恐。超譬军士曰：“月氏兵虽多，然数千里逾葱岭来，非有运输，何足忧也。但当收谷坚守，彼饥穷自降。不过数十日，决矣。”谢遂前攻超，不下，又抄掠无所得。超度其粮将尽，必从龟兹求食，乃遣兵数百，于东界要之。谢果遣骑资金银珠玉，以赂龟兹。超伏兵遮击，尽杀之，持其使首以示谢。谢大惊，愿得生归，超纵遣之。月氏由是大震，岁奉贡献。而龟兹、姑墨、温宿，诸国皆降。于是以班超为西域都护，徐幹为长史。

超遂发龟兹诸国兵讨焉耆，到其城下，诱焉耆王广、尉犁王汎等于陈睦故城，斩之，传首京师。于是西域五十余国，悉纳内属，至于海滨四万里外，皆重译贡献。超遣掾甘英使大秦、条支，穷西海，皆前世所不至，莫不备其风土

，传其珍怪焉。明年，下诏封超为定远侯。

超久在绝域，年老思土，上书乞归曰：“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生入玉门关。谨遣子勇，随安息献物入塞。及臣生在，令勇目见中土。”书上未报，超妹曹大家复上书请，辞意尤为宛至。帝感其言，乃徵超还。永元十四年八月，至洛阳，拜为射声校尉。其九月，病卒，年七十一。朝廷愍惜，使者吊祭，赠赙甚厚。

初超被徵，以任尚代之。尚与超交代，谓超曰：“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，而小人猥承君后，任重虑浅，宜有以海之。”超曰：“年老失智，任君数当大位，岂班超所能及哉。必不得已，愿进愚言。塞外吏士，本非孝子顺孙，皆以罪过徙补边屯。而蛮夷怀鸟兽之心，难养易败。今君性严急，水清无大鱼，察政不得下和，宜佚荡简易，宽小过，总大纲而已。”超去后，尚私谓所亲曰：“我以班君当有奇策，今听言平平耳。”尚屯数年而西域反乱，以罪被徵，如超所言。后遂罢西域都护，迎还屯兵。

安帝时，北匈奴复以兵威役属之，与共为边寇。长史索班将兵往屯伊吾，全军覆歿。公卿议弃西域，闭玉门关。邓太后闻军司马班勇有父风，召问之，勇曰：“昔武帝患匈奴强盛，于是开通西域，以夺匈奴府藏，断其右臂。光惧而信之。

武未遑外事，故匈奴复强，至敦煌河西诸郡，城门昼闭。及孝明命将西征，而匈奴远遁，边境得安。宜复敦煌营兵，置护西域校尉，如永元故事。又宜遣长史将兵屯楼兰，西当焉耆、龟兹径路，南强鄯善于寘心瞻，北捍匈奴东近敦煌。”朝臣与勇反复辩难，乃从勇议。但复营兵，未能出屯。

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抄，河西大被其害。敦煌太守张瑄上书陈三策，朝廷下其议，陈忠曰：“今北虏已破车师，势必南攻鄯善，弃而不救，则诸国从矣。若然，则虏财贿益增，胆势益殖，威临南羌，与之交通。如此，河湟四郡危矣。河西既危，不可不救，则百倍之役兴，不訾之费发矣，非良计也。”帝然之，于是以班勇为西域长史，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。勇至楼兰开以恩信，鄯善、龟兹、姑墨、温宿皆归附。因发其兵到车师前王庭，击走匈奴，复击后部王军就，大破之，生擒军就及匈奴使者，将至索班歿处，斩之，传首京师。至顺帝时，诸国悉平，大击匈奴，呼衍王遂远徙，自后西域无复虏迹。这俱是后话，冗长不必细表。

且说和帝自窦宪诛后，躬亲万机，每有灾异，辄延问公卿，极言得失。立邓贵人为皇后。恭肃小心，动有法度。帝在位十六年崩，年二十六。长子平原王有疾，少子隆即位，时诞育百余日，皇太后临朝。后以鬼神难徵，淫祀无福，乃诏有司罢诸词官不合典礼者。又诏赦除建武以来诸犯妖恶，及马、窦家属

被禁锢者，皆复之为平人。减省费用，免遣诸园嬴老宫人五六百人。殇帝立二年，崩。太后定策，立安帝，犹临朝政。帝讳祜，清河王庆子也。庆自彼废，小心恭孝，畏事慎法，和帝待亲爱之。以母宋贵人葬礼有阙，每切感恨。及窦太后崩，乃求上冢致哀。上许之，诏太官四时给祭具。庆垂涕曰：“生虽不获供养，终得奉祭祀，私愿足矣。”欲求作祠堂，恐有同梁后之嫌，遂不敢言。和帝崩，庆号泣前殿，呕血数升，顺以发病。安帝立，阅数月遂薨。

和熹皇后，高密侯禹第六子训之女也。训宽中容众，而严于家范。尝奏罢通漕役，岁省费亿万计，全活徒士数千人。数任边塞，训死，乌桓家家力立祠，每有疾病，辄此请祷求福。五子皆谦退，遵祖父禹教训，皆守法度，深戒窦氏，检敕宗族，后兄鹭尝推进天下贤士何熙、役讽、羊浸、李郃、陶敦等列于朝廷，辟杨震、朱宠、陈禅，置之幕府。鹭子凤，亦尝荐马融，以为宜在台阁。其忠贤可知。

安帝少号聪敏，及长，多不德。而太后久不归政，帝乳母王圣，小黄门李闰，常谮太后兄悝等，言欲废帝立平原王。帝每忿惧。及太后崩，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，诸邓皆废为庶人，鹭以不与谋，但免特进，遣就国，悉籍没其财产。诸邓归郡县，逼迫皆自杀，鹭与子凤并不食死。惟鹭弟宏之子广德甫德，以母阎后戚属，得留京师。时大司农朱宠，痛鹭无罪遇祸，乃肉袒舆榘，上疏曰：

伏惟和熹皇后圣善之德，为汉父母，兄弟忠孝，同心忧国，功成身退，历世外戚无以为比。而横为宫人单辞所陷，罪无申证，犹不讯鞠，遂令鹭等罹此酷滥，一门七人，并不以命，尸骸流离。逆天感人，率土丧气。”云云。

帝意颇悟，乃谴让州郡擅自逼迫，令还葬旧莹，遣使者祠以中牢。后顺帝追感太后恩训，愍鹭无辜，乃诏复鹭宗亲朝见如故事。除鹭兄弟子及门从十二人为郎中。擢朱宠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邓氏自中兴后，累世贵宠，共侯者二十九人，公二人，大将军以下十三人，中二千石十四人，列校二十二人，州牧、郡守四十八人，其余侍中、将、大夫、郎、谒者，不可胜数。初太傅邓禹叹曰：“吾将百万之兵，未尝妄杀一人，后世必有兴者。”子孙复能恪守祖训，其久盛不亦宜乎！

阎后以才色见宠，安帝元初二年立为后。专房妒忌，帝幸宫人李氏，生皇子保，遂鸩杀李氏。邓太后崩，兄显及弟景、耀、晏并为卿校，典禁兵，与朝权。后遂与江京、樊丰等共谮皇太子保，废为济阴王。明年春，后从帝幸章陵，帝道疾，崩于叶县。后、显兄弟及江京、樊丰等谋曰：“今晏驾道次，济阴王在内，公卿立之，还为大害。”及伪言帝疾甚，徙御卧车，行四日还宫。明日，诈遣司徒诣郊庙告天请命，其夕乃发丧，尊后曰皇太后，临朝。以阎显

为车骑将军。太后欲久专国政，择立幼年，乃迎立章帝孙济北王子北乡侯懿即帝位。显等遂诛樊丰，废耿宝，乳母王圣等皆死徙。显等成福自由。

北乡侯立二百日，疾薨。阎显、江京等白太后，秘不发丧，而更徵立诸王子。未至，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合谋杀江京等，立济阴王，是为顺帝。显、景、晏及党与皆伏诛。迁太后于离宫，封十九人为侯。

帝立六年，立梁贵人为皇后，梁商女也。以商为大将军，商子冀为河南尹，少子不疑为奉车都尉。时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，商遣二子与为交友。而宦官张逵等忌其宠，反谮陷商。帝不信，张逢等伏诛。及商死，以冀为大将军，不疑为河南尹。冀为人鸢肩豺目，纵暴自恣。帝遣杜乔、周举、周栩、张纲等八人分行州郡，表贤黜贪，张纲独埋其车轮不行曰：“豺狼当道，安问狐狸？”遂劾奏冀、不疑以外戚专肆，宜加大辟。帝知纲直，而不能用。李固对策，请除阿母之封，损外戚之权，罢宦官之任。朝廷肃然，以固为议郎。

帝崩，太子炳即位，年二岁，曰冲帝。梁太后临朝，以李固为太尉。冲帝立一年，崩。徵清河王蒜，渤海王鸿之子纘至京师。蒜为人严重有法度，公卿皆归心焉。李固谓梁冀曰：“今立帝，愿详察周、霍之立文、宣，戒邓、阎之利幼弱。”冀不从，与太后定策，禁中立纘，是为质帝。蒜罢归国。

时扬、徐剧贼，寇扰州郡，西羌、鲜卑及日南蛮夷，攻城暴掠。太后夙夜勤劳，乃委任李固等，拔忠良，斥贪恶，故海内获安。而梁冀深忌嫉之。奸佞既怨，又希冀旨，遂共作飞章陷固。太后不听。质帝时年八岁，少而聪慧，尝因朝会，目梁冀曰：“此跋扈将军也。”冀闻深恶，遂鸩杀帝。及议立嗣，李固、杜乔皆议立蒜。冀乃忌蒜严明，乃迎立蠡吾侯志，是为桓帝。而诬杀李固、杜乔，并贬徙清河王蒜自杀。李杜既死，内外丧气，群臣侧足而立。冀益暴横。

冀妻孙寿色美而香为妖态，能制御冀，冀宠惮之。冀大起第舍，寿亦对街为宅，殫极土木，互相夸兢。又多拓林苑，禁同王家，西至宏农，东界荥阳，南极鲁阳，北达河淇，近含山藪，远带丘荒，周旋封域，殆将千里。又起别第于城西，以纳奸亡。或取良人，悉为奴婢，至数千人。冀爱监奴秦宫，得出入寿所，寿因以私焉。宫内外兼宠，威权大震。孙氏宗亲，为侍中、卿校、郡守者，亦十余人。皆贪叨凶淫，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，被以他罪，闭狱拷掠，使出钱自赎，货物少者，至于死徙。

帝以冀有援立之功，崇以殊典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，谒赞不名，机事大小，莫不咨决。朝臣忤意，辄如斩杀，威行内外，百僚侧目，莫敢违命。帝不堪之，遂与中常侍单超等谋，使尚书令尹勋待节勒丞郎以下，皆操兵守省阁。黄门令具援将左右都侯剑戟士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，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

冀大将军印绶。冀及妻寿即日皆自裁，悉收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，无长少，皆弃市。其他所连，及公卿、列校、刺史、二千石，死者数十人，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，朝廷为空。收冀财货，斥卖，合三十余万万，以充王府用，减天下税租之半，散其园囿，以业穷民。百姓莫下称庆。帝封毕超等五人为侯。又封小黄门刘普等八人为乡侯。

自是权归宦官。天下名士，号为党人。李膺下狱，陈蕃策免。迨灵帝即位，李膺传天子诏，窦武、陈蕃共秉朝政。时宦言曹节、王甫等弄权，武、蕃欲诛之，而节等反矫诏杀武、蕃，李膺自诣，皆死。宦官复奏鉤于党人，死者百余人。

郭林宗私恸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’汉室灭矣，但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耳。”想古好臧否人物，而下为危急激论，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。初，桓帝时陈蕃尝荐处士徐穉、姜肱、袁闳、韦著、李昙，上备礼徵之，皆不至。又称魏桓，其乡人劝之行，桓曰：“后宫千数，其可去乎？厩马万匹，其可减乎？左右权豪，其可去乎？皆对曰：“不可。”桓乃慨然叹曰：“使桓生行死归，于诸子何有哉。”遂隐身不仕。

按安帝、顺帝在位皆十九年，桓帝二十二年，灵帝二十三年，献帝虽在位三十年，播迁之余，徒为曹操所挟以令诸侯耳，有《三国志》，在故灵帝以后，不复缕述。